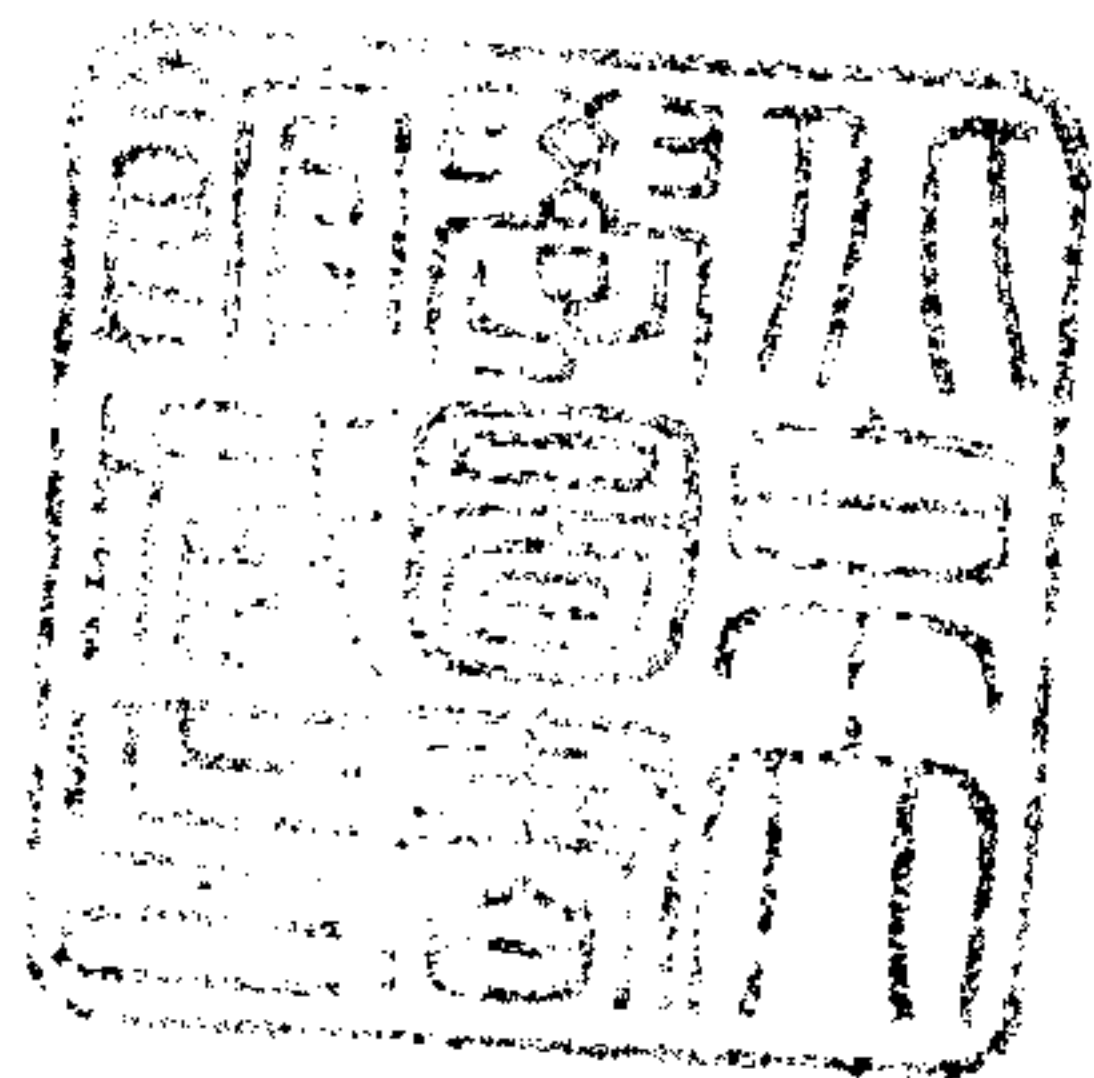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一九・子部・雜家類

留青日札三十九卷 (明)田藝衡撰……………一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四卷首一卷證學論一卷策一卷 (明)楊起元撰……………三一九

焦氏筆乘六卷續集八卷 (明)焦 竑撰……………五〇三

留青日札序

甲子歲先生嗜奇博古聞  
于世余及於西湖逢子執  
手橋花樹下擁兩歌婢衣  
絳衣揚炬進酒觀者如堵

而先生傲然若旁己人以馬  
古所謂狂客去流已聞子執  
脩然辭世之日戒兒女子輩  
勿哭第謂逢良辰賞心環  
而驩飲娛我魂鬼而以平昔

所著書若干卷納之一板有  
吳棫枏歸去來之意則子  
純殆古之達人而託之狂狂  
而說之書其酒者蓋讀其留  
青日札所載博物通雅梅

時悼俗或激或謔或狂或  
怪或質已聞或標獨解如列  
肆五都飄踪海外尚羊乎  
聽其所止涉而取之以成趣者  
非治文士噉名者所能辨



也。嗟乎！士庶儕輩，若輩子雲、  
卓玄，夫亦中有所不自聊，而  
發憤于作述，孰有涉書而行  
其意，玩日將月，瀟洒去來，如  
田先生者，讀其書，知其久而

知先生所以留者，非書矣。歲  
久，字渝其板，復為蜀好事者  
携去。令人歎索田先生而不  
得，玄、舉子、藝家，倩風雅不媿  
婦翁，而再為留青，以留之，謂

子義不三可也

黃汝亨撰



留青日札序

田子藝以博雅聞名所著  
外家言皆有敘述業已  
信于世者已論已乃其所  
為留青日札則命之曰吊

說之後非耶夫士之負奇  
者每自托于師心之謂而  
不執于古始或一溺于古  
則其詞之後蔓衍摹擬  
無所取表之兩者鈞之霞

說焉子藝之云具在事  
較釋象世說織細帽舉  
猶云抵掌之資爾若上自  
聖則下及苑陸海繁  
靈何所不有世儒率以

多為解子藝獨手之提衡  
百氏郁之乎無遺文焉又在  
著志則開說晴事引當不  
裨實用即人所諱言子  
藝慷慨悲憤擢髮直指



俟焉者擊筑彈劍之風  
此之為烈何但辨有口哉  
當其空靈性靈時上脫穎  
朝而眩篋以出暮而投篋  
以入吹萬不同賢于比竹

三

凡是有者文學其天性也綜  
核組織日以成趣衰然一  
代外史云或謂子藝實  
負大廷猶然平估畢業  
嘒之而好古藉第台多聞

正業之謂何不知子藝所  
為固不朽顧在此不在彼  
矣結髮屬書說于二毛  
計所就業視估畢孰多  
耶嗟乎太玄之矣世猶詆

四

其尚白且俟後者知己者辨  
之豈其色之未較著邪抑  
世人之識有至未至也曲士  
拘之必欲信其說于天下  
而不聞眇論此殆以耳食

者也勿恤爾已叙曰殺青者  
也札曰留青有味字田子  
之言乎蓋自楮子出而此  
君之風激故留上上可澤也  
是亦好古而奇也已

五

萬曆元年冬十一月

憶安劉紹恤長欽卷

留青日札序

古人取巨竹炙青汗之以書曰殺青田子藝氏名所著之書曰留  
青日札或曰均之為青也古以殺予以留何居子藝曰均之為青也  
殺則易書留則易致惟其易爾又何殊乎且朝廷拜圖之問全  
備不空之所藏與夫學士大夫之所撰述史曰青史編曰青編簡  
曰青簡箱曰青箱青既殺矣諸書不宜復名青諸書既以青名  
則吾之留青不誣矣吾憶青年頗留心札牘守寒窗之青燈  
坐青毡以卒歲既而披青衿撫青萍自謂取青紫可拾芥上  
之則臨青雲梯排青頰閣磨銀青之寵圖丹青於麟閣次之  
則餐青霞侶青蓮觀青鳥之西飛玩青海之東注長眉鬚  
青登石寶籙吾非不敢以是為留也而時有未逮則吾亦不得強  
留之爾于是荷青筇笠杖青藜杖扶青娥呼青雀暫載青州  
之從事或歌江上青峯或探湖桂青柳踏青于茂林豈草吾豈  
亦有樂于是而留之耶彼不吾達吾不忍不留也故吾不獲青出  
于藍克紹父師之業然或垂青盼于賢達之日則凡其可喜可愕  
可哂可疑可怪可奇之事得之于心評斷之以臆見皆得以並存  
而兼收之或數日而得一札或一日而得數札積于箱素遂成巨  
帙嗚呼觀吾之日札可以知吾之所留矣將子聞而嘆曰夫子藝  
不留其所難留而留其所不得不留不札其所不可札而札其所不  
得不札則是其所留者自有必不可遺者存而所札者自有必不



可謂者寓子故札其一言以留于留青之首 餘杭蔣灼  
書一迎

佳刻神神珠玉竊惟今之挾技馳騁恍然自鳴者多矣然擬  
古者滯于傲模呈已者淪于膚淺塞耳填目無可傳者惟吾文  
近承家學遠追古人卓然一代名家賦即離騷律即唐選古風  
遍陶文躡班馬一字一句動有法度詢之愈有餘味如留青日札  
則學問該博考據精詳敘事有條筆力高古不徒可廣見聞  
抑亦有闡世教不可少也舟中詳閱父子師生感沾潤渥不但  
百朋之錫永作傳家之寶也

隆慶六年壬申春三月二十七日書于常山舟中

南海龐 嵩 龐 一德

博羅周 坦 頓首

吳越間田子藝衡像



甲申戊辰甲戌巳巳

自贊

以爾為人則無所事以爾為官又非所志時與命違  
神於名忌直而好言和而弗損怒懣本癡醒狂若醉  
心以澹存貌因幻寄小耳豐順修肩高視揮塵尾于  
煙霞掃塵根于天地  
隆慶壬申季春九日小小洞天品品主人手圖並題

敘目

玄樓三徑翠竹萬竿田子敖詠林中聲金振玉偶聞  
醫見則抽簪刻竹紀之標目銘心聊代鈇槩于是竹  
無空節節無完膚幾三十年除舊布新磨稿克字為  
多則混肴久當散軼乃復枝分節比為卷百餘承託  
梨編以示兒輩因思古人汗簡皆炙青而后書余獨  
不忍以為頻摹綠潤勝美紺珠得鐫琅玕何減琬琰  
故遂命之曰留青日札焉嗟夫攘攘紅塵余常白眼  
悠悠青盼孰具碧瞳憐貴紙之末期笑覆瓿之可卜  
矣詩以引之目列如左

留青日札 敘目

乙

有田誰肯藝秦衡有力誰能事筆耕玉宇風來香紫  
長金莖露滴墨花生仙人超出世間劫男子獨留身  
後名萬竹歲寒青眼在窮愁我亦笑虞卿  
此君玉立氣凌虛談吐風生日起予為愛彤竿飛白  
寫不須刀筆殺青書老饕每惜常珍弄拙計空勞重  
寶儲千載何人能挂眼還留清賞對林筵

品崑子小傳

品崑子者錢塘萬歲里人五歲而受祖訓七歲傳家  
易九歲通詩史解屬文十一歲有四方志游姑蘇滌  
和金陵即好吟咏十五六南游楚踰五嶺緣鸞八桂  
詩艸即滿奚背囊好博覽凡天官輿圖兵法醫卜外  
典罔不涉獵七舉不遇放浪西湖日逐聲樂婦女狗  
馬劍鞠擲博之事咸以長長諸少年場旋棄去為山  
水游吳越千里洞天福地采玄芝餐石髓結方外盟  
研飛引秘術海上變作立草丈二檄鳩義兵千人保  
障里社幕府諸大夫壯之聘督臨餘三邑兵四千出

留青日札 品崑子小傳

二

入行陣者五年所非吾好也乃賓記室任纂修以故  
子稅名類起海內幼沾滴酒面即赤頭岑岑欲仆既  
習高陽徒便能強五十幾死于醉妖童豔倡晝夜裸  
花下幾死于色輕身恃酒幾死于水與夫隕于騎危  
于訟險于盜傷于燒丹困院于讐刺者又不計其幾  
終不能死于稅豈太史公所謂天幸不敗者乎行徑  
大自奇僻嘉靖甲申三月九日抵萬曆甲戌具在田  
氏本支譜及子稅編季集中撰述累數十萬言而老  
子指玄留青日札神游錄詩女史大明同文集二百  
餘卷皆不即死之所得者將藏之品崑好事者逞逞



傳之天未喪斯也何有于我哉配瓊心字子玠少三  
歲織女賜巧次夕生故生而多巧十五于歸夙閑敬  
戒張氏世家仁和子玠謝會城而居邨舍廼能屏紛  
華甘澹泊泉石烟霞之調雅與予同品崑者寡山去  
香宇西不七百武登臨唱隨無間雪月何減鹿門母  
恭人徐蚤逝滁陽獨以孤子勤遺命于玠為我廣畜  
姬侍去留無恒宜子者代理中饋遂有男子十八日  
世守世傳世得世導女子十八日玉燕紫燕彩燕新  
燕左右承驪而益大益久諸孫兒復怡怡達勝斯其  
孝也足以慰太恭人心矣僉斯之咏今當為荆布頌

留青

三

之予性疎直不善媚人且善忤人子玠曲為居間故  
怨亦終釋待我友朋何有何無各適其所每好通夕  
飲當厨無勸咨主平不善治恒業故常散千金亦常  
復千金屢散屢復皆子琰脫替理課農桑助我懶者  
甚力也竟以是嬰沈痾卧十餘季亦終無恙又獨非  
天幸與甘露降品崑當門樹連理庭產黃白二芝皆  
異也間嘗移書內子人恒言靜者壽而吾若流水積  
善者慶而吾未嘗有陰德中行者宜用于世而吾過  
為狂固時俗之所不齒者往者天命未知官政當服  
翱翔齊魯重上長安獻藝 天廷竊祿士籍而留都

觀風諸大夫亦知有田藝蘅特上書為

當宁薦之旌幣交加曾無虛歲何三生四恩之大若  
是其無量也哉顧散材無可為 清廟用也是猶徒  
聞鄰婦之笑顰而未窺其斑白耳不日歸田借隱  
品崑長生亦可即死亦可生既為快活人死當為快  
活鬼矣千萬而下其謂子執何

南海歐大任楨伯

子執錢塘人也錢塘文章家宗田氏至子執益著少  
嗜學習博士家語不遇遂耽于酒稍逐狗馬聲樂婦  
女放浪西胡天目者數年所島夷作難海上有警以

留青

四

諸生領四千兵在行間保障功多幕府數欲奏  
上非所志乃免于益折節讀古鉅萬卷出為文章  
波湧雲蒸意精義奧其條刺百十皆經國大務多所  
風切足跡所至自吳越北入齊魯燕趙南至五嶺百  
粵幾半天下比請公車選為文學掌故分教于欵新  
安山水窟也授經之暇墨卿藻客治輿馬奉杖屨更  
迭邀遊問政烏聊仙井長原豐千古崑落石昉溪屈  
于黃山白嶽天都嶧桐汭諸勝往往有田先生留  
題殆荆南馬帳之詠歌未嘉謝履之游躡矣三前書  
帶壇下漁舟風教在茲能無銘石以示百代哉子執



又有寄青賦三百于內子張夫人詩夫人報書丁寧以儒官大好設施登山臨水笑弄消遣之語是豈秦嘉徐淑之所能及邪雖然子枕之于著述其覃思殫力豈但游覽諸篇評騭千古則有留青日札統一六書則有大明同文集世固當知田先生也余不揆鄙陋聊著其大都云

武陵龍德字伯貞

龍生客長安時客有道欵博士子枕田先生者異人也余令狀之曰厥貌古厥志修氣吞山斗業振箕裘腹撐書萬卷才壓賦三都著作騰雞林之賈交騷萃

留青日札

卷之二 九 贊

五

虎觀之迷馬帳寄夫嘯傲龍門助以敖游方其艸尺檄以擬兵抗片言而被難庶蜚聲乎仲遠之亞當其假夢郎而翫麟托醒狂而睥睨若比跡于正平之儔豈舉世兮皆濁抑與物兮無求仕也曩情放也莊周嘲者風而弄者月漱可石而枕可流汎醉吟之樂海遺身世乎浮漚品維高與逸偕白雲而俱遠香其字矣芳名竝青札以長留余曰客爲子枕傳神哉比游新安鍵關郡署稍稍讀子枕書得以詩郵入社中稱龍田社云會子枕圖小景徵贊龍生不能贊一辭以所聞于客者贊之子枕報書曰曠則豐于哉儂且

伯休矣

莆田黃袞補用

泊如子周游郡國歷覽名山大川已乃遵淮泗浮長江指于金陵之陽將憇黃山白嶽間望之隱隱隆隆有紫氣馬旣止則田子枕先生者義冠過余余聞先生舊矣及今睹其人貌崖體修闊步高眎受若遺落世事而厭握踏者其持論好恢諧龍炙穀川至而響應已作色相夸嚴既平而復命酒散步林莽休大樹下有間飲七八而醉二參坐客被酒去先生獨留微陽西眺繼之以燭復博塞呼盧聲振天地因以所

留青日札

卷之二 九 贊

六

作阿夢高漸離篇倚瑟而歌示余余擊節而和之旁已無人徐叩所論著則眩矐累月弗能卒蓋詩盛唐而文東西京以上其他該博靡不玄解又嘗語余曰反汝耳目毋槌汝精此治氣養身者之說大于文章有助於當得之余俛仰久焉鄉望黃白中隱隱隆隆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會客以傳神之術進先生亟呼曰爲我圖小景圖畢且秘惟仰天大笑曰類我類我泊如子進曰要得其氣遂索而觀之則風神散朗揮塵飄衣若逍遙于天地乃相顧洒然曰得之矣遂爲之贊贊曰而容崖然而服翩然而思澹然而氣儂



僊虛矣生白妙乎又玄藏山著述得意忘筌獨醉好直斯傳而已知形之為寄幻曾何外物之拘學

汝南何洛文啟圖

古有堂堂京兆田郎誰其嗣者大國之香而神散朗而貌昂藏口也縣河目今耀芒綺歲任俠達節類狂魯連上下相如顏頰不名一器遂漱群芳既窮歷覽愈發文章身倩三千惠施多方數否心泰跡晦名光為隱為吏將翽將翔紫芝眉宇白雲 帝鄉胡由羈繼且也倘伴悅生有篇人擬仲長酒道著銘大人巨量玩不涉詭弛貴能張品崑不朽斯人可忘

留青一札

陽子稅贊

七

汝南王祖嫡胤昌

貌和以平神王以清揮塵而談四座盡傾紹鯉庭之業毓虎林之英慕節俠而涵以義理是我

大明之田先生

仁和湯煥堯文

風塵之表麴蘖之鄉和光吏隱翫麟清狂雕龍盈筭倚馬成章若溪天目百代流光

新安汪道貫仲淹

淵哉子藝氣凌九有博識洽聞癸目哆口托迹下位抗志向友隱類東方達慕莊叟圖丘壑間可以不朽

婺源余養元食其

謂孫為難近則恬親野服豈曰已甚謂孫為易親則方栢圓鑿世胡與爾而信信馬融蘊精聊以適意田光節俠聊以明志惟說劍之莊生暨管酒之劉伶盡托而逃寧為名高嗟若先生其曾仲連之傳與其東方朔之流與雖為執鞭所忻慕焉

海陽邵正魁長孺

虎林俠遊黃山浪跡人間冠裳胸中泉石

成都李元齡仁卿

貌顯而和心遠而直咳唾珠璣其誰能識噫嘻先生

留青日札

陽子與贊

八

何胥甲第而名著千秋雖圓塵寰而志超八極點也真狂莊生匪惑金石文章後來未式

內鄉李葵子田

吳山之秀虎林之英名家華胄德慧夙成皇墳填其鵲臆筆札爛其縱橫談嘲比于經筵撰著擬于論衡脫畧于俗儒之矍矍蕩于王道之平身若隱而文羅位雖下而道行出子方乃高士蘇廣文稱先生先生自序曰菩薩童子吾將高山仰之曰宜貢于明庭

順陽李蔭襲美

月光後身根行筆耶游戲三昧毘盧頂耶咄咄子稅



晴晴爾景耶

蘭谿郭堯輔翼之

春風之容古今師長時雨之施天地參兩垂儀刑兮  
剡素之間振木鐸兮清溪之上厥貌愷悌厥神清明  
允為百世之具瞻足起雲仍之遐想

內江張應登玉車

爾為誰黃金軀殼爾為誰紫芝眉宇爾為誰淵角山  
庭爾為誰桂腦松髓爾為誰寸眸八極爾為誰昂首  
千里爾為誰口吐珠璣爾為誰齒燦花葉爾為誰肝  
衡厲色爾為誰強項疎体爾為誰肩可擔當爾為誰

留青日札

田子執贊

九

手揮麈尾紛爾胸臆其心丹石百萬甲兵五千文籍  
包羅衆星凌鏢一世爾則為誰我所不識噫嘻知之  
矣爾其驕人者耶天口者耶泉石者耶捷敵者耶聚  
書樓耶田先生耶是耶非耶

武陵龍德孚伯貞

嬾龍生曰余所知子執者蓋博識閱覽君子也讀所  
為小傳乃竊嘆曰子執亢者與修者與治而閒而壽  
者與治不功名閒不江海壽不道引子執有焉為亢  
為修志云尚已夫世不治閒壽之異而亢修之異人  
曰子執異人也子執將為異人耶抑貞人耶客以蒙

周狀子執故即周之言跋之

倩徐懋升玄舉

若水之南天目之東珠藏玉韞清發我翁玄姿侶鶴  
紫氣猶龍悠邈眼底壘塊胸中筆橫溟渤劍倚崆峒  
海寓浪跡泉石霞蹤澄澄秋月落落長松東南作者  
吳會駢宗小子仰止丈人之峯

萬曆己酉仲夏望日

孫

田大益德謙

外孫

徐龍

留青日札

九

第一卷

甲

笑人著書 文窮詩窮 絲竹管絃蘭亭後序

梅花賦 聶大年書 名書切對 書裙圖

三步五步七步十步才 阿買書 五字

倚馬萬言 補太息策 攻異端 致刑

大誥滅等 刑義 祭四代 左袒

漢賜黃金 長短說 司馬還鑑之妄

攝主 天上有 四美有三 漢書音韻

詩用之乎助語 換鶴書 長肉詩

第二卷

甲

留青日札目錄

乙

柏舟詩 采葛詩 文王夢 金藤好名

多方重字 魚書之始 幽替 五十學易

八蜡異名 聖人不應輕賤其身 安定足心

碧雞頌 君子道長 嘈嘈 韜精埋照

可久可大 不識一丁 三言詩 雉鳴歌

銘旌畢字 母子倚門 亂命後命 兩絳紗帳

指雪思親 李廣不侯 孫儻不怒 寡人良人

變文成句 古詩重出 泥詩壓 膏文為活

書澆塵俗 落霞句法 晉音字義 群書紀事

水仙詩考 舟輕載石 十音旬 隕獲解

三寶有七 有无相對之稱

第三卷

甲

富貴貧賤窮達壽夭 富不如貧 有患無恙

天藻 功勳 和同 萬字文

千萬 夫子 學生 中庶子蒙

牛鑿 淫酒婦人 廝養廝扈 漢高聽畧

漢惠婚冠 胷中甲兵 輕車將軍 射聲校尉

泉騎 死士 飛天夜叉 習水

君子管 市醜 白食 解煩兵

趨才 惡少 控烈法 八夷

達魯花赤 金牌馳驛 稚兒頭 放手鬆

男織女耕 社夥 猾賊 五德

賭博 不肖子弟 人生夜叉 男娼

枕席七蠹 臬儒狙學 道學見笑于宋

第四卷

乙

絕 右 惹 搗

執 那 邪 欵

畧 棲 蔥 拜 走

龍街 戍伐 選輓 合要

辟殺 減省 模範 守常



著于	巖從	其平	司式
雅春	三才宗	温墩湯	孔子
至人無夢	然燃然	誦文	都吏假吏
榜賣公卿	子弟隨任	任回載書	五爵別名
人情懷上	子邪當樂	美人敗君	
第五卷			乙
詩談初編	自爲十卷		
第六卷			乙
詩談二編			
第七卷			乙
留青日札	目錄		三
玉笑零音			
八卷			丙
天地	堪輿	天殼	日月
桑柳	日月暈	日景	日光摩盪
觀日法	倒影	月初生	赤月
紫微	七曜	客星	景星
陰德星	分野	星好風雨	五星聚室
昔臨東井	熒惑入斗	星變雜紀	三才太白
黃道	赤虹黑虹	心房宿	
			丙

玉女	孟婆	瘴母	天妃
天火	改火改烟	陽燧取火	氣水
日月內明	漢察戶	六更	有雲無塵
甘露	護霜天	茂州雪	雷
雷擊人	雷擊屋樹	雷書	雷針
天鼓鳴	電	風變	天笑帳
第十卷			丙
地羅	三天子都	羅平國	八索
倭國	文身	防風氏國	東坑
崇山	果齒漆齒	金鄰	卷画溪
留青日札	目錄		四
兩陽關	石留地	散花灘	鸞鳥縣
石紐村	三弱水	鳥鼠牛蛇	莫愁村
木蘭山	舜井	三水府	漢壽亭
半州	市井	南渡杭州	大玄城
涌川	浦陀洛迦	四海四荒	佛氏四海
築城開河	惡樵	方微	術
行國寄田	五尺道	靈鷲山	交趾
窮髮不毛	毛人	魚米桂蕉	桃花石
第十一卷			
田	輿地圖	三京三天	大明先識



吳越地	語兒	錢塘湖	西湖
子陵耕釣	東山	楊墳	武夷
天目山崩	石鍾山	鰥山	鼎水
餘不溪	吳泉	沙上	狗墓
禹穴	月窟	白雲宗田	躡
水土生人	埋土乾湖		
第十二卷		丁	
大明大統曆解	洪武曆元	國初曆	
解縉封事	回回曆	三統	三正
夏時	六象	曆日	元初曆
留青日札	目錄	五	
年	歲星	歲	歲差法
元歲之閏	月	閏月	漢歲首
兩甲子曆	日	刻	節
建	朔	弦	望
晦	盈虛	社	伏
躔舍	歲德諸神	建除家	天文家
星禽	九宮	飛九宮	十干
十二支	歲陽	月陽	甲子五行
十二辰肖	正五行	五行相生	五行相剋
生剋制化	花甲子	甲子納音	十二律

第十三卷	大明大統曆解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第十四卷	大明大統曆解	丁	
第十五卷	丁		
六尺之孤	老弱未傅	豚犬	
寶寶保保	周歲周年	藍口馬丁	養老
十九世	老戒	龍鍾	尚父仲父
留青日札	目錄	六	
公	門子	大漢	長人
朱儒	婦人	蓬人	笨人
儂儂人	骨懂	執古執方	惡客
忙人	閒人	聖人昏仕	老人閉房
大老	不備人	生異類	
第十六卷	戊		
陳田同音	以國為氏	陳田始末	第二氏
第五氏	第八氏	荀田氏	田車氏
田紇千氏	田王氏	田光氏	聞人氏
聞氏	田以事氏	姓	氏族

名字 單名兼名 伯仲季 子稱父名  
母稱子字 人自稱字 田氏古諱 本支譜圖  
第十七卷 戊

越絕人考 泰伯季歷 句踐世考 啓武卽位  
周武老娶 孔子傳考 仲尼庶生 舜妹孔妾  
丘尼取義 孟子傳考 四明公 老成考成  
舜文五人 伯夷仲遼 三千人 四皓  
南子子南 古先生 劉季非字 臯伯通  
夫人細君 陳姥 扁鵲郭玉 華佗嗣伯  
重瞳十人 異姓名字

留青日札 目錄 七  
第十八卷 戊

畔官 麗譙樓 臺門 鈴下牀下  
東箱 私府 兵庫 蘇  
宅 堂 城雉 漢城長安 柴營  
步檐 金鋪銀鋪 金屬戍 瓊鋪  
三代獄 申明亭 戒石 立車眠轎  
金車銅車 長簷車 縣樹挂牀 席名  
舟船名 舟具 箬船 龍骨  
第十九卷 戊  
八能 西音 四夷樂 滂聲

弦柱 靈鼓雷鼓 腰鼓舞鼓 三棒鼓  
笙 篳篥 布鼓銅鼓 圓腹

琵琶記 疊角 楊皮扇篋 嘯葉

猴戲 逆行連倒 拔河之戲 角戲

蹋鞠 海東青 白翎雀 寡婦吟

千金一弄 望江南 彈胡笳 鼓吹

繞欄歌 地狹舞 禽鳥戲 舌人

乾荷葉 度曲 謠和步 鬼面

第二十卷 巳

柳枝六人 夷光修明 香明燭光 楊玉環

留青日札 目錄 八

兩木蘭 張好好 阿杜 紅霞帳

兩金屋 金蓮步舞 新月腳 縹鳥履

屣鞞鞋 女靴 女襪 婦衣

袂胸 細簡裙 名清 綠眉

眉語眼語 斜紅 飛雲丹 月運紅潮

髮脂 穿耳 死央七十二金釵十二

百媚千媚 美人雙騎 姣嬌 昏嫁

第二十一卷 巳

戚夫人 王昭君妹 兩哀妾 飛燕有六

兩小小 四碧玉 兩虞姬 兩朝雲



兩小蠻 兩夜來 駭治憨態 祝英臺

龍井神女 王烈女 寒香晚翠 柳含春

大家 西施毛嬙 四麗華 白眉神

私科子 美新婦 繡花娘 瞎先生

插秧婦詩 媵妾從嫁 宦官妻女 婦人卦侯

瑞蓮池女 馬版腸湯 誚失婢榜 額黃髮綠

螭首花尖 剗臂彈骨 指甲 婦人異名

第二十二卷

巾 帽鎖鎖帽 張公帽賦 盛服先生

貢服 端正 織絲段子 全甲

留青日札 目錄

介 鐵室 克絲作 鷓鴣裘

翠被 鴛衾 褚絮 白紵

烏皮六縫 薄借 禪袴松 獨力衣

流蘇 珠纓絡 百索 香毬綵裘

透額羅 錦綺 文繡 絹縑

布衣 禽獸之飾 我朝服制

第二十三卷

玉德 金禁 金膏 鉛錫

四席四几五玉九寶 瑪瑙琥珀 水晶流離

鈔 錢戈 黃 三珠樹

九錫 六駕 麤牀 桃笙象簟

高士椅 白盪枕 鼎杌 連齒木屐

長宜子孫 碑印紅沫 桓魋石槨 買路錢

堊用鐵牛 券臺 刺紙 尺籍

斗箱 正鵠侯 掌扇 白削

石柱銅柱 料絲 直五百銖 香香之別

鬘鬘 猫睛 祖母綠

第二十四卷

酒之原 酒之味 酒之色 酒之法

酒名 酒之飲

留青日札 目錄

第二十五卷

酒器 酒肆 酒禁 賜醕

酒榷 官酒 酒經 酒令

第二十六卷

七件事 茶酒名春 小芽 竹篠飲

忘憂草 桃花米飯 供大人米 御麥

重羅麪 米豆 雕胡米 瓊枝

葱餅 雕梅 誤談澡豆鈞餌龍涎餅

乳石首 伴食伴飯 餓草 菱飯芋羹

八珍二種 陪鼎 羊背皮 懸雞



養生妙法 四毒 十盜 莊簡格

薄薄酒 鼠雀耗 同類相食

第二十七卷

寺觀 蘭若 戒壇 重陽菴

皮場廟 晏公廟 東明寺 和尚道人

火居火宅 喪葬用僧 僧道不拜 妖僧

光明電王 磨衲衲孟 佛牙 念佛婆

假師姑 僧道托生 僧道名子 儒者奉佛

曇瞿膽巴 布袋灰袋 豬頭和尚 魚肉道人

三教 姚廣孝 大光明佛 朱正增

第二十八卷

道士主樂 浙江城隍 伏波將軍 武安王

神助陣 家神御盜 彭祖 求老子象

木鑽 鐵杵 施存 呂紹先

何仙姑 藍關雪 潮臺雨 麻姑

祠山大帝 張果老 革天師 神君

堂上諸神 風流神 二郎三郎 王喬

兩沈女巫 妖報 閉氣道士 使鬼法

鬼殺咸寧 失母之妖 見鬼拔井 雙修法

五道將軍 禽獸變為婦女 淫孽

第二十九卷

四神四靈 五靈 五靈之長 麒麟

獅子 福祿 玄虎 白虎

復過犀 馬 古良馬名 大明名馬

地中馬 解語馬 豹 夷羗蠻狄

第三十卷

龜 龜書 能言龜 蘭葉龜

朋貝 雄龜 卜兆 大橫兆

大鳥卦 不獻魚鼈 赤鱗公 蛟鯉

灌水鯉 條鯉 摩竭魚 斗魚

羣物工藝 羣物相制 羣物忌食 醒

豹脚 馬黑牛黃 羊哀狗寶 鳳石虎石

印魚 魚虎 鵝豹 玄針

射魚 魚聲 魚名切對 馬捉老鼠

狗 大狗 小狗 沐猴

長卿 蛇報之妄 甜 四方淫物

第三十一卷

鷓鴣 么鳳 大馬爵 三青鳥

五色雀 雉尾 告天子 厓山白鷗

伯勞東去 雲白鳥 鶴鷓鴣 鎖幅鳥

雞盲雀警 鷓鴣鳥鬼 湯火鴨卵 赤雀

姊規 舍利吐金 騰遠 飛龍

黃雀語 游雉 由鹿 南岳使者

傳信鳥 白頭翁 四時蠶 蠶忽絲

爛馬蝗 蒲盧有四 蜂蝶有雌 白花蛇

紫魅 鴈足帛書 雞鵝妖 豬妖

蔬 方相 禽獸衣冠

第三十二卷 壬

衛 杜若 細辛 白前

風流樹 百穀 文淵芍藥 鬱金

白背日札 目錄 十三

蓬蘽 丹藜 枇杷 藍 黃澤之蒲

雞舌香 不愁木 茶梅 練實

後庭花 吉貝草 五色石榴 瓊花

朱果 木蘭 怪竹 白桂

合歡草木 相思樹 仙人樹 不死草

第三十三卷 壬

伯夷采葛 四皓采榮 素馨 十八娘

紅姑娘 楊柳甜梅 應時靈卉 榕

菠薐 橡 暎菜暎木 七里香

劍葉蘭 品藻 石蜜 爪宜七夕

文章草 檮杌 上卷下番 五葷

一符公鬚 黃雪 玉鱗 五色芝

櫛 美人蕉 白草 千歲藥

萬年枝 花性陰陽 奇南 連理木

花婢娟 借花看 惜花人 別花人

第三十四卷 壬

著 用著之法 九棘 光風草

蘆橘 波羅蜜 三色八仙 蘇合香

不死樹 柴棠 蘼蕪 巴旦杏

蘂香 卷耳卷蔬 甘露草 寄生草

宿田翁 蘆薈 薔薇露 胡曼

宜男忌女 宜母妬母 苞笋 蘆草

夫娘子 踈麻 交讓木 安息香

金顏香 鐵樹花 斑枝花 菖蒲花

東風夫留 瓜祭 社木 墳木

侯桃 平仲 君遷 三香

葳蕤 木盛土衰 娑羅樹 匏 瓠

木中字 木拔自植 木生異實

第三十五卷 壬

沈萬三秀 劉瑾 錢寧 江彬



嚴嵩 鄒懋卿 陶世恩 馬祖師

李良甫

第三十六卷

始天易 元極圖 靈極圖 太極圖

動靜圖 少極圖 三才圖 陽奇圖

陰偶圖 太陽圖 太陰圖 象明圖

易象圖 易卦 爻彖 象數

第三十七卷

非夫過言 非文事 非武備 非民風

第三十八卷

留青日札

雙並文 三並文 三疊文 四疊文

古奇文四聲 通俗古音四聲

第三十九卷

陽關圖譜 渭城曲 陽關曲 陽關調

陽關三疊 連環三疊 陽關四疊 依依傳

琴操三疊 陽關琵琶 王右丞圖 李伯時圖

陽關圖歌

留青日札卷之一

錢塘田藝衡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笑著書

梁湘東王繹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衡山侯恭尚  
華侈好賓友酣讌終日坐客滿筵每從容謂人曰下  
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迺仰眠牀上看屋梁而  
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  
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此言頗切苦  
心著述形狀然亦有性癖以耽至老不倦者秦子勅

密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可揚乎  
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自飾畫哉性自然  
也至於退之則云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嗚  
呼然此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文窮詩窮

蘇子瞻曰文人之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  
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歐陽永叔  
序梅聖俞詩集云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  
然哉窮則愈工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謂  
詩文之能窮人也自古然矣然可窮者身而不可窮



者名豈人能窮之邪天忌之爾窮之適所以為達也

絲竹管絃

人皆以梁昭明不錄蘭亭序以為在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之句夫後堂理絲竹管絃漢書張禹傳亦載之似未足以病文也嘗謂文選必有所主及閱五代新說載昭明性愛山水游圃泛舟舟人數請奏女樂久而不答徐詠太冲詩曰何心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慚而止迺釋千古之疑蓋崇山曲水清響娛人果何必絲竹管絃也哉文選之不取信在于此迺昭明之心

系所不欲後世凡以鼓吹遊山者誠可謂殺風景也

戒之戒之唐大曆中鮑防嚴維呂渭朱迪吳筠而次

三十七人聯句于此云曲水追歡處貴芳尚宛然名

從右軍出山在古人前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宋葛文康公于寶溪觀禊堂紹興癸丑與客修禊追數永和癸丑凡七百八十年迺作詩以紀其事且云吾黨始天放十夜就管絃尺六細腰女舞袖輕回旋是亦不能忘情醉紅裙者若陳正敏以為在天朗氣清自是秋景則學齊二月清明節之辨足以折服之矣世說以蘭亭序為臨河序賦詩者二十六人不能賦罰酒者一十五人天章寺碑云羲之謝安謝萬孫綽

徐豐之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袁嶠之却墨王豐之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華平柏偉王玄之王蘊之王渙之各賦詩合二十六人謝琨下迪丘髦王獻之羊模孔熾劉密虞各勞夷后綿華者謝勝任健呂系呂本曹禮詩不成罰三觥合十六人世說以謝勝作謝勝餘杭令作餘姚令何延之蘭亭記云四十一人有許詢支道林晉書列傳又有李充當以碑為正韻語陽秋載羲之謝安謝萬孫綽孫統王彬之疑之肅之徽之徐豐之袁嶠之十有一人四言五言詩各一首王豐之元之蘊

之渙之却墨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

茂之華平柏偉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王

獻之謝琨下迪丘髦羊模孔熾劉密虞各勞夷后綿

華者謝勝王健呂系呂本曹禮十有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觥羲之齊彭殤之說蓋反謝安詩語耳宋景佑中會稽太守蔣堂修永和故事詩云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許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蓋為獻之等發也孫綽蘭亭後序云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清之則濁邪故振響於朝市則克屈之心生閒步于林野則寥落之意



興仰瞻義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于曖  
昧之中期平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稔于南澗之濱高  
嶺千尋長湖萬頃迺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  
且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  
兀矣焉復覺鵬鷄之二物哉耀靈促轡急景西邁樂  
與時去悲亦采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  
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詠歌之有由文多不載大  
累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梅花賦

垂拱二年予春秋廿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

留青日札

卷之一

四

授館官舍時病除月顧瞻境垣有梅一本敷藹于榛  
莽中喟然嘆曰嗚呼斯梅托根非其所出羣之姿何  
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  
作賦曰高齊寥閭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  
而亂吟坐窮荒其用遣進一觴而孤斟步前除以予  
予倚藜杖于墻陰蔚有寒梅誰其封植未綠葉而先  
葩發青枝于容卉光分影布冰玉一色胡雜選乎衆  
草又蕪沒乎叢棘匪王孫之見幻羌潔白其何極若  
夫瓊英綴雪絳萼着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香潛  
襲疏蕊暗艷又如竊香是謂韓壽凍雨晚濕宿露朝

滋又如英皇泣于九髮愛日烘晴明瞻照夜又如神  
人來從姑射烟晦晨昏陰霍晝閉又如道德掩袖擁  
髻狂飈卷沙飄素摧柔又如綠珠輕身墜樓半開半  
含非默非言温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  
怒東朝順子正容物悟或憔悴若靈均或歌傲若曼  
倩或嫵媚若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雌黃擬議殆  
徧彼其藝蘭兮九畹采蕙兮五柞緝之以夫容贈之  
以兮采玩小山之叢桂掇芳洲之杜若是皆物出于  
土產之奇名著于風人之托然而豔于春者望秋先  
瘁盛于夏者未冬而萎或朝蕤而速謝或夕秀而遂

留青日札

卷之一

五

衰曷若茲卉歲寒特妍冰凝澗沍擅美卓權相彼百  
花孰敢爭先鷺語方澀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  
天至若措跡隱深寓形幽絕恥鄰市屢甘遁崑穴江  
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可悽迷陶彭澤之三徑投閒曾  
無情結貴不移于本性方有儷于君子之節聊染翰  
以寄懷用垂示于來哲從父見而勗之曰萬木僵什  
梅英載吐玉立冰姿不易厥素子善體物永保貞固  
宋廣平梅花賦世所罕傳予新得于石永何公處寔  
東京舊園于監寫本蓼塘莊恭甫聞之以求故書此  
以贈之漁陽困學鮮于樞皆至元廿七年年中秋日書



皮日休桃花賦序云宋廣平為相貞安勁質剛態毅  
狀宜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  
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為人者  
卽此也世罕刻本在宋史慶長每以終不得見為惜  
伯機此書在先伯翁震夫家余嘗為跋已載甲寅稿  
中恐賦終不傳特為錄之伯機漁陽人為江浙行省  
都事因居杭州遷太常簿風流文雅與趙子昂相伯  
仲時葉秋臺能書然未為精到而鮮于公見之至欲  
下拜蓋以其用筆之妙也今太常所書自出秋臺之  
上古人伏善如此因并記之

留青日札卷之二

六

聶大年書

臨川聶東軒為仁和縣訓導陞教諭能詩文而灑翰  
深得李北海遺意余偶購得二幅其一免胄日趨丞  
相府解鞍夜宿五侯家一柱東南擎日月五城樓閣  
爛雲霞受命無妄軍旅事盛時須折掖垣花漢家未  
可輕韓信尚要生擒李左車其二皇明正朔承千載  
天下車書共一家玉杯行酒聽春雨紅燭照人如晚  
霞寶刀雷煥蒼精劍天馬郭家獅子花收拾全吳還  
聖主將軍須用李輕車筆法妙絕但瞿宗吉歸田詩  
詳中載是張光弼詩與此不同迺云免胄日趨丞相

府解鞍夜宿五侯家玉杯行酒聽春雨銀燭照天生  
晚霞世亂且從軍旅事功成須挿御筵花漢上未可  
輕韓信尚要生擒李左車又一首結云早晚平吳王  
事畢羽書飛捷入朝堂張昱廬陵人時在左丞楊完  
者墓下故所賦如此至正間為浙省員外張士誠專  
擅奔位不仕以詩酒自娛號一笑居士又號可閒老  
人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所  
居在今花市名曰宴居其墓在西湖山中此二詩或  
大年所改定為之也

名書切對

留青日札卷之二

七

鳳尾詔徑骨方騰尾紙可作切對鳳尾詔者晉元帝  
批牋奏曰諾草書若字尾如鳳尾徑骨方者荀勗與  
寫狸骨方迺狸骨理勞方也王右軍臨之謂之狸骨  
帖鸞尾紙者王氏法帖後凡大書一鸞字者最得意  
名筆此帖之珍至五十餘萬

書裙圖

余嘗見舊名畫人持王子敬書羊欣白絹裙圖迺就  
其卧榻而揭裙以書且欣作三十餘歲人皆失于考  
據誠所謂不知而作者子敬為吳興之日羊不疑為  
烏程今欣不疑子也時年十五亦能為子敬書子敬



夢之往入縣齋欣着白縵裙方晝寢子敬迺書其裙幅及帶皆盡欣覺遂寤之後以上朝廷也是十五六當爲未冠之容但既曰着又曰寢得非復書幅帶皆晝恐是解裙而卧故可盡書也不然客得履而不醒邪辨之自明

### 三步五步七步十步之才

唐文宗時郝公權應詔造城賜衣詩曰三步之才開元時史育自薦能詩賦除夜詩曰五步之才後人誤以爲王涯也魏曹植煮豆詩曰七步之才後魏彭城王勰大松詩曰十步之才世人但知七步耳

### 阿買書

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或以阿買爲韓擇木非也擇木與蔡有鄰顧文學皆善八分書受知于明皇並直供侍而擇木師蔡邕法風流媚號伯諧中興明皇師之嘗書彩笈以賜張說今閩林天壁迺尚書林公廷掬之孫以左書扇寄詩與余有曾無阿買書之句故疑而著之

### 五字

沈佺期五字擢英才元路德延五字便容登要路裴休中書舍人制詞綸閣四五字之妙王澹自中書除

待制詞禁垣揮翰五字日官皆用鍾會改定表中五字故事也若詩吟成五字句則指五言詩也

### 倚馬萬言試

宋太平興國五年試百篇科上親出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二十字爲題篇四韻趙國昌僅成數十首特賜及第或作孫奭又淳熙九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行省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封孺人時年一十二歲天下稱曰女神童我朝正德間試倚馬萬言科上虞進士徐子熙獨成七篇授翰林院編修一作林妙玉賜爲女進士

### 補太息策

賈誼治安策後缺一太息世皆以爲漢人踈處殊不知此斷簡失之耳新書內銅布一篇曰可爲長太息者此其一也是卽其全文當爲補足

### 攻異端

盧格荷亭辨論云攻有二義治則庶民攻之擊則鳴鼓而攻之晉索統傳叔徹善術數占候鄉人就占者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說意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孫奕示見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止也哉



太祖之解亦然夫有異端必有同端所謂直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者聖人之同端天下大同之道也夫何異之有哉

致刑

易之豐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程子曰必威于姦惡惟斷乃成也宋熙寧庚戌策進士曰聖王之御天下也其治足以致刑蘇軾擬對曰古之求治者將以錯刑今陛下求治則致刑此群臣誤陛下也致之言極也蓋未通意義云耳說文致字除送詣也至極也趣到也與也之外古文出處與刑切者惟前漢書景紀詔諸獄疑者雖文致于法嚴延年傳文致不可得反師古者致至密言其文案整齊也後漢書陳寵傳除文致之請謂人無罪文飾于法中

大誥減等

元世祖笞杖之刑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止杖九十七我朝 洪武初以大誥頒示天下令官民人等有此一本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此者每加一等今之斷獄者不知其原凡案牘皆曰大誥減一等失其旨矣盧仝詩打汝九十九亦此

刑義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今之理財者曰刑法正辭者曰文法禁民為非者曰兵法世之小人遂以賞為聖人之仁罰為聖人之義雨露為天地之仁雷霆為天地之義恩德為人君之仁兵刑為人君之義嗚呼以此論義乃後世之所謂義而非太古之所謂義也明刑弼教固如是乎

祭三代四代

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士大夫祭四代高居中左曾居中右祖左禰右乃國初用行唐縣知縣胡秉中之言也人多不知

左袒

漢書陳勝傳袒右稱大楚顏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于凡眾也周勃令軍為劉氏者左袒為呂氏者右袒蓋其義亦本于禮也禮曰獻民虜者操右袂謂所以防異心也則操右袒者為虜所以別左之歸正也儀禮凡事無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大射皆袒左惟觀禮云右肉袒注云刑刑宜施于右也王孫賈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曰百人



漢賜醫黃金

夫賞必有功罰必有罪此高帝之所以鼓舞一世也何疾甚之時呂后迎良醫醫入見言疾可治上既媢罵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夫始而媢罵之何罪既而厚賜之何功况又五十斤之多邪或皆史臣之失也

長短說

漢書蒯通善為長短說又邊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興于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諷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蓋戰國策本名

留青日札

卷之一

十二

短長書晉交悅之元禮能長短說甚有精理止持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是也又唐趙蕤有長短經

紀司馬君實作通鑑之妄

世傳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于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為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嗚呼此好事者為之也夫太宗禽獸之行不羞為之于生時而死後千百年之鬼尚復有羞耻之心乎司馬公正人也豈諂求可移者况異代無君臣之禮而曰跪曰陛下曰臣何其謬也此好事者惡弒兄奪妃之事

故特傳會成之耳不足信也

攝王

曾子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王北面于西階南何謂攝王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則以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為攝王子生而女也則攝王立男也則攝王退此之謂攝王周公攝王而復者也魯隱公攝王而終者也季康子攝王而退者也漢王莽攝王而篡者也呂后攝王而移者也武氏攝王而亂者也斯又其變者也善乎蘇子有言母后而可信則攝王亦可信也若

留青日札

卷之一

一三

均之不可信則攝王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于異姓之取哉故曰攝王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予宗一事適相類而上官皆不知其義故著之

天上有

杜子美贈花卿云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李群玉贈美人云貌態祇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夫既曰天上有則非天上人不足以當之也李賀刺少年云美人狎坐飛瓊觴貧人喚云天上郎故必天上郎而後可以聞天上之歌曲也張白雲有酒壚亦云灞陵城裡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



四美有三

劉越石四美謂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故其詩曰之子之往四美不臻王勃滕王閣記四美具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也又韓愈贈別元十八協律詩子今四美具謂讀書患不多思議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也

漢書音韻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廷本平聲而師古曰音定陳涉起斬本音祈而蘇林曰音機乃閉城城守本如字而師古音狩守漢陽環水環平聲而顏亦音宦鄴善傳晉書日札卷之一 十四 送至橫門外孟康橫音光此類甚多未易枚舉蓋方音也

詩用之乎助語

盧延遜苦吟詩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燃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按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乎夫之乎也矣今哉在古俱不為韻如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俟我于著乎而河水清且漣漪何其處也必有以也頽之厚矣出自口矣其實七兮迨其吉兮反是不思亦已馬哉是寃是圖尊其然乎諺云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成章好秀之文

人則往往用之乎韻矣劉琨詩芻狗之談其最得乎

換鶴書

昔右軍寫黃庭以換山陰道士鶩世謂之換鶩書今有一尚書之家其子孫不肖將所畜上賜御寶之書盡昇以換鶴余笑曰此可謂換鶴書也凡為故家子孫者其知戒之昔杜暹聚書萬卷題其後云請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勸及借人為不孝

長肉詩

自古耽詩之人未有不瘦者昔崔浩病起友人戲之曰非子病乃苦吟詩瘦耳李太白嘲杜子美云借問

晉書日札卷之一

十五

因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子美又嘲裴迪云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王摩詰聞迪吟詩亦戲贈云猿吟一何苦愁朝復悲夕宋天聖中編脩王安簡神情冲澹黃唐卿刻意篇什謝陽夏李邯鄲戲之曰王白間如鶴黃吟苦似猿憲副吳明仲常與余論詩為今之作詩者名曰長肉詩言其未嘗苦心勞思信口亂歌故不至於瘦損也亦可謂善諷者矣余酒所因成句曰莫飲斷腸酒須吟長肉詩蓋杭之酒其惡味能斷腸而杭之詩則信乎長肉也因相對絕倒

終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柏舟

詩汎彼柏舟占注謂汎汎然流水中蓋言寡婦無夫可依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恃誠娶居之善於自况者也而列女傳云以柏舟之堅自比則非矣或曰仁人不遇又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皆詩妙旨也

采芻

留青日札卷之二  
朱子以采芻為淫奔之詩非也是詩也賢者見奔而思君之作也蓋芻可以御暑苗藁蔓延本支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今君既弃予則其節誕矣故興以采芻而賦焉其一章曰彼采芻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一日之思如三月之久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肅敬仰承比君臣之誠惻相通也今君既棄予則蕭條甚矣故興以采蕭而賦焉其二章曰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言憂思如秋之蕭索也艾可療疾采而預畜久而益善比君臣之休戚相關也今君既棄予則病愈深矣故興采艾而賦焉其三章曰彼

采艾今一日不見如三歲今一日三歲言過強仕而至艾終無見君之時矣故思念之切更極其至也彼托辭也三章非獨止於賦也故曰於采芻見慕君之至而行道之急也詩說賢者被讒見黜閱之而作

文王夢太公

文王夢天帝立於令狐之津謂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記之曰而名為望乎答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于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

留青日札卷之二

遂與之歸以為卿士見汲縣太公碑夫文王之夢特非熊非羆云爾而好事者乃傳會若此其曰太公望者史言文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因號曰太公望而今以為其名何其謬也太公呂涓字子牙一作姓姜名子牙殷高宗之夢傳說亦曰帝賚良弼猶之可也宋徽宗之夢王老志又何為哉後世異端方士有移夢之術想即此也嘉靖四十二年冀州妖僧先見夢于張柱而因姦淫殺其一家十有七人詔天下大獲疑宋王妖之流也豈真夢邪

金藤



甚矣周公之好名也武王疾為臣子者禱之足矣死  
生有命安得請以身代之有願代死亦已近誦矣而  
復哉諸金滕何為者哉甚矣周公之好名謂之聖人  
未也故淮南子有云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旨  
哉言乎

多方

尚書重疊用字只以多方一篇舉之惟五月起其惟  
字四十有三多方字凡十一見多字又九見文法與  
他不同

魚書

留青日札卷之二  
今但知魚書之起于陳勝偽也而古已言之沈約宋  
書符瑞志曰黃帝之世魚流于海得圖書焉

幽贊

易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見寬傳幽贊聖意師古  
曰幽深也贊明也深明與易不同

五十學易

五十學易朱元晦言孔子年已七十劉器之言五十  
乃卒字之誤皆非也宣尼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  
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  
我於易則彬彬矣易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

讀五十究作十翼蓋仲尼自言加我數年如五十之  
時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之事矣是加即史記之假  
也謂假使也五十即鑿度之五十也謂能如壯年之  
精力也大過即易之卦名也謂可無大過之失也宋  
江鄰幾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夫易治世之經  
也而亦可以養生故隱士玩之不外乎陰陽消息之  
理而已異端之言曰讀夏歸藏用之以飛行

八蜡

蜡之八神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  
獸也坊也水庸也大蜡鄭氏云先嗇司嗇農郵表畷  
留青日札卷之二  
四  
猶虎坊水庸昆虫也先儒以猶虎合為一而昆虫為  
一非也昆虫毋作乃祝辭耳見呂希哲雜記

聖人不應輕賤其身

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成湯  
時大旱七年卜當以人禱遂剪髮斷爪體嬰白茅以  
身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嗟乎孰謂聖人而輕賤其  
身之若是乎况既殘其形而復以身為犧牲則使其  
父母亦為犧牲之父母矣聖人之愛其親視弃天下  
如敝屣而顧若是者則其不孝孰大哉吾意上天視  
之乞哀之狀必且惡之極之之不服矣又焉肯為之



言未已而大雨方數千里哉此皆史氏之謬紀也當  
痛削之論衡乃以剪髮麗手為牲反以為實而以用  
為虛 又失辨此矣

安定足心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定也非無足財也我無  
足心也旨哉言乎故惟能安定者有安居能足心者  
有足財焉

碧雞頌

漢越雋郡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  
見王袁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袁謹拜南崖敬移金精

留青日札

卷之二

五

神馬縛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  
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二百前漢書音義曰  
金形以馬碧形似雞公孫龍子曰黃其馬也其與類  
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解云碧不正之色雞不材之  
禽又廣東惠州寰宇記羽則五距碧雞越鳥鸚鵡是  
碧雞真有其鳥也今碧雞山在雲南府滇池西金馬  
山在滇池東

君子道長

易泰卦君子道長長上聲唐太宗作平聲其周易詩  
曰輝光日新照於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嘈嘈

趙子昂詩嘈嘈琵琶媚遠天二字草書人多不解按  
陸機文賦務嘈嘈而妖冶注坪蒼曰嘈嘈聲貌嘈與  
噴及獻同才曷切今本所誤作啐洞簫賦務嘈嘈而  
妖冶長笛賦秋咋咋啐慈沒切蓋浮豔聲也又江淹  
度西塞山望江上諸山詩潏潏夕澗急嘈嘈晨鷓鳴

齋精埋照

不惟養生家當藏精及照而酒亦可以養生劉伶詩  
齋精日沉飲阮籍云沈醉似埋照旨哉言乎有味哉  
可久可大

留青日札

卷之二

六

魯兩生曰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蓋言可久也  
杜本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  
合為一時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  
五帝三王之盛蓋言可大也必久大備而後德業全  
也本字伯原稱清碧先生

不識一丁

天水姜平子仕符堅時堅宴群臣賦詩平子詩內有  
丁字直而不屈堅怪問其故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  
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夫丁字直下不屈乃  
古下字也下作丁上作上蓋堅粗人也正所謂目不



識一丁字者耳莊子云丁子有尾是也

三言詩

詩以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二字則祈父肇裡之類三字則紂萬邦屢豐年之類是也然詩有助語音若梁鴻之五噫歌以一字成文也三言詩亦多全篇李西涯云羅仲明嘗謂三言亦可以為體乃載所作二首各四句且無論古人只國初劉誠意伯溫思美人一長篇兩欲來風蕭蕭已極其妙矣

雉噫歌

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

卷之二

七

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李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觀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為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楊子曰不聽政諫不用雉噫唐學官碑曰聆鳳衰于南楚歌雉噫于東魯奏操奏作走北作敗

銘旌用單字

今書銘旌墓誌用單字不用雙字亦出于古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祕外隱起為隸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見鄭善長水經注亦有兩雙字者若

公碑曰於平右吳延陵君子之墓此孔子策書也子或作季子

毋倚門子倚門

王孫賈之母曰汝朝出而不還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廬而望又孝子傳趙狗其父出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俟漢安帝時官至侍中

亂命後命

不從亂命者魏顆不忍後命者奮揚事見左傳

兩絳紗帳幔

馬融常在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見後

卷之二

八

漢書符堅幸太學常暹毋宋氏能傳父業得周官音義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見裴景仁前秦記

指雲思親

指雲思親乃陸機事今人但知始于狄仁傑也士衡仕洛而親在華亭故其思親賦有云指南雲而寄欽望歸風而效誠是也後梁公仕并州法曹親在河陽登太行山及顧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又江總詩心逐南雲去杜甫詩江東日暮雲又憶第看雲白曰



眠是東雲南雲看雲亦可施之兄弟朋友也

李廣不侯

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代奇孝文猶自未深知輒冷  
長嘆無頗牧翻惜將軍不遇時漢文嘗謂李廣惜不  
逢時當高祖萬戶侯何足道哉余言廣之不侯非數  
奇也孝文知之深矣懷私恨以斬霸陵尉豈大將軍  
之道乎故蘇子瞻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  
陵尉是也否則以周亞夫之賢帝託景帝曰真可任  
將矣豈獨不知貳師之才邪又殺降八百餘人後自  
刎三代皆不得其死宜哉

孫俛不怒

孫俛為相性通簡不矯飾每對客奴僮相詬曳仆于  
前不之責曰苟有怒心即自撓矣此非美事也家國  
一理使為相時小人詬曳相仆殿庭亦將通簡不之  
責不知怒乎吾恐雖欲不矯飾不可能也易曰家人  
嗃嗃悔厲吉君俛之所為真各道也史傳烏足紀之  
寡人良人

君稱寡人而婦人亦可稱詩邶風莊姜云以勗寡人  
婦人稱夫曰良人而君子亦可稱莊子文王曰昔者  
寡人夢見良人黑也而願晉庚翼疏臣所以輒發良

人不顧怨咎呂氏紀良人請問十二紀是也

變文

文章沿襲變體易字豈獨唐李詩人云乎哉孔子不  
尊不信不信民不從左傳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孟  
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史記封  
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晉書周顛歎  
曰茂倫歎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謂桓彝也李白曰白  
歎崎歷落可笑人也高洪自序曰豈况大塊稟我以  
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為足太白曰陽春  
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皋子曰獨立不慙于

古詩重出

影獨寢不慙于魂太白曰畫愧于影夜慙于魄  
古豔歌何嘗行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五五  
羅列成行妻卒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返顧六里一  
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  
摧頹魏文帝臨高臺欲南遊唯不能隨我欲躬銜  
汝口禁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推頹五里一顧六里徘  
徊古東門行上有滄浪天故下為黃口小兒曹子桓  
豔歌何嘗行上慚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陌上桑  
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又云羅敷前置辭秦女休



行秦氏有好女自名為女休又云女休前置辭折柳  
 柳歌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木蘭辭亦有此二句  
 鷄鳴云九央七十二羅列自成行相逢行全用之餘  
 多同隴西行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步出東門行  
 亦用之懊儂歌長檣鐵鹿子布帆阿那起託儂安在  
 問一去三千里烏夜啼同但改三作數西門行人生  
 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同生  
 曲首二句同後云早知人命促秉燭夜行遊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來羅改不處作莫近問作邊納作躡整作正數詩或  
 全篇相類或數語略同不能無煩簡美惡之異意者  
 出于一手或後先互襲邪他如曹丕歌魏德有美一  
 人四句又用于善哉行曹植怨詩行即七夕怨歌行  
 之辭

泥詩壁

項斯云因詩壁重泥蓋言因壁上題詩故珍重而不  
 忍泥也重讀作去聲若今之題歪詩者泥之重題又  
 重泥之當作平聲讀可也發一笑梁園有富家子  
 杜四郎號杜荀鴨比杜荀鶴有詩即題壁親賓或才  
 墮之即云三十年來塵拂面如今始得一杓泥高若

訥後史補

賣文

楊雄家產不過十金無甌石之儲其作法言蜀晉齋  
 錢十萬願載于書子雲卻之目為羊鹿若段湛家貧  
 賣文為活韓退之譽墓中人得金視園鹿關羊何如  
 也故杜甫云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有深意矣

書澆塵俗

古人以酒澆胸中磊塊余欲以書澆胸中磊塊磊  
 石也塊土塊也落落不相合之貌蓋黃庭堅書曰每  
 相聚讀前漢書數策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准  
 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  
 味誠哉是言也然及觀會直所為文則又全無漢書  
 分毫氣味不知其所讀者又何作用也不若仍澆之  
 以酒為妙

落霞孤鶩句法

淮南子云紫芝與蕭艾俱死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  
 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實祖于此然王勃之前若褚  
 淵碑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微與春雲等潤庾信馬  
 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  
 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近時則有彭



年人日石湖云金花與梅蕊爭妍英縷共青絲鬪巧  
艷情集董太初云蛾眉將秋月爭妍蟬鬢與春雲奪  
潤江一山贈人啟云風標共玉樹孤高心地與梨花  
並潔余亦嘗有云白雲與征鴈齊飛黃葉共寒蟬並  
墜又云壯心與白日俱長華髮共黃葉齊脫又云香  
塵與紅霧細縕游蓋共青雲飄蕩又取杜子句云桃  
花逐楊花細落黃鳥兼白鳥時飛

晉普

古人六書之法有會意而意實不會者其顛不可枚  
舉偶以晉普二字言之如晉从至从日至到也兩至  
也日出 萬物進也普从並从日並併也兩立也日  
住光偏照也兩至與兩立何異而說文於普曰日無  
色達曰日無光則遠近皆同甚失制字之旨矣蓋普  
大也溥與普通詩普天之下作溥天之下是也然則  
普天之義又豈日無光而遠近皆同之謂耶晉又抑  
也周禮諸侯晉謂抑之止奔也

群書紀事不同

古人紀事往往有不同者如同一豫讓也而說苑則  
先曰梁下曰繕宮曰朝士待我曰壯士曰車庫中自  
殺本傳則先曰塗廨曰橋下曰國士遇我曰義人曰

侯劔而死或曰請襄子衣三擊之而後自殺 左傳  
諸書作申包胥泣于庭七日戰國策作楚冒勃蘇晝  
吟宵泣七日 烈士傳羊角哀左伯桃二人見楚元  
王并食解衣而死又蔡邕琴操曰思華子成文子三  
人往見楚成王衣寒糧之度不俱活二子以革為賢  
推華讓之而死

水仙詩考

陶九成輟耕錄載水仙詩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聞  
時來喫茶黃土築墻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花乃揭  
曼碩所遇云間之先生之從孫立禮所說又丘大祐  
吳興絕唱亦紀此詩數字不同以為張天雨所作題  
云湖州竹枝詞臨湖門外是儂家郎若聞時來喫茶  
黃土築墻茅蓋屋門前樹紫荆花未知孰是

舟輕載石

漢陸績載鰲林石梁江會稽載西陵石皆因船輕  
此古人仕路清風也唐白居易在杭州取天竺片石  
在吳門取洞庭雙石以支琴貯酒庶幾近之

十音句

唐詩三十六所臨春殿一一香風透管絃白樂天綠  
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嶺嶺禹錫春城三百



九十橋夾岬朱樓隔柳條又煩君一日啟勤意示我  
十年感遇詩陳郁云十音堂為諶謂之長安語音非  
也十當音句古人以十日為句故如此讀也無知妄  
釋可恨可笑

隕穫

禮記儒行不隕穫于貧賤晏氏曰隕如籜之隕而飄  
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穫之从禾似矣而隕之為獲  
不亦謬乎隕从員聲從高而下也故易曰有隕自  
天公羊星實如雨可謂知隕字之義者今何不曰如  
阜之隕而頽落耶蓋土山曰阜言高厚也說文阜大  
陸山無石也而列子亦作碩

三寶

諸侯三寶土地也人民也政事也六韜三寶大農也  
大工也大商也老子三寶慈也儉也不敢為天下先  
也釋氏三寶心也佛也法也仙家內三寶精也氣也  
神也外三寶口也耳也目也王彬三寶文篆隸也

有无相對之稱

有不宜有也說文引春秋日月有食之从又从月又  
手也無古作无虛生于无虛无道也王育說天屈西  
北為无有天而後有日月故曰有生于无也

晉書日札卷之三

錢塘田藝衡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 校

富貴貧賤窮通壽夭

陸梭山曰貴莫貴于為聖賢富莫富于為道德貧莫  
貧于未聞道賤莫賤于不知耻方蛟峯曰士能弘道  
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天流芳百世曰壽  
皆名言也故今合而書之洪範九五福二曰富富从  
宀畠聲富潤屋也說文備也廣韻豐于財也厚也又  
禮記注臣能世祿曰富又多文為富或省作富教英

晉書日札卷之三

曰務農為富故从田从一口者有田之入又貴食之  
者寡也貨殖傳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樊暉  
曰游子天所貧力子天所富諺云大富由天小富由  
勤貴本作譽物不賤也从貝與聲與音匱又歸也物  
所歸仰也尊也高也賤之反也古作尚六極四曰貧  
說文貧財分少也从貝分貝分則貧也富之反也原  
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列子曰  
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矣孫卿子曰貨財粟米之于  
家必有者謂之貧類延之庭誥曰富則盛貧則病甚  
矣貧之為病也古作分賤賈少也从貝彡聲賤之言



賤又輕也卑也貴之反也古作賤窮極也从穴躬登入于穴是極也又無親曰窮竟也究也塞也荀卿曰貧之至無者謂之窮達行不相遇也从彳幸聲又通也送也生也決也書从水入水曰達或作迭五福一曰壽壽久也本作耆从老省耆聲考也又年齒皆曰壽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夭少長曰夭禮斷殺少長曰妖夭又胎初出者曰夭从大象形也蜀先主曰人年五十不稱夭也合而觀之此八字之義正反對者

富不如貧

五季士大夫曰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智不如愚仕不如閒謂嚴刑征科責任驅役也佛經曰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高季迪曰富老不如貧少美遊不如惡歸余嘗曰好死不如惡生貧居強似富行

有患無恙

呂氏春秋紀孔子問弟子自遠方來者曰子之父不有患乎云云而不及其應辭想是時必當對曰無患以此推有恙無恙之義自可見矣或恙字即患之訛或通用也而說者何必以恙為蟲邪則患亦當為蟲邪患說文憂也从心上申申亦聲也徐曰患之言貫

也貫于心也又病也慮也惡也苦也禍也恙說文亦曰憂也从心羊聲一曰蟲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又神異經北方有獸曰恙恙恙也黃帝殺之由是人無恙疾謂之無恙通志無患子曰樂妻曰桓其子勻圓如漆今人貫為數珠纂文曰無恙木名也實可以去垢核黑如漆古今注云程唯問櫨木曰無患何也答曰昔有神巫曰淫氐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為棒棒殺之世人相傳以為器用厭鬼故曰無患齊下敬家無患枕贊爰茲素朴名為吉始匠人製斯以獻君子

天藻

天藻者神僊之書也見神仙傳宋名天書不若天藻為尤奇

功勳

今之有功于國家者樂曰功勳曰功勞蓋以勞定國曰功輔成王業曰勳殊不知亦自有辨也周官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謂輔成王業若周公也國功曰功謂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功曰庸謂法施于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勞謂以勞定國若夏禹也治功曰力謂制法成治若皋陶也戰功曰多



謂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也則勲功庸勞力多六者各自有辨不可槩稱也

和同

書為恭和衷史下殿不失和氣故孔子曰和而不流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百僚之和君子未嘗不可也而任延長孫乃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是意雖善不知和同之義也和豈不能忠又雷同豈所以為和邪

萬字文

梁武帝令周興嗣撰千字文隨秦孝王令潘徽撰萬字文千字文乃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故名次韻千字文漢章帝時未有也世乃以為章帝書遂稱章草謬矣見黃庭堅跋章草千字文言章草者可以通章奏耳蕭子雲千字文一卷又演千字文五卷一曰令殷鐵石取鍾王帖中字惟重一潔字純扇圓潔或可作繁女慕貞潔可作貞烈也百家姓宋人撰又吳可幾撰千姓篇一卷

千萬

今隱語以千為撇以萬為方蓋俗萬作万故千舉其首而万加以點也宋時已有之以千為撇以萬為力

則亦萬為万見劉貢父詩話二王帖中亦作万古本左傳万城以為城楊用脩以為即萬字而後訛作方城不知何所據也今方城在南陽裕州又湖廣襄陽竹山縣有方城山城十餘里春秋庸地楚使盧戢黎侵庸方城即此

夫子

夫子云丈夫子也漢嚴忌字夫子非也當由鄒陽傳誤本云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云先生枚乘夫子嚴忌而以夫子為嚴之字則先生亦當為枚之字耶乘字叔也忌無考

音青日札 卷之三

五

學生

父稱子曰學生陳省華對客子堯叟堯佐堯咨列侍客不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王祚見客子溥年三十二拜相朝服侍立客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盛德古風可想見也

中庶子蒙

漢鄒陽傳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七首篇發師古曰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

牛鑿

周禮天官獸鑿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牛鑿見漢



黃叔度傳今馬鑿尚名曰獸

淫酒婦人

史衛世家紂淫于酒酒之失婦人是用微子世家紂沈湎于酒婦人是用又宋君偃淫于酒婦人齊康公淫于酒婦人扁鵲傳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齊太倉公淳于意傳中尉潘滿如病得之酒且內二者相連

廝養廝扈卒

古樂府有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前漢書張耳傳廝養卒注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又云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左傳莊王伐鄭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注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則廝養卒當為廝扈卒為是

漢高祖聰畧預知

立沛侯濞為吳王上召謂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一家汝慎毋及濞頓首曰不敢及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云云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大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夫高祖既知濞有反相何不封諸小國陋地而反置之吳既知呂氏必危劉何不早除之以靖國既

知勃能安劉設言之而呂后預誅之則安劉者又將託諸何人此皆不可曉事或史臣之傳會也濞乃郅陽侯仲之子也又唐太宗得秘識唐中弱有女武代王李淳風既知在宮中又云四十年而王太宗亦不能誅之殆皆天數非人所能為也

漢惠婚冠

禮男子二十加冠曰冠白虎通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漢惠帝為太子時年七歲即皇帝時年十七歲立皇后張氏時年二十一歲乃四年冬十月壬寅也後三月甲子始冠何先婚而後冠而冠又必待

胃中甲兵

北史崔浩疋織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宋人大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實本于此

輕車將軍

漢有輕車將軍輕牽正切疾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注輕歸輕遣政反漢書發輕騎夜追之亦音罄又如票姚校尉票類妙反姚羊召切師古曰勁疾貌荀悅作票鷁杜子美詩宛馬總肥春首藉將軍只數漢嫖姚張光弼詩收拾全吳選聖王將軍須用李輕車皆



作平聲左傳戎輕而不整

射聲校尉

漢有射聲校尉而無射迹校尉何也射聲言聞聲而能射之也又漢王尊傳迹射士千人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校械也以木為欄格軍部及卷馬用之尉從上按下也我朝隸錦衣文冠從

梟騎

應劭曰梟健也張宴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謝艾曰梟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也又梟將亦此意武紀李廣為驍騎將軍今作驍騎驍將按梟本不孝鳥長害其母故曰至捕磔梟之

死士

死士賈逵曰死罪人鄭衆曰欲以死報恩者惟此也曰敢死之士也為是越絕書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張巡築臺募萬死一生者

飛天夜叉

刺客乃飛天夜叉之術太史公義而奇之特為立刺客之傳而不明言其神左傳楚子圍宋亟華元夜入楚師登于反之床而起之又何其神也唐女子紅線事亦此術也

習水

月令舫人習水者列子習于水而勇于汨史記吳兒善汨汨浮行水上也越世家習流二千人又西京賦水人弄蛇注水人俚兒能禁固弄蛇

君子營

石世龍聚至十餘萬集其衣冠人物為君子營

市競

世稱市井之刀惡者為市虎當作競與暴同周禮司疏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器者與其競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儻之

白徒

春秋步兵曰徒兵徒步也漢鄒陽傳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也又白捕白役皆此意也

解煩兵

三國吳志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見韓當傳又陳武之子脩封都亭侯為解煩督張溫傳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

趨才

凡輕標挑達少年曰趨才趨綠木走也唐宿衛



趨才者以處飛騎漢公孫弘舍閣亦有翹材館以延文學之士

惡少

淮陰惡少年漢昭發惡少年成遼東即所謂無賴子弟也荀子曰無廉耻而嗜乎飲食可謂惡少者也唐李勣少年時自稱無賴賊又唐初草賊號曰無端兒

撐犁法

中國曰天匈奴謂天曰撐犁故曰撐犁孤塗西南大伯夷曰法法上聲故會長名下皆加法字

八夷

四夷館舉東西南北而言之也其名有八曰西曰韃韃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緬甸曰百夷成祖所立古稱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而東方之夷有九種故曰九夷即今倭奴是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是曰四海今總四方名曰八夷甚新

達魯花赤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以掌印信所謂達魯花即華言荷包上壓口捺子也猶古之言總轄也

金牌馳驛

唐制乘驛者給銀牌宋初因之後廢今上四十年間

有一閣下公子出使江浙許馳驛遂製朱紅金字牌二面列于車前曰欽賜馳驛四大字勢甚赫炫人皆驚視此不知何典也

貓兒頭

今冬筍之已透風有毛者曰貓兒頭又言人之幹事不乾淨者曰貓兒頭亦曰貓兒頭生活此起于元元時新官出京而貧者有人應付盤纏即同去到任就與管事謂之貓兒頭蓋言如筍之只好在土中一出頭來人不貴重也又如猫然其頭雖似虎而人不畏也今人呼罵達官家人亦曰猫頭

放手鬆

今言官府貪汙失操守者曰放手鬆後漢書殘吏放手蓋以貪縱為非者曰放手也又錢財入手曰敲手蓋言如蛇狗之咬手而不可放脫也其過付官吏賊者曰統手蓋言內外一體如猿猴之統臂也

男織女耕

元倉子曰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習功相負為業此聖王之制也今之世男子織矣而反不得衣婦人耕矣而反不得食聖王之制固在也豈料



社夥

今人看街坊雜戲場曰社夥蓋南宋遺風也宋之百戲皆以社名如雜劇曰雜社雜戲曰雜社雜舞曰雜社雜唱曰雜社雜行院曰翠錦社雜美曰雲機社之類詳見武林舊事夥者說文多也方言凡物盛而多也或作社火言如火然一烘音即過也宋之鼓板曰衙前一火和顧二火是也又逐賊被傷全火見宋乾德詔中

猾賊

今罵人之姦狡者曰猾賊言其光滑姦詐也當作猾賊史記項羽為人慍悍猾賊是也前漢書作禍賊左傳無助猾賊方言小兒多詐謂之狡猾又猾猾通音亂也說文滑利也蓋滑言如水之滑溜猾言如大之黠惡也

五德

谷永曰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于此地而耕耘也皆左道惑眾

賭博

杭州初時游手光棍賭博者小則飲食大則錢鈔即今風俗薄惡日甚一日雖富貴子弟皆習此風小者

金銀珠玉大者田地房屋甚至妻妾子女皆以出注輸去與人亦恣然不惜曾不知耻誠可殺也吾鄉一富家翁輸其妻子妻子乃故家女因而縊死訟之此人破家亡身又城中一宦家子者輸其婢妾許訟按察司憲司之批有云頃刻而喪千金一擲而輸少艾連及者數十人皆學校士子多有問華者而不甚窮治可笑可惡之甚而蘇常一路尤甚士大夫歸家者則開賭坊蓋避禁也因記宋人嘗謂世有惡少無賴之人肆凶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馬銷銅錢公行不忌其輸錢無償則為穿窬若黨類頗多則為劫盜縱火行姦殺人不少防其微必為大患淳化二年閏二月詔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愚謂此令今所當申明以塞亂門以厚民俗者也又唐祭本賭博負來操博錢不能償以妻還之操納為妻時已有奸遂生男來俊臣為御史中丞後弃市則此風久矣

不肖子弟三變

北瑣夢言載不肖子弟三變一變蝗虫二變蠹虫三變大虫但以蠹虫為蠹書而食則無書之家甚多今之言不肖子弟者亦有三變曰蠅蛄謂食泥也則賣



田地矣曰白蟻謂食木也則盡其房屋矣曰大虫謂食人也則賣妻妾子女矣古今代不乏人可嘆可嘆

### 人生夜叉

今人有產夜叉者正德間杭州吳景隆妻產一夜叉青面無髮頭有雙角不能殺升屋而走用布囊百計擒之極死嘉靖十六年上虞家一婦忽生子乃一夜叉也離腹時將穩婆手指嚙損而奔走不知去于何所每夜中俟母睡熟即由四壁竄進仍竊飲其母乳母驚覺即去每以爲常亦無可奈何後遇持肉羹者即飛出奪而食之凡數月見入陰溝中呼衆以刀杖擊殺之乃絕如是而謂生之性善吾不盡信也

### 男娼

周書曰美男謂之破老左傳公子鮑美而豔孔子曰宋朝之美又龍陽君稱彌子瑕之事載之書傳甚可醜也古辭白石郎曲云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豔獨絕世無其二則男子之美者自昔有好之者矣發蒙記曰醜男醜女離春若此者誰復好之也哉漢有籍儒閔儒鄧通韓嫣董賢之徒塗脂傅粉以媚要寵史臣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故東都盛時少年賴此以圖衣食政和中始立禁告

捕法杖一百賞錢五十貫今吳俗此風尤盛甚至有開鋪者何風俗澆薄云乎此乎又何怪于淫婦之多也今京師盛行名之曰小唱即小娼也

### 枕席七蠹

莊子蚊蠹嗜膚通宵不寐抱朴子蚤蝨攻君臥不獲安是可謂枕席四蠹又市井居民多生臭蟲名曰壁駝可謂五蠹加之以妖童艷女共成七蠹也

### 臬儒狙學

後漢書曰董仲舒者爲儒臬文子云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脇衆即今講談道學之士也

### 道學見笑于宋

陳同甫嘗言于宗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周公謹曰世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走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黃履翁云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



留青日札卷之四

錢塘田 藝衡子秬撰

倩徐懋升玄舉 校

絕

絕色絲也言奇絕而難繼也說文斷絲也又冠也超也度也息也相去遼遠也峭極也古作繹反繹為繹也从糸从刀从卩

一絕唐宋令文文辭工書有力三子之間文章之悌驍勇之孫草隸各得父一絕

二絕宋蘇世軌蘇軾之 又梁顧野王畫古賢王褒

留青日札 卷之四

書贊

三絕唐德宗神智駭如意騶瑞鞭也 又李白歌詩

裴旻舞劍張旭草書 又梁元帝圖宣尼像贊書

又李潼孫樵司空圖 又宋謝瞻詩謝靈運書謝現

詠 又李揆門地人物文學 又張思明謝仲和曹

鼎新 又徐彥伯文章高判李旦翰 又武昌怡亭

李陽冰篆李莒書裴虬銘 又長沙筍魚巨艦 又

南京鍾山中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真卿書

又韓擇木八分書三絕碑在西京 又吳夫人指間

織錦號機絕刺綉號鍼絕編髮為幔號絲絕 又山

東東昌府學宮碑金太定間王去非撰記堯懷堯篆

蓋王庭筠書丹 又鄭虔善山水嘗自寫詩并畫以

獻帝署其尾曰三絕 又儀真縣東園宋皇佑間施

昌言許元為發運使建歐陽修記蔡君謨書與園為

三絕 又顧愷之長康才絕畫絕癡絕 又袁州府

學碑盱江李觀記京兆章友直篆額河南柳洪書

四絕唐李陽冰篆福州般若臺記處州新驛記縉雲

城隍記麗水忘歸臺銘 又元德秀碑乃李華文顏

真卿書李陽冰篆 又李後主澄心堂紙李廷珪墨

龍尾石硯毛元銳筆 又直隸永平府泉一名石龜

留青日札 卷之四

峪泉一五里塔泉一白望泉一杜臺泉謂之四絕泉

又文與可詩楚詞草書畫

五絕唐秘書省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

今畫鳳本名曰四絕宋韓公武彥中鶴一目謂之五

絕余謂此惡客敗一絕也安得反增一絕邪 又唐

張知憲兄第五人武后稱其五絕 又宋文帝曰天

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塘謂杜道鞠彈碁范悅時褚欣

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 又虞世南太宗稱

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

六絕李邕文章書翰正直辭辯義烈英邁



七絕柳壽多陰無鳥巢無蟲毒霜葉落實葉肥  
八絕吳範相風劉惇占氣趙達美皇象書嚴子卿恭  
宋壽占夢曹不興畫鄭姬相 又滁州唐李幼卿景  
物八絕

右

禮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毛晃曰人道尚右以右為尊  
又或以為手足便右以左為僻也故凡曰左道曰左  
遷曰左計曰左官唐書退小人于閑左皆此意至于  
古之乘車則又尊左矣曲禮祥車曠左魏公子從車  
騎虛左以迎侯生我 朝官制初尚右後改尊左吳  
留青日札 卷之四札 三  
元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禮記聽卿  
任左注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今此禮猶古也

惹

詩中用惹字有有情之惹有無情之惹惹絃也亂也  
引著也隋煬帝被惹香黛殘買至衣冠身惹御爐香  
古辭至今衣袖惹天香溫庭筠曉香惹夢死央錦孫  
光憲眉黛惹春愁皆有情之惹也王維楊花惹暮春  
李賀古竹老稍惹碧雲皆無情之惹也然香也雲也  
又皆有形之惹而春獨為無形之惹此又大奇佛家  
所以重不惹者為此蓋言無染著也

搗

易搗謙搗裂也从手為聲摩通作摩詩摩之以肱尚  
書右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搗易注謂指搗皆謙也今  
朱子本義云更當發揮其謙非也又齊人謂快為麾  
禮記祭祀不麾蚤注謂麾快也不以先時為快也在  
漢書則麾下作戲下音同

執

史漢執卽勢字楚元王傳執為宛胸侯師古曰執古  
執字二字音義不同

邪

留青日札 卷之四 四  
後漢韓康傳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邪注邪語餘聲  
也音乃賀反今吳人語餘尚言邪作平去二音

邪

邪不正也漢相如傳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  
師古曰邪讀為左謂東地接也愚以為讀為左者非  
是蓋言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邪以為鄰若欲言左則  
下文自曰左蒼梧右西極矣故文頴曰蒼梧在長安  
東南故言左西極在西故言右也邪亦當如字而韻  
會下乃曰又外國名亦引此傳為證又非也蓋邪本  
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邪渾邪乃余遮切與此不同



欵

今人暴見事之不然者必出聲曰欵鳥開切乃欵聲也楚辭九章欵秋冬之緒風王逸曰欵也韓文亦曰貉謠衆很欵說文曰訾也从欠矣聲一曰然也方言南楚凡言曰欵其怒而欵者曰唉史記項羽紀以玉斗獻亞父拔劍撞而破之曰唉通作欵楊子翦牙欵注言切齒而怒也唉怒聲

畧

匠慶請木季孫曰畧注不以道取為畧疏今律畧人畧實是也又漢書注奪取也

白青日札卷之四

五

樓

吳世家樓于會稽越世家保樓于會稽索隱曰鳥所止宿曰樓鄒誕曰保山曰樓左傳作保國語作樓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樓是也今之塘樓亦取此

蕙

慎謹也心真為慎不鹵莽也蕙悔也質慙也又畏懼也故曰慎而無禮則蕙今注但曰畏懼則似其義未全亦作鯁史記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亦作惇魯靈光殿賦心惇惇以發皆懼貌也夫从魚从犬謂之有畏懼貌可也若从艸又何畏懼之有

拜

拜本作擗首至地也今作拜服也蓋兩手下地曰拜又曰拜平衡也平衡曰磬折頭與腰平漢書鄭生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及下也周禮九欝一曰稽首頭下至地稽留乃起殆下衡服之甚也太甲拜手稽首蓋頭至地而留之久也二曰頓首下手置首于地即起也乃今之叩頭類于凶拜古之君臣相答拜或書啓稱頓首者皆尊重之意非伏地而拜也三曰空首下手首不至地蓋惟頭至手即拜手也四曰振動頭振動而戰慄也或以為兩手相擊非也五曰吉拜雍容而下手即今之常拜或以為拜而後稽顙非也六曰凶拜拜而後稽顙也七曰奇拜一拜也禮簡不再拜也八曰褒拜褒音報答拜也或以褒拜為持節拜亦非也九曰肅拜直身肅容而微下手或曰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曰肅拜如今之婦人拜也又有曰雅拜者先下一膝唐人謂之雅拜或曰倚拜也曰之拜者兩膝齊屈而俱下如今之道士拜及鄉村老婦猶然曰膜拜者兩手合掌以承顙如今之僧拜本夷狄拜也周禮婦拜掃地古樂府伸腰拜手跪是也後周天元令命婦人為男子拜是古詩

白青日札卷之四

六



婦人皆肅拜也今則但微屈其膝而躬不曲其名曰起曰福并男子之作揖皆曰相叫也後漢書高句驪國跪拜曳一腳行步皆走古者郊祀天地止于再拜是神祇雖至尊至重其禮不可加也見天子亦曰稽首再拜董偃館陶公主家庖人也見漢武帝亦曰昧死再拜謂今君臣之四拜大朝則五拜三叩頭子弟之于父兄亦四拜甚至朋友長幼亦四拜皆禮也至于致書父母則稱百拜我朝 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稽首頓首再拜百拜實非禮也宜定其式禮部議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

留青日札卷之四

七

走

今人叱人之去曰走史鄴生傳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

籠街

今之喝道即籠街也唐時言中丞呵止不半坊今兩坊詔傳呼不得過三百步若今時則三千步不止矣孟子有云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行則辟矣其政何如

戍伐

戍說文从人从戈人荷戈以戍也則伐字亦从人从戈當云人坐卧故為戍守人立行則為征伐也此足以補字書之缺

留青日札卷之四

八

選輓

執玉高卑吉凶辨焉俯仰之度不可不慎也今人過承上官手恭及地何其諂容也漢書公卿選輓容頭過身嗟乎弊也久矣今之戲劇穿卓檔者以手义之能容頭即身子可過矣真善喻也

合要

合要辭即今合同契也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左傳

束修



禮修脯也十脰為束修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似非謂脯贄也蓋言自行束帶修飾之禮以上故延篤曰吾自束修以來為人臣不陷于不忠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賈堅曰吾束修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是也若肉脯則亦甚矣谷梁束修之肉不行於中

減省

今人凡欲將就曰減省元帝紀減謂損其數省謂全去之也

模範

模範猶云規矩準繩也以木曰模以竹曰範故从木

釋音曰 卷之四

九

从竹範本作範

尋常

四尺曰仞倍仞曰尋故曰八尺曰尋今論語注以七尺為仞非也一丈六尺曰常蓋倍尋也

若干

若干見禮記今人稱幾許為若干一作如干干者數始于一終于十合一十而成干言其數之未定也

扈從

上林賦扈從橫行出于四校之中師古曰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于校之四外也非是蓋扈尾也後從曰

扈故侍從天子曰扈從今逐獸橫行故言出于四校之中若言跋扈則強梁也詩疏云凶橫自恣陵人之貌漢書音義云自大也如此又豈臣子侍從之禮邪

其平

其平者後漢楊由京侯書名九十餘篇皆占術見本傳今通志通考等書皆失載

司武

司武即司馬平公見之曰司武而皓于朝

雅春

漢楚元王傳衣之赭衣使杵曰雅春于市晉灼曰高

留音曰 卷之四

十

肱舉杵正身而春之師古曰為木杵而手春即今步曰耳非確春也宋祁曰雅謂春而雅歌以相春也余以為春者之歌出于自然惡可強之使雅歌以為辱邪此又不通之論蓋雅樂器也樂記訊疾以雅注雅狀如漆箏中有椎周禮笙師注如漆箏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組疏畫是言春之之桶有似于雅之漆箏故名雅春也即今之亦曰漢注皆未明

三才宗

天宗曰天宗天神也曰陽宗日也曰陰宗月也曰星



宗北辰也。地宗曰岱宗泰山也。曰瀆宗河也。人宗曰大宗曰小宗族也。曰祝宗先聖之後也。曰秩宗典禮也。曰文宗如陳子昂崔孝伯是也。曰女宗鮑蘇之妻不妬是也。曰談宗長于辭說如樂廣是也。曰辭宗如張九齡是也。

温暾湯

今人以人性不爽利者曰温暾湯。蓋言不冷不熱也。温暾二字唐詩常用。

孔子無益

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益。禮記仲尼之畜狗死曰貧。無益於其封也。亦與之席。殆未為大夫之前也。

至人無夢

至人無夢古之億言也。至人莫如聖人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喆。高宗夢傅說。文王夢九齡。仲尼夢周公。奠兩楹。鳥得無夢。又言愚人替人無夢亦不然。蓋非無夢也。其夢無憑也。周禮掌三夢。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有扶刻也。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謂會民方相氏。遂惡夢至四郊。又曰夢不欲數。占占則著者則怪。自因想之說明而夢不必占矣。

然然然

然字本作然。然下从火不必更从旁。火矣。然上从儿不必更从旁。犬矣。此皆後世文盛故不得不以此別之。非古人制字之意也。

謫吏

書既富方穀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笑乃得為吏。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漢景二年廉士寡欲。易足訾笑。四得官是十笑十萬也。四笑四萬也。食貨志以舊吏弄法故謫之。更發有訾者為吏也。漢武發謫吏穿昆明池是也。又稱。茲詐強取者為橋度吏。漢詔橋度吏因乘執目侵蒸庶是也。

都吏

漢二千石遣都吏循行律說。都吏今督郵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漢末時又有督郵御史。是必天子所使者也。蘇武傳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

榜賣公卿

齊爵白晁錯言之一曰主足用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漢文帝時張釋之以貨為郎武。而令吏入穀補。



官卽至六百石靈帝榜賣公卿及州郡黃散段顧張  
温崔烈雖有功勳名譽亦以貨得之又漢不足奉戰  
士令民得買爵乃置武功爵我朝亦不免此弊

許子弟隨任

唐太宗貞觀元年許子弟年十九以下隨父兄之官  
所我朝未嘗限年皆得隨任但不許應試耳

任回載書

唐蕭倣在南汝地多殺紙倣勅子弟繕寫缺落文史  
子廩曰家書缺者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  
不可露齋當須篋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蕙茂  
留音日札 卷之四 一三

之嫌得爲深誠倣曰吾不之思也夫蕭氏之慎節如  
此卒保世業今之仕者不惟多置書爲公名而載歸  
鬻之以爲私利且路途廢國家官錢民力轉運其費  
何如甚至有貪汙者畏人譏議暗藏金銀于書篋中  
以防道路盜寇者視廩言能不媿死乎北齊郎基爲  
穎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于此  
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謂之風流罪過基曰觀過  
知仁斯亦可矣家大夫由禮部而兩督學政所以兼  
車聯舫者惟書籍而已曾何足以累清節耶

五爵別名

周書王子晉曰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于  
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  
蔡邕曰三公者天子之相相助也侯者候也候逆順  
也伯者白也明白于德也子者滋也男者任也據此  
則多出相字一義如起于後世丞相之說也但當云  
公者共也與天子共理天下也爲是

人情懷土不同

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今會不可乎少留謝  
元暉直中書省詩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唐劉元  
濟經廬嶽迴望江州想洛陽詩故園有歸夢他山非  
留音日札 卷之四 十四

行樂他鄉徒可遊湟澗終旋泊至于蘇子瞻西湖望  
湖樓詩我本無家更安住故鄉無此好江山在儋耳  
詩海南萬里真吾鄉人情懷土不同何至于如此淮  
子曰取竈前土將去令人不思鄉

子卯當樂

禮言子卯不樂蓋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  
之疾日不舉樂爲吉所以戒懼也然止甲乙二日余  
則以爲二日旣聖人奮起翦除大惡則萬古之下百  
姓且當歌舞相慶以爲在上之戒安得復忌之也

獻美人敗君



史記紂沈湎于酒婦人是用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乃囚文王于羑里闕天之徒求得姜女文馬九駒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獻紂紂大悅赦之傳言文王乃歸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及後幽王時褒姒有獄而以女入之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使至于爲后夫周之興也以女蠱其君周之亡也亦爲人以女所蠱天之報施何其昭昭而不爽哉逸周書武王克紂歸而燎于廟以紂與二妾之首先載又曰武王斬紂首懸諸太白

留青日札

卷之四

十五

斬二女首懸諸小白又曰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史記武王克商紂不走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而死武王入商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史記武王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殿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傳記云太公蒙面而斬妲己嗚呼武王將誅紂而哀之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何其誣哉

留青日札卷之四

留青日札卷之五

錢塘田藝衡子枕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詩談初編

文有似拙而實妙者史記也詩有似拙而實妙者樂府也拙忌其俚妙忌其纖宋俚也元纖也

詩必識得一分方做得一分必進得一分方壓得一分層知行有序古今無等也

詩關氣運此語誠然固不特周召鄭衛皎然可辨也漢世渾厚高古魏國雄俊秀發兩晉平典風麗六代

留青日札五

一

富艷綺靡漢稱東都魏首建安太康永嘉體分二軸宋齊梁陳氣出一機精鑒詳評自然可別

蘇子卿李少卿之詩意遠詞高自肇炎漢詩格渾之晉魏終竟不倫

曹子建弃婦篇庭靈鳴成寧五韻重用

陸士衡豐才奇思誠當一字千金所謂氣少于公幹文劣于仲宣者蓋劉則風骨超群王則秀麗獨步至若繁之悽愴楨之振絕足擅偏長

六朝鮑謝謂照元暉唐鮑謝謂防良弼

阮籍咏懷篇超出江左諸人之上惟靖節勝之



淵明入室應物升堂

韋蘇州詩平淡閒雅至于高古處獨步開元所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絕似淵明皎然稱之云格將寒松高氣與秋江清信為知音也又賈島有落葉滿長安蘇拯云落葉滿長道李遠勳落葉滿長川皎然秋風落葉滿空山皆好劉义本豪俠士而修養一篇便覺見理其勸韓潮州勿執古之章的為名言長孫左輔之寄衣曲盛唐之晚唐也馬戴之薊門懷古詩晚唐之盛唐也

留青日札五

二

王右丞苦為宦情所縛若能脫去塵囂只據其才思則輞川之興便可寄跡柴桑然其詩亦山林之奇逸也

詩類其為人且只如李杜二大家太白做人飄逸所以詩飄逸子美做人沈着所以詩沈着如書稱鍾王亦皆似人

太白寧放棄而不作眷戀之態寧狂蕩而不作規矩之語子美不能不讓此兩着元微之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况堂與乎此非公論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齊已云須

知一一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此真知太白者李長吉分明是一箇太白可惜天碎國寶故奇而未純世以牧之為小杜當以長吉為小李

貫休云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是詩之難知也久矣或問詩如何則高曰必如貫休云真風含素髮秋色入靈臺方可言詩

相如濡筆而腐毫子雲較翰而驚夢王充氣竭于沈慮桓譚疾感于苦思枚臯應詔而奏賦楊滔斲髡而檢書平子研兩京于十年太冲練三都于一紀潘緯十年方吟古鏡何湏一夕乃賦瀟湘薛道衡躡壁而

留青日札五

三

卧搜蘇廷碩占授而脫脫劉敞一揮九制文琰擊鉢成詩秦少游對客而揮毫陳無已閉門而覓句

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蓋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可作本領耳在古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嗟乎今之能學舉子業者即謂之秀才至于文選則生平未始聞知其名况能爛其書析其義乎雖謂之蠢才可也

鄭奕以文選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學沈謝朝風味月汗人行止嗟乎今之學士大夫未嘗不讀孝經論語也而乃嘲貨味賂汗自己之行止



不忠不孝敗國亡家又豈讀文選之罪乎

今人但知李太白鳳凰臺出于黃鶴樓而不知崔顥又出于龍池篇也若夫鸚鵡洲則又鳳凰臺之餘意耳沈佺期龍池篇云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逼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郎第樓臺多氣色君王鳧鴈有光輝為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崔司勳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太白登金陵鳳凰臺云鳳凰臺上鳳凰遊

留青日札五

四

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鸚鵡洲云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草之樹何青青烟開蘭葉香風起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沈詩凡五龍字二池字四天字崔詩凡二白雲二黃鶴二去字二空字二人字二悠悠歷歷萋萋字巖滄浪以此篇為七言律第一李詩三鳳字二皇字二臺字六鸚鵡字二江字二洲字四篇機杼一軸天錦粲然各用疊字成章尤為奇也

特拈出之以表當場敵手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帝車南指道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蔽五雲于太甲西陽雅烈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多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而華蓋以下不明焉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扶搏揚升菴以為晉天文志華蓋江旁六星曰六甲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未有考証夫以一行之遠于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姑闕以俟博識客舉以問余因并釋之曰帝車北斗也太微垣北七星曰北斗

留青日札

卷之五

五

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故運乎天中臨制四方以建四時均五行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人君之象號令之主又為帝車取運動之義春秋緯曰瑤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為斗漢輿服志後世聖人觀于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為帝車夏五月建午斗柄指正南離方文明之象又南方之宿日星七星為賢士明則道化成暗則賢良不起又魁一星主秦而星乃周之分野屬雍州七曜者日月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辰星也歲木以饒熒惑火以亂填土以殺太白金以強戰辰水以女亂



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災惑以禮從  
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五星若合是謂易行  
有德受慶奄有四方亡德受罰離其家國魁下六星  
兩兩而比者曰三能漢書能音台三台為天階太乙  
躡以上下一名泰階在太微垣西二星曰上台為上  
階司命上一星為男主下一星為女主次二星曰中  
台為中階司空上一星為公侯下一星為卿大夫東  
二星曰下台為下階司祿上一星為元士下一星為  
庶人孔子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位不過為魯司  
寇攝行相事耳是降而從公侯卿大夫之列也雖日

留青日札 卷之三

六

月合璧五星聯珠何益哉故曰遁七曜于中階  
紫微垣華蓋七星紅九星柄合十六星在勾陳上履  
蔽大帝之座孝經援神契曰斗曲杓撓象成車房為  
龍馬華蓋覆鈞天罡入魁神不獨居故駮駕陪乘以  
道踟躕益州在西方故曰華蓋西臨也  
漢封禪書曰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  
鬼索隱曰畫青車以甲乙畫赤車以丙丁畫玄車以  
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宋書曰五色安  
車五色立車名五乘建龍旂駕四馬施八鸞餘如金  
根車之制其車各如方色馬亦如之所謂五時副車

俗謂為五帝車是即五雲車耳庾信詩北屬五雲車  
王維詩來往五雲車皆謂此也正西方畢宿有五車  
五星主天子五岳西北曰天庫太白東北曰天獄辰  
星東南曰天倉歲星中央曰司空填星西南曰卿相  
熒惑凡此五車各以五寅日候之金車庚寅木車甲  
寅火車丙寅土車戊寅水車壬寅又雲五色具者賢  
人隱其下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雲而  
畢乃晉之分野正屬益州故王勃于益州廟碑用之  
蓋言華蓋西臨高望五雲之車于太甲之象木車色  
青既以甲乙畫之又以甲寅候之實五車之首故云

留青日札 卷之三

七

太甲耳如甲如乙皆天神之名而曰太者尊之之至  
也故曰太甲猶太乙也  
又還誤如張協結宇窮岡曲文選已收入雜詩而  
此云招隱魏文帝置酒坐飛岡文選本江淹雜體而  
此直云文帝遊宴如古辭驅車上東門冉冉孤生竹  
昭昭素明月之類率皆重出不可枚舉又文帝堯任  
舜禹一篇本集八卷作歌魏德十二卷又作秋胡行  
重復可厭甚至子阮嗣宗碑本嵇叔良撰而誤作叔  
夜乃曰嵇康中山王撰文本賦乃以文為中山王名  
而題云木賦南宋人王微撰詠賦乃以宋王微作宋



王而題作微詠賦真小兒之作也不直一笑

世稱李杜因白甫也杜子美長沙送李十一銜詩李杜齊名真忝竊蓋假李固杜喬以自况也

梁簡文夜夜曲云霜露夜中霜河開向曉光枕啼常帶粉身眠不着牀蘭膏盡更益薰爐滅復香但問愁多少便知夜短長此篇曲體人意且以夜之短長繫于愁之多少非親知其味者不能道也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岩宿一篇蘇子瞻欲刪後二句謝眺洞庭張樂地一篇嚴儀卿欲刪廣平聽方藉二句皆不然全章本自悠揚去之則局促矣

留青日札五

王融報范雲詩無覆自昔代有美今比鄰注古語云千里一賢猶為比鄰又越絕書百歲一賢猶為比肩李太白詩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今之不讀一字書者不獨邊城之兒雖中原富室子弟亦目不識一丁字者多矣所謂子生不讀半行書却把黃金買身貴者比比皆然也

子群王酒飛鸚鵡重歌送鸚鵡愁鸚鵡杯鸚鵡詞的對愈於李太白鸚鵡杓鸚鵡鐘之句

樂府有君不見又有獨不見唐人改之曰君不聞君不知等篇如岑嘉州云君不聞胡笳聲最悲又云汝

不聞秦箏聲最苦

莫染亦莫鑷任從伊滿頭白雖無耐藥黑也不禁秋靜枕聽蟬臥聞垂看水流浮生未達此多為爾為愁此篇可為世人染鑷白髮者之戒余年未四十而頭早白每有勸余染鑷者余即笑吟此句曰白雖無奈老黑也不禁秋以自解云近見杭婦朱桂英嘗詠云白髮新添數百莖幾番拔盡白還生不如不拔由他白那得工夫與白爭亦可喜也朱氏號養誠道人所著有閨閣窮玄集余為之叙

留青日札五

九

先染薄情那願為霜意甚奇勝如為雲為雨者

九日登高落帽人人能用惟高適杜甫能翻案使事仲武云閉門無不可何事更登高又云縱使登高只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子美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整冠誠詩家起死迴生手也嚴正平十日詩宿醒猶落帽華髮強扶冠亦妙

賈島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即其本色語已在面目外更不必謂燒殺活和尚也搃不若清尚云道力自超然身亡同坐禪則行圓示寂真坐化也水流原在海月落不離天既得禪宗上乘而溪白壑時雪風



香焚處烟則非燒殺矣世人頻下淚不見我師玄則俗人昧于無生之理故爾哀之蓋不知我師玄妙之法正欲離形耳可謂深探三昧者又何必云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使浪仙早達此種色相豈肯便返初服故必見得一層透然後說得一層透

杜工部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還同卧竹根王介甫除日立春詩迎春朝翦綵守歲夜傾銀雖用杜句上下無映帶便不成話或笑曰此傾銀匠出身歲盡夜并爐底也可鄙可笑

昌黎詩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粗淺殊甚都不成話而宋人方謂之間遠

秦韜玉云要路強干情本薄舊山歸去意徧長余每誦此不覺淚下

聶夷中賣絲羅穀之篇全唐詩話以為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或又謂可為詩史皆非也試觀三百篇中如譚大夫南箕北斗之諷何其溫厚和平初不必顯然如醫瘡剜肉之怨訕也

吳俗除夕燒松盆取家計鬆泛之義范至能燒火盆行云春前五日初更後排門然火如晴晝則當時亦有不用除夜者一作氣盆

錢員外云落葉淮邊雨以落葉比兩無可上人云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以兩比落葉也

鳴環即鳴珂盧綸云小臣無事諫空愧伴鳴環

王貞白御溝水詩此波涵帝澤貫休改作此中固好孫逖上陽水窓賜宴云此中歌在藻沈佺期紅樓院應制云誰謂此中難可到則先已有人道之矣

少陵遊子云巴蜀愁難語吳門與杏然與杏然者何

曰九江春草外愁難語者何曰三峽暮帆前生涯流落不能上霄漢故曰厭向成都上家國憂動不忍耽杯酒故曰休為吏部眠終戀戀不忘朝廷冀衰老而

尤得見君故末云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群仙也范元實所注不解其妙乃謂君平之上所以養生畢卓之飲所以忘憂今皆不能如意又傷人世險隘不能容已故有蓬萊群仙之思嗚呼何好為臆說以病作者之旨哉

留青日札五

十一

于淇樂府每有奇思如采薇易為山何必登首陽濯纓易為水何必泛滄浪余樂誦之思歸引云日開十二門自是無歸計可為切中人病又云不長不成人及長老逼身欲及時者念諸山村叟云雖露巾履形不及貴門大傷時之言也

不及貴門大傷時之言也



李建勳雖居極品然惜花憐酒解吐婉媚辭如預愁  
多日謝翻怕十分開空庭悄悄月如霜獨倚闌干伴  
花立如肺傷徒問藥髮落不盈梳攜酒復攜觴朝朝  
一似忙足見得花酒風味

余每中酒欲尋佳句不可得偶見隴西公春雨詩云  
惟稱垂慵多睡者掩門中酒覽閒書若爲余言者

劉郎中生公講堂詩謝枋得以爲笑生公真可發一  
笑蓋禹錫以爲生公今不可見一方明月可中庭耶  
見生公身後之法相矣烏得爲笑彼哉

長吉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耀日金鱗開蓋言甲光

留青日札五

十二

之金鱗輝映如曜日而鮮明也王安石不解此意言  
方黑雲安得曜日近有俗本妄改作曜日尤可笑也  
占書猛將氣紫黑如城樓或狀閃黑旗又曰軍勝之  
氣如火光夜照人又岱山氣正黑故云鴈門也

李季蘭唐女流之冠若離情徧芳草無處不萋萋含  
意無窮哀而不怨便如宋玉言愁文通恨別亦未必  
過之

余事率意而行人多病余曰任性于鵠云獨來多任  
性惟與白雲期又任性常多出人來得見稀如此任  
性亦復何害

君言妾貌改妾畏君心移終須一相見并得兩心知  
宋玉九辨願一見今道余意君之心今與余異嗟夫  
君臣朋友之間可以念之

劉蕡云處處落花春寂寂時時中酒病懨懨雖軟弱  
亦纖麗有情又云花落青苔錦數重書淫不覺避春  
慵書淫二字亦可喜

鄭巢云山寒葉滿衣又云生計少於愁皆佳句

顏延年云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唐祖詠云竹覆  
經冬雪庭昏未夕陰余嘗有句云庭暗山雲濕窓明  
竹雪寒又云松林晴雪落竹院晚陰生

留青日札五

十三

王維早朝云方朔金門侍言滑稽弄臣也班姬玉輦  
迎言蠱惑內嬖也仍聞遣方士東海訪蓬瀛分明以  
秦皇漢武神仙聲色譏其君非體也近時選唐律類  
抄者以此爲首何哉宗楚客云幸觀八龍遊閬苑無  
勞萬里訪蓬瀛可謂有箴規矣結句如太白君王多  
樂事還與萬方同韋元旦仙榜承恩爭既醉方知朝  
野更歡娛王右丞爲乘陽氣行時今不是宸遊玩物  
華方得扈從應制之體

今人墜嬰兒不穿衣瘞于路傍潘岳西征賦天赤子  
于新安坎路側而瘞之韓愈詩數條藤束木皮棺草



殞荒山白骨寒于鵠悼孩子詩裸送不以衣瘞埋于中衢則唐時已然余少年有三殤之感特破此風蓋彭殤之情一也

諺云一朝權在手堪作令兒行唐朱灣奉使設宴獻擲籠籌詩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此張打牛口氣也

戎昱云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此夢不曾眠非親知此味者不能道非曾知此味者亦不可與道或曰不眠安得有夢此正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也唐昭宗詞思夢時時睡不語長如醉迺知味者不曾眠蓋求

夢之心急故身雖眠而心實醒耳杜牧之春思詩自是求佳夢何須訝晝眠是也又重尋春晝夢笑把淺花枝更奇呂文穆公詩挑盡寒燈夢不成

李賀桃花亂落如紅雨韓偓杏花飄雪小桃紅桃花紅而長吉以雨比之杏花紅而致堯以雪比之皆可為善用不拘拘于故常者所以為奇不然則柳雪李月梨雪桃霞誰不能道

張旭草聖在當時已重有此名高常侍贈張九旭詩興來書自聖醉後語成顛

萬古長如匹練垂一條界破青山色固是徐凝惡詩

廬山瀑布三千仞畫破青霄始落斜亦非曹松善句詩有自然成對者李長吉云天若有情天亦老石曼卿對之曰月如無恨月長圓寇準有云水底月為天上月楊大年對之曰眼中人似面前人余以為不佳欲以夢中人是意間人對之不知何如

儒子歌滄浪之水濁今可以濯我足左太冲濯足萬里流黃魯直云清江濯足牕下坐至于李義山以清泉濯足為殺風景古人豈殺風景者耶在清泉則不可在萬里江流則亦無害也但嚴維云深木鳴驪馭晴山耀武賁夫遊雲門寺不應有此惡狀商隱以松下喝道為殺風景此言當矣

商隱詩本不足取惟事對偶耳如馬嵬詩結句頗佳胡仔若溪漁隱且病其庸近所云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蓋譏元宗既為四紀天子則開元天寶之治歷練國體久矣非庸君幼主比也而乃縱玉環之淫亂使覆國亡身不能保一婦人不及盧家有娼婦莫愁得以始終享其樂而不至于喪亡也唐天子不亦深可耻哉惜乎不能以關雎之事風之王勃物色連三月風光絕四鄰廬照鄰草色迷三徑風光動四鄰余嘗有日物色常三月風光貌四鄰



留青日札卷之六

錢塘田藥術子批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詩談二編

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策文也李太白誤以為鞭策之策故其詩云臨行還贈繞朝鞭幸有高渤海詩可証耳高適送渾將軍出塞云遠別無輕繞朝策平戎早寄仲宣詩惜乎楊升菴攷據亦不及此耳

孟浩然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劉履以一孤字為

留青日札卷之六

病此無害自是佳句賈至江邊數杯酒海內一孤舟又明月秋風洞庭水孤鴻落落一扁舟劉齊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岑參灑上一孤舟杜牧萬山深處一孤舟劉文房青山萬里一孤舟又幾家同住一孤城高常侍江海一扁舟王之渙一片孤城萬仞山李太白孤帆一片日邊來李益吹角江城片月孤我朝張亨夫亦云江湖離思一孤舟余嘗有送人詩云五湖獨客一孤舟如匹郎一也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驢新書殺一匹夫意亦如此

杜子美花亞欲移竹孟東野南浦桃花亞水紅李嘉

霜濃竹枝亞包佶多年亞石松方干應候先朝亞水枝亞義如壓言低枝也

杜工部關山同一點岑嘉州嚴灘一點舟中月又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又西看一點是關樓朱灣白鳥翔翠微詩淨中雲一點花葉夫人云水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歌枕欂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宋張安國詞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着我扁舟一葉夫月雲風也馬也樓也皆謂之一點甚奇

留青日札卷之六

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仙坐字甚奇而螢坐尤奇唐人皆本于劉也

小雅正月本音政周正履端舉正之義也自避秦始皇諱乃音征詩人多不能改正如嚴維海上新正途故人皇甫冉客裏新正阻舊歡岑參正月今欲半李建勳更堪正月過孟浩然新正柏酒傳杜審言欲向正元歌萬壽韓退之共驚爛熳開正月薛逢相逢但祝新正壽又王十朋答賀正啓賦椒花之頌獻離後



于元正占茅茹之交亨必同于他日是也獨晉王沂  
正會賦伊月正之元吉兮應三統之中靈高常侍十  
月朝宴詩歲時當正月甲子入初寒則撥亂反正矣  
今之人孰能改之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六朝謂玄暉工于發端信  
乎雄歷千古若陶淵明少年壯且厲撫劍獨行遊陸  
士衡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王正長朔風勁秋草  
邊馬有歸心鮑明遠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皆先  
作之則矣

王子安臨高臺云錦衣夜不襪羅幃晝未空樂而失  
留青日札 卷之六

晝夜也庾丹秋閨有望云羅襦曉長襲翠被夜徒薰  
愁而失晝夜也

陳月出詩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李太白送祝八若  
見天涯思故人浣紗石上窺明月杜子美夢李太白  
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昌齡隱處松際  
露微月清光猶為君王昌齡贈馮六元二山月出華  
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以月比人  
甚得懷人之體皆出于三百篇也

雲中辨江樹景也天際識歸舟情也宋之問亦云古  
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便不及矣因念古今得意句

難得一聯悉稱暗牖懸蛛網不如空梁落燕泥傍水  
見寒花不如出關逢落葉

東野云出門即有礙誰為天地寬陳無已云天地豈  
不寬妾身自不容似覺有味

孟浩然登岷山詩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劉全白  
云人事歲年改岷山今古存如出一轍獨太白云淡  
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衰真有顛倒豪傑之  
妙一篇言飲酒行樂而末復歸之于正方見其高

今花始開日試花張司業新桃行植之三年餘今夏  
初試花月令桃始華亦讀如試

留青日札 卷之六

四

後漢郡國志三輔之外分九州州部有刺史九州控  
郡國郡國有太守今知府稱太守是矣而知州反稱  
刺史何也刺史當如今按察使都御史之類韓翃送  
劉評事赴廣東使幕詩蠻府參軍趨博舍交州刺史  
拜行衣想即今欽差御史輩也不然刺史何以拜之  
又別駕亦稱半刺蘇頲送彭州權別駕詩祗道欽詔  
迎半刺徒聞禮數揖中台別駕又稱別乘岑參送襄  
州任別駕云別乘向襄州

晉段灼傳灼上疏追理鄧艾有曰七十老公復何所  
求哉王維夷門歌亦云向風別頸送公子七十老翁



何所求以後人之言而用之前人之事渾化無迹  
人不知其妙真點鐵成金手也

包何云一官何幸得同時十載無媒獨見遺錢起送  
鄔三落第云名宦無媒自古遲窮通此別不堪悲貫  
休逢周朴云倘遇中興主還應不用媒夫自登第而  
居官未有不有媒者世事可知矣又不得用于當時  
之君而反思乎中興之主不亦可悲之甚乎是公寄  
陳叔易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牙郎  
市井牙行也以仕宦而倚狙獪之人則又下于媒妁  
一等矣烏在其爲處士哉善乎于漬有云白玉若無

留青日札

卷之六

玷花頰頰及時國色久在室良媒亦生疑鴉鬟未成  
鬢鸞鏡徒相知翻慙效顰者卻笑從人遲寓意最深  
良媒亦疑况他人乎效顰亦笑况他人乎

鄭泉曰死葬我陶家之側願身化爲土幸爲酒器獲  
我心矣元稹放言云他時定葬燒缸地賣與人家得  
酒盛余嘗笑之曰設或燒作溺器將柰之何然文淵  
可謂箇中妙人也

唐遊高祖諱以淵作泉耿湓云何事學泉明韓君平  
云聞道泉明居止近李太白云酣歌一夜送泉明獨  
包幼嗣云數日滯淵明或臨文不諱或後人所改

春入池塘草秋生芳樹苔上句乃謝靈運思惠適十  
句乃包幼嗣思幼正可爲的對聯也

楚詞魂營營而至曙謝靈運云得以慰營魂老子曰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經營屏營怔營皆不安之意  
猶云魂魄不安也如老子意亦當云以不安之魄而  
欲抱守真一誰能保其不離乎

孔子逝川之嘆即易之欲及時也茂先勵志云逝者  
如斯曾無日夜景陽詠史云川上之嘆逝前修以自  
勗至宋程伯淳乃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嗚  
呼妄哉獨不有二張可據又郭景純遊仙詩云臨川

留青日札

卷之六

哀年邁撫心獨悲吟

王維送丘爲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嚴維亦云  
明主豈能好今人誰舉賢皆爲時事惜也觀此則浩  
然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踈之句未足深罪也丘爲  
嘉興人官至右庶子八十致仕九十六卒

讀書不能破其底裏則終不爲我有必使迎刃而解  
如破竹之勢根節不滯迺爲善讀書故杜工部云讀  
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岑嘉州亦云讀書破萬卷何  
事來從戎破字甚妙今曲調亦名入破

王昌齡瀟湘池詩開門望長川薄暮見漁者借問白頭



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用助語亦妙

列子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

李白大覺高僧蘭若詩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

許門徒是儒釋弟子皆可稱門徒即門生也

馬虞臣云自從來闕下未勝在山中蘇拯云因詩問

帝里使我厭山中趣向可謂霄壤矣

花綾着油粉非獨近時有之自唐已然蘇拯織綾詞

不學鄰婦事情懶蠟指粉拭謾官眼所言鵲鳳闌珊

花鳥鮮活張翹鶴折枝梅即今花樣也

靖節飲酒詩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挽辭千秋萬

留青日札 卷之六 歲後誰知榮與辱可謂了生死人矣

詩中聯最忌板對如孟襄陽何如石嵒趣自入戶庭

間不見穿針婦空懷故國樓忽逢青鳥使邀入赤松

家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豐對而不對獨臻其妙

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許渾云地蒸川有每天暖

樹無秋即諺所謂樹蜜不落葉也沈雲卿云南浮漲

海人何處北望衡陽少鴈飛韓翃云前臨漲海無人

過却望衡陽鴈幾群齊已云瘴國頻聞說邊鴻亦不

遊又唐李明遠為潘州司馬即今高州嘗有詩云北

鳥飛不到南人誰與遊即諺所謂鴈飛不到處人被

利名牽者也

彈鋏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風歌三句南風歌四句

夏人歌五句虞序歌六句夫歌以永言今只此數篇

畧畧數句而聖賢王伯俠士婦人氣象自別又何必

連篇累牘以辭福侈哉

庾信詩荷香薰水殿閣影入池蓮荷即蓮也殿即閣

也此上下互句法惟六朝為多

駱賓王林疑中散地人以上皇時考杜湘君曲幽蘭

楚客詞二聯中用四人又李嶠芳桂中尊酒幽蘭下

調悲

留青日札 卷之六 杜審言冠蓋非新里章華即舊臺嚴維珠履迎佳客

金錢與莫愁包幼正王繫頻徵楚君恩許入秦皆假

對也此格甚多

張謂別韋郎中詩八句中五句著地名虞象雜詩八

句中四地名王昌齡送朱越一絕四句四地名孟浩

然宴樂山人池亭律詩四句中用八人姓名皆不妨

其好處然終是一病也

抱朴子云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

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龜晉書作法如雞此誤而妄

改之也龜本龜字之訛言畏怯人之甚縮頭不敢出



如龜也泥龜本叶韻古作咆類龜

蔡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良允感其股腓下用  
咸卦六二九三爻辭似近于戲矣

介推左傳作介之推史記作介子推琴操作介子綏  
之子二字皆虛莊子驪之姬呂覽丹之姬孟子庾公  
之斯尹公之他則公之二字又皆虛也王昌齡西見  
之推廟空為人所憐顧况浮生果何慕老去羨介推  
廬江兩仲卿前漢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焦仲卿漢  
建安中廬江府小吏妻劉氏為姑所逐自誓弗嫁逼  
之投水死仲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今名小吏港太  
留青日札 卷之六

白詩孔雀東飛何處樓廬江小吏仲卿妻為客裁縫  
君自見城烏獨宿夜空啼

長信怨沈佺期云妾心君未察王貞白全篇皆好崔  
顥泣盡無人問似近于俗至于李白云別有留情處  
承恩樂未窮留情俗本作歡娛錢起則云誰念昭陽  
夜歌舞君王玉輦正淹留畧無含畜幾于恨置買至  
云獨坐思千里又非幽人所宜也

陶弘景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  
持贈君盧綸可憐荒歲青山下惟有松枝可贈君居  
山者能以白雲青松贈人可謂不倍矣

錢塘蘇小小人道最天邪天音作歪非也天少好貌  
即妖也邪即歪也楊用脩詩話亦不能辨正最倍謬  
作是又葛魯卿詞人間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  
正謂此也

余每客遊寄息野店中得句云酒香人欲歇野店日  
初斜因思店字可入詩料韋應物楚山明月滿淮店  
夜鍾微岑參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温庭筠雞聲  
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陳羽都門雨歇愁分處山店燈  
殘夢到時韋莊詩明日五更孤店裏醉醒何處各沾  
巾皆佳句也如蘇子瞻默數來時店真擔夫語耳  
留青日札 卷之六

作借作做不必以韓詩君若問方橋方橋如此作為  
證後漢書廉范傳范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梁  
江洪紅牋詩雜彩何足奇唯紅偏可作灼爍類藁開  
輕明似霞破唐沈佺期曝衣曲瑤瑁筵中別作春琅  
玕窓裏翻成畫

唐詩多用千門如鑾輿迥出千門柳歸鴻欲度千門  
雪却望千門草色閒蓋建章宮千門萬戶也故王安  
石亦云千門萬戶曛曛日

張謂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李商隱不  
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皆得忠君愛國之



意結句須得此法

曹松云平生五字句一夕滿頭絲足見苦心又云吟詩應有罪當路却如讐切中時病也但所作不佳耳如靠月坐蒼山非善居山者不能道也

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云况乃凌窮髮顧啓期婁地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爲標的又見第十卷窮髮不毛下

瑟瑟殷紅也碧也殷文珪云水面風吹瑟瑟羅白樂天云半江瑟瑟半江紅又文珪詩一蓬秋雨睡初起半硯冷雲吟未成儘有思致

留青日札

卷之六

十一

張繼會稽郡樓雪霽云夏禹壇前仍聚玉西施浦上更飛沙盖用莫玉浣沙事亦奇

劉長卿送子婿崔真父歸長城詩送君卮酒不成歡幼女辭家事伯鸞桃葉宜人誠可詠柳花如雪若爲看心憐稚齒鳴環去身愧衰頰對玉難惆悵暮帆何處落青山無限水漫漫用詩桃夭謝道蘊柳絮鳴珮玉潤等事甚妙長城今湖州長興也

詩人詠興必須合理嚴滄浪乃云詩有別調非關理也何哉如黃庭堅稱美其子婦有云雙鬟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則禮義安在山谷可謂不解事

體者矣聚庵之戒自謹言始

皇甫曾風傳刻漏星河曙月上梧桐雨露清視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句迥不及矣

戴叔倫月明山水共蒼蒼雲城鬢髯秋景兩蒼蒼總不若薛濤月寒山色共蒼蒼爲妙

杜牧他年會着荷衣去不向山僧道姓名後又有云山僧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擾擾塵中人多有媿于方外者矣

出關逢落葉何等自然賈浪仙出逢危葉落便覺費力又如楓葉落行舟亦書所見耳

留青日札

卷之六

十二

今呼侍婢曰丫頭盖言其頭上方梳雙髻未成人之時即漢之所謂偏髻也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爲小樊而作花面者未開臉也

李太白擣衣篇闈裏佳人年十餘嚙蛾對影恨離居夫以年十餘之佳人而當成交河之狂夫豈情也哉當是離居十餘年也又志稱真臘國女子滿十歲即嫁眉額施朱以錦圍身今吾鄉貧家女亦有十一二

嫁人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爲政者當戒絕之劉威北風吹別思杳杳度雲山真名言也好于北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之句



古今元宵詩蘇味道獨步穠李人名落梅曲名不  
夜本作不惜夜甚妙

女郎魚玄機愁隨芳草新甚有思致至于易求無價  
寶難得有心耶又夢為蝴蝶也尋花何其淫也後為  
使女綠翹事下獄死

李益松老風易悲山空雲更白甚妙

江總待宴瑤泉殿云雀驚疑欲曙蟬噪似含涼上官  
儀洛堤步月云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袁恕已屏  
風云鳥驚疑欲曙蟬噪不知秋張說秋夜遊澠湖云  
鴈飛江月冷猿嘯野風秋

留青日札

卷之六

十三

張說去歲荆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何遜與范  
雲聯句云洛陽城東西卻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  
來花似雪張有所祖也

杜審言北斗挂城邊南山倚殿前岑義南山近壓仙  
樓上北斗平臨魏闕前岑參南山近獻仙杯上北斗  
平臨御宸前蘇頲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  
懸又王維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作壽杯  
李嶠更取峯霞入酒杯郎士元直取流鶯送酒杯余  
常有句云誰遣飛花落酒杯一作勝酒杯  
盧照鄰乘春聊騁望孟浩然才子乘春來騁望

王右丞太平辭聖德超千古皇風靖四方王昌齡駕  
幸河東詩聖德超千古皇風扇九圍

醉醪黃魯直詩云名字因壺酒注云本酒名花色似  
故取以名酒故韓持國云每恐春歸有餘恨典刑元  
在酒杯中劉彥冲云只恐春歸有遺恨典刑猶在濁  
醪中皆非也此花本作茶藤乃因花以名酒耳如李  
太白云鶯兒黃似酒亦因鶯兒黃以名酒也

章孝標飲酣杯有浪李建勳新酒欲生波

馬戴待月人相對驚風鴈不群趙嘏悲心人望月獨  
夜鴈驚群余亦有句云凭闌望月人何處吹角臨風

留青日札

卷之六

十四

鴈失群

國初稱高楊張徐若季迪才力雙全遠入唐境餘皆  
元習嗣後競稱何李若陸同之文亦庶幾矣  
莊定山陳白沙曾不可以言詩而公甫乃曰百鍊不  
如莊定山此兩人所以合轍也而李西崖雖不滿之  
猶云陳詩極有聲韻莊詩苦思精鍊不知聲韻苦思  
在何處亦有何益也解縉紳輕脫詩皆口號而當時  
人乃稱其才名絕世可謂遺笑萬世也不得其死所  
宜哉今類集者若 文 選之類猶采入之何也  
皇明詩抄皇明雅音盛明風雅皇明風雅皇明文衡



文選文統文苑文範諸集皆文獻之可徵者

福建張獻叔嘉猷為龍泉教諭王御史應箕亦同鄉人巡按至處州張欲王以出格之禮相待而王反甚踞王合槩府縣學官而試之張不得已勉強就試王以秋江曉霽命題張落句云芙蓉最是無情物又向前溪作晚陰王覽之大怒痛恨入骨蓋王之未遇時其母改節適人前溪故張辱之也次日對眾官漫然噴罵將別一教官重責十五下而張亦竟署最下考左遷其所作如獨憐芳草別共醉菊花杯坐席流花氣征鞍拂柳絲可謂俊雅性嗜酒有晉人風致

留青日札

卷之六

一五

永嘉侯一麟酷傲右丞如四顧徒餘壁一牀空有書好道髮新白為儒家舊貧每因枕上夢識得屋前山皆得意句也與其兄一元足稱華萼在南海則有二黎曰民表民裏真二難也如民表殿隨山勢轉池向水源開鑄金成九鼎翦葉建諸藩極渾雄矣

徐夢華字子善錢塘烏山人魁梧個儻燕領虬髯鼓頰風生故其詩蕭豁雋朗有翫爾樓稿行于世如采蓮曲采采六郎花衣濕花間露不惜羅衣寒恐秋光暮西湖曲湖水年年綠春花度度新六橋歌舞地幾易管絃人年二十六為南安參軍有思親詩為憐

萱草庭前冷不戀梅花嶺上春即挂冠而歸其人品可知

徐後餘杭人偉貌豪襟詩復俊逸如綠醕醉空金鑿落銀缸暖映玉交枝片湖沙暖眠鷓鴣花塢春陰困海棠恠松當道似人立落葉滿林如兩飛亦可成家也西湖聞笛云月白霜寒客夢醒笛聲迥出柳洲亭莫教吹過孤山去風裏梅花不耐聽一時傳之

留青日札卷之六終

留青日札

十六



留青日札卷之七

錢塘田藝蘅子稭

倩徐懋升玄舉校

玉笑零音

鵬運扶搖不知遊于天外蝨逃終絮不求出乎禪中  
居化有宜適真各得

華渚流虹虹非滯氣有窮射日日豈陽精

柱梁衣繡而士寒咎犯切中晉文之病鼠壤餘蔬而  
妹弃成綺奚知李耳之仁

心全者以身為朽骨神超者以心為死灰魄玄合者

以神為礙影

神龍無暇那靈鳳無孽雜白狗不能產騶虞黃泉不

鮮變天祿

禦寇好游壺丘曉之以內觀宋愷好游孟氏語之以  
尊德德尊則高而俯物觀內則明而燭人

酷刑為櫛則蟻落黔黎巧譖為鈎則魚餒臣妾故聖  
王櫛之以禮梳之以樂鈎之以義網之以仁

上善若水有時而作惡貞心如石有時而自開是以  
怒動情瀾喜開慈寶

詩人以素餐為譏商君以荒飽為懼

使勳華而為巢許則丹商之惡不彰使癸辛而為輿  
臺則禹湯之澤不斬

雷無偏擊日無私燭使編首而擊之則豐隆亦衰矣

推戶而燭之則羲和其勞乎擊因邪召燭以虛來虛

納天光邪基天疾

伊尹亡而沃丁葬以天子之禮周公封而成王賜以

天子之樂弃天下尚為敝屣假禮樂豈為虛文生前

名器或惜繁纓死後功勳何難隧道

心如天運謂之勤心如地寧謂之慎天匪勤則不能  
廣運地匪慎則不能久持乾之自強天心也坤之厚

載地心也

忘名之士能弃萬乘之君好名之人能輕千乘之國

陽綽迎吏宓子為之長揮猛狗齧人韓非因之並嘆

景陽入井麗華逐狎客何在庭花空厓山蹈海白鷗

從丞相猶存衍義進君臣兩失禽色同荒

士苟潔心無假浴于江海女能飭體何必競其黛朱

觀文未及李生嘆愈老不休韓子悲

劉累秦夏后之龍孔甲醢鱗而龍逝孟虧馴虞氏之

鳳夏民食卵而鳳翔

五府靈而中天之臺以建六府流而方寸之地乃空



以軒乘鶴衛國謂之不君以車載殮周家名為賢主

女冠男冠妹喜亡國男服女服何晏喪軀

子雲注情于絲竹非楊莊無以上宣相如立譽于子

虛非得意莫能自薦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朝夕之室子野吹

律以南風北風之辨而測勝負之軍

女樂歸而魯削巫音作而楚衰漢飾伎以祭郊唐藉

倡以供御

尚父戒因念魯史悔徒思惟克乃作聖非學亦成章

果有人面之名仁者不餐其肉里有狗莖之號孝子

留青日札 卷之二

不瘞其親

梁山壅河三日不逝晉景公素編哭之而水流海潮

擊岸百里為墟吳越王強弩射之而潮息是伯繇之

智不及于輦夫之言而神禹之功僅等乎鐵箭之力

鮑魚小鮮呂涓不登于太子邪蒿惡菜邢峙不進于

儲君為傳者貴謹其幾微養德者在慎其飲食

師寒而楚子拊之三軍暖如挾纊兵渴而曹操請之

萬衆津若餐梅

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實沈臺台

非鄭僑之博物不能言龍見絳郊非蔡墨之明占莫

能禦雖稟生知之質亦資好學之功

準雖鷲不能以攫鳳虎雖猛不能以搏麟

王道通衢也伯道支徑也三代以上由通衢其功緩

三代以下由支徑其效速噫通衢日荆棘矣

耕男之職也今之業耕者毀其鋤犁而誨其子以盜

織婦之事也今之業織者毀其機杼而誨其女以淫

是何也古之耕織也得飽暖而今之耕織也饑寒因

之矣耕織反不若淫盜噫是孰使之然哉

文王伐崇而戰係解自結之而弗後其所與處君道

也武王伐紂而戰係解五人在前而莫肯結臣道也

留青日札 卷之七

周之君臣兩得之矣自是而下君將自結邪臣將結

之邪一舉足而見之矣

楊朱泣二岐阮藉泣窮途一以悲道之多端一以悲

道之不達

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殷已憇吾從周然

則文果勝憇矣乎憇非殷之初也文非周之末也

楚莊納伍胥之諫而罷淫樂齊威悟淳于之諷而行

誅賞易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言人君貴信賢而改過

也名之曰莊威不亦宜乎

龍負夏禹之艇卒治水而窆衣蛇遶衛君之輪遂投



殿而伏劍

陽君道也故尊而難對陰臣道也故卑而喜應九時之凶生于對奇也八卦之吉生于應偶也

風行天上動萬物者莫疾乎風水行地中潤萬物者莫疾乎水故生者之擇居死者之擇穴皆莫離乎風水也

治世不能無淫祠正人未嘗有淫祀

潮汐之盛縮因月之盈虛古語如是誰則驗之吾觀于魚腦之光滅而信之矣蓋魚蝦水畜也水者月之液月者水之精陰氣之以類相感者也

留青日札

卷之七

五

管晏之文無醜醜女也雖醜而有益于國莊列之文西施美婦也雖美而無裨于世

文勝而周衰清談而晉敗道學盛而宋亡國無實也拘儒不可與談玄腐儒不可與論道

鼇戴山而水居蠃負粒而陸遊大小之樂均也蝸委腹而緩步鉉百足而疾行有無之勢一也孰重孰輕孰多孰寡孰勞孰逸理之各足焉耳

天本明雲蔽之心本明欲蔽之雲散欲消天心同澈雲鋼欲鉗天心同閉

鸚鵡之勇能奪巢終陷竊位之匪結蟻之智能轉凡

卒蒙穢飽之羞泰伯逃荆夷齊采薇醜此故也

以人治人孔子之教也以心印心佛氏之教也聖人見道不遠人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至人見道不外心故曰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人即心也

禽之集也翔以擇木獸之走也挺以擇蔭人之處也審以擇居翔以擇木可以遠矰弋挺以擇蔭可以遠陷阱審以擇居可以遠刑辟

惡土雖善種不生善土雖惡種不死良農擇地而種君子擇人而施

留青日札

卷之七

六

智者之納言也如以水沃燥沙也昏者之拒諫也如以水潑鎔金也如水沃乎燥沙吾見其順受矣以水潑乎鎔金吾見其騰沸矣非水之異也投之非其所也非辭之殊也告之非其人也

有千里之馬而無千里之御不能獨馳也有千里之御而無千里之芻豢不能久良也善其芻豢者主也善其御者牧也如是而不千里非驥驥也

忍大師曰死生大事禹曰生寄死歸莊周日生浮死休知其為大事則人固不可輕于生死而忽之知其為寄歸浮休則人亦不可重于生死而惑之如是可



爲了死生者

蠡斯春黍雖不足以濟飢而情農媿矣莎雞促織雖不足以濟寒而癩婦驚矣丹鳥挾火雖不足以濟昏而暗行懼矣嗚呼其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

沈檀之木不適用於穉生豫章之材不可琢于既朽何則物有不同時有所宜也

虎豹驅羊孰不憐豺狼驅民孰能慙

罪春秋于當時仲尼不得已也期于雲于後世楊雄其如何哉

雖有金鍾擊以金挺其聲必裂雖有仁主輔以仁臣

留青日札 卷之七

七

其治必弱扣金鍾必以木鎚佐仁主必以義士

權會莊誦易卦而卻乘驢前後之鬼徐份詭誦孝經

而愈陵父危篤之疾會北齊人份陳人

猛虎之勢奮于一撲三軍之氣作于一鼓

麒麟麋鹿有角同也然麒麟不能爲麋鹿之解角君子

子小人有心同也然君子不能爲小人之易心

繩之生也曲其用也必直人之生也直其用也或曲

衣錦食鮮非所以延年服粗餐糲聊可以卒歲

勾踐鑄金于少伯君子謂之貌臣貫休鑄金于買島

君子謂之心師

王右軍之書五十三乃成高常侍之詩五十外始學阮藉之放見稱于司馬稽康之和致忤于鍾會晉公之度征西之禍于此見之矣

蕪蕪依松林可以延百尋青蠅附驥尾可以致千里其爲依附則得矣而如仰高居後何哉

堯舜之愛身甚于愛天下故讓天下于許由務光而不愆許由務光知其害故不受天下以完其身堯舜

之愛天下不如愛子故不以天下與丹朱商均朱均非不肖也何以故讓天下與舜禹而不爭不賢而忍

之乎舜禹不知其害而受之天下故有蒼梧會稽之

留青日札 卷之七

八

禍不得死于故居而死于逆旅不得死于中國而死

于四夷

展禽忍于三黜在今人則爲之貪位慕祿屈原甘于

九死在今人則爲之病狂喪心

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却段熲裹一卒之瘡而西

羌平于罕哭一夫之亡而宋國安私恩小惠三代以

下皆是道也今此之不能爲將之道何如

晉文公二豎入于膏肓扁鵲識之秦孝王崔姬入于

靈府許智莊識之非察其疾也乃診其心也

藥布祠彭越不忘奴主之情廉范歛廣漢實切師生



之義

良匠之目無材弗良聖主之目無臣弗聖非材之盡良也大小各有所取也非臣之盡聖也內外各有所使也

雞鷩雄峙犬猛專牢強弱之不敵也螳勇兼垤蜂策攻窠衆寡之相凌也據勢以獵馮力以角其諸春秋戰國之君乎

孔子以死喪之道為難言重陰道也孟子以浩然之氣為難言重陽道也然則終不可言與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留青日札

卷之七

九

形如槁木不死之真心如穀種長生之仁死生不測造化之神

防細民之口易防處士之口難得丘民之心易得游士之心難此七國所以懼橫議而暴秦所以令逐客也

象以齒焚犀以角斃狸以血刺熊以掌亡貂以毛誅蛇以珠剖鼈斷尾以纓狐分腋以白龜鑽介以靈麝噬臍以香故曰禽獸無辜懷寶其害匹夫何辜懷璧其罪嗟夫罪在懷璧固已矣攘人之璧而自抵于罪者獨何與

地以海為腎故水鹹人以腎為海故溺鹹

以熱攻熱藥有附子以凶去凶治有干戈善用則生不善用則死

若網在綱掣繩者君如錐處囊脫穎者人

人之初生以七日為臘人之初死以七日為忌一臘

而一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一忌而一

魂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魂泯矣易曰精氣為物

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

微言絕耳顏遠嘆別于歐陽鄙吝萌心仲舉思見乎

黃叔

留青日札

卷之七

十

君子之異于人者道同于人者貌

冬江而夏山公閑休之安宅也地棺而天棹銷搖子

之大墓也

西伯澤及枯骼而大老雙歸燕昭價重死骨而駿馬

三至

白駒過隙魏豹且感于人生飛鳥過目張翰愁思乎

瀛海

大禹入裸國而不衣泰伯適荆蠻而剪髮父母之遺

體有時而自殘衣冠之盛儀因地而或廢

仲尼擊槁而歌焱風仁可以充飢也曾參曳履而歌



商頌義可以禦寒也

分人以道謂之神分人以德謂之聖分人以功謂之公分人以利謂之私

田子見玉食蹙然曰弗飢斯可矣見衣錦顰然曰弗寒斯可矣見華屋愀然曰弗露斯可矣毋玉爾食而玉爾儀毋錦爾衣而錦爾心毋華爾屋而華爾德惟儀之玉以振天下惟心之錦以文天下惟德之華以覆天下故君子去彼取此

王生以結襪而重廷尉汲黯以長揖而重將軍

吳雄不擇封墓而三世廷尉趙興故犯妖禁而三葉

留青日札卷之七

司隸陳伯敬終不言死而年老見殺

學非誦說之末也行而已政非文飾之具也實而已

王非治安之迹也化而已化者其帝乎皇則神矣

有一鄉一國天下之量斯能受一鄉一國天下之善

故曰量者量也量其多寡而受之也

田真三人共爨婦析紫荆之幹以圖分割良四世同居妻易庭禽之雛以求異故齊家者先刑其室正內

者必絕其私

倉庚為炙可止妬婦之心鳳凰為美難化忌士之口

太公誅狂獍華士周公非之而下白屋之賢放勳容

騷絲共苗重華矯之而正四裔之罪

徐景山畫生鱷而執白獺放挫啼懸死鼠而釣大鵬書齏其冠裳乎懸鼠其爵祿乎嗚呼悲夫

孔子歷諸侯七十一聘而不遇一主乃思九夷老子歷流沙八十一國而化被三千遂忘中夏

倚牆之木盜之橋倚牀之僕姦之招

周旦作金縢以祈天命君子以為呪詛之媒夏命鑄鼎象以辟神姦後世遂有厭鎮之術命古禹字

亡國之社上屋而下柴絕于天地也敗家之子履祀而滅嗣絕于祖宗也

留青日札卷之七

心靈匪形故天地不能役而人反以利祿役其心心

虛匪氣故陰陽不能運而人反以喜怒運其氣此心

之所以不能不動也盡心者虛存心者靈

祭葬厚而奉養薄末世之孝子也承順過而弼拂微

末世之忠臣也事生孝之先犯顏忠之大

栗瑟合調夫婦之所以諧音墳簞一節兄弟之所以

同氣龜鳴而鼈應兔死則狐悲

人之為學四書其門牆也五經堂奧也子史廊廡也

九流百家其器用也居不可以不廣學不可以不博舉業錮而居監語錄倡而學荒



有子如龍虎不須作馬牛有子如豚犬何須作馬牛  
涪水雜江水清元能辨其性故淬劍精石城雜南冷  
德裕能辨其味故煮茶美

京師元帝為周圍尚談老子之旨海島宋君為元遂  
猶講大學之章腐臣朽主自取滅亡神謨聖訓何裨  
解藥

天地施恩于萬物而不望萬物之報吾是以知天地  
之大父母施恩于子孫而不望子孫之報吾是以知  
父母之大天為嚴父地慈母少極吾宗太極祖魏魏  
乎其功德蕩蕩乎其難名哉

留青日札卷之七

一三

腐鼠墮而虞氏亡狹狗逐而華臣走孽雖由于自作  
覺實起于不虞

欲治疑獄解解觸咎錄碌碌若齊大師倉光實危  
尚父咄咄倉光一作倉兕

敗歲皆孳形菜色之民而通都有吞花卧柳之司牧  
防秋多夢妻哭子之士而幕府有歌兒舞女之將軍  
民欲不流得乎士求不叛難矣

善富者羞德之不積不羞金之不積善貴者耻德之  
不夥不耻祿之不夥德以聚金則滿不僕德以居祿  
則鼎不顛

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乖崖轉刖羊之  
經乃異端之義

用良匠者必胥良材用大賢者必胥大位無良材則  
良匠不足以成器無大位則大賢不足以成治

臨廁而惰容非頹閣之德膺刃而回慮非關比之忠  
君子寢義而夢榮小人寢利而夢辱是故寢薄水者  
夢滿寢積薪者夢焚

乾蓋西旋故二曜輪運坤輿東轉故百谷馬奔暮沒  
而朝升同此日也天不更則日亦不更左注而右浮  
同此水也地不耗則水亦不耗

留青日札卷之七

一四

民無百里之名士無千里之名仲尼所以來鳳狗之  
謂民無百里之友士無千里之友林宗所以叢黨錮  
之災友者人之所憎名者天之所忌

三皇不期皇而皇五帝不期帝而帝三王不期王而  
王者霸王也

以蛙鼃當鼓吹孔珪之志初不在于清音以蟋蟀代  
簫管道賁之聲實有契于定慧

詩因鼓吹發桓玄耳入而心通筆以鼓吹神張旭得  
心而應手



珠雖泐不失為寶，考雖喬不失為草，寧為回天母為  
賤老

江河若決，神禹不能輓其流，井田既開，周公不能復  
其界，地利有宜，人事有時

日月不以陰霾而改其升沉，聖賢不以昏亂而變其  
出處，有常度萬物，仰有常德，萬民望

建律者君行律者臣守律者民  
以道為筭則士游，祥麟以德為籠則士來，瑞鳳以功

為咎則士投，猛虎以利為藪則士奔，狂狗  
粹慶鑿成而疑鬼，雲去鍼妙而驚神，聖道散于游藝

留青日札 卷之七 一五  
天巧喪于工人

狂以全身君子也，狂以殺身小人也，被髮箕子昌罵  
坐灌夫亡接輿，陸通免捶杖，正平殃五子，歌不慧仲

尼思中行  
日閑輿衛何難乎，良馬之逐不離韜重，豈憂乎終日

之行利往，基于具備，喪椹本于持輕  
月不暇照，雲火升梯，雨不及施，水輪灌隴

笑之頻者，泣必深，生之急者，亡必疾  
天鑄萬物，聖人鼓之，天蘊至文，聖人誥之，鑄非鼓則

器將隨，蘊非誥則文不宜  
七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八

錢塘田藝衡子祹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天地

天圓十二綱，運關三百六十轉，為一周，天運三千六  
百周為陽，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轉為一度，地轉三  
千三百度為陽，蝕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  
去萬萬九千里，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經二億三萬  
二千三百里，南北短減千里，東西廣增千里，自地至  
天半于八極，地之深亦如之，或曰：地廣東西二萬八

留青日札 卷之八

千里，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南北二萬六千里，計  
九州之別，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沮所生，鳥獸所  
聚，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硤确不墾者千五百  
萬二千頃，蓋古之四極甚近也，河圖括地象曰：東西  
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  
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三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  
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東極，至西極，豎亥步北極，至  
南極，步畧不同，似不足信，山海經言四極出水者八  
千里，受水者八千里，或曰：地厚七萬二千二百里，下  
至泉壤第一壘上，至天九萬七千二百里，下至九



幽洞淵上至星天一千二百一十八萬里

堪輿

堪輿說文堪地突也从土甚聲一曰任也徐曰地穴出也故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又曰扶輿扶說文佐也相也扶持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持即扶載即輿也从手夫輿所謂側手曰扶也禮記注銷四指曰扶

天殼

無稽之言至朱子極矣仲晦曰天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又曰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此可

留青日札卷之八

二

發一笑余曰天殼可對地漿或曰何也曰殼中非漿而何此宋人天地如雞子之說也則盤古皇當為之雛矣

日月

天體東西南北經三十五萬七千里每一方八萬九千二百五十里自地至天八萬里日月居陽城之半為中乃體正圓也日月徑四百里周一千二百里至地高二萬五千里日月光之照經八十一萬里至冬日南行三萬里至夏日北行三萬里東西如之其日行四極也東極日午西極夜半西極日午東極夜半

南北如之八極之外日月之光不至則萬物寢息

桑柳

日出于扶桑入于細柳桑柳者天地之際也日行一度二千里晝行一千里夜行一千里麒麟之行亦一千里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一晝夜行二萬六千里晨鳧之飛亦二萬六千里

日月暈

暈日月旁氣也周禮昴稜十輝一稜二象三鑄四監五閭六瞽七彌八叙九齊十想蓋陰陽之氣凝結融聚而日月之光照躬成輝也諺云大暈風小暈雨又

留青日札卷之八

三

漢書太平之世日抱重光

日景

周公以土圭法測土深正日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日為陽精玄象之著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見隋天文志蓋土圭測日景千里率差一寸愈南則日短夜長愈北則日長夜短以景測天而知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日行一晝夜以景測地而知地周遊于三萬里之中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今天運易見而地運難知蓋陽動而陰靜也度天舍也

日光摩蕩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五六日日光外時有黑氣如盤往來與日摩蕩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未申時日光忽暗有青黑紫色日影如盤數十相摩視久則百千飛蕩滿天漸向西北散沒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日月無光

觀日法

元登州李國用為卒時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洞見臟腑世稱神仙

倒景

今人以返照為倒景非也司馬相如貫列缺之倒景

留青日札 卷之六

四

謂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故日景倒在地下也陵陽子曰列缺氣去地一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十里谷永曰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服虔曰列缺天閃也魏瓘賦凌倒景而將越

月初生

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蓋月出入黃道之中而又有青白赤黑各二道是謂九行行南為陽道則無雨行北為陰道則有雨仰瓦則北彎弓則南驗之無爽

赤月

六月初月新生其色大赤如火蓋時亢早已爻日乃赤故月借日之光亦赤也雖星亦皆赤者可見其射日之妙矣至于燈火亦無不倍常紅光難近蓋燈光取日之氣者故人言夜間燈火明而焰長則明日必晴若暗而焰短則明日當雨占之甚驗

紫微

紫帛青赤間色也北方黑色北方正水黑尅火赤故紫色赤黑紫微天文垣名天之氣微茫而莫測也紫廬即紫微之庭見晉左太冲白髮賦紫庭見齊王融雜體報范通直詩極屋脊之棟高及甚也天至高物

留青日札 卷之八

五

莫與並故稱紫極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大帝室太一之精漢書曰中宮天極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春秋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開皆在此中也宸屋宇也室之與者後人指帝居曰紫宸

七曜

日月二曜也水火木金土五星也共為七曜今星術家增入羅喉計都月孛紫炁四星共謂之十一曜焉洪武十年春太祖與翰林應奉傳藻與籍黃鄰考功監丞郭傳論乾旋之理日月五星並行之道諸臣皆



以蔡氏言爲必然乃曰天體左旋日月亦左旋復云  
天健疾日日不及天一度月遲于日不及天十三度  
謂不及天爲天所棄也太祖深以爲蔡氏之謬曰吾  
聽諸儒蔡氏之論甚以爲不然雖百餘年已往之儒  
朕猶因事而罵之蔡氏故作聰明以註書及觀書註  
語纏矣所言乾旋之道但知庸不究其肌不格其物  
以論天象是以以已意之順亂乾道之順以已意之  
逆亂乾道之逆夫何云蓋謂朕自起兵以來與知天  
文精曆數者晝夜仰觀俯察二十有三年矣知天體  
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非此一日之辯辯非尋常之機

留青日札

卷之八

六

所以非尋常之機者何因與群雄並驅欲明休咎特  
用心焉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今蔡氏以進  
曰退以退曰進朕謂諸儒曰何故典籍黃鄰代蔡氏  
曰以理若是日理者何曰首以天疾行晝夜三百六  
十五度行健也次以理日當繼之不及天一度末以  
太陰之行不敢過太陽特不及天十三度此因意僻  
着而爲理所以順亂逆逆亂順是也所謂蔡氏之僻  
者但見日月在天周流不息安得不與天順其道而  
並馳既馳安得不分次序而進此蔡氏之機理不見  
也吾以蔡氏此說審慮之知其不當其蔡氏平昔所

著之書莫不多差矣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  
陽剛而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所行舍次盡  
在數中分曉其太陰與夫五星昭昭然右旋綿列宿  
於旁壞其太陰之行疾而可稽驗者若指一宿爲主  
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若天晴氣爽正當望日  
則盡一夜知太陰右旋矣何以見蓋列宿附天舍次  
定而不動者其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比月未入地  
時而行過列宿之東一丈曉然今蔡氏所言不過一  
晝夜一循環爲之理說差多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  
觀平視則天行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

留青日札

卷之八

七

之定列宿之循環是也其日月附于天以天上觀之  
以列舍不動之分則日行上天右旋驗矣故天大運  
而左旋一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小運之旋一晝  
夜西行一夜一年一周天太陽同其數太陰一晝夜  
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此日月細行之定數也其日  
月一晝夜一周天日月未嘗西行也乃天體帶而循  
環見其疾速也此即古今曆家所言蟻行磨上的論  
吾爲斯而着意因蔡氏不窮稽於理以郭傳黃鄰等  
務本蔡氏之謬言意在刑其人以誠後人特救三番  
入禁而又權釋之使習知天象而畢來告故遣行焉



因為之論

客星

昔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晏子笑曰彗星將出彗星何懼注客星侵側欲相害也漢光武建武三十一年秋七月客星見軒轅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凡一百十三日而滅因考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温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衆庶流亡去其鄉

瑞星中名

卷之八

狀與此同 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為饑為

凶為善為惡為喜為怒常出見則兵大起人主有憂王者以赦除咎則灾消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饑亡又曰王蓬絮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見之國風雨不如節焦旱物不生五穀不成登蝗蟲多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饑人主惡之衆庶多疾温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于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若有大水人

饑又曰温星出東南為大將軍服屈不能發者出于東北暴骸三千里出西亦然凡客星見其分若留止即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大星小事小星色黃得地色白有喪色青有憂色黑有死色赤有兵各以五色占之皆不出三年又曰客星入列宿中外官者各以其所出部舍官名為其事近之者為其謀其下之國皆受其禍以所守之舍為其期以五氣相賊者為其使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皇三曰温星老子一星休咎半之國皇温星皆為咎徵老子非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皇者

留青日札

卷之八

九

國星也不知何國人温星者温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也三人者其精皆為星帝命之為客星錯出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晉志無國星温星而有周伯王蓬絮芮又有盜星種陵天狗女帛之為凶也隋志五星周伯蓬絮同晉志其三星與此同然周伯晉志以為祥隋志以為妖桑思玄客星亭記有云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温星所犯大凶漢光武時犯帝座故太史奏曰其急其後居周之分野而光武崩而天文志不著其應似因嚴子陵前者加足帝腹之故而諱其占也觀晉劉聰



時客星犯紫微太史康相以為非常之變恐遂滅亡是可知矣其說亦頗奇悅蘇州人柳州通判又我太祖嘗作嚴光論亦深不足于光云漢宣帝 年夏客星見昴卷舌間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在南斗第二星東五月渤海大水六月關東大饑

景星  
天文志曰天暉而見景星孟康曰暉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速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狀如半月王者得天心不私人則見

留青日札 卷之八  
人但知陳太丘德星里而不知唐崔郾宣宗賜名德星堂德星社德星三星直斗口隨北斗小而銳若見若不見或曰那天乙星

分野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唐僧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分為兩界而以星辰河漢別其陰陽升降配以古今輿地是曰分野乃諸家說天之祖也春秋時州鳩禪竈之徒論諸國分野不及吳越至周禮鄭玄註始曰星紀吳越也范曄志星紀起斗十一度至

婺女七度于辰為丑于分野為吳越晉書起斗十二度費直起斗十度終婺女五度一行起斗九度終婺女四度班固志分星紀為二云吳斗分野越牽牛婺女分野屠家仰儀之法反以觀天取光之所燭為驗星紀在北吳越在南蓋光燭之也又星經北斗玉衡第六星主楊州以五巳日候之以丁巳日候吳郡

效外曰野牧外曰野大野曰平分者分也天有九野 中央曰鈞天 東方曰蒼天 西方曰皓天 南方曰炎天 北方曰玄天 西北曰幽天 西南曰朱天 東南曰暉天 東北曰旻天 中央曰鈞天 東方曰蒼天 西方曰皓天 南方曰炎天 北方曰玄天 西北曰幽天 西南曰朱天 東南曰暉天 東北曰旻天

留青日札 卷之八  
日陽天 又太玄九天一中天二美天三從天四更天五晬天六廓天七咸天八沉天九成天 五星分野天官書 秦之疆候太白占狼狐 吳楚候熒惑占鳥衡 燕齊候星辰占虛危 宋鄭候歲星占房心 晉亦候星辰占參觜 秦晉好用心復占太白 胡貉數侵掠占星辰

二十八宿分野 角亢氏主兗 房心主豫 尾箕主幽 斗主江湖 牽牛婺女主揚 虛危主青 營室東壁主并 奎婁胃主徐 昴畢主冀 觜參主益 車井輿鬼主雍 柳七星張主三河 翼軫



主荆 充屬鄭 豫屬宋 幽屬燕 揚屬吳越

青屬齊 并屬衛 徐屬魯 冀屬趙 益屬魏

雍屬秦 三河三輔屬周 荆屬楚

月建分野黃裳天文圖 天漢四瀆之精起鶉火至

箕尾十二辰斗綱所指謂之月建十二次日月所會

元枵至陬訾十二分野 次所臨故曰天有十二次

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

十干分野 甲乙四海之外 丙丁江淮海岱

戊巳中州河濟 庚辛華山以西 壬癸常山以北

淮南子又曰 甲齊 乙東夷 丙楚 丁南夷

留青日札 卷之八

十二

戊魏 巳韓 庚秦 辛西夷 壬衛 癸越

十二支分野 子周 丑翟 寅楚 卯鄭 辰晉

巳衛 午秦 未宋 申齊 酉魯 戌趙 亥燕

星好風雨

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曰箕好風畢好雨蔡

邕曰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畢星

也其象在天能興雨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春秋緯

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是也又孫武子火攻之法曰

起火在日月在箕壁翼軫風起之日也則月從壁翼

軫亦好風矣辛酉五月五日日入酉時正三刻月在

乾兌之交一星犯月其大如彈丸其光如太白初有  
芒如兩角與月相敵漸盪漸離約去滿尺而寢六日  
七日皆大雨或曰辰星入月或曰正離畢也故滂沱  
又閏五月初四日有星在月下甚大相去不五六寸  
月正仰瓦初六漸遠丈許十五六七日已後大雨水  
田野陸沉從星何以風雨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  
出入三道出北則水出南則旱或言北旱南水月為  
天下占房為九州候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  
中一過畢星孔子曰月離其陰故雨月離其陽故不  
雨是也

留青日札 卷之八

十三

五星聚管室

嘉靖三年甲申正月丙寅十一日五星即聚于管室  
但太陽未到宮耳至十六日太陽躔室初度木星室  
四度火星室七度土星室二度金星室十一度水星  
室七度孛星室三度此天文所罕遺者每舉以問術  
士多不知其說者占王朝廷營建

彗臨東井

嘉靖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彗孛于井宿之間未及二  
歲凡已三見未幾而首相彗嘉張公罷去時人為之  
謠曰石產房州胡明善禍從地出星臨井宿張孚敬



災自天來胡公爲直隸巡按御史時以采石去

熒惑入南斗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七月熒惑入南斗占主東南大饑荒是冬及明年春江南兩浙大饑斗米數百錢

星變雜記

嘉靖辛酉六月一日黃昏有星流于牛女之間墜地如雞子大一路有光燭天

壬戌六月二十四日有流星大如月隕于西北其聲殷殷如雷其光燭天或曰火殒

甲子七月十七八日日正中時有星在日傍人皆見

留青日札 卷之八

十四

之大以爲異或曰此太白晝見也市中一老人獨嗟嘆而去或有所知問之不肯明言其故

乙丑六月二十 日有大火如斗隕于西甯

四十五年丙寅十一月十五日四更有一大星下隕群星數百如雨隨之逾月上崩

三才太白

天之太白星名謝皇羽詩柴關當太白藥氣近樵青地之太白水神名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游微霧驚忽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七發曰附從太白 人之太白李謫仙也其母夢長庚星入

而生故以白名之信乎其天才也

黃道

處暑之後秋分之前晴明日沒之時登高遠望其南方若虹霓斜界纖微雲氣皆不敢侵入者是名天之黃道也

赤虹黑虹

辛酉閏五月二十九日酉時赤虹二道自西北經東南且天又甲子六月初四日黑虹見北方此兵象也至十二月北虜果犯京畿內外戒嚴

心房

留青日札 卷之八

十五

星乃陰陽之精而二十八宿又星之精也經言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是邪氣淫曜矣不知造化何以有此故生人值之有二形人亦曰兩儀人俗名二紐子西域謂之博义半釋迦大般若經五種黃門梵言扇攬半釋迦一有男根用而不生子者曰半釋迦二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而不生子者曰伊利沙半釋迦三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曰扇攬半釋迦四半月能男半月女曰博义半釋迦五被割形曰留孛半釋迦晏子見鈎星在房心之間知齊地當動

留青日札卷之八



留青日札卷之九

錢塘田藝衡于枕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玉女

周書王會圖所載非寶異物不過紀帝王祥瑞而已至于沈約宋書符瑞志則又可鄙笑甚至不知玉女之名乃訓釋之曰玉女天賜妾也則又雲漢之上有居民而茫茫昊天亦有夫妻子女矣既有玉女必有金童何不並列之是錄鬼魅之尤也相如大人賦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張揖曰玉女青

留青日札卷之九

要乘戈等也揚雄賦玉女無所眺其清盧靈光賦玉女窺窓而下視注刻玉女形于窓上李白詩莫宿玉女窓甘泉賦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神異經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壺華山上有玉女洗頭盆

孟婆

北齊李騶駮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于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為泰媪此俚

語也亦未得其義蓋易巽為風其卦為少女三陰卦以孟仲季言之故曰孟婆將捷詞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梟怎禁他孟婆合皂巽亦東南之卦于時正春也管輅占曰少女風又嶺表有颶母可對孟婆也

瘴母

今嶺南但言瘴氣而人不知有瘴母番禺記曰有物自雲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名曰瘴母也甚奇

天妃

宋神宗元豐六年博士王古請婦人之神封夫人再留青日札卷之九

封妃北闕西有天妃宮乃漕運奉祀之神皆云起于宋盛于元蓋時海運著靈也而不知何處人此女乃福建莆田林氏之季女幼悟玄機長知禍福在室三十年顯靈元祐州里立祠至元中奏號天妃我朝洪武初海運有功乃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娘之號夫曰聖妃可也舊乃曰天妃天果有妃乎蓋妃媼也對也故天子曰后妃次曰妃嬪又太子諸王之適室亦曰妃或作斐列仙傳江婁二女亦作皆匹耦之稱故詩曰喪其妃耦妃音配是也今以三十之室子而強加之曰妃可謂名稱其情乎以妃而上



配之以天不亦甚褻矣乎神必有所不享也余意欲以聖妃易作聖女何如或曰天女庶不悖瀆也

### 天火

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尚書曰火曰炎上古者五行皆有官火官失職則火不炎上春秋繁露曰火不炎上秋多電由王者視不明也人君惑于讒邪內離骨肉外踈忠臣咎及于火則大旱必有火國語曰火焚其彛器子孫爲疑由王者篋弃五則也嘉靖問火焚太廟九廟奉天殿午門者屢矣隆慶初火焚承運庫累朝寶器殆盡皆火失其道也可不復其官邪

留青日札

卷之九

三

### 改火改烟

古者鑽燧改火所以革故而取新也春取榆柳之火者榆柳色青木之火也木能生火夏取棗杏之火棗杏色赤火之火也火能生土夏季取桑柘之火桑柘色黃土之火也土能生金秋取柞櫟之火柞櫟色白金之火也金能生水冬取槐檀之火槐檀色黑水之火也周禮又曰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注季春則火星見于建辰之月因出之以宣其氣雖烈山焚萊不禁也季秋則火星伏于建戌之月因內之以息其氣雖鑠金焚雜不爲也又淮南子曰

夏燹柞燧火冬燹松燧火其說頗異然人但知改火而不知其煙亦隨所改而不同故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尚書大傳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于天公臣多弑主孽多弑宗五品不訓責于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于地公

### 陽燧取火

留青日札 卷之九 四  
不獨燧人氏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而竹亦可以取火石亦可以取火又以堅木鑽石亦可以生火古人以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取水于月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斲而爲火陽燧金也取金猛無綠者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有頃即焦吹之得火今亦不必用猛金也以水精大珠向日對照以草紙承其下一點透明紙焦煙起即得火矣則是方諸取水亦可以取火也一統志名曰朝霞大火珠在占城國出大如雞卵狀類水晶當午置日中以艾藉之火出是也可見陰陽一理日月一氣水火一原



氣水

天地皆氣水也蓋水載地而天包水而氣承天是天地之外皆水而水之下乃氣以其混淪而言則謂之大氣以其旋轉東負而言則謂之罡風此日月星辰之所以能從地下運行而出沒也今人皆言氣水蓋蒸潤之謂也浮則為氣沈則為水二者陰陽一理而已故氣屬天水屬地天以氣成地以水載水之出雲煙耶氣也氣之降雨露即水也變化消息孰究其根

日月內明

或曰日外明內暗月外暗內明余則以為不然要皆

留青日札卷之九

以已昭昭然後能使人昭昭也若夫日之薄蝕月之晦朔又安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哉

漢案戶

大戴禮七月漢案戶謂天漢直戶也今五月

六更

漢書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唐六典太史門典鐘二百八十八人掌鐘故詩有二促漏遙鐘動靜聞其漏五五相近凡二十五故李郢詩云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宋宮中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

更又并初更去其二點首尾止二十一點至今仍之故曰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後不用鐘或用鐵磬鐵磬南齊製初用鼓磬以應更唱宋太祖以鼓多驚寢遂以鐵磬此更敲之變也或謂之鉦即今之雲板也陳履常詩殘點連聲殺五更元量詩亂點傳時殺六更今幸又槩槩鼓將盡則雲板連敲謂之殺更南史陳文帝每夜刺閣取外事分判者前相續勅雞人伺漏傳籤于殿中令換籤于階石上踰然有聲隋煬帝詩投籤初報曉唐王維詩絳績雞人報曉籌是也衛公兵法曰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

留青日札卷之九

六

有雲無露

大戴禮曰陽氣盛散為雨露雲陰也陰氣盛則露微李太白詩天清白露下杜子美詩露下天高秋水清

甘露

洪武二年十月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上宋濂作頌又六年癸丑正月四日丙午上御武樓便閣



勅取膏露于宮中盛以翠甕玉絜珠圓世所未覩昇  
爨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以露投之須臾融化上取  
杓中瀉二內侍舉幕承之查滓已淨重漉以絳紗囊  
上飲一爵而分賜與御史中丞楊寧贊善大夫宋濂  
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疴而衍遐齡  
其味甘如飴而弗膩其氣清于蘭而不艷一入口間  
神觀如覺爽越飄飄然欲御風而行見于學士甘露  
漿詩序又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詣園丘見森松極  
杪露水凝枝垂懸上下有若明珠蜜蜂交雜採而啖  
之甘如錫糖見御製甘露論嘉靖其年十一月冬至

留青日札 卷之九

七

甘露降于承天園陵松樹守臣貢之以賜大學士  
夏言疏謝有曰蜜醇冰瑩傾仙掌于雲中委素流甘  
結珠琲于林表稽首以嘗憶金莖之沆瀣入口而化  
疑玉杵之玄霜云云蓋天地之氣和則為雨天氣下  
降地氣不應則為露露本天氣故極其清也五行之  
質具于地而其氣則行于天得之者其行木則色青  
味酸而氣生其行火則色赤味苦而氣長其行金則  
色白味辛而氣收其行水則色黑味鹹而氣藏土則  
流行于四時而獨王于大夏其色黃其味甘其氣冲  
和故甘露得土行之精而味甘大抵皆和氣之應也

留青日札 卷九

年之兆也瑞應圖云色濃為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  
露降其草木晉中興書曰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栢  
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甘露者仁澤也一名天  
酒有朱露丹露玄露青露黃露白露之異者即五行  
之異稟也嘉靖三十五年乙卯十一月十六日遊小  
小洞天偶見甘露降于崑崙松竹葉上摘而飲之信  
如凝脂甘飴生平塵穢肺腸一旦洗淨因作詩曰仁  
澤聞天酒何當此降祥冬餐同沆瀣瑞應獨松篁綴  
葉珠生彩霓衣玉有香不須仙掌上端勝飲瓊漿後  
二十二日與諸友復遊品崑忽遇甘露從空而降天

留青日札 卷之九

八

無片雲正午時也蔣子久大駭異之作詩贈余曰忽  
看海上丹丘麓獨洒山中翰墨房樹樹冰珠如弄彩  
紛紛芸葉盡凝香祇宜詞客分甘飲絕勝金莖屑玉  
嘗况是此邦耆舊在定知仁澤預呈祥若溪漁隱嘗  
載熙寧六年建昌松上甘露迷華陰道人之言曰譬  
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  
漏併于未死之前此木蓋將槁故耳明春松果不復  
榮此妄言也無知僉子復信其言何哉今甘露降于  
空中視以十目指以十手非夜中松上所凝結者况  
竹木初未嘗枯槁則漁隱之言不亦信乎其妄哉

八三



護霜天

天有雲則無霜名護霜天杜牧詩護霜雲破海天遙  
于鵠云護霜雲映月蒙龍晏原叔云幾點護霜雲影  
轉高迪云江雲薄護霜

茂州雪

嘉靖三十八九年四川茂州六月初二日大雪七月  
初三日又雪餘姚魏體元隨陳副使洪濛在威茂道  
親見故言之又四十年方祿在寧波六月三日亦  
落雪似黃色小僕隨行亦目視也嘉靖二十一年象  
山雨黃霧行人口耳皆塞

留青日札 卷之九

九

雷

雷天地之義氣也故春分而發秋分而收晝而作夜  
而息今則方春而震隆冬而轟無分于晝夜而霹靂  
此殆之其所暴然而辟焉者矣甲子十一月十一日  
庚戌戌時雷鳴閃電夜分大霹靂瓦屋皆震有聲直  
至十二日辛亥寅時方止連陰雨十餘日忽大風大  
暖人皆裸體如春夏時令又十二月初一日巳巳申  
酉時晴天雷鳴是夜大風迺地初二日飛雪初三初  
四日甚寒雖晴明雪凍不消初五日復大雪初七日  
有風甚寒初八日丙子狂風終日翻屋拔木飛沙走

石滯天地皆黃泥沙塞遍門戶不可開几案堆積如  
塵池沼浪湧舟楫不行人民恐懼隆慶二年九月八  
日大熱如夏雷震次日忽作寒如冬半夜雷電達旦

雷擊人

王克有雷虛篇以雷之擊人為偶然辯之甚詳此或  
未盡天道之妙天無妄災雷無虛擊今歷觀遠近所  
擊死者雖未必皆元惡之人而不善者實居多矣王  
大父朝議公嘗言正德間餘姚孫乙以假銀去寧波  
買牛一頭牛主持銀納官錢人詰其偽造悔恨無及  
因自縊死孫辛辛在途忽遇霹靂擊死昭昭之報可  
留青日札 卷之九

留青日札 卷之九

十

不畏哉嘉靖間余東鄰雷擊湯琦隆慶六年四月二  
十八日雷擊西南里許王材滿野初聞香烟若神人  
經過者湯殞于桑樹上其妻在下王死于麥田中其  
兩兄在傍皆不傷及但後皆雷電三日人以爲天檢  
屍也是可異耳雷本有神嘉靖四十年餘杭溪西李  
氏婦與陳氏女共盆洗綿雷擊其婦却將此女移開  
二二丈若見有神提去者婦家欲審其故次日求巫  
召將問有何罪雷神降箕書曰此婦初世爲僧貪色  
耽酒再世爲娼謀客姓柳三世爲人不敬父母其夫  
復叩之曰今在我家却無罪也又大怒書曰安得無



罪大矜小斗于是其夫大懼即剖斗折秤哀求悔過  
馬城中有弟恃強凌虐其兄忽日雷震皆見紅袍金  
冠人進其門兄趨外避之交肩狹術身若火炙其弟  
避于卓下及死反僵立卓上又一子逆其母乃反手  
自縛跪于街心咸見天神插一小白旗于頭上而擊  
死又八十老婦平生奉佛持齋誦經亦擊為肉泥

### 雷擊屋樹

雷擊房屋樹木皆不祥之兆徐二母舅雷擊樓柱為  
四有使女坐于柱下但覺昏暝家遂中衰從兄廩生  
芝雷擊小樓不久夫婦物故又雷擊從兄廸功郎蕙  
留青日札 卷之九 十一  
家後園大樹枯死父子皆亡絕嗣隆慶五年六月二  
十五日午時京師雷震三次園丘廣利門鳴吻擊碎  
倒地次年五月二十六日卯時駕崩

### 雷書

人言雷擊者其背必有朱書每每驗之未見但有青  
紫火焰傷衣服亦焦烟氣熏臭不可聞者王大父古  
川公言成化丁未七月二十五日申時雷擊吳縣張  
家園梓樹地上有字其文曰子乃言三字橫經五六  
寸長二尺餘畫如指大入土寸深雨洗不滅此又不  
知何理也

### 雷鍼

雷擊之下入土二三尺必有物如豆青色石上圓而  
大下細而尖如針曰雷斧可以入藥兼能辟邪余嘗  
見之數年前吾鄉雷擊死一人僵立田中其下掘得  
一針亦如之隆慶壬申夏擊死王材時腦後一穴如  
彈丸大從左腋而出此目擊者昔人云雷從地下奮  
起擊人則此物又安得從上入土也

### 天鼓鳴

洪武元年八月六日之夜京師天鳴因大赦嘉靖四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未申時天鼓震西北俗云  
留青日札 卷之九 十二  
乾雷響次年丙寅正月八九日夜半雷鳴或云天鼓  
震隆慶元年十二月七日甘肅西寧衛奏天鼓聲從  
西南上鳴往東北方去又二年三月五日懷慶府東  
北方天鼓鳴三聲又三月直隸新城縣空中迅響三  
次其聲如雷二聖廟前天鼓鳴三次南面六十餘步  
天下火光一塊陷地一尺跑出黑石一塊如碗大許  
家莊亦落一星天鼓鳴三次如火光落地陷一孔如  
拳大出黑石一塊重二斤十四兩五年十一月十二  
日天鼓鳴二聲人謂之天爆諺云天砲雜雞叫有米  
沒人要果然夏米反賤也



電

隆慶二年五月自京師延綏河東河南皆水電火光  
頻見宣府都御史王遴奏馬韋堡大雨電長四十里  
高二尺連年虜犯西北破石州永平京師大震黃台  
吉寇莊浪靖虜又三月二十四日未時遵化水電如  
雞子又四月五日萬全等處白晝晦冥兩電擁至牛  
羊擊殞六年二月十日吾鄉晴天忽大雨電四月又  
大電人見黑霧中一物蜿蜒大可合抱黑形兩目閃  
電水電隨之屋瓦震舞次日竹林鳥雀擊死千萬自  
西北直去東南一路橫過吾鄉十五里此龍電也左  
留青日札 卷之九 十三

風變

隆慶二年戊辰正月元旦大風走石飛沙天地昏黑  
錢塘湖市新馬頭官船火起沿燒民居二千餘家官  
民船舫焚者三四百隻死者四十餘人至初八九日  
民間訛言朝廷點選綉女自湖州而來人家女子七  
八歲已上二十歲已下無不婚嫁不及擇配東送西  
迎街市接踵勢如抄奪甚則畏官府禁之黑夜潛行  
惟恐失曉歌笑哭泣之聲喧嚷達旦千里鼎沸無間  
大小長幼美惡貧富以出門得偶即為大幸雖山谷

村落之僻士夫詩禮之家亦皆不免時遇一大將官  
抵北關放砲三聲民間愈荒驚走曰朝使太監至矣  
倉忙激變幾至于亂至十三日上司出榜嚴禁尤不  
能止真人間之大變也未幾而知其偽悔恨嗟嘆之  
聲則又盈于室家然亦無及矣愚民無知搖惑此甚  
可笑也此風直播于江西閩廣極于邊海而止又何  
其遠也一富家偶雇一鋤工在家造鐵器至夜半有  
女不得其配又不散出門擇人乃呼鋤工曰急急  
起可成親也鋤工睡夢中茫然無知及起而摹搓兩  
眼則堂前燈燭輝煌主翁之女已艷粧待聘矣大出  
留青日札 卷之九 十四

不意又一家相約一人黑夜送女往則巷門鎖柵未  
啟情甚極矣門內一賣豆腐者曉起磨豆見之偶無  
妻室固不肯啟鑰強要而成親女父懼天明又見其  
人少年嘆曰亦得亦得即以女與之又一人約一婿  
家及送女往則又一家送女先入門正結花燭矣後  
去者爭之皆曰奈何奈何女父既極曰吾女亦當送  
君為副室也于是三人同拜遂得二妻焉又訛言并  
選寡婦伴送入京于是孀居老少之婦亦皆從人一  
民家母女二人嫁一家父子二人正相得也又一婦  
守制二十年幾四十五六誓不再適有女亦二十餘



未嫁至此不得已母東女西各從其人哭別而去此  
又大好笑事也時童謠曰正月朔起亂頭風大小女  
兒嫁老公又有人爲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  
窮錯對頭堪笑一班貞節婦也隨飛詔去風流因憶  
大元後至正丁丑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  
以授鞵鞞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  
中原至江南人皆男女年十二三已上便爲婚嫁六  
禮既無片言即合其始終皇迫之勢同九成紀之與  
今召合時吳僧子庭有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爲真  
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  
留青日札 卷之九 十五

人又有人集古句云翠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值  
千金共君今夜不須睡明日池塘是綠陰余則改之  
曰白日荒張夜又深只消一刻換千金大家今夜不  
得睡明日池塘遍綠陰蓋巽爲風命令之象又爲少  
女風自火出故元旦先火而災及家人傳曰四氣皆  
亂故風又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

天筭帳

嘉靖二年溧陽一富翁家忽失其帳簿尋至簷溜下  
大雨水中取而視之紙復不濕凡得利于前而名猶  
存者悉皆消除亦天理也 九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十

錢塘田藝蘅子秋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地羅

天地之間南北之正當用子午正針惟江南地偏不  
可用子午之正故用壬丙縫針此即洛陽天地之中  
故測日景必正在外縣照少偏之意

三天子都

徽州古有三天子都又有三天子障山唐永徽間睦  
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其地相傳有天子

留青日札 卷之十

基後清溪場村民方臘居此亦作亂自號聖公建元  
永樂

羅平國

唐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  
羅平鑄印曰天平蓋咸通末吳越間訛言山中有大  
鳥四目三足聲云羅平天冊見者有殃民間多畫像  
祀之後董昌僭稱帝曰此吾之鸞鷲也乃稱大越羅  
平國建元天冊印曰順天治國之印榜南門曰天冊  
樓令群下謂已曰聖人又元大德元年平陽陳空崖  
同嫂蘇錦娘反又建羅平旗號



八索

左傳九丘八索淮南子曰九丘九州也八索八澤也按丘又高也今任丘之類索又攝縻也八夷索之類

倭國

吳自泰伯至夫差二十五世勾踐滅吳其子孫支庶入海為倭故通鑑前編注云今日本國吳泰伯之後余以為倭夷種類甚夥豈果泰伯之後也今又曰徐倭以為徐福之後似亦茫然其說矣

文身

文身見汲冢周書蓋周官有墨刑罰五百故曰刀墨留青日札卷之十

皂巾之民後世謂之曰黥古稱勾吳乃文身之地亦同雕題繡面之俗吳太伯世家文身斷髮注以象龍子吳王夫差曰我文身不足以責禮後漢書南蠻傳雕題注題額也雕之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也又云哀牢夷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見風俗通唐書疏勒人文身碧瞳即碧眼胡雛也今雲南之羅鬼夷亦文面又可見文身之俗不止于勾吳也余始祖聞氏于元末居方山東夾塘灣養少年亡賴三千人為兵保障鄉土內家丁健兒五百餘口悉刺為花拳繡腿以龍鳳蛇虫別其貴賤之分 太祖夷滅之皆充花

奉繡軍已載之田氏本支譜中余幼時猶及見會城住房客名孫祿者父子兄弟各于兩臂背足刺為花卉葫蘆鳥獸之形因國法甚禁皆在隱處不令人見余命解衣歷歷按之亦有五彩填者分明可玩及詢其故乃云業下海為鮮者必須懸體然後能辟蛟龍鯨鯢之害也方知揃髮文身古亦有自

防風氏國

夏禹儻防風氏身橫九畝骨節專車今湖州乃防風之國武康縣有封山禹山及防風氏廟而會稽有刑塘乃云殺防風之處未知孰是齊世家長翟來谷梁留青日札卷之一

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又魯文公十二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長狄也兄弟三人一之齊榮如一之魯喬如一之晉焚如大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得 臣射其目殺之獲長翟喬如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注叔孫得臣子埋喬如使後世旌功長翟史記鄭瞞國孔子人稱長人長九尺六寸又大人汪罔長翟防風蓋即一種人也身橫九畝云是六九五丈四尺或有理周語曰人之長極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洪範五行傳長翟之人長五丈餘嘉靖間杭菜市橋民家



被回祿掘地得骷髏一枚如斗大骨節一枝長五尺

### 東坑

甘泉賦陳衆車于東坑辨亡論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注東坑東海也說文阮閱也虛澗也

### 崇山

沈佺期詩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山谷變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序云按九真圖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于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缺缺藤竹明昧有三十峰夾水直上千餘仞諸仙窟宅在焉我太祖高皇帝送

留青日札卷之一

四

雲南僧崇證入崇山詩涉入崇山路杳冥心悽神愴足難行雲凝樹沒千崑合雪積橋過百里平杖錫欲棲烟寺沒倚崖穩憩草房寧後身必以身先造素福還應福愈盈詩十八首前有序後有記命中書舍人揭樞書之洪武十七十二月在節竹寺中今以崇山為在湖廣慈利縣者誤也

### 黑齒漆齒

黑齒東夷漆齒西夷戰國策黑齒雖題大吳之國也後漢書東海中有黑齒國使驛所傳極下此矣又吳郡風僭耳黑齒之酋注曰西屠以草染齒染白作黑

不知有何美也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曰止西昆侖

狗國鬼親枳已闌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唐稱三種

夷見人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此又異也

今芒市長官司之俗多以酸石榴皮以藥染成黑齒

初無金銀鏤飾脫去之理然中國人有生而齒黑者

人但知雲南之有金齒而不知又有所謂銀齒見唐

書金齒夷漢謂永昌徼外之夷即今生甸大伯夷種

也非今金齒衛之地齒居晉而黃則晉人當名黃齒

金鄰

金鄰一作金隣夫南國之外二千餘里有金鄰國土

地出銀人衆好獵漢文選曰金鄰象郡之渠唐書宦

者傳真獵金鄰等國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

行人幾日到金麟玉環穿耳誰家女自抱琵琶迎海

神銅柱不獨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關羽分界鑄銅

柱為誓在衡山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又五代晉與楚

王馬希範立銅柱為界學士李臯銘在辰州西北一

百十里會溪對又涪陵江口名銅柱灘也

畫溪

畫溪在湖州長興西八里畫畫者畫家雜彩色也

畫早也所以取魚亦烏綱蜀都賦畫翡翠今名遊絲



繒又在合韻說文空也網似上掩之也鄭嵎津陽門詩象牀塵凝卷颺被畫簷出網玻璃碑張泌詩卷岸春濤打船尾足以互發卷于之義溪上藤木翳覆花竹掩映舊有卷畫亭鄭谷詩顧渚山邊郡溪將卷畫通又成都崇慶州有卷畫池趙抃有詩

兩陽關

史記齊世家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括地志兗州博平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唐陽關在安西詩西出陽關無故人是東西兩陽關也

石留地

留青日札卷之十 六 石田左傳辟諸石田無所用之又有石留地戰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注喻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曰壤湫而石也或作溜三都賦林藪石留而蕪穢

散花灘

散花灘在西湖北東馬騰邊溜水開下是也張伯雨馬騰新居詩浮家泊宅意何如玉室金堂計未踈歸錦橋邊停舫子散花灘上作樓居澹然到處自鑿井玄晏閉門方著書但得草堂貧便足人間何地不樵漁歸錦橋即今賣魚橋僧澹然詩到處自鑿井不能

飲常流蓋用此也

鸞鳥縣

鸞鳥縣即鸞雀樓涼州有鸞鳥縣漢馬賢追先家到鸞鳥注音鸞雀是也又河中有鸞雀樓司馬禮詩鸞雀飛何處城隅草自春李益詩鸞雀樓西百尺橋汀洲雲樹共茫茫張喬詩高樓懷古動悲詞鸞雀今無野雀過是也

石紐村

禹穴在成都前已載之世紀禹生石紐邑後漢戴叔鸞傳禹生西羌水經注蜀廣柔縣今石鼓山又大業留青日札卷之十 七 山有采藥亭元和志地名剌兒畔華陽國志夷人管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之神能藏三年為人所不得則共原之云禹神靈祐之也六月六日生今以是日祭祀

三弱水

東海中有弱水不勝鴻毛至則必溺故名又西海中亦有弱水西海今西寧衛西三百里弱水在甘州之西秦乞伏熾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降署為弱水護軍又道經廣野山北海弱水中

鳥鼠牛蛇山



蔡氏沈不取書傳鳥鼠同穴之事杜子美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今甘肅志涼州有鼠名兀兒有鳥名本周兒即同穴而處者也然在爾雅鼠曰鼯鳥曰鷓鴣廣西潯州桂平縣有牛蛇山名糖牛與蛇同穴牛嗜鹽里人以皮裹手塗鹽入穴探之其角如玉取以爲器予在潯州而親見之天下事達達相類如此不可以拘儒臆見而不信之也

### 莫愁村

古樂府有莫愁樂石城樂唐書樂志曰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第二歌云陽春百花生摘插

留青日札 卷之十

環髻前挽指躡忘愁相與及盛年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尚未詳也莫愁盧家女子善歌唱嘗入楚宮李商隱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也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漢江西石城在州西北晉羊祜所建鄭谷詩石城昔爲莫愁鄉莫愁竟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掉解艇江岸還飛雙死央王橫詩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此下潯州又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即此

### 木蘭山

木蘭乃朱氏女子代父從征其詞有可汗之語蓋非

晉即隋唐也今黃州梁安縣即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在黃陂縣北七十里上有將軍冢思烈廟焉足以補樂府解題之缺也

### 舜井

瞽叟繼母及象蓋都君之井在今襄陽均州土陂窰子鋪即舜耕處有康山碎米山田中石蓋井即舜所浚者修真觀左一穴云即從空旁出處皆好事者傳會之說也宋真宗祀汾陰賜河中府舜井名曰廣孝泉舜泉坊御製贊以記之

### 三水府

留青日札 卷之十

今俗稱水府三官者起于偽唐保大中上水府馬當中水府采石下水府金山皆有王號宋因之加封爵祭告

### 漢壽亭

太常寺卿黃芳奏南京欽天山十廟內漢前將軍壽亭侯之神姓關名羽五月十三日致祭臣考之前少詹事程敏政言漢壽縣名在犍爲史稱費禕遇害于漢壽唐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漢壽者封邑亭侯者爵也今大明會典亦只稱壽亭侯去漢而以壽亭爲封邑誤矣嘉靖十年八月家大夫在禮部覆議



云按漢書建安四年先主劉備使司馬關羽行徐州太守事五年曹操東伐擒羽歸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羽獨刺良于萬衆之中操表羽為漢壽亭侯三國紀勸進表漢壽亭侯關羽新亭侯張飛觀此則亭侯為封爵之通稱而漢壽為封邑無疑蓋漢壽在魏為郡即今之敘州府也後世訛以漢為國號而以壽亭為封邑會典未之釐正也予按禹貢潛水注水出岷山之西東流過漢壽南流有高山上下開水經其中曰沫水又復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穴中出海經可考而一統志皆失載

留青日札 卷之十

半州

吳書甘寧將兵遂徙屯于半州吳志潘璋領百校屯半州又朱績傳留置半州孫慮傳開府治半州

市井

後漢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日無泄天時地氣二日無費一家三日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而風俗通乃曰市井者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于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此說非也古者井田因井為市顏師古曰市交易之處井共汲

之所亦未明蓋言市中之道四達如井因井路輳集之便以相交易故曰市井或曰在國曰市在野曰井

南渡杭州

宋之南渡駐驂杭州王阮言曰今東南王氣鍾在建鄴長江千里控扼所會奔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為本湖山迴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

留青日札 卷之十

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于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及後迂儒謬為形勝之說曰斷牛首之山則天下無完兵決西湖之水則滿城皆魚鱉真可笑也又其後創為留後門之說劉豫金虜入寇高宗親禦之趙鼎因喻樗留後門之策乃起張浚為閣浙江淮宣撫預備退保之地夫國君死社稷若留後門則自天子而下諸侯大夫皆欲留後門矣孰肯死乎恐非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也

大玄城

蜀土惡成都城歲壞高駢易以磚甃浮堞完新負城丘陵悉墾平之以便農桑記工筮之得大奇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輝光日新吉孰大焉文宜去下存



上因名大玄城見唐書俗本訛作太玄城一統志古蹟亦失載之

### 絕江

呂覽曰絕江者託于船致遠者託于驥霸王者託于賢絕江者橫渡江也猶云絕流也漢李廣傳南絕幕師古曰絕渡也

### 土脉不同

田家有橫土有立土西北方橫土可以穴居以其不崩也立土不可種禾江南又有斜土或近山海之故亦不可種水不瀆也

留青

卷之十

### 山飛

自古山崩山鳴而山移之變甚少惟晉惠帝元康四年夏五月蜀郡山移正統十四年紹興府山移于平地又地動白毛生陝西山移有聲叫三日移去數里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陝西西安府同州澄城縣麻林陂界頭山未時吼起聲如風雷晝夜響至二十七日子時山嶺高一百餘丈腰約七十餘丈劈裂一半而下東西移走三里南北五里東有土嶺深淵漫平又隆慶四年八月三日湖州山崩成川江枯

嘉靖丁未自夏至冬浙江潮汐不至水源乾涸中流可沫而渡夫江面十八里而今一線之水災異甚矣

### 涌川

吳都賦錢塘縣武陵龍川出其洞故曰涌川

### 浦陀洛迦山

浦陀洛迦山在定海縣東海中約一潮可到一名梅岑山或謂梅福煉丹于此因名有善才崑潮音洞世稱觀音大士化現之地僧德韶斲石橋宋寧宗題曰大士橋佛書所稱海崑孤絕處是也居民以為甚著靈應唐大中間建寶陀寺嘉靖二十七年海寇焚掠

留青

卷之一

十三

占為營窟二十六年提督胡公建議遷于招寶山招寶山舊名候濤定海縣東北二里後以諸番入貢停泊改名招寶山惟岬縣清風祠藏倭寇四百餘人官兵圍燒殿宇不燃當門弓弩雨注而烈婦神像無一鏃犯及遂乃束手就俘如有神助者此則王氏正氣之靈也

### 四海

東海南海易窮漢使東道極于黑齒國南道極于烏弋山離國此亦當是西南也烏弋山離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又乘水



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于闐水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康居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班固賦西盪河源東澹海潏北動幽崖南趨朱垠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濮鉛北祝栗謂之四極

佛氏四海

有漏苦海願超越無為樂海願常遊觀在福海願恒

留青日札 卷之十

十四

盈當來智海願圓滿

築城開河

秦使蒙恬築長城而秦亡隋使麻叔謀開汴堤而隋滅元使賈魯治黃河而元亂故曰天下蒼蒼新王之資也然其利則及于後世矣

惡樵

玄中記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惡樵水灌而不已惡樵即沃焦也

方徼

方者向也一方之面也故今之方伯曰方面官徼者

繞也所以繞逆蠻夷使不得侵入中國張揖曰以木石水為界南方赤徼炎徼漢書遼東之外亦曰徼

術

術車道也說文邑中道也月令孟春端徑術孟子仁術猶言義路也又言教亦多術亦此義非機巧技藝之術

行國寄田

漢書西夜國類羌氏行國大月氏本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行國甚奇鄯善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又依耐國少穀寄田師古曰寄于他國種田也行

留青日札 卷之十

十五

國可對寄田又甚奇

五尺道

漢書西南夷傳秦時嘗破畧通五尺道師古曰道纔廣五尺可配五丈原七盤山九折坂三丈陂五成陌

靈鷲山

靈鷲山被云耆闍崛山耆闍鷲也崛崑也又云小孤山王舍國見史記故錢塘飛來峯曰靈鷲漢李廣傳注師古曰鷲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翮可以為箭羽

交趾

後漢書南蠻傳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



亦是蓋其國人之足大指交故名若云同川而浴則今兩廣男女皆然何獨交趾

窮髮不毛

地以草木為毛髮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號窮髮莊子窮髮之北列子終髮北之化是也諸葛孔明曰深入不毛則南方亦可稱窮髮矣

毛人

毛人國在日本東三千餘里身面俱生毛約半寸許其狀如猪今中國人往往有手足長毛甚黑如猪者亦有白毛如羊者蓋皆天地戾氣所鍾故產此異相

留青日札

卷之十

十六

而俗人不知乃曰禽獸輪廻所生則毛人國豈皆輪廻所聚者邪太平五年餘杭民婦產子青毛二肉角

魚米桂樵之地

田澄唐人蜀城詩地富魚為米山芳桂是樵余以為上句可用之湖廣下句可用之桂林蓋襄陽真魚米之地而靜江則彌山徧谷皆桂樹也

梅花水桃花石

南京鍾山泉滴水皆成梅花定海東北桃州山昔傳安期生以醉墨灑于石上遂成桃花今名桃花石也留青日札十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十一

錢塘田藝衡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田

田土也地也陳也填也土已耕曰田五稼填滿其中也又四歲為田 苗一歲田又不耕田 畚二歲田又火種田 新三歲田又柔田噪和田 又不耕燒種田曰畷 畷平田 曠城下田 曠水田 曠比田 曠殘田 曠田間 畔田界 曠田隴 曠田中穴 曠騰也 曠陌也境也 曠墾土 町田

留青日札

卷十一

踐處區畔埒 營墾田 曠畷耕田 曠東西耕田南北耕 曠耕外地 汗邪下地田 曠田多畷隴中深尺廣尺也六畷為一畷 畷司馬法六尺為步百步為畷 曠周云步以人足為數王制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秦孝公制二百四十步為畷禮記一畷之官 曠徑一步長百步為畷折而方之東西南北各十步為宅牆方六尺程子曰古百畷止當今之四十一畷今百畷當古之二百五十畷 曠楚詞滋蘭之九畷田三十畷曰畷九畷共二百七十畷秦孝公則以三十步為畷王逸云畷十二畷



雙田五畝曰一雙黃金華詩招客先開四十雙按官  
 給田四十雙乃二百畝陶九成則曰四角為雙約四  
 畝 畦五十畝禮圭田五十畝 頓百畝為頃埤亦  
 百畝 井井田九百畝 畛井田開陌十夫之道也  
 溝上涂也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丘十六井坵區分  
 城也 疇並畔也一井為疇九疇九井也又耕治之  
 田又穀田曰田麻田曰疇 甸六十四井 里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王制疏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濶一  
 步畝百為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所謂一夫一婦  
 田田百畝也佃治土也夫三為屋是三頃也屋三為  
 井濶三百步長三百步是九百畝長濶一里也若夫  
 路程則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又方一里計十二萬  
 九千六百步也或曰三百六十步為一里若夫居止  
 則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或曰五家為軌十軌為里  
 成田方十里曰成 阡田間南北道陌田間東西道  
 漢元帝紀出入阡陌又志商君壞井田開阡陌陳勝  
 傳贊疏定行伍俛仰阡陌食貨志亡農夫之苦有什  
 佰之得注千錢曰什百錢曰佰文字音義什謂十人  
 之長佰謂百人之長韻會云什佰通作阡陌

輿地圖

輿地圖見淮南王傳及後漢光武本紀易由為輿是  
 即坤象厚德載物之義而蘇林盡載之注亦本諸此  
 亦猶天形如倚蓋張衡作蓋天圖云洪武十八年三  
 月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  
 舞不向化輿圖之廣誠古所未有 上曰地廣則教  
 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  
 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  
 豈在地之大小哉大哉王言真創業守成之龜鑑也  
 我 朝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  
 五十里此寰宇通衢四至延袤之數若夫國初之東  
 北若三衛西南若交趾蠻夷之道則不止此矣余嘗  
 應聘纂修浙江通志因檢舊志欲訪十郡志例隋大  
 業初內史舍人竇威崔祖濬賚治侯偉等撰區宇圖  
 志一部五百餘卷又著丹陽郡風俗乃以吳人為東  
 夷帝不悅遣柳達宣敕責之謂無次序各賜校即日  
 復遣秘書學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  
 總檢及奏帝曰學士修書應得人意各賜帛二十段  
 共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  
 圖叙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公館  
 圖其圖上山川城邑題字極細並用歐陽蕭書若我

輿地圖 卷十一



朝一統志其中考據不精體式未備甚有重複可厭者須重修之可也後通志成不能盡如吾意亦非佳製也後必有改正者

三京三都三天

洪武元年八月詔以大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既立南京大業有司次第舉行北京之事三年以臨濠府乃與龍之地改為中立府定為中都築新城于府西二十里有萬歲山皇城宮殿宗廟省臺皆備後上謂群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凋敝不可重勞興築罷之而劉伯溫言于上曰臨濠雖帝

留青日札

卷十一

四

鄉然非建都之地七年十月改中立府為鳳陽府治于新城以舊會同館為之因在鳳皇山之陽故名鳳陽府也 太祖嘗御謹身殿問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而運掉東南比今南京何如翰林修撰鮑頰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已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官闕已完不可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于是中止頰人又御史胡子祺請遷都關中以漕運艱難不報及永樂以燕王龍興于北平後定鼎遂改為北京宮殿成仍稱行在正統辛酉始定北京革行在之稱我 皇上由

與府入承大統乃陞安陸州為承天府仍曰與都而南京曰應天府北京曰順天府可謂之三京三都二天矣 太祖建都金陵啓于尚書陶安和尚金碧峰成祖建都金臺啓于尚書李至剛和尚姚廣孝弘治四年十月興王奏稱臣聞衛輝府地形瘠窪近年黃河溢乞照崇吉等王更改所封地方乞將湖廣安陸州撥賜與臣况本州舊有梁王等王府基易為改造孝宗聖旨安陸州既會議相應地方准奏遷徙也今獻陵之南五泉野古名天子墓今呼天子岡史無所考我 朝初封郢王于安陸及府而慶乃應今兆也

留青日札

卷十一

五

大明京師臨濠先識

元世祖問劉太保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策佳劉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上都元開元今遼東口外大都元大興府即今順天府大興縣地也萬年國祚之長上矣今京師禁中之瓊花島梳粧臺皆金之故物也臺今訛為蕭太后梳粧樓本金燕山故都城之東北隅入元改為萬歲山今在禁中西南方章宗建臺與李妃登焉得句云二人土上坐妃即對曰一月日邊明時皆以警妙誇之殊不知今為大明建都之地此其先



兆也元王嘗召術士問以國祚對曰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除日月並行乃可憂耳乃明字隱語也皆大明之識云 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荆塗二山為濠州朝岡有王者氣後三百年而我 太祖實應其瑞可見天時地利人心皆非偶然也

吳越地

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治吳漢封劉賈為荆王賈為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為郡治吳武帝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并屬于會稽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

留青日札 卷十一

六

成帝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勾章順帝永建四年劉聖博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遷治山陰自永建四年已巳至吳之太平三年丁丑積百二十九歲見會稽典錄未育云

語兒

越絕書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為戰地又云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為戰地至于柴辟亭又云女陽亭者句踐入官于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于就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為語兒鄉水經注云東逕樂而鄉萬善歷曰吳黃武六年

正月獲彭緝是歲由奉西鄉有產而隨便能語云天明河欲清脚折金乃生是因詔為語兒鄉非也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樂兒常昭曰越北郡在嘉興是也今嘉興志語溪在崇德東南一名語兒中涇又名沙濱塘為吳樓兵之地又錢塘有女兒橋亦此前漢書封後終古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名後漢書南粵傳東粵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軍李錢塘樓終古斬徇北將軍為語兒侯師古曰錢塘會稽縣核音袁孟康曰語兒越中地名今吳南亭是也師古曰語或作緡或作籛音同侯爵錄語兒梨果實之珍因其地名也又元史載征交趾東道由女兒關進

留青日札 卷十一

錢塘湖

晉陳訓傳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時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榘街壁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吳赤烏十二年寶鼎出臨平湖天重元年臨平湖自漢末淤塞一夕忽開元興二年錢塘臨平湖水赤陳後主末年臨平草又塞忽然自通

西湖溫泉醴泉新婦磯青龍港雙投橋

西湖今但知有冷泉而不知有溫泉醴泉在冷泉之



上見武林舊事今不可考矣惜哉有好事者問津新婦磯楊蔗夫西湖竹枝詞家住西湖新婦磯又石新婦石新婦下水連空飛來峰前山萬重却九成竹枝詞風篁領頭西日暉青龍港口新月微馮士卿詞請看雙投橋下水新開兩朶玉芙蓉此皆遺逸隱蹟也

于陵耕釣處

余嘗辯嚴于陵耕釣處已者為記今見宋之廣輔云孫公守是邦疑范文正公既為先生立祠而碑刻不著搜訪久之乃得唐興元中戶部郎崔儒所為記於顏垣間果言有田可力耕而田且不存命吏登山顛

留青日札 卷十一

求之深谷豁然開為平曠有泉注之大旱不枯袤二百畝史所謂耕于富春山者即此也詰其主名則為世家所有公欲損公帑以歸田卒不從作詩傷之名曰浩漢我 太祖嘗作嚴光論有云漢之嚴光當國家中興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為君者慮恐德薄才疎致生民之受患禮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於朝何期至而大禮茫然無所知故縱之飄然而往却乃棲崑瀆水以為自樂吁當時舉者果何人歟以斯人聞上及至不仕而往古今以為奇哉在朕則不然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輩混殺未定之時則光

釣于何處當時聖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游樂釣歟今之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聘于朝拒命而弗仕去此而終無人用天子才疎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荒若果如是樂釣歟優游歟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人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正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

東山

謝安之東山先在會稽最後在金陵而餘杭亦有東山故本傳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瀆谷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蘇子瞻有游餘杭東西崑詩

留青日札 卷十一

注云即謝安東山所謂獨攜縹緲人來上東西山者是也又仁和橫里亦有東山今有謝公廟在焉無據

楊墳

宋楊和王沂中之墓在德清縣中隣于錢塘去吾鄉甚近規制甚大徑路猶有碑表盡滅惟一巷觀乃香火院此地有楊姓者云其後裔其像尚在楊悅家并高孝御札三十九道或石刻或墨跡其墳舊都盜掘正德間一沈姓者發得一益二枚玉杯十枚玉象棋一副并諸玩器為離人起于鎮守內監遂都沒入止存玉象棋而後以作婦人首飾花朵余嘗見之真可惜



也又近年小民土中得一銅爵容酒一升為沈子魁所得出以飲予腹下有子孫永享四篆字蓋宋內府賜物也當時殉葬之物何其太盛自宋元至今發之尚未能盡也

武溪

虎林之改武林或云因多虎患或曰南唐諱之也而虎丘亦改武丘白居易因崇亭詩似移天目石疑入武丘山又不知虎溪亦曾改為武溪見郎士元題精舍寺詩又晉書魏命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也

天目山崩

留青日札 卷十一

天目杭之主山也嘉靖己亥六月天目山崩石下出蛇千餘條衢嚴水災傷人按度宗甲戌天目山崩宋社遂屋今未出十年倭寇大擾東南多事亦杭之氣數然哉余後過崩處見其峰巒皆粉碎老僧歷歷指示又庚申七月 日天目發洪臨安於潛新城大水杭嘉湖災傷詔恤又甲子四月二十一日餘杭臨安大雨水黃湖雙溪尤甚只曾坑一所發洪二十八處

石鍾山

赤壁山乃吳破曹處湖廣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魚縣西南八十里大江

濱北岍烏林南岍赤壁是也唐屬蒲圻故云去縣西百四十里今屬嘉魚宋謝枋得猶于石崖見赤壁二字蘇子瞻所遊乃黃州西下津江百步赤壁磯土人訛為赤鼻非故地也可謂賦而失實張文潛但知辨其誤而亦不識此山之名子瞻所遊自名石鍾山

鰥山

杭有鰥寡孤獨四山皆孑然無依挺然獨峙之名今孤山在錢塘西湖世所著者獨山在仁和橫里亦通津人皆望而知之寡山在餘杭支巷界去余家之西咫尺耳亦名為鳳山以其象飛鳳形也人莫之稱但

留青日札 卷十一

十一

曰寡山惟鰥山衆皆不知其所在殊不知即寡山之西一水之隔今俗名魚山魚者鰥字之省文而傳誤者也人或以吳音以魚為吳以吳為魚如蘇州之吳城亦呼為魚城之類故遂改正之曰吳山又因杭城有吳山著名也復添之曰小吳山而縣志亦曰吳山此皆不學失考之故也當改之曰鰥山不然即仍曰魚山慶愛禮存羊之意使後世可以循名而責實也

孔敬康鼎水

孔愉故龜左顧遂作一鼎其文曰孔敬康鼎沈之于水即今德清縣德澤中因封餘小亭侯故今名餘不



溪也不平聲

餘不

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不今秋韻作方鳩切非也當作虞韻風無切本作柎說文鄂是也草木房為柎一曰華下萼通作不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鄭云承華者鄂不當作柎鄂是也即今言花蒂也此地有梅溪若溪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其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云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溪水全不相干涉左傳華不注者山名人皆讀作入聲誤也古不字有讀作缶音者作俯音者並無通骨切之

留青日札

卷十一

十二

音今作入聲如上乃俗音也惟伏琛三記引虞肇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華附之注于水溪得之矣李太白詩云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綵翠如芙蓉此其證也在今山東濟南府

吳泉

吳泉即虞淵見河圖緯象云邠之隘上為公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為吳泉月所登此偽書也虞綽逃難易姓名作吳卓唐高祖諱淵後易作泉詩云酣歌一夜送泉明是也顏泉卿子名泉明彭州司馬

沙上

錢塘江下有地名曰沙上實平土也沙說文作水散石也故其字或作砂詩注作水旁又大水按小水曰沙故其字或作沙今南京有白沙廣東亦有白沙徽州有錦沙之類蓋水邊可耕之地也

狗墓良犬鋪

余鄉東北十餘里地名狗墓其鋪曰良犬初不解其義述征記彭城東岍一丘俗謂之狗墓或云徐偃王墓后倉者也徐國官人娠而生開弃之水濱有狗名后倉銜歸成人遂為徐之嗣君純筋無骨曰偃王躬行仁義衆附之得朱弓朱矢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

留青日札

卷十一

十三

禹穴

四川石泉縣石紐村禹生之地其地溪香人跡所不到者名禹穴都御史劉公遠夫求得古碑上刻乃李太白書禹穴二字今會稽亦有禹穴乃窆所也

月窟

楊子雲長楊賦西歷月蝕東震日域服虔注以為月所生處楊用修引李太白天馬來出月氏窟以為月窟月氏國日域日逐單于近之矣日域猶言日本國



也邵堯夫因倡為天根月窟之句天果有根月果有窟耶岐陽王平沙漠表云東日窟而西月氏莫非王土南炎荒而北瀚海共惟帝臣

白雲宗田

吾鄉有田名白雲宗田蓋我朝洪武初抄末元僧之產也元有八思巴號金童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及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頒各行省為之塑像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西

留青日札 卷十一

十四

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騎驢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汙女婦白雲宗曰蓮宗願通奸利

翬

翬有二音其義亦異在蕭韻者作喧鬪聲口爭曰翬氣出頭上也所謂市翬塵翬是也在敖韻者為地名尚書序仲丁居于翬其地在陳留浚儀之間即秦之敖倉也三川為天下之朝市故名敖云左傳有翬民之陸史記注青陽在青之陽玄翬在玄之翬青東方玄北方也

水土生人

孔子家語云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坻土之人醜呂氏春秋云輕水所多禿與瘠人重水所多尪與蹇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瘞人苦水所多疴與偃人任子云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草木子云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偃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瘰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疴衍氣多仁陵氣多貪又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淮南子

留青日札 卷十一

一五

曰東方之人長

埋土乾湖

杭有貴公子以陰得縣官畧不知事體在任出郭門見一大土阜當道因亟呼地方人叱曰何不開掘平治耆老曰為力固易但為無處可容此土耳本官乃操吳音曰有舍子難快掘箇潭埋了罷一時傳為笑話因思宋王安石為相有人獻計乾太湖可得良田數萬頃安石與客議之劉貢父曰此易為也但傍邊別開一箇太湖納了此水則成良田矣安石悟而大笑此古今的對

十一卷終



錢塘田藝蘅子枕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大明大統曆解

大明者國號也一人為大日月為明天大地大人大而宇宙人物如日月之明無所不照也

大統曆者取春秋大一統之義以名曆也統者系也總理也綱紀也撫御也曆者象也曆象日月星辰是也數也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通作歷過也傳也黃帝造歷天官書黃帝考正星曆又曰容成曰羲和

留青日札卷之十二

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今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分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大統曆元推行開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

而不可相違也書奏上見其言擢統為監正其後二

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曆

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

可易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

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為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

天道既奏元統復爭之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

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

子為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

國勅曆有襲爵受封祈福求醫乘船渡水登高履險

收歛貨財等名通曰空不通曰忌與今式不同而紀

年則由洪武元年前吳元年邇上則但書甲子平

行不用故元之年號也

洪武二十年御史解縉上封事中有曰治曆用方向

煞神天德月德之類最甚不經但空申播種之時不

必用建除之妙上嘉其議而不能行

回回曆者相傳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

馬哈麻之所作也其元起于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歲

其法常以三百五十日為一歲歲有十二宮宮閏日

凡一百二十八日閏三十一日又以三百日歷千九

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



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著陵犯之占曆家之最精密者元末時其曆始入中國我朝造大統曆得西域人之精于曆者于是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至今用之按洪武壬戌十二月敕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有曰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開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想即此曆也

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黃

留青日札

卷十二

二

鍾為天統立天之道也六月坤之初六林鍾為地統立地之道也正月乾之九二舊作九三誤也太簇為人統立人之道也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所謂三正也

蔡邕獨斷曰夏以十三月為正十寸為尺律中太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為正也殷以十二月為正九寸為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大勝助黃鍾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為正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八寸為尺律中黃鍾言陽氣鍾黃泉而出故以為正也

周正自建子而民事則以夏時故逸周書曰夏數得

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人時巡狩蒸嘗猶自夏焉孔子曰吾得夏時焉故曰行夏之時至漢武帝魏文帝始定用夏時建寅也古曆有六象黃帝曆元起辛卯 顓帝用乙卯 虞用戊午 夏用丙寅 商用甲寅 周用丁巳 魯用庚子 秦用顓帝曆 漢因秦用乙卯或云用殷曆故通鑑編年朔日兩存之也

曆日按堯典曰曆象日月星辰未嘗言曆日字也周禮馮相氏以會天位注謂合此歲日月星辰宿五者以為時事之候若今曆日大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又引孝經說曰故教以天期四時節有早晚趣勉趣時無失天位皆此術也以此觀之曆法已備于漢是漢世已謂之曆日矣

留青日札

卷十二

四

元初用劉宋日曆名曰大明曆遠金皆用之故元亦因之易名曰授時曆

年本作季从禾于聲取禾一熟也故又曰稔亦謂歲一稔也釋名進也進而前也中數曰歲朔數曰年年是據有氣之初歲是舉年中之稱

歲木星也从步戌聲俗作山非也越也越故限也木星曰歲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是



一年行一次十二次而周天行一次而四時功畢故謂年曰歲天氣始于甲地氣始于子子甲相合故名曰歲年禾一熟歲騎兩稔九月建成故从戌推步起也次者第也又位次也曰歲次者蓋言歲行在某也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故十二歲而周天也漢志曰天一晝夜而運過星從天而西日遠天而東日行與天運周在天成度有曆成日日周于天四時備成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至朔同在日首謂之

留青日札

卷十二

五

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太史公以十九年爲章七十六年爲部五百一十三年爲會一千五百年爲紀四千五百年爲元

歲古作遂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入十二遂封爲成侯遂即歲也今文从步从戌年至戌而終乃秦人以十月爲歲首前此未有也崔希裕略古篇歲作也

歲差法元熊太古曰古人善曆有歲差之法郭太史言自漢至今凡十次差故作簡儀以考中星作土圭十五丈長以驗日景又以蓋天仰而觀日之所纏皆

前代所未有也是以授時曆日測月驗永終無弊又嘗遣使十四輩分隸十四處于夏至日測景長短往徃千里差一寸而地之高下水之緩急皆得而知之上都去大都千里而近其高四十里也日之廣千里星之廣百里或七十里五十里故王畿千里象日之廣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象星之大小也日景每千里差一寸愈南則日短而夜長愈北則日長而夜短大都在地東北故夏至日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若洛陽有周公測景臺夏至日又晝六十刻夜四十刻矣

留青日札

卷十二

六

漢志曰元歲之閏陰陽災經經歲四千五百六十年災歲五十七年者謂五十七年爲陽九百六也注四百八十年爲陽九之會入元一百六年爲百六之厄陽九陽七陽五陽三陰九陰七陰五陰三皆災歲也月闕也十五稍減故曰闕也本太陰之精以象其形因其圓缺有度故一闕爲一月歲有十二月月凡三十日本三百六十六日天順動而不止不能無小失故節減其六日又減小月六日以順天象三歲足得一月餘六日故三歲而閏又餘六日積二歲又餘二日十四日故五歲再閏必門从王周禮閏月王居門中



是也俗作玉者非閏之言擣也云慶長就短也年以日月十二會為一周故止于三百五十四日而成年歲以星度中朔術為一周故三百六十六日而後成歲必五歲餘兩月而後五氣之氣始備而度始周此所以再閏而無餘日七閏而無餘分也

史記年表秦二年後九月蓋秦不置閏為後九月蓋以十月為正朔故于當閏之歲率歸餘于終而為後九月也取左傳所謂歸餘于終之義漢因之不改自高帝至文帝皆書後九月是秦漢皆以建寅之月為正月也太初九年始改歲自正月而起正朔曆數合

留青日札

卷十二

七

而為一矣

漢紀秦二年十月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周火德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又元年冬十月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秦正月如淳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漢初曆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前漢之末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

宋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鑑建言曆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為支干相承雖止于六十本命之外卻從一歲起首並不見當生紀年若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願之人猶見本年號令司天議之司天請如上旨即印新曆頒行上可之

日實也从口从一太陽之精不虧象形也以其一度一見故為一日歲有四時時各三月月有節氣有中氣既終而始為節自始至終之半為中

刻鏤也刻漏也鏤漏箭以候日晷曰刻故因謂晷度

留青日札

卷十二

八

曰刻古制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夜中六十刻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裨于晝則晝多于夜五刻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三十五刻夜六十五刻春秋分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從春分至夏至增九刻半夏至至秋分減亦如之從秋分至冬至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春分增亦如之漢初大率九日增減一刻至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日晷夜百刻律令所謂言日者以百刻是也百刻分布



十二時每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今曆初一二三四刻止立初初刻正一二三四刻止立正初刻各得六分刻之一總計一時八刻之外有二小刻二十四小刻共為四刻始合百刻折而數之二十四小刻合九十六刻以成百二十刻

節竹約也从竹即聲制也止也故限時而成節有四時有八節五日為一候候待也節氣若有所伺也月有六候故一歲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即六氣而成時故二十四氣為一歲也七十二候後魏始載于曆故今因之

留青日札

卷十二

九

建樹也置也定法也凡戌時北斗之杓指于方位之初則為節斗杓指于方位之中則為中氣一月一招搖而指故名月建閏月則月內無中氣乃戌時斗杓指于兩辰之間杓杓柄也从杓聲北斗之星凡七第一星故名杓又云自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自東而南而西而北從寅而至丑終也歲從戌推步而北斗之占亦自戌時見星為始故回回曆白羊宮于辰亦在戌也

月初曰朔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與日同度謂之朔弦弓弦也月半之名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月

之上半曰上弦下半曰下弦東漢志曰日月謂之合朔日月相去近一遠三謂之弦注上弦初七八下弦二十二三

望月滿也與日相望如朝君也漢志日月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茲全照乃成望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月大十六日望月小十五日望閏

留青日札

卷十二

十

有十四十七望者月盡曰晦晦灰也月死為灰光盡似之也漢志日以月及日光盡體伏謂之晦注陰近陽則晦二十九日小盡三十日日大盡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也月與日會而有朔虛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丁曰十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日十九歲七閏而無餘分曆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上所宜之木



王為郡姓立社曰大社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也以社為后土者蓋社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共工氏有子句龍為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今民間或十家五家共為田社是私社也社必春秋者重農事也月令近春分秋分前後戊日為社日禮之所謂元日元吉也必戊者土也蓋立春立秋第五戊為社若節在戊日午前則六戊節在戊日午後只五戊是也伏伏藏也伏有初伏中伏末伏三日乃六月之節四氣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留青日札卷十二

畏火故至庚必伏三伏皆庚金故也周時無所謂伏起于秦穆公二年初作伏祠或曰又公或曰始皇今按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第五庚為末伏若五庚在立秋前則第六庚為末伏也王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之姬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皆太陽所躔之次舍也

歲德五行同須異位之德歲合五行相合之辰奏書天之掌記博士貴人力士凶神也太歲君也太陰土星之精其后妃也將軍金星之精方伯之神蠶室其

妻也長短星潮候也其餘不可盡名無多泥也建除家即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十二名也天文家即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二十八宿是也星禽衍法角木蛟 亢金龍 氏土貉 房日兔 心月狐 尾火虎 箕水豹 斗木獬 牛金龍 女土蝠 虛日鼠 危月燕 室火猪 壁水滸 奎木狼 婁金狗 胃土雉 昴日雞 畢月鳥 觜火猴 參水猿 井木犴 鬼金羊 柳土獐 星日馬 張月鹿 翼火蛇 軫水蚓二十八宿西留青日札卷十二

陽雜俎以為有姓有形皆不稽之談也九宮之法即洛書之數也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以後天卦位配之一白坎二黑坤三碧震四綠巽五黃中宮六白乾七赤兌八白艮九紫離也九宮七色見乾鑿度

唐會要曰曆中九宮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衡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今曆中但列其色于下方而不著其名世人謂之曰



飛九宮

十干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干犯也屬陽故曰天干出甲于甲奮軌于乙明炳于丙大盛于丁豐赫于戊理紀于己歛更于庚悉新于辛懷妊于壬陳揆于癸陰陽合德化生萬物也 甲本戈甲或曰拆也萬物甲拆而出也 乙本魚腸或曰萬物屈曲而未伸也 丙本魚尾或曰萬物炳然著見也 丁本蠶尾又萬物壯實之形也 戊本武又萬物之茂盛也 己本几又萬物有形可紀識也 庚本鬲或曰萬物堅強而收斂也 辛本被罪或曰萬物方盛而見制也 壬本懷妊 癸本草實或曰冬時如土既平萬物可揆度也

十二支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支象竹之枝葉下垂也分也度也屬陰故曰地支 子入于也孳也陽氣始生于下也 丑手扭也寒氣屈曲而尚紐也 寅醜也 卯牖也又冒也萬物冒地而出也 辰本日月星之名又伸也萬物伸而已出也 巳本蛇屬巳也陽氣畢布已盡也 午悟也交布也陽氣愕而忤也 未木之滋也又昧也日既中而陽向幽也 申持簡也又萬物申束以成體也 酉白

留青日札 卷一二 十三

也就也萬物熱而成就也 戊午戌成又極也萬物

將滅息也 亥本豕屬又核也萬物堅核而收藏也 太歲在甲曰闕逢一作馬蓬萬物欲出閉塞而未通也在乙曰旃蒙一作端蒙旃旃也蒙冒也萬物萌動蒙甲而出也在丙曰柔兆一作游兆萬物生枝布葉柔輒兆圻也在丁曰強圉萬物剛勝也在戊曰著雍中央和養萬物也在己曰屠維萬物各成其性屠別維離也在庚曰上章萬物畢生而章明也在辛曰重光萬物將就成就而再新也或誤作昭陽在壬曰玄默歲終包妊萬物而深藏也在癸曰昭陽陽氣萌動萬物將顯也或誤作重光此歲陽也

月在甲曰畢乙曰橘丙曰修丁曰圍戊曰厲己曰即庚曰室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此月陽也 大撓占斗建作甲子以支干為配 甲巳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火此十干化五行真氣也 甲乙見子丑午未為金見戌亥辰巳為火見申酉寅卯為水 丙丁見寅卯申酉為火見子丑午未為水見戌亥辰巳為土 戊巳見辰巳戌亥為木見寅卯申酉為土見子丑午未為火 庚辛見午未子丑為土 壬癸見申酉

留青日札 卷一二 一四



寅卯為金見午未子丑為木見辰巳戌亥為水一以天干為主一以地支為主故不同也

十二辰之肖 子曰鼠前四爪陰後五爪陽 丑曰牛屬陰蹄分四爪 寅曰虎陽五爪 卯曰兔陰缺

唇四爪 辰曰龍陽五爪 巳曰蛇陰雙舌 午曰馬陽火蹄圓單蹄 未曰羊陰蹄分四爪 申曰猴

陽五爪 酉曰雞陰四爪 戌曰狗陽五爪 亥曰猪陰蹄分四爪

正五行 甲乙寅卯木 丙丁巳午火 戊己辰戌

丑未土 庚辛申酉金 壬癸亥子水 乾金巽木

留青日札 卷十二 五

坤艮土此以支幹屬五行也 五行相生者生者左

旋故以中央土生西方金金生北方水水生東方木

木生南方火火復生中央土此河圖之生數也 五

行相剋者剋者右轉故以中央土而剋北與西北之

水水剋南與東南之火火剋西與西南之金金剋東

與東北之木木又剋中央之土此洛書之剋數也

五行生剋制化者生中有剋者蓋木生火火盛則木

為灰燼火生土土盛則火遏滅土生金金盛則草木

不生金生水水盛則物沉溺水生木木盛則水阻滯

此生中有剋也 剋中有生者蓋木剋土土厚則喜

剋

剋

剋

示剋是為秀聳山林土剋水水盛則喜土剋是為樽

節堤防水剋火火盛則喜水剋是為既濟成功火剋

金金盛則喜火剋是為煅煉全材金剋木是為斧斤

斲削此剋中有生也總名之曰五行家

李淳風作六十花甲子歌甲子乙丑海中金 子木為

旺之地兼金死于子墓于丑水 丙寅丁卯爐中火

旺而金死墓故曰海中金也 丙寅丁卯爐中火

陽卯四陽火既得地又得寅卯木以生 戊辰巳巳大

林天 盛之木而在原野之間故曰大林木也 庚午

辛未路傍土 未中之木而生午位之旺火旺則土

日路旁 壬申癸酉劍鋒金 甲酉金之正位兼臨官帝

土也 留青日札 卷十二 十六

剋則無踰于劍鋒 甲戌乙亥山頭火 戌亥為天門火

故曰劍鋒金也 丙子丁丑澗下水 水旺于子衰于丑旺而

頭火也 戊寅巳卯城頭土 天于戌巳為土寅為艮山

也 庚辰辛巳白鐵金 金養于辰生于巳形質初成

午癸未楊柳木 木死于午墓于未木既死墓雖得天

楊柳 甲申乙酉井泉水 金臨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

木也 丙戌丁亥屋上土 丙丁屬火火既炎上則土非

量未洪故曰 戊子己丑劈歷火 正位而納音乃火水

在下而生故 庚寅辛卯松柏木 木臨官寅帝旺

中之火非龍神則 壬辰癸巳長流水 辰為水庫巳為金

無故曰劈歷火也 壬辰癸巳長流水 辰為水庫巳為金

非柔弱之比故 壬辰癸巳長流水 辰為水庫巳為金



水性已存以庫水而產生金則甲午乙未沙中金  
 泉源終不竭故曰長流水也甲午乙未沙中金  
 旺之地火旺則金敗未為火衰之地火衰則金丙申  
 冠帶而方冠帶未能碎伐故曰沙中金也丙申  
**丁酉山下火** 此時而巽光故曰山下火也戊戌巳  
**亥平地木** 此為原野一木生之地故曰平地木也庚  
**子辛丑壁上土** 丑雖土家正位而子則水旺之地土壬寅癸卯金箔金  
寅卯為木旺之地木旺則金羸又  
**壬寅癸卯金箔金** 寅卯為木旺之地木旺則金羸又甲辰乙巳覆燈火  
辰為食時巳為禺中日之將  
金也  
**甲辰乙巳覆燈火** 辰為食時巳為禺中日之將丙午丁未天河水  
丙丁屬火午為火旺之地而  
火也  
**丙午丁未天河水** 丙丁屬火午為火旺之地而戊申巳酉大驛土  
申為坤地酉為地酉為  
不能言也故  
**戊申巳酉大驛土** 申為坤地酉為地酉為庚戌辛亥釵釧金  
庚戌辛亥釵釧金  
薄之土也故曰大驛土也  
**庚戌辛亥釵釧金** 庚戌辛亥釵釧金壬子癸丑桑柘木  
壬子癸丑桑柘木  
亥而病金既衰病則誠  
**壬子癸丑桑柘木** 壬子癸丑桑柘木甲寅乙卯大溪水  
甲寅乙卯大溪水  
生木金則伐之猶桑柘方生  
**甲寅乙卯大溪水** 甲寅乙卯大溪水丙辰丁巳沙中  
丙辰丁巳沙中  
人便以饑饉故曰桑柘木也  
**丙辰丁巳沙中** 丙辰丁巳沙中戊  
維卯為正東水流正東則其性順而  
**戊** 戊土庫辰絕巳而天干丙丁之火至辰冠帶巳臨  
土庫辰絕巳而天干丙丁之火至辰冠帶巳臨  
**戊** 戊午巳未天上火  
午巳未天上火  
午巳未天上火  
**午巳未天上火** 午巳未天上火庚申辛酉石榴木  
庚申辛酉石榴木  
庚申辛酉石榴木  
**庚申辛酉石榴木** 庚申辛酉石榴木壬戌癸亥大海水  
壬戌癸亥大海水  
壬戌癸亥大海水  
**壬戌癸亥大海水** 壬戌癸亥大海水鬼谷子作納音六十甲子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為宮  
鬼谷子作納音六十甲子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為宮  
**鬼谷子作納音六十甲子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為宮** 鬼谷子作納音六十甲子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為宮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于東方  
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于東方  
**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于東方** 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于東方

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故四時始于木木傳于  
 火火傳于土土傳于金金傳于水五行始于金金傳  
 于火火傳于木木傳于水水傳于土納音與易納甲  
 同法也 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于納音之別  
 也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  
 土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  
 後成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  
 三八水音五十六火音一六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論也  
 何以言之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  
 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庚四也甲子  
 留青日札 卷十二 十八  
**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巳**  
**巳其數二十有八八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  
**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為音故曰土甲申**  
**乙酉其數三十者土也水以土為音故曰水戊子**  
**巳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為音故曰火**  
**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所起也**  
**黃鍾黃中色鍾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萐萌萬物**  
**大呂呂旅也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 太族**  
**族奏也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 夾鍾陰夾助太族**  
**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 姑洗洗絜也陽氣洗物**



率絜之也 中呂微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  
 洗宣氣齊物也 蕤賓蕤繼也賓導也陽始導陰氣  
 使繼養物也 林鍾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  
 種物使長大赫盛也 夷則夷傷也則法也陽氣正  
 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 南呂南任也陰氣  
 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 亡射射厭也陽氣究物而  
 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 應鍾陰氣  
 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闕種也周伶州鳩曰律所  
 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  
 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  
 留青日札 卷十二 一九

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  
 九德也曰太族所以金秦替陽出滯也曰姑洗所以  
 修潔百物考神納質也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  
 交錯也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者無貳也曰無  
 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道也為之六間以  
 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  
 出四隙云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  
 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  
 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留青日札卷之十二終

留青日札卷之十三

錢塘田藝蘅子枕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大明大統曆解

正月不曰一月而曰正月者歲之首月取其端正故  
 史記名端月云二世二年正月也正本去聲从一从  
 止當也是也君也小雅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注正讀  
 曰政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秦始皇名政政一  
 作正以正月旦日生故名正時避諱故讀如征然禮  
 記緇衣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漢書叙傳奕世宗

留青日札 卷十三

正並叶音征今當改正也正必建寅者所謂夏正也  
 又為阪月故曰孟阪阪阪隅也孟阪東北阪也孟春  
 之月日在管室昏參中旦尾中律中太簇律者候氣  
 之管以銅或竹為之中猶應也太簇律長八寸陰陽  
 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也寅饋  
 也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強也象少不達饋寅  
 于下也故曰引達于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格起也  
 萬物承陽而興起也攝提星名隨斗构建十二月格  
 木長貌又正也舉也 立春正月節立建也置也从  
 大立一之上也春推也陽也从日艸春時生也蠢也



蠢興也歲之始萬物蠢蠢然出也春為青陽東方少陽之色也物生乃動運故為規所謂東方之神太皞乘震執規司春是也立春者春氣始建也如初成立也 初五日曰東風解凍冬則北風結凍春則風自東來木氣通火故溫而解凍也爾雅謂之谷風 次五日曰蟄虫始振九月之末蟄虫咸俯則至冬而皆藏矣春至而蘇始振動而將出未出也 又五日曰魚陟負冰魚寒則伏于水底陽動而潛鱗升起上游而背負于冰也故月令作魚上冰 雨水正月中雨去聲水需雲間自上而下也水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而陽氣既動散而為水也天一生水故水自天而雨北風凍之則凝而為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為水 初五日曰獺祭魚獺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从賴或作獺一名水狗水居食魚者取魚祭天乃敢自食報本也其祭也圓鋪水象也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此類之不推也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目獺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移穴也或曰獺一歲二祭然後漁人入澤梁 次五日曰侯鴈北鴈隨陽鳥也知時候以保身有去就之義而不失序一名采鳥一名陽鳥寒則來于江南熱則歸于塞北故至

留青日札

卷十三

二

此則漸返于此矣世傳衡州有回鴈峰鴈至此不過遇春而回故又曰過彭蠡之北也梁州有鴈塞山上有大池水鴈皆棲集故名鴈塞月令作鴻鴈北秋令曰鴻鴈來又曰鴻鴈來賓冬令曰鴈比御皆取其知時也熊太古言在開平五月見鷗鷺鴉鵲在彼七月回大都見其南歸又靈川秋分時衆鳥自湖南又廣西春分時又皆出廣則隨陽之鳥不特鴻鴈也 又五日曰草木萌動即禮之所謂區萌達也屈生曰勾芒直出曰萌萌而曰動尚未至乎甲拆也惟此一句乃月令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之文

留青日札

卷十三

三

二月建卯曰仲春日在奎昏中且建星中律中夾鍾夾鍾律長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一曰如月如從隨也从女从口女子從人之命也言隨正月如相從也卯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卯茂也謂陽氣生而孳茂也故曰冒莠于卯太歲在卯曰單闕單音然盛也闕塞也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自塞止遮壅也 驚蟄二月節正月而蟄虫始振者至此而奮然震驚而蟄皆啓發矣 初五日曰桃始華桃者五木之精仙木也故草木萌動之下卯籙之曰桃始華始或曰讀作試華榮也本音華呼



瓜切木謂之華呂氏春秋作桃李華埤雅作小桃花  
又曰其性早華故先百木 次五日曰倉庚鳴鵯鵯  
鵯黃也一名尚庚一作鶯黃離黃黃屬黃鶯楚雀搏  
黍或呼黃離留黃粟留黃袍金衣公子其色初鵯黑  
而後純黃亦應節趨時之鳥故出幽谷遷喬木而睨  
眄好音爾雅黃鳥鳴而蠶生是也但今江南清明後  
而蠶始生二月或太早又三月盡蠶始出谷而鳴不  
知月令何早也水中黃刺魚亦名黃牙魚能變黃鶯  
余親見一箇已變前一半而尾尚未脫者 又五日  
曰鷹化為鳩鷹鶯鳥也一名題有一名征鳥一歲曰

留青日札 卷十三

黃鷹二歲曰鳩鷹次赤也三歲曰鶴鷹今通謂之角  
鷹頂有毛角也鳩鶯鳩鶯之類也九鳥曰鳩能鳩  
聚陽氣又鷓鴣曰今之鷹也鷹大而鳩差小鷹驚而  
鳩差馴孟春時生育氣盛故鷹感之而化為鳩耳且  
草木蕃茂翅弱爪柔自不能搏擊如化而善也夏小  
正曰仲秋鳩化為鷹復變而之不仁故不記也因形  
移易曰化其非因形移易者直曰為言其與化又異  
也古人以鳩鳩為粘鷓為布穀引詩鷓鴣巢鳩居為證  
則非也居鷓鴣乃今之鷓鴣毛色別種與布穀絕不  
相類且布穀自能營巢而不巧故名之曰拙鳩俗言

留青日札 卷十三

拙布穀者以此又以鳩為鷓鴣鷓鴣春來冬去似山  
鷓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或曰即鷓鴣似斑鳩小于  
斑鳩者曰鳴鳩即鷓鴣鷓鴣即布穀之音轉也又以  
鳴鳩即鷓鴣誤矣或亦方言之不同也但後穀雨中  
曰鳴鳩者是可知其為名非上鳴字是虛字也 春  
分二月中分判也梁也半也春九日至此而前後  
判裂各半而適中也陽生于子而終於午至卯而中  
分陰陽相停故晝夜相停各五十刻無長短之差月  
令所謂日夜分是也 初五日曰玄鳥至玄鳥燕也  
其色玄也其名自呼曰玄亦作乙聲多稱小有漢燕  
紫胸輕小者越燕胸紫黑聲大者胡燕又曰沙燕白  
者名天女一名鷺鳥一名鷓鴣或作意怠夏小正曰  
至者入八室屋也春分至秋分去亦知時鳥也 次  
五日曰雷乃發聲雷陰陽薄動生物者也古作鼗从  
四田二回自子至卯積四陽而復雷乃發聲所以四  
田也陰陽回薄所以二回也乃象氣出之難亦繼事  
之辭也發起也舒也揚也興也故曆法春夏曰發秋  
冬曰歛是也單出曰聲聲震激而猛疾則為霆故霹  
靂者天之怒氣也 又五日曰始電電陰陽之激曜  
也與雷同氣發而為光故淮南子曰雷以電為護或



曰雷出天氣電出地氣故電从坤省殄也乍見則殄滅也夫陽微則光不見二月陽氣漸盛以擊于陰其光乃見易大壯二月之卦以雷在天上得名又曰雷電合而章故曰雷光也月令始電之下曰蟄虫咸動啓戶始出是立春之始振月杪之驚蟄者至此而畢發無遺矣又素問王冰注雷乃發聲之下有芍藥榮芍藥者草制食之毒者莫良于芍藥故獨得藥之名所謂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草謂之榮與此不同况今芍藥四月始榮故知其偽也

三月建辰曰季春日在胃昏七星中且牽牛中律中

姑洗一曰病月病本作宀从宀从丙丙位南方萬物炳然天地陰陽之門戶陽功將成陰光以起也辰震也陽氣勃雷電振民農時也故曰振美于辰太歲在辰曰執徐執持守也捕囚也留也徐緩也即月令所謂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勾者畢出萌者盡達如向之執持之物至此而舒散也 清明三月節東南之風曰清明風季春之時適當方位萬物皆齊乎巽矣何潔靜而顯著乎故曰清明也在地者莫清于青水在天者莫明于日月也 初五日曰桐始華桐榮桐木也華而不實今名曰桐最大可為棺槨墨子桐棺三

寸是也故又曰櫬桐此外木之以桐名者其多其類者三種似梧而無子者曰青桐一名槻色白葉似青桐有子肥美可食者曰梧桐一名梓桐生山岡花黃紫色子可壓油者曰岡梧俗名油桐油讀作去聲惟此種稍白桐耳白桐知歲氣每年一枝生十二葉閏則十三葉故可作琴瑟也非其類者四種曰頽桐夏花紅如火曰紫桐花如百合曰刺桐出泉州曰胡桐出鄯善浹可以汗金銀後漢書哀牢夷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汗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華白毳取毳淹績織以為布 次

五日曰田鼠化為鴽鼠穴蟲名善盜晝伏夜動也鴽牟母也田鼠形大頭似兔尾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一名鼯鼠鴽即今鷓鴣一作鷓鴣乃似鴽而小者爾雅直以為鴽誤矣故蔡邕曰鷓鴣是也鼠陰而鴽陽陽氣盛故陰化為陽也淮南子曰蝦蟆化鴽性淳不越橫草無常居而有常匹熊太古言在廣東八月見魚化為鶉南此各不知也 又五日曰虹始見虹踳踳也狀如蟲故从虫虹攻也純陽攻陰之氣又曰陰氣就交于陽映日而光莊子曰陽炙陰成虹禮疏云日照雨滴則生雙出鮮盛者雄闇者雌一名美



人蜺又名孛貳蜺說文于覓下注曰屈虹陰氣也斗  
精失度則覓見態主惑于譽皆謂日不當交而交天  
地之淫氣也蓋陽氣下而陰應即為雲而雨陰氣起  
而陽氣不應則為虹也一名天弓又曰帝弓或曰有  
質其首如驢故能入溪飲水吐釜成金又似妖物也  
王冰注田鼠化為鴛下有牡丹華牡丹花也一名百  
雨金一名鼠姑廣雅謂之木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  
此時雖當華古人不重始紀于晉而盛稱于唐亦偽  
也 穀雨三月中穀續也百穀之總名也雨亦去聲  
時可播種雨其穀于水亦自上而下也吳鄉風俗每  
留青日札 卷十三

于清明後浸種穀是也 初五日曰萍始生萍水草  
也善滋生一夜七子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萍又  
無定性隨風漂流故曰藻萍青藻紫楊花入水化為  
浮萍一名水花一名水白今藻有麻藻異種長可指  
許葉相對聯綴不似萍之點點清輕也萍乃陰物靜  
以承陽故曝之不死惟以盆水在下承之而虛閣萍  
于上以曬之即枯死矣 次五日曰鳴鳩拂其羽鳴  
鳩鷓鴣也此時穀雨之後故曰布穀一名撥穀雌雄  
追逐鳴而過擊其翅若鼓翼拍其身而直刺向上亦  
陽氣使之也天晴則呼其牝雨則逐之俗言喚婦逐

婦常聞其聲故曰鳴鳩其形小如斑鳩說者不詳鳴  
字是名故以為即鷹所化者真誤矣 又五日曰戴  
勝降于桑戴勝織紝之鳥頭上花毛成勝時蠶生之  
候若自天而降下于桑亦氣使之也一名戴鷲按相  
如傳西王母皜然白首戴勝而穴處蓋勝者婦人首  
飾即漢所謂華勝也今江南桑時之鳥白頭黑衣而  
未嘗見其勝乃專集于桑以食甚孳者其有勝者則  
綠衣黃襟而不降于桑且非其時所必有也

四月建巳曰孟夏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律中中  
呂一日余月余舒也故語之舒曰余言萬物至此而  
舒散暢茂也巳巳也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  
文章故巳為蛇象形象蛇之變化有文章也故曰巳

藏于巳太歲在巳曰大荒落荒遠也大也有也亦寬  
廣之義落非凋零之謂乃居也始也萬物大盛磊落  
布濩也一作芒落或曰四月正陽亦名正月皆去聲  
此又人所罕知者 立夏四月節夏假也物假大乃  
宣平故曰大夏楚詞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即也  
氣大而育物也夏曰朱明一曰長贏即恢台也至此  
而夏氣始建立也 初五日曰蜩蟬鳴一名蜩蛄一  
名螿夏小正曰螿則鳴一名天螿一名仙姑一名碩



鼠又曰蝮螻蛄俗曰土狗臭蟲也或曰蝮蝮蛙也非是穴土中好夜出又好入室偷燈火以返穴俗謂之替鬼役也雄者喜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食風與土廣志曰會稽謂之蝮蛄 次五日曰蝮蛄出蝮本作蝮其為物不息引而後申故曰却行一名蝮蟪一名曲蝮一名蝮蛄一名土龍善鳴于土中故又曰歌女老者曰頸俗名陽顯即古稱蝮廣東名胸肭陰而屈者乘陽而申見也皆陰氣始而蝮蛄蝮蛄應之也蟲自有一種名臭蟲者人遂以蝮非臭蟲殊不知此物亦臭故說文本草皆以為臭蟲也但陸德明

留青日札

卷一三

鄭康成皆以為蛙非矣 又五日曰王瓜生通志曰

王瓜曰土瓜曰瞽姑曰鉤瓢曰非芴均房間曰老鴉瓜又曰菟瓜其根可生食類瓜故得瓜名而鄭玄以為菟葵誤矣圖經以為生平野田宅及墻垣葉似栝樓烏藥圓無了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黃花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葛細而多糝又名土瓜一名落鷓瓜今藥中所用也鄭玄以為即草挈本草作菟葵王冰王瓜生作赤箭生即此也蓋以其色赤故耳所謂赤箭藥名况月令是月聚畜百藥是也俗名瓜蔓一種小而微尖色紅但圖經以為又名土瓜

非也土瓜自是一種如山藥土藤可生食今又一種形微長而圓有肉如刺色白熟則漸黃亦有黃白二種可生食自名黃瓜今俗人誤此以為王瓜因其音之近也又通志赤箭曰離母曰鬼督郵曰合離曰獨搖曰定風有風不動無風自搖又獨活亦曰獨搖草得風不搖無風自動又鬼督郵亦曰獨搖草而徐長卿赤箭俱有鬼督郵之名而實異若以王瓜根為可生食即今名青木香也 小滿四月中小滿者萬物至此而小得盈滿也有小滿而無大滿者何也蓋節氣因時物兼人事而人事不可以大滿也非若寒暑與雪可以兼小大也 初五日曰苦菜秀苦菜今野苦苣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脆美可茹為菜而味苦故名蔡邕以為苦苣菜俗呼苦馬菜鷲兒菜通志曰茶曰選又野生禰苣人家常食曰白苣即萬苣與苦苣皆八月撒子漫種見老圃書故埤雅亦曰生于寒秋經冬歷春至夏而秀也一名游冬則是禰苣不可食即別一種說文之所謂草名也詩采苦采苦誰為茶苦其甘如薺故可食內則濡豚色苦是名萬苣者也但注以為茶即茶則誤之甚矣今韻茶云木作茶而茶字說文亦以為苦茶即今茶茗也鮑氏遂以為

留青日札

卷一三

一一



感火氣而苦味成味不知茶有三四種而茶字下又曰菜名可知矣又有一種葉似苦苣而汁白花黃似菊者一曰茅秀一名英茶詩有女如茶是也况茶茗櫛設并皆木一種五名安得謂之菜也秀出也榮也茂也美也草木之華曰秀故曰吐華曰秀若以不榮而實謂之秀而乃病之曰苦菜不實則不知秀有兩義矣王冰注作吳葵華說文葵菜也夫葵為白菜之王唐本草注吳葵云即關河間謂之苦菜夏小正作王蒼秀也 次五日曰靡草死靡草名感陰氣而死柔而萎靡不勝至陽而死也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

留青日札

卷十三

十二

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注昔終也三葉謂薺苳苳薺苳也董仲舒曰苳苳枯于仲夏是也 又五日曰麥秋至麥繼絕續乏之穀秋種厚種謂之麥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說文曰芒穀今大麥有芒小麥無芒又有纍麥一曰薺麥即耒麥或曰大麥又曰短粒麥夫百穀以秋為成熟之期惟麥夏熟故以夏為秋而曰麥秋至月令曰農乃登麥天子乃以薺嘗麥先薦寢廟是也王冰作小暑至夫小暑乃六月一節安得又入候中或即白露降木一候也復為白露八月節之謂與

五月建午曰仲夏日在東井昏亢中且危中律中糝賓一曰臯月說文臯白之進也从白从本意者白為秋氣之色至此而陽已極陰逆生故秋欲來也或曰臯局也萬物至此而各有局限部分也午梧也五月陰氣行逆陽冒地而出也蓋陽極陰生午者正衝之地午象逆衝也故曰罽布于午太歲在午曰敦辨敦大也祥盛也萬物大盛也 芒種五月節麥穀皆為芒種種上聲說文類也又種去聲執也布之也此時有芒之種可以布種故今人作芒種作去聲當也 初五日曰螳螂生堂螂有斧蟲故曰拒斧訛曰圻父

留青日札

卷十三

十三

一名螳螂一名不蠅以其能捷飛故名天馬其子曰蟬蛸又曰莫辨陰氣始起殺蟲應之而生故能捕蟬而食深秋生子木間一殼百子至此時則破殼而出可以入藥一名桑螵蛸類從日螳螂之氣含之生火蚯蚓之塵背洒起霧 次五日曰鵙始鳴鵙一作博勞百勞伯勞左傳名伯趙喙黑似鸚鵡而大賊害之鳥故俗名鳳凰臯隸夏至來冬至去應陰氣之動不能翱翔直飛而已一名鷓鴣離騷恐鷓鴣之先鳴也百草為之不芳蓋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也一作鷓鴣南嶺之聲似之故曰鷓鴣舌之人又名



巧婦易林曰鴟必單棲鸞必匹飛蓋惡鳥故單棲也俗曰逐瘟因其聲惡言能逐瘟氣追人魂也亦作逐瘟則感陰而鳴是蓋起于曹植惡鳥論以伯勞為尹伯奇所化故俗惡伯勞言所鳴之家必有凶是也鴟善制蛇故曰鴟鳴在上蛇蟠不動鴟鳴在上蝟反不行夫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陰氣至而鴟鳴可續之候 又五日曰反舌無聲反舌鳥名禮記疏曰舌鳥也以其能反復其舌隨百鳥之音故名至此感陰氣而無聲俗名泥百舌歐陽永叔詩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宮花正好愁雨來駸日方催花正發是以百舌即泥滑滑之故今亦名之曰泥百舌也飲春水而開口飲秋水而閉口故梅堯臣百舌詩一冬常噤默乘春何多舌周書反舌有聲譏人在側故杜甫云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譏人蓋陰氣之應巧言之象也又易通卦驗丹鉛餘論作蟬無聲而人皆信之蓋注疏以反舌為蝦蟇惑之也殊不知蝦蟇蛙屬此時正鳴而劉禹錫百舌吟云數聲不盡又飛去又云天生羽族爾何微則蝦蟇豈有利而能飛者况結之曰南方朱鳥一相見索寞無言蒿下飛即所謂無聲也夏至五月中至到也極也陽氣假大夏到此而至極

留青日札

卷十三

十四

也故曰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初五日曰鹿角解山獸屬陽角支向前一陰始生感之而角自退落余家所畜馴鹿每歲驗之時日不爽及出時數夜即長以盆水照之新出角少不端正則又能觸落而復換是尤異也 次五日曰蝸始鳴蝸大蟬也或作螿楚曰蝸宋衛曰蟪蛄曰蜩秦晉曰蟬形聲大而黑紫色曰馬蝸俗名老全全則越人蟬音也無口而旁鳴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曰蟬脫藥名也一名枯蟬曰伏蜻雄者能鳴雌者啞而無聲亦名螿蛄夏生者夏死夏生者秋死故莊子曰螿蛄不知春秋惟本草以為留青日札 卷十三 十五

留青日札

卷十三

十五

蚱蜢誤矣蓋蚱蜢尖頭尾蟲也生于草中非生于楊柳上今小艇之形似之故曰蚱蜢也蝻乃蜉蝣脫殼而成蜉蝣即蜉蝣黑甲蟲能轉糞土為園故又名弄丸久之羽化如尸解而去其鼻高目深者名胡蜉蝣亦屬陽故夏至而鳴也 又五日曰半夏生半夏藥名白而細圓夏之半而生感乎陰也月令半夏生之下有曰木董榮故王冰從之木董檉也觀也花朝生暮落故名舜一名日及一名舜華

六月建未曰季夏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律中林鍾一曰且月且薦也陽氣薦進之極也又多貌詩蓮且



有且是也亦謂陽衆多也未味也五行木老于未象水重枝葉也故曰昧菱于未太歲在未曰惕洽言陰欲化物而陽氣漸和合也 小暑六月節暑熱也月初暑氣猶小也 初五日曰溫風至溫燁也暖也南方火溫熱之風至也 次五日曰蟋蟀居壁悉蟀也也一日蟋蟀又名蜻蛚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即今趣織俗作促織生野中羽翼漸成而居穴之壁壁垣也漸寒則自宇而漸入于牀下矣一種二尾能關一種三尾不能關俗名油葫蘆乃如蟋蟀者詩義問曰悉率食蠅而化語曰趣織鳴嬾婦驚蓋留青日札卷十三 十六

催寒之蛩也 又五日曰鷹始擊擊本作鷲或作鷩搏擊也禮注疏獸擊从執从手鳥鷩从執从鳥是也氣未肅殺故鷹始搏擊以迎金氣故月令作鷹集蚤鷩記又作鷹乃學習蓋可見矣 大暑六月中熱至此而大也 初五日曰腐草為螢即螢火蟲夜飛腹下如火故曰即照又名炤燐一名挾火一名據火一名夜光宵燭一名丹良丹鳥朽爛之草所化陽明之極則幽陰之物亦感之而化無情而生有情也明堂月令作腐草為蠲爾雅曰炤火即照是炤即螢也說文蠲明也是矣又曰蠲馬蠲从虫益聲 象形則又

似詩所謂熠燿宵行者是名宵行虫形如蠶夜行地上炤下有光古今注辨之曰熠燿非螢生卑濕處尾後帶火古人因其有光或亦卑濕腐草所化故誤以螢為蠲耳愚謂螢草螢也蓋有二種淮南子作蚺者水螢也唐子卿有賦曰水螢有虫惟虫能天彼何為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取于蟹足能自運亦何憐于眩色動波間狀珠遠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于潁川故知此為水螢也 次五日曰土潤溽暑濕熱也土氣濕潤而暑氣鬱蒸也 又五日曰大雨時行土氣成暑暑極成雨大雨及時而行所以退暑而迎秋也或曰皆泉井之所主也

留青日札卷十三

十七

留青日札十三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十四

錢塘田藝蘅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大明大統曆解

七月建申曰孟秋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律中夷則一曰相月相助也導也儼也周禮出接賓曰儼人詔禮曰相言秋之迎夏相扶助導引而成物也申神也陰氣成自申束从白自持也又曰身也萬物身體皆成就也故曰申堅于申太歲在申曰涖灘涖大也灘水濡而乾也言萬物收斂而乾實也或以灘為修

留青日札

卷十四

也而云修長 立秋七月節秋摯也物摯斂乃成熟故禾孰曰秋一曰白藏一曰素商秋為矩少昊乘兌執矩司秋是也秋至此而建立也 初五日日涼風至涼薄寒也西南方風曰涼風至此而淒清之氣至焉故六月之風曰温而七月之風曰涼陰之代陽也周禮所謂火見而清風戒寒也禮記作盲風至目無眸子曰盲亦摯斂之意也 次五日日白露降露陰之液和氣潤澤津凝為露也白西方秋金之色天之陰氣成液下降為白露而潤物也 又五日日寒蟬鳴蟬小如蜩今名枝喙言在樹枝上鳴其音喙繞可

聽也即啞蟬初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故芻蕘論云

秋風至而寒蟬吟俗作蚶螿非也形小而青綠色聲

接續而急疾所謂寒蟬鳴夕者此也多為水中黑殼

蟲所化俗名蝦蟇蟲乃蜻蜒以尾點水生子水草上

而青鮪魚食之腹脹孕蟲噬破母腹而出身似蟬而

小及蛻乃為蟬也亦屬陰感秋而鳴者有蜩先鳴故

此不復言始也寒蟬爾雅曰寒蟬是名即鳴鳩之謂

也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息也暑熱至此而止息

初五日日鷹乃祭鳥二月而化為鳩者至六月而始

摯今則感金氣之肅殺而乃搏擊飛鳥矣然必先祭

而後食者亦猶獺之報本也或以為有胎之禽則不

擊故曰義鳥今則不然雖當春亦殺雛而食之未見

其義也月今天子法此故于其下文曰戮有罪征不

義一作始行戮亦論其常耳 次五日日天地始肅

秋氣清而陰陽始振肅也故下文曰不可以齷 又

五日日禾乃登禾嘉穀之總名登升成也禾至此而

乃熟也故曰農乃登穀

八月建酉曰仲秋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觴中律中

南呂一曰壯月壯大也健也故易二月之卦曰大壯

注威盛強猛之名是也今八月亦為壯月者豈二月



為春之盛八月為秋之盛故與或曰壯傷也故郭璞以淮呼壯為傷今此名出自淮南鴻烈篇而又皆無所解故余釋之如此酉就也季秋可為酌酒成熟也故曰留熟于酉亦曰飽也老也古文作卯卯為春門萬物已出酉為秋門萬物已入故一卯閉門象也太歲在酉曰作噩作起也為也生也噩嚴肅貌言萬物皆作起而嚴肅也天文志作詭亦作駮鄂音義同或即以噩為零落則非也 白露八月節前七月次五日既曰白露降矣而此復以為節者秋金色白陰氣漸重露茫茫而白也其下文又曰盲風至盲風疾

晉書曰禮記卷十四

三

風也盲者閉暗之稱當建酉闔戶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闔闔風 初五日曰鴻鴈來大曰鴻小曰鴈正月之候鴈北歸沙漠者至此而復自北而來南矣言北而不言南者自中國言故曰來也淮南子作候鴈來說文以鴻為鴻鵠則誤矣鵠黃鵠大水鳥也又曰白鵠詩疏羽毛純白似鶴而大肉美如鴈是也又小鳥曰鴝鵒射取其難中皆非鴈類又鴈有鴨鵝倉鴨之名 次五日曰玄鳥歸春分而燕至者全則自南而北矣說者皆以燕為北方之鳥也殊不知其來也言至而未嘗言南其去也言歸而未嘗言北

非若鴈之明言北者故今江南山谷中土人掘石穴往往見蟄燕成窟蓋畏寒而服藏土窟耳或曰燕蟄于水底非皆歸北也豈所謂胡燕歸北越燕歸南而漢燕留漢也與 又五日曰羣鳥養羞養供也羞食也羣鳥藏食以自育將以備冬也所謂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者以此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秋分八月中秋至此而平半故亦曰日夜分也 初五日曰雷始收聲春分而雷乃發聲者至此而收聲若斂聚其聲于地中陰收捕陽而萬物隨氣以入故易地中有雷曰復雷藏澤中曰隨也 次五日曰蟄蟲壞戶

留書曰禮記卷十四

四

器未燒者壞鎔物之始也居內半門曰戶 立春而蟄蟲始振者至此而入土復培益其戶使之漸小可以通明出入尚未至于寒而塗墜也故下文曰殺氣浸盛陽氣日衰蓋蟲畏寒而自避也 又五日曰水始涸立春東風解凍之水正月中之雨水大暑大雨時行之水至此而乾渴非真乾渴也水固曰涸若消歛而不復滿盈故曰始涸蓋春夏氣至而水生秋冬氣返而水降也今或連年八九月之後大雨橫行洪水汎濫可謂不時而不涸矣調燮何居 九月建戌曰季秋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律中無射



一曰玄月玄黑赤色微也幽遠也象幽而入覆之也  
九月之天色似之且陽微而幽深萬物入覆也一日  
暮商成滅也陽氣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戊合一也  
五行土生于戊盛于戊故曰畢入于戊太歲在戊曰  
闔茂闔閉也茂草木盛也言閉藏萬物之盛也故一  
作掩茂或以茂為冒是冒即闔也非是 寒露九月  
節露在七八月而白者至此則寒冷而將凝矣 初  
五日曰鴻鴈來賓白露節鴈先來者為主此時來者  
皆後至矣故為賓通書作來賓以為水際蓋賓濱之  
誤也先至者豈獨不來水際乎 次五日曰雀入大  
水為蛤雀依人小鳥也故名家賓今日麻雀通作爵  
故月令作爵入大水蛤蚌屬曰蜃非也秦人謂之牡  
厲說文曰燕所化又魁蛤一名復累曰老服翼所化  
即用此理也惟此雀乃黃雀也蛤乃白蛤也大水乃  
海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為蛤舊云風寒氣肅入海而  
變蓋黃雀自海外而來初時輕細後食中國稻粱肥  
重飛不能越海故多沈溺而變蛤也其油一點成一  
蛤大小因之廣東惠州志海中黃雀魚八月化為黃  
雀十月後入海復化為魚古今注雀入水不則多淫  
泆蓋雀交不一鳥之最淫泆者也 又五日曰菊有

留青日札

卷一四

五

黃花菊治蔕也一名日精本草菊華一名節華注有  
兩種一莖紫氣香味甘可羹一莖青作蒿艾氣味苦  
名苦蕒本作鞠通作鞠月令从鞠黃中央土色土盛  
于戊故菊之黃華應其時也故桃桐之花不言色而  
菊獨言黃又菊有紅白紫黑數十種而獨重其黃貴  
中色也故易之坤土旺之極亦取象曰黃裳蓋可知  
矣 霜降九月中霖早霜也露者霜之始白者寒寒  
者結而為霜矣霜喪也成物者其氣慘毒物皆喪也  
霜露皆陰陽之氣陰氣勝則露凝而為霜易之坤曰  
履霜堅冰至所以為陰凝也周語曰駟見而隕霜隕  
降也 初五日曰豺乃祭獸月令作豺乃祭獸戮禽  
豺狼屬狗聲長尾白頰色黃體細瘦故謂之豺棘以  
獸祭天亦如鷹之報本也其祭方鋪金象也必祭而  
後食是春夏之時豺當餓死矣蓋食獸者其常而至  
此乃一祭以更始也獺鷹皆然此亦古人所未道者  
也 次五日曰草木黃落霜後枝葉皆黃而凋落也  
故下文曰乃伐薪為炭 又五日曰蟄蟲咸俯秋分  
之蟄蟲坏戶者至此寒凜皆垂其首而不食故下文  
曰咸俯在內皆墜其戶也淮南子曰太陰所建蟄蟲  
百穴而處鵲巢回而為戶王水此下有日景天華

留青日札

卷一四

六



十月建亥曰孟冬日在尾皆危中旦七星中律中應  
鍾一曰陽月老陰之極將復為陽喜之也太初又曰  
畢月畢終也陰盡而陽復來也左傳曰良月良善也  
重盈數也亦曰暢月暢克也言萬物充實也一曰上  
冬言為冬之始也一曰小春言日暖如春也亥亥也  
有微陽起接盛陰萬物之莖皆動也盛陰感陽物皆  
含育于內承人之懷妊也故曰該闕于亥太歲在亥  
曰太淵獻淵深也獻進也萬物大小深藏以迎陽也  
或以大淵獻為困敦夫歲在子曰困敦此誤易之  
立冬十月節冬終也藏也物終藏乃可稱冬曰元英

留青日札 卷十四

七

陰極而冬始建立也 初五日曰水始冰冰久凍也  
本作人象水凝之形而冬亦作冬从古文字也結陰  
成冰積冰曰凌冰壯曰凍冰流曰澌冰解曰泮冰始  
凝而至乎壯也 次五日曰地始凍寒而土氣凝結  
冰漸壯故地凍而未至于坼也 又五日曰雉入大  
水為蜃雉鳥名即山雞有十四種盧諸喬一作鷓鴣  
鷓鴣海翟山鷺卓翬雉一作鷓鴣鷓鴣爾雅曰鷓  
雉鷓雉鳥雉鷓鷓扶雉海雉鷓雉山雉雉鷓鷓雉漢  
曰野雉禮曰䟽趾五采成章故曰華蟲也蜃蛟屬世  
言雉與地交而禮記注謂雉由于地化故以雉子為

蜃埤雅亦曰似蛇而大腰下盡逆鱗即蜃類也而淮  
南子玉篇諸家皆以蜃為大蛤亦曰蚌屬本草大蛤  
曰車螯一名蜃又曰車輪海島吐氣成樓臺與蛟龍  
同是又為蛤類矣當從禮注為是或曰大水准也晉  
語曰雉入于淮為蜃丹鳥鷓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  
故司閉或即雉入大水為蜃也蛇求于龜則為龜求  
于雉則為蜃一曰蜃狀似螭有耳有角背鬣紅色獨  
鷹田鼠曰化為鳩鴛而腐草雀雉止言為而不言化  
者何也蓋改其舊質謂之變馴致于善謂之化因形  
而易謂之變離形而易謂之化書大宗伯合天地之

留青日札 卷十四

八

化注能生非類曰化鷹化為鳩身在而心化也鼠化  
為鴛雀雉化為蛤蜃皆據身亦化故能生非類按此  
則鷹不離形雀雉亦當為化矣豈月令之省文邪余  
意鷹鼠皆有害于物故曰化所謂馴致于善也若夫  
因形離形之說則前論備之矣變化序曰鷓之為雉  
蛇之為鼈孔雀雖有雌雄將乳之時登木哀鳴地即  
與交而雉亦與地交晉武庫中地化雉 小雪十月  
中雪凝雨說物者也緩也水下遇寒而凝緩緩然下  
也天地積陰溫則為雨寒則為雪五穀之精也寒未  
盛故雪猶小也 初五日曰虹藏不見三月虹始見



者至此則隱伏而不見陰陽不交故似端之也文子  
曰至治之世虹霓不見夫婦過禮則虹氣盛 次五  
日日天氣上升地氣下降 又五日曰閉塞而成冬  
天地交則通而為泰不交則閉塞而為否故月令曰  
天地不通此四時之所以終而成冬也

十一月建子曰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  
黃鍾一曰辜月辜辜也有自新之義十一月一陽復  
生故萬物將自新也月令亦作暢月子併足為併者  
在襜褕也孳也孳孳無已也夜半陽氣起人承陽萬  
物滋因以名辰故曰孳萌于子太歲在子曰困敦困

留青日札

卷十四

九

故廬也从木在口中舊所居廬木久而因弊也故又  
曰窮也極也敦去聲堅也大也立一成為敦立言陽  
氣困弊之極而漸高大或誤以此為大淵獻是月也  
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蕩動也 大雪十一月節寒  
盛故雪大也 初五日曰鷓鴣不鳴鷓似雉黃黑色  
故名曰褐性勇猛善鬪終無負期于必死一死乃止  
漢書作鷓鴣一作鷓漢書鷓雀注音芬或曰本作鷓  
假借作鷓又云大而色青則鷓自是一種鳥非鷓也  
此皆鷓字之義並不言鷓鴣至于鷓則曰渴鷓一作  
鴉鷓曷旦渴旦詩作盍旦鴉曷皆音渴鷓且同似鷓

書夜常鳴求旦之鳥故詩曰相彼鴉鷓尚或惡之鳴  
急旦也十月之時夜甚短鴉鷓求旦故人惡之今冬  
至將來一陽復生故不鳴蓋鷓鴣本陽鳥感陽而聲  
默又名側挂則其好陽可知矣恐即今嶺南之倒挂  
鳥遇寒極而鳴郭璞亦云似鷓冬無毛書夜鳴即寒  
號蟲淮南子陳皓方氏亦然信無疑矣不然則鷓本  
勇雉漢書魏賦並不言其鳴否唐詩暗蟲啼渴旦涼  
葉墜相思即此相思子乃今之紅豆也 次五日曰  
虎始交虎山獸之君感微陽之氣故雌雄始交合也  
諺云虎交一世 又五日曰荔挺出荔草名似蒲而

留青日札

卷十四

十

小根可為畝本草馬蘭江東呼旱蒲多植于階庭挺  
一枝也獨也挺然勁直之貌故荔枝可以為畝傅亮  
冬至詩柔荔迎時萼是也一名蠶實或曰即馬薤也  
陳皓不識以為香草蓋香草乃薤荔或又以薤荔為  
狀如烏韭韭也薤荔自是昔邪垣衣之類俗名鬼饅  
頭舊名木饅頭如果之名荔支非荔之本名也月令  
鷓鴣不鳴之上有曰冰益壯地始坼于十月水始冰  
地始凍之文尤相發明此上有芸始生芸香草可以  
辟蠱 冬至十一月中孝經說曰至有二義一陰極  
之至二陽氣始至三日行南至故曰冬至至日夜半



子時之半而一陽生葭灰起日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也周正建子為正月人統也 初五日曰蚯蚓結立夏而出者至此寒極而交結如繩矣蚯蚓亦曰鳴砌結者穴居首陽下向陽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 次五日曰麋鹿解麋形大如鹿澤獸也屬陰角支向後一陽始生感之而角自退落如夏至之鹿角解也麋四目其二夜目日下有竅夜即能視故淮南子曰孕婦見麋而子四目也角重者二十餘斤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頓長也陸佃曰麋陽獸角始生而後護耳陽獸何以遇陽而解非也 又五

留青日札 卷十四

十一

日曰水泉動天一生水水原曰泉秋分而水涸立冬而冰至此一陽動于九地之下而水泉亦動于九淵之下矣但萌動而未流也

十二月建丑曰季冬日在癸文昏夔中旦氏中律中大呂一曰涂月涂路也旅壻也九軌曰涂通達之道二陽漸長萬物亨通也古無涂字俗作途丑紐也萬物動用事象手舉有所執也故曰紐牙于丑又昧爽為丑人皆起有為也太歲在丑曰赤奮若赤陽色易乾為大赤是也奮揚也奮在田上鼓翅輕疾也若順也亦豫及之辭言陽氣奮發而萬物無不順其性也

小寒十二月節寒尚小也 初五日曰鴈北鄉鄉去

聲面也禮依南鄉書席南鄉易嚮明通作向白露而鴻鴈來寒露而鴻鴈來賓者至此將避熱而歸漸向北而飛及立春之後則盡北矣 次五日曰鵲始巢鵲本作鳥又作誰在木上曰巢鵲知太歲所在作巢背太歲向太乙巢取木杪枝不取墮地故一名乾鵲古云乾鵲知風是也又冬至架巢至春乃成吳人占巢上水旱高則水低則旱也生子後則鵲奪而居之所謂誰鵲有巢惟鳩居之諺云喜鵲得生血出入哥得箇兒成巢是也鵲俗名八哥鵲鳴則有吉

留青日札 卷十四

十二

慶來故名喜鵲諺云喜鵲叫好事到是也又日見鵲上梁者必貴出埤雅 又五日曰雉雉說文雉雉鳴也文明之禽感陽氣而有聲故又曰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頸雷在地中雉性精剛獨知之應而鳴也埤雅作雉始雉師曠曰雉交不再故紀之 大寒十二月 中寒威至此而極大矣 初五日曰雞乳雞知時畜稽也能考時也生于日乳感陽氣而生育也今四時皆生此其正候耳埤雅作雞始乳此下有款冬華款冬花生于水底董仲舒曰款冬華于嚴霜是也 次五日曰征鴈厲疾鷹曰征鳥凡雕隼鷓鷯能征伐禽



獸者通名之也埤雅作鷲為殺戮不辜白鴈病惡來急曰疾至此而剛猛迅速陽漸長至于四則將化而馴也 又五日曰水澤腹墜下有水鍾曰澤腹厚也身中也堅固也剛也立冬而水始冰大雪而冰益壯至此則自薄而厚自厚而固水澤之腹皆結實所謂連底凍也故月令又曰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以入凌人之職也

按秦相呂不韋集儒士使者所聞為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每篇首皆有月令今禮記所載即其文也宋黃東發論之詳矣蓋月令固非盡述二代

留青日札

卷十四

十三

之制亦非立為秦人一代之制呂不韋姑集衆聞而天時行事若可垂訓記禮者又從而取之顧多呂氏本文為是而禮記傳寫差訛為非如候鴈北誤作鴻鴈來溽暑誤作辱暑蟄虫咸俯在穴皆堊其戶誤以穴為內諸家曲為之說而不敢以呂氏證之若夫王瓜生作王善生溫風至作涼風至雉雖雞乳分二候而作乳雉雖則又呂氏之誤而當從月令者也學禮者正之可也

留青日札十四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十五

錢塘田蕪蘅子統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丁

丁當也值也萬物盛于丙成于丁其形中正象心也今人年二十為成丁古者四十歲曰丁蓋大壽以百歲為期一千十年故丁在四十彊仕之時蘇武丁年奉使是也漢景天下男子年二十而始傅晉武令男子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

留青日札

卷十五

老小不事宋孝武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丁隋二十一成丁煬帝二十二成丁唐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我朝法人年四歲即附籍十五以下曰不成丁無差役十六以上曰成丁始有差役七十以上及廢疾得免差役

六尺之孤

六尺之孤周禮國中七尺野外六尺皆不從征六尺年十五七尺年三十夫自十五至三十方作七尺又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



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

漢老弱未傅者悉詣軍

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之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蓋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皆發之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豚犬

留青日札 卷十五

人呼已子曰犬子又曰豚兒謂賤之也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也王脩名狗子頽之推曰北土名兒為駒為豚然古者名子不以畜牲以其廢祀也而周公名子曰禽孔子以鯉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蟻虱至於展禽解狐司馬牛之類比比皆然則又烏在其為不以畜牲而重名也又呼兄弟之子為猶子言猶已之子也古稱隴西人呼犬子為猶子是猶子即犬子也况猶亦獸名故从犬又總名之曰豚犬若劉景升直豚犬耳越語范蠡欲速報吳使國民衆多令國人

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三十不娶皆罪父母生丈夫與酒三壺夫一生女子與酒一壺豚一所謂豚犬蓋幼之事也又南史皇太子齊武帝時小史易名犬子梁武丁貴嬪生廬陵威王武帝謂其父道遠曰賢女復育一男答曰莫道賭狗子世人以為笑

寶寶保保

今人愛惜其子每呼之曰寶寶蓋言愛惜如珍寶也亦作保保或作阿保人則以為保抱護恤之意殊不知保保者元人尊重之稱如曰丞相王保保又元史勇士洪寶寶我朝曹國公李文忠亦稱李保保見草

木子

周歲周年

今小兒生日周歲死者曰周年吉凶之稱未嘗混也所謂推步起戌故以歲為始也周年即暮年唐明皇諱隆基故改為周年一作稊匝四時也

鹽口馬丁

今百姓計口而納鹽糧國制頒民以鹽乃收其鈔國初沈留公差自杭赴京秦杭州市民不務生理專服美麗衣服出入公門結交官吏說事過錢壞法害民太祖曰浙江等處及直隸府州市民着他見丁出錢



買馬往北地當驛站至今為丁田馬丁云

養老

有虞氏以燕禮 夏后氏以饗禮 殷人以食禮

周人兼用之 有虞氏深衣而養老 夏后氏燕衣

而養老 殷人縞衣而養老 周人玄衣而養老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庶老于下庠 夏后氏養國

老于東序庶老于西序 殷人養國老于右學庶老

于左學 周人養國老于東膠庶老于虞庠即西膠

五十曰艾 髮蒼白色如艾也又歷也長者多更歷也 異糝 養于鄉

不從力政 而爵 始衰 杖于家

漢高帝舉民五十以上有行能為鄉三老升縣三老

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

魏文帝舉民望五十以上守素衡門者授令長

六十曰耆稽久而將入于老也周禮八十曰耆不從

力役指事使人也又音義云至也至老境也則六十

曰耆為是 宿肉 養于國 不與服戎 不親學

非肉不飽 杖于鄉 歲制

隋文帝六十為老乃免丁役

七十曰悼 悼也 貳膳 養于學達于諸侯 不俟朝

不與賓客之事 致政唯衰麻為喪 非帛不暖

七十曰老 時制 又曰古希古所少也

八十曰耄 耄常珍 月告存 齊喪之事弗及

杖于朝 月制 拜君命一坐再至 非人不暖杜

子美詩暖老須燕玉謂燕趙美婦人如玉也

漢八十者二筭不事 注免二口 漢文帝賜米酒肉

唐太宗八十以上粟二斛 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

九十曰耄 耄飲食不離寢膳飲從于遊 日有秩使

人愛 君命 雖人不暖 天子欲有問則就其室以

珍從 日備惟絞給衾冒死而后制

漢九十者一子不事 注謂其賦受 漢文帝賜帛絮

留青日札 卷十五 五

漢帝有受鬻法給米粟為糜為復子若孫令得身率

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唐太宗九十以上粟三斛

百歲日期願人生以百年為期願養也又與基同

唐太宗粟三斛加絹二疋加版授又侍五人

洪武十九年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老年八

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

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疋絮一斤若有田產

足以自贖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

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富

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



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泛差徭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敦篤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與陳粟著為令上復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君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于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于人情周子物理

留青日札 卷十五

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太祖曰政為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洪武詔賜京師民七十以上天下民八十以上爵里士京師民八十以上天下民九以上爵鄉士名稱甚奇孟子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春秋豫讓國士漢韓信

國士戰國魯仲連天下士里士鄉士皆有所本也宣德二年二月詔民年八十以上每名給絹一疋綿布一疋綿一斤肉十斤酒一斗米一石錢塘縣民人潘士廉等四十名皆如數給賜

十九世同居

三世同居蔡邕 後漢樊重

四世同居隋劉君良 唐高安崔耶宋縑鄧文瑞

三從同居牛敬則

五世同居奉新陰幼述 晉桑虞字子桑 桐廬戴元益 王履謙

留青日札 卷十五

六世同居建昌洪文撫

七世同居太原郭雋 温州趙友 杭州俞舉慶

八世同居宋曹州劉懷 潞州邢濟

九世同居唐張公藝

十世同居宋解州董孝章

十一世同居銅陵阮鍾儀

十八世同居唐德安陳克

十九世同居會稽裘承詢大中祥符四年旌表門閭

其後二三百餘年猶號義門真難事也我朝惟金華

浦江鄭氏家法過之見宋景濂義門記豈非聖世之



人瑞哉

老戒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今有八九十歲而勤渠貪  
憚無止者真馬牛也余子幼造宅之戒身親犯之

龍鍾

今人年老行動不便曰龍鍾自來多不解其意余以  
為鍾聚也故說文曰如天之鍾美是也蓋言龍至于  
老則蟠聚而不能奮飛故以之稱老年翁也如鮑背  
之類也李濟翁以為鍾即涿者謬矣

尚父 仲父 亞父 仲兄

留青日札

卷一五

八

周太公曰師尚父劉向日師之尚之父之 又曹操

吳越王錢鏐 宦官李輔國漢唐皆稱尚父 又士

人稱輔國曰五父猶今之顯宦稱賊臣嚴嵩為乾爺

者不下三五十人 又周宣王子尚父 齊管仲秦

呂不韋皆曰仲父 蜀廣漢太守夏纂請高士秦密

為師友祭酒號仲父 魏道武稱義牧曰仲兄 又

項羽稱范增曰亞父 假父見秦史 又唐張全義

公

禮志曰古人相呼曰公而宋顏延之怒人呼公 鉅  
公天子 上公 宰公 相公 國公 明公 府

公見史書 丞公韓子稱縣丞 大公酒工又柁工

門子

卿之適子曰門子言將代父當門者也正室皆謂之  
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今以門子而加于官府隸  
役之身獨何與又家有長子曰家督春秋戰國時大  
夫之家嫡亦稱太子見孟孫智伯趙襄子等傳禮卿  
大夫之支子為側室賈誼非有及室之執

大漢

我 朝直殿將軍專選人材長大者故曰大漢南方  
人少餘杭吳某正德間曾選中在元名鎮殿將軍亦

留青日札

卷十五

九

曰大漢今許將軍老而退直在寒族長不過九尺

長人

河圖龍文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大秦國人長  
十丈又東十萬里佻人國長三丈五尺又東十萬里  
中秦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  
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天  
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神異  
經西南大荒中人長一丈腹圍九尺一名無不達西  
北海外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一千里腹圍一  
千五百里名曰無路之人東南隅大荒中有林父高



千里腹圍百輔崔鴻前秦錄曰符堅以乞活夏默為左鎮郎胡人護磨那為右鎮郎奄人申香為拂蓋郎各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符健皇始四年長人見新平長五丈河流大履一雙長七尺三寸指長尺餘魏咸熙大人見襄武長二丈脚跡三尺二寸宋南渡武林兄妹二人各長一丈二尺隆慶三年寧國人施六來投軍門長一丈六寸是年又高郵衛指揮僉事陳律腰六十圍腹垂幾至于膝重三百八十斤惜不甚長耳

朱儒

我君小子朱儒是使國人謂襄公曰小子謂臧紇曰朱儒蓋武仲短小故也與侏儒同後漢書朱儒國在東海女王國南四千里人長三四尺拾遺記負嶠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廣延國人長二尺杭城此種人甚衆其所生子則又皆長也

淨人

郭璞讚淨人小人也音淨椰子厚詩淨人長九寸漢武東郡送人長七寸名曰巨靈東方朔神異經西海外鶴國人長七寸西北荒中小人長一寸光武時潁川人張仲師長二寸又見陶九成所紀人腊事此種

往往有之矣嘉靖三十四年衢州商人胡秀號碧泉在餘杭新街頭楊一松家寓下攜一小人至長可一尺眉目鬚髮種種皆備乃男子也約年五十餘歲云至海東大洋中泊岸時忽風浪中得此同輩男女一十七人衆商救之各分其一乃以朱紅鳥籠盛之承以木板以米水食之口中但聞作唧唧聲不知所言何事見人亦不驚懼能周旋其間倦則睡息此即淨人國人也務光黃帝時人皇甫謐云其長七寸

蓬人

蓬七禾切今作姓與短矮同从矢方言曰紫癡短也

蓬腹見文選又唐書王伾傳形容蓬陋

笨人

今言人之不齷溜者曰笨音奔去聲从竹从本故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為笨伯宋書王微粗笨朱子不學誤以孔明為益

儻儻人

李太白送魏萬詩五月造我語知非儻儻人今人或作狀駮說文駮馬行佗也韻會病也癡也音呆海篇作儻吳儂相戲謂曰狀廣韻字也至于戲罵人曰窳浸阿獸言死人也回回俗老人舍身窳浸而死百年



後得之可為藥故曰蜜人番言木乃伊是也

骨懂

今賣雜玩寶貨肆曰骨董鋪伏池筆記陸道士詩投  
膠骨董羹鍋內搗密盤游飯盆中蓋羅浮穎老取飲  
食雜烹之名曰骨董羹則骨董之義可知矣又稱人  
之出身好者曰骨董想亦此意而唐天寶初玄宗游  
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駕幸溫泉賦有曰骨董雖短  
伎藝能長則又當為骨懂矣夫懂乃懂字心亂也  
豈方言然與

執古執方頭

今人謂不通時宜者為執古謂不圓活轉變者為執  
方頭執古見唐盧仝詩云莫執古方頭見陸魯望詩  
云方頭不會王門事

惡客

黃庭堅以不飲酒者為惡客故云破卵扶頭把一杯  
燈前風味喚仍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閒攜惡客  
來元次山以非酒徒即為惡客故曰將船何處去送  
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二公以惡客之  
名贈此輩極佳予以為不能詩者亦當名之曰惡客  
蓋皆敗人清興故也

忙人

忙以心从亡忘亦从心从亡但有傍正之不同耳如  
慚之與慙惛之與惛懈之與懈懈之與懈可以通用  
者大不相同矣猶惛之不可以為忠怡之不可以為  
怠怡之不可以為意也意者人心健忘則忙矣列子  
宋有病忘者家語魯有大忘者孔子謂顏淵曰吾與  
汝忘是皆心安而善忘者若有心而偏則其忙矣

閒人

閒之為義或曰月到門庭方是閒也古皆从日與閒  
同其音稍異耳閒亦人之所難得者杜牧之有云不  
是閒人閒不得願為閒客此閒行吳興因建得閒亭  
余性極愛閒而閒中不能靜處尋詩問酒灌卉調禽  
實無暇時因憶韓致堯有云書墻暗記移花日洗簾  
先知醞酒期須信閒人有忙事早來衝雨覓漁師玉  
山樵人可謂同調矣

聖人昏仕非禮

禮三十而昏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孔子二十而生鯉  
四十強仕堯十三而佐封植禹十二而為司空何也  
老人閉房開房

男子六十而閉房以輔衰也重性命也七十大衰衰



非人不暖故復開房余謂古人所稟純厚而又三十始婚故可以至六十而後寡慾若今人則所稟既已漓薄而又未弱冠而遽有室則當五十而閉房可也如不能飲者酒家有進戶法謂以酒漸漸誘之以開其量余嘗謂惟壯者可以強之使進若年老而血氣漸衰則力不足以勝杯酌亦當以漸而減名之曰退戶法亦所以重性命也詩人所云衰顏借酒紅又非復開其戶之謂邪

大老

大老見孟子 宋江州民呼公曰大老見侯鯖錄

禮記卷十五

元老詩 二老伯夷太公今杭婦稱貼夫曰二老

三漢老 峽中船人曰長年三老 四老漢四皓

五老舜臣五星精 又睢陽 八老淮南八公也

九老香山 又至道 天老杜甫稱宰相 閣老唐

書楊綰傳 堂老 廷老皆宰相見史則今在殿中

者可稱殿老 翰林院都察院之類可稱曰院老古

今但稱院長 詹事府順天府之類當曰府老 大

理寺之類曰寺老則為和尚矣可發一笑 國老見

史 宰老即家長見禮 宗老 家老 鄉老周官

里老 耆老 房老妻安長年者 嘉靖末年風俗

忽變士大夫至于小民莫不相稱曰翁曰老諺云官無尊卑皆曰一老人無大小皆曰一翁此人孽也

不備人

月令先雷三日以木鐸循道令兆姓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玄女房中經雷電之子必病顛狂又社日妊者生而白頭犯天譴也

生異類

虎之生豹鸛之生鶴鶻之生鷓鴣雀之生鷓馬之生驢騾德可謂之同類未甚相遠也至于鷓之生犬生蛇羊之生猪甚于羊狗與猪之生人豈莊子所論程生

禮記卷十五

馬馬生人之謂邪兵部洪尚書公在四川報一民婦產卵四五十枚如鷄鷩且餘杭塘南人家鷄卵生牛後半身猶帶黃未化又猪生一人其身首俱人惟手足似猪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京師十王府前王健兒家猪生五子其一人首後二蹄人足生即能行又崇德羊生一人弘治間錢塘湖市民家生子一頭兩面二耳四足具男女形正德間邵主簿家在鎮江一產五女嘉靖初西溪婦生一子兩頭一身五臟在外十三年臨安一產四子長六七寸二十四年良渚王本妻生一男兩頭隆慶初餘杭周氏一產四蛇大異事



錢塘田藝衡子枕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陳田同音

今人但知敬仲奔齊以田易姓以為第用陳字之右腹耳殊不知形既存舊聲亦同音蓋尊祖敬宗不忘本始也今之田徒年切古亦如直珍切詩定之方中云雲雨既零命彼佖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漢童謠亦云邪徑賊良田說口害善人唐韓退之越裳操亦云虎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皆可見

矣通志但云陳氏為田氏音訛也才前此耳

以國為氏

陳氏媯姓初封虞城後封于遂今鉅野後封於陳今陳州治宛丘縣本太昊伏羲氏之墟舜傳天下于禹禹封舜之子商均于虞城周武王克商乃求舜後以簡三恪得胡公滿封之于陳以奉舜祀或曰當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子滿而封于陳以奉舜祀滿號胡公往往以額胡之故而得此號成公元年楚王為夏徵舒弑靈公遂率諸侯伐陳謂陳人曰無恐吾誅徵舒而已已

而縣陳群臣皆賀申叔時不賀王問其故曰鄙語有之牽牛以蹊人之田田主奪之牛蹊則有罪矣而奪之牛不亦甚乎今君徵兵諸侯以討不義已而取之以利其地何以令于天下是以不賀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于晉而立之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矣哉楚莊王輕于乘之國而重一言哀公三十四年司徒招作亂楚靈王使公子弃疾帥師圍陳滅之使弃疾為陳公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頴帝之族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德于遂蓋商之興也存舜之後而封于

遂世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以舜居媯汭故姓之曰媯而祀虞帝且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五歲弃疾弑靈王而自立是為平王欲和諸侯乃求陳悼太子偃師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潛公二十二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惠王使子西之子公孫朝伐陳而滅之子孫以國為氏又廣陵之陳實劉氏魯相無子以外孫劉矯嗣河南氏志云侯莫陳之後亦改為陳氏又白氏貴隋初改為陳氏是為萬年之陳也按陳媯姓也然伍員曰夏少康為有仍牧正逃奔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是則又為姚姓也



蓋媯姓始于周姚姓自夏有之然則堯舜妻以二女而賜之姓者賜以姚也謂為媯誤矣自夏之前為虞國至商為遂國未知虞之存于商否然至周則遂虞皆為姬姓國矣而胡公之陳為媯不復言姚矣

陳田始末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嬌牛嬌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凡八世路史曰五帝之中獨舜不出于黃帝虞幕生窮係生敬康生喬牛生瞽瞍舜起媯汭以媯為姓至周武王封舜後滿于陳是為胡公傳申公犀侯傳弟相

留青日札卷十六

公臯羊傳中公子孝公突慎公圉戎幽公寧釐公孝武公靈夷公說傳弟平公燮文公圉桓公鮑傳弟厲公佗母蔡女也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筮之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自胡公至完凡十三世七年蔡人殺厲公傳桓公太子免之子利公躍五月傳弟莊公林傳弟宣公杵臼二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完懼禍奔齊乃齊桓公小白之十四年也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羈旅

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工正者周禮冬官為考工主器械者或曰掌百工也齊懿仲欲妻敬仲卜之占曰是為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敬仲以陳字為田氏或曰陳田聲相近也應劭曰始食萊地由是改姓田氏然齊無田完完字敬仲史記曰謚也生田釋孟夷或作夷孟思生田潛孟莊一作孟芷或作閻孟克生文子田須無諫莊公厚客晉欒盈弗聽生桓子田無宇有力事莊公有寵生武子田開釐子田乞乞事景公為大夫以

留青日札卷十六

四

小斗受賦稅以大斗予粟行陰德于民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使乞救范中行氏輸之粟逐國患子斥晏孺子荼而立悼公陽生于家遂為相專齊政生成子田常相簡公壬復修釐子之政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以田豹田子行言殺監止子我遂殺簡公立平公鶯常相之修功行賞親于百姓言于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五年齊政皆歸于常割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生襄子田盤一作堅作班他男七十餘人或曰百餘人盤相宣公使其兄



第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以有齊國生莊子田白一作伯相宣公生悼子田次太公田和相宣公五十年田會自廩丘反康公貸十四年和遷康公海上十八年和與魏楚衛會濁澤求為諸侯文侯請于周二子許之十九年立和為齊侯紀元年生桓公田午或曰午弑侯田剌及孺子田喜而兼齊生威王田因齊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自稱為王以令天下最疆于諸侯生宣王田辟疆三晉之王皆朝于博望生湣王田地一作遂三十六年王為東帝二月復為王欲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

留青日札

卷十六

五

之苗裔也漢求帝後媯冒為始睦侯王莽時封田豐為世睦侯一作代睦侯奉敬仲後子恢避莽亂居吳郡改姓媯氏五代孫敷又改為姚氏至後魏孝文詔訪舜後獲萊郡民媯苟之復其家

第二氏

第二氏其先齊諸田漢武帝徙諸陵以門秩次第田廣之孫田登為第二氏

第五氏

第五氏媯姓齊諸田之後

第八氏

留青日札 卷十六

第八氏出陳留風俗通亦齊諸田之後田廣弟田英為第八門因氏王莽時有講大夫第八矯皆以次為氏也

荀田氏

荀氏之族見于後世者亦有田氏

田車氏

田千秋因賜小車改為車氏後魏車焜氏亦為車氏

田紇干氏

後周田弘為大司空鴈門郡公賜姓紇干氏紇干氏本代人孝文帝復改為干氏



田王氏

齊諸田子孫他徙者人稱之曰王家其後世遂為王氏

田光氏

田光之後秦末避地以光為氏故有光氏然田光有二曰先生者見信陵君傳曰守相走城陽見田儋傳

聞人氏

聞人氏風俗通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遂以聞人為氏然聞達之人皆謂聞人何必少正卯以惡聞也漢有太子少傅聞人通沛人治后氏禮宋大觀登科聞

留青月札 卷十六

人宏政和聞人穎立秀州人聞人韶金華令

聞氏

聞氏即聞人也宋登科有聞見昌聞舜舉此皆以凶德為氏也愚則以為聞說文知聲也从耳門聲禮曰諛聞書曰敷聞曰無窮之聞詩曰聲聞曰令聞皆美稱也又安知不有名人者因之以得姓為聞者乎又何必聞之同于聞人也况闐又地名弘農有闐亭前漢書有湖闐鄉孟康曰闐古闐字建安中正作聞如鄭興客受聞鄉是也又武帝經桐鄉聞破南粵故置聞喜縣今山西也安知不有名人者以地為姓乎

田以事為氏

漢王充論五音五姓之妄而曰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則田之氏姓因上世有事于田農如神農后稷遂師句峻之類或未可知也然胡公滿乃陶正之子其後不為陶氏何也

姓

姓說文人所生也从女生聲乃曰古者神母感天而生子故从女則非也蓋男女無不由母以生故制字

留青月札 卷十六

从女生也非特諧聲本會意也古作囀囀恂囀麗明象形也从生从囀象人生所自出之門戶也白虎通曰姓生也人所稟以生也故祖父之相生雖百世此姓不改唐玄宗問于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此論極正非鑿空臆度之言譬如今之



大姓巨族之里其旁義男家生多竊附主人之姓以長其世數代之後遂莫能辨其真偽矣以今証古不亦尤著明也邪三代以前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三代以後姓氏浸廣年世既遠族類益繁於是以氏爲姓而索之族矣自五胡金元華夷大混又有以部落爲姓者有因功賜姓者有因過因形改姓者有避仇避難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名字冒姓者有音訛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省文省言轉姓者又國初禁從蒙古之姓小民畏懼乃併古之履姓去其一字若皇甫之爲皇呼延之爲呼赫連之爲連

留青日札

卷一六

聞人之爲聞者又不可勝計也翰林編修吳沉爲千家姓表進凡一千九百六十八姓然尚有遺者

### 氏族

氏正義曰猶家也釋例曰別而稱之曰氏合而言之曰族曰姓氏者姓以繫統百世使不別氏以別子孫之所出言姓則在上言氏即在下如今云姓田氏姓聞氏也族者屬也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各自爲氏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夏之苾氏以吞苾苾而生也今作姒商之子氏以吞燕子而生也周之姬氏以履大人恭而生也推此可知矣

### 名

名自命也从夕口夕者冥不相見故口以自名也白虎通殷以甲乙名不以子丑名甲乙幹也子丑枝也後世不知此義以地枝名者多矣周禮子生三月妻以子見于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山川又若子已孤不更名左傳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于物爲假取于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生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古者諱名不諱姓生日名死日諱今稱人口尊諱非禮也

### 字

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字本乳也从宀子子亦聲王充曰古者立字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是也公羊傳曰名不如字古之



君子之名子也必以信義而擇淑令所以祥其名也  
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幣所以重其名也  
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通告內外所以昭其名也  
書而藏之所以寶其名也賤者避焉所以貴其名也  
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禮字依乎名名字  
之本字名之末也故曰字以表德有德可表則表之  
今無德而字之則亦妄人而已適所以辱其名也又  
况降而為號乎別號之與寒泉榭里兆于春秋蓋周  
末文勝之弊也乃今降及與臺罔不有號嗟乎彼哉

單名兼名單字兼字

曾青日札 卷十六

十一

名之或單或兼示非一也春秋譏二名謂其無常也  
今為吾子孫約以二十字為兼名曰世益殷齊業嘉  
謀自祖貽允能承永志方遂萬年思蓋欲其有序而  
不紊也然字亦有單有兼仲尼伯魚兼也臯陶字璜  
顏回字淵曾點字皙皆單也在後世則兼字通行矣  
伯仲季

禮五十乃加伯仲白虎通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  
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伯長也大也仲中  
也次也季少也末也風俗通曰氏于字伯仲季是也  
或稱孟仲季孟亦長也始也或稱伯叔季叔本拾也

收拾之也周之有太伯仲雍季歷也魯之有孟孫叔  
孫季孫也文王時南宮氏之有二伯二仲二叔二季  
所謂周有八士也然重仲叔而不重伯孟者明長之  
不可二也伯夷仲遠而曰叔齊叔即季也猶叔世曰  
季世也伯牛仲弓之稱未必皆五十而後加也女子  
亦自為伯仲法陰陽各有終始也十五通乎織紉之  
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若伯姬孟子季女是也

子稱父名

古人質實不獨子思稱祖仲尼如漢爰種亦稱叔父  
益字曰絲又張頡乃張堪之子至為朱暉曰大人不  
與堪為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則是子稱父名也

曾青日札 卷十六

十二

母稱子字

晁錯之父稱子曰公班昭女誠曰恒恐子穀負辱清  
朝子穀者曹成之字乃曹壽之子也魏畧單固字恭  
夏其母夏侯氏謂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  
我強故耳

人自稱其字

自宜呼名乃有自稱字者王猛嘗眾曰王景畧愛國  
厚恩王貞與齊王陳啓孝逸生于戰爭之季崔顯答  
豫章王書亦自稱祖濟隋帝亦稱曰崔祖濟聞一知



十元結與何負外書自稱曰次山白

田氏古諱不當犯

諱古人名厚道也况姓同乎後人避之母自薄也因  
嘉靖開錢塘一輕薄子試于有司與世父同諱故著  
之編世父名在正德已卯科鄉試錄中特小人無忌  
憚耳凡見于前者茲不重出聊錄其行槩云

- 田穰苴 大司馬 有兵法
- 田開之 周威公時
- 田單 安平君
- 田豹 齊
- 田無擇 字子方 魏文師
- 田需 魏人
- 田既 齊將軍
- 田逆 齊
- 田駢 樓下號天 魏文師
- 田嬰 一作勝 靖郭君
- 田文 嬰子 薛
- 田吸 齊將
- 田生 驕人 善韓
- 田忌 一名期 思徐州
- 田軫 即陳軫
- 田解 齊將
- 田侏子 有墨家 三篇
- 田光 齊守相 凡三人
- 田光 燕處士 稱先生
- 田光 漢盧奴令
- 田仲 魏君 侯
- 田連 善鼓琴
- 田蘇 晉
- 田景 宋
- 田何 善易 見
- 田巴 善鼓瑟
- 田不禮 趙臣
- 田邑 齊
- 田叔 字少卿 漢丞相
- 田仁 叔子 司
- 田蚡 長陵人 武安侯
- 田甲 賈人
- 田千秋 丞相 富
- 田弱 善法真
- 田肯 齊
- 田確 凡二
- 田廣明 大鴻臚
- 田豫 字伯謀 大夫
- 田彭祖 豫子
- 田洛 晉刺
- 田延年 字子夏 大司農
- 田基 晉中平 人司徒
- 田嗣 陽平人 將樂子
- 田泓 晉將
- 田疇 字子泰 魏亭侯 議郎 凡二
- 田續 時從孫 開內侯
- 田章 晉護軍 綿州人
- 田德平 晉
- 田安典 下邳人 魏太守
- 田長樂 安典子
- 田式 字顯標 長樂子 世本郡太守 封公
- 田信 武子 隋
- 田興祖 刺史
- 田益宗 與伯謀 伯謀日莊

田魯生 隋太守 田魯賢 田纂 皆益 田翼 隋孝

田弘 字廣 魯 鳳 田仁恭 字長 貴 弘 田世師 仁恭子

田德懋 平原公 田軌 雍州長安人 田弘 公 軌子 信 都郡

田仁會 軍 諡 威 田歸道 國公 諡 烈 田賓庭 仁會子 光祿卿

田神功 冀州人 田神玉 弟 汴宋節 田朝 常山 雁門郡

田璟 平州人 都 田守義 昭子 田承嗣 守美子 鳳

田華 承嗣子 太 田緒 字緒 承嗣子 田季安 字季 緒子

田懷諫 衛將軍 田廷珪 守義子 田廷暉 瑗子 司馬

田延珪 尚書 田縉 字雲 長 扶 風 田悅 延珪子 唐齊

田弘正 字道安 廷珪子 幼 季 安 愛 之 故 名 與 朝 廷 賜

留青日札 卷十六 田布 字致禮 弘正子 節度 尚書 僕 田少卿 德 國 公

田鐵 布子 刺史 田融 弘正兄 太子 田羣 弘正子 刺史

田肇 弘正子 代 田牟 弘正子 尚書 田昂 梁 鎮 南 將軍

田晁 節度使 田秀 田昉 刺史

田在賓 將軍 田頴 字 臣 合肥 田鳳 唐 京 兆 判 官

田澄 唐 蜀 人 能 田游巖 三 原 人 入 太 白 山 隱 其 山 孫

田鸞 得 仙 田璆 得 仙 田志亨 真 吾 人 逸

田敏 都 平 人 梁 田章 敏 子 殿 丞 田錫 洪 雅 人 宋 侍

田况 陽 翟 人 少 田晝 字 承 君 况 從 田渭 緒 雲 人 進 士

田疇 字 士 北 唐 田仁朗 知 州 田祐恭 思 州 人 世

田疇 字 士 北 唐 田仁朗 知 州 田祐恭 思 州 人 世



田瑜 壽安人學士	田開 壽安人世稱	田如鰲 進士轉運	田如鵬 進士	田如鴻 進士	田洞 刺史	田紹斌 汾州人團練使	田重進 知州	田琢 字師之安定人尚書	田景遷 刺史	田真子 晉江人進士	田鎮則 字朝英分直人進士	田澹 宗正丞為學	田儋 儋之子	田廣 紫荊田氏	田慶 紫荊田氏	田子真 侍郎	田雄 元京兆總管	田顯 字默之與中人選尚書	田道源 宋太傅	田確 安陽人金尚	田温 本州人元守	田滋 開封郡人元	田槩 北平人有金	田忠良 字正卿方	田天澤 忠良子	田章 巴東人光	田豐 山東人	田氏本支譜圖			田九疇 世一	田得源 世二	田瓊 字三英	田英 字四世	田邦 字五世	田汝登 六世	田世傳 世八	田益 世九	田殷 世十	田汝成 六世	田藝衡 世七	田世守 世八	田益 世九	田殷 世十	田世爵 世八	十六卷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留青日札卷之十七

錢塘田藝衡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越絕書人姓名考

余嘗作越絕書序見文集上二卷所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而得衣非袁乎米而覆庚非康乎此則姓袁名康也蓋袁長衣貌从衣曹省聲毛氏云从口俗从厶非也康本古文米康字从米庚聲口承以天當為吳屈原同名當為平此則姓吳名平也

留青日札卷十七

吳大言也从矢口大言故側口以出聲類死云如言有口為吳無口為天是古文變隸易楷之訛非从天也又王充按書篇云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又云君高之越紐錄臨淮郡漢武帝置今徐州會稽秦郡漢為吳國今蘇州以康為泰也則當字曰太伯以康為衢也則當字曰文術蓋術者道路也豈兩人邪或一人而二字也高平曰原故屈子名平而字原今平之字曰君高宜也况漢之高平縣屬臨淮亦其證也越紐者即越絕也蓋紐有結束之義即絕之所謂斷滅也紐有關紐之義即絕之所謂最絕也豈



初名越紐錄而後定爲越絕書邪又隋志作越絕紀  
漢文選注有富中越絕書

### 泰伯季歷

周泰伯旣爲吳開國之君使袁康而吳人也則不當  
復字曰太伯使越人也則是幸吳之亡而犯賢聖之  
字矣以此推之則越絕本合兩義而文術之字爲當  
也論者曰太王實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  
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采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  
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又以此  
推之則季歷之名文王曰昌西伯之名武王曰發是

留青日札

卷一

三代皆有無君之心矣故曰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又  
曰西伯陰行善政皆可疑也泰伯真至德矣

### 越句踐四世五世考

周貞定王四年丙子乃越伯句踐三十二年冬十一  
月句踐卒子適郢立見左傳紀年作鹿郢史記作鼫  
與十年壬午伯適郢六年卒子不壽立二十年壬辰  
伯不壽十年卒子翁立是爲朱句威烈王十四年已  
巳越伯翁三十七年卒子翳立二十二年丁丑乃越  
伯翳之八年次年戊寅入通鑑史記越世家句踐卒  
四世而至王翳翳卒子王之侯立索隱引紀年云翳

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呂氏紀

越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

高誘注授乃句踐五世孫越絕書句踐子與夷與夷

子子翁子翁子不揚不揚子無疆楚威王滅之無疆

之子之侯竊自立爲君長之侯子尊尊子親親失衆

楚伐之走南山淮南子翳賢不欲爲王逃于山穴之

中越人以火熏之出而立之虞翻曰越王翳讓位逃

于巫山之穴越人熏而出之斯非泰伯之儔邪見三

國志注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

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

留青日札

卷十七

三

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

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搜素善友又悉遁

反邀遁反李云名淮南子作翳丹穴爾雅云南戴日

爲丹穴見莊子元王三年越滅吳盡有吳地傳六世

至王無疆伐楚大敗顯王三十六年也楚威王殺無

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亡是史記句踐之

四世王翳五世王之侯高誘句踐之五世授紀年四

世翳五世諸咎越絕四世無疆五世之侯又云句踐

生鼫與鼫與生不壽不壽生翁翁生翳翳生之侯之

侯生無疆實六世舊經云五世者誤也見浙江通志



注惟史記與越絕頗合豈無疆為翳之字邪之侯疑即諸咎之音訛也紀年諸咎弒其君翳而越絕則楚滅無疆之侯竊自立為君長觀竊字之意亦頗可疑或以為翳即豫罷與即夷與不揚即不壽而諸咎即授之子皆未可知也

夏啓周武王皆八十二歲即位

禹年一百六歲而卒啓即位年八十二歲則啓生時禹年二十四歲而紀云禹三十未娶行至塗山而娶女嫫何也文王年九十七歲而卒十五歲而生發則武王即位時亦當八十二歲在位十九年則是一百

四

四

一歲而紀云九十三亦誤也又云殷王祖甲二十八祀庚寅生昌則又六年而為廩辛又六年而為庚丁又二十一年而為武乙又四年而為太丁又三年而為帝乙又三十七年而為紂辛凡一百一十年而商亡文王壽九十七則死後十三年而武王興也伯夷罪之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信十三年而不葬則武王誠不忠不孝者矣近作四書人物考者皆失于考證何也

周武王老而娶呂邑姜

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發則武王之生乃

庚丁三年甲辰也文王至紂十五年而始得呂尚則武王巳年七十六七矣而云娶呂尚女邑姜豈其父方十二即冠而娶太姒顧其子及老耄而始婚邪非人情也亦非禮也况太公此時已八十矣故西伯稱之曰叟樂此邪則翁婿年相若矣以年相若之婿而又稱其翁曰師尚父豈情之所安也哉

孔子傳考正

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一月庚子生或作十月二十一日六歲而顏路生九歲而子路生十五歲而閔子騫生十九而娶于官氏亦非三十而婚之

五

五

禮也二十而生伯魚時為委吏司職史記言弟子益進此時諸門人皆未生不知果何弟子也二十九歲冉有仲弓生三十巫馬期生三十一顏淵生伯魚年十一矣三十二子貢生三十五樊遲生次年原憲生本傳云夫子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顏子方六歲不知又何人也又云魯亂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適乎景公夫孔子三十歲時景公與晏嬰適魯既有秦穆公之對而景公說矣至此又何必自辱為家臣以通乎景公也不臣于晏嬰而臣于高昭子何也三十九澹臺滅明生四十二公西華生四十五子夏生



陽虎亂季氏僭六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焉彌  
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時顏子方十五次年而子游  
曾子方生乃問歌器夫十七而孟釐子稱其達三十  
三而齊景公稱其聖人之智四十二而知桓子之積  
羊辯吳專車之骨反獨不知宥坐之器而問焉何也  
本傳四十七爲中都宰史記在五十二年次年子喪  
生又次年子賤生五十一誅少正卯史記遲五年五  
十七畏于匡顏淵後年二十七子路年四十八而由  
之本傳在五十四困陳蔡之後亦誤也六十宋司馬  
桓雅逐之適鄭立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

留青日札

卷十七

六

類似堯其項類臯陶其有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  
者三寸此人固未嘗見堯禹輩而乃云然者不亦妄  
哉喪狗之言好事者傳會輕侮之文也而學士大夫  
信之可發一笑六十一與蒲人盟毋適衛遂適衛子  
貢曰盟可負邪子曰要盟神不聽此非聖人之言也  
夫神雖不聽要盟君子既與之盟雖要亦不可負也  
終欲負之何如其初之不從邪自陳遷蔡史記作六  
十傳多三年危陳蔡之時弟子有愠心子路時五十  
四子貢三十二顏子三十三則伯魚當四十四傳云  
鮒五十而卒則顏子亦當四十三四矣以請車之事

知之也何以曰三十二而卒夫子惜其短命無明文  
也夢奠時傳作七十三吳氏曰時伯魚已歿六年則  
又當爲七十五矣此皆人物考之失考者也

### 仲尼庶生

孔氏子姓出宋閔公之後閔公生弗父何以有宋而  
授厲公三世生正考父傳所謂三命滋益恭者考父  
生孔父嘉爲大司馬即宋華父督殺嘉而取其妻者  
也其子奔魯後世以字爲孔氏又爲孔父氏五世曰  
叔梁紇有女無子妾生孟皮有足疾後娶顏氏之三  
女徵在生仲尼三歲父亡十七歲母亡仲尼生鯉伯

留青日札

卷十七

七

魚出妻嫁于衛庶氏生二子長早喪無子所記子思  
之哭嫂爲位是也一子相承至九世次即伋子思之  
子名白字子上

### 舜妹 孔妾

人皆知舜有教弟而不知有教妹史曰父母不愛弟  
妹不親是也仲尼之妾人所未知者宰我對楚昭王  
曰夫子妻不服采妾不衣帛是也禮四十無子而後  
娶妾孔子二十而生鯉此必婢耳豈開官氏既出而  
畜之者邪妻既出矣則于六十六歲之下不當復考  
曰夫人開官氏卒



丘尼取義

孔大也丘土之高也尼古夷字夷平也蓋高而平之命名命字之義也如言陵夷若丘陵之漸平也如漢藝文志公孫尼子與夷同是也何必神之曰禱于尼山而云然哉古亦作旦漢書旦江地名司馬旦人名又尼從後近之也猶昵也又和也尸子曰悅尼而來遠即孔子所謂近者悅而遠者來也尼通作昵昵反頂受水丘从山尼聲言頂當高反下故曰反頂引孔子象峴丘山四方高中央穴下也又曰孔子反宇見文選注又後漢高獲傳為人尼首方面

音義曰九 卷十七

孟子傳考

孟氏姬姓魯桓公子慶父之後也慶父曰共仲本仲氏亦曰仲孫氏為閔公之故諱弑君之罪更為孟氏亦曰孟孫氏又衛有公孟縶之後亦曰孟氏齊有孟軻字子車秦有孟說齊有仲孫湫韓有仲孫章蓋孟以次為氏也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夏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赧王二十六年春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年八十四歲母仇氏

四明公

東有啓明文王西伯邵公召南也而段成式乃以為

啓公為東明公文王為西明公邵公為南明公季札為北明公又不知吳延陵何以屬北可笑之甚

老成氏考成氏

老成子古賢人其裔孫曰老成方為宋大夫著書十篇言黃老之道又考成子著書述黃老之道列子有考成子幼學于尹文先生見通志以吉德為氏

舜文五人

舜有臣五人曰禹稷契臯陶伯益也荀子曰禹得益臯陶橫革直成為輔呂氏春秋曰禹得陶化益真成橫革之交五人化益世本宋衷注伯益也真成即直

音義曰九 卷十七

成也 文王五臣統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也

見孔子答孟武伯問 晉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賈佗先軫魏武子 孟獻子有友五人曰樂正襄牧仲孟子忘其三人今按仲孫蔑嘗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本作姓裘名牧仲衛太子與五人介與殺從曰太子良夫宦者羅伯姬孔惺母也

伯夷仲遼叔齊

孤竹君墨台音眉怡見孔叢子注一作默台見路史



名初字子朝見韓詩外傳孤竹國名即脈竹北海之  
孤山是也太史公伯夷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  
子也而不知孤竹君有三子曰伯夷名允一名元字  
公信乃元子曰伯遼名憑乃中子曰叔齊名致字公  
遠一作智字公達乃嫡子或曰夷齊諡也畧見春秋  
少陽篇伯遼見周書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見吾衍開  
居錄初欲立夷不可初薨夷齊偕異去之北海之瀕  
于是立憑或曰憑夷齊之弟一曰異母弟見烈士傳  
漢光和元年柳城岸壞遼守虞翻夢人曰予伯夷之  
弟孤竹君之子遼海見漂旦往視之有浮棺尸絳衣

留青日札 卷一七

露冠者葬之又搜神記見浮棺破之而語破者尋死  
民有強保視者皆無病而死此其異也宋元符三年  
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而仲遼則無傳故  
世罕知之後墨台氏辟難改爲墨氏又改爲怡氏故  
其後有怡寬後漢樅陽侯竹晏報怨不改姓加二作  
竺以存夷齊是也又齊太公之祖亦名伯夷

三千人

夏桀牛飲者三千人孔子從學者三千人孟嘗君四  
公子食客各三千人漢高祖夜出美女三千人宋武  
帝三千歌舞宿層臺不過皆言其多耳

#### 四皓

會稽太守王景與問士于虞翻翻對曰鄞大里黃公  
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卽祚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  
濟難會稽續志云黃公之賢列于四皓在秦漢時乃  
里人也晉夏統言會稽土地風俗其人循循然猶有  
黃公之高節王元之在汝州有詩云未必頭如樗里  
子也應頭似夏黃公畢文簡譏之以謂不當云夏黃  
公世于美詩云黃綺終辟漢王逸少有尚想黃綺帖  
陶淵明詩云黃綺之商山南史阮孝緒云漢道方盛  
黃綺無間山林是皆以黃爲姓矣王貢傳序四皓名

留青日札 卷一七

字當讀爲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讀爲夏黃公者亦猶  
樂正裘牧仲之誤耳袁正獻之父作羗牖閒評云今  
王姆乃黃墓也舊傳爲秦世黃公墓云又曰黃姑林  
卽黃公林也輿地志云鄞有大里夏里黃公所居按  
今鄞無大里亦無夏里今有仲夏亦傳爲夏黃公所  
居云史記留侯傳註陳留志云公姓崔名廣字少通  
齊人隱居夏里修黃老之道云先有崔姓者作家乘  
故撰黃爲崔以誣祖之豐南禺道生亦云公姓崔名  
廣下黃人也故號下黃公古有內黃外黃上黃下黃  
皆趙魏地見應劭東觀漢記黃伯思東觀餘論云奉



化志謂為奉人定海志謂為定人俱非定志以舟山有黃公墓乃後漢道士赤刀厭虎為虎所食者廣一作廓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居東園一作園角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人太伯之後號霸上先生今洞庭山有角里村一作祿里綺里姓朱名暉字文季姓氏書綺里姓季氏也一作綺季皆不可信

南子子南

衛夫人南子少子郢字子南又楚令尹子南又孔子弟子秦祖字子南

古先生

唐詩依止古先生一作故乃竺乾國人善入無為

劉季非字

漢高祖荀悅曰諱邦字季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呂媪曰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夫季當為行如古之伯仲季非字也如後曰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伯名演字伯升又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其之業所就孰與仲多仲邵陽侯名喜能為產業見漢書是知伯仲非二兄之字皆行也古人質朴故以伯仲季為字稱耳如云會羽季父左尹項伯師古曰伯者

其字也名纏越絕書吳王濞父字為仲又曰邦之字曰國者蓋臣下以國避諱代邦之義也如文帝諱盈之字曰滿師古曰臣下以滿字代盈是也後光武諱秀字文叔伏侯古今注曰秀之字曰茂伯仲叔季兄弟之次長兄伯升次仲故字文叔焉

臯伯通高伯通

梁鴻字伯鸞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其妻同縣孟氏女傳云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多一孟字當名光裁是其妻既云狀肥醜而黑又云衣綺縞傳粉墨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及鴻思恢作詩

日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三句後二句都不成詩既曰念高子又曰想念恢不惟姓名俱用亦重複無味也高士傳恢字伯通恐是高臯同音而伯通同字也

夫人細君

徐夫人男子姓名荆軻傳得趙人徐夫人七首漢武帝時丁夫人越人也以詛軍為功右師細君亦唐博士姓名見包咸傳漢樊崇字細君師古曰東方朔妻名細君又烏孫公主劉細君

陳姥



諸葛亮遺司馬懿巾幗梁臨川王侯侵魏魏道以巾  
幗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謂呂僧珍也隋陳積不敢  
出戰杜伏威遺以婦人服致書稱爲陳姥則仲達亦  
當爲司馬媪矣

### 秦越人郭玉

扁鵲曰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于理一輕身重財二  
衣食不能適三陰陽并藏氣不和四形羸不能服藥  
五信巫不信醫六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郭玉曰貴  
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療有四難焉  
自用意不任臣一將身不謹二骨節不彊不能使藥

留青日札 卷十七

十四

三好逸惡勞四扁鵲得之長桑君郭玉得之涪翁

### 吳華佗宋徐嗣伯

華一名粵字元化本傳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  
注佗令病者冬十一月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  
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  
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蹶蹶高二三尺滿百灌  
使然火温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浥燥便愈徐嗣  
伯字叔紹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  
冷夏日常復衣徐曰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  
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于

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  
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關敢有諫者撻之又  
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  
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即差

### 重瞳十人

堯舜三瞳子 舜重瞳 晉重耳重瞳 項羽重瞳  
王莽重瞳 隋魚俱羅重瞳煬帝忌而誅之 五代  
東漢劉旻重瞳 梁康王友孜重瞳 元末明玉珍  
重瞳後爲飛矢損右目號明眼子 皆雙目四瞳子  
也 南唐李煜一目重瞳 盧循瞳子四轉

留青日札 卷十七

十五

### 異姓名字

皇初起字魯班漢丹溪仙人 劉伯莊即秦嫪毐  
金曼倩即東方朔 賞塗高 秦周字平王皆漢人  
陸杲字明霞吳人 于邵字相門 陸疾字季疵即  
陸羽 臺濛字頂雲晉唐人 咳即晉人 高昂字  
敖曹姿體雄異見北史 佼強山陽人橫行將軍  
仇尼倪鎮東大將軍 獨孤陀字黎邪 務銀提燕  
馮跋遼東太守 徐宣字驕穉 桓譚字君山 慰  
僕 叢 上 宇 筮 徒 縱 忽 崩 辜  
甕 苑 么 法 初 旦 禰 工 晚 針 終



留青日札卷之十八

錢塘田藝蘅子枕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畔宮

戴仲培云魯泮宮非學漢儒又言類官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音半禮記類音班通典言魯國泗水縣泮水出焉世以泮宮為半月形遂以辟雍為圓水形蔡邕獨斷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官漢魯相晨孔子廟碑云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

麗譙樓

留青日札卷一八

今譙樓舊言樓之別名莊子無盛鶴列于麗譙之間麗力知力支二音譙亦作譙謂華麗而譙曉也或曰魏城門名也又譙門見漢書師古曰門上為高樓以望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亦呼為巢如巢車是也亦作譙趙克國為木譙宋時名曰勅書樓見淳化二年詔命以藏所受詔勅成著于籍違者論罪此尊重王言真良法也今之詔敕府州縣不知置于何所矣宜法此故事改為勅書樓

臺門

今人呼墻門曰臺門古今注城門皆築土為之累土

曰臺故亦謂之臺門臺所以登高而望遠也

鈴下 戲下 較下 牀下

書簡稱將帥曰鈴下謂鈴閣之下也見羊祜傳又作戲下大將軍旗曰戲韓信傳可致戲下注與麾同麾下謂麾節之下也薛宣傳執憲較下謂在輦較之下也則將軍有推較之義亦可稱曰較下矣至于門下則在張蒼傳謂殿門之下云若今侍御史也在司馬相如傳則又謂長卿門下是尊卑可通稱也魏文帝為太子拜荀公達于牀下諸葛孔明拜龐德公于牀下則又或可稱牀下于高尚之士矣

留青日札卷一八

東箱

西箱即西清今人家廂房清僻處也漢書鼂錯趙避東箱蓋箱與廂通今國子監亦有東廂等名東榮東翼南榮南除南庭也東除中唐

私府

魯人為長府注藏名漢路溫舒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猶漢之御府今之內府也天文有天庫天積離珠皆藏府之星

兵庫

禮王者密五庫之量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



唐四曰樂庫五曰宴器庫商君書曰湯武破桀紂海  
內無思築五庫以藏五兵至漢乃曰武庫勝三閣序  
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蓋言王僧辨之霜戈電戟  
也五兵者世本曰弓矢矛戈戟周禮注曰矛戟劍盾  
弓鼓司注司馬法曰弓矢圍矢矛守戈戟攻穀梁曰  
矛戟劍刀盾弓矢漢書注矛戟劍弓戈又有車之五  
兵鄭司農云戈矢戟圍矛夷矛有卒之五兵無夷矛  
而有弓矢淮南子則以五兵配五方曰東方矛南方  
弩中央劍西方戈北方鍬其器互有不同也至于魏  
相之所謂五兵則義兵應兵忿兵貪兵驕兵後之五  
留青日札 卷十八

兵尚書則所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名雖是  
而實非矣

蘇

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憇一蘇二頃用蘇季子負  
郭田事一蘇孫思邈屠蘇菴事屠絕鬼氣蘇醒人魂  
宅

宅者擇也擇吉地而營之也孔子所謂里仁爲美擇  
不處仁者是也周制五畝之宅注二畝半在田二畝  
半在邑禮曰儒有一畝之宮官等也寧儻而崇高也  
又容也大能容物也古者上下可通稱也尉繚子曰

天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我  
定制在京功臣宅舍後許留空地十丈左右各五丈  
唐之屋舍王公以下不得施重拱藻井重拱者謂四  
鋪作五鋪作六鋪七鋪八鋪作即今之疊拱也藻井  
者天花板井口內畫以水藻者也非常參官不得造  
抽心舍及施懸魚瓦獸乳梁心舍穿廊也懸魚博  
屈板合尖下所垂之物也瓦獸屋上獸頭及轉角飛  
仙海馬之類也乳梁壓槽方上之短梁也五品以上  
許作烏頭大門即綽楔門也宋之柱桓即官府門首  
拒馬义子也鴟尾屋脊兩頭吻獸也拒鵲者瓦獸上

留青日札

卷十八

四

鐵义也今制官民房屋不許九五間數及歇山轉角  
重簷重拱繪畫藻井硃紅門牕其樓房不在重簷之  
例而品官皆有規則矣又浙江布政使司准奏故官  
之家曾依品級起造房屋者除因貪污黜罷着令改  
拆外其能守法奉公終于本等職事許令子孫永遠  
居住如此不惟厲仕者廉謹之心亦祖父舍宅門蔭  
子孫之盛典也見皇明制書

堂

堂言堂堂高明也禮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  
夫五尺士三尺又尚書大傳曰天子之堂高九雉公



侯七雉子男五雉雉者長三丈高一丈也九雉者長三九二十七丈高九丈也墨子曰堯舜堂高三丈漢武帝玉堂去地十二丈譏其侈也殿大堂也古君臣通稱見史記大厦漢殿名今人亦通稱

城雉

西都賦金城萬雉注方丈為堵三丈為雉雉飛不過三丈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五雉而城天子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又五經異義曰天子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七雉為七丈九仞者八尺曰仞當七丈二尺也五十雉者凡一千五百丈古者六尺為步一百八十丈為里則五十雉者為八里之城也百雉十六里之城千雉者一百六十里也古王制大邑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王城九里公侯城三里伯一里二百八十八步子男一里也

漢不急城長安

高祖以戌卒嬰敬之言都長安既十二年尚不城至孝惠元年春正月乃城長安三年春發長安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六月又發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春正月復發

長安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九月長安城成是帝王之都十二年無城始終五年而城成可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矣海上自倭亂以來有司急于築城民受其害故并記之

柴管

甘寧傳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管柴當去聲即砦字麋芳以南郡降吳後虞翻乘車行經芳管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

步檐

漢相如賦步欄周流唐朱子看幽州昭仁寺碑步欄拖虹霓之色顏魯公太尉文貞宋公碑嘗于光範門內坐步檐中梁書重齋步檐簡文帝秋夜詩檐重月沒早音夏侯湛秋夕哀詩尋修廡之飛檐覽明月之流光謝希逸宣貴妃詠巡欄而臨蕙路江文通詩步欄造瓊丹呂濟曰步欄長廊也故杜甫詩步檐倚杖看牛斗今俗本作步檐夫以月而為步檐則又易之為踏兔走蟾可乎蓋步檐以混成而言如今之飛檐步廊也故屋之半間亦曰一步非言步行于檐下也余以為古者六尺為步今之廊檐大率廣六尺即步檐之明証也趙清曠中秋送物啓云薄奉野芹即瞻



兎數秋毫之意高攀仙桂願步蟾為天闕之遊可謂  
依樣畫葫蘆者也

### 金鋪

西都賦排玉戶而颺金鋪蜀都賦金鋪交映長門賦  
擠玉戶而撼金鋪張正見詩飛闥敞金鋪沈佺期詩  
舞閣金鋪借日懸李賀詩月綴金鋪光脉脉鋪古器  
名蓋方鋪圓乃禮器也舞賦鋪首炳以焜煌注門扇  
鎖處也漢門有鋪首正象其圓形蓋三代已有之或  
以韋索或以螺蚌或以金銅各隨其所王之德也

### 銀鋪

留青日札卷十八  
景福殿賦曰青鎖銀鋪

### 金屈戌 銅鋪

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  
一作屈膝盧照鄰詩娼婦盤龍金屈膝李賀詩屈膝  
銅鋪鎖阿甄說者以為即鋪首非也蓋既言屈膝又  
言銅鋪則非一物明矣余謂即今之蝴蝶扇鉸也可  
以屈申摺疊故可用之屏風也一名倉琅根漢書口  
宮門銅鍤也師古曰鍤與鑲同

### 瓊鋪

楊炯青苔賦曰暗瓊鋪謂扉上有金玉龍獸以銜環

者我 朝公侯一二品門用獸面擺錫環三品至五  
品惟擺錫環六品至九品用鐵環

### 三代獄

夏曰羑室一日念室殷曰羑里一日動止周曰囹圄  
一日稽留夏念者欲其愁思而悔悟也羑里地名河  
內蕩陰羑水出焉即亳州羑通作靡史記文王拘于  
羑里班彪游居賦嗟西伯于牖城說文羑進善也道  
也書曰誕受羑若是也牖穿壁以木為交窓也開明  
也動止者止之使不得妄動也囹領也囹禦也領錄  
囚徒禁御也然囹亦檣也禮疏曰牢也囹止也所以  
留青日札卷十八

止出入罪人于舍即稽留之義也秦亦名囹圄漢書

作囹圄空虚嗟夫今之囹圄不勝其充實矣

獄確也實確人情偽也从言从二大所以守也春秋

元命包曰為獄圓者象斗運合也

牢者言所在堅牢也蓋取以室禁牛之義也

國土者言築土之表牆其形圓也今之高牆是也

狴見家語狴獄見詩即今牢門所圖猛獸也韓詩外

傳云鄉亭之繫口狴朝廷曰獄漢諺曰廷尉獄平如

砥有錢生無錢死今之諺亦云衙門日日向南開有

理無錢莫進來嗚呼弊也久矣是故惟能不進于衙



門而後可不入于囹圄也

申明亭

周曰鋤漢曰街彈室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耜于鋤鄭玄注云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蓋鋤取鋤強之義彈則在朝曰彈文在野曰褒彈評彈是也漢曰里宰曰亭長即今之里長申明亭也古者彰善闡惡表厥里宅故曰編民古樂府云移惡于姓篇著里端是也今在城之更舖一名冷舖即街彈室也鞫候所即稽留獄也事由微以至著罪由小以至大故絕惡于鄉也易為力止惡于辟也難為功苟能舉

留書 卷一八

九

孝廉則人皆崇德矣舉力田則人皆務本矣淫者去其勢閉其幽則姦絕跡矣盜者刑其足抉其目則賊斷種矣外此而因循以為治欲求囹圄之空虛吾見其不可得矣

戒石

我朝立石于府州縣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鐫二大字于其前其陰刻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此蓋作于蜀主孟昶其文尚多乃刪取于宋太宗者初用黃廷堅所書對面警省者能有幾人殊不知上天固難欺而下民亦難虐也

民雖至愚虐甚則變欲安其上復可得乎戒之戒之

立車 眠轎

漢有安車有立車安車可坐者也即步輦今之四轎八轎其濫觴也古人譏桀駕人車則今之用眠轎者其罪惡浮于桀紂矣士大夫是可忍哉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孔子所以升車必正立蓋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共深高九尺五寸故仲尼長九尺餘亦可立也列女傳立輜無駢是婦女亦立也

金車 銅車 鐵車

留書 卷一八

孔子曰乘殷之輅秦始皇闕三代之車獨有取于殷輅南史齊志曰殷有瑞因乘鈎而制車因桑根而為色古所謂器車也桑根車一曰金根車言桑色黃如金也漢儀天子法駕曰金根車不學之子誤改為金銀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應載萬物也東京賦農輅注農輿無蓋所謂耕根車也易困于金車太子之輦曰銅車亞于金也陸機詩撫劍遵銅車則田單之鐵轂當名曰鐵車矣故余嘗有詩云赴敵霜金劍追奔雷鐵車

長簷車 薄本車



車即今道遙轎之飛檐也。公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第駕長檐車跟高四履坐基子方褥憑班絲隱囊今之轎帷或絹或布即古之巾車也。細紙帳幔以蔽風雨即油碧車之遺制也。但不知隱囊何物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豈用之憑手而可囊物者與。唐詩隱囊紗帽坐彈基古有紫荷囊古錦囊之類又劉凝之妻郭不事榮華共乘薄茶車出市買易。

縣榻挂牀

牀八尺榻三尺五寸長狹而卑榻然近地也有似于枰獨坐曰枰臨濟周瓊字孟玉高潔之士陳蕃致之。留青日札卷十八 十一  
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與豫章徐穉事同魏裴潛為兗州刺史作一胡牀及去官留以挂柱梁簡文詩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李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牀牀制出自虜故名隋改為交牀故可以挂又不知榻何以縣之也。

席名

席釋也可卷可舒也蒲筵三禮圖竹席 莞席周禮簞席注五席 蔣席禹 篋席成王尚書注桃枝竹底席蒟華 豐席堯 越席左傳 筍席蒟竹 碧蒲席西王母 蒲席文仲 麟文席燕昭王 蒼文

席老萊子 紺席 六采綺席 白管席皆漢文帝兼葭席鄭敬 龍鬚席 赤皮席 花席 經席皆晉 葦席魏 苞席宋武帝 蒲花席朝鮮 雲母席 水葱席 蔣乘席一名半月席異草 藤席 熊席衛靈公 三經席仲尼 蘇薰席重慶出

舟船名

鴻耳船神也見梁簡文記 孟公孟姥船神姓名見北戶錄 楊雄曰自關而西曰船自關而東曰舟說文舟周流也船循也循水而行也 艘大船總名 艦上下重版 廬船上屋 飛廬重室 雀室又在

留青日札卷十八

上可以候遠若鳥鵲巢也 鷓首迴大水鳥于船頭以辟水恠也 舳船後 艦船頭 舩船邊 舫大船 舩小舫 刀舫同二百斛 艇三百斛 艚舫 一作蒙衝外狹而長戰船也 艦江舟 艚海船 海舫合木船 大海鯀 小海鯀皆海船 玉翼大翼十丈 中翼九丈六尺 小翼九尺伍子胥所制翼取鳥之輕飛疾逝也張景陽曰浮三翼之中止顏延年詩千翼泛輕波言千艘也 須慮越人謂船為須慮見越絕書 餘皇吳王俗 艚吳小船 舫吳 抗方舟 舫併船晉顧榮至十邳遂解舫為車



舸 太白船秦 逐龍船漢 鴻毛舟漢影娥舟

鳴鶴 容與 清廣 采菱 越女皆太液池舟

馳馬吳 五樓吳 鴨頭船諸葛恪 飛雲 蒼隼

先登 飛鳥皆晉戰船 紫宮 升進 曜陽 射

獵 飛龍皆晉天泉池舟 指南靈芝池舟 雲母

無極舍利池舟 華泉 常安皆都亭池舟 青雀

舟陶侃 青翰舟鄂君 翔鳳宋孝武 凌風舸仙

舟 輕利船梁 朱雀航陳 龍舟 鳳翮音墨見

隋志 水龍隋戰艦見文帝答梁睿詔 樓船 戈

船漢 鸚鵡舟蜀王 鸚鵡海船合木為槽 白鵠

留音札 卷十八 十三

浮雲皆唐舟 犀舟漢堅也 鱗魚舟梁 飛鳧楚

又曰青鳧一名鳧車 螺舟宛渠國 舴艋小舟

書畫船米元章 狎鷗行檻 白鷺浮居 五湖浪

跡皆田子舟 麗司馬彪曰小船 采蓮 蓮葉舟

沙棠舟木名 木蘭舟張正見詩千里尋陽岸三翼

木蘭舟 芙蓉艦三十國春秋 竹船蜀剖巨竹為

之 桂舟 栢舟 楊舟皆以木名 舩艦敵舟言

可抵當也 艘運船 八槽艦盧循起四層高十餘

丈 和州載史成汭作巨艦制度如府署名和州載

舩 艘吳舟 油船吳 十層赤樓昂蘭船隄鷺船

注以帛飾蘭檻 木龍舟唐 荃橈宋 赤馬船唐

吳江 梅花海鷗迅舸 霞水仙艦田子舟名有窓

曰舩取王子安落霞秋水之句也 萬斛舟 千料

船宋長十餘丈 捨金楠木舟 大鳥龍 小鳥龍

大綠 間綠 十樣錦 勝金羈皆宋西湖船 車

船即輪舟 切瓜舟俗名瓜皮船 紅馬船 黑樓

子 混江龍 撞倒山皆我朝 水月樓 雪月槎

烟水浮居 烟波釣艇 天上行舟皆西湖舟名

淮南子曰古者見窺木浮而知為舟 易曰剡木為

舟 物理論曰化狐作 墨子曰巧桂作又曰棄作

留音札 卷十八 十四

世本曰共鼓貨狄作 束皙曰伯益作八山海經曰

番禺作又曰有大人之國坐而削舟

舟具

櫓進船具縱曰櫓今之三櫓船亦名三尾 槳橫而

後拽也古詩艇子打兩槳蘇子瞻詩急催艇子操三

槳 棹前推也今長江曰棹槳船吾鄉有板槳船

揖划楫 榜櫂也 鳴榔 篙竹竿 檣挂帆木

帆障風者竹帆蒲帆布帆錦帆 纜維舟索 絳引

船索齊武帝綠絲為帆絳 篋蓬 簾發皆覆蓋

舵正船本 極其堅也所以繫舟 鐵十字即猫



所以可船 斗桅上小方屋所以望星斗 蕩舟古  
作航越女蕩舟見左傳 習船見漢書即吳兒習水  
者 會心特舫古者士特舟即扁舟也梁簡文有言  
會心處不在遠依然林水魚鳥自來親人田子扁曰  
游心天地外 溪可釣山可樵聖世本無浮海志  
浪跡水雲中 蘭為舟桂為楫野人自有濟川材  
三千世界清水壑 白鷗朱鷺意中尋外方盟遠  
十二仙人白玉壺 錦纜牙檣花底並小海音高  
風便勝乘金勒馬 書畫蒲行窩茶竈筆牀成淨業  
月明恍坐水晶宮 烟波容泊宅柳風蘆月傲滄洲

單船

古者庶人乘柁謂維木以為渡也即木牌孔子乘桴  
竹筏也小曰筏大曰桴後漢哀牢夷傳遣兵乘單船  
注單音蒲佳反縛竹木為單以當船也今溪中竹單

龍骨

今水車中蝦蟆練頭名曰龍骨蓋龍能行水亦取其  
形之似脊骨也王安石詩倒持龍骨挂屋敖又云龍  
骨長乾挂梁相又云俯倚兩龍骨豈得長挂壁蓋龍  
骨節節故可挂今遂以為水車非也至于蘇子瞻詩  
乃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蛇骨地即龍骨也

留青日札之十九

錢塘田藝蘅子執撰

情徐懋升玄舉校

八能

後漢書古者天子常以日冬至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  
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鐘律取土灰放陰陽又  
日進退于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

西音

有姑簡狄歌燕燕往飛北音之始也塗山女嬌歌候  
八兮荷南音之始也已載詩女史昔周昭王涉漢中

留青日札 卷十九

流而隕其右幸遊靡極王遂卒不復還周乃侯其子  
于西翟實為長公楚徙宅西河長公思故處始作西  
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國之風蓋取乎此

四夷樂

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鞀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  
朱離北夷之樂曰禁孝經鉤命決曰東休南任西林  
離北傑東都賦作傑休堯離是以堯為任也

淫聲

鄭聲淫今考鄭詩非淫鄭聲則淫淫者聲之過也猶  
雨之過者曰淫雨水之過者曰淫水故曰溢也禮曰



漢魏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即鄭聲類也  
魏文侯曰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故子夏曰所問者  
樂也所好者音也又曰鄭聲好濫淫志宋音燕安溺  
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驚辟驕志左傳曰煩手淫聲  
惰憊心耳乃忘和平謂之鄭聲許慎五經通義曰鄭  
重之音使人淫過也法言曰哇則鄭李執曰哇邪也  
史記曰鄭衛之曲動而心淫蓋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故魏杜瓌傳自左延  
年等雖妙于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漢隋萬  
寶常傳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為

留音日札 卷十九

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為皆歸于雅如今之  
時曲俚戲未必皆其辭之鄙悖褻狎而謂之淫也至  
使以弋陽之倡優為之則演者其形淫唱者其聲淫  
而人之觀者因而惑其心蕩其思則君子不得不禁  
而絕之矣故鄭聲在所當放也何晏有曰鄱陽惡戲  
難與曹也左太冲亦曰鄱陽暴謔中酒而作鄱陽即  
豫章其人俗性躁急今弋陽即鄱陽地則其惡戲有  
自來矣

弦柱

弦以成聲柱以調音柱促則弦急柱緩則弦舒有朱

茲素弦綠弦翠弦禮朱弦疏越侯璫琴賦朱弦微而  
慷慨張祐丘家琴詩十指纖纖玉笋紅鴈行輕過翠  
弦中柱用木或玉或犀角象牙挽撥用骨角犀象玳  
瑁金銀蓋美人彈絲恐傷其指為甲副之名曰替指  
梁簡文詩停弦繫爪甲息吹治唇朱杜子美詩銀甲  
彈箏用又箏詩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白居易詩  
甲鳴銀玳瑁柱觸玉玲瓏琴五弦七弦唐太宗加為  
九弦而謝惠連贊體兼九絲聲備五音未嘗有柱也  
劉元濟詩夜琴清玉柱秋灰變緹幕琴大者曰離十  
弦或二十弦瑟五十弦後分為二十五弦常用者十

留音日札 卷十九

九弦雅瑟二十三弦又曰瑟大為離小為步有柱李  
義山詩錦瑟無端五十弦一柱思華年又錢起  
詩二十五弦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箏五弦筑身  
又曰弦柱十二乃秦聲也又曰十三弦柱高三寸一  
名頌瑟梁元帝詩瓊柱動金絲秦聲發趙曲昭明詩  
塵多遊移柱風燥腕調弦又名撈箏又名軋箏以片  
竹潤其端而軋之劉禹錫詩滿坐無言聽軋箏秋山  
碧樹一蟬清只應曾送秦王女寫盡雲間鸞鳳聲秦  
即箏也形差小名曰捱箏乃用竹鼓之篴篥一名坎  
侯因姓二十三弦或曰二十四弦或曰二十五弦有



柱孫氏賦凌危柱以頡頏憑哀弦以踟躕鼓之曰振  
又曰撮梁簡文詩挾遲初挑吹弄急時催舞劍音逐  
弦鳴衫迴半彰柱顧况詩起坐可憐能抱撮大指調  
弦中指撥琵琶四弦樂錄云出于弦執虞世南賦尋  
斯樂之惟始乃弦叢之遺事是也成公綏賦樂則齊  
州之丹桂柱則梁山之象犀挽以玳瑁格以瑤枝薛  
收賦金華徘徊而月照玉柱的歷以星懸是琵琶亦  
有柱也又名胡琴兩部者王仁裕使荆渚高從誨出  
十妓彈胡琴高曰紅妝齊抱紫檀槽一抹生弦四十  
條蘇子瞻詩紫衫玉帶兩部全琵琶一抹四十弦

留青日札 卷十九 四  
雷鼓

雷鼓六面鼓雷鼓八面鼓今鎮海樓更鼓八面所謂  
雷鼓也見禮記六鼓今播鼓即雷去聲崔顥詩兩朝  
出將復入相五世疊鼓乘朱輪即今轅門鼓也梅聖  
俞歌漁陽三疊音隆隆謂漁陽三槓也

腰鼓 舞鼓

有馬上鼓有尖底鼓腰鼓即今懸于項而平腰者蘇  
子詩腰鼓百面如春雷細腰鼓俗名杖鼓讀作強字  
去聲宋蕭思話十歲好擊細腰鼓舞鼓即盤鼓今舞  
人所用者又以優人倒卧足上所舞弄者俗名杠鼓

三棒鼓

今吳越婦女用三棒上下擊鼓謂之三棒鼓江北鳳  
陽男子尤善即唐三杖鼓也咸通中王文舉好弄三  
杖鼓打撩萬不失一是也杖音與歌聲句拍附和為  
節又能夾一刀弄之

缶

缶土器可鼓蓋中虛善容外圓善應中聲之所自出  
而為立秋之音也易之比盈缶坎用缶離鼓缶詩之  
宛丘擊缶乃三代以前上古之器想即今益盆之類  
或曰形如覆盆以四杖擊之或言唐堯時有擊壤而  
留青日札 卷十九 五

歌者因使鄭以糜鞅其缶而鼓之理或然也莊周鼓  
盆而歌墨子吟缶齊景公鼓盆史記趙王為秦王擊  
缶李其以擊甕和缶為秦聲則其來久矣宋儒以為  
出于西戎不學之故也此後唐司馬滔之樂有八缶  
郭道源十二甕酌水筋擊李琬九甕名曰水盞

篴篴

篴篴之名樂府解題已詳余以為字皆从竹恐亦當  
以竹鼓之如擊筑者然也舊云探手摘之或曰兩手  
齊彈如侯暉云其聲坎坎應節則當如竹擊也漢靈  
帝好立空侯抱于懷則本並彈又徐月華善卧空侯



則疑一手彈也

布鼓

今雷州布鼓之說漢王尊傳曰母持布鼓過雷門謂以布為鼓也相傳越城門號雷門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或曰會稽大鼓名雷門有白鶴飛入鼓今雷州因擊雷山水得名海康銅鼓村雷震而水出也英榜山有雷師廟又名英靈圖云雷出于此又傳鄉人嘗造雷鼓雷車于廟中有以魚肉進者立為霆震有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獵獲一卵大尺餘一日震開生一子有文在手曰雷州長名文玉鄉俗呼曰雷種後

留青日札 卷十九

六

為本州刺史歿而祀之封顯震王又名威化志以為雷聲近在言語之間故名非也國史補曰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燕人取而食之搜神記曰楊道和夏于田中以鋤格雷神之眩落地不得去也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壯如六畜頭似獼猴豈雷神之形如是邪其說不經今以四月二十四日為雷神生日孰知之也

銅鼓

古之銅鼓鑄異獸形為飾以高大為貴固闊丈餘出於南蠻天竺國馬援征交趾得而鑄為馬式後有大

中小之製廣西岑溪縣有銅鼓神廟南寧志馬援銅鼓形如坐墊而空其下滿腹皆細花紋四角有小蟾蜍兩人昇行拊之聲如鞞鼓又雷州天寧寺銅鼓高二尺四寸徑四尺餘形極精緻通典云南雄諸蠻欲相攻擊則鳴此鼓到者如雲家有鼓者號曰都老或云諸葛亮散埋銅鼓以壓蠻獠州志亦云孔明征蠻之具其所云中小銅鼓以革冒一面而擊之響亮不下鳴鼙今則懸而擊之者也觀石鼓可以蒙皮而擊則銅之蒙革無不可矣石鼓傳稱八方之荒有石鼓焉蒙之以皮其音如雷浙中晉時有臨平石鼓張

留青日札 卷十九

七

華奏取蜀中桐木作魚形扣之聲聞數里今地名桐扣去吾鄉七十里臨海白鶴山石鼓與長城夏架山石鼓又有玉鼓見春秋孔演圖古之土鼓禮運賁桴而土鼓或塗土而為之周官壺涿氏炮土而為鼓鄭康成曰瓦鼓柱于春則以土鼓為瓦鼓以革為瓦非也少昊冒革以為鼓夏后氏加四足焉周兵車之鼓有跗即今鼓架之遺製也今文廟一柱者名曰楹鼓建鼓所謂商人貫之以柱者也周人懸鼓謂懸而擊之者也今人家所用曰唐鼓或以堂上作樂用之亦曰堂鼓殊不知古樂堂上有拊無鼓不詳所起也



圓腹

類說呂阿香夏圓腹圓腹者琵琶也今琵琶腹不甚圓恐當是阮也漢唐以來琵琶皆用撥而今手彈琵琶或曰自貞觀中裴洛兒始當時謂之拍琵琶古琵琶用鷓鴣股開元段師用皮弦阮圓槽而十三柱也世以阮咸得名而黃庭堅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身今親見阮仲容則又以為仲容所作唐有五絃者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為搗琵琶元微之詩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弦中彈不出質懷智云琵琶有八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鍾宮聲彈不出也今止二十八調也今琵琶四絃後周書武帝所彈五絃一名阮咸故今名阮又形圓如月一名月琴又有六角八角者皆四絃所謂酒徒鮑家四絃者或此又有三絃者直名曰三絃子非古雅樂也

琵琶記

高明者温州瑞安人以春秋中大元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後改調浙東閩幕都事轉江西行臺掾又轉福建行省都事方國珍留置幕下不從旅寓明州櫟社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之詩死後是非誰管

留青日札 卷十九

得滿村爭唱蔡中郎之句乃作琵琶記有王四者以學問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即棄其妻而養于太師不花家則誠悔之因作此記以諷諫名之曰琵琶者取其上四王字為王四云耳元人呼牛為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高皇帝微時嘗奇此戲及登極召則誠以疾辭使者以記上進上覽之曰五經四書在民間譬諸五穀不可無此記乃珍羞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也于是補王四置之極刑或曰東嘉約以伯喈為不忠不孝夢伯喈謂之曰公能易我為善行當有以報公遂以

留青日札 卷十九

墨角

黃帝吹角或曰出于越李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為一疊後世製之以司晨昏說者曰五音三曰角為民為民者當儉約不奢儕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今畫角所吹之曲其詞云為軍難為民難難又難蓋角為民之事也天下之民不過軍民二者而



已而祭酒胡公微乃曰為君難為臣難難又難是誤以軍為君以民為臣音之相近耳與角為民之事全不相涉特表出之宋紹興初高州有吹角老兵題詩譙樓曰畫角吹來歲月深譙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松竹青青何處尋遂遁去人以為仙

楊皮厥築

白樂天厥築詩翦削乾蘆插寒竹九孔漏聲五音足又云指點之下師授聲含嚼之間天與氣即今頭管又牧童剝楊樹皮卷成厥築以竹為管而吹之亦有用桃皮者即所謂桃皮蘆管之製古名管木其聲應蕭笳橫吹之南蠻高麗之樂也廣西苗用蘆葉即蘆笳蘆管之類也厥築本名悲築聲悲胡人以角為之以驚中國之馬後乃以笳為首以竹為管所法者角音故曰角即今畫角革角長五尺形如竹筒唐幽薄軍中皆用之或竹木或皮乃胡器也

嘯葉

今小兒用響板草檠于舌端吹之或用竹葉古謂之嘯葉蓋銜葉而嘯其聲清震或言橘柚尤善今未見用之者若馬氏云卷蘆葉而為之形如笳則誤矣此則帝木之流也又有以蚌殼兩片夾竹葉而嘯之

猴戲

樂記獲雄子女注舞者如猴戲註云母教猴升木陸璣云得猴也一日母猴一名王孫節胡孫或作獼猴師古曰善技故謂善塗者為獼人蓋獼本貪獸也詩疏曰獼獨猴也楚人謂之沐猴故今之娼婦謂之曰獼兒又古有沐猴鬪狗之戲今教坊可能舞猴逆行連倒

今雜戲有名篤义子者或即當時跂行鬻食之伎晉咸康中散騎侍郎顧臻所謂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委倫之大者即此梁陳時有曰擲倒獼猴幢之流

拔河之戲

今小兒兩頭搜索而對輓之力強者牽弱者而什則以為勝負而笑讓為樂此唐清明節拔河之戲也當時君臣亦以此為樂不典甚矣見金坡遺事

角觝

今小兒俯身兩手據地以頭相觸作牛鬪狀者即古角觝之戲後魏道武帝詔修角觝百戲是也或曰日本六國時造秦因廣之漢武復用之兩兩相當角其伎藝也或曰蚩尤頭有角與黃帝鬪以角觝人宋時冀



州蚩尤戲其民兩兩結牛角相舐即此也

蹋鞠

鞠戲黃帝軍中之樂所以習勤勞也唐歸氏子弟朝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暈了水中標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奉平未休此可見其制宋柳三復云背裝花屈膝白打大蕪斯進前行兩步蹶後立多時此可見其法

海東青撲天鵝

今鼓吹中鎖刺曲有名海東青撲天鵝音極嘹亮蓋象其聲也此北鄙殺伐之聲乃元曲也元之鷹房養

留青日札 卷十九

十二

禽名曰海東青每放之以獲天鵝有重三十餘斤者以首得者為貴以進御膳故名曰頭鵝賞黃金一錠海東青鵝之一種亦名白鵝有玉爪黑爪之別與金眼鵝皆能以小擊大食天鵝鵝之屬然獨畏燕又元萬戶府歲用喂養鷹肉三十餘萬斤一統志云出五國城東小而健能擒天鵝白者尤貴今之天鵝毬是也

白翎雀

元樂府有名白翎雀者札木嘗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言白翎雀集暑常在北地

鴻鴈則隨陽南遷也因製此曲

寡婦吟

南都賦寡婦悲吟鴟鷄哀鳴李善注寡婦吟未詳此即陶嬰黃鵠歌也

千金一弄

今人但知有千金買一笑而不知有千金買一弄也顧况李供奉彈箏篋歌云實可重不惜千金買一弄

望江南 哀江南

朱崖李太尉鎮關西日為亡姬謝秋姬作望江南曲庾信作哀江南賦

留青日札 卷十九

十三

彈胡笳

戎昱詩綠瑟胡笳誰妙彈山人杜陵名庭蘭不知胡笳何以彈之

鼓吹

鼓吹即今鹵簿中樂器也故樂府有鼓吹曲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鶴響長阜嘆曰鼓吹固自來人思故李太白云詩因鼓吹發酒為劍歌雄又李翰為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偶文則文亦因鼓吹發也張旭聞鼓吹而得筆法意則字又因鼓吹發也



繞欄歌 振林聲

列女傳韓娥驚歌假食音繞梁攬三日不絕又七發汪盧公善歌發聲動梁上塵又列于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地狹不足迴旋申脚

漢景帝時諸侯王來朝詔更前稱壽歌舞長沙定王但張袖小舉左右笑其拙上恠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桂陽屬焉又同華二州節度使周智光詔拜尚書左僕射志語曰吾有大功上不與平章事且同華地狹不足申脚若加陝虢商鄜坊

留青日札

卷十九

十四

五州差可二事畧相類

禽鳥戲

鳥有蠟嘴畫眉之戲獸有胡獐狗馬之戲虫有螻蟻蝦蟆烏龜之戲余幼時皆及見之蓋宸濠倡亂招致姦徒後敗而流落逃食山林故也因憶唐時有蠟戲乃場中以二刺蝟對打今既合節奏又中章程山人王固能為蠟虎子戲擊鼓出筒數十行分為二隊變陣合戰今不復見之

舌人

東京賦重舌注舌人也即今譯諸夷語者其名甚佳

今人能為百鳥語者其音酷相類亦可謂百舌人也

乾荷葉

今人盛唱曲名乾荷葉夫荷葉既乾不知有何可取殊不知其誤也乃偏荷葉也宋人小詞髮髻偏荷葉偏乃未開之荷葉猶酒器之所謂金卷荷也金卷荷亦曲名古人謂之垂螺亦謂之雙螺即古詩兩髦之義相如賦垂髻注髮後垂也師古曰燕尾之屬北齊後宮作偏髻髻字書髻髮末也

度曲

歌終更授其次曰度曲即今之通曲也呂誥曰曲之

留青日札

卷十九

十五

節度非也

謔和步

徒歌曰謔徒吹曰和徒鼓琴曰步凡曰徒者不用絲竹而以肉言故謔作舌即唐人之肉聲也吹與琴無章曲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同氣故焚惑火星有毒童謔者焚惑使之也從遙遠而來也

鬼面

西京賦曰總會仙倡戲豹舞熊白虎鼓瑟蒼龍吹篴注曰皆為假頭也假作其形即今面鬼兒也

留青日札卷之十九



錢塘田藝蘅子批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柳枝

章臺柳以李將姬柳氏得名韓員外翽所謂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者也 陽臺柳亦以蜀妓柳氏得名 御史 所謂從今喚作陽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者也 韓退之侍兒名柳枝所謂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者也 白樂天侍兒亦名柳枝所謂兩枝楊柳小樓中嬌媚多年伴醉翁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一

夷光修明

越以西施鄭旦獻吳皆天下絕色世言姓施而家有東西之岳故曰西施是亡其名也後吳易其名曰夷光修明越既入吳二女方止苑樹下越兵望之以為

神女不敢犯墨子曰西施之沈其美也是當溺死而傳記皆云范蠡載之而逃入于五湖世言范子所載止西施也而楊廉夫之詠范蠡事則又云西施鄭旦坐兩頭是當二女裸而沈矣孟子止稱西子不言施

霄明燭光

黃帝姬姓亦云姚姓堯舜皆出于黃帝堯改伊祈姓舜改姚姓黃帝生少皞極堯為陶唐氏黃帝生昌意顓頊窮蹕敬康句芒驕牛瞽瞍舜為有虞氏是舜乃堯之五代孫也不應為翁婿舜既娶堯二女俱為妃長娥皇無子次女英生商均世紀又云舜有庶子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一

楊玉環

楊貴妃傳曰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徙蒲州之永樂外傳曰弘農華陰人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父玄琰蜀州司戶妃生于蜀誤墜池中後人呼為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早孤養于叔父士曹玄璩家今廣西通志則曰妃乃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異質都部署楊康求為女時楊玄琰為長史又從康求為女攜至京進入壽王瑁宮城西至今有楊妃井二說迥異妃小字玉環又名玉妃又名阿



晉開元四年生二十二年十一月歸壽邸年一十九歲又六年為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取于壽邸度為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年二十五歲矣天寶四載七月冊韋氏配壽邸冊太真為貴妃五載七月因忤旨送還第九載二月又送還第凡十三年為十五載賜死馬嵬驛年三十八歲豐碩善媚卒傾家國云

復見兩木蘭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忠為所掠乃易男子飾托名從軍調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雖同伍亦莫覺也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明是女攜歸

留青日札 卷之二十

三

四川當時皆呼之曰貞女黃善聰應天淮清橋民家女年十二失母其姊已適人獨父業販線香憐善聰孤幼無所寄養乃令為男子裝飾攜之旅遊廬鳳間者數年父亦死善聰即詭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自活同輩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為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襪夜乃渡溺於治辛亥正月與英皆返南平巳年二十矣巾帽往見其姊仍以姊稱之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乃笑曰弟即善聰也泣語其姊大怒且詈之曰男女亂羣玷辱我家甚矣汝雖曰明誰則信之因逐

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此身苟汙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寸心其鄰即經窺居姊呼驗之乃果處子始相持慟哭手為易男子裝越日英來候再約同往則善聰出見忽為女子矣英大驚駭問知其故怏怏而歸如有所失蓋恨其往事之愚也乃告其母母亦嗟嘆不已時英猶未室母賢之即為之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鄰里來勸則涕泗橫流所執益堅眾口喧傳以為奇事厥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為夫婦嗚呼觀此二貞女則雖南齊之東陽婁逞五代之臨邛黃崇嘏又何以加之

留青日札 卷之二十

四

可謂我 朝兩木蘭矣婁逞者女名變服為丈夫仕至揚州從事黃崇嘏見詩女史有女狀元春桃記

張好好

張好好年十三杜牧以善歌道樂籍中所云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者是也又張好好以歌為著作沈述師以雙鬟納之

阿杜

阿杜齊周盤龍愛妾盤龍大破魏軍高帝送金釵二十枚與杜氏手勅曰餉周公阿杜今人稱妾曰阿大音如杜阿者吳人以為語助詞亦啓口聲而漢之婦



人乃有名阿者如周郁妻名曰趙阿古陽阿作平聲  
紅霞帳

紅霞帳者宋宮人品名紹興間如張頑兒鄭廿八侯  
九娘馮十一娘張真奴劉翠奴劉十娘鮑憐兒王八  
兒又有紫霞帳王受奴之類今西湖裏親崇壽寺乃  
紅霞帳劉貴妃香火院故俗稱劉寺不知翠奴十娘  
果何人也弁陽翁詩翟羽鸞綰事已空奉華遺寺對  
高松是也奉華劉妃閣名予家田尚稱劉寺香火田  
爾金屋

漢武帝阿嬌金屋貯之唐飛燕輕鳳金屋藏之漢成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 五

帝后趙氏名飛燕  
俞尼子金蓮

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伎也或云宋文帝有潘  
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  
金蓮人但知為潘妃事而不知宵娘亦有之高低步  
舞固不同也齊東昏侯為潘妃鑿金為蓮花以貼地  
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又南唐李後王宮嬪  
宵娘纖麗善舞後王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  
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宵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屋  
上作新月狀素鞵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錫詩

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是也貼地想低而可行大  
尺想高而可舞

宵娘新月腳

婦人扎脚纏足古未嘗有俗傳起于西施然莫可攷  
也洛神賦凌波微步趙飛燕能為掌上舞綠珠步香  
塵無跡皆喻其體輕未始顯言足小也然稱其步微  
掌上無跡則纖細亦可想見矣自南唐李後王今宵  
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屋上作新月狀則今之遺風也  
某注纏束也纏方也今之脚小者香奩詩必曰  
荀芽曰半又俚語則曰三寸三分誠雅緻也若夫昔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 六

人所詠弓鞋則變轉如弓乃北方婦人之態南人笑  
之曰翻頭脚亦曰搗船頭又其下品也斯不足觀矣

屣鳥屣

屣屣中薦也曰步屣曰舞屣吳王宮中有響屣屣以  
椶梓板藉地西子行則有聲故名響屣是婦女通服  
之屣屣子詩六寸履圓光綴綴唐尺雖短謂之六  
寸履圓想亦不纏足也梁詩畫屣重高牆畫之者當  
是繪以五彩高牆者想是闊頰也今之高底鞋類屣  
底曰鳥以皮為之鳥以木置屣下乾濕不畏古者祭  
服用之屣以木為之即今之木屣古婦女亦著之李



白浣沙石上女詩一雙金齒履兩足白如霜今廣東  
婦女雖晴天白晝亦穿木屐余嘗戲給事中李孺徵  
云樂府有雙行纏今南海可謂雙行履矣因作雙行  
履云荔枝醉顏頰未麗蟠清馥孔雀隱蘭皋佳人出  
茅屋繡帛謝纏綿赤脚幸馳逐白足越羅裙紅履奇  
南木金齒滑不磨王趾纖可掬西子畫黛聲東陽素  
波沐不雨石琳琅無雷車輾轉烈日響洞房良宵展  
郎腹非之蓮花承頰厭芽縮知音美自然絲竹不  
如肉孺微笑曰足可補香奩新詠也他日與李兵部  
少偕在西湖席上以金蓮小命題索賦余復戲之曰  
留青日札 卷二十 七

徒鞞鞋

徒本作躡舞履也足跟不正納莊子原憲華冠緹履  
史記女子則鼓鳴瑟跕躡注曰躡跟為跕不着跟為  
履似今鞞鞋釋名鞞小兒履也鞋履也爾雅曰單底  
白履飾足以為禮也三代以皮為之朝祭之服也亦  
有以葛為之者詩糾糾葛履是也秦始皇二年遂以  
蒲為之名曰鞞鞋二世加以鳳頭仍用蒲即今無後  
跟涼鞋也晉永嘉元年用黃草宮內妃御皆着始有  
伏鳩頭履子即今黃草心鞋也梁天監中武帝易以

絲名解脫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樣差多古有透  
遊履又詩云足下絲履五文章平頭奴子提履霜唐  
大曆進五朵草履子建中進百合草履子大和吳越  
間織高頭草履如綾縠又麻履曰屨草曰屨屨乃不  
帶者名解脫履履朝服屨燕服荀子紉屨之士注編  
麻為之禮記注紉施縫中若今時條也周禮屨人掌  
王及后之服屨夫古之婦工以治內事今后妃之履  
使臣工造之可耻甚矣唐書東女國鞞鞋履也今鞞  
鞋不纏足者曳之今之纏足者以絲為鞋則梁製也  
以羊皮鋪金箔為之則三代之遺意而極其奢巧也

留青日札 卷二十 八

以蒲草麻葛為之則古今之通用也首以鳳頭伏鳩  
鴛鴦則昉于秦晉繡以雲露花草則昉于五朵百合  
而其高底鞋即古之重臺履也琴面鞋即笏頭履也  
其婦人鞋底以二色帛前後半節合成則元時名曰  
錯到底不知起于何代至若飾以金寶珠玉則淫風  
極矣踐于足者如此則戴于首者不言可知

女靴

靴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實錄曰胡履也初短靴以  
黃皮為之後漸以長靴唐馬周殺其鞞加以靴鞞鞞  
叔通以羊為之應廣加以帶子裝束蓋婦人皆可服



之并州婦人臨水洗衣有人換其新靴是也古人有舞靴李太白詩青黛畫眉紅綿靴楊奐夫詩繡靴蹴踘勾驪樣羅帕垂鬟女直妝

女靴

靴足衣今之膝襪炙穀子曰三代謂之角靴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至魏文帝吳妃始以綾羅裁縫爲之曹子建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唐楊貴妃錦靴杜牧詠靴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果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韓偓傑子詩六寸膚圓光級級夫尺減其四分當亦六分是即致堯之六寸也今婦人有不着靴者太白詩履上足如霜不着鴉頭靴則唐時已然

婦衣

禮婦人之服不殊謂衣裳上下同色也今惟越人服青爲然我朝定制婦人止服絹布不許用綾錦綺繡其色只用藍紫桃花淺色不許用青綠大紅淺色農民之家方得服紬紗今則婢子衣綺羅倡婦厭錦繡矣

袜胸

今之袜胸一名襦裙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袜楚

宮腰謝偃詩細風吹寶袜輕露濕紅紗盧照鄰詩倡家寶袜蛟龍被殊女人脇衣也崔豹謂之腰絲引左傳相服陳靈公裏袒服而戲于朝日日近身衣也即唐詞子之類寶袜在外以束裙腰者視圖畫古美人妝可見故曰楚宮腰曰細風吹者此也若貼身之裙則風不能吹矣自後而圓向前故又名合歡襦裙沈約詩領上蒲菴繡腰中合歡綺是也其繡帶亦名味帶今襦裙在內有袖者曰主腰領襟之綠尚繡蒲菴花言其花朵圓如蒲菴也

細簡裙

梁簡文詩羅裙宜細簡先見廣西婦女衣長裙後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攜之簡多而細名曰馬牙簡或古之遺製也與漢文後宮衣不曳地者不同韻書曰襦裙幅相攝也杭婦女闊簡高繫以輕薄爲尚北方尚有貼地者以不纏足欲裙蓋之也又杜牧詠襦詩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是唐之裙亦足以隱足也畫裙今俗盛行

名清

目上爲名目下爲清見爾雅又詩清揚婉兮目上曰清目下曰揚釋名清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揚本



作睥眉問曰睥目美也或作睥注疏揚者眉上之美名因名眉目曰揚詩美目揚兮又曰揚且之者注眉上廣也抑若揚兮疏云揚是類之別名以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揚雄揚眉曰揚衡諺言稱眉稱即揚也

綠眉

詩稱娥眉而楚辭乃云娥眉曼綠曹元寵夜歸曲異妝秀色攢眉綠黛眉漢給宮人螺子黛翠眉梁冀妻改鴛翠眉為愁眉魏宮人畫長眉多作翠眉警鶴鬢古鏡銘云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玄眉曹子建七啓玄眉弛兮鉛華落即墨眉今廣東始興縣溪中出石墨

眉字一九

卷二十

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黃眉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黑粧庾信詩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盧照鄰詩纖纖初月上鴉黃又云鴉黃粉白車中出司馬頰詩梅粉粧成半額黃蓋眉黃起于漢宮而漢賦乃有綠眉赤眉朱眉晉有宋赤眉比齊有姚黃眉何也眉之名則有開元御愛眉遠山眉小山眉五嶽眉新月眉月梭眉垂珠眉倒暈眉分梢眉油煙眉即今柳葉眉八字眉梢分而斜起又有眉間俏者即古之面花蓋起于上官昭容飾之以掩黥迹者或曰壽陽宮主落梅花之事或曰孫夫人粧獺髓之遺或貼花或

點朱今又以翠羽為珠鳳梅花樓臺之狀小巧精妙間于眉心能益妍麗故曰俏也眉有天生而細長者其有粗大者則以線繳之或以刀削之想古有此風故周庾信鏡賦云鬢齊故畧眉平猶剃又有廣眉漢諺宮中好廣眉四方高半額又不知眉毛天生何可移上之半額也文選刻畫鬢蓋古飾即如此

眉語眼語

婦女之眉最善盡人故从女从眉曰媚眉不能語而太白詩眉語兩自笑温庭筠詩眉語却移移柳渾詩恣疎眉語度又太白閒將手語彈鳴箏即以奕為手

眉語日札

卷二十

談也唐書道詒目語漢李陵傳未得私語即日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也皆音

斜紅

美人妝面既傳粉復以臙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為酒暈妝淺者為桃花妝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為飛霞妝梁簡文詩云分妝間淺靨繞臉傳斜紅則斜紅繞臉即古妝也

飛雲丹

飛雲丹即今水銀燒粉也云是蕭史作與弄玉今名玉華花粉者最佳古人傳面用米粉故字从米或染



之為紅粉後乃燒鉛為粉云是紉始又調脂作紅也

月運紅潮

月運紅潮者婦女之桃花癸水也古名入月唐詩密奏者王知入月故名月事醫書名月經言按月而經脉行也取以入藥則名紅鉛漢律謂之婢變婦人汗也又傷孕也蓋幼女未通老媪當絕故其字从半女也古人點朱于額以示進退之節所謂程姬之疾也故曰丹的曰玄的或曰今之手中金釧亦所以止觸也周禮王之陰事陰令亦有掌之者漢掖庭今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我 朝宮中欽錄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十三

簿女官掌之余之高祖姑蔡氏之姊杭之豐寧坊人也當憲廟時為女官甚得幸以選繡女一差至杭宦官侍者四人與三司諸大夫抗禮所言官掖事甚詳髮巾左右繫金錢兩鬢俱禿云伴駕蚤起用以掠髮者有報官之賤有衛門之寢有承御之名有紀幸之籍其事甚詳且密雖 聖上亦不得而觀覽也

髮臚

婦人頭髮為膏澤黏膩曰臚必湯沐乃可解攷工記弓人注臚亦黏也音職古人俱用芳澤以香潤其髮然但稱玄稱鬢稱烏雲也而魏瓊賦乃云黃金釵兮

碧雲髮杜牧之賦乃云綠雲繞繞梳曉髮也

穿耳

女子穿耳帶以耳環蓋自古有之乃賤者之事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又擗不穿耳杜子美詩玉環穿耳誰家女諸葛恪曰母之于女天性之愛穿耳貫珠何傷于仁

死央七十二

古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死央死央七十二羅列自成行人皆不解七十二之說蓋言美人之數也又古人多言二二三美人夫三三則六而六六則為三十六

留青日札

卷二十

十四

矣左右各三十六合之則為七十二矣蓋六六陰數之極而六六三十六者又純陰之數故用之婦人也楊庶夫詩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死央蓋為對耦所拘耳楊慎詩芳池七十二寶張千重

金釵十二行

古樂府河中曲咏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後人遂誤以為金釵美人十二行殊不知古婦人髻高故能插金釵十二行乃六雙也

百媚千媚

百媚郎也千媚娘也見淳于王歌百媚在城外千媚



在中央坐來生百媚謂張麗華見煬帝詩

美人雙騎

江北佳人多能騎馬今走驃騎婦人亦能雙乘落解謂之雙飛燕甚可觀也李太白詩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蘇子瞻詞細馬遠馳雙侍女想亦重坐也

妓

妓淫也穆姜弃位而妓不可謂貞妓戶交反又如字稽叔夜音效言效小人為淫也女交曰妓女喬曰媼昏嫁

古者女子二十而嫁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十五

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惠律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蓋漢律民不嫁者貲錢二十又高帝初為算賦注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今罪謫五算出六百錢也唐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古者女子重失時仲春不禁淫奔故名野合順群情也杜工部詩不嫁惜婢娉是舉見在而言也陳無已詩當年不嫁惜娉娉是舉過去而言也白樂天詩寄言瘦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是舉未來而言也有深意矣

卷二十一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一

錢塘田藝蘅子枕

倩徐懋升玄舉校

戚夫人

于季子云百戰方夷項三章且代秦功德蕭相國氣盡戚夫人范至能云劉項家人總可憐英雄無策庇嬋娟戚姬楚處君知否不及虞今有墓田夫以沛公之英雄豈無策以庇戚姬而為之氣盡哉蓋必有所自矣帝欲全夫人非易儲不可苟為萬世計太子既不可易不如付身後事于不知黃鸞之悲特牽于稚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席之愛耳且帝誠寵夫人必決易太子則雖猛悍如呂后亦無如之奈何但帝春秋既盛亦患諸故將之跋扈非太后必不足以攝服之况既易後寧免太后之不及正乎寧免天下之不仗言首亂者乎不若已之以俟太后之容置固不意人彘之毒至于母子之俱盡也故知帝愛國甚于愛家愛公甚于愛私其心亦悲矣

王昭君妹

昭君嫁單于史未嘗稱其有妹白樂天嘲雪中馬上妓云雪裏君看何所似王昭君妹寫真圖此強造也



妹注女采之外更無他音且其第二句云引手低蛾索一孟則所謂一孟者酒邪湯邪水邪皆病也

兩哀姜

魯莊公夫人齊女曰哀姜又文公長妃齊女哭而過市國人哀之故亦曰哀姜

六飛燕

漢趙飛燕屬陽阿主家學歌舞以其身輕可為掌上舞故號曰飛燕陽阿舞亦因此得名又張楊飛燕旅方作難見後漢書臧洪傳按楮燕後為張牛角軍師改姓張燕僕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為飛燕即黑山賊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也見魏志又唐寶曆三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日飛

燕一日輕鳳修眉夥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無汗體上瑤玉芙蓉為二女歌舞臺每歌舞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態艷非人間所有每歌舞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也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又青龍飛燕古戰艦名又古良馬名飛燕

兩小小

南齊小小姓蘇錢塘人又唐齊公伎名小小能寫真

四碧玉

碧玉晉喬知之妾所歌明珠十斛買娉婷是也又陳後主寄碧玉詩離別腸猶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又楚王碧玉審言詩清風細雨濕梅花驟馬先過碧玉家正值楚王宮裡宴門前初下七香車又宋汝南王妾碧玉所歌碧玉破瓜時是也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晉孫綽作

兩虞姬

虞姬名損之齊威王之姬也諫齊王烹伎臣周破胡與阿大夫薦北郭先生與即墨大大齊國大治又西楚霸王亦有虞姬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兩朝雲

河間王嬋名朝雲假為老嫗吹簾走泣降者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簾蘇子瞻妾亦名朝雲詩所謂不似楊枝別樂天者是也

兩小蠻

白居易妾名小蠻詩云楊柳小蠻腰于鵠襄陽看花詩自注云時因小蠻作又謝阿蠻唐玄宗舞女

兩夜來

魏文帝美人薛靈雲號日夜來又唐靖恭 伎女亦名日夜來



駭冶

隋煬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墜駭冶多態帝又曰多態態虞世南詩曰垂肩鞞袖太憨生

祝英臺

英臺上虞祝氏女子易為男子裝出遊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之方知其為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時祝已許馬氏矣山伯後為鄞令疾革葬鄞城西明年祝適馬氏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英臺間有山伯墓因登塚號慟地忽裂開祝氏陷馬遂埋雙壁人皆異之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四

晉丞相謝安奏之因表其墓云此與紫王及華山畿女之事甚相類今俗演為雜劇也

龍井神女祠

具區東山有井淵深叵測世呼柳毅井即唐所傳洞庭君女歸柳毅事言至今風月夜往往見彼雙雙出游嘉靖辛丑中書舍人王子蔡子 子同游酒酣因吟曰橘花垂蔭碧闌干此地曾經柳毅傳卿亦有書吾肯寄汲深千尺輓轆縣時林月漸明隱隱見橘柚影中一美人掩映若隔煙霧却前遙吟曰橘花如雪晚風清迢迢關山春夢驚明月一天涼似水不堪重

省舊時情即追討其跡杳不可得質明欲闢地祠之鋤下硜然有聲得一石碑題曰龍井神女祠因建宇于其上

王烈女

王氏者山東人家貧八歲貨與淮安倡家及長即知處身失所似脫去無計倡婦百般誘之執意不為動一日強使與上客合番因涕泣謂客曰妾本良人女因貧故至此妾久忍死者未及見父母一訣耳今忍遂汗吾身邪引刀自刎客大驚駭抱救不及事聞于官令厚葬之後有吳主事在淮一夕夢女號泣拜堂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五

下驚問之對曰妾烈女王氏也具陳其故且言家居五壩上願君白之黎明吳君訪得其墓遂令修葺之復會張御史疏聞建祠祀之嘉靖年間事

寒香晚翠

寒香晚翠者海鹽張公寧之二妾也寧字靜之號方洲正統進士漳州知府寒香姓高氏晚翠姓李氏年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悟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革無子請姬年長者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妾二人有死無貳幸及公目未瞑願賜一閣同處且封鎗之第留一實以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



各截其髮以示無他腸公命從之乃寂居小閣絕不與外間通聲問及卒乃設席閣中且夕哭臨服三年喪不闕戶者五十餘年嗣子曰嘉秀字文英舉嘉靖己丑進士其畫錦歸也二氏因語人曰妾等犬馬之齒已踰七旬幸不辱先公于地下他日相從可無汗顏矣又況有佳後邪于是即日令啓鑰而出之則瞠然雙老媪矣親戚莫不憐且敬之遂爲之奏聞旌之曰雙節云

### 柳含春

合春姓柳氏國初明州女子也年十六患病禱于關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六

王祠而愈因繡幡往酬之一少年僧頗聰慧窺柳氏之姿而悅之因以其姓戲作呪語誦之于神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攀折尚憐枝葉小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深女亦甚慧聞之不勝其怒歸告于父父訟之于方國珍時國珍據明州捕僧至問之曰何姓對曰姓竺名月華國珍命以竹籠盛之將沉之江又曰我亦取汝姓當作一偈送汝歸東流因吟曰江南竹巧匠結成籠好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其僧痛哭哀訴曰死吾分也乞容一言國珍許之僧曰江南月如鏡亦如鈎明鏡不臨紅粉

面曲鈎不上畫簷頭空自照東流國珍知其以名爲答大笑而釋之且令蓄髮以柳氏配爲夫婦

### 大家有五

漢魏以來宮中呼官家曰大家蔡邕獨斷天子親近侍從官稱大家漢有曹大家唐有卽大家又順帝虞美人以梁后故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家音姑左傳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史記長缺歸來乎食無魚長缺歸來乎無以爲家是也

### 西施毛嬙皆越人

神女賦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是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七

二人也舊稱毛嬙卽西施誤矣莊子注西施夏姬也勾踐獻吳美人又毛嬙司馬云古美人一曰越王美姬則二女則越產矣

### 四麗華

漢光武后陰麗華自言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陳後主后張麗華後漢劉聰妻劉娥字麗華 人又後周宣帝后楊麗華

### 白眉神

教坊妓女皆供白眉神每至朔望則以手帕汗巾之類扎神面一遭若遇子弟有打垂空頭者輒以帕酒



拂其面一洗而過則子弟之心自然歡悅相從留戀不已蓋花門獻術也

私科子 馬子

鷄雉所乳曰窠即科也晏子春秋殺科雉者不出三月蓋言官妓出科私娼不出科如乳雞也又老妓名馬子一作鶻鮑似大馬無後趾虎又性群居如馬自然有行列連蹄不樹止俗呼獨豹老妓性行似之

弄新婦

今徽州等處人娶新婦入門衆親戚皆百般戲侮調弄名曰弄新婦甚有至于不堪毒詭死者云其衣服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八

鞋履皆用線縫綴恐有疎脫但不及于亂耳風俗薄惡之甚真南蠻之遺習也唐時即有此風曰娶婦之家弄新婦今越俗親友必將新婿灌醉于房中

繡花娘插帶婆先生

古人以尼姑道姑卦姑爲三姑以牙婆媒婆師婆處婆藥婆穩婆爲六婆謂不容入門方成人家又如避地蝎蓋惡其貽害之甚也今則三姑六婆之害處處有之而此外又有數種 曰繡花娘者以善針刺出入大家因請以教導閨女他日多被誘引成花姑娘娘者杭人罵倡伎淫婦之稱也 曰插帶婆者富貴

大家婦女赴人筵席金玉珠翠首飾甚多自不能替妝則專崔此輩顏色間雜四面均勻一首之大幾如合抱卽一插帶頃刻費銀二三錢及上轎之時幾不能入簾輿也入人家坐席則須俊僕四五人迴侍左右仰觀俯察惟恐一物之遺失一花之傾倒卽能解意以手拾取扶植每爲從者熟視動心遂至通姦露醜或有自早至晚坐久頭重不堪其苦眩暈扶歸者或遺失一物值數十金歸家悔恨涕泣數日成疾者亦有假借他人另置賠償者後聞江西建昌婦女粧飾亦然此風所當痛革也 曰瞎先生者乃雙目瞽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九

女卽宋陌頭盲女之流自幼學習小說辭曲彈琵琶爲生多有美色精技藝善笑謔可動人者大家婦女驕奢之極無以度日必招致此輩養之深院靜室晝夜狎集飲宴稱之曰先生若南唐女冠耿先者淫詞穢語汗人聞耳引動春心多致敗壞門風今習以成俗恬不知恠甚至家主亦悅之留薦枕席而忘其瞎真異事也

插秧婦詩

戴九靈插秧婦詩青袂蒙頭作野粧輕移蓮步水雲鄉恐插秧婦人必俱大脚者安得復云蓮步繼云裙



翻蚊蝶隨風舞手學蜻蜓點水忙繁束煖烟青滿把  
細分春雨綠成行村歌欲和聲難調羞殺揚鞭馬上  
郎江北婦女皆務農其夫反謳歌擊鼓大陋風俗也

### 媵妾 從嫁

曾植媵余行兮歸朔方媵送昏之名爾雅曰將送也  
儀禮言媵爵公芊言開媵路史記言伊尹有莘之媵  
臣江有汜序言嫡媵鄭氏引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  
之是也今人家之從嫁為側室者皆曰媵妾從去聲

### 宦官妻

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十一

憂死唐高力士娶呂玄晤女國姝李輔國帝為娶元  
擢女為妻宋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温皆衰經臨哭  
元趙伯顏不花年踰二十先有妻子順帝刑其勢為  
妾人不花不捨其事仍與之共處我 朝宣德中賜  
太監陳蕪兩夫人陳蕪賜姓名王瑾字潤德天順初  
賜太監吳誠妻余見傳記所載以為此曹要婦人何  
用或曰雖去其勢男性猶在必須近婦女乃安夜也  
家君在京所善太監侯玉亦有妻妾甚美且多及家  
君督學廣東出京玉送別出二女子相贈此內臣交  
好之至厚者一名白秀者乃絕色也云玉之寵姬服

目細詢其故真如所傳言相愛淫謹甚于平人夫妻  
居室之事每一交接則將女人徧體抓咬必汗出與  
闌而後已其女人每當值一夕則必倦病數日蓋慾  
火謬而不暢故也此女素為狐狸迷染其後隨至嶺  
外在滁州時余曉起親見之形如猫而玄黑變態不  
常然亦不為害因命小苗童曰凌鴻伴宿察之則狐  
自窓眼潛入伏于女身小童舒手摸之則亦不變形  
如毛狗而已後家人畏懼與廣東僕周俊為妻狐復  
不捨俊亦厭之歸杭又賣與徽州某商今尚在杭不  
知何如矣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十一

### 宦女

古之宦官周闈人寺人之職說文宦仕也執事于中  
也左傳為宦女一曰闈人說文闈豎也官中闈闈閉  
門者蓋男無勢精閉者也書官辟官罰男子割勢女  
子幽閉次死之刑一名腐刑一曰牴刑詩寺人之令  
注寺人奄官也或作闈洪武初有監正監副監丞門  
正門副寺名未樂間始自太監少監

### 婦人封侯

漢侯安侯乃高帝兄伯妻羹胡侯母丘嫂也樊伉母  
呂頴封臨光侯一作林光秦林光官在雲陽即漢之



甘泉蕭何夫人封鄴侯許負河內老嫗善相封鳴雌  
亭候音羊祐妻封萬歲君元朝四品官妻郡君五品  
縣君我 朝公主之下皆稱君夫人之下皆稱人

瑞蓮池二女

元末施州向氏諱氏二女相與濯手于仙女池遂生  
嘉蓮時偽夏明玉珍據四川命選宮嬪二女皆在選  
中向氏立為后譚氏退還乃自投池中而死

馬版腸湯

今鄭元和雜戲出于李亞仙傳亦多不合所言馬版  
腸湯事乃元時歌妓郭順時秀者秀色藝超絕教坊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十二

曰眉學士王公元鼎甚眷之秀偶疾思得馬版腸充  
饌公殺所騎千金五花馬取腸以供當時傳為嘉話  
今又以王商配之李娟奴為戲皆失其真也

誚失婢榜

唐人有誚失婢榜詩因友人之婢逃去原情寄嘲云  
撫養在香閨嬌癡教不依總然桃葉寵打得柳花飛  
曉露空調粉春羅在賜衣內家方始恐好處任從歸  
偷鎖出深閨風花何所依想應乘月去誰道綽天飛  
燭暗新垂淚香凝舊舞衣恩情如不斷還向夢中歸  
指榜諱因依千聲叫不歸頭盤紅縷髻身著紫羅衣

夾帶無金玉窩藏有是非請君看賞格惆悵信音稀  
白樂天云舊恩慚自薄前事悔難追可謂有忠厚之  
意劉賓客和之云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是亦難  
乎其為情矣

額黃 髮揆

額上塗黃漢官妝也梁簡文詩同安髮裡揆異作額  
間黃徐排云留心散廣黛輕手拂花黃虞世南衣寶  
兒詩學畫鴉黃半未成今此妝不復經見矣揆者揆  
開也四十年前婦女理髮尚用揆以木為之形如棗  
核兩頭尖尖可二十長以漆光澤用以鬆髻名曰髻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十三

螭首 花尖

詩螭首蛾眉螭一名蜻蜻也螭螭之小而綠色者  
孫炎曰有文者謂之螭似蟬而小頭有方文詩言額  
廣而方也今杭州婦女皆尚圓額亦有花尖者額中  
髮際垂下自成尖文有效擧而強飾者

剡臂 彈骨

倡婦與子弟燒香刺臂以為盟誓皆起于古史記魯  
世家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說而愛之割臂以盟  
列子曰紀昌飛衛請為父子剡臂以誓不得告術于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二

錢塘田藝蘅子栳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巾

巾本佩巾禮左佩紛帨是也帨拭物之巾詩無感我帨兮卽今之手巾汗巾也亦襦屬襦婦人之褱卽今香纓詩親結其禱注帨巾也詩縞衣綦巾綦蒼文色女之貧陋者漢賈山至言又云赦罪人憐其亾髮賜之巾故曰卑賤者所服或曰古者有帨無巾王莽頭禿始施巾加于冠內一曰首飾儀禮二十成人士冠留青日札卷二十二

庶人巾巾謹也當自謹備于四教也蔡邕則云天子見令長三老官屬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又漢文帝髮壯加巾是天子亦服巾也草木子曰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欄衫宋服也巾環襪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圓領大明服也庶民用之蓋古之庶人服巾而今制則庶人不得服巾故玄中記亦云契丹富豪要裹頭巾者納牛駝七十頭馬百匹名曰舍利是庶人雖富豪在何奴亦不得服巾也

練巾欄衝着練綵也 綸巾諸葛孔明 白綸巾謝

萬 紫綸巾石季龍史季龍以女駢一千爲鹵簿皆着紫綸巾織錦袴金銀纓帶五文織成鞞游于戲馬觀綸青絲綬也本音倫一在山韻與關同韻而關字初無龍春切者淳韻亦不收而古人關巾謂卽白綸巾何也魏瓘搗衣賦黃金釵兮碧雲髮白綸巾兮青女月佳人聽今良未歇則是婦人亦冠白綸巾也白恰巾恰本音鞞鞞鞞士服蔽膝之衣詩鞞鞞注合韋爲之以茅蒐草染之一曰鞞鞞是則未染者當爲白恰矣魏太祖提皮弁裁縑帛爲恰以色別貴賤本軍飾非國容弁缺四隅曰恰一曰按頭使下故曰恰留青日札卷二十二

卽小白帽也哀帝改用素白帽恰疑作答史記答布千匹注白疊布也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中絲爲細纒名曰白疊安子國人取以爲布甚輒白唐書又云白氎插花可織爲布想卽今之木綿花初名吉具布也一作白氎巾杜子美詩光明白氎巾是也夫旣曰草絲則又不當从毛注作毛布矣今之以褐布作巾者本當从毛而白氎巾則純用毛製疑古之白氎亦如此製故从毛也 桐巾隋左相牛弘上議着桐巾以桐木爲之內加漆詔從之大業十年禮官上疏裹頭者宜裹巾子 烏匿巾子美詩晚風爽烏匿注



烏巾也卽如今烏紗巾之類 小烏巾子美詩頭戴  
小烏巾 烏角巾子美詩錦里先生烏角巾蘇子瞻  
詩之老白接離兩郎烏角巾 角巾晉辛祐王導  
折角巾郭林宗遇雨折一角故名今有六角巾八角  
巾常服本四角此好異者 帟巾方言大巾一曰幣  
庫播巾 葛巾諸葛孔明又淵明用以漉酒唐武則  
天賜群臣葛巾子呼爲武家高巾子杜甫詩呼兒正  
葛巾 幅巾製見家禮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爲雅  
袁紹崔豹爲將帥皆着幅 闊幅巾程伊川紗背後  
望之如鐘形其製似今道士謂之仙莖巾 大幅巾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二 三  
唐日本國 踏養巾唐中宗賜百官踏養巾帝在藩  
時冠 珠巾唐昭宗時侯王將帥以珠一顆盤幞頭  
脚貫以銀線而簪之軍人又以珠飾巾 新羅巾皇  
帝玄真獻新羅巾子辟塵于高瑀以贖田知之罪  
夾羅巾唐文宗性儉素駙馬來處仁戴夾羅巾帝戒  
之謂非所宜今則庶人皆戴之亦有夾縐紗巾而用  
金線盤者 鹿巾路群製陶弘景通明鹿皮巾 穀  
皮巾張孝秀文逸穀皮巾 化巾桑維翰服蟬翼紗  
大夫帽庶表四方名爲化巾 尖巾蜀王衍製 僕  
射巾裴冕 華陽巾顧况 蓮花巾吳江女道士

燕巾後世上下通用之幘 雲巾一名燕尾巾蘇子  
瞻謝人惠雲巾詩燕尾稱呼理未便或曰燕巾卽幘  
也髮有巾曰幘蓋覆髮者卑賤執事不冠之服後世  
以爲燕巾 圓頭巾楊供奉官及諸司長官則有圓  
羅頭巾子 方頭巾李白詩首戴方頭巾或曰自宋  
至今庶民頭巾法天地取方圓之象名曰平定巾  
平頭巾唐置平頭樣巾 漁巾高九萬 白鷺巾晉  
山簡白接離接離白帽也爾雅注江東取白頭翅背  
上長翰毛以爲睫攤名之曰白鷺縷 唐巾唐制四  
脚二繫腦後二繫領下服牢不脫有兩帶四帶之異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二 四  
今則二帶上繫二帶向後下垂也今之進士巾亦稱  
唐巾 忠義巾一名關王巾漢關雲長製 高士巾  
山林隱逸之服 凌雲巾用金線或青絨線盤屈作  
雲狀者 玉臺巾方而匾者卽四方巾之制小異  
兩儀巾後垂飛葉二扇飛簷巾 鸚鵡巾宋館伴所  
製 東坡巾云蘇子遺制 山谷巾黃庭堅遺制  
陽明巾近時新建伯王伯安製 萬字巾 鑿子巾  
今人以白爲凶服未聞有白縐巾白恰白氎巾之制  
惟喪服乃用麻用葛而有萬字鑿子之制萬字則上  
闊而下狹形如萬字鑿子則如唐巾而去其帶耳



帽

帽冒也上古用羽毛及皮為之今以紗羅紵絲馬尾  
羗牛尾梭藤竹蒲為之輿服志上古穴居野處衣毛  
而帽皮又曰官民百帶帽其簷或圓或前圓後方或  
樓子蓋堊蓋之遺制也所云樓子即今南方村中小  
兒所帶五彩帽余幼時尚見小兒帶雙耳金線帽皆  
元俗也所謂帽則金其頂襖則線其腰者也又元婦  
人皆帶皮帽

鎖鎖帽

鎖鎖帽出回紇用鎖鎖木根製之為帽火燒不滅亦  
留青日札卷二十二 五  
不作灰可配火鼠布即火毳布後漢書火毳即火浣  
布布出燃洲異物志云獸毛織成博物志云出西域  
玄中記云南方炎山拾遺記又云羽山石火可焚垢  
衣令潔也此尤異元阿合馬言別怯赤山出石絨織  
為布火不能然請遣官採取石絨可對冰錦

張公帽賦

諺云張公帽擬在李公頭上有人作賦云物各有主  
貌貴相宜竊張公之帽也假李老以戴之弓長隱君  
乃岸憤而褻禮木子居士反我冠而壯儀亦可謂善  
謹者古之李晨繡帽管寧白帽汝陽王璉呀帽西

王母舞者呀光帽何尚之鹿皮帽唐紗帽宋裘帽鄧  
通刺船郎黃帽吐蕃氍帽西羌席帽以羊毛為之秦  
漢鞞以故席四綠垂網子飾以珠玉謂之韋帽

盛服先生

禮記齋明盛服左傳盛服將朝漢路溫舒傳故盛服  
先生不用于世云云此乃秦之所以亾天下也注盛  
服先生謂儒紳也故前言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云

貢服

周官九貢有服貢左傳則云諸侯不貢車服若今之  
絲葛錦紵出于方物諸侯安得不貢苟不貢則天子  
將自織之邪我朝蘇之致仕朱隆希以獻太極衣  
于今上而遂被寵何其諂佞也夫以文彥博而獻  
燈籠錦則尚何怪于小人也哉不貢者命之貢也

端疋

周制帛廣二尺二寸為幅四丈為疋今四丈曰疋一  
疋曰端古者十尺曰丈倍丈曰端二丈也倍端曰兩  
四丈也倍兩曰疋八丈也又兩頭曰端叩兩端是也

織絲段子

玉藻士不衣織織音志注染絲而織之也今人以紵  
絲曰段子余見宋人以褐亦稱段子張文潛雜志曰



褐毛布也非今段子乎則綾羅亦可同稱

全甲

史記霍去病傳殺樓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謂其足不失落也漢書作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皆非是觀書法曰殺曰斬曰誅曰執曰首虜曰收則全甲亦疑是王之下王子之上作全甲固非若作足不失落亦可笑愚意全甲亦當作渾身貫甲之謂蓋精兵也又若是精兵只當序于

介

漢南粵王傳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介恃也下云嘉遂出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兩介字同而注不同殊不知介即介道之介

鐵室

鐵室即今渾身鐵甲言如室之蔽身也出韓非子

克絲作

克絲作起于宋樓閣百花龍鳳極其工巧今作尅絲蘇作最喜

鸛鷓裘

鸛鷓裘即翡翠裘之類乃神鳥也東方曰發明西方曰鸛鷓南方曰焦明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鷓或作鸛淮南子言長頸綠色似鴈段成式言如燕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嘗見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勢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凌青霄出涼州即西方也

翠被

左傳荆王以鸛羽飾被鸛翡翠也漢賈山傳飾以翡翠注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異物志翡翠赤而大于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雄雌異名也又曰雄而赤者曰翡翠而青者曰翠故曰翠被今翠鋼翠冠皆此又博物志名此為比翼鳥出參崴山非也比翼鳥自名鸛鷓也翡翠盛于嶺南今本山亦產此鳥可用為飾名曰土翠亦曰硬翠不如交廣翠輒

簪余

今之色被橫其卧邊緣幅作異色曰當頭當去聲即古被池之遺製又于其橫幅分缺二穴如月者用以叩頸此古之簪余也古詩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唐莊宗命蜀匠旋織十幅無縫錦為被財被成賜名六合被



褚絮

史記漢賜南粵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厚薄之差也李太白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絮着綿也古詩着以長相思亦謂着絮也綵餘曰絮不綵曰綿故絮曰敝絮即繭黃也今謂之敗絮又曰絮胎

白紵

左傳季札與子產縞帶公孫僑就獻季子紵衣注吳地貴編鄭貴紵也說文紵絲屬細者為紵粗者為紵陸璣云如麻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春生荆揚間一留青日札卷二十二

九

歲三收周禮典臬縷紵白而細疏曰紵後漢書袁牢夷蘭于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注華陽國志蘭于獠言紵也績苧一紵謂之紵此白紵也樂有白紵舞樂府解題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即所謂白紵衣白綸巾之類其形容極善矣王建詩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元稹詩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翩翩鶴翎散葢荆揚本吳地故出紵獨精如今揚之晒白福建之北蒸而家園所產亦多女工手續極精妙也舞衣若用白練不亦尤輕細貴重耶詩編衣綦巾縞縞之精白者禮季

康子編服注生絹古稱齊統魯縞漢書縞素曳縞衣

烏皮六縫

烏皮六縫靴也唐有此名故曰高力士終以脫烏皮六縫為深耻又阿耨茶國名靴曰由縛屣于闐國有石鞞南唐元宗嘗謂馮權曰我富貴日為爾置銀靴馬及保太初因擊鞠賜銀三十斤權命工鍛靴穿之人皆凝笑元人有鷲頂靴以為華靡

薄借

周禮玉璫注有薄借基漢文帝復不借視朝不借者草履也一作薄借陸游詩游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

留青日札卷二十二

十

禪袴松

禪惚也褻衣也漢司馬相如着犢鼻褌晉阮咸晒犢鼻褌以三尺布為之形如牛鼻蓋前後各一幅中裁兩尖襠交轉即今之牛頭子褌一名梢子乃為農夫田衣而士人無復服之者矣蓋起于西戎以牛皮為褌故名今所謂皮褌是也夏始用絹長至膝周文王製褌長至膝謂之弊衣賤人不下服曰良衣蓋良人之服也北齊與袴均袴脛衣也漢外戚傳窮袴注今之緹縵袴有前襠不得交通周仁溺袴注尿袴也為小袴以藉尿管謝尚刺紋袴又晉書勳不敢出禪襠



古詩所云鐵桶福今吳中婦人尚有穿大脚開襠褲者獨浦城婦人皆不穿袴此尤淫風薄俗而廣西土官婦女亦不着袴乃着裙五六層後曳地四五尺此又蠻夷之習也師古注犢鼻禪卽今之松松之容反此字甚妙

### 獨力衣

槃瓠負帝女入山女解去衣裳爲僕鑿之結着獨力之衣又云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蓋槃瓠原五彩毛故也注僕鑿獨力皆未詳流俗本或有改鑿字爲豎者妄穿鑿也于寶晉紀曰俗稱赤解橫裙卽其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二

十一

子孫言連接裙幅也中裙貼身之衣漢有禿裙

### 流蘇

流蘇見漢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古用于宮懸今用于帷帳蘇說文桂荏也紫蘇水蘇取其芬香也又菟草曰蘇故名樵蘇乃盤線繒繡之五絲錯爲之同心而下垂者又析羽曰流蘇摯虞曰緝鳥尾垂之若流然以其蕊下垂故曰蘇今之旌竿上綴旒也又譙國夫人繡帷珠絡同昌公主靈粟珠絡王融詩云幸得與珠綴幕歷君之楹宋詞流蘇帳煖金雞曉是也條鬚亦當作條蘇東京賦飛流蘇之駘殺又馬上飾也

### 珠纓絡

荀子曰處女嬰寶珠卽今珠纓絡也一名珠落索說文嬰頸飾也胡人連貝飾頸曰嬰女子之飾也一作瓔珞觀世音普門品經無盡意菩薩解頸下衆寶珠瓔珞價直百千兩金而以與之三禮圖珠瓔翠綵左傳玉纓又婦參舅姑所持者曰香纓以五絲爲之杜詩直珠絡臂鞵

### 百索

小兒周歲項帶五色彩絲繩名曰百索不知何義按東宮舊事中有六色綵纒云象水中荇藻以飾纒帶者此必起于夷俗也魏書宋齊謂魏爲索虜謂以索辨髮也今小兒亦以色絲辨髮而後垂之則此信爲胡元之舊習也若取長命縷之義亦通

### 香毬

今鍍金香毬如渾天儀然其中三層關板輕重適均圓轉不已置之被中而火不覆滅其外花卉玲瓏而篆烟四出真閨房之雅器也西京雜記長安巧手丁緩作卧齋香爐一名被中香爐爲橈環轉其運四周卽此又有以奇香異屑製之者亦名香毬乃舞人搏弄以爲劇者故白樂天詩柘枝隨畫鼓調笑從香毬



又云香毬起拍迴環而花蓋拋巡取次飛又有綵毬  
繡毬皆婦女之戲日共也所謂淫巧者

透額羅

元稹贈劉采春詩謾畏常州透額羅即今之亮羅也  
蓋羅者言其文羅疏也故曰方目羅以細勻為貴故  
曰輕羅其厚重者曰結羅古稱織女秋雲羅太上黃  
庭經金簡鳳文羅越地名越羅蘇子詩舞衫初試越  
羅新今吳地出水緯羅子虛賦云離織羅垂霧縠

錦綺

錦金也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字從金帛綺奇也織絲  
留青日札卷二十二  
華麗人皆異之故字從奇絲錦有大小登高光明博  
山茱萸交龍蒲窠鳳凰朱雀之名今之宋錦漢錦螭  
虎靈芝界地八寶之類皆其制也

文繡

織曰錦刺曰繡釋名文修然也予則以為慎肅難成  
故從絲肅也五色備故曰文繡春秋元命苞曰齊能  
成文繡應天道上匹二萬中萬下五千今上百萬矣

綉縑

絲厚而疏者曰綉其無絲而細密者曰縑晉令縑一  
匹當絹六丈疎布一匹當絹一匹絹一匹當綿二斤

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十尺為端

布衣

周制五十方衣帛范子曰古者庶人老耄而後衣絲  
其餘則麻枲而已故曰布衣今富者綺繡羅紈素綿  
冰錦也隋文帝焚綾文布即今花雲布鄱陽王恢焚  
筒布即今細布飛花布之類細縠曰阿細布曰錫

禽獸之飾

禮記狼膺膏皮可為表又曰君之右虎裘左狼裘夫  
天地間最貴者人最賤者莫如禽獸故曰鳥獸不可  
與同羣君子遠之然而古之人飲血可也茹毛不可

留青日札卷二十二

十四

也猶可委曰上古無衣至于中古則衣裳之制興矣  
文章之度備矣繪以五龍飾以五雉吾猶鄙之而况  
手所執者象之牙足所踐者牛馬之革體所被者犬  
羊狐貉狼狽之皮是芻也履也裘也無之果何害也  
而必欲以人身而易禽獸何所取也以為美觀則觀  
未必美也以為寒乎則貧人不服裘未聞皆凍死無  
噍類者矣夫褐乃毛布而說者猶以為賤者之服况  
皮毛乎唐書驃國古朱波國也民衣用白氍朝霞以  
蠶帛傷生不敢衣之此雖夷俗然禮失而求之野有  
足取焉作備之後乃有翡翠為冠者鶴翎雉頭獺鼠



為裘為領者犀象魚鮫為貂為帶為簪者犛牛馬尾為巾帽者麋鹿驢騾之革為靴鞮者是六尺之軀無非禽獸之類嗚呼形既獸矣尚何恠其心之不獸也哉夫龍鳳麒麟既可以飾服則龜亦四靈之一也何不用之邪

我朝服制

洪武改元詔衣冠悉服唐制士民束髮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皂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細絹樂妓則帶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二

十五

明角皂褶不許同二十二年申嚴巾帽之禁儒生吏負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二十四年生員玉色絹布襖衫寬袖皂線條軟巾垂巾農家許着細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着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着細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累朝逆有禁革隆慶四年奏革雜流舉監忠靖冠服士庶男女宋錦雲鶴綾段紗羅女衣花鳳通袖梳坊不許織造今宋錦禁而漢錦出矣吾不知夏商周之錦又何如也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二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三

錢塘田藝蘅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玉五德七德

五經通義曰溫潤而澤有似于智銳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撓有似于義有瑕于內必見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墜有似于禮是曰智仁義信禮者王之五德也禮記曰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是曰仁智義禮樂忠信者王之七德也故君子比德于玉也

金

五金黃金白銀赤銅青鉛黑鐵書金作贖刑傳曰黃金也呂刑其罰百鍰傳曰黃鐵也漢賜有言黃金者其不言黃而賜金者凡一斤與萬錢古六兩曰鍰二鍰四兩曰斤是十六兩也二十四銖曰兩二十四兩曰鎰說文一兩曰一金周制一斤曰一金秦制一鎰曰一金漢制一斤曰一金若一斤為萬錢則萬錢止今之十兩也董彥遠曰漢一斤金四兩直二千五百文又漢一貫千錢也王莽末年省中尚有黃金六十



餘萬斤後世絕少由所耗之途廣也金一為箔無復再還元矣唐六典有十四種銷金拍金鍍金織金研金披金泥金鏤金撚金戩金圈金貼金嵌金累金古又有鈿金大中祥符元年詔金箔金銀線貼金銷金間金蹙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弄之物並行禁斷非命婦不得以為首飾飾許人糾告並以違制論寺觀飾塑像者齋金銀并工價就文思院換易四年又詔宮苑苑園等止用丹白裝飾不得用五彩皇親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勝除宣賜外許用綾不得用羅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縑又八年詔自中宮以下衣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三

二

服並不得以金為飾應銷金貼金綬金間金戩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關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慶曆二年申嚴其禁上自官掖悉皆屏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仁宗明道二年詔冊寶法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以金塗之洪武元年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上曰朕富有天下豈吝于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汰之源啟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至大也二年詔禁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

綾羅止許用細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花

金膏

金膏穆天子傳示汝黃金之膏其膏曰金膏可以續骨今有名接骨銅者疑即此種

鉛錫

說文鉛青金也錫之類能殺虫毒錫銀色而鉛質也古稱鉛為黑錫今日黑鉛是也禮金錫注錫釧也鑱也今日鑱錫是也本草云錫有黑有白錫粉胡粉也當日鉛粉蓋鉛可燒粉而錫不可燒今之定粉水粉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三

三

是也古稱鉛生蜀錫生桂陽今無錫縣有錫山廣信府有鉛山又日有銀坑處有之然錫為五金之賦或造化物理之相制也

四席四几五玉九寶四輅

顧命中華玉几者五色彩玉也文貝几者餘砥餘泉貝甲也雕玉几者刻玉以飾几而正義乃曰玉謂之雕金謂之鏤蓋雜以金玉刻鏤為飾是因傳刻鏤之文而誤也漆几幾席黼純者桃枝竹席白黑雜繒綠之也底席級純者菁華雜彩也豐席畫純者莞彩色也筍席玄紛純者莠竹黑綬也弘壁者大壁也玳瑁



者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皆九寸大玉者華山之  
珠也夷玉者傳夷常也王肅云東夷之美玉鄭玄云  
東北之珣开琪也天球者鄭玄雍州所貢之玉色如  
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此所謂越王  
五重也馬氏云越地所獻玉也赤刀者傳寶刀赤色  
或曰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虞書  
典謨河圖者伏羲大卦胤之舞衣者胤國所爲舞者  
之衣大貝者如車渠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  
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渠車罔也鼗  
鼓者長八尺商周傳寶之兌之戈者和之弓者垂之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三

瑪瑙琥珀水晶流離

瑪瑙博雅石次玉也廣韻寶石文色如馬之瑙故名  
或曰丹丘之野鬼血所化今有纏絲馬瑙海蛭馬瑙  
之名

琥珀出罽賓國藥名博物志作松脂淪入地千年化  
茯苓茯苓千年化琥珀今泰山有茯苓而無琥珀亦

昌有琥珀而無茯苓又桃瀋入地所化虎目光入地  
化物如琥珀後漢書哀牢夷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  
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  
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通志云今人有煮  
蝦雞及青魚枕偽爲之者又云虎魄中有一蜂形色  
如生者可以拾芥名靈魄又龍血入地所化又南蠻  
折腰蜂燒治爲琥珀又鑿曰鑿珀舊云琥珀千年爲  
鑿然不生中國不可知者

水晶說文石也產于石中宋政和間太和山崩出水  
晶或曰老水所化日本國有青水晶紅水晶烏水晶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三

又其次而色昏者曰綿晶出四川蛾蛸山者曰蛾蛸  
晶石中有絲絲黑毫如眉甚奇堂夜之山多水玉郭  
璞云卽水精也太康四年林邑王獻紫水精唾壺一  
口青白水精唾壺二口

琉璃魏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緋紅紫十種流  
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于衆玉其色不恒今  
倍所用皆銷治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  
貞實非真物也漢書罽賓國出流離

鈔

我朝之鈔卽元之楮幣也劉秉忠曰錢用于陽楮用



于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是也

錢戈

說者以古人名錢曰刀以其利且能殺人也又曰錢文亦从二戈言其凶害也此皆太鑿殊不知淺殘箋之从兩戈又何害人之有若从貝从彡為賤則與錢字取義頗合太昊以來有錢太昊高陽曰金有熊高辛曰貨陶唐曰泉商周曰布齊晉曰刀泉言形金言質刀言器貨布言用周曰錢禹曰幣漢武皮幣曰白金三品詳見後直百五銖下

黃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三 六  
黃中色中央土之貴重者故衣有五色惟黃裳則帝王服之玉有五色惟黃琮則祭天用之銀有五色惟黃銀則道家用之取其得陰陽之正氣天地之中色也

三珠樹

晉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玉樹唐王勃與兄勸勵皆才美故人號之曰三珠樹如詩人所言可人坐上三珠樹皆本諸此初不解所謂每疑以為如稱玉樹瓊枝之流而山海經又言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玕琪樹實皆樹也梁吳筠詩安得崑崙山偃蹇三珠

樹三珠樹始於絳葉凌朱虛山海經三珠樹生赤水上方為樹如柏葉皆為珠後至嶺南見海商下罌者言有珠子樹其珠生于蚌中蚌生于樹上綴着不解而荷乃生于石石在海底蟹戶鮫人泅于水中鑿石得樹其樹如楊柳枝良可愛也疑始釋然蓋亦珊瑚樹琅玕樹之生成者也又聞海中有翠荷葉盤乃天生綠石盆在水如荷葉翠色可愛出陸日久則漸淡而枯惟得水養之而以珠樹珊瑚樹植之其中尤可寶玩家大夫適采珠之時云曾見其盤

九錫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三 七  
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為九命春秋說有之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皆天子制度尊之故錫與但數少耳漢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當也當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錫以車服弓矢是也據此則車馬也衣服也弓矢也又謂之三錫矣易師之九二王三錫命是也况諸侯賜弓矢乃得專征伐今三適特進賢



耳安得越錫弓矢遽專征伐亦恐不然或當是車馬樂器也因其適得貢人者三故亦錫之者三既曰車服弓矢而又謂之一錫亦非也

六駕

甘泉賦駟蒼螭六素蚪河東賦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校獵賦六白虎載靈輿易之六龍即書之六馬天子之所御也諸侯駟駕四馬也太守五馬大夫駟乘三馬也士駟駕二馬也

麋牀

後漢書冉駹夷出麋注麋狼也異物志似鹿而角觸解青日札卷二十三

前向入林樹掛角逐入林則搏之皮可作履鞮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為牀麋狼見吳都賦

桃笙象簟

左思賦桃笙象簟簟皆竹席桃笙者桃竹簟或以為即今桃絲竹非是乃蘄州笛竹一名蘄葉簟言簟紋如蘄葉之細也象簟見晉書車永刺廣州子多作象牙細簟劉楨爪賦更鋪象牙之席

高士椅

今之高士椅即古之繩床所謂折背樣者是也本以習近君致恭之容今則以為燕居便體之具矣但用

棕綿之類穿者曰繩牀用藤則曰藤牀其制一也

白鹽枕

高昌國白鹽如玉為枕入貢

鼎杌

今大家用三腳木牀以坐歌伎益曰鼎杌也歐陽永叔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詩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腳木牀坐調曲是也

連齒木屐

着屐登山乃謝康樂事而謝安木屐則登山去前齒下嶺去後齒宋高祖則好着連齒木屐見南史蓋即

今之拖屐也梁朝盛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基子方禱憑班絲隱囊

長宜子孫

余得土中古鏡一枚款製甚古其篆文四字曰長宜子孫不知其為何代物按東京記上陽宮在皇城西南東苑掘地得銅器似盆而淺中有隱起雙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曰長宜子孫時人以為李氏再興之符高宗末年嘗居此宮聽政也古之六花水浮鑑名有云子孫具備備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又十二辰鑑銘有云辟除不祥宜吉永長保二親利孫子



碑印紅沫

徑山宋時萬壽禪寺大碑其中一御寶至今如朱砂印痕風雨不剝滅人皆不識其故此名紅沫也紅沫者鍊丹砂為黃金碎以染筆書入石中雖削去愈明想內府用此

桓魁石柳

宋桓魁石柳在彭城北六里山下山臨泗水柳乃青石有龜龍麟鳳隱起之形三年不成故孔子曰莖欲速朽

買路錢

高子臯曰買道而莖後難繼也今人出喪極行之道于前拋金銀紙錢名曰買路錢即高季買道之遺意也我朝某皇太后出殯亦見其燒買路錢

莖鐵牛

牛留守開墓得古穴玉靴劍一具玉簪一枚鐵牛二頭唐書新語載僧泓告張說有二墓欲浚而狹深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二尺為水界各有龍守之士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墜者神道不安故浚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窆安墓之四維謂之折筮欲下深闊而上歛其中

項謂之中焦欲俯歛而傍鄒墓中未粉為飾以代石聖不置甌甌窳瓦以其近于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為怪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羽毛以其近于屍鑄鐵為牛豕豕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置之墓以助神道

券臺

墓前地名明堂一日券臺清異錄荏家聽術士說例用朱書鐵券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之執守不知手地者誰耶瘞墓前甃石若碑面方長高不登三尺號曰券臺貧無力則每祭祀以藉尊俎謂之士筵席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三

刺紙

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故曰刺所云書姓名于奏白是也刺从刀束束亦聲俗作刺非刺來未切戾也後以紙書故曰名紙漢郭林宗載刺盈車彌衡懷刺湯滅孟宗家貧刺請魏爵里刺北齊李元忠取刺勿漏唐李德裕貴盛人始用門狀唐門狀競用善紙有識者尚非之嘉靖初年士夫刺紙不過用白鹿如兩指潤而書簡或用顏色蘇箋以為大事亦止一尺長耳近則競用奏本白錄羅紋箋甚至於松江五色蠟箋



臙脂毬青花鳥格眼白录官司年節以大紅紙爲拜帖餽送則以銷金大紅紙爲禮書封筒長可五六尺濶不減四五寸段帕書冊亦以紅紙封裹鄉士夫皆效之云此風起于京師勳戚之家可謂奢侈暴殄之極矣夫上司取之府縣而府縣取之庫子故縣中庫子之役未有不破家者不然亦取之樞戶殊不知此紙皆小民之皮膚也白者其骨髓紅者其膏血剥民之皮以書已之名以充貴顯之美觀何忍心害理如是哉節用愛人爲民上者其試思之

尺籍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三 十二  
尺籍竹簡也長一尺二寸曰尺舉成數也馮唐傳士卒起田中安知尺籍伍符符竹契也

斗箱

斗筲斗十升漢志斗者聚升之量筲本作箱陳留曰飯帚宋魏曰筲筲一曰飯器以竹爲之筲筲也數也或作算通作竿史記上方與臯錯調兵竿單食是筲爲飯器無疑矣今俗名竹飯器曰筲筲是也即單食之類筲長六寸計歷數者从竹弄言常弄乃不誤也今漢律歷志筲法用竹徑十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所以爲筲法之用也景帝詔嘗

筲十以上服虔曰筲萬錢筲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十筲十萬也似多七字

正鶴

論語正鶴注畫布曰正棲皮曰鶴蓋張布曰侯侯中者曰鶴鶴中者曰正正中者曰熱侯四尺鶴二尺正四寸質二寸射義注曰正之言正也鶴之言格也格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正平尺直曲尺木工器名

掌扇

扇如手掌偉而立張也亦曰障扇可障日也漢名障扇翳華蓋也

白削

其宣傳引白削置膝上古稱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是也禮考工記築氏爲削注即今書刀

石柱

丁謂招降施州酋長田彥伊乃作書刻石柱立境上可對交趾銅柱又江西有許旌陽鐵柱銅柱起漢武帝相梁臺而侍御史冠亦有鐵柱也

料絲

料絲燈屏風出雲南金齒衛用瑪瑙紫石英諸藥搗爲膏煮爛爲粉用北方天花葉點凝成膏乃縱橫織



如絹勻薄上施繪畫也

直百五銖

余得古錢其文曰直百五銖又有曰大泉五十曰半  
兩曰貨泉說文曰錢貨也周禮注泉也其藏曰泉其  
行曰布取名流衍無不徧也貨財也从貝化可以交  
易曰貨鄭康成曰金玉曰貨漢高帝行八銖錢文帝  
行四銖武帝行五銖蓋十黍為綮十綮為銖八銖為  
鎰二十四銖為兩半兩亦武帝所造王莽篡位忌惡  
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  
白水真人之識云其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三 十四

登登

婚禮合登曰用匏謂之登今作登匏似瓠長而瘦上  
曰瓠其味甘短頸大腹曰匏其味苦吾意用匏有二  
義匏苦故不可食今用之以飲是喻夫婦當同辛苦  
也瓠八音之一笙竽用之今用之夫婦是喻音韻調  
和即琴瑟之好合也从丞从巳曰登从丞从巳曰登

登謹身有所承也蓋言妻當謹慎其身以承事其夫

鑿鑿

程學副使潮陽林公有二物如大錢形質薄而透明  
如硝子石如琉璃色如雲母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  
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中用綾絹聯  
之縛于腦後人皆不識舉以問余余曰此鑿鑿也出  
于西域滿刺國或聞公得自南海賈胡必是無疑矣  
後見張公方洲雜錄與此正同云見 宣廟賜胡宗  
伯物即此以金相輪廓而銜之為柄紐制其末合則  
為一岐則為二如市肆中等子匣又孫參政景章亦  
有一具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似聞其名為優遠則  
其二字之訛也蓋鑿鑿乃輕雲貌言如輕雲之籠日  
月不掩其明也若作駿健亦可

貓睛祖母祿

貓睛名貓兒眼一線中橫四面活光輪轉照人次者  
名走水石無光祖母祿本綠寶石上者名助把避深  
暗綠色中者名助木刺明綠色下者名撒卜泥淺綠  
色帶石者皆出回回山坑中正德嘉靖以來抄沒劉  
瑾江彬嚴嵩輩此寶最奇且多隆慶四年戶部進上  
金兩事內貓睛祖母祿等項一萬八千四百顆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四

錢塘田藝蘅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酒原

酒从水从酉說文作諧聲田子曰會意也八月建酉  
酎酒八月而成是也或作齏亦作酉故釋名曰酒酉  
也釀之米麴西釋而味美也 酒就也所以就人性  
之善惡也 酒造也吉凶所造起也 酒醜也能否  
皆難相踈持飲之也俱見上 酒乳也所以柔身扶  
老也見春秋元命苞及運斗樞 酒者天之美祿帝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四

王所以願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老百福之會非  
酒不行見漢食貨志 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  
醪酒之始也烏梅女蕊醅醪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  
也見古語 世本曰儀狄始作酒醪以變五味戰國  
策曰帝女儀狄作酒史言禹飲而甘之遂絕旨酒而  
疏儀狄又曰少康作酒一曰杜康作林酒說名曰少  
康一名杜康魏武帝詩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故晉祖  
台之曰願君極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劉惔箴  
曰爰建上業曰康曰狄魏畧則曰杜康以酉日死故  
酉日不飲酒不會客則又大謬之甚矣急就章杜康

作箕帚亦曰少康是也 先酒始為酒者古人飲必

祭先酒故有祭酒老者舉酒祭地也柳子厚詩舉觴

酌先酒 周禮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醕

齊五曰沉齊 齊和也以節度作之也 泛者成而

浮滓泛泛然即浮蟻在上也 醴者體成而汁滓相

埒上下一體即甜酒也 盎猶甕也成而色翁翁然

即甘濁而不涉者 醕體成而紅赤色如今糟牀下

酒色 沉滓之下溺而老者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

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事酒醕酒也初造之酒一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四

名苦酒又名醇酒 昔酒久酒舊醕也又首澤酒也

久則水上見而糟少故酒熟曰首即昔酒也今之白

酒久熟者善故名酒官曰大首 清酒冬釀夏成酒

也 呂氏春秋曰孟冬命有司秫稻必齊麴蘖必時

湛熾必絮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善用六物

無或差忒大酋監之 淮南子曰酒感東方木水風

之氣而成 麴酒母蘖也蘖牙米也春秋緯曰凡黍

為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麥釀黍為酒 醪酒母也

麥酒不去滓飲也 醕酒本也或作梅一作媒孟康

曰酒教齊人名麴餅曰媒 釀麴生衣細屑也二熟



麴也 醞造也 醞膏醴 醴皆一宿熟酒也今

雞鳴酒一名醴又作沽孔子沽酒不食注買酒曰沽

非也三代時無賣酒者乃一夜暴成生酒也余性不

食生酒故知仲尼同調也 醲酸也醲也皆重醲

耐三重醲 醲未沸一作醲 醲汁滓酒 漿酢也

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 醲一作涼膳夫注涼以

水和酒也 醲首酒厚也 醲尾酒薄也今名二水

酒 三酒禮醴酒在室醞酒在堂澄酒在下 醲酒

濁而微清者 醲 醲昔酒也皆去滓 醲 醲

醲 醲 籩 雙漉皆以筐漉酒并袋下酒之名今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三

曰醲一作醲 糟 醴 清酒滓也

酒味

甜酒世間能飲者多不喜甜酒故白樂天詩云量太

厭甜酒才高笑小詩至于杜子美則曰人生幾何春

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韓退之曰一尊春酒其如飽

丈人此樂無人知劉禹錫歷陽詩曰湖魚香勝肉官

酒重于錫則古人亦有好甜酒者矣豈所謂能書不

擇筆能飲不擇酒邪余性最不喜甜酒故知白公為

得箇中真味也

香醪酒有自然之香乃為佳醲非必用花及香藥釀

之也書黍其為香器不潔者不香麴不精者不香

酒性爽豁也韓昌黎詩酒味既醲烈又云酒味既

冷烈醲味厚也張載賦曰漂蟻萍布芬香醲烈

辣酒辣味辛過于醲也歐陽永叔詩云滑辣淡醲如

玉醴經曰酒甘易釀味辛難醲

生酒不煮不蒸酒也世有專喜飲生酒者云有風味

但性太熱難入口耳楊廷秀歌云生酒清于雪煮酒

赤如血煮酒不如生酒烈煮酒只帶烟火氣生酒不

離泉石味

苦酒韓子蒼詩云飲慣茅柴諸苦硬不知如蜜有香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四

醲蘇子瞻云白酒微帶荷心苦又云松明酒味甘餘

而小苦夫苦者炎上之味方言苦快也郭璞曰苦而

為快猶以臭為香以治為亂反覆用之也一作會醲

醲皆苦味也又魏名臣傳醲名苦酒

醲酒曰醲味醲醲也蘇詩杜酒粥而醲歐詩綠醲寒

更醲

淡酒曰醬味薄也萬畢術注斷蒲清酒中即厚

凍漿酒凡酒過熱則酸過冷則凍古亦名凍醲魏都

賦云凍醲流澌温耐躍波

酸酒蘇子瞻詩酸酒如菘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



城飲酒但飲濕

灰酒或用茅柴灰或用石灰今杭州多灰酒而京師人造酒亦用灰觸鼻創口蜇舌善飲者甚病之而張汝弼謂之燕京琥珀惟內法酒其風致異常誠可恠也宋南雄太守王元遂乃曰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相合為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飲之風味頓奇則知世固有此惡人也飲灰酒必破腹裂唇而反以為佳味至云無灰則性不烈卒不可售此又大可惡也

酒色

紅酒李賀詩小槽酒滴珍珠紅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五

紫酒譚用之詩杯粘紫酒金螺重注江南紅釀凉州

蒲桃

黃酒皇甫子奇以色如金而味醇且苦者名之曰酒

賢張九齡詩玉斝纔傾黃蜜剖杜甫云鴛兒黃似酒

又云對酒愛新燕蘇軾云大村瀉鴛黃

綠酒南岳夫人傳設王子喬瓊蘇綠酒杜詩綠酒正

相親又云遙觀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發酷白樂

天云傾如竹葉杯中綠秦少游云翡翠側身窺綠酒

蘇子瞻云小舟浮鴨綠至楊廷秀乃云瓮頭鴨綠變鴛黃則綠酒或老乃成黃色也

碧酒列仙傳安期生與神女會圓丘酣玄碧之香酒杜詩重碧酌新酒

清酒詩清酒百壺鄒陽賦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須駭蘇子云誰分銀榼送清醇

白酒曰醴一作都又名醜白居易詩白酒善消愁蘇子云白酒無聲滑瀉油

濁酒嵇康云濁酒一杯杜少陵云牆頭過濁醪黑酒醉鄉日月謂之愚酒色黑而酸醜者也

酒法

宋大隱朱翼中北山酒經三卷曰其道深遠非冥搜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六

不足以發其義其術精微非三昧不足以善其事

曰醜者壞飯也老也飯老即壞飯不壞則酒不甜田

子曰即今之飯空幾老者也飯不作空則酒不多

曰麴之于黍猶鉛之于汞陰陽相制變化自然田子

曰麥性陰黍性陽故先漬麥而後投黍也

白麴有用藥者所以治疾也今平常醞法亦用諸品

藥材惟用烏頭者飲之頭痛耳獨金華酒用砒霜尤

當戒忌也

麴用豆亦佳神農氏赤小豆飲汁愈酒病蓋酒性熱



飲家須察黍性新陳天氣冷煖春夏黍性新軟則先湯而後米酒人謂之倒湯去聲秋冬黍性陳硬則先米而後湯酒人謂之正湯

浙人不善偷酸所以酒熟入灰北人不善偷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懷故餘米而偷酸及醱而偷甜

酒酉也酉者陰中也酉用事而為收收者甘也卯用事而為散散者辛也酒之名以甘辛為義金木間隔以土為媒自酸之甘自甘之辛而酒成焉所謂以土之甘合水作酸以木之酸合土作辛然後知投者所以作辛也投者再醱也張華有九醞酒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七

尤忌見日若太陽出即酒多不中買醜以夜半蒸炊味且下釀今之黃昏下酒亦以陰制陽也

着水無多少拌和黍麥以勻為度若投多水寬亦可米力勝麴麴力勝水即善矣

醜不用醱則酒難發醜來遲則脚不正祇用正法酒醱最良不然則掉取醜而絞令稍乾和以麴蘖掛于

衡茅謂之乾醱用醱四時不同冬月用醱緊用麴少夏月用麴多用醱緩天氣熱置瓮于深屋寒則溫室

用繩圍繞冬月蓋覆即湯氣在內而不凍夏月閉藏即陰氣在內而酒不動真得卯酉出入之妙也

酒名

元酒一作玄酒明水禮 旨酒儀狄 甘醴禮記

上尊漢酒糯米一斗 中尊稷一斗 下尊粟一斗

黃封官酒 九醞一名九醇正月旦作八月成酒

十旬一百日成南都賦九醞甘醴十旬蒸漬 雙投

宋 三杓宋 四耐見楚詞云四重醱也又云四器

並熟 歡伯易林 忘憂漢 聖人魏畧曰白酒一

曰清酒 賢人清酒或曰濁酒 君子糯觴醉人者

中人黍觴醉人者皆家醪 小人巷醪灰觴醉人

紅友 玉友曾端伯名劉跋作傳 三友今人稱酒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八

曰三酉皆言三點水加酉也當作三友音之同也白

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 天祿大夫王世克封酒

太平君子南唐穆宗西涼葡萄酒 君子觴一名快

活湯當塗一鍾酒麴皆發散藥見風即消既不久醉

又無腹滯之患人呼曰快活湯士大夫呼曰君子觴

也 天聖酒號國夫人鹿腸酒 青州從事好酒

平原督郵惡酒 步兵厨阮籍 謝公樓一名紅泥

酒在汀州張曲江詩謝公樓上好醇酒二百青蚨買

一斗鐘用紅泥 冷仙宋麴 君臣慶會蔡京酒

郎官清黃山谷詩 崔家酒五代張白詩灞陵城裏



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 真一仙人蕪子瞻曰  
 新居異人授法米麥水三一而已 麻姑以泉石  
 百氏漿雜瑞樣酒即百家酒 霹歷耐暑月大雷時  
 衣雨水淘米炊飯釀酒 白雪清泉田子醞雪酒  
 逡巡酒韓比渚詩 丑未觴南唐法用牛酥羊髓置  
 醇酒中煖消而後飲 臘酒韋氏月錄云臘月造酒  
 四月成梅聖俞詩欲為三伏美方俟十旬清即此  
 十日中山 齊雲清露宋 雲腴宋景王 天醇宋  
 向后 瑞露田珍飲仙酒又宋昌王酒名瑞露又八  
 桂酒 金盤露慶州 金莖瑞露田子釀花露酒  
 留青日札 卷二一日  
 秋露白杭新城 雲液劉孝標云松子玉漿衛卿雲  
 液蘇子謝送酒詩揚州雲液却如酥又云花前白酒  
 傾雲液 流霞一名紫霞紫府仙醞 玉露春劉拾  
 遺酒味辛 明星酒洛陽 月波宋德隆 月醞  
 醞醞紅色 經醞魏武賜崔浩十斛 清醞錢世昭  
 酒 碧香王詵蘇詩碧香近出帝子家 清醞鄭紳  
 酒 靈液張敦禮 凝醞宋燕王 親賢宋 擒姦  
 劉白墮親賢擒姦正好作對 儀德宋惠恭后酒  
 嘉成宋濟王 介壽曹湜 保平曹晟 表勳秦檜  
 酒 褒功童貫 眉壽宋官肆 衮醞宋李瑋酒

玉液古名又宋越王 琬液 瓊醞皆醉卿日月  
 瓊給謝玄卿仙酒 玉腴宋劉后 瓊醞亦越邸  
 瓊醞鄆王 瓊綠宋朱后 玉酒瀛洲玉膏 瓊瑀  
 漢酒 珍珠紅唐酒今潞州燒酒亦名珍珠紅又宋  
 取西湖珍珠泉釀酒 銀光宋酒 漂玉枚乘賦  
 碎玉相州酒 玉浮梁李太白好飲玉浮梁謂浮蛆  
 酒脂也 玉練槌浦江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塩  
 角村酒柔情玉練槌 玉蘭文鑑玉蘭酒熟金醞溢  
 是也 瑤泉宋開封 瑤源王師約 瑤池劉后  
 金漿醞漢西京雜記 金泉洛口 金波李遵勗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成春宋曹詩 浮春濟王 燒春劔南 麴米春雲  
 安 羅浮春蘇子 萬里春范至能用八桂酒法釀  
 于成都名此 石練春富平 土窟春榮陽 洞庭  
 春色又云橘酒 皇都春 留都春 十洲春 海  
 岳春皆宋 慶雲皇甫別駕 含春玉唐末馮翊城  
 外酒家仙書 梨花春杭州人趁梨花時酒熟白藥  
 天青旗沽酒趁梨花 春泉蔡王 春蟻度信詩春  
 蟻未曾開 白蟻侯穆詩白蟻泛金甌 綠蟻射元  
 暉詩綠蟻方獨持 浮蟻 鳧花梁簡文集 乳泓  
 蘇詩溪雪披雲得乳泓白酒乳酒 雞鳴酒即一宿



酤 白鶴觴 騎驢酒皆劉白墮 魚兒酒裴度用  
 龍腦凝結刻小魚兒狀每沸酒一盞投一魚其中  
 鯽魚酒以線懸鯽置煮酒中 芋羔酒 龍胎醴酒  
 陽雜俎 桐馬酒漢給大官以馬乳為酒采桐葉時  
 乃成李奇曰漢武有桐馬官作酒桐合作桐音動推  
 引也韋華為皮兜受數斗盛馬乳撞桐之 醢肉酒  
 香蛇酒廣南 雪花肉酒宋 蜜酒道士楊世昌  
 蜜林檎言味如蜜色如林檎 軟脚酒一名濯足酒  
 蘇子瞻還須更置軟脚酒 紅梁新醞陳後主名  
 玉薤隨煬帝 薤白杜子詩酥暖薤白酒 蔗酒蘇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十一  
 祿國又梁人作著蔗酒名金漿漢賦爵獻金漿之醪  
 以此 桂醪博羅縣蘇詩爛煮葵羹掛桂醪風流可  
 借在蠻村 蘭旨宋肅王 蘭生漢武帝 椒酒楚  
 辭 茱萸酒 栢酒歲時記 棣華蔡攸 菊花酒  
 漢人以菊花莖葉釀黍米至來年九月九日熟西京  
 雜記田子名曰甘谷春又名菊花新 旋復酒即夏  
 菊花生野中田子取其能明目去痰名曰全復春  
 桃花酒色紅 松醪中山陸士衡有詩 松明酒蘇  
 子瞻 藤酒廣西又有風藤酒 根酒根音陣木汁  
 可為酒 嚴樹酒瓊州有木名嚴樹擣其皮葉浸以

清水以糠釀和之或取石榴花葉和醞數日成酒能  
 醉人 椰子酒 樹心酒皆渤泥國名巴尾樹  
 枸杞 人參 當歸 地黃 茯苓 木香藥酒  
 竹葉豫北 葡萄大宛涼州 荔枝綠王公權酒  
 綠荔枝廖致平酒黃魯直詩王公權家荔枝綠廖致  
 平家綠荔枝試傾一林重碧色快剝千顆輕紅肌  
 姜酒 芙蓉酒宋 綠珠香液田子菘豆酒舊出淮  
 安 蓮花酒又蓮花白蘇子云請君多釀蓮花酒田  
 子之醞多用花蓋夏麴冬釀名曰苗昔秋珠 茶蘆  
 古言色如茶蘆故名醞醞或曰麥酒不去滓而飲一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十二  
 曰重釀酒 黃玉清 白玉清田子名黃白茶蘆  
 百花酒餘杭阿姥墩 勝茶宋謝府 茅柴言如茅  
 柴火焰易過也 壓茅柴黃州 齊中酒 聽事酒  
 猥酒荊州三品酒 屠蘇一作醞醞孫思邈菴名  
 至清堂陸放翁嚴州酒 流香宋賜陸游酒詩云歸  
 來幸有流香在 乾和一名乾酢河東并汾以為貴  
 品即今不入水者張文潛詩釀酒愛乾和後周給道  
 遙公韋瓊河東酒即此 潘酒江外酒名皮日休詩  
 明朝有物充君信潘酒三餅寄夜航 滴酒和米麴  
 以茅蓋蒸候氣蒸凝滴故名出廣東欽州靈山志



過酒用白酒再醞滴酒者 盛壁清 清若空宋秀  
州酒夫酒以清爲上品而嘉湖酒肆獨重渾酒真可  
笑也彼或以爲有力 泛盎黃庭堅詩浮蛆翁翁盃  
裏滑坐想康成輪泛盎翁上聲酒成而翁翁然葱白  
色也 餅面江東熟酒諺云餅面猶可比瓮頭見蘭  
亭紀原 利市酒色忽變紅造化所染 治龔社日  
酒 醞醞湘東美品一作酃醁今長沙酉陽雜俎有  
醞醞法又名湘零酒 桑落河中坊井名桑落時取  
其水釀酒庾信詩蒲城桑落酒或以爲桑郎又訛爲  
索郎又曰羌中桑落河馬乳酒 烏程今湖州因烏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十三

沈釀 樂浪酒 紫漿皆見雜俎 文章酒卽五加  
皮 千里酒劉白墮言至千里不壞則今至自萬里  
者亦有不足爲奇蓋言醉行千里不醒也史桂陽程  
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 熏肌酒楊羔酒名一  
曰千歲藥造 三勒漿胡人采陀得花造酒名之  
哈刺基又名荅刺古元人酒見草木子即打醉酥  
般若湯北僧名酒華言不惹也 米汁蘇晉嘗言彌  
勒繡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常于市中飲酒人不  
識也 餘杭酒丁仙芝詩十千兌得餘杭酒不知當  
時十千兌得幾何恐非新豐斗價耳今日若十千錢  
留青日札 卷二十四 十四

氏程氏善釀名之 上若 下若吳興有箬溪故取  
其上流下流之水而名 郫筒蜀竹中酒 羣濤魏  
徵能治酒有醞醞羣濤十年不敗 香泉宋高后蘇  
軾詩莫辭白酒瀉香泉 新豐李白詩新豐美酒斗  
十千 宜城卽九醞古博羅國今襄陽宋之問詩尊  
溢宜城酒今人若言尊溢金華酒則不惟酒惡其詩  
亦惡矣今蘭溪不如梅溪 富水郢 溢水潯陽  
西市汴京 蝦蟆陵皆宋史 坤儀宋寧德宮 坤  
珍淵聖后 慶源潘正夫 和泉梁奉常 林盧槩  
高麗 神功泉廬山 青田因核名酉陽雜俎又名

之 水綿襖北人又名曰裏牽綿貧兒諺云一尺布  
不遮風一碗酒暖烘烘半夜便做寒號虫言易醒依  
舊冷也 飲家以酒爲魯酒蓋言趙厚魯薄也曰村  
醞蓋家釀美村醞惡也 曰續命湯而金樓子名曰  
斷腸酒爛腸酒 曰百藥長而裴楷名曰狂藥 曰  
福水而陶翰林名曰禍泉



酒飲

禮者不脫履而卽序也 宴者既而上坐也又賈逵曰不脫履升堂曰醺一曰飲 酌盛酒行觴也 酌少飲也 酌獻主人進客 酌客酌主人 配相飲也 酌報也 醺一作醺能者飲之不能者已也 醺合錢共飲也 勞酒饗禮 醺賜民共飲也 醺醺也 醺飲盡 酌以酒漱口食畢以酒演養其氣也 醺獨酌而醉 攝飲持酒往飲 浮相強也 崇飲過也 痛飲虐也 轟飲狂也 渴飲若口燥而欲飲也 酣耽樂 醉卒也度也不至于乱也

留青日札 卷二十一 四

沈者齊頰色均衆寡又曰過飲湛溺也 酒者閉門不出又曰頰色齊同故作酒也 酌酌 醺酌皆醉甚也 鯨飲海吞也 泥飲爛醉 獵酒索飲也 日飲漢書日日飲 食酒漢書能多飲費盡 箕尾蓋尾末飲 陽醉詐也 霑醉深也 被酒帶醉中酒傷而惡也 使酒醺亂也 清醺不飲而心醉 奕不醉而怒 白著宋人言酒酣 營祭也凡酒甚亂小人飲酒一醉日富亦因酒為祭也 淫湛酒坊記三酒示民不淫也 醒病酒 醒醉解也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四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五

錢塘田藝蘅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酒器

爵象爵形取其鳴節節足足以戒荒淫也受一升 玉爵出禮 周曰爵 觥鄉飲酒爵受二升說文作三升尊詩外傳作一升觥寡也飲當少也觥同 角以角為之觸罪過也受四升 觥觥解觥同圓器以角為之受四升禮記疏作三升觥適也當適可也 或曰觥小觥卮从卩以卽飲也 玉卮 金屈卮如觥青日札 卷二十五

萊碗而有手把子 散訓也人謗訓也受五升田子曰散分離也客當散去也 觥罰不敬也受五升毛詩注大七升 兕觥詩兕牛角可以飲者本作觥其狀曲起觥觥然也 尊畫禾稼之象受六升 商曰尊 瓊左傳曰尊也廣韻曰玉升 斗取象于北斗受十升 大斗詩長三尺從大器挹之于樽也周禮作豆俗作斗 甬中尊有三品上尊三斗中甬五斗下甬六斗 甬紂臣昆吾作瓦甬受五斗禮記君尊方音甬中窺下直上錢下砥 鬯象雲雷施不窮也 受一石 金甬詩甬目酒尊似壺容一斛 山甬夏



尊 雲雷 鬯尊漢孝王 壺受一石石十斗重一  
百二十斤圓器也或曰劉伯倫一飲一石五斗解醒  
田子曰以今量較之古一石得三斗其五斗當一斗  
五升也 鷓鴣瓶大一石小五斗 鷓鴣榼形楊雄  
箴 殘爵也夏曰殘盞同 盞盞盞也 鍾二缶謂  
之鍾 杯栝盃鉢鉢同側杯有兩耳 匝杯也似  
鐘 罇罇罇樽樽本作尊周禮六罇 犧尊 象尊  
皆周 著尊商 壺尊夏 太尊 山尊皆有虞蓋  
犧牛形象象形著底著地壺太皆古瓦山山雲形  
玄璜禮器 大貝出日南可為酒杯見爾雅翼即朋  
爾雅曰札 卷二十五 二  
朋兩尊詩朋酒斯饗 觴卮總名又實曰觴 羽觴  
者作生爵形有頸尾羽翼言如飛羽之輕疾 同爵  
名書祭以酌酒 斝斝斝斝同似鍾而頸長 盃小  
孟枕斝同 缶小瓦盆秦人擊之以節歌益也實二  
觴杜子美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田子  
酒所笑而撫之曰此吾家之故物亦吾家之長物也  
黃目酒尊名黃中也目氣之清明者也 坎爾雅小  
罇謂之坎酒尊也 勺杓同挹酒器容一升 龍勺  
疏勺 蒲勺皆裸爵明堂位 玉杯箕子諫紂 常  
清周穆王西光珠常滿杯容三斗 經陶人為酒器

曰一經二經三經四經五經 程酒量名品也十髮  
為程十程為分 滑稽一名湯燧尊崔浩音義 白  
罰爵舉白舉觴告白盡不一 太白魏文侯浮之太  
白 白獸尊音 伯雅七升 仲雅六升 季雅五  
升劉表三爵 盃雅也 縹瓷器堅緻者笙賦  
縹瓷之郵醪 鸞觴刻杯為鸞鳥之形嵇叔夜鸞觴  
酌醪 青田榼鳥孫國劉璋號青田壺貯水即如酒  
可供二十人 車渠椀玉屬織理縵文出西域車渠  
國魏文帝賦 崑崙觴魏買將 綠文測海蠡陳後  
主 蠡杯梁陸倕銘用邁羽杯珍踰渠盃 又半破  
爾雅曰札 卷二十五 三  
歌以酌水曰蠡 大甕大杓晉諸阮 煖玉杯唐寧  
王 七寶益隋文帝厥突獻 玻璃七寶杯唐玄宗  
以酌李太白 玻璃益韓退之詩靈液屢進玻璃益  
琉璃益晉王導 琉璃鍾李賀詩 紫霞杯唐高麗  
獻 酒魁蜀器大斗之屬 鴛鴦盞張易之 鸕鷀  
村 鸕鷀鐘李太白酒飛鸕鷀重螺名形如鳥嘴可  
為酒杯 九曲杯以螺為之數穴極彎曲可以藏酒  
水精杯唐虞賓國獻 蓬萊盞 海山螺 舞仙螺  
匏子卮 慢卷荷 金蕉葉 玉蟾兒李適之七品  
名 鑿落韓昌黎醜顏傾鑿落 金鑿落宋姜堯章



翦燭屢呼金鑿落 不落白樂天銀花不落從君勸  
 水晶不落馮道家有水晶不落一隻 龍杓唐文宗  
 賜牛僧孺彛尊龍杓曰精金古器以比君子 鵲尾  
 杓陳思王杓柄長置之酒樽王欲勸酒者呼之則尾  
 指其人 銀鑄金屬有耳足齊明帝欲壞銀酒鑄又  
 竟陵王子遣徐景山酒鑄 朱提瓶貞觀時潛泉浮  
 酒通姑轉注瓶受百斛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  
 漢朱提縣朱提山出銀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一千  
 五百八十韓退之我有雙飲酸其銀得朱提 偏提  
 唐注子 小蠻白居易晚春酒醒尋劉夢得詩還攜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四  
 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方回云小蠻酒榼也非舞腰  
 鷓鴣卮唐昭宗 金卷荷唐蓮子杯 金樽謝靈運  
 清醕滿金樽 金盞杜子美誰能載酒開金盞 神  
 通盞南唐文宗 五位瓶南唐以銅為之高三尺闊  
 八九尺上下直如桶樣安嵌蓋其口有微竅可傾酒  
 春日郊行家家用之 小海甌耀州陶器平底深盃  
 狀簡古 抵鵲杯元自誠類珉淺黃色 燕羽觴狹  
 長兩邊作飛燕羽塗以佳漆 金魚英殘陶穀中有  
 園林美女之象黃散騎霖曰瑤中游伎非好事而何  
 銅鶴尊元嘉銅尊鶴形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止不滿

則傾 玉瑤 琥珀瑤皆宋乾德高昌國貢 兔絲  
 盞宋 藥玉盞蘇子瞻 雪堂義尊蘇黃州 梨花  
 盞黃庭堅詩 金叵羅 玉東西皆古飲器 瑪瑙  
 杯 火雞卵杯注酒自熱 蝦杯廣州人取大蝦頭  
 為杯 蟹杯以金銀為之飲不得其法則雙螯鉗其  
 唇必盡乃脫其製甚巧 鳳嘴杯余集中曾載鳳嘴  
 杯詩已極其形狀又聞投之以鴆毒諸酒必裂嘗時  
 試之果然今按有鳥名鷓鴣者喙大而勾長一尺赤  
 黃色受二升南人以為酒杯或此類也或言鳳骨黑  
 色向是白者豈五色鳳骨異邪 金當杯楊維禎醉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五  
 後不辭金當杯 竹根杯庾信江淹集 竹罌蕪竹  
 飲酒辛仲宣器 酒杯藤大死藤香美可以酌酒以  
 其實消酒 椰子榼出廣州張安國有詩今有椰瓢  
 椰瓊 瘿木尊李翰林詩卽田子石雲瓢之類也  
 標於孟其木出渤海國文縷可愛其瘿可為孟田子  
 詩旋傾全覆酒滿注標於孟全覆花也、桂瓊以桂  
 木為之 藤杯 竹絲瓊 椶瓊織成花鳥可愛  
 沉香瓊 瑇瑁瓊 龜同鶴貝杯俱海南 丹砂杯  
 青霞杯田子所名 船酒舟也吳鄭泉曰願得美酒  
 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 兩頭晉畢卓曰給酒滿



數百斛船以四時甘味置兩頭一事正相類今酒船以金銀爲之內藏風帆十幅注酒滿一分則一帆舉飲乾一分則一帆落真鬼工也 酒海乾饌子銀海受一斗 雍都常炳酒海 玉窪緯畧 窪尊石尊李適之元次山 胡餅唐太宗賜李大亮胡餅曰雖無千鎰乃朕自御者史炤曰汲水器胡三省曰酒器非汲水器鄭子瑣言卽今壺餅也田子曰王昌齡邊塞曲云胡餅落膊紫薄汗是可証也諸人徒辨而無所據故不明耳 服匿漢書注服匿如髡小口大腹乃底用受酒酪二斗所此匈奴器河東北界人亦呼服匿 飲器趙襄子漆智伯頭爲飲器又匈奴破月丘王以頭爲飲器又元僧漆宋理宗靈骨爲飲器史記注柶榼也飲酒器 盃破歌爲杯也晉義督撰人共牢而食合盃而酌 汕碗折酒大器舒散也 缸韓詩傾樽與斟酌四壁堆罌缸 玉缸唐詩花樣玉缸春酒香 碧筒荷葉杯魏鄭公慈一名象鼻杯蓋刺葉心而飲其莖也 解語杯陶九成命美人捧荷花擎杯花心而飲之風味良不惡也 白玉蓮花杯王承年與寶下楊繪飲于私室出其妻趙氏問坐今妻以左右手杓酒飲于繪謂之曰白玉蓮花杯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六

雙鳧杯一名金蓮杯卽鞋杯也曰雙鳧者人但知爲葉令王喬飛舄事而不知女人繡鞋亦名雙鳧王深輔道有雙鳧詩云時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擎春歛灑傍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醮蒲荀煖和教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泡不勝嬌刻踏金蓮行款款則知昔日狂客亦以此行酒也 金蓮者取齊東昏侯妃潘玉奴步步生蓮花之義楊廉夫名之曰金蓮杯瞿宗吉席上賦沁園春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掛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留迹月地偷期風流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祇勸金卮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廉夫太加稱賞命侍伎卽歌以行觴極歡而罷 總爵士虞禮注口足間有象文爲飾 黃流周禮玉人注鼻勺曰流詩箋以圭爲柄黃玉爲勺以飾流鬯照酒黃故曰黃流公羊傳荀子皆作汜 越王烏杯越王烏似鳧而喙勾可受二升南人以爲酒杯糞似薰陸香南人以爲香一名鷓鴣鳥出肇慶府 鷓鴣杯鷓鴣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七



以為酒器見劉欣期益州記 澤脫酒器見草木子  
 紫皮鳴漢書師古曰盛酒器 酒鑑徐景山煮酒器  
 象鳥而高 鐵杯漢武以鐵杯飲燕胡不能舉 訶  
 陵樽南海蠻魚殼澁鋒鱗角內玄外黃皮日休贈魏  
 朴朴字不琢毗陵處士襲美序曰宜古人之雅觀  
 銀平脫破酥 八斗金鍍銀酒瓮皆 唐賜安祿山酒  
 器 馬腦榼魏后奇器容三升玉鐘之人 西域鬼  
 作 照世杯出撒馬罕兒國即漢器寶國光明洞徹  
 照之可知世事 龍卵壺以龍卵為之金鑲嵌以明  
 月珠猶睛諸寶乃嘉靖末年籍沒器也凡五枚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八  
 雙龍龍卵壺一 龍卵酒瓮二以銀為座此古所未  
 聞也 龍螭杯以大海螺刻其中為出水龍形頭角  
 宛然底尖以藤架盛之出海南 美人壺以銀範美  
 人形髮中入酒傍立一鳳前擎荷葉一片以銀杯一  
 枚置葉上葉即少低鳳口中吐酒杯滿即止不歎不  
 溢舉杯則葉仍浮起鳳口曾無餘滴必盡復置之則  
 復注如前凡容酒十二杯不煩人力轉輸若神不知  
 起于何代也銀重三十六兩精異常朱 翠外飾杭工  
 亦能為之時于肆中回易惜余無物不能得之也乃  
 吹簫引鳳形余為名之曰弄玉壺 蓮 十杯形如蓮

中置銀仙人一能浮能沉周圍蓮子六枚心中暗  
 藏銀牌六面上各有字傍有莖入酒初注酒則左浮  
 一面飲盡則沉又注酒則右浮一面飲盡亦沉入酒  
 則同而左右不紊凡六注而周其仙人則常偕浮偕  
 沉也非鬼工而何 酒龍以銅鑄為龍象吐酒而飲  
 之唐時因以人之善飲者名之曰酒龍

酒肆

酒肆自古有之所云沽酒市脯是也肆中酒先清後  
 濁先濃後薄不獨今時之弊在唐已然矣韋應物詩  
 主人無錢且專利百斛一釀斯須美初釀後薄為大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九  
 偷飲者知名不知味是當時酒亦皆有名也

酒禁

自禹惡旨酒周公作酒誥而酒之禁令遂萌莫漢  
 律三人已上無故聚飲者罰金四兩文帝後元年詔  
 為酒膠以廉穀者多禁酤酒以後或因旱潦而禁或  
 因兵革而禁甚有如焚索釀器者非醉人為瑞之景  
 運也安得天下皆成醉鄉之化也哉

賜酺

趙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後世因之漢有大  
 慶往往賜酺或三日或五日史臣紀之以為盛典我



朝初政許群臣得飲于市樓臨川揭孟同軌宴南市  
樓詩詔出金錢送酒壚綺樓勝會集又儒江頭魚藻  
新開宴苑外鶯花又賜醕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  
襲舞裙汗綉庭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琴絕代無此真  
聖世太平之氣象也所云南市樓者曰醉仙樓樂民  
樓集賢樓謳歌樓鼓腹樓輕烟樓淡粉樓梅妍樓翠  
柳樓凡十四所皆洪武間建以聚四方賓客者後為  
都御史顧佐奏革于是有官吏效飲酒之禁

酒權 官酒

漢武帝三年初權酒昭帝時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  
賣酒斛四錢王莽時義和魯匡請賣官酒于是命縣  
官沽酒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率開一壚以賣  
月售五十釀為准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  
六斛六斛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七入官其  
三及糟馱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郡一人乘傳督酒  
利至宋王安石則又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  
誰門小民持錢出者誘之使飲又恐其不顧則命娼  
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小民無知爭競鬪毆則又差  
兵官列枷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嗚呼弊至此  
而極矣醉鄉安得而不亂哉宋酒賦歲二千萬而杭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十一

州亦盛王疇詩杭城東南劇地將湖海都 權利冠天  
下旗亭壓重圍南渡官酒十三庫每歲清明前開煮  
中秋前賣新諸庫呈樣酒于點檢所所曰臨安府既  
中擇日開沽以白布三丈餘揭竹竿頭起曰其庫選  
到酒匠某人醞造上等釀辣無比高酒三五人扶之  
而行以鼓樂妓女雜技利市之物前道名曰迎酒一  
時繁華可想見也今杭州酒肆最盛於都之遺風與

酒經

神農本草黃帝內經言酒之性味與致用致病之詳  
則酒之時義大矣哉于是漢汝陽王璉有甘露經王  
績追焦革釀法為酒經又米儀狄杜康以來善造者  
為酒譜實十野亦有酒譜宋志酒錄一卷白酒方一  
卷食圖四時酒要方一卷藏釀方一卷劉炫酒孝經  
一卷貞元飲畧三卷朱翼中酒經三卷李保續北山  
酒經一卷胡氏醉鄉小畧五卷皇朝松醉鄉日月三  
卷今最有聞家大夫愛之嘗著醉鄉律令一卷序曰  
皇甫子奇作醉鄉日月條刺飲事二十篇自謂酒史  
之董狐矣第其叙述稍冗肯繁弗善讀之不能無遺  
悵焉予也陸沉丘壑託契麴生晨夕相從情好甚篤  
惜其風味又潤于俗子而品詠未聞于高賢也取皇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十一



商氏之意而芟繁撮要易其未然而補其未備者為  
 醉鄉律令一篇庶使酒身濡首者有所禁而不淫齊  
 聖溫克者有所循而益謹爾嗟乎選勝賞心能無崇  
 飲千鍾百榼貴在德將在昔賢豪咸非惜者酒中之  
 趣先得我心予誠有味于酒乎聊以翰精光澆磊落  
 耳 醉鄉之宜十有一 醉花宜晝 醉雪宜夜  
 醉月宜樓 醉暑宜舟 醉山宜幽 醉水宜秋  
 醉佳人宜微醺 醉文士宜妙令酌無苛 醉豪客  
 宜揮觥發浩歌 醉將離宜鳴鼉 醉知音宜樂侑  
 語無它 醉徒之選十有二 款于辭而不佞者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十二  
 愉于色而不靡者 怯猛飲而惜終懼者 撫物為  
 令而不涉重者 問令即解而不再問者 善戲謔  
 而不虐者 語便便而不亂者 持屈爵而不分懇  
 者 借眾樂而惡外囂者 飛竿騰舩而德儀無愆  
 者 坐端凝而神爽逸者 寧酣沈而不傾潑者  
 酒所不懼之候十有四 主人吝 賓輕主 會客  
 不投 殺核雜陳而不序 妓驕而樂遊 饒家常  
 議朝除 迭詼諧 刻觴政 錄事不綱 興居紛  
 紜 附耳囁語 茂章程而騁牛飲 醒木訥而醉  
 酒令

古有令圖芝蘭一卷庭管譜一卷小酒令一卷紀集  
 所載咸極精妙未易枚舉余嘗與騷墨清酣頗窮雅  
 令偶記數種因筆左方聊供笑談非敢曰文字飲也  
 秋宵賞月忽輕雲翳之因為四聲令曰雲掩皓月以  
 羽觴飛巡仍擊缶四聲為韻催之一韻不叶者罰一  
 觴不成句者罰四之座客可錄者有曰天朗氣烈日  
 秋爽興發日蟾皎桂馥日風冷露潔日情美醉極益  
 不許重出一字故難之也最後一妓名玉蟾者曰行  
 酒唱曲莫不大加稱賞以為用常言合調不孤雅會  
 可謂俊姬也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十三  
 一日酒所談杜子美大麥行云大麥乾枯小麥黃婦  
 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羌  
 其意蓋本于漢之童謠也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  
 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時正麥秋將至海  
 寇方猖軍民擊倭婦女耕穫頗合此景因舉以為令  
 一人曰小麥青青大麥齊誰當穫者母與妻丈夫何  
 在西擊氏一人曰小麥青青大麥黃誰當穫者婦與  
 娘丈夫何在西擊羌一人曰小麥青青大麥熟誰當  
 穫者姑與嫡丈夫何在北擊秋余曰諸君對酒空談  
 尚舍倭夷而不談攻擊何況于望風而不逃避赴敵



而不敗北者哉因得句曰小麥青青大麥多誰當獲者婦與婆丈夫何在東擊倭又曰小麥青青大麥垂誰當獲者母與姨丈夫何在東擊夷咸曰姨何可以當婦余笑曰此小姨填房也蓋座上客有大姨夫作小姨夫者故戲之衆發一笑合席各賞一觴又曰小麥青青大麥蒼誰當獲者婦與姨丈夫何在東擊漳咸訝曰漳何以當擊余曰漳州人正賊首也時適有福建人在席衆皆撫掌絕倒一寧波客曰小麥青青大麥有誰當獲者婦與母丈夫何在東擊守咸曰何也曰本府太守貪酷害民狠如倭賊十倍故當擊之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十四

衆又哄然一人曰小麥青青大麥豐誰當獲者婦與翁丈夫何在西擊戎咸笑曰婦翁何可以共事乃曰鄰有子從戎者而無母其公遂淫其媳故云然耳皆大笑而散

座間舉杜牧之詩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爲令余曰烟籠寒水月籠原夜泊秦淮近酒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謁金門有日月籠城近酒司玉交枝有日月籠川近酒船鷓鴣天有日月籠汀近酒亭柳稍青又月籠濠近酒曹月兒高此重一月字故罰一觥又

月籠洲近酒樓楚天秋余曰諸令皆佳或于后主不切耳乃終之曰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朝天子衆既賞余而又以及調罰余于是更歌曰烟籠寒水月籠津夜泊秦淮近酒鄰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絲樓春益用臨春結綺樓之事也而客之玉交枝獨切玉樹云楊大年有閒忙令云世上何人最號閒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客舉爲令禁用故事但用常言之或曰云云閒順風順水下平灘云云忙過關過垣槍頭航或曰云云閒極品歸

留青日札

卷二十五

十五

家又有錢云云忙恭官 急沒 衆大笑曰此真忙矣余曰世上何人號最閒娼家孤老包過年世人何人號最忙婦女偷情夫進房衆又大笑稱妙

酒帝

酒人酒徒 漢 八達 晉 七賢 晉 醉聖 李 醉翁 白樂天蘇軾歐陽修 醉吟先生 居易 醉士 皮日休 醉民酒民 皆元次山 八仙 唐 醉叟 種 醉侯皮襲美詩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贈劉伶作醉侯唐人又云若使劉伶爲酒帝亦須封我醉鄉侯余有云但願酣天逢醪帝不妨醉海作醜民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五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六

錢塘田藝蘊子

倩徐懋升玄泉校

七件事

諺云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蓋言人家之所必用缺一不可也元人小詞有云倚蓬窓無語嗟呀七件兒全無做甚麼人家柴似靈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醬甕兒恰纔夢撒鹽瓶兒又告消乏茶也無些醋也無些七件事尚且艱難怎生教我折柳攀花此折桂令也我朝餘姚王德章者安貧士也嘗口占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六

云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都在別人家我也一匙一不得且鋤明月種梅花即此可以知其操矣

柴說文小木散材謂不入屋及器用者也大者析之為柴小者合束為薪月令收積柴薪注薪施炊爨柴以給燎今總名曰柴薪是柴从木薪亦从艸从木說文薪莛也一曰大木可析曰薪故从斤詩析薪如之何匪斧弗克是也柴不足吳人燒草稗准人燒荻蘆比人燒煤燒牛馬糞其窮甚矣而奢侈者乃以蠟代薪抑獨何哉

米說文穡實也穡顆粒也象黍禾之形八八米之形

也鄭玄云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糲米不精者粟重一石為十六斗大半斗春為米一斛曰糲漢書曰糲梁之食又曰糲飯糲穀也精米也粟一石春米一斗四升鑿鮮明貌精米也左傳糲食不鑿是也即所謂紫稻重一石為粟二十斗為米十斗曰穀為米六斗大半斗曰粳漢書白粳是也皆謂禾穀米也今上貢者曰香秈米其味甚香輒曰長腰米其粒炊飯甚大皆晚稻有八月白銀杏白雪裏青落種麻子烏等名其次者曰黃秈即占城稻紅尖頭皆性硬皆早稻種六十日最先熟其種不一糯者宜釀酒粳則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六

人亦食之在北人總稱之曰大米乃名黍粟曰小米而大米北人不常得食極邊最為貴重今南人窮者乃食大小麥蕎麥黃黑豆蠶豆稷粟盡食之猶不足以充腹饑荒之年甚至干極草根剝樹皮以度朝夕嗚呼幾何而不為餓殍填溝壑也

油說文膏也田中種菜收其子可以壓油名菜油亦曰香油乃供烹調飲食者又芝麻子油曰麻油甚香能解毒可食其黃豆油曰豆油亦曰臭油止可點燈小人家亦食之又桐子者曰桐油可入漆用人食之必吐瀉相子者曰相油止可澆燭香油貴時則熬猪







民家豆醬亦不多得食至于深山窮谷中則終身不沾唇者有之其市井之臭而蛆者乃貿易得食誠可憫也孔子不得其醬不食又安得不絕糧

醋醞也本作酢禮記漿注酢釀也酪注亦酢釀也今用米或糶造如造酒法而柄成酸香味也上者色紅名珠兒滴醋次者色黃下者色白有臘醋或桃花醋即唐人之桃花醋有六月六醋有白酒醋小民亦不多造諺云若要富賣酒醋蓋二物其有利也

茶木萌也山中多產采葉作飲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設四曰茗五曰荈蓋早晚之別名也驚蟄為上清明

得青一札 卷二一六

五

次之穀雨又次之其事甚著陸羽有茶經三卷又茶記三卷唐温庭筠採茶錄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蜀毛錫茶譜一卷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遺一卷蔡宗顏茶山節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苑煎茶法一卷曾伉茶苑總錄十四卷茶場易覽十卷蔡襄有進茶錄黃儒有品茶要錄熊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錄熊克有北苑別錄余亦有煮泉小品論之詳矣唐德宗時納戶部侍郎趙贊之議初權茶漆竹木十取其一而茶極盛于宋我朝洪武二十四年詔天下產茶之地歲貢茶以建寧為上其名曰探春

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不用碾為龍鳳團皆芽茶也而西北茶馬之禁甚重其利亦甚厚詳見茶馬政考茶之偽者宋名盜葉有柿葉有杼櫪葉今之偽者雜以苦燈樹楊柳芽小民不能辨其所得飲者名曰托葉亦有止飲米湯而終身不知茶味者

茶酒名春

古人酒多以春名而茶亦有以春名者蓋以四時之景惟春為美也酒曰榮陽之士窟春富平之石練春宜城之竹葉春崇安之麴米春劍南之燒春吳會之洞庭春色宋蔡邕之春泉濟邸之浮春曹詩之成春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六

六

武林之皇都春江閩之留都春海閩之十洲春西總之海嶽春越州之蓬萊春錦江之錦波春浮玉春建康之秦淮春温州之豐和春蘭溪之穀溪春榮邸之萬象皆春石湖之萬里春茶曰宜和之玉液長春龍苑報春萬春銀葉我朝建寧貢茶曰探春日先春曰次春又宋謝府酒名勝茶此又奇也余欲以茶亦名曰勝酒不尤大奇也哉

小芽

熊克北苑別錄載茶之品有曰小芽者其小如鷹爪先次蒸熟置之水盆中剔取其精英僅如針小謂之



水芽是小芽中之最精者曰中芽者卽一鎗二旗也  
曰紫芽者葉之紫者也曰白合者乃小芽有兩葉抱  
而生者也曰烏蒂者茶之帶頭者也水芽爲上小芽  
次之中芽又次之紫芽白合烏蒂皆在所不取而黃  
儒品茶要錄以爲茶事起于驚蟄前其采芽如鷹爪  
初造曰試焙又曰一火其次曰二火二火之茶已次  
一火矣故市茶芽者惟同出于三火前者爲最佳

### 竹篠飲

竹林飲晉七賢事又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篠之飲  
語劉寶卿曰思轉深矣竹根飲杜共醉還同卧竹根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六

### 忘憂草木

護草忘憂見嵇康養生論一名無憂草見通志 菊  
忘憂見陶淵明詩 檳榔扶留可以忘憂見酉陽雜  
俎 山麻蠲憂見梁吳筠采藥大布山詩我本此山  
北綠澗采山麻九莖日間照三葉長生花可以蠲憂  
疾聊持駐景斜 不憂草西安牛首山出一名鬼草  
赤莖葉如葵秀如禾服之不憂見一統志

### 桃花米飯

宋武帝張妃桃花米飯見梁崔祖思政事疏杜工部  
詩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言飯紅潤之色也又收

稻詩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卽桃花米也

### 供大人米

摩揭它國有異稻巨粒號曰供大人米卽今江南之  
香珠稻類也香珠亦名御米但粒小耳黃勉之理生  
玉鏡稻品失載之

### 御麥

御麥出于西番舊名番麥以其曾經進御故曰御麥  
幹葉類稷花類稱穗其苞如拳而長其鬚如紅絨其  
粒如芡實大而瑩白花開于頂實結于節其長較也  
吾鄉得此種多有種之者吾鄉以麥爲一熟古稱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六

### 重羅麩

小麥忌戾大麥忌子皆忌水也故吳鄉低田不可種  
漢武帝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何也宿麥  
者謂秋冬種之經歲乃熟也

### 米豆



雷州思靈島出水豆枝葉似柳花如烏豆一種之後  
數年收實淮南子豆之美者有米豆是也

雕胡米

雕胡禮記注雕胡枚乘作安胡之飯周官魚宜其一  
名蔣心中有黑點者名烏鬱俗名灰莖自有一種米  
莖杜詩波飄菰米沉雲黑飯莖也故曰齧黍蓬者野  
莖也不能結實惟堪薦藉故曰薦即今之莖白也通  
志莖首莖草之首有一種可食一名莖白一名菰首  
一名須爾雅云須莖莖莖根也本作莖陸璣曰燕  
菁郭璞曰菰菜陸佃曰莖菁方言謂之莖大芥皆非

自青月九 卷二二六

菰類也

瓊枝

石花菜一名瓊枝見瓊州文昌縣志即越中鹿角類

葱餅

唐侍郎侯思正蒸餅縮葱加肉因號縮葱侍郎即今  
之春餅用卷葱肉者也宋蘇子瞻乃云煮餅澆油葱  
又云一杯湯餅撥油葱此類今市肆中所賣者如此

雕梅

李太白詩云珍盤薦雕梅今雕梅婦女巧者能之取  
青梅以小刀刻畫或為同心錢或為盤花或為線縷

或為條環樓臺偷去其核畧無損缺或提起則玲瓏  
交結合之則依然一梅也且以銅青蜂蜜養之愈久  
愈實而青色如生亦珍品之最巧者

誤餒

王敦如廁誤食乾棗溲豆世以為笑談王安石禁中  
與宴食釣餌盡棗仁宗言其詐殆未可知近見仁和  
學師茹肉有人餽龍涎餅一盒不知為香每席各供  
一碟自既餐盡復勉強勸人食之衆皆掩口而不敢  
言私稱其美而祀之則古今俗物異事往往有對也

乳石首

今之異端齋食者諸輩皆禁忌反食牛乳白養以為  
佛家所食乳餅石首故雖長素者亦食之殊不知此  
大錯認也乳乃廣東乳田所種者實米粉糊汁非今  
之牛乳也見白癩隨石首即石耳乃深山窮崖所產  
者益雨露之精英非今之黃魚白養也此輩饒嘴禽  
獸佛口蛇心任其所食不必明以告之

伴食伴飯

唐盧懷慎伴食宰相五季軍頭非有戰功皆號伴飯  
指揮使

餓芋



蕈草木零落也一作葶荒年細民以草根木皮爲食  
今草木零落則無可爲食矣故曰野有餓草

### 菱飯芋羹

菱今吳人四角曰菱兩角曰菱卽沙角寧凌史記作  
陵應劭曰菱芡也非是芡雞頭也司馬相如作蓬周  
禮蓬人菱芡也疏云卽菱角亦誤蓬實菜也名薺芹  
一名薺穰芋一名土芝蜀名躑鴉紫白二種君子芋  
大如斗魁善芋大如瓶有水旱二種吾鄉以菱芋爲  
兩熟一物不熟亦稱一荒菱亦可名水芝也

### 八珍二種

八珍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搗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  
管也先儒不數糝而分炮豚脰爲二非也又迤比八  
珍醢醢也麇沉也野駝蹄也鹿唇也駝乳麋也天鵝  
炙也紫玉漿也玄玉漿也

### 陪鼎

陪鼎加遺的對也所以厚殷勤也

### 芋背皮

今酒席中之芋背皮所謂薦體在元謂之挈設上賓  
用之或用馬背皮餘賓用前手後手鵝則敬胸今俗  
敬首在北人則否也若貴戚之家有名曰割牲者以

數十金駿馬奚人當堂呈過一庖丁持利刀飛取其  
臀肉一臠而獻之以誇豪奢也嗚呼暴殄至此其視  
食前方丈日食萬錢者又何如耶

### 懸雞

家大夫在京師時有一蔣攬頭家請貴客八人每席  
盤中進雞首八枚凡用雞六十四隻矣一御史性喜  
食因并家大夫席上者取而食之蔣氏以目視僕少  
頃復進雞首八盤亦如其數則凡一席之費一百二  
十餘雞矣况其他乎家大夫爲之坐不安席也因言  
先侍郎江公之儉嘗爲客設一雞而客卒不至時正  
暑熱遂懸之井中幾七晝夜京師因爲之語曰經年  
不請客屠文伯七日尚懸雞江景曦屠應坤嘉興人  
仕至副使先正儉德真可師也

### 養生妙法

軟飯 爛肉 少酒 獨宿此古人養生妙法也余  
嘗解而書之座右曰軟飯以養胃爛肉以養人少酒  
以養血獨宿以養神此日用之妙法乃在家之全真

### 四毒

美酒爲毒難多飲蜂液爲蜜難益食勇夫強國而難  
近好女悅心而難壽辯士快意而難信故美味腐腸



好色惑志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見王  
克論衡余節而錄之

十盜

周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將治生不得其意  
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  
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  
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  
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見六韜此雖偽書亦足  
以為吾人治家之戒慎焉防之可也余因自計平生  
多犯此戒性躁而慮疎則有計生之盜不善治產農  
事任之僮僕則有失時之盜所舉七女而存者四則  
有不過門之盜雖不多飲而招者必赴且惜終歡則  
有廢事之盜取水去厨甚遠而每日用水甚多則有  
爨汲不便之盜煮酒烹茶不耐食冷熏籠篝火夜靜  
息烟則有樵薪不繼之盜夫以一室之中而六盜集  
焉欲不貧得乎

張莊簡格言

張時敏名悅華亭人也嘗有言曰客至留饌儉約適  
情有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  
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此

言既非陋而背禮實通俗而可行在君子謂之尚質  
在小人謂之不情

薄薄酒

趙明叔有言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陶靖節  
弱女雖非男強權良勝無之詩蓋喻酒也膠西先生  
之言實祖于此至于蘇子瞻則廣之曰薄薄酒勝茶  
湯粗粗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又云薄薄酒飲  
兩鐘粗粗布着兩重醜惡雖異醉煖同醜妻惡妾壽  
乃公余又廣之曰酸酸酒勝醋勿輸稀粥勝絕糧粗  
粗布可補漿貧病到老勝無常有妻有妾醜不妨妻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六

十四

妾太美多淫荒或曰此雖戲言切中時病也

鼠雀耗

三代什一而稅何嘗有正耗之名後唐明宗時入倉  
觀受納主藏吏懼責其多取因為輕量明宗曰倉廩  
宿藏動經數歲取之若此豈後無折缺乎吏因曰自  
來主藏者破家竭產以償所欠正為此耳明宗惻然  
乃詔自今石取二升以為雀鼠耗也至今仍之又有  
所謂正耗加耗小耗大耗水耗鳴呼法日增而弊日  
甚民日貧而國日耗矣安得免民田租如漢文之世  
也哉節用愛民而足國亦必有其道也



同類相食

水禽之物鱗族自食之甲族能食之羽族毛族又能食之然後人盡食之矣雲飛之物羽族自食之毛族亦能食之然後人盡食之矣陸走之物毛族自食之鱗族亦能食之然後人盡食之矣至于螺蛭之屬天地間之至貴者也宜乎物莫能害之矣然冰于淵澤者鱗甲之族能食之也迷于山林者毛族能食之也死而弃于草野者羽族能食之也然猶之可諉也曰自輕其生若夫人乃同類血氣之親本無間于物生也而乃財利之吞嗜干戈之屠戮是亦食人之備也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六

一五

然後戾氣相感變為禽獸而有食人之人出焉如唐朱粲之搗磨寨潁州之火光賊宋登州之范温唐尚書如張茂昭上將軍如裴從簡趙思紹高澧臨安尉如薛震宋率府如王繼勳欽州守如林千之輩乃有想肉人腊事件饒把火不美羹和骨爛兩脚芋之名嗚呼天地之變極矣人與禽獸曾何別乎今之大酒席以糖為人以粉為毛女八仙以供人食是豈但率獸食人而已乎誠可謂人相食矣賢士大夫皆恬然嚼之不忍之心何在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六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七

錢塘田 藝蘄子稅撰

倩徐懋升玄舉 校

寺觀

漢明帝遣蔡愔使西天竺國請摩騰歸漢舍于鴻臚寺殊不知寺者止也又曰嗣也治事者嗣續于其中也鴻臚乃今四夷之館故暫舍之無何後于東都門外建精舍以居之因白馬馱經遂曰白馬寺而僧之偏寺之玷遺禍萬世矣晉孝武奉佛法遂立精舍于殿內引少門居之至宋徽宗宣和詔改寺曰宮院曰

留青日札

卷之二十七

一

觀以尊奉道士殊不知觀者觀也兩觀所以登高以望雲物以懸法象漢之東觀所以藏書初非事異端之處惟黃帝內傳置元始真容于高觀上此偽書也

蘭若

梵言阿蘭若皆知曰寺也或曰無諍也或曰空靜處也殊不知蘭香草也若乾草也即所謂清淨草菴之意人皆不原字義故其說不明

戒壇

杭州昭慶寺每年三月開戒壇為天下僧人受戒之所故名曰萬善戒壇禪家五戒一曰不殺生命二曰



不偷盜財物三日不聽淫聲美色四日不飲酒茹葷  
五日不妄言戲語今則僧尼雜處道俗混淆四時遊  
戲群集實為淫亂葷臚之壇矣在宋時戒壇僧尼為  
姦太祖深惡之開寶五年詔曰僧尼無間實素教法  
應尼合庵者只許于本寺起壇受戒令尼大德王之  
如違重置其罪許人告也貽謀錄中載僧戒壇中公  
然招誘新尼受戒不至者反誣以違法噫弊也久矣  
嘉靖三十五年倭寇臨北關都御史李天寵焚之乃  
五月六日也不數年總制胡宗憲重建煥然勝昔遊  
僧復來四十五年春巡按龐公按察徐公王公秦公  
留青日札 卷之二十七 二

重陽菴

重陽菴在吳山之東人多不知其所取義今南山地  
名道姑灣掘土五六尺即見菴基磚瓦無恙且有假  
山皆太湖佳石土人云重陽女菴也與地名道姑灣  
相合城中重陽菴郡志不載其故而石壁但有元天  
師廣微子所書大重陽菴字則此或下院也但重陽  
之名不見于宋或曰始于元大德年間或曰重陽女  
乃宋高宗二宮人出家于此益香火院也此又臆說

西京賦曰集重陽之清激注曰神明臺高既除去下  
地之埃穢乃上止于天陽之宇清激之中也道書言  
上為陽而清又為陽故曰重陽

皮場廟

王叔永載行都試禮部者皆禱于皮場廟皮場即皮  
剝所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  
之不治者詔封靈貺侯廟在萬壽觀之晨華館館與  
貢院為隣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何因而置廟  
也今杭州皮場廟在吳山上應試士子尚多禱之亦  
有禱于江東廟文昌祠者或曰宋時有禱于游子  
留青日札 卷之二十七 三

夏名二相廟者今何不禱于先聖孔子廟邪余曰仲  
尼與爾輩不合方怪爾輩安肯保祐邪或曰何也余  
曰深怪宋儒破碎章句注脚違悖聖經而當今排偶  
浮靡時文相去又甚遠與已為仇故耳聞者絕倒

晏公廟

太祖渡江取張士誠舟將覆紅袍救上且指之以舟  
者問何神曰晏公也後猪婆龍攻崩江岸神復化為  
老漁翁示以殺龍之法問何人又曰晏姓也 太祖  
感之遂封為神霄玉府都督大元帥仍命有司祀之  
今江海著靈甚顯昔宋高宗渡河有泥馬引途之異



故杭州有白馬廟祀之元世祖取江南欲渡黃河苦乏舟夢一老叟指引明日果見一人先涉濟軍遂封爲荅刺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食之信乎帝王之興天與人歸自有靈兆也

### 東明寺

東明寺在錢塘安溪去吾鄉不二十里相傳建文皇帝爲僧居此寺舊傳廁制如樓與人家頗異後流廣西歸老北京宮中稱曰老佛崩時欲謚爲神宗而朝廷不允葬西山銘曰天下大法師之墓初建文之自焚也葬祭以天子之禮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發喪

留青日札

卷之二

四

編素私謚爲孝愍皇帝後王事楊循吉致仕遣子奏復建文帝號孝廟亦不之罪

### 和尚道人仙人通稱

佛圖澄本天竺人少學道妙通玄術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又勒大笑曰道人謬矣又勒益重之寧必詔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又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渾雜多生愆過石虎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

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違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石虎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響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虎太子邃且名其子曰小阿彌又僧亦可稱仙人昔道開從西來日行七百里太史奏石虎云有仙人星見當有高士入境見高僧傳

### 火居火宅

今道士之有室家者名爲火居道士唐鄭熊番禹雜記廣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又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嫫亦曰房老則道有妻者亦當曰道嫫俗言道婆佛妻名即須見蓮經注洪武六年令民家女子未及四十者不許爲尼姑女冠二十一年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爲僧二十四年令民有效瑜珈教稱爲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錄者皆治以重罪二十七年令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趕逐相吞隱者罪之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議論阻令者皆治重罪永樂十年諭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較利厚薄又無誠心

留青日札

卷之二

五



甚至飲酒食肉游蕩荒淫畧無顧忌又有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槩蠱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化即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喪葬用僧樂

今俗疾病則用僧道作齋醮喪死則用僧道作道場送葬則用僧道為引導不惟愚民之家雖士宦亦有為之者間為正人君子之所譏笑則託名曰我固知其非禮奈此先人遺命不敢違也嗚呼君子從治命不從亂命何惑于異端如此哉宋開寶三年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此崇

留音日札 卷之二十七

六

僧道不拜

正道厚風俗之大端也又太平興國六年詔禁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魘頭皆良法也

妖僧

妖僧行果云自海上來杭州多技善幻以符說禁治病人輒愈人或訛言曰仙時劉郎中景寅吳員外郎鼎咸得告家食聞行果名召之與語大悅受辟穀運氣汰屏人扁室以一候子守之行果則往來二子所

指授也頃之劉忽瞑眩欲死以語行果行果曰是將遊神神遊而復可以昇矣又頃之瞑眩益甚若有物冉冉自口脫于几上為么人長不滿指盤辟而歌織如蠅蝨劉問曰爾何為者曰吾君之元神也候子駭而大譁么人忽亡劉遂僵仆移時而甦叩之若寤語不憶矣遂得悻病忽忽三月而卒吳既受法瞑眩時作如劉然不知劉已死惑于行果信之益篤一日忽大叫曰八仙至矣躍起若肅容狀吳病跛不良于行至是步武舒展刻如也俄而空中語曰吾將采白鳳之膏蒼龍之髓續爾筋骸吳謝曰謹俟何既而家中

留音日札 卷之二十七

七

百怪朋作犬登靈而嗥嬰兒反接若桎梏而啼家人大懼無何行果突至吳且擊且罵曰妖禿爾賊任氏剗其二稚為幻世間吾今訴帝殺汝矣行果瞿瞿狼竄出門不知所往而吳亦病悻判年始痊詢之二子之家果然怪亦甚矣妖僧所作不知果何術也家大夫言采生汰吳之子邊晦為按察副使余得其詳

四方光明電王

電陰陽激耀與雷同氣發而為光也世人以雷為雷公漢王仲子嘗辨之矣而異端又以電為電王則尤可笑金光明經曰四方光明電王東方阿揭多電王



南方阿祇嚕電王西方主多光電王北方蘇多末尼  
電王豈吾儒所謂風伯雨師者有以倡之邪

### 磨衲衲孟

磨衲者高麗僧衣也甚精好為禪師法衲衣孟即衣  
鉢見松漠紀聞余欲改為衲孟更新西域緝木綿花  
織成布曰屈賄布後人以碧絹為裏是達磨所傳者  
名曰信衣又釋伽佛將金縷僧迦黎衣傳與迦葉為  
佛始祖即大衣也

### 佛牙

西湖法相寺中藏一異齒其大如拳正碧綠色透明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七  
山僧云是佛牙以誘婦女奉禮請觀獲利也其狀如  
盤牙想是西域異獸口中者且云此佛丈六金身如  
有此牙則須十六丈長乃可容此頭也古人所載那  
衍國有金輪王齒長三寸豈是物耶唐傳奕以羚羊  
角扣碎婆羅門僧佛齒五代趙鳳以斧砍碎西域佛  
牙我朝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  
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蓋  
禁中自來有佛堂釋殿惟正德中因近習張銳張雄  
錢寧等以佛事蠱惑武宗引西番僧出入禁內至  
今上始議除去命武定侯郭勳大學士李時禮部尚

書夏言入看大善殿內有金銀鑄像夷鬼淫褻之狀  
鉅細不下千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為佛骨佛頭佛  
牙之類枯朽摧裂奇離傀儡亦計不下千百片言請  
瘞之草野不得瀆留清禁以永杜愚冥眩惑之端請  
將佛骨佛牙一切付之于火以滅其跡其金銀銅像  
亦併令燬銷實為千古稱快而萬代瞻仰者也實嘉  
靖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夏言題請遂皆燬滅計佛骨  
骨牙齒不下千百斤又何其多也其所為男女淫褻  
之像者名曰歡喜佛傳聞欲以教太子蓋慮長于深  
宮之中不知人事故也今皇上毀之誠可謂端本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七  
之教矣漢成帝畫紂踞妲已而坐為長夜之樂于屏  
又載王子海陽立十五年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  
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此淫圖之始也胡元伶  
人詹俊子為淫亂之物此淫具之始也所謂歡喜佛  
者想亦此類其殿名曰大善乃大惡也

### 念佛婆

今燒香名念佛婆者人家老婦衰敗無所事事乃怕  
死修善結會念佛如古白蓮教皆為師姑尼姑所引  
因而成群傾國老幼美惡無不入會淫僧淫道拜為  
乾娘而淫婦淫妻又拜僧道為師為父自稱曰弟子



晝夜姦宿淫樂其丈夫子孫亦有奉佛入夥不以爲耻大家婦女雖不出家而持齋把素袖藏念珠口誦佛號裝供神像儼然寺院婦人無子誘云某僧能幹可度一佛種如磨心過氣之法即元之所謂大布施以身布施之流也可勝誅邪亦有引誘少年師尼與丈夫淫樂者誠所謂歡喜佛矣戒之戒之

假師姑

隆慶庚子妖僧圓曉穿耳纏足粧飾爲假師姑至餘杭哄誘念佛婦人淫媾甚多雖富貴之家不免其汗事露送縣賄釋按察吳公擒之盡發其姦醜嚴滿邑

留青日札 卷之二十七

乃號令通衢致之死刑則又頌嚴滿省矣總制郭公薦剗所云開運河而百姓騰懼擒妖僧而一方稱快正謂此也吳公名教傳朝城人崇正關邪真王政也

僧道托生 僧道名子

房瑄是末禪師李白是金粟如來崔曙是泰山老師張方平是琅琊寺僧蘇軾是杭州壽星院真戒和尚王十朋是族叔之師嚴伯威史彌遠是覺園黎馮京是五臺僧真德秀是蒲城草菴和尚我朝尚書常州胡濙是天池僧進士太原王瑄是西番僧豈輪迴之徵邪又六朝文人多以僧道佛命名甚可鄙笑而文

天祥正氣君子也乃名其二子曰道生佛生今洪武時東川侯胡海第七子名和尚第八子名行者見學士劉三吾所撰墓志鞏昌侯郭子興次子名官僧永樂十五年丁酉福建榜有顧佛童楊佛童薛佛劉童皆生員中式

儒者奉佛

宋尹和靖拜迎天竺觀音在虎丘每旦頂禮佛念金剛經今之士大夫托名逃禪往往修齋誦經事佛甚虔至有捐妻捨女以奉僧道者每至醜態敗露動經法司破家亡身不齒士類 州文武之家如 少卿

留青日札 卷之二十七

許指揮之輩甚可嗤笑也嗟夫古之胡后却墨獻之扇徐妃贈瑤光之枕龜茲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千金公主偶于淫毒丐僧彰之史冊遺臭萬世彼獨不監邪

曇霍膽巴

僞檀女病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死生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安能延命耶正可知早晚耳元僧膽巴曰佛法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正所謂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也或世愚民可笑可笑



布袋和尚 灰袋道士

布袋和尚者號長汀子在奉化縣岳林寺嘗瞞腹以  
杜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中隨處偃臥天將  
雨即着濕草履驟行途中遇亢暘即曳高齒木屐豎  
膝而睡梁貞明三年于寺中東廊石上端坐而逝今  
縣北二里塔亭山上有鉢孟佛跡宋岳珂贊曰行也  
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元布袋者景元  
號此庵永嘉人叅蔣山圓悟禪師有得悟曰我這裏  
師禪都被元首座一布袋盛去也因呼為元布袋又  
灰袋道士蜀中人乃唐時陽狂異人也

留青日札 卷之二十七

十二

猪頭和尚 魚肉道人

和尚宋衢州人戒律精嚴平生惟嗜食猪首人以猪  
首與之日食數十枚曾不見其骨人皆異之稱為活  
佛與趙清獻公友善今骨相尚留定光寺中從者捧  
一猪首侍之仍當時之名故曰猪頭和尚廟其壁有  
石刻趙公碑記魚肉道人者成都人宋大觀中生而  
手足攣縮瘡不能言遇異人以藥一粒納口中遂能  
言語動作知隱匿事至羅浮山謁王野人名靚野人  
曰子可教取魚肉與之食道人自此能食生肉號曰  
魚肉道人紹興末封達真先生此四人正好作對或

戲曰猪頭和尚可對吾鄉狗肉道人

三教

元字木魯種子肇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  
當時以為名言余則以為釋不如鐵道不如石蓋二  
氏無益于世徒耗五穀耳佛者言其非是人也猶言  
俳者言其非是人也以俳為倡優者言其人之猖狂  
而可憂也惟釋害人最大在元有白蓮教滿摩教回  
回教頭陀教各自有宗猶道之符水教儒之道學教  
其亂天下一也儒之有道學即五穀之有稊稗耳

姚廣孝

留青日札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廣孝幼名天禧長州人世醫從相城道士席應珍席  
通儒多異術質敏盡得其傳嘗曰父不願醫願仕以  
顯父母父不從一日入城見僧官驛從之感嘆曰僧  
亦富貴如此邪元壬辰年遂出家入里之妙智菴改  
名道衍游學江湖工為詩文洪武癸丑請給禮部度  
牒于覺林寺入焉四年詔收高僧至則以病回八年  
詔通儒廣孝以僧試禮部中不願仕贈僧服還山及  
壬戌九月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廣孝往燕王府任持  
慶壽禪寺十五孝慈皇后崩親王各奏乞僧修齋  
于是左善世宗必季潭舉之遂見知于成祖預建靖



難之功壬午十月拜僧錄司左善世永樂甲申三月  
簡東官輔導擢太子少師因賜今名不拜惟受章服  
仍居慶壽寺及太孫就學命設講席于文華殿之東  
復令廣孝及翰林內閣諸臣侍焉九年考滿為壬辰  
二月給與誥命封贈祖菊山父妙心俱贈資善大夫  
祖母周氏母費氏俱贈夫人併本身凡五道終身不  
畜髮不娶妻今寺中有方面紅袍玉帶髻頂戴唐帽  
像者存焉卒年八十四義子曰繼錄功為尚寶司少  
卿廣孝贈榮國公謚恭靖配享成祖廟廷或曰初名  
衍字斯道成祖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上乃召還之  
留青日札 卷之二十七 十四

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禮也

大光明佛

烏思藏大乘法王居西天日落佛國東土永樂三年  
誥封萬行圓融如法最勝弘慈廣濟護國宣教正覺  
如來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曾應大光明佛凡三  
十六字法號十一年喃葛兒藏卜來朝封為灌頂弘  
慈通慧國師給金印嘉靖十年應襲崑崙鎖南扎叭  
堅參巴藏卜西番字表一通時通把人等譯之曰上  
位人皇帝主大法皇帝前烏思藏應襲大乘法王崑  
崙鎖南扎叭堅參巴藏卜差使臣崑崙班鳩兒等拜

奏上位登大寶位萬萬年金身堅固猶如須彌天下  
太平四海一家聖意公無間遠邇我烏思藏高僧刺  
麻僧俗人等時常祝延聖壽萬萬歲今于鼠年具印  
信番本一道并年例方物赴京進貢銅佛銅塔舍利  
珊瑚犀牛角紫紅白足力麻左髻海螺黑香珊瑚  
草胡黃蓮毛纓紅白黑鐵刀麻瓊瓊等件又廂嵌甸  
寶量鍍金佛一尊畫像釋迦佛一幅舍利十顆金  
五錢

朱正增

正增本姓穆正德間魏彬誘見投充義子賜姓朱氏  
留青日札 卷之二十七 十五

與周一潁即周伴兒馬時明即馬福壽真人李雲嶧  
即李躡任右至靈壽一然即聶道兒附權奸魏彬陳  
應循等以賊充軍嘉靖三年復以傳奉黃綠為奸家  
大夫在儀制劾之曰先朝宿靈盛世遺奸鑽刺榮身  
賄賂脫罪朦朧陳乞豈天聽之能周依附營求信國  
法之難宥有傷聖化自玷宗風乞正典刑以杜奸孽  
十年十月有旨都饒他着照舊焚修又給還度牒皆  
顯靈宮靜虛觀道士也自後濫觴而左道興矣邵真  
人陶真人符籙妖惑最盛而陶為之魁陶仲文黃岡  
人由倉官封恭誠伯祿一千二百石隆慶初追戮



錢塘田藝蘅子純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道士主禮樂

我朝祭祀禮者太常寺之道士奏樂者神樂觀之道士皆異端也天神何為而格哉至于府州縣則樂奏于道士相禮者乃吾儒也聖賢與異端正相攻擊而侏儒在所必誅者安肯復來享乎周禮天子大祀禮主于大宗伯樂主于大司樂此所以盡誠盡物郊則天神格而廟則神鬼享也洪武四年擇監生及

文武大臣子弟在學校者充樂舞生此祖宗崇正闢邪良法美意也何莫舉而行之哉又正統三年登祀孔子于釋者宮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之如今之小縣不出鹿者以羊代鹿而近日上司至以山縣出鹿者今以羊代仍追鹿價入已誠敬何在嗚呼爾愛其金其愛其禮也曾謂仲尼享此不及物之祭乎

布政使司城隍廟

京師都城隍廟以天下十三省城隍之神配享禮也仲夏皇帝遣官致祭南京仲秋祭之則各省當立布政使司城隍廟乃禮也如浙江則當題其主曰浙江

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城隍之神而以杭州府城隍六神配享置主于殿中之左又次而以仁和縣錢塘縣城隍之神分配于東西兩廡庶幾事體合宜今但稱杭州府城隍是上無一省而下無兩縣也與府縣分祀孔子之制有異又總制部院三司蒞任之日必齋宿詣廟而反行四拜禮于一府之神是以親臨上司而跪拜于屬官也何冠履倒置幽明悖禮之若是哉不若齋戒拜謁于先師孔子之廟亦為合禮也世有議禮君子舉吾言而奏行之以正祀典以妥神靈亦可以補國家二百年之缺典也

伏波將軍有八人

漢有兩伏波將軍前都離侯路博德後新息侯馬援蘇子瞻嘗辨之家大夫嘗遊南海龍王廟廡下有神號伏波曹將軍詢之土人云唐時新羅使入貢夜夢有神介而持戈曰予為南海伏波曹將軍也龍王遣我護汝但渡無苦明日風浪大作見一人出波心以手按怒濤旋滅遂立祠于此余又見史言鍾士雄陳伏波將軍嶺南節帥也晉虞瑤博學強識仕至伏波將軍墓在寧波慈谿縣西南六十里五馬山上又葛洪為將兵都尉攻庾冰別帥破之遷伏波將軍見本



傳秦索菱仕符堅至伏波將軍見其兄索泮傳內又  
晉周處傳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今嶺海多  
伏波廟而雷之徐聞潯之烏蠻灘香火尤盛士夫客  
商往來必禱祀乃濟詩人詠伏波者但知馬援不知  
有其七余過其廟故詳紀之

武安王

後漢延岑自稱武安王於漢中又秦將白起則封武  
安君後關雲長亦封武安王有客為余召箕一日降  
壇其勢甚猛書云威鎮華夷義勇三分四海才兼文  
武英雄千古一人余曰公乃武安王邪復書曰諾余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八

日聞公之靈誓不入吳何以至此又書曰赤兔騰霧  
汗雨零青龍偃月血風腥曉來飛渡烏江上始信天  
亡最有靈客皆愕然蓋不獨見公之英靈千古不昧  
而隱然非戰之罪自寓于言表矣神之無所不至故  
如此其著邪今通志常德府龍陽縣本漢武陵郡索  
縣地東漢為漢壽縣而武陵縣陽嘉中一名漢壽吳  
曰吳壽又劉宋有晉壽郡今成都也亦其一證云

神助陣

嘉靖乙卯倭寇大作直攻會城余鳩集鄉兵千人為  
保障計猶恐人心不安乃擇白築高壇于西郊以順

金方肅殺之氣刑性插血為文告天以求助千古今  
名將自武成王而下三十餘人後賊臨方山四日不  
退鄉兵迎敵不戰而遁四方被擄人回云賊人西望  
見雲中神兵眾多金甲神將形甚長大旗幟分明是  
以不敢交戰而去也眾皆聞言踴躍感悅靈應已畧  
載之回瀾橋記中余憶古今此事常有如晉王導以  
儀物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以禦符堅其後八公山  
草木皆兵唐太山陰兵助戰以破李師道我 朝真  
武之神助成祖以破胡虜又杭州都指揮使李公祭  
告岳武穆王墓請岳雲所貽鐵鎗以破桃花洞賊是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八

也此皆正神大道吾儒所當行者但如唐之使妖僧  
誦呪祈禳宋之宰相閉門修齋誦經則不可耳方倭  
寇焚燒湖市時城中官府及鄉士夫亦有就寺觀設  
醮燒香祈保退敵者左道惑眾可耻之甚也正神乃  
肯助正人若邪神必反助妖人矣因思國制旌靈上  
所圖天王等像又不知何名或助于天寶間不空三  
藏之術也

家神卻盜

爛溪胡家有群盜破門而入見其家堂上有三四  
老人會飲燈燭掩映鼓吹不絕賊皆驚走實其夜無



人也乃家之先神耳異哉

### 彭祖

顓頊之孫陸終氏之第三子母鬼方氏孕十一年而生姓篋名鏗自堯歷夏殷之末巳年七百餘歲封于韓大彭故孔子稱老彭周衰浮游四方入蜀留家武堂山王逸楚詞注彭祖好知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司馬彪莊子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恨睡晚而睡速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數十晚娶妻鄭氏妖浮敗道而死非壽終也仙傳云彭祖年八百歲後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可謂多壽而窮苦孤獨者矣武進薛應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八

五

旂作四書人物考失載故并錄之

### 西域天竺國求老子象

天竺國破降王玄策其迦沒路國獻異物并上地圖請老子像夫老子既曰出西域至流沙而西域之國反來中華求象可發一笑

### 木鑽鐵杵

世所傳木鑽穿石盤乃老君之于傳先生也石上磨鐵杵乃真人之于玄武帝也

### 施存

施存齊人孔子弟子三千之數自號姚益子得道變

化景之道今中岳少室之壺公是也見真誥云未受太上書猶未成真其行玉斧軍火符是其所受之枝條也

### 呂紹先 何仙姑

呂品字洞賓幼名紹先京川人二十不從婚娶會昌咸通時舉進士滯場屋者二十三年五十道始成祖涓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余嘗召其洞賓降書云輕揮羽扇平分湘水烟霞泉石為佳侶清風兩袖膽氣粗洞庭飛過經千里飽嚼瑤華醉斟玉髓乾坤收拾葫蘆裏一聲長笑海空秋數著殘棋山月起未書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八

六

日踏莎行余請作西湖賦即運筆如飛筆不停綴有云翠碧落之兩峯臥白雲于三竺六橋水流魚與俱四賢堂寂鹿獨宿真佳句也客有戲之者曰公之仙姑何在即書云仙姑至矣箕停少選復書云蘭苑蓬萊自可人東山人駐幾千春要知古女真消息碧漢青天月一輪余曰非藏何仙姑三字邪復書曰然然然余出一句曰日月為明分晝夜求之屬對其即應之曰此拘于字難對聊對一句乃書曰女生合姓別陰陽客又戲之曰適見洞賓否其忽震怒者久之復書曰仙友從來有洞賓爾今問我是何因姚姑自許



逢周穆美女誰知與亂臣烈火精金應不饒蒼蠅白  
研未嘗磷道心清淨渾如水不學凡間犬豕人何仙  
古者廣東增城人生而項有六毫所居地有雲母忽  
夢異人教之服餌唐景龍中仙去今有雲母嶺永州  
志云何仙姑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能知人禍  
福宋魏野云潭州夏鉤過永州問姑曰世多言呂先  
生今安在姑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鉤到潭  
日取寺中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蓋呂  
洞賓自稱華州回道士見岳州一統志又浙江志載  
巖州婦女唐廣真與夫相離從師修道徑謁何仙姑  
留青日札卷二十八 七

後遂得仙則仙姑之事信矣

藍關雪 潮臺雨

韓退之貶潮陽至藍關遇雪其姪韓湘字北渚冒雪  
而來故有知汝遠來應有意之句又宰相劉瞻其兄  
劉瞻幼好仙術有道士至門謂之曰能相師乎曰諾  
即隨之入羅浮山後四十年瞻被貶逐至潮臺泊舟  
有少年冒雨而來乃瞻也自言已名列仙籍矣悲喜  
不勝一夕不知所往二事相類又皆唐人真異也

麻姑

唐顏魯公作麻姑壇記載事甚詳在江西廬山今藏

布政使司庫名曰換金碑以其難得也人皆不知其  
原麻姑者乃後趙石勒麻胡秋之女其父猛悍人畏  
之樂城嚴酷晝夜不止惟難鳴乃息女憐之假作雞  
鳴衆雞皆鳴衆工乃止父覺而撻之女懼而逃入黃  
州仙姑洞修道後于城北石橋飛昇名其橋曰望仙  
今羅田有麻姑崖

祠山張大帝

武當人張秉遇仙女山中謂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  
遣我為配生子以木德王其地且約踰年再會秉如  
期往仙女抱幼子歸秉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  
留青日札卷二十八 八

生子渤為祠山之神今廣德州橫山有廟志云生西  
漢末遊若雷之間夫人李氏亦有昭妃廟至今香火  
甚盛以二月八日生辰先一日必多風後一日必多  
雨俗人相傳以為神請其夫人之小姨飲酒故加以  
風雨欲視其足也可謂瀆神矣然至今此日風雨甚  
驗亦異事也又有埋藏之異是日土人殺牛祀之坎  
其庭中以所祭牛牲及器皿數百瘞于坎中明日發  
視之空坎一無所有

張果老

張果古仙人能著書見通志又張果老乃唐玄宗時



神仙見柳氏傳聞今有張果老倒騎驢圖

華天師

天師之名起于莊子徐無鬼篇曰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在漢為五斗米賊今於潛乃道陵所生處宋林積為南劍太守送張天師之子于獄而奏曰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元詔三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印封留國公主領江南三山符錄道教事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常字仲紀遣人來見自後六朝京師洪武初上謂群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號褻瀆其矣遂命去其舊稱俾

留青日札卷二十八

為大真人改天師印為真人印秩正二品二十四年授真人張宇二品銀印後別授六品銅印文曰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英宗易以金印文曰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印弘治間賜以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蓋府有張道陵所傳玉印一枚其文如此乃雲篆而陽平治即蜀之陽平山二十八治之一道陵起處也朝廷恐其隨身有失別作此賜之嘉靖十七年真人朝覲與余舟聯泊彭蠡湖星子驛口半夜雷雨大作霹靂震死齋教一人亦快事也凡一千四百餘歲相傳五十代至隆慶元年乃華天師之號止稱真人追

奪其玉印又聖世一大快事也

神君

今淫祠邪神所稱神君者起于漢武帝乃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于先後宛若祠于室平原君亦往祠子孫貴顯故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疏氏館聞其言不見其人云即嘉靖初鎮江以北之靈哥類也

堂上堂下房中道中邪神

漢高祖四年梁巫祠房中堂上之屬荆巫祠堂下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武帝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今俗人信巫尚有此數祠其祭陳設不同如此當痛禁之

風流神

洞庭包山林木陰森居民稠密近有風流神在東灣茹家園軒中能呼人姓名談世隱事自言終南山道人每出酒果樂賓彼則暗處陪語濛濛洞洞言諱諱浪亦善吟咏有曰自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葉落幾經花諸君問我原蹤跡太華峰頭第一家洞庭秋水碧玻璃日浸東方月浸西萬里紅塵渾不到可能着我道人棲暝煙一抹起山城返照林間石壁晴多少臺衙倒景獨能容我看分明其所說事驗于前而昧



于後不知其為何妖也

二郎三郎神

灌口二郎神在四川灌江口 和合二郎神市井商賈所祀者 竹王三郎神漢夜郎縣 泰山三郎神後唐雄威將軍即炳靈公也 草野三郎神獄訟所祀者 五郎神即五通也一作五顯五聖吾鄉有五郎山神姓田氏鄉民奉事甚虔今為朝議公墓地

王喬

王喬周太子晉善吹笙作鳳鳴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仙去見劉向列仙傳汲冢書載王喬卒時年止十五六是可謂夭非所以為壽也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巷者昔有王喬捷為武陽人為栢人令于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又陳書周文育傳王琳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又葉縣令王喬飛鳧為者

兩沉女巫

女巫即今之師娘最能左道惑民古人巫蠱之禍皆起于此蓋能出入宮闈閨閣故耳漢鄴郡守西門豹沉女巫五人于河伯娶婦又晉陽令狄惟謙沉女巫郭天師于河皆大丈夫為治之正法也

妖報

漢武帝好仙而終歸茂陵梁武帝奉佛而餓死臺城宋徽宗信道而流離五國或曰鹿皮公吞玉華而尸靈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仇季子咽金波而屍徹司馬季主服霜散而首落黑狄吞紅丹而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柏成納靈氣而腸腐嗚呼異哉真異端之報也

閉氣道士

嘗見一道士能為閉氣之術每夏夜裸卧任蚊蟲嗜身累不扇動待其齊集甚衆然後禁閉其氣膚理皴實若吸住其喙牢不可脫者雖起而行走亦不失落飛聲嗡嗡然良久甚疲乃放氣縱之使去其蚊嘴散再不復能嗜人矣或有就身撲殺者亦不之禁曰此物毒人殺之無罪過也

使鬼法

世有采生摘割之法今越人亦能之有宋文元者以教書在余外祖餘杭徐家能使鬼每呼仙童則其鬼即至但無形聲耳命之移卓椅則卓椅行動自能整齊命移置庭中自能出戶命之斟酒杯盤自行或剪紙為神形貼于壁上以水一磁命之手執則其碗自吸于壁而水不傾覆一夕有錫工同窺宋惡之命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八

十一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八

十二



擊且牀則飛磚走石莫驚鬼喪乞哀移寢而止不知果何術也母舅歷山公從業今時時能言之

### 鬼殺咸寧

嘉靖間大學士夏言侍郎曾銑皆不得其死及咸寧侯仇鸞疾篤親見二公守之乃于牀上稽首謝罪對妻子名言之竟以疽發背死復剖棺梟首人以爲報施之應云漢田蚡論嘗嬰灌夫弃市乃十二月晦也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嗥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且見本傳二事正相類也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八

十三

### 于肅愍公辟鬼

肅愍公爲諸生時忽窓外有巨人持一扇乞詩公醉中卽揮筆書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時其人大驚悲躍而去乃鬼也所遺扇則蕉葉一片耳余祖言之

### 夫母之妖

上虞民家母八十餘夏月風雨大作忽失所在其子追訪七八日無可踪跡遇樵人見于高山頂上端坐荆棘中間之不語乃呼其子視亦無知覺後數月乃復舊也又餘杭郭家妻婦纔十餘日行至竈前忽然不見家人尋覓不得後五日聞在山中已將死家人

往救醒問之云被三四人拖抱從屋脊上飛過與淫婦如醉夢中今偶從松樹墮下也後或看守不謹即又攝去其夫大懼乃賣于王新建家其妖始絕因憶古人所記鬼攝少年美姬者多矣未聞娶此老婦尤惟也

### 見鬼投井

張輝平南人廣西解元景泰元年爲香山教諭忽見官舍井中有紅衣人出而招之輝素有膽氣呵之走上蓮花峯而滅次日會飲縣堂與縣丞爭位交毆歸而投井死馮定蘇州人進士成化中以副使赴京聽選朝罷還至宗人府府中有一井甚大定忽下馬趨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八

十四

至井旁顧其中拱揖者三四從者見之方驚駭定忽解帶置地涌身而入急救之死矣

### 雙修法

元西番僧伽璘真善秘密法謂順帝曰陛下雖尊若萬乘富有四海不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習之名雙脩法又有運氣術名演揲兒法華言大喜樂皆房中術也號所處室曰皆卽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今之夫婦雙修法禍起于此

### 五道將軍



今云五道將軍謂盜神也余意出于莊子胾篋篇盜亦有道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是五者豈所謂五道邪又俗有游方五聖樹頭五聖花花五聖皆貪淫邪亂之神或曰卽五通也今之上官可謂之六道將軍矣客曰何也曰擄盜而納其財反不殺而縱之非六聖而何

禽獸變婦女

老狐能變婦人以媚人世所知也而海中紅裳魚亦能變山中釣星鳥亦能變一名夜行遊女衣毛則爲飛鳥脫毛則爲婦人能乳人子或云產死者所化

留青日札 卷二十八

十五

淫報

麋鹿陰物也婦女多淫亂則生春秋書豷所以譏莊公也杜氏曰短狐洪範傳曰三足鼈本草曰射工西方書言淫人受果報雀鴿鴛鴦蓋此物皆淫鳥也雀交不一四時有子九月入水爲蛤否則多淫洪範喜合逐月有子雌反乘雄吳趨有云鴉鴿檐前雌打雄是也書稱虫不再交者虎死央璫瑁也雄曰死雌曰央乃匹鳥未嘗相離失偶則思而死故曰死思今反云娼婦所變似與韓朋事異又食蟬噉令人善淫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八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九

錢塘田藝蘅子執樵

倩徐懋升玄舉校

四神四靈四祥

天有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星之精降而在地則爲龍虎鳥龜四獸之象兵家謂之四神麟鳳龜龍禮謂之四靈麒麟獅子福祿玄武我朝謂之四祥王充之論四靈有曰燕飛輕于鳳皇兔走疾于麒麟龜躍躁于靈龜蛇騰便于神龍則是一無所靈矣惟甲子上有國所寶不疑上廢又何靈哉宣德癸丑翰林院編修許彬述四祥詩此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也

留青日札 卷二十九

五靈

龍鳳麒麟白虎神龜左氏之所謂五靈也配以五方則龍東方木也木養則生火王者聽聰正知而水官修則龍出大川鳳南方火也火煇則生土王者親恭體仁而木官修則鳳鳴高梧麟中央土也土甘則生金王者視明禮備而火官修則麟游茂苑白虎西方金也金溲則生水王者思慮信立而土官修則虎馴名山龜北方水也水液則生木王者言從文成而金官修則龜浮靈沼蓋孔子則尅母賢母則致子感應



循環生養不窮氣化自然之妙也

五靈之長

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萬物之中人為最靈而聖人又為萬物之靈是當為五靈之長矣因是推之動物皆然夫植物則亦有然者穀植三百六十而禾為之長木植三百六十而松為之長草植三百六十而菁為之長蔬植三百六十而葵為之長然聖人皆為之尊節愛養以遂其生以若其世故

留青日札

卷二十九

二

能為天地昆蟲草木之主則是當為百靈之長矣

麒麟

麒麟雄曰麒雌曰麟字皆从鹿故說文于麒曰仁獸麋身牛尾一角从鹿其聲是也至于馬之曰騏者亦从馬其聲而曰文如博其則鑿矣夫基本从木其聲又何文之有不知於騏於基之取義皆有文如博甚否也麟說文大牝鹿陸璣曰麋身牛尾黃色圓蹄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正義云有角示有武肉示不用郭璞曰角在鼻上京房曰五采腹黃高丈二尺金獸之瑞今并州有麟如

鹿非瑞應麟也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一作游聖歸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殺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所則生鸚冠子曰玄枵之獸陽之精也感精符曰一角明海內共一王也我朝永樂甲午榜葛刺國乙未麻林國皆貢麒麟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麒麟甲辰泗州牛武陵田家牛皆生麒麟俱殺之弘治辛亥蒲圻鄧榮家牛亦生麒麟不食而死嘉靖六年四月舞陽縣生麒麟雙角馬蹄口吐火焰其聲如雷野人恠而擊死其字又作麋麋麟見春秋傳

獅子

留青日札

卷二十九

三

漢書烏弋山離國出獅子孟康曰獅子似虎正黃有頰形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狻猊如戲貓食虎豹日走五百里此常有不足異成化戊戌西夷貢獅子家大夫在京師虫蟻房曾見之至嘉靖四十二年又貢內兄張子文時為陝西布政使親見之云大抵黃色如金毛狗而尾長有威夷人以鐵索二條鎖之載以鐵籠命之當堂放閱則先將大鐵椿長可六七尺釘沒地中方可帶索放縱任其盤旋不使見犬馬之類恐觸其怒也夷人與之狎習戲舞徇一犬失逐過前即狎獐大吼一聲草木屋瓦皆震此犬倉皇驚仆不



知逃避之所夷人亦大忙迫遂悲之官日供一羊或  
牛馬之肉數十斤須百夫扛荷且伴送夷人五六十  
名甚為居民之害夷人言初得小雛二頭養之而斃  
其一此其雄也又家大夫言京中見飼獅子者不與  
活生口恐觸其怒雖犬羊亦與死者虎遇毛物必用  
舌舐去毛而後食惟獅子則舒前足擊物吹氣一口  
則毛自飛落雖秋風之捲敗葉不如是之迅速此其  
異耳故虎豹亦畏之又陝西老人言五十年前曾貢  
一次與此正相類則知是成化戊戌嘉峪關所進是  
也西域又有黑獅子捧獅子其糞名蘇合香其筋為  
留青禮卷二十九

福祿

福祿番人本名福俚狀如驢鬃花紋黑白交錯筆筆  
可愛異他獸出忽魯謨斯等國王繪圖所不載者又  
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曰天鹿兩角者曰  
辟邪漢之天祿閣因獸得名也

玄虎

玄虎本名曰鱸式六切爾雅黑尻也猶似豹無前足  
或曰似虎而黑無前兩足又鱸玄集虎

白虎

白虎即騶虞也書汪義獸白虎黑文五采其尾三倍  
鳴聲如雷嘯則風生瑞應圖曰仁而不害湯時歲于  
朝見春秋演義圖郭璞曰怪獸河圖括地象曰王虎  
晉太康六年荊州送兩足虎索靖議稱半虎時稱為  
白虎非也今之背斑白而虎文者亦彪也

復通犀

洪書通犀如淳曰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今名通天  
犀也又有復通犀者尤為至寶通天犀地黑而花白  
復通則通天白花中復有黑花故名此希世之珍也

解背日札卷二十九

五

草木子曰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角之理形  
似百物犀角通者是其病角有鳩處必有犀三毛同  
孔抱朴子云以為笄導攬毒藥則生白沫無復毒勢  
又敬宗南昌國進夜明犀狀類通天光照百里南州  
謂之玄犀異物志曰含精吐烈望若華燭是也倒插  
犀者一半已下通正插犀者一半已上通腰鼓犀者  
中斷不通駭雞犀者雞見其光影則驚鳴出義渠國  
或曰以米試之則雞駭角一尺以上則魚形入水開  
方三尺故名分水犀大中時女蠻貢雙龍犀楊收女  
有卧魚犀唐有辟寒犀辟塵犀文宗辟暑犀同昌公



主鬮忿犀波斯名黑暗有二角長在鼻短在額

馬

天子十二閑六種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十二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左傳注每廐為一閑二百一十六匹馬四足曰匹左傳襄二年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或作疋小爾雅二丈為兩倍兩為疋四丈也馬光景一疋長故曰疋家語吳門白馬疋練是也 又匹偶也易馬匹亡 馬武獸也籀作影古作鬃隸作馬象馬頭髮尾四足之形 麗馬一圍八鬣見周禮 一歲為騊 二歲為駒又五尺以上陰白

留青日札 卷二十九

六

雜毛亦曰駒 三歲四歲為駉兩齒 八歲為馱 二十歲齒盡平 六尺以上為馬一曰駑馬 七尺以上為駉父為蚪一曰田馬 八尺以上為龍瑞應圖曰龍馬仁馬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一曰戎馬八尺 牡曰騊牝曰駉駉草馬也 駉父馬 馬母見漢書

古良馬名

飛黃 翠黃龍翼馬身皆黃帝馬 赤文堯馬五色 古黃 騰黃 中黃 乘黃 渠黃 古皇一名吉皇 吉光 吉驪 九代夏后啓舞馬 文馬紂

雞斯一作奚斯 騶矣 翠麟 麟趾 腰裏一作

裏 飛菟 玄蚪 騶駟一作華駟赤馬黑毛

乘風 遺風呂氏春秋 先景 齧膝 乘旦

吉良大封國文馬 赤驥 騶駟陽所相青驪色

又蒼艾色 秀騏 游騏子虛賦 馮馬東北俞人

馬一角無角騏 蘭池 常驪 逢騶皆見尸子

龍媒 驥子 白虎羽獵賦 驚鴻 屈乘 玉澤

師曠時來 駉龍 紫鹿 文的 踰魚陳琳武庫

絕地 翻羽 奔霄 越影 踰輝 超光

騰霧 挾翼周穆王八駿 白犧 踰輪 山子

留青日札 卷二十九

七

盜驪 騶駟 騶駟渠黃赤驥皆八駿之別名陸鴻

漸曰山谷之人獻神馬八匹 騶駟一作騶左傳唐

成公兩馬 綠蛇 翠駉 逐日一日能行萬里

追風 白兔 躡景 奔電一作追電 飛翾

銅雀 晨冕一作長冕秦始皇七馬 飛燕合陽侯

飛兔見禰衡傳 白鶴漢 烏騶楚霸王騶蒼白雜

色師古曰因其色名之也本作蒼黑雜毛馬

浮雲 赤電 絕群 逸驪 紫燕 綠驪 龍子

鱗駒 絕塵皆漢文帝千里馬 蒲梢 龍文 魚

目 汗血即天馬子史記大宛馬 西極馬出烏孫



初亦名天馬皆漢武帝 果下騶漢厩中馬即今果  
 下馬出朝鮮高三尺 雙脊馬隴水出 乾河馬  
 小步馬漢烏托國一名百步千蹄 元馬甚巨日行  
 千里 駃騠即决蹄馬父羸子剝母腹而生生七日  
 而超其母史記注比狄駿馬與騊駼同 騊駼青色  
 出陶金國師古曰海中獸壯如馬即騊駼 巨虛騊  
 騊野馬 騊蹄跡秦馬又曰騊駼 騊馬施水出見  
 山海經 的盧白額易曰的顛本作駒今之戴星馬  
 漢昭烈晉庾亮同惟準有旋毛及白毛名的吻凶  
 赤兔關羽得呂布馬 絕景曹操見魏書 驚帆曹  
 留青日札 卷二十九 八  
 真 紫馬謝康樂 騊駼父馬陳安 鷲騊晉書  
 朱龍趙冉閔 赭白晉高麗國獻又燕慕容廆馬名  
 赭白有奇相四十九歲駿逸不虧又宋文帝馬名  
 茲曰文選注義渠獻茲白若馬鋸齒食虎豹 駁易  
 乾為駁馬色不純也詩皇駁其馬赤白色齊桓公晉  
 平公馬後周齊王憲獨取駁馬曰色類既殊駁獸名  
 如馬白身黑尾食虎豹君乘火王南海輪駁馬又充  
 州六駁食猛獸 鐵驪月令赤黑色 鐵駁青色  
 鐵驪古良馬又曹丕與孫權馬 紫驪曹植馬  
 奔虹赤 什伐赤 拳毛騶 颯露紫 時勤騶

黃驃駝 青騊 白蹄皆唐太宗 紅三 紫玉  
 照夜白 百花羣 飛香 平山 凌雲 碧雲駝  
 皆玄宗大宛汗血 如意騊 神智駝德宗功臣  
 皎雪駝 疑露駝 懸光駝 决波駝 飛霞騊  
 騰霜白 發電赤 流星騊 翔麟紫 皆唐時骨  
 利幹猷 飛鳳 蹀馬善舞 流金騊回紇名馬  
 越駝駝見唐書 花駝于闐國出唐有玉花駝  
 五花馬唐人尚翦駿馬三駿者曰三花五駿者曰五  
 花 忽雷駝秦叔寶 赤驃陽城王衛伯玉有歌  
 獅子駝郭子儀花馬 青海駝吐谷渾出小馬又有  
 留青日札 卷二十九 九  
 青海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冰合游牝馬其上明年  
 生駒號龍種嘗得波斯馬牧于海生駒駒日步千里  
 改世稱青 浮駝見唐書 紫叱揆酒徒鮑生換妾  
 桃花叱揆唐名馬黃白雜色曰駝即桃花馬 一丈  
 烏梁太祖賜冠彥卿 赤舞龍駒 白舞龍駒梁吐  
 谷渾獻能拜伏起舞唐玄宗時使壯士攀木楊而馬  
 舞其上 連錢駝即青驪驎亦曰驎 烏駝 青龍  
 冒頓馬 駝騾番中大馬 白鼻騊 白額駝李嵩  
 麝香駝 錦耳駝 駱十二 越日駝 偏界玉  
 蹈水駝 長命駝 孫兒駝 龍鬃白 八百哥



掠地雲 錦地龍 雪面娘 月影三 玉尾駙  
撒沙駙 天花落 旋風白 宰地驕 六尺金皆  
蜀王衍苑馬 綠耳楊李從謙 吉祥座杜重威  
肉胡麻景延廣 金鞍使者 千里將軍 致遠侯  
渥洼郎 驥國公王景五馬 玉迥遙宋仁宗馬  
自在將軍劉吾馬 五白 玉面皆北虜良馬  
紅耳叱撥 死央叱撥 桃花叱撥 丁香叱撥  
青叱撥 駙叱撥 榆叱撥 紫駙叱撥凡八種見  
宋王明群牧故事

大明名馬

留青日札 卷二十九

十一

青驄 赤驃 飛越峯一名撞倒山皆 太祖神駿  
洪武四年六月壬寅爲夏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白  
者云得之貴州養龍坑身長十有一尺頭高九尺足  
高七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  
腹至尾間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辟易轉勒  
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 上親撰祝策 詔祀馬  
祖乃勅典牧副使高敬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  
游行苑中性漸柔馴八月癸巳 上行夕月禮于清  
涼山壇上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上大  
悅賜名爲飛越峯用命御用監直長馬晉臣繪形藏

馬詳見宋學士贊 一名撞倒山者國初破陳友諒  
獲其戰艦有名曰混江龍曰撞倒山者與馬同也  
六蹄馬見張靖之集 龍馬 成祖永樂庚子十二  
月青州諸城縣民崔友諒家有牝馬浴于青水潭雲  
霧興騰若有物與交及生駒色青蒼而麟臆肉髮龍  
文徧體形狀非常有司進于上文武表賀名龍馬

龍駒 赤兔 烏兔 飛兔 飛黃 銀褐 棗駙  
黃馬 成祖八駿名 龍駒戰于鄭村壩中箭都指  
揮丑丑拔 赤兔戰白溝河中箭都指揮亞失鐵木  
兒拔 烏兔戰東昌中箭都督童信拔 飛兔戰夾

留青日札 卷二十九

十一

河中箭都指揮猶兒拔 飛黃戰葉城中箭都督麻  
子帖木兒拔 銀褐戰宿州中箭都督亦賴冷蠻拔  
棗駙戰于小河中箭安順侯脫火赤拔 黃馬戰靈  
壁中箭指揮雞兒拔 學士劉定之詠之夫靖難八  
駿皆 成祖所乘而皆臨陣中箭又皆大貴人爲之  
拔馬亦已奇矣况駿皆傷而 成祖聖躬無虞以重  
光大明之業不亦尤大奇駿也哉因繪之爲八駿圖  
視周穆王之八駿唐太宗之八駿超越當萬里矣  
龍馬宣德九年甘肅獻  
玉驎驪 白玉駒 碧玉驕 照夜璧 銀河練



瑤池駿 飛雲白皆 六閑選乘也嘉靖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上演馬南城召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方獻夫翟鑿同遊環碧殿嘉樂館錫宴重華殿賜手敬麟服時等飛魚服 上賦律詩二首紀之群臣應制奉和張公詩云傳宣萬乘御重華待賜同游即賜茶環碧殿前先看馬蒼龍門外更觀花君臣自古原同體海宇于今總一家錫宴從容還賜服聖恩莫報實無涯李公詩云聖王御極萬方安試馬宸遊愜衆惟內苑草茵迎玉輦行宮花氣襲雕鞍薰風拂拂當朱夏翠靄葱葱映紫鑿千載明良真不偶流傳青史後

留青日札 卷二十九 十二

人看方公詩云御林初夏晴明日天子乘龍喜色多共訝飛雲擊白玉渾看匹練下銀河同游環碧臣何幸賜對重華語更和應制漸無天馬賦南薰惟誦舜廷歌崔公詩云宸游內苑御飛龍畫是神駒渥產雄巧翦緋羅纏寶盞分題玉篆佩花踪三千駿內名稱貴十二閑中品料崇從此受恩何以報願將精汗從長風又云選得龍媒新賜名習從環碧殿頭行草茵似錦蹄過軟官路如絃踏去平立向天墀應自慶穿將仙仗絕無驚微臣得侍瑤池上願播聲詩頌聖明

地中馬

古者龍馬負圖出于河歐陽公尚疑之乃有種時馬出于俱位國云以馬種時而生馬又襄陽記匡廬山一地穴漢時有數百匹馬出因名馬穴吳陸遜亦知此穴馬出得數十匹梁元帝答齊國雙馬書曰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則馬穴信矣不亦為天地間之怪馬哉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為馬

解語馬

解語馬大食國出能解人語淮南子曰馬聾虫也而留青日札 卷二十九 十三可以通志則馬固解人語也然人亦有解馬語者陽翁偉知寒馬眇馬之遙馬李南知赤馬白馬之呼子見論衡及抱朴子書

類

類說文北方國豸種本作貉孟子大貉小貉也或作貉史記胡貉月氏師古曰東北方三韓之屬又類似熊而黃黑色出蜀白居易云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窠其皮辟温圖其形辟邪今俗謂之白澤杭有白澤大王廟猶所謂白馬廟也軒轅紀帝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于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



令寫為圖作祝邪之文以祝之或作模相如傳模奔  
哀半夷傳類狀似驃而小驃父牛母也今南中志云  
類大如驃狀頗似熊多方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云  
類色蒼白其皮溫暖皆似未明余嘗因蠻貊之義而  
推四夷之名莫非禽獸取義也并列于後

夷羌蠻狄

東方之人曰夷从大从弓舊稱俗仁而壽有君子不  
死之國九夷者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  
風夷陽夷九種也又東夷九類玄菟樂浪高驪蒲飾  
島夷索豕東屠倭人天鄙也西方之人曰羌从人从  
留青日札卷二十九 十四  
羊謂西戎牧羊人也後漢書羌有百五十四種散處  
三河或作狝南方之人曰蠻从虫絲聲此種也禮夏  
官疏蠻糜也以爲夷狄糜繫之以政教書三百里蠻  
注蠻慢也風俗通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其類有  
八天竺咳首僂僂跛踵穿鼻僂耳狗軼旁春世之所  
謂八蠻也北方之人曰狄从犬亦行聲赤狄本犬種  
狄之爲言淫辟也風俗通其行邪辟其俗叔嫂同穴  
父子無別其類有五月支穢類匈奴單于白屋也或  
作翟史戎程荒服匈奴傳夷翟又赤翟白翟翟山雉  
也又西曰氐氐氐也與羌同亦曰戎从戈甲會意詩

疏兒也斬伐殺生不得其中其類有六饒夷戎共老  
白耆羌鼻息天剛也余謂戎與狄類獸名禹屬也又  
曰蜀者葵中鷲大如指今四川地也東南曰閩越種  
从虫門聲周禮職方氏七閩注閩蠻之別國語羊蠻  
也又叔熊避難于濮蠻隨其俗如蠻人其子孫分爲  
七種故曰七閩今分八府故曰八閩周禮疏八蠻在  
南方閩其別也曰荆蠻者晉志荆蠻也言其氣躁彊  
亦曰荊蠻也言南蠻數爲寇逆常警備也又高辛氏槃  
瓠負帝女入山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自相夫婦  
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又戎曰獠豕之逸也漢書匈奴

留青日札 卷二十九 一五

傳隴以西有畎狄獠之戎史斬戎之獠王或作獠祖  
貉子也貉似狐善睡獸西南夷曰獠又曰狝狝犬種  
也曰獠善皆从羊羌種也曰哀牢若牛羊之在牢可  
哀也北狄曰胡胡从肉果聲牛領下垂皮也曰羯胡  
者羊殺犢也曰獯鬻曰獯狁曰匈奴皆犬之兒惡者  
突厥之先小兒與乳狼交遂生十男突者犬從穴中  
伺人不意突然暫出也曰高句驪曰驪曰狼牙修曰  
師子皆獸類也曰回鶻北夷種即回紇唐時請改回  
鶻言其便捷如鶻之飛也曰蠕蠕曰蠕蠕則又皆細  
重矣中國以禽獸畜夷狄一至此哉 二十九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

錢塘田藝蘅子稊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龜

孔子曰龍食于清游于清龜食于清游于濁魚食于濁游于清丘上不為龍下不為魚中止其龜與因考周禮言龜四時所生者不同未聞有五色者嘉靖四十一年陝西散官王金表進五色龜云得之終南山此又異產也朝廷告廟錫之以官宋衛平曰龜者天下之寶壽蔽天地四時變色春蒼夏黃秋白冬黑王

留青日札卷三十

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以安社稷故元王卒受之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澤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靈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張平子思玄賦東龜注青色也抱朴子龜千歲五色異色如玉額上兩骨起如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菁之下禮甲蟲三百六十神龜為之長爾雅一神龜二靈龜三攝龜四寶龜五文龜六筮龜七山龜八澤龜九水龜十火龜神龜最神靈龜本草曰秦龜亦曰背鱗其甲有文似瑇瑁而差薄耳故名龜皮能鳴多出涪陵其甲可以卜攝龜小龜一名蝦龜

一名來蛇龜好食蛇亦曰呬蛇龜甲曲折解能自張閉一名陵龜又云蛇所化故曰瘞龜寶龜傳國者所寶文龜甲有文彩者河圖曰靈龜負書丹甲青文筮龜常在著叢下火龜生于火者猶火山生火鼠也龜之中一行五方勝以應五行兩旁左右各四方勝共八以應八節周外左右各一十二方勝共二十四以應二十四氣通共三十七數以應乾之策三十六而太極居中不動之一數底板下為地左右各六尺十二方勝以應十二州分野之應通背上三十七數計四十九數即合太極虛一之數說苑曰千歲五色

留青日札卷三十

背陰面陽上隆象天下平象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頸左睛象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吉凶二說頗合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能得百莖菁并其下龜以上者百言百當或曰百歲一尾千歲十尾

龜書

洛龜負書歐陽公猶疑之抱朴子曰八卦生鷹隼之



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召謂鷹隼之羽文亦有八卦之象也車頻秦書曰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文有八卦古字堅如石在池養之則河圖洛書信矣

能言龜

說苑曰龜千歲能與人言此或解人言也如今之吳下婦女教龜算命者小龜皆能曉人言語令行即行令止即止不必千歲也又有烏龜疊塔之戲甚奇異至于洞冥記乃曰獻能言之龜則未之聞也

蘭葉龜

留青日札 卷三十 三  
古言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于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尺二寸而許景先之詩則云蘭葉負龜初薦社桐花集鳳更來儀是又能游于蘭葉之上矣

朋貝

六韜曰散宜生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恠得大貝百朋以免文王詩曰錫我百朋注二貝為朋貝者俗名朋一作海蜆周用紫貝是也書傳大貝如大車之渠今雲南所用小貝以一為莊四莊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素交易租賦皆用之易曰或錫之十朋之龜注大寶也兩龜為朋惠州志有巨龜在沙嶼間背生樹木

渡海者誤以為洲依以炊食龜熟而沉死者數十人此正所謂大寶也龜三足曰賁又三鳥為朋

雄龜

說文曰天地之性廣肩者無雄龜鼈之類以蛇為雄此大不然余嘗問之老漁翁善禽龜者云龜鼈之類自各有雌雄其尾尖而長者雄短而肥者雌也因多取而畜之往往交群自能生育可見物之不可不格

卜兆

世本曰巫咸作筮禮曰龜曰卜著曰筮元命苞曰古司怪主卜三禮圖曰秋取龜春攻龜卜春灼後右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左書五兆一曰雨二曰霽三曰蒙四曰繇五曰克古者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占龜者五兆大橫土兆也直木兆也從右邪上金兆也從左邪上火兆也曲水兆也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又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方兆二功兆三義兆四弓兆經兆一百二十體言四兆者分為四部是龜卜四部著筮三篇也白虎通曰乾草枯骨衆多獨以著龜何龜之言久也著之言著也五行傳曰禽獸草木之壽久則能知吉凶也若煩數瀆瀆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



觀卦祭兆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著不靈此其所以過  
差聖人不得專用也龜筮共違于人神靈不祐也

大橫兆 山陵兆 壽房兆

文帝卜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  
光漢書注大橫文正橫也張晏曰文帝襲父迹言似  
故也殊不知文帝之子景帝名曰啓此又其先兆也  
非但天王之為天子也又左傳有兆如山陵者又順  
烈梁皇后名姁年十三選入掖庭太史卜兆得壽房  
又筮得坤之比遂以為貴人

大鳥卦

留青日札 卷三十

五

張衡思玄賦懼筮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楨遇九臯  
之介鳥兮然素意之不呈言卜而遇大鳥之卦素意  
不逞辭也易中孚鳴鶴在陰亦九臯之謂也

不獻魚鼈

禮水潦降不獻魚鼈注云水涸魚鼈易得不足貴故  
不獻非也蓋謂其易得故不忍獻之非賤其不足貴  
也聖人豈恣口腹以貪得之味者哉此弋不射宿  
之意也又周禮春獻鼈廬文子曰鼈無耳而不可蔽  
精于明也

赤鱗公

唐律取鯉即放之賣者杖六十號曰赤鱗公以其與  
國姓同音也佩用魚符亦取鯉象武后革命以龜代  
之先是隋煬帝時為風帽之歌云三月三日到江頭  
正見鯉魚波上游意欲持釣往撩取恐是蛟龍還復  
休此李氏與之識也故唐人重鯉猶 先朝吳越訛  
言朝廷禁小民不許畜猪亦謂與國姓同音也一時  
信之猪無大小屠宰一空至于肉賤而不售愚民無  
知真可笑也鱗即鯉字

蛟鯉

章木子魚三千斤為蛟按蛟龍三十六鱗鯉亦三十

留青日札 卷三十

六

六鱗數合故能飛能化龍云池中畜鯉至大風雨時  
雷震便率羣魚飛去又蛟似蛇四足細頸白嬰似龍  
無角池滿三千六百蛟來為之長能率魚而飛置筍  
水中即不復去夫三十六三千六百皆老陰六六之  
數故能化也一名水豹文選蛟蛇也

灌水鯉

時有憲司一達官出令禁街坊灌水魚塞沙雞鵝等  
細務余適在一縣官席上燕會偶市鮮鱗作羹巡卒  
擒一魚牙行并二鯉魚灌水者至其人懼責乃涕泣  
哀辯非灌水者縣官方怒必欲加刑法余醉中憐之



乃叱之曰汝休再言不是灌水之鯉阿衡之珍味湯  
嗜之我亦嗜之耳縣官不解詢知其故遂笑而釋之  
蓋世傳伊尹干湯言天子可具三羣之蟲而水居之  
珍有洞庭之鮒灌水之鯉也灌水地名今四川灌江

條鮓

荀子儵鮓者浮陽之魚也眩于沙而思水則無逮矣  
即鮓也陽晝謂子賤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  
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鮓  
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  
接道子賤曰車驅之所謂陽橋者故宓子廟碑云豈  
留青日札 卷三十

摩竭魚

海中大魚口可容舟故曰吞舟之魚其名曰摩竭

斗魚

皮日休詩一斗霜鱗換濁醪注吳中賣魚論斗酒乃  
論斤今以斤稱酒尚然至于魚則間亦用斗惟淮上  
細鰕方用斗量論石豈即漢水居千石魚波之義邪  
然古人二十四銖曰兩六兩曰錢十六兩曰斤十五  
斤曰秤三十斤曰鈞一百二十斤曰石豈所云千石  
者亦斤之積與而斗魚其奇草木子曰武陽小魚一

斤千頭今細蝦米名曰一筭千言一著可千頭也

群物工藝

虎善卜 狸善博 鶴善符 鶴善舞 鷄善闘  
鸞善歌 鸚鵡善言 鳩善步足 鴛善畫印  
鴻鵠善勃 螺贏善祝 蛇蟠回王 鷓巢背太歲  
燕伏戊巳 虎奮衝破 乾鶴知來 猩猩知往  
鶴影抱 鶴睛抱 鸞精抱 蝦蟆聲抱 熊宜經  
鳥宜申 龜宜息 狼宜顧 鶴登學仙 雉聲宜  
習武 鳥聲宜習醫 鴈聲宜習卜筮 鶻聲宜習  
工巧 梟聲宜習符呪此皆物性自然之巧也  
留青日札 卷三十

群物相制

青要食虎 金翅鳥食龍 蜈蚣食龍 鼠食象  
獅食象 角端食獅 玄龜食蟻 蚶蛇吞鹿  
狼食鬪鶴 蜘蛛困騰蛇 蟾蜍食蜈蚣 飛鼠斷猿  
豈在形之大小哉氣足以制之而已

群物忌食

獺飲酒而斃 猩猩飲酒而仆 虎食楊梅而醉  
猶食薄荷而醉 鳩食桑椹而醉 雀食木蠶而醉  
熊食鹽而死 魚食巴豆而浮 鷓鴣食豕肉而瘋  
猶食黃魚而癩 狗食木鼈而死此皆物性之遠也



蝗

魚子能變蝗部吏侵漁百姓則生今三十年無之皆為螟蟻之害豈古之貪吏顯而今之貪吏隱邪

豹脚

豹脚今花蚊南方蚊母鳥吐蚊諺云錢清蚊子大如鵝高郵蚊子大如鴨此地有露筋娘子廟是其證也北方元故都聞有大如蜻蜒者見北征錄大戴禮曰聖人有國蟲蚊不食天駒又晏子曰焦螟集于蚊睫栖宿去來而弗覺神異經方蚊翼下有小飛虫生九卵成九子飛而去蚊不知即蠓蟻雙子浮塵子之類

龍鵬

弘治間徐德輝鳳之任江西偶見河有鴨七頭毛色異常從者擊之俱向曠野飛去所過之地盡成川澤始知是龍所變也正德間餘姚燭溪湖童惡潘家夜半風雨大作忽見房中窓間有物掩映其夫令婦推窓視之手上如有物擦過者少頃風雨遂息迨曉牀後地穿一穴廣六七尺深半之門外一望數里道路橋梁悉皆崩圯方知其為蜃也嘉靖二十一年杭州八字橋胡獸醫家風雨晝作屋柱傍穴地出蜃破綠瓦四五尺而起又三十二年龍過方山余祖望松木

大可數十圍者悉連根拔起七八株三十七年六月六日余避暑昂昂見一白龍挂于山南尾垂至地復引一龍而上並遊雲中少焉村民走報起于青墩廬舍數十家其氣如火勃勃然蒸人甚可畏也去此裁二里許四十五年六月三十日龍過西湖風雨大作寶所塔鐵頂墮下湖船翻三四隻接待寺新建千佛巨閣平地帶起丈餘者三次跌為齏粉無完植者後有人自蘇州回云是日亦大風雨有龍過

馬黑一名馬墨在賢

馬黑一名馬墨在賢

留青日札 卷三十

牛黃在膽牛有黃者或吐弄之人得所吐黃劑之中有物如蝶飛去惟以活取者為難得治痰火癩癩凡牛有黃者時常有聲以秋月夜盆水取之則活  
芊哀在腸形如小鼠子可治高食翻胃余見其三  
狗寶凡狗有寶則羸瘦毛落不勝其熱入水自濡嘉靖四十四年春吾鄉一小民家屠一狗腹中有白石三塊如栗同胞破之可千葉入藥可治毒瘡  
鳳石鳳皇所止處脚下掘深三尺有物如白石服之安心神  
虎石一名虎精虎目於光射之墜入地中成物如白







異詩將吾劍今切游泥使良驥今捕老鼠莊子曰驥驥驛驢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狔言殊技也

狗

狗叩也見人而叩事也孔子曰叩氣吠以守是也狗苟也遇類而苟合也韓子曰繩營狗苟是也

大狗

葵大狗也漢書屬賓國出大狗郭義恭廣志曰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鞞以呼之

小狗

今之矮爬狗即古小狗之種蓋與中國狗交而漸高

昭背日札 卷三十

十三

大者也馬鐙狗長四五寸可藏之馬鐙中者唐高祖時高昌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出拂菻國中國始有拂菻狗赫或作森元延祐間佛昇國使來言國當日沒之處有水銀海周圍四五十里健夫駿馬貼金薄馳還引水銀沸逐取之用香草同煎即成花銀矣杜環經行記拂菻在苦國西一名犁軒一統志其國東自大食及于闐回紇抵中國洪武四年朝貢土產不載今杭城此種甚多其最小者沈舉人汝文家得一對自徐閣老處紫毛可愛

沐猴

史沐猴而冠沐猴猴名出屬賓國見漢書郭義恭廣志曰沐猴即獼猴也又瓜哇國有猴王猴夫人山中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即出或投以果實則其大猴二先至食畢群猴乃食又百花國有紅猴

長卿

長卿蚘蚘也即今蚘蚘之大者余戲贈之詩曰名既伴猶彭越字復相如長卿黃中文章膏馥介然甲冑戈兵茂陵壚頭風味梁楚江上威聲伴余橙酒潦倒免爾草泥橫行又藥名徐長卿蕭子雲賦長卿晚翠簡子秋紅懈八跪而二教荀子曰六跪而二教非也

留背日札 卷三一

十四

又苑國出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煎為膠名蟹膠方正學蛇報之妄

所傳方希直之父葬祖夢蛇而殺之之事以為母見黑氣入室而妊又云生而吐舌如蛇此真小人好事之誣也遂以赤族為蛇報此又佛氏之妄談以惑眾者夫蛇天地間之毒虫殺之何害畜之何益便便真有黑氣入室安知非玄武之神所托生者乎又安知非燕王起于北方以北登極以成正學萬世之事業者乎生而吐舌又安知非能言語文章以明古今大道以陳君臣正義之用者乎身苟全矣名苟立矣使



其先人後裔之遊魂死而無媿于天上地下何樂如之而反憂于族之赤不赤哉夫不忠不孝而赤族是可耻也忠矣孝矣而族赤焉是可榮也于蛇何與嗚呼小人之說不止蛇珠雀環之可笑也宋庠登科此常事耳而以為救蟻之報甚至於繪之為圖以惑世愚民倡為佛氏不敢殺生之論鄙哉鄙哉是可謂螻蟻狀元矣不亦小乎其為學問福量也邪

蚌

蚌甲虫之肉最甘者也余得海濱一巨蚌可一尺五寸世所罕有留殼以充酒器名之曰蚌舟其小者名

留青日札 卷三十

一五

瓦銜子言形如瓦壘也其種可種廣東有蚌田

四方淫物

東方之鱓比目魚也西方之鱖比肩獸也南方之鷓比翼鳥也北方有比肩之民亦當曰淫民極樂國其人二首而身首揚方合歡詩譬彼此比目魚又生為併身物暑程比翼扇寒坐併肩甍齊彼蛩蛩獸舉動不相捐比目魚本名鮒古名淫魚魏文帝詩淫魚乘波聽踊躍自浮沉博物志比翼鳥一青一赤一名共命鳥釋書共命鳥二首一身杜詩蓮花交響共命鳥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一

錢塘田藝蘅子秋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鸚

今人但知鸚為鸚鵡左傳鸚鵡來巢考工記鸚鵡不逾濟莊子鸚鵡子即今八哥兒也鳥短尾其形類鵝殊不知鸚自是一種大鳥晉韓友傳將有大鸚鳥來集廳事上至日吳有大鸚垂尾九尺說文韻書皆失收又作鶻鶻鶻鶻字

么鳳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一

么鳳小鳥名也產于廣西世人不知故書中亦呼曰鳥鳳形如喜鵲二尾毛獨長能唱小樂府如笙簫之音故曹組夜歸曲云何處荒榛挂么鳳蘇子瞻梅花辭云倒挂綠毛么鳳今土人亦名倒挂鳥蜀桐花鳥似鳳而小名曰倒挂子即此

大馬爵

漢書安息國有大馬爵廣志曰大爵頭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我朝有鳥大如驢集于南京五鳳樓上想即此鳥飛來者安息以大鳥卵獻漢又鳥弋山離國有大鳥卵如甕余



因笑曰今之麻爵乃此鳥之耳孫也又王莽時有大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千集于沛國蕪縣

三青鳥

三危山有青鳥居之為王母使者取食漢武帝思鈞弋夫人起通靈臺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左傳青鳥氏司啓者也注鶴鵠也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因啓有書信通問之義故言西王母使者唐詩紀事青鳥注云未詳又特此問風胡詩誤作風湖亦注未詳真三家村家童讀書也因并記之

五色爵

留青日札卷三十一 五色爵出瓊州常以兩絳者先至廣西有五色小鳳

雉尾

相如賦蒙鵠蘇注鵠似雉鬪死不卻蒙其尾為帽也書有鷩冠子今武弁上插雉尾取雉之飛若矢之迅往一直發而墮蓋取其迅速激烈之意也朝廷用雉尾扇者或取雉是離禽明王于火也離禽王火出陶隱居周禮庖人共六禽雉乃其一亦食品之貴日華子云秋冬益春夏毒健雉曰鷩尾長六尺

告天子信天翁

有小鳥一飛直冲入雲翻身徑落其聲唧唧名曰告

天子又鳥專居水濱俟魚所食之魚然然地者拾而食之故名信天翁

厓山白鷗

厓山之敗陸秀夫負祥興帝以肩繫腰以金墜之投水而死時御舟一白鷗奮擊哀鳴與龍墜死水中史傳紀之以為美談此非美事也夫播海之時何時也而尚獨及白鷗使秀夫而容咄危幼主尚為禽荒之玩亦非忠臣矣縱使奮擊哀鳴亦不過見人喧嚷忙迫或驚逸踉蹌而下水耳何感恩徇義之有哉自宋至今人皆感之而不能辯故痛削之

留青日札卷三十一

伯勞東去燕西飛

伯勞鷓也楊子雲賦鷓鷯蘇林音殄絹師古音弟桂字書云伯勞也伯勞五更鳴不止至曙乃息燕晝語夜息伯勞夏至來冬至去燕春分來秋分去伯勞聲惡燕語善伯勞單飛獨栖燕匹栖雙飛每每相反而不相合故樂府云伯勞東去燕西飛喻離別也

雲白鳥

鷓一名雲白鳥吳都賦白雉落黑鷓零黑色長頸赤喙能食蝮蛇體有毒故曰鷓毒江南大山中皆有之以象于諸骨試之一時碎裂黑色其羽最毒也



鸛鷓鴣

鸛愛陰惡陽故易曰鳴鸛在陰从雨鷓好霜故从霜  
鷓惡露故去雨皆制字順物性之義又諧聲也

鎖幅鳥

鎖幅鳥其羽細密如衣幅鎖緊其毳織以為布紋如  
紈綺今名鎖伏哈烈志名曰梭服

雞盲雀瞽

凡鳥瞎者詩雞棲于時日之夕矣蓋雞至昏時則眼  
無所覩也頰之推曰雀奚夕瞽鴟奚盲雀貢曰雀  
目燕頰畏昏無光莊子曰鴟鴞夜鳴也察毫末晝出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一 四

瞋目不見丘山今人之目至晚不見者名曰雞盲

鷓鴣 鳥鬼

相如賦箴疵鷓鴣盧注盧鷓鴣也水鳥似鷓而黑一名  
鷓吐而生子圖經云峽中人號曰鳥鬼故杜子美詩  
家家養鳥鬼頭頭食黃魚蓋言此鳥捕魚而人得食  
之也又云峽中養鷓鴣帶銅錫環獻神名曰鳥鬼見  
黃庭堅詩然元稹云病養鳥為鬼巫占瓦代龜又云  
商人養鳥鬼或言祭鳥蠻鬼以禳厲鬼是有兩說也  
今有鳥蠻灘

湯火鴨

廣東湯燂鴨卵出雛浙江火焙鴨卵出雛皆異

赤雀

品品有一赤雀如練雀長尾絳色志曰赤雀不見則  
國無賢白雀不降則國無嗣不知果何祥也嘉靖間  
曾貢白雀表賀者以為前星之應是也

姊規

子規人但知其為催春歸去之鳥蓋因其聲曰歸去  
了故又名思歸鳥而不知亦為先春而鳴之鳥史記  
歷書百草奮興姊規先嗥索隱曰子規春氣發動則  
先出野澤而鳴是也韓致光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一 五

餘城頭批頰伴啼鳥批頰鳥即鴨鵝也催明之鳥隋  
煬帝詩笑勸上林中除却司晨鳥司晨鳥即與起也

今先春鳴者曰金雞籠古鴨鵝一名夏雞至鷓鴣乃  
鳴者俗曰扎山扎火亦因其聲也

舍利吐金

酉陽雜俎有吐金鳥文選又有名舍利者注舍利獸  
名性吐金或鳥獸二種也今鳥能吐方錦尺餘其形  
五色文曰吐綬鳥若今雲南四川所畜之鴨其糞可  
以淘金亦可名為便金鴨矣鷓鴣雀之名曰負金鷓鴣  
之名曰屬玉正可謂的對也天地高遠何物不有譬



之珠人但知有蚌珠蛇珠而不知有蝦珠蟹珠傳曰  
舜攝天子有鉞耳貫習之民來獻珠蝦珠鼈狀如肺  
四眼六脚而吐珠出南海又玉生石中而魚亦生玉  
海魚曰文魼鳥頭魚尾鳴如磬而生玉何其恠哉

騰遠

騰遠漢書其上則有苑雛孔鸞騰遠射于服虔曰騰  
遠獸名張揖曰射于似狐能緣木夫騰遠既作獸則  
不應在上當是禽名也莊子騰猿得枳棘南都賦鸞  
鷲鸞翔其上騰猿飛徧棲其間蜀都賦後欲騰希  
而競捷豈騰遠即騰猿邪

留青日札

卷三十

六

飛龍

飛龍鳥名六臣注皆未詳此鳥鳳頭龍尾其文五色  
以象五方一名飛燕一名龍雀漢銅鑄其像以彰瑞  
應明帝至長安迎取飛燕天馬置平樂觀故曰龍雀  
蟠蜿天馬半漢天馬即銅馬言其形容之高半入于  
雲漢也宜補注之

黃雀語

列子曰梁鷲能養野禽獸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又  
曰東方介氏之國其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備知  
之所得也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蓋為犧

矣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治長貧而閒居無以  
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  
筐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徨子長如  
其言往山中果得大羊食之有餘及亡羊氏跡之索  
得其角乃以為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鳥語逮繫之  
獄孔子素知之為之白于魯君亦不解也于是嘆曰  
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飛  
鳴其上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  
水上嶧山旁當亟禦之勿徬徨子長介獄吏白之魯  
君魯君亦弗信也姑如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及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一

七

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  
爵為大夫治辭不受蓋耻因禽獸以得祿也後世遂  
廢其學故沈佺期燕詩有云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  
災白居易鳥鶴贈答詩序云余非治長不能通其意  
皆為此也史記曰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焉  
益部耆舊傳揚宣為河內太守群雀鳴乘上知前有  
覆車之粟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之音又東方  
朔能解鳥語惜乎今之未見其人也

游雉 由鹿

潘岳射雉賦良游呃喔游雉媒也呂溫由鹿賦言



此鹿以致他鹿也由游同義又蜂媒鶴媒皆此類也  
今射鳥者尚曰媒頭又網鳥者之媒曰罔

### 南岳夫人使者

青鳥已見前節今之畫西王母圖者旁有一青鳥頂  
有毛角亦鳳類也長沙緹仙姑脩道衡山年八十餘  
獨居南岳魏夫人仙壇忽有一青鳥飛來自言我乃  
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命我為伴每有人游山青  
鳥必預言其姓名一日言今夕有暴客至姑無恐果  
羣僧挺刃將害姑姑卧床上僧無所見而出俱為虎  
所食後隱九疑山仙去青鳥亦隨逝則是青鳥又可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一

名為南岳夫人使矣見我朝志

### 傳信鳥

元藏機有三鳥大類黃鶴每翔空中呼之即至能令  
授人語謂之傳信鳥即寄書鶴寄詩燕之類傳信鳥  
可對林君復報客鶴蓋二人皆處士也

### 白頭翁

鳥之名白頭翁者二種其一綠衣素襟而頂毛圓白  
如小錢者愛往來于花樹間其一純黑衣紅足朱喙  
惟首盡白獨桑時群至又獸亦有白頭翁乃猿也白  
頂黑身或黃體廣西兩江中甚多至于白額虎白額

馬白項鳥皆相類也

### 四時蠶

雲南干崖宣撫司有四時蠶絲染五色以織土錦又  
偽越外紀一年再種一歲八蠶今安南也吳都賦謂  
蠶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永嘉記郡有八輩蠶一  
曰坑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坑蠶四  
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  
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  
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珍今温州田稻一歲兩種廣東  
又有三熟田因地氣暖也或疑無八蠶之說今吾鄉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一

九

亦有三蠶曰頭蠶曰二蠶曰三蠶又有曰柘蠶食柘  
葉而生者有曰紅蠶三九二十七日而熟者又廣西  
橫州有曰楓蠶楓葉始生有虫食葉如蠶赤黑色四  
月熟將吐絲土人劈取其絲光明如琴絃海濱蠻人  
買作釣縵史言野蠶成繭者其名曰蠶又尹思真為  
青州刺史有治績蠶至一歲四熟吾鄉桑貴蠶饑則  
以米粉洒葉而餵之山海經皋塗山白石名譽蠶食  
之而肥坑一作原蠶再蠶也一曰晚蠶也妙初生也  
蠶二眠也蠶三眠也蠶晚生也蠶自死也蠶又名蠶  
蠶也蠶蠶也蠶子也有細繭有同工繭有白有



詩有青松蔭有火蠶冷蠶水蠶懶替蠶是亦八蠶類也或言作蠶神之也俗或作蚕非也蚕上聲天珍切名蠶寒蚓也即今言地蠶之類

蠶忽絲

一蠶為忽一忽為絲劉德曰忽蜘蛛網也夫忽既為蜘蛛網則絲為蠶絲也明矣止當云一忽為蠶一蠶為絲一當先云一蠶反為忽也今則十微為忽十忽為絲十絲為毫孫子算術蠶所生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此皆起度之源班固曰分者自三微而成著意即毫釐秒忽也

留青日札卷三十一

濁馬蟻

今土之有白雨後始出如細蚓黃色區身長者二尺頭如螭形如線所過有光畧似馬蟻稍觸之即寸斷故俗名濁馬蟻宋時黃州人謂之蠱今兩廣之蠱又與此不同濁馬蟻能食蚯蚓雞食之而死草木于土蠱似書帶即此

蒲盧

詩頌於有子螺贏負之頌蛉桑虫也螺贏蒲盧也即細腰蜂一名蠶蒲盧取桑虫之子負持而去噓嘔養之以成其子故古人傳會其音曰頌蛉螟蛉似我似

我今人以抱他人之子曰螟蛉之子者以此北魏胡叟養子字之曰螟蛉所謂布囊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者是也此皆未然楊子曰螟蛉有子殪而逢螺蒼蠹羸凡細虫皆可負去必齧死之而寄生一子于其上積四五虫乃以泥封之久之卵得其氣而生其初生也又食其虫俱盡則可以啓封而出戶矣子雲之言方是又大戴禮雉入淮為蜃曰屬蒲盧也謂蚌也朱子曰蒲盧草也沈子曰蒲葦也解頤新語曰瓢之細腰者曰蒲盧其說各異也

蜂蝶有雌

留青日札卷三十一 十一  
博物志曰細腰無雌蜂類也古今注曰蜂蝶之類無雌是不然蜂蝶之陰陽在尾往往見其交合蜂之末岐者北也末銳者牡也蝶之翅文者北也翅絕者牡也東晉曰蜂出蜘蛛列子曰蝶出鳥足或曰壞裙化蝶腐菌化蜂今蜂皆卵生而蝶多稱虫所化也

白花蛇

白花蛇出蘄州背有白花出黃州者雖死兩目有光入藥甚效今臨安於潛山中亦出此蛇脊有白花方勝頭有一小角云亦能治病也

紫蛛



荀子東海則有紫蛇魚豎謂之石決明郭璞江賦石  
蚺應節而揚葩南越志石蚺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  
花龜脚俗名鼈脚但石決明又名紫貝如蛤

鴈足繫帛書

隆慶時督學林公試杭士論以鴈足繫帛書為題余  
讀禮家食不與子弟來言余曰子卿事人所共知者  
不足為奇且偽也若能以真鴈書答之便為奇士矣  
漢書蘇武傳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  
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  
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一 十三

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  
左右而驚訝漢使因歸武故曰偽事也惟元郝伯常  
之事乃真蹟可異耳中統元年三月元世祖欲定和  
議于宋以郝經為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  
使以行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伐宋問  
執行人之罪時公在拘所已十五載以音問不通乃  
于季秋甲戌用帛一方博二寸高五寸書曰霜落風  
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  
羣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  
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凡五十九

字以蠟凡帛先是有以鴈獻公者命畜之鴈見公輒  
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北向再拜以帛書親  
係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伯顏師渡大江十二年二  
月似道懼送公歸國三月虞人獲鴈于汴梁金明池  
四月公至燕七月卒年五十三謚文忠其書中統十  
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故不知也宋二帛書  
為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學士郭貫見之  
奏聞仁宗勅中使取之裝黃成卷文臣各題識之藏  
秘書監陶宗儀所紀以霜落作零落誤也且云尺帛  
又獲之死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一

十三

人鴈比乎皆附會也我朝宋學士題其後甚詳云帛  
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于面所云漢昭帝使  
使者論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武牧燕澤  
中則與本傳不合蓋詭計出于常惠耳此夫考也後  
杭士果無一人知者由不見元史耳督學者亦知否  
又一學使試去後當見思論余曰此必何武事誤以  
常作當耳止作經書二義於此題下但書云當宜作  
常乃何武事邪投卷而出後果優等相知蓋資治通  
鑑不考本傳事既踈畧而坊本俗刻蒙童所習又多  
訛字形想像甚誤後學師非師弟子非弟子誰能



口正而心印之邪因并記之以為博識之助

鷄鷩妖

嘉靖戊子閩中民家生一鷄子上有故知吉凶之患  
六字其人驚異遂獻之官府疑而剖之則鮮血一腔  
耳其殼至今藏于布政司庫中又家長老言正德間  
余族人家生一雞四足不食而死又嘉靖二十六年  
余大兄家生一鷩止一掌懼而弃之其時餘姚陳家  
一鷩生三掌

豬妖

嘉靖六年吾鄉蔡家一母豬忽入房卧于牀上其家  
怪而欲殺之忽作言曰我欠汝家債今已償完後當  
養子以報杜家非汝所有也遂生小豬十二頭即領  
至河濱叢棘中藏之偶杜某者來蔡家索債蔡因前  
怪即以豬與之復生五乳訖無他異因思至正八年  
杭州施鹽商家有母豬自食其子喂者釜之即作人  
言曰你不喂我食我飢而自食其子于你何事其主  
怪而將殺之又曰我只欠你家錢三千七百五文賣  
我足矣遂貨之得錢如數二事正相類

彘

彘豕也後蹠廢謂之彘是與鹿足同今湖州浮玉山

有獸狀如猴四耳虎身牛尾音吠如犬名曰彘是亦  
野豕之類別一種異獸也古之劍鼻玉彘或取彘于  
此必非因豕而得名也即璣王莽碎玉劍璣

方相

方相四目鬼物故有腦入藥丸費長房于李娥識之  
其兩目者曰俱即魁頭周禮方相氏歐罔象是也黃  
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而儼以索室毆疫謂之時儼  
言四時皆作也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栢與虎故墓  
上樹栢為石虎以辟邪也

禽獸衣冠

我朝內監虫蟻房虎豹犀象各有職秩有品料如虎  
之將軍象之指揮不尤甚于秦松之大夫漢栢之將  
軍乎唐舞馬衣以文繡猴能隨班起居賜之以緋昭  
宗號之曰孫供奉北齊後主馬犬有儀同郡公之號  
藉以旃罽食物十餘種古人譏不仁之君鶴為大夫  
也鸚鵡為孃也肥馬而食人猶可乘也肥虎豹犀象  
而食人果何所用乎又甚至于漢之諸王役宮嬪與  
犬羊交接是真禽獸而已矣弘治初議放所畜禽獸  
以節冗費所司言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殺之恐非諫  
聞新政孝宗曰但絕其食令之自斃可也

二十一卷



錢塘田藝衡子統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蘅

山海經天帝山有草狀如葵其臭如麝無名曰杜蘅可以走馬食之已瘦郭璞注帶之令人便馬或曰馬得之而健走爾雅杜上鹵注杜蘅似葵而香陶隱居云根葉都似細辛惟氣小異爾方藥少用惟道家服之令人身衣香本草杜蘅味辛温無毒主風寒欬逆香人衣體生山谷三月三日采根熟洗暴乾唐注葉

留青日札卷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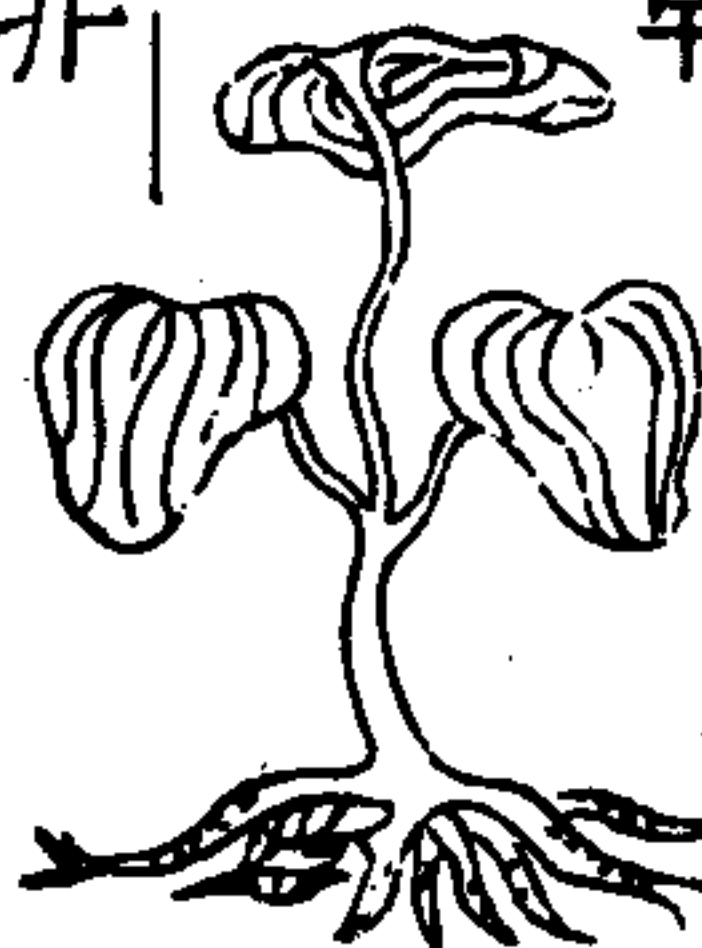
形如馬蹄故云馬蹄香生山之陰水澤下濕地根似細辛白前等今俗以及已代之謬矣圖經云江淮間皆有之黃白色拳局而脆乾則作圓春初于宿根上生苗葉似馬蹄形高三二寸莖如麥葉籠細每窠上五七葉或八九葉別無枝蔓又于葉莖間罅內蘆頭上貼地生紫花其花似見不見聞結實如豆大窠內細子似天仙子苗葉俱青經霜即枯其根成空似餅蒂密開細長四五寸色微黃白作湯浴衣香甚佳所謂葉如葵者今葵花也香如麝無者今芎藭苗也即江離斬芷根曰芎藭苗曰蘼蕪及已獨莖莖端四葉

葉閉白花殊無芳氣有毒服之令人吐惟療瘡疥不可亂杜蘅也今花紫色如指大圓而內空葉碧綠

見本草



宋圖非



同上

杜若

范子計然曰杜蘅杜若出南郡漢中大者大善本草以杜若一名杜蘅非也杜若一名杜蓮一名白連白芩若芝生武陵川澤及宛句葉似山薑而有文理根

留青日札卷三十二

似高良薑而細味辛香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豆蔻又絕似旋復根殆欲相亂葉小異爾廣志曰楚蘅亦非也味辛微温無毒止痛除口臭氣益精明目輕身令人不忘圖見本草

細辛

細辛根極細葉如葵赤黑一根一葉相對今人多以杜蘅當之本草有信州華州岢嵐軍三種一名小辛云東陽臨海者形狀好辛烈不及華陰高麗者色白佳華州柔韌極細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又襄陽一種極細直色黃白迺鬼督郵也圖見本草



白前

白前葉如柳或似元花苗高尺許生洲渚沙磧之上似細辛而大色白易折根白長于細辛味甘俗以酒漬服名石藍又名嗽藥圖見本草

風流樹

施州慢水寨有木名普舍樹普舍華言風流也昔覃氏祖於東門關伐一異木隨流至地名那車復生根而活四時開百種花覃氏子孫歌舞其下花迺自落取而簪之他姓人往歌花不復落尤為異也見湖廣通志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二

百穀

五穀鄭氏云麻黍稷麥豆朱子云稻黍稷麥菽六穀稻黍稷梁麥苽九穀稷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總名稱者漑種之總名菽者眾豆之總名廣雅曰大豆菽也小豆荅也大麥麩也小麥秣也楊泉曰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取穀各二十凡為百穀周書曰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范子計然曰五穀者東方多麥南方多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黍

文淵閣芍藥

宣廟幸文淵閣命于閣右築石臺植澹紅芍藥一本景泰初增植二本左純白右深紅後學士李賢命之以美名曰醉仙顏澹紅也曰玉帶白純白也曰官錦紅深紅也與眾賦詩曰玉堂賞花集

鬱金

鬱金芳草也四月初生苗似薑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取四畔子根去皮火乾之生蜀西戎馬藥用之胡人謂之馬逆嶺南者有實似小豆蔻不堪噉今鬱林州也周禮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鬯十二葉為百草之英十葉為貫百廿留青日札 卷三十二

貫葉以煮之為鬱遠方鬱人所貢合而釀酒以降神也築春也即楚貢包茅以縮酒之類魏略云生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采花即香然大秦國去長安四萬里至漢始通不應三代時得此草也味辛或曰味苦舊說若蘭故曰鬱金香今之鬱金作煇潘臭本草又云不香今將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奈日炙染成衣則微有鬱金之氣然本草木部中又有鬱金香豈草木二種邪字書鬱下注木叢者於鬱下注方草古人用以飾屋則當从草以塗壁如椒房之義右以木則當如栢梁矣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



海燕雙飛玳瑁梁堂一作香又古樂府云榜金蘇合  
及都梁都梁香澤蘭因山得名蘇合紫赤色似紫真  
檀重如石燒灰白者佳

蓬蘽

蓬蘽曰覆盆曰陵藟今人謂之莓有蔓生叢生樹生  
惟叢生者大而可愛謂之蓬蘽其樹生者謂之覆盆  
子亦謂之西國草亦謂之畢楞伽爾雅云莖缺盆其  
鋪地蔓生者曰地莓又云蘆老子曰不得其時則蓬  
蘽而行此西國草之所由名與

丹藜

留青日札卷三十二  
藜王琴今落帚初生蒸為茹詩北山有藜是也大可  
為杖禮記原憲杖藜應門史記黃石公鬚眉皆白狀  
杖丹藜履赤鳥又劉向太乙燃青藜

枇杷

枇杷元上林賦初無音周祗枇杷賦曰名同音罷質  
異貞松則是與琵琶音相同也琵琶見阮咸傳亦無  
音今人皆作平聲然古人詩中琵琶多作仄聲用如  
白樂天金屑琵琶槽四絃不似琵琶聲忽聞水上琵琶  
聲朱史君斷腸猶帶琵琶絃皆讀如被聲今吳音  
讀作解音迺入聲也韻會亦曰又質韻容齋隨筆亦

曰樂天作入聲

藍

詩終朝采藍說文藍染青草也藍三種蓼藍如蓼染  
綠大藍如芥淺碧槐藍如槐葉染青皆可作澱色成  
勝母故曰青出藍而青于藍趙岐云陳留人以種藍  
染紺為業白樂天詩老絲練綠紅藍染染成紅線紅  
于藍即今閩廣之深青發紅紫光焰者紺深青揚赤  
色李益詩藍葉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女歸少年光  
華自相得是藍花本紅也杜子美詩有蔚藍天段成  
式雲藍紙蓋言天色雲色皆如其藍也又有紅藍花

留青日札卷三十二

六

一名黃藍葉似蘇花似蒲出西域張騫所得染為燕  
支中國人謂之紅花非今之重絳也赤白之間為紅  
黃澤之蒲會稽之竹

契丹上京曰西樓有蒲瀕水叢生一莖葉如柳長不  
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揉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  
是也近渤海者為女真亦曰女直宋之金國慎肅氏  
遺種渤海之別族所云慎肅氏之矢即此後漢書挹  
婁古慎肅之國善射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  
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通志蒲柳爾  
雅楊蒲柳其條可為箭幹故左傳云董澤之蒲崔豹



云水楊卽蒲楊任矢用本草云枝莖勁韌爾雅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郭璞曰箭竹名因以爲號今箭竹高一丈節潤三尺可作矢易剡木爲矢蒲竹皆木

雞舌香

雞舌香出崑崙以南枝葉及皮並以果花如梅子似棗核此雌者也雄者花不實采花釀之以成香或云是沈香木花或云草花蔓生實熟貫之漢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云刁侍中年老口臭故桓帝出雞舌香與含之今人于乳香中時時得木實似棗核者以爲雞舌堅頑枯燥絕無香味燒亦無香也或曰母丁香是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二

也俗人以其似丁子故爲丁子香

不愁木

忘憂花可對不愁木一名帝休山海經少室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之不愁本草云嵩山有此木人固未識可求之也又草木名有天然作對者助情花可對無義草助情乃天寶遺事金燈一名無義草蓋花葉不相見也一名獨搖又名離母離母可對宜男

茶梅

劉長卿有海紅花詩李太白詩注新羅國多海紅今

茶梅卽小樣粉紅山茶本名海紅花以其自十二月開至二月與梅同時故曰茶梅劉仕亨詩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書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蓋山茶一種數名花極紅而瓣極厚者曰都勝卽今寶珠也又以其心紅簇如鶴頂故曰鶴頂色淡而無心者曰玉茗卽今粉紅山茶嘗憶高詩有云淺爲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

練實

竹實色白故名曰練實神農云通神明輕身益氣陶隱居云竹實出藍田江東有花無實頃來班班有實狀如小麥堪可爲飯嘉靖二十年昌化徧山竹皆成穠實春碎若米而紫黑色炊之可食古人以爲荒年之兆余園中竹亦結實剝開甚清香其竹卽枯死恐非鸞鳳之所食也後見予陽山所生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曠清涼生山林深茂處日久汁枯乾而味尚存此鸞鳳之所者也字書題于棟木下云鸞雛食其實又云通作練引莊子非練實不食何也風俗通解多食棟

後庭花後庭草中庭花

陳後主有玉樹後庭花曲又温庭筠詩宜男謾作後



庭草不似櫻桃結子紅是萱草為後庭草也百合花一名中庭花見本草今之雞冠花即後庭花見蘇集

吉貝草

吉貝草即今鬱林布南蠻緝其花為布且精白細軟

五色石榴花

榴本名若榴初來安石國故曰石榴亦曰安石榴張騫使大夏所得又云從海外新羅國來故名海榴想爾時惟紅色一種故又名丹若今則紅者數種一單葉紅者甚多一千葉深紅結實名寶珠榴即今千葉石榴有子大赤者有子雪白者有甜酸二種甜者佳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二

九

詳格物總論甘者名天漿酸者入藥一千葉深紅不結實一單葉樹甚小長不逾尺可供盆几之玩名火石榴甚能開花亦有千葉者此外有一種白花曰白石榴黃花者曰黃石榴藍花者曰青石榴古人所不載者段成式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晉安帝時武陵臨沅獻安石榴一帶六實見宋書

瓊花

瓊赤玉也古今每以瓊瑤喻白鮮于詩百籊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寄靈祠地著不可移八倍冠羣芳一林攢萬枝而宋次道迺云瓊花一名玉葉見揚州

后土廟玉葉花序退朝錄云揚州后土廟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葉花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改玉葉為瓊花者宋王元之也又雍錄以玉葉即梔子花亦名山簪以其色可以染黃不假簪而成是瓊花玉葉本是一種觀瓊玉取義可見以玉葉為梔子惟唐長安一株元白賦詩甚貴重又曰花白心黃三四月開芬芳滿野高可數丈則為今千葉梔子無疑人但疑其本之高耳齊東野語又以瓊花絕類聚八仙但色微黃而香宋仁宗哲宗移植禁苑遂死載復還榮官者陳深取採枝接于八仙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二

十

根上至今流傳抗褚家堂瓊花園是也然香色亦少異矣瓊花園今名通聖祠即春秋慶忌宅基曰通聖者其神迺唐褚遂良九世孫始為綾錦者故至今祀之又瓊野錄一卷陳氏曰學士洪邁園池記述題味曰瓊野者從維揚得瓊花植之而生遂以名圃今聚八仙即八仙花西湖山中在在有之以其每枝開花七八朵相叢故曰聚八仙又每一小朵五瓣如梅花今取其根以接粉團花者粉團余嘗更其名曰玉屑莖第不知所接之貼頭又是何處得來之種耳白而無香若八仙可接瓊花則今梔子又單葉千葉滿野



不必接矣何所貴重使人詠羨如此王建唐昌觀玉  
葉花詩女冠夜覺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劉禹錫  
長安觀玉葉花詩玉女來觀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  
車即今粉圍花無疑也葛常之以為其他皆八仙近  
似而非者蓋不曾見八仙所接瓊花故也余園中千  
葉梔子亦高可丈許安敢遽許為玉葉要之玉葉即  
瓊花而梔子山簪自為別一種迥不相類也說文梔  
黃木可染者徐曰鮮支木也漢相如賦鮮支黃礫師  
古曰即支子樹貨殖傳千畝厄茜注鮮支也西域名  
簷葡花一名林蘭一名木丹一名越桃爾雅云半瓣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二 十一

朱果 又車應物詩洞庭  
楠朱果謂楠也

李太白於焉摘朱果兼得養玄牝朱果謂火棗也然  
則不如以炎寶名火棗而以朱果名櫻桃如紅桃紅  
李紅杏皆可蓋真語素問以桃李木栗棗為之五果

木蘭

木蘭樹高數仞本作櫛出蜀韶春州者各異皮似桂  
而香狀似楠樹葉似茵桂有三道縱文皮有縱橫文  
或曰一名林蘭杜蘭夫林蘭即梔子花也述異記木  
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又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  
蘭舟至今在洲中詩人多用木蘭事故表出之

怪竹

怪竹見唐書不知今為何竹名甚奇高宗遣宦者采  
怪竹江南將時上苑荊州長史蘇良嗣囚之今上亦  
會遣使采江南方竹即此類也方竹寧波志云葛仙  
翁煉丹于定海靈峰植竹筋化為竹而方

白桂

張曲江云桂華秋皎潔段成式云桂花三月生黃而  
不白以譏九齡之妾夫桂本秋樹有紅有黃有白有  
春桂四季桂成段公所見止知有春桂耳紅桂宋象  
山史本初家有之因接本獻于朝多植禁中高宗雅  
愛之號曰丹桂四方爭求歲接數百本今出象山者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二

十二



香色芬麗移之四方則香色少損矣蓋地氣使然也

### 合歡草木

稽康合歡蠲忿萱草忘憂通志迺曰萱草曰合歡草又曰無憂草何也今萱曰忘憂花本草云食之令人好歡樂無憂至于合歡亦曰令人歡樂無憂是其性味同也萱一名宜男丹棘萬年韭鹿葱亦名忘歸草陸士衡詩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即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之意而字書忘即忘憂萱爾雅忘草似茅可為繩說文作杜榮則諺之甚矣惟合歡多種難辨陶隱居云合歡俗間少識之者當以其非療病之功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二

十三

稍見輕略遂致未謝猶如長生之法人罕敦尚亦為遺弃唐注云葉如早莢槐等極細五月花發紅白色所在山澗中有之今東西京第宅山池間亦有種者或曰合昏秋實作莢子極細薄崔正熊云一名青棠似梧桐樹枝葉繁弱互相交結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念叔夜種之舍前故云然也本草欲蠲人之念則贈之以青棠詩話云心骨填錯為肺灌取合歡皮煮服之陳無已詩探囊一視合歡湯是也其葉至夜即合故曰合昏字書本作楷朝野夕歛故名合楷木俗轉為合歡又曰合婚杜子美詩

合婚尚知時死央不獨宿故圖經曰夜合也衍其花色如醜暈線上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為花之

異其綠葉夜合又謂之夜合花即今之烏葺樹巧對所謂烏葺花放猶如羊毛筆半醜銀硃者但其花不香耳又草有夜合花椰子厚詩夜合花開香滿庭韓忠獻詩所愛夜合花清馥逾衆芳余在嶺南多種之古人因合歡有夜合之義遂有合歡扇合歡帶合歡被合歡牀合歡枕合歡絲索與香囊之類也今水田中有草名夜合草又何首烏即交藤亦名夜合見通志草木略又西陽雜俎載胡椒結子兩兩相對葉長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二

十四

開幕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是亦當為合昏椒矣又南海有菜四葉相對夜合晝開名合歡菜見番禺雜記又武林西山舊有香竹院名曰扶竹其筍名合歡筍即四川涪州相思崖桃欵竹一名相思竹也

### 相思樹

今之相思木生嶺南樹高丈餘其子曰相思子即紅豆漢文選注赤如珊瑚者詩所謂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頻采摘此物最相思秋開花二三月莢枯子老零落可拾數斗其樹大而白枝葉似槐斜斫之有文理可為碁枰琵琶槽南方甚多余山中亦有



數株高三五丈又一種豆頗圓小半段紅半段黑者  
本草通九竅治心腹氣令人香止熱悶子赤黑間者  
佳豈所謂單思子邪蓋杭有少年子弟與一伎交好  
及別後少年以相思子作綠紗囊寄之以表相思之  
意因思想成疾醫藥不効鄰家老翁訪之自言其故  
翁迺大笑解之曰吾聞所謂相思者必兩人一心彼  
此注念山川阻隔竟斷神勞然後謂之相思今子之  
故人朝東暮西又抱琵琶過別船矣爾獨癡心追戀  
此則謂之單思病耳實非相思也不幾子在捐軀命  
乎少年聞之喟然長嘆赧顏流汗不覺釋然遂推枕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一

三

而起因記之并傳一笑又相思子合糯米炭屑貯龍  
腦香不耗

仙人樹

甘峻山有仙人樹人行山中苦飢即采食之飽不得  
持去平居時則不得易見其山多佳木冬溫夏涼本  
月支國後為張掖郡今之甘州也

不死草

廣西柳州產其草如茅高二三尺食之多壽故名夏  
月采置几筵中則蚊蠅不近物亦不速腐甘州柳州  
南中藥土故異卉產焉一統志諸名公集載之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三

錢塘田藝蘅十稗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伯夷采葛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其葛  
薇逃山而死今人但知夷齊采薇而不知采葛以為  
衣也葛締給草葛單賦之迺女事之煩者禹貢卉  
服注葛越江都王傳荃葛注細葛布越令婦女采葛  
以獻吳今江南之葛甚盛而以廣東為精美又有可  
食者花藤能醒酒名雞齊又名鹿藿黃斤吳都賦食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三

一

葛香茅又有毒不可食者名野葛薇似藿生山中一  
云似萍爾雅薇垂水注水菜詩注曰苦盆陸璣曰山  
菜注今野豌豆苗蜀名巢菜三秦記夷齊食之三年  
顏色不變武王誡之不食而死廣志葉可食利人海  
藥云又食不饑又白薇藥名亦曰薇草一名白幕一  
名春草一名骨美本草云又服利人或即此種也又  
金櫻芽亦名薇詩采薇是也

四皓采榮

楊子雲解嘲曰四皓采榮于南山文選漢書諸注以  
榮為榮名殊可鄙笑說文但云榮桐木也一日草華



謂之榮而不詳其所自出是卽伯夷采薇鮑焦采蔬  
莖菜之以爲食也山海經鼓鐘之山有草焉名榮其  
葉如柳其本如雞卵食之已風是也子虛賦發紅華  
朱榮矣本草紫桐梧桐子皆可食但動風氣不同

素馨

素馨有白有淡黃或曰卽茉莉雙瓣者曰茉莉單瓣  
者素馨龜山志又云素馨四瓣南方草木記曰胡人  
自西國移植南海陸賈南行紀曰南越五谷無味百  
花不香獨有二花不隨水土而變然素馨之香不如  
茉莉而茉莉又有一種紅者但無香耳在佛書名曰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二

悉那茗廣東昔有劉王女素馨者其家在陽江縣上  
生此花因其名故名素馨宋傅伯成詩昔日雲鬟鎖  
翠屏只今烟冢伴荒城香竟斷續無人問空有幽花  
獨擅名宋良嶽八芳草曰金蛾曰玉蟬曰虎耳曰鳳  
尾曰素馨曰渠那曰茉莉曰含笑茉莉洛陽名園記  
作抹厲王十朋作沒利林利惟洪景盧作末麗頗雅  
佛書翻譯名義云末利曰鬘華堪以飾髮梁張隱素  
馨花詩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髮是也余嘗改末利  
名曰玉香花取其花浸水瀹茗風味甚佳  
十八娘紅姑娘

荔枝有名十八娘者上品今草中有名錦荔枝者元  
時名曰紅姑娘亦自可愛徐大章元故官記金殿前  
有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空有子如丹珠味酸  
甜可食盈盈繞砌與翠草同芳是也余嘗有詩云十  
八娘豐殺有名紅姑娘弱更多情秋風一聚呈丹齒  
幸免騷人誚側生殺去聲方言忒殺也

楊帝楊柳楊王甜梅

隋煬帝御筆寫賜垂柳姓楊曰楊柳也見開河記此  
好事者爲之也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宋玉鈞賦倚  
平楊柳之間子虛賦朱楊注郭璞曰楊柳可證其妄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三

又吳武王楊行密諱杏爲甜梅是以行杏同音也今  
讀行作平聲者非又行密以父名怱謂與夫同音迺  
于御史大夫光祿大夫之類皆去夫字此尤可笑也  
應時靈卉

大戴禮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已後日落一葉周  
而復始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卽生朱草後漢書  
中元元年赤草生于水厓赤草朱草也莫莢紀曰亦  
然月小盡則留一葉梧桐紀月左右生十二葉從下  
敷一葉爲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葉獨小者在第  
幾則知閏在幾月矣藕鳧此藉菰芋赤箭皆應月藕



十二孔閨益一孔鳧此藉菰芋皆十二子閨益一子赤箭亦十二根為衛又南海有草叢生如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朱草即屈軼堯時生于庭佞人至即止之其莖如鐵又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疑即朱草也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說文槐名守宮也周禮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注音椽言椽來人於此欲與之謀也故人家門庭多植槐取守官之義堪輿家所謂前槐後樸也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榕

桐城阮公督學時忽問余曰榕是何木余漫應之曰南方木之有容者又問有何題詠余則舉柳子厚榕葉滿城鶯亂啼之句阮公首肯曰信然蓋適一嶺南士大夫以榕為號者求作齋記也余退而檢字書止言初如葛藟緣木後迺成樹生于南方及詢之閩中一士夫迺云其樹最大葉最陰枝上生根垂地根上復生枝如藤蔓然幹闊三四丈中通不圍實木理屢惡不堪作器用遂意以容者言其中空有容又其葉蔭可廣覆被也或曰新長未空者可斲作盤盒其

菠菱

今之菠菜即唐之菠菱菜出自西域順陵國云僧人帶其子來也通志云張鸞帶來

椽

椽實本作椽从木美聲今作椽小爾雅柞實廣韻樂實通作象周禮掌染注象斗之屬染黑所謂皂物也因謂黑色曰皂又可染澹黃色為書殼紙故稱桌殼色俗名黃桌屹斗鞏虞入南山饑拾椽實食杜甫客秦州采椽桌自給故曰饑食檣溪椽梅聖俞亦云野糧收椽子狙公賦芋注芋椽子故子美又云天寒椽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五

椽菜

椽菜夏生于池沼葉類茨菰根如藕條南海人食之云令人思睡呼為椽菜椽一名零椽二月采皮取白暴乾八月采實可以救荒又莢仁作糜羹今人多睡又作醬佳故嵇叔夜云椽令人瞑爾雅椽白粉也漢有粉椽社白椽有刺詩山有樞是也

七里香

今山中春時開細白花滿樹清香逼人者名曰七里香特之可以鬆膩髮古云即芸也可以辟蠹并去



風說文芸草似苜蓿禮圖葉似邪蒿香美可食沈招  
云類豌豆秋後葉微白如粉漢樹之蘭臺石室藏書  
之府又有一種相類而不香者土人名曰八里臭簪  
之頭眩在嶺南欽州及名九里香

### 劍葉蘭

嶺南劍葉蘭即今建蘭其名甚佳有魚子蘭迺蔓生  
細粟花其春蘭冠名樹蘭海濱別有挂蘭亦頗奇異

### 品藻

品藻苦名一名品沼以沼形如品也出南粵志又言  
人有鑑別者曰品藻蓋言能品第文藻也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三

六

### 石蜜

廣石甘蔗色白而甚細其堅如竹名曰石蜜通志亦  
者崑崙蔗白者竹蔗黃者蠟蔗小而燥者荻蔗又芳  
蔗杜蔗舊言草之庶出者以節節側生也傳異七誨  
云南中茶子西極石蜜榜嚴經黑石蜜乃甘蔗糖也  
又櫻桃亦名石蜜未知西極所珍又何品也

### 瓜宜七夕

七夕乞巧而陳瓜又刻鏤成花名曰花瓜蓋織女星  
主瓜果故洪邁老圃賦織女耀而瓜薦又六瓠瓜星  
羊獻龜頭龍蹄獸掌桂髓窠筒小青大斑皆瓜名也

又有綠沉瓜梁武帝西園食綠沉瓜見南史邵陽今  
胡嶠於回紇得瓜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  
西瓜見隋書記按西戎地漢之燉煌郡唐置瓜州瓜  
大如餅因瓜以名州也豈五代時方入中國邪文選  
浮甘瓜于清泉杜詩瓜嚼水晶寒非西瓜莫可嘗也  
今有五色紅瓜尚名曰番瓜但可烹食非西瓜種也

### 文章草

余嘗有遊仙詩云旌節花開降西母文章草熟醉東  
華旌節花即錦葵俗音訛作錦茄兒花因其花小而  
類茄花也高四五尺節節對生紅紫如錦見黎州圖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三

二

經文章草即五加皮譙周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  
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蓋王屋山人王  
常所謂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又東華真人  
以五加為金玉之香草見煮石經此茄字凡二韻三  
讀一云茄芙蓉葉莖即荷梗也一云茄菜名子可食隋  
煬帝名為崑崙紫瓜今之落酥也老者名穀子茄一  
云茄五茄藥名今作五加皮也

### 檮杌

檮杌孟牛注惡獸名非也檮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  
楚語之檮杌惡木取其記惡以為戒趙岐曰檮杌者



鬻凶之類與于記惡之名杞樹無枝也亦不壽从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从彳則非獸明矣又舜四凶一名禱杙杜注頑凶無疇匹貌師古漢書注繇崇伯之名即禱杙也惟周禮外史以禱杙為惡獸春秋直史不避君之善惡故為春秋為禱杙也史高陽才子禱戲漢書禱余山藝文志公禱生師古曰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上番下番

竹之有上番下番即今言大番小番也番去聲謂大年生笋多小年生笋少也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蔡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夢弼注不知此義乃云上番音上篋蜀名竹叢曰林篋誤之甚矣既不識竹又不識詩真瞎子也何以注為非萬玉主人不知此妙

五葷

禮記葷注薑及辛菜荀子志不在于食葷注葱薤也道家以韭蒜芸薑胡荽薤為五葷楞伽經五辛一大蒜二茗葱三蔥葱四蘭葱五興渠謂之五種辛菜立春日五辛盤今多用芥也取發新之意

荇公鬚

池州人呼荇為荇公鬚言其亂生若鬚也今水中有

名温草者俗名温頭髮何不稱温髮以對荇公鬚

黃雪

雪白也止可以詠梅花宋人盧梅坡尚以為須遜其白而詩人乃以梨花為白雪雪未聞有黃也而于武陵諫木樨日夜揉黃雪作秋光謝無逸曰白雪凝酥點嫩黃楊庭秀曰雪花四出翦鵝黃

玉鱗

梅雪皆白故皆可稱玉鱗張公雪詩戰退玉龍三萬敗殘鱗甲滿天飛李群玉梅花詩玉鱗寂寂飛斜月无繹本于李也飛天飛月亦奇如蘇子瞻欲贈湖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九

中赤玉鱗則赤玉鱗可作桃花用杜子美丹砂作尾黃金鱗則黃金鱗可作菊或金絲桃花用又素鱗可用之梨與李碧鱗可用之碧桃綠鱗可用之綠萼梅蒼鱗本松雪見蘇詩青鱗本劍鋒見孟詩

五色芝

我皇上五色芝進自陝西王金自後曾遣御史巡行天下采芝浙江總督胡公亦有所進每本有高尺許者云用芝以合仙藥芝曰菌五色加紫為六芝青曰龍芝赤曰丹芝黃曰金芝白曰玉芝黑曰玄芝紫曰木芝瑞草也生則有雲氣及禽獸之異蓋言其狀也



余庭中產玉芝一竹林中木芝二其下皆有黃氣

櫟

列子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櫟碧樹而冬生櫟柚同漢書橘柚芬芳注曰柚即橙也非是蓋柚與橙異種初非一物所云似橘而大味酢皮厚者是也後又云蘆橘夏孰黃甘橙榛郭璞曰黃甘橘孰而味精榛亦橘之類張揖曰榛小橘也出武林則知柚非橙矣

美人蕉

美人蕉產于廣西樹不甚高花瓣尖大紅色甚美故名也嘗移歸植之不開花蓋地土寒不宜也又有名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三

十一

板蕉佛手蕉者皆生子可食亦異于浙中黃花者余嘗詠美人蕉詩云芭蕉葉葉麗瑤空丹萼高擎映日紅一似美人春睡起絳唇翠袖舞東風

白草

今稱北狄之地曰黃沙白草漢書鄯善國本名樓蘭出胡桐白草孟康曰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蟲食其樹沫出下流名胡桐淚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用之又烏托國間有白草岑嘉州玉門關歌黃沙萬里白草枯言枯則生

自白

千歲藥萬年枝

葡萄漢書作蒲陶一名馬乳號草龍珠帳之孔六帖有大如雞卵者可釀酒張騫自西域來中國今有紫水晶瑣瑣三種又有藥莫名山葡萄野生實小亦可為酒莖主嘔逆即今悠悠藤之類故名千歲藥又名為萬歲藤大者如怨冬夏不凋在草木之間詩食鬱及莫是也余嘗有詩云酒香千歲藥花發萬年枝萬年枝者憶也似梓枝葉可愛二月華白子似杏宮禁種之取億萬之義故又名萬歲樹謝朓詩風動萬年枝是也又冬青名女貞木亦名萬年枝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三

十一

花性陰陽

稻花也葵花也蓮花也晝炆宵合而向日麥花也菱花也拘佛頭花也宵炆晝合而向月親陰親陽性也

奇南

奇南香名蓋言南方之奇木也亦作奇藍乃沉香木之生結者古人詩多用沉香而不見奇南之名亦遺事也故拈出之

連理木

余所居之前榆樹一株同本而枝連理居之後烏柏



二株異根而枝亦連理舊云北方有大榆江南但有  
樞榆白榆樞刺榆也非是江南榆有棗所謂榆錢也  
未嘗有刺詩山有榆隰有樞並音由禮春取榆柳之  
火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龔遂守泐海勸民  
種榆一口一樹蓋有用之材也烏柏曰援一名柎柳  
葉臭可染皂子可壓油瑞應圖曰王者德化洽八方  
合為一家則木連理又曰不失小民心則生連理木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晉中興徵祥書  
曰連理者仁木也或異枝還合或兩樹共合以今驗  
古兩瑞適符不知果何徵也港方生之頌有云相彼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十二

花嬋娟

神竒遠見徵祥同根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構靈祚  
維長運隆周室道均三王不顯奕世休風載揚  
嬋娟美好也余嘗詩中言花月嬋娟有客疑花不可  
以稱嬋娟予暗笑之因其以詩自鳴故不面折也夫  
世之美好者莫如花則花之名嬋娟不言可許矣况  
月以皎潔尚得稱嬋娟而詩人往往以嬋娟稱竹莫  
敢異議又况贈之于花乎

借花看借客醉

虞伯生詩雨泥輕塵道未乾朝回隨處借花看借花

看三字情與甚奇借客醉者余性不多飲迺苦好飲  
日無事非杯杓無以自適每掃徑以詩佳侶之來蓋  
借客以取醉也因憶白樂天送呂漳州詩有云獨醉  
似無名借君作題目可謂契合者矣昔人有云賣花  
檐上看桃李沽酒樓頭聽管絃此則貧窮丐兒之行  
徑也又小說一人好飲其妻不容約曰有客至則當  
出酒肴君適可飲其夫苦無客出門久許偶遇一路  
人遂揖之曰久不會晤少屈坐談其人初不相識請  
問何意主曰少刻當告其妻為有客至盛席款之歡  
飲甚洽客惶恐終不安席必求其相延之故則出一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十三

惜花人

拊指以示之上書陪我二字蓋畏妻之約欲借客以  
為媒藥也并記之可發一笑  
種花而弗愛猶弗種也愛花而弗惜猶弗愛也愛有  
貪情惜兼痛意辟諸學知不如好好不如樂也古之  
括香使司花女移春檻選勝亭買之千金贈之九錫  
無非愛之深耳懸金鈿燒紅燭付酒盞藉枕幃武仲  
不啟關子美不掃徑無非惜之至耳韓子云直把春  
債酒都將命乞花禪冢所謂觸緣受緣愛緣取  
有生老死十二因緣不能解脫者此也杜子云一片



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所謂從愛生憂者也  
又云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所謂從憂  
生愛者也綺囚紛紛無可奈何非與花爲命者又何  
足以知之也哉甲子春三月六日香宇薔薇十二屏  
花開甚盛黃昏風雨大作無策蔽覆勉強就枕子玳  
趣田子起曰爭忍羣芳落莫耶亟宜秉燭往探平安  
也至則紅愁綠慘俛首垂泣若訴若怨不忍相見者  
田子方太息而子玳忽驟然大笑田子曰何謂也子  
玳曰獨不念蘇子之詩乎曰蘇詩云何因長吟曰東  
風陣陣泛寒光大雨沉沉水滿廊只恐夜深花褪去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十四

故燒高燭照紅粧子藝不覺抵掌絕倒持燭翻滅徘徊  
矜惜者久之忍寒不能返室且曰此大佳話也不  
可無紀遂口占一篇用慰花神云耳雨過三日便爲  
綠何況春來兩月陰撫景忽思燒燭味不眠重起惜  
花心紅粧冷落燈光濕翠屋淋漓夜色深扶病細君  
能解事當年誰復伴知音意亦庶幾不負賞花者矣  
退吞咽切上聲水流物去也其去聲卽爲褪蓋方言  
也亦可以補字書之不備者

### 別花人

情花人固難得而別花人亦難得未有能別花而不

惜花者今俗人家不惟不種花雖好事者種之彼亦  
不知其名視之如凡草鄙之如惡木真殺風景也所  
以古人謂難得別花人夫紫薇薔薇特常植耳而白  
樂天猶惜之故其詩曰除却微之見應愛世間少有  
別花人又云移他到此須爲主不別花人莫使看是  
則太傅可謂之別花主而微之可謂之別花人矣然  
古之文人亦有極殺風景事蓋折花極俗人惡事也  
而蘇子瞻歐陽永叔亦嘗犯之子瞻在東武南禪資  
福寺大會賓客翦芍藥七千餘朵置瓶盎中供佛賞  
翫永叔在揚州會客取荷花千朵插畫盆中圍繞坐  
留青日札卷三十三 一五

席命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飲酒此皆忍心人也惜  
花之情安在余嘗于花開日大書粉牌懸諸花間曰  
名花猶美人也可翫而不可褻可愛而不可折擷葉  
一瓣者是裂美人之裳也掐花一痕者是撓美人之  
膚也拗花一枝者是折美人之肱也以酒噴花者是  
唾美人之面也以香觸花者是熏美人之目也解衣  
對花狼藉可厭者是與美人裸裎相逐也近而覩者  
謂之盲屈而嗅者謂之癡語曰寧逢惡獍莫殺風景  
論而不省誓不再請嗚呼此雖戲詞無非憐芳菲而  
惜香豔耳凡我同志共守此約

終







六爻變以之卦象辭為主今則乾坤占二用餘如之  
六爻不變以本卦象辭為主皆微有異同也大史公  
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所謂異卜者如越人雞  
卜漢武帝用鼠卜後漢書倭灼骨以下用决吉凶夫  
餘國殺牛以蹄占吉凶注曰蹄合者爲吉解者爲凶  
契丹行軍用艾和馬糞于白羊琵琶骨上灸灸破便  
出行灸不破即止一統志松藩之俗刻木以成交易  
炙羊髀以斷吉凶今杭之賣豆腐者亦刻木以計斤  
兩又善用瓦卜凡易初爻變起者止十卦故曰前十  
卦主貞自第二爻變起者亦十卦故曰後十卦主悔

九棘

禮秋官孤卿位九棘王制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易繫  
用徽纆寘之叢棘後漢書寇榮傳寘之嚴棘之下本  
所以斷獄治寇也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于其  
下棘赤心有刺治人者原其心不失其赤實事所以  
刺人情令各歸實也即今小棗叢生者從並束低小  
也故曰叢棘九者陽數之極九卿之象也又唐刺州  
李國清爲下所逐掠府庫李忠臣即圍棘約士投所  
掠物圍中一日盡獲今則上自官府取之而自圍下  
至試院取之而圍士是蓋以防賊者而防官防士矣

安得使其官其士不爲民賊乎

光風草

苜蓿漢志作目宿爾雅作牧蓄或作苜蓿草名或曰  
菜出大宛國漢使得之種離宮一名光風草今之鶴  
頂草似灰薶秋後結實黑房纍纍如稊俗謂之木粟  
其米可爲飯亦可釀酒故曰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  
干稊即稷也

蘆橘

蘆橘惠州出許渾南海詩蘆橘花香拂釣磯美人猶  
舞越羅衣蘇軾詩羅浮山下四時春蘆橘楊梅次第

留青日札卷三十四

波羅蜜

波羅蜜出波羅國其形如東瓜其味如蜜見一統志  
又出廣州大如冬瓜皮有軟刺五六月熟味甜其香  
滿室核可煮食能飽人一名曩伽結

三色八仙花

三色聚八仙花土人名登花雲南嵩盟州抹從山出

蘇合香

蘇合油樹生膏可爲藥安南出吳少微詩北林朝日



明光錦南國微風蘇合香今藥中蘇合丸也

不死樹 長生樹

郭璞不死樹贊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洛陽宮殿簿明光殿前長生二株晉華林園長生六株萬年殿前長生二株鄴中記冬日不凋葉大如掌至八九月乃生華色白子赤大如橡子不中啖世人謂西王母長生樹晉稽含有賦十洲記祖洲上有不死草如瓜苗許景先詩瑞氣朝浮五雲閣祥光夜吐萬年枝又有千年木見成都志萬歲棗出三佛齊國千年棗出拂林國皆見一統志

留青月札

卷三十四

五

棠棠

棠棠果隴水縣出卽詩中所用棠棠木其果如李無核

蘼蕪

蘼蕪江離也音如離義故逐婦采之詩曰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是也古言是當歸誤矣當歸一名文無將離者贈之以當歸交藤何首烏也食之多慾而有子故思婦采之詩曰上山采交藤是也

巴旦杏

巴旦杏西番哈烈于闐出似棗而甜者名忽鹿麻今

名八鞞杏仁

懷香

懷香卽茴香大小二種玉篇廣韻不收懷字

卷耳草 卷施草

卷耳草拔其心而不死宿莽也離騷云朝搴此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莽茂草可以毒魚一名蒔一名春草一名芒草亦作爾爾雅故稱藥草或曰木若石楠葉稀無花實一說藤也生繞樹木間此今之雷公藤也是有二種爾雅又曰莽似竹而中實促節陸機詩安纒遵平莽蓋草也又芫花一名毒魚卽黃大戟

留青月札

卷三十四

六

其根曰蜀桑根又必栗香葉如椿擣碎置上流魚悉暴鱠一名化木香卽詹香也用爲書軸白魚不損書周禮煎氏掌除毒物以茵草熏之則死離騷卷施以盈室郭璞注宿莽也爾雅翼蒼耳實如鼠耳蒼色上多刺好着人衣詩贈君卷施草腸斷不須言爾雅卷施草拔心不死本草一名地葵一名常思

甘露草 白蘘荷

甘露草出撒馬兒罕小草叢生葉細如藍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可熬爲餠夷呼爲志一曰蓋甘露也卽漢尉廩國白蘘荷卽甘露解中蠱毒子厚稱之柳州



寄生草

寄生草即藤一名菟童又名老秃鶯今曲名寄生草乃藤無根草也

宿田翁

惡莠恐其亂苗今莠乃狗尾草去苗甚遠安得亂苗惟莠稗可以亂苗詩曰不稂不莠禾粟生穗而不實者俗名宿田翁今嗔人曰不郎不秀者本此

蘆薈

蘆薈草狀如蠶尾采之玉搗研成膏名曰蘆薈出大食國今用為小兒消疳藥一曰樹脂俗呼為象脂

薔薇露

薔薇露即花上露花與中國不同土人取其花浸水故多偽者又占城國薔薇水以琉璃瓶試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為真今富豪婦女用以調粉傳面

胡曼

肇慶府有草曰胡曼服之即死小民爭鬪或負債輒服之以誣人

宜男草 忌女莖

令草宜男花也見傳玄賦又灰藿一名金鎖天時其白青色者名曰忌女莖不入藥用見本草

宜母子 妬母草

宜母子者果名形如柑橘廣州出世有速成之物蓋騎駱生七日而超其父笋生旬有六日而齊其母世謂之妬母草故駱曰龍駒笋曰龍孫言龍者能變化不測也

苞笋

苞笋抽節劉曰苞笋冬笋也見馬援傳

蓮草

蓮草主歡迎神歌云蓮草頭花柳葉裙蒲葵樹下舞蠻雲今作通草蒲葵即稜櫚也

夫娘子

草子甚細如刺其氣臭惡善惹人衣者名曰夫娘子初不可解按南方苗人謂妻曰夫娘又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蓋言其臭穢善惹人耳南宋蕭齊崇尚佛法故法琳辨正論云閣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使誦經謂夫人娘子也

踈麻

南越志踈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月結實無衰落蓋木也楚辭采踈麻兮瑤華注以為麻誤矣麻何以可對瑤華並稱也



交讓木

嶷山有木一年左邊榮一年右邊榮名曰交讓木  
對連理樹也

安息香 金顏香

安息出安南三佛齊諸國樹如苦棟大而直葉類羊  
桃而長中心有脂類核桃穰而香但不宜燒能發衆  
香之氣故人取以和香又真臘國有名金顏香者其  
氣亦能聚衆香

鐵樹花

鐵樹花海南出樹高一二尺葉密而紅枝皆鐵色生

留青日札卷三十四

九

于海底諺云鐵樹開花喻難得也

斑枝花

今之禱子率用斑枝花出南方俗訛作攀枝花唐李  
商隱木綿花下鵬鴣飛王獻詩紙錢飛出木綿花其  
樹大可合抱葉黃花紅如山茶而片極厚其實如酒  
杯口有綿可作布見張勃吳錄

菖蒲花

菖蒲老則開花色青而白細者如絲粗者如指甚香  
亦闕氣數之盛諺云菖蒲花難見面古烏夜啼云菖  
蒲花可憐聞香不會識張籍云君恩已去若再返菖

蒲花青月長滿趙牧云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  
延君命今菖蒲花甚多乃葉上長出不足為異也

東風 夫留

蜀都賦東風夫留文選注東風菜名今新興縣斷續  
藤人山中行渴則取汁而飲之志名為東風菜是也  
愛州人云蒟醬人家多種蔓生子長大謂苗為浮留  
藤取葉合檳榔食之辛而香也劉淵林文選注乃蜀  
中所產萆撥子也味辛烈于蒟醬張獻叔自雲南帶  
來食之本二種也浮留即夫留土人名萆葉藤

瓜祭

留青日札卷三十四  
禮郊特牲曰瓜祭上環論語專食菜羹瓜祭是也

社木

逸書太社惟松東社惟桐南社惟梓西社惟槐見自  
虎通社木不同漢有枌榆社宋有楸社周禮二十五  
家為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詩以社以方注社者五  
土之神能生萬物者民或五家十家為社是私社也  
宰我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文曰使民  
戰栗意以古者戮民于社是時哀公微弱三家強橫  
魯社將屋故欲使三家戰栗哀公戮之于社耳孔子  
知哀公之不能用知三家之不能去故惜之云云非



責宰予之失言也

墳木

天子墳高三丈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古者葬之中野不封不樹自井田之法行而死徙無出鄉則欲如今之或千里或數百里外求風水善地不可得也又立為墓大夫以辨葬地以序昭穆則欲如今之各自為墓以分葬求福利者不可得也今之庶人惟樹松柏則借天子諸侯之制矣所謂五患者風水之經也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

留青日札 卷三十四

二

侯桃

侯桃山桃子如麻子而誤以為辛夷爾雅桃山桃也詩侯栗侯梅注維也乃也漢有侯李俱作侯

留青日札 卷三四

平仲 君遷

吳都賦平仲君遷注皆木名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荔枝而未詳也平本作枰上林賦華楓枰櫨其木理平可為棊局故棊盤曰枰唐詩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是也君遷本作梧櫨出交趾司馬溫公云如馬姑俗名牛姑枰今本草有君遷子味甘平無毒止渴去煩熱令人潤澤樹高丈餘子中有汁如乳汁生海南又言即枰漆非也別有枰枰日華子云作漆甚妙生江淮南似枰而青黑色閒居賦梁侯烏枰之枰是也可補文選注

留青日札 卷三十四

三

三香

三香者椒檳薑也椒二種胡椒川椒也檳即茱萸也其子相似者曰檳俗名殺火又作辣火本作檳檳大椒也薑亦二種上林賦此薑蘘荷張揖曰此薑子薑也又有山薑

咸將

上林賦咸橙若蓀李善本作咸持張揖曰咸持缺義未詳也咸音針至謹切乃馬藍也又作寒將即寒將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當補文選注

木盛土衰



桑道茂居有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  
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  
發其地而死者大和中温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見  
唐書

娑羅樹

娑羅樹出西蕃海中余在潯州時官園一株甚巨每  
枝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如栗花秋後結實如  
栗可食正所謂七葉樹也今餘杭南安寺前二株左  
右對植甚茂問之土人皆不知其名一僧乃云相傳  
是娑羅樹番僧所植者此不謬矣唐李邕娑羅樹碑

留青日札

卷三十四

三

云惡禽不集凡草不庇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  
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是也第以段成式之博雅而  
曰花開如蓮則大悖耳其樹詳于佛書維摩詰經有  
菴羅樹唐會要云菩提樹一名皮羅樹葉似白楊即  
思惟樹一名成道樹西域記名卑鉢羅又雙樹名娑  
羅樹其花名娑羅法今所稱娑羅法門也蓋娑羅音  
同故互言之耳今月中樹影皆曰閻浮山娑婆樹影  
即此歐陽永叔娑羅樹云伊洛多奇木娑羅舊得名  
常于佛家見宜在月中生余嘗有遊南安寺詩昔聞  
雙樹法今見兩娑羅徑草何由第山禽自許過三花

空道士七葉隱孀娥願作團樂相秋成處處歌

匏 瓠

詩酌之用匏昭其質也匏以夸色聲取其可包藏物  
也然匏苦瓠甘詩匏有苦葉陸佃曰長而瘦口曰瓠  
短頸大腹曰匏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惟  
瓠酌酒冬盛則暖夏盛則寒世多用之詩誤瓠作匏  
也說文亦然惟孔子言吾豈匏瓜也哉馬能繫而不  
食繫者所謂佩匏也又漢落如五石瓠則可通用

木中字

餘杭徐第之斫後園樹破之中有右衛王通所五字

留青日札

卷三十四

高

人皆怪之以之供神余為考之南唐天曆間平江木  
中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齊永明秣陵安明寺木中  
有法大德三字宋太平興國元年瑞安木中有天下  
太平字熙寧惠州木有王帝萬天下太平字政和武  
義木有萬宋年歲四字治平杭州南新街柿木中有  
上天大國四字類顏真卿書法皆木妖也亦文妖也

木板自植

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台州大雷雨東門外湖邊合抱  
大樹忽然拔起倒一宿復自植立有司皆往視之後  
倒其木為神像立廟祀之宋嘉定六年嚴州大樹自



板占曰將亂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建寧枯樹自立京  
房曰妃后有專木仆反立亦木妖也

水生異實

嘉靖三十年蕭山桃樹生橘上虞象山皆李樹生王  
瓜諺云李樹生王瓜千里無人家寧波志亦載此後  
海上皆被倭寇之禍按元順帝至正中李實如黃瓜  
諺云李如黃瓜民皆無家是也又象出柏樹開雞冠  
花古占草木互妖也上下失所隆慶五年辛未四月  
錢塘湖市栗樹生桃形類油桃色紅小僕親見二枚  
無核九月西溪栗樹生林檎三枚黃生藥采之唐太

留青日札

卷三十四

十五

和中成都李生木瓜宋紹興中建德栗生桃紹熙中  
富陽栗生檣實占曰水生異實國主殃傳曰出入不  
節奪民農時及有好謀則木不曲直注云姦謀者謂  
增賦履畝之事時兩浙丈量田土增賦煩民而吏胥  
爲奸千里受害也說曰木東方也於易爲觀其於五  
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  
有和鑾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  
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  
木得其性矣今木生異實與夫桃李冬華百卉變色  
之類皆木失其性也

終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五

錢塘田藝衡子稅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沈萬三秀

今人言富者必曰沈萬三秀云蓋元末人也沈姓萬  
三行秀者元時稱人以郎官秀爲等第至今人之鄙  
人曰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萬三名富字仲榮  
其弟萬四名貴字仲華本湖州南潯人父沈祐始徙  
蘇之長洲東蔡村貴之子漢傑又徙于化周莊今南  
京之會同館乃其故宅後湖中地乃其花園初居東

留青日札

卷三一五

蔡村時人以汙萊之地歸之祐躬率子弟服勞糞治  
有方瀦洩有法由是致富不貲洪武中萬三萬四率  
先兩浙大戶輸稅萬石仍獻白金五千兩以佐用度  
上命其造廊房爲楹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十務釐  
所獻金乃已又命分築南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  
其工先畢 太祖嘗犒軍萬三欲代出犒銀上曰朕  
有軍百萬汝能徧及乎萬三曰每一軍願犒金一兩  
上曰此雖汝好意然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太后  
苦諫以爲彼富固敵國然未嘗爲不法事奈何殺之  
上意乃釋然亦由此被人告訐或旁累所逮及往往



曲宥之後得流雲南其壻余十金亦流潮州尋命選  
大戶家為京官六曹令近侍各舉所知得漢傑之子  
曰玠者擢為戶部倉曹員外郎受官辭祿上益器重  
之也至今傳二家子孫之在流所者尚富足或云善  
點化之術又當元末時吳人陸德原者富而好古亦  
能詩文名振吳下沈萬三秀曾為之治財入 國朝  
德原亦為黃冠蓋懼法而逃云嘉靖間嚴嵩盜竊國  
柄貪墨滔天苞苴公行仕路汗穢嘉興丙辰科一進  
士用金一萬三千兩實選吏部考功主事時人號之  
曰沈萬三官率為科道所劾以此形之奏章遂命錦  
衣擒治削籍大快政也因詳及之

劉瑾

劉瑾陝西西安興平人景泰初以淨身進坐內臣李  
廣奸黨充南京海子口軍實緣取用 乾清宮災復  
發配又召回僉書正德元年十月掌司禮監事提督  
團營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丘聚等為八  
黨肆惡無忌偽傳詔旨變亂成法謀為不軌五年八  
月張永憾瑾因征寧夏安化王歸疏瑾大奸一十七  
罪伏誅籍沒家產

平天冠一頂 袞龍袍四領 蟒衣四百七十襲

八爪金龍盔甲三十副 金甲二副 金鈎三千  
金絲碧玉帶五條 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條 玉印  
一顆 王琴一張 寶石二斗 牙牌二櫃 穿官  
牌五百面 金銀湯鼓五百件 金二十四萬錠  
碎金五萬七千八百兩 銀元寶五百萬錠約計銀  
二十五千萬兩 零銀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餘物不可勝計

錢寧

錢寧幼名福寧兒雲南李巡檢之家生子也大監錢  
能鎮守雲南時養以為子故名錢寧後得寵于 武  
宗賜以國姓號為義子因稱朱寧正德八年以左都  
督掌錦衣衛事于與國政鉗制百司罪惡貫盈十四  
年七月以宸濠事敗下詔獄伏誅籍沒家產  
金七十杠共十萬五千兩 銀二千四百九十杠共  
四百九十八萬兩 碎金銀并首飾五百二十箱  
珍珠二櫃 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 胡椒三千五  
百担 蘇木七十杠 段疋三千六百杠 餘物不  
可勝計

江彬

江彬者大同遊擊也正德時劉瑾既誅餘黨逃竄義



子劉六劉七趙風子邢老虎楊寡婦信亂內地號為流賊官軍屢敗因調邊兵入禦彬亦建功漸謀進用賜姓朱氏兇悍橫行公卿屏息導上逸遊禍幾不測十二年冬以左都督冒應州功封平虜伯明年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欲巡行天下以窮逸樂十六年春駕崩三月以皇太后懿旨下獄伏誅籍沒家產金七十櫃共一十萬五千兩 銀二千二百櫃共四百四十萬兩 金銀首飾五百一十箱 金銀湯鼓四百箇 餘物不可勝計

嚴嵩

嚴嵩江西袁州分宜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詐僞百端貪酷萬狀結交內侍殺戮大臣乾兒門生布满天下妖人術士引入禁中三十年來流毒華夷蓋古今元惡巨奸罕與儔匹者也議者以為李林甫秦檜不啻過焉其子嚴世蕃起白徒官工部左侍郎助父肆虐欺君誤國為禍尤甚言官競劾嵩罷職世蕃充雷州衛軍後與羅龍文等怨望謀叛奉 聖旨這逆情你每既會問的確嚴世蕃羅龍文便會官決了盜用官銀財貨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五

四

家產著各該巡按御史嚴拘的親兒男盡數追沒入官送部不許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即便拿問嚴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見任文武職官的都削職為民有司拘管當差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貽患其餘俱依擬行奏內不言逆本是何法制且不查究所云逆本者指嵩賊也積燄所及死灰餘燼猶能焚灼臺察之吻况當炎炎炙手之時乎有其君無其臣古人痛惜良不誣也巡按御史林潤等抄沒江西家產略載其大綱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也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五

五

一百七十一兩六錢五分 純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萬一千零三十三兩三錢一分內有金海水龍壺五金龍耳圓杯二金龍盤三 金扇珠寶繩皿共三百六十七件共重一千八百零二兩七錢二分內有龍盤鳳杯龍壺 壞金器共二百五十三件內有金牌十二面金人三箇共重四百零三兩九錢二分 連前各項金器三千八百五十五件共重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兩九錢五分 金扇珠玉首飾共二十三副計二百八十四件共重四百四十八兩五錢一分內有貓睛六顆祖母綠二件 金扇珠寶



首飾共一百五十九副計一千八百零三件共重二千七百九十二兩二錢六分內有貓睛二十顆有天上長庚人間壽域慶無窮壽永喜心字等名件 金玉珠寶頭箍圍髻共二十一條共重九十九兩六錢三分 金玉珠寶等耳環耳墜耳塞共二百六十七雙內有貓睛二顆共重一百四十九兩八錢三分 金廂珠玉寶石等項墜領墜胸禁步事件共六十二件共重一百七十九兩二錢六分 金廂珠玉寶簪共三百零九件共重九十二兩八錢四分 金玉廂嵌珠寶等鐲釧共一百零五件共重四百二十兩一留青日札 卷三十五

錢 雜色金玉首飾內有美人夜遊玲瓏掩耳共七百七十六件共重九百四十九兩七錢六分 金廂珠玉寶石帽頂共三十五箇共重七十七兩一錢七分 金廂玉寶條環二百八件共重一千一百一十三兩零九分內有海內英雄五龍翫月福壽康寧等名色貓睛二十顆內墨貓睛一顆負月大珠不計 金廂嵌珠寶條鈎六十八件共重二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內貓睛二顆 連前首飾等項共三千九百三十八件共重六千五百五十八兩二錢 通共淨金淨器皿首飾等項共重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

八錢 淨銀二百零一萬三千四百七十八兩九錢 銀器皿共一千六百四十九件共重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七兩三錢五分內有滿池嬌銀山二座 銀嵌寶首飾事件六百二十八件重二百五十三兩八錢五分 連前銀器共計二千二百七十七件共重一萬三千六百一十一兩二錢 通共淨銀銀器共重二百二萬七千九百一十一兩一錢 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共重三千五百二十九兩五錢內有漢始建國元年注水玉匱晉永和鎮宅世寶紫玉杯永和鎮宅世寶玉盤紫玉墨玉碧玉黃玉荒玉花玉等名番字玉留青日札 卷三十五

板一片重一十三兩七錢千岩競秀玉山一座重一十三兩二錢 玉帶二百零二件 金廂玳瑁犀角瑪瑙銀珥珠鈿牙香等帶共一百二十四條 金摺絲帶環等項共三十三條內貓睛二顆 金廂珠玑犀象玳瑁器皿共五百六十三件共重一千三百三十一兩七錢 金銀廂牙筋二千六百八十二雙 金廂雙龍龍卵壺一把鍍金雙龍龍卵壺一把金廂龍卵酒瓮二箇連座未廂龍卵一枚共龍卵五箇 珍珠冠頭箍等項內有五鳳三鳳等冠共六十三項 件共重三百六兩三錢 珍珠寶石琥珀共重二百



六十兩五錢 珊瑚犀角象牙等項共六十九件內  
 有大學士司丞牙牌二面除珠不計件 珍奇玩器  
 珠寶水晶珊瑚玻璃瑪瑙哥窑柴窑嘉峪石斗龍鬚  
 席西洋席共三千五百五十六件副雙 象牙簪八  
 十五根 洪熙宣德古測水熊膽空青普微露共十  
 三罐盒 礦砂三百八十五兩 硃砂二百五十斤  
 六兩 檀沉降速等香二百九十一根重五千五十  
 八斤十兩 奇南香三塊 沉香山四座 織金粧  
 花段共一千一百五十一匹內有大紅粧花五爪雲  
 龍過肩段二匹 絹七百四十三匹 羅六百四十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五 八  
 七匹 紗一千一百四十七匹 紬八百一十四匹  
 改機二百七十四匹 絨五百九十一匹內有西洋  
 鐵色褐六匹 錦二百一十四匹內宋錦一百一十  
 七匹 綾一十一匹 瑣幅一百六匹零一段 葛  
 五十七匹 布五百七十六匹內有西洋紅白棉布  
 已上共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一匹零一段 織金粧  
 花男女衣服段綉羅紗紬改機絨宋錦葛貂裘絲布  
 酒線共一千三百零四件 絲絲四百八十七斤  
 刻絲畫補四十副件 金銀鈸扇二萬七千三百零  
 八把 古今名琴五十四張內有月下水玉琴咸通

之寶清廟之音響泉霜鐘清流激玉玉壺冰蒼龍寶  
 玉一天秋萬壑松秋澗泉雪夜鍾玉琮琤寒玉秋月  
 春雪調古冰泉垂月松風鳴雷震殿九霄鳴珮流水  
 高山寒江落鴈等名大理石古銅琴 古硯一十六  
 方內有未央宮瓦研銅雀瓦研唐天策府研貞觀上  
 苑研蘇東坡天成研宣和殿研文文山研 都魯文  
 具六副 屏風圍屏一百零八座架 大理石螺鈿  
 玳瑁牀一十七張 古銅器一千一百二十七件重  
 六千九百九十四斤零二兩 銅錢九千四百七十  
 五文 鈔二緡 古今書籍八十八部二千六百一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五 九  
 十三本 石刻法帖墨蹟三百五十八冊軸 古今  
 名畫刻絲納紗紙織金繡手卷冊葉共三千二百零  
 一軸內有唐九成宮避暑圖阿房宮圖宋周文矩學  
 士文會圖金谷園圖唐關文本職貢圖杏壇圖越王  
 宮殿圖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西湖春晚圖南宋晚  
 鐘圖劉松源西湖圖 變價細絹布匹二萬七千二  
 百八十三匹共估價一萬五千零四十七兩六錢  
 變價男女衣裘一萬七千四十一件共估價銀六千  
 二百五兩零七分 變價扇柄二百八十四柄共估  
 價銀八兩六錢四分 變價銅錫器二項共估價銀



二百七十九兩五錢五分 變價螺鈿石牀六百四十張共估價銀二千一百二十七兩八錢五分 變價帳幔被褥共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七件雙副共估價銀二千二百四十八兩二錢 轎三十五乘共銀七十兩 卓椅厨櫃七千四百二十四件共銀一千四百五兩 盤盒家伙九萬四千九百二十六件把雙 瓦礫膠藤通估銀一千二百三十五兩九錢五分 樂器神龕共四百二十零件估銀二十兩八錢四分 兵器三百四十一件 變價第宅房屋共六千七百四間所共價銀八萬六千三百五十兩 變價田地山塘約三萬餘畝共價銀四萬四千四百九十三兩四錢六分七釐二毫 變價船板稻穀馬牛等畜共銀二千七百八十七兩六錢八分 通計淨銀并器皿首飾與變賣寄借銀二百三十四萬二千七百三十一兩七錢七分七釐二毫 續追金七十四兩七錢九分 續追銀一萬三千九百兩八錢九分二釐 續追金玉器物共二百一十三件副 又硃砂八十兩 檀香二百八十四根 中書牙牌一面 續追變價物件共估銀八百四十四兩四錢四分 連淨銀銀器共一萬六千五百一十六兩二

留書日札 卷三十五

十

登連先報通共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七錢七分九釐二毫 又直隸巡按御史孫丕揚抄沒嚴嵩北京家產五綵金龍羅段等一千六百七十九匹 金四百八十三兩二錢 金珠寶首飾六百五十件重六百三十四兩 金廂瑪瑙象牙金玉寶帶四十七條 銀一萬二千六百五兩 珍珠寶石二十四兩五錢 玉石犀角珊瑚象牙器皿三百三十斤 降真等香一千五百三十斤 牙笏三十七根 牙牌三面 牙筋四百三十一雙 圖書古畫三千六百五部軸織金粧花衣服翠物二百一十三箱 房屋共一千七百餘間所內有雕刻香十間 金絲銅錫器皿共五千五百餘件 地一百五十餘所畝 寄出銀三千八百餘兩 傳聞二處所抄不過十四五蓋行賂于權要者十二三寄頓于親戚者十三四郡塢久營兔窟多術安能根連株拔風翦蓬滅如我 高皇帝籍沒胡藍二黨時邪其籍中龍卵貓睛諸奇貨皆得之仇鸞海上將領并賊汪直求和易者越王官殿圖乃仁和丁氏物文會等圖乃錢塘洪氏物皆總督胡公以數百金轉

留書日札 卷三十五

十一



易者清明上河圖乃蘇州陸氏物以千二百金購之  
纔得之層本卒破數十家其禍皆成于王彪湯九張  
四輩可謂尤物害民也嵩城生辰總督諸公皆以紫  
金鑄為文字綴以錦綺以珍珠為瓔珞以珊瑚為門  
杆雜以寶石襲以香藥網羅圍繞絲繡燦爛眩目駭  
人以供一時之翫以悅奸臣之心罪不容誅矣又聞  
有八寶溺器金絲幃帳及違禁諸異具先已毀滅而  
嵩當斥逐時身負奇珍狼倉道路為人搜奪卒至乞  
食殞軀世蕃又縱姬妾宣淫以繁蔭襲飾美人隊伍  
以代樗蒲其孫嚴紹庚嚴鵠等嘗對人言一年儘費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五

十一

二萬金尚苦多歲無可用處于是競相窮奢極慾鬼  
逐神號而禍敗立至矣所恨者不父子祖孫駢斬藁  
街以為天下後世快耳論者又曰若并其壻婦之家  
及鄔懋卿諸黨而盡發之則所得又當百十此也足  
國裕边斯亦良策又何必丈量疆土加賦困民也哉

### 鄔懋卿

鄔懋卿者江西豐城人嘉靖辛丑進士賊嵩義子也  
又結昏因之好嵩之爪牙羽翼固未易屈指數而陰  
謀盜行則皆懋卿助之科道論劾自知誰容而貪噬  
之心尚未厭足于是乞為好差以圖歸計乃以都御

史經理東南塩課諸務聲勢赫矣諸記所未有者  
歷淮揚諸大鎮則餽索不下二三百萬金風力所加  
甚于詔旨及至吾杭則三司望塵而警懼府縣聞風  
而奔走如點選婦女以充內人八轎之夫役多至百  
名置造金銀湯鼓器皿以充筵席之供亦費千百兩  
猛如倭寇室家驚惶山岳震搖又受宦戶贓私六萬  
為之奏乞分外優免因丁貽害平民萬死有餘辜矣  
嗚呼冰山一傾今不知所積竟何如邪

### 陶世恩

陶世恩湖廣黃岡人其父仲文以倉大使嘗刑假符

留青日札

卷三十五

十三

錄進用官至禮部尚書恭誠伯世恩以恩亦至尚寶  
少卿傳習偽書招聚奸黨妄造方藥希圖寵榮乃進  
小涵等丹而陶傲者其從子也則進九白及堯肚香  
袍劉文彬進經驗仙丹陝西鄆人王金先以獻五色  
龜芝得倖亦進百花等酒令人飲之能使丹田即刻  
火發三原申世文進丹名曰天水生元至于武當山  
道士太康高守申進三元等丹皆用麝香附子諸熱  
毒之劑假以延年羽化為名其實皆房中術耳未幾  
駕崩隆慶初伏誅嗚呼此輩妖人惑君不足深責當  
時師保諸公豈不與聞邪漠然付之不知坐視君父



之帖危而不諫救尚自鳴曰賢相便當愧死矣

馬祖師

嘉靖三十四年秋杭人訛傳馬祖師至云能入人家  
迷惑人至死變幻飛走異形多能為蝴蝶人禦之則  
刀杖反傷其人或害及家人妻子于是晝夜鳴金擊  
鼓喊聲趨逐無分鄉市人不聊生不知所為皆相傳  
書符貼于門戶雖深山窮谷皆然也蓋此言起于蘇  
常乃妖人馬道士幻術惑眾將謀不軌而特盛于湖  
州時余在金陵至蘇州則巡按御史尚維持出榜諭  
眾擒其姦徒正法訛言者枷號以安民心而馬道士

留清日札 卷三十五

十四

卒遁去余方抵家則吾鄉哄然矣惟湖州士民崇信  
雖仕宦大夫顯顯有名者亦受其愚云以盆水照影  
則貴賤迥別或有影帶貂璫幘頭紗帽兜蓋諸色種  
種奇怪者亦有帶平天冠如帝王像者彼即署名簿  
籍預定官爵大小高下大率如所見之影羣居烏程  
雲霧山中乃三十六年秋也約九月十四日舉事倡  
亂以白巾為號先二日有鄔彩者發其謀于主簿田  
本渭白于知縣蔣弘德合謀緝捕賊首蔣鵬蔣潮越  
城逸去集于烏鎮雙林燒劫民舍地方被害十六日  
總制胡宗憲檄知府李敏德委千戶蔡懋恩李鉞督

兵擒之亦放火殺害無辜數百人而馬道士終不獲  
搜得花名簿三五冊中多士大夫皆與胡公厚善者  
因焚其籍不治然而小民疑畏逃竄者多矣遺棄家  
產田地反為漏名士夫所得如籍沒者然甚獲厚利  
此又可笑也使再遲數月則禍變綿延有大可憂者  
白蓮教之禍可不嚴禁之邪寧波志載三十七年春  
馬道人能翦紙為兵念呪即能布陣夜入人家男婦  
睡時多為所壓不能醒雖醒氣猶索索不蘇有因而  
死者書符作饒饒饒饒四字雖遶海州縣無不至後  
遇廣西人云亦被其擾也

留清日札 卷三十五

十五

李良雨

隆慶二年五月陝西民李良雨本男子無恙忽變為  
婦人與同夥一人合為夫婦其弟李良雲報官奏聞  
此陰盛陽衰之妖也因考建安七年越雋男子化為  
女子占主易代余作詩云日不可為月山不可為川  
如何天與地顛倒如轉圓山西古出將剛氣今不全  
乃有彼丈夫而化為嬋娟姓李名良雨草木雨露偏  
本性失曲直剋土不生烟同火自匹如嗣續恐弗延  
茲謂陽從陰陰疑易陽權造化豈小兒變幻等滄田  
丈夫不雄飛雌伏亦自便把酒發浩歎不飲空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六

錢塘田藝蘅子秋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混古始天易

昔者四聖人之作易也時更三古道成三天者也是故包犧氏為上古先天之易

繫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又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又云古之葬者又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書契蓋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具矣又命子襄為飛龍氏造為六書至于黃帝時蒼頡

留青日札 三十六卷

從而衍之耳于今升于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乃曰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何也

文王為中古後天之易而周公因之子之于父繼志述事當然也

繫辭曰其衰世之意邪又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又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不曰中天而曰後天者仲尼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也

至于孔子則為下古終天之易矣仲尼五十學易三

絕韋編集三聖之大成贊十翼之與肯春秋之世雖下矣謂非終天地之功而大明周易之道者乎

作易之有憂患者不獨西伯之困羑里也周公有東都之居孔子有陳蔡之厄豈危者使平之道固如是邪十翼者彖上象下繫辭上下文言也說卦雜卦序卦也凡十傳周易者夏曰連山夏正建寅為人統民寅位也故連山首艮商曰歸藏商正建丑為地統坤地也故歸藏首坤周曰周易周正建子為天統乾天也故周易首乾或曰神農曰連山氏故連山為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黃

留青日札 三十六卷

帝曰歸藏氏故歸藏為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若然則伏羲畫一奇以象乾畫一偶以象坤則首乾坤者本太昊氏之易而周用之者也蓋岐周地名因地以名代因代以名易猶曰周書周禮也鄭玄乃曰易道周普無所不備故名周易豈其然乎

然天无終盡之理易有相生之機窮上反下剝之所以必復也衰往盛來損之所以必益也造化之妙曾有終而不始者哉

繫辭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又曰生生之謂易至于善言終始之義者莫辨乎易矣乾之萬物資始



大明終始始而亨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坤  
成而代有終屯者物之始生也泰之物不可以終  
通否之物不可以終否謙之君子有終蠱之終則  
有始剝之物不可以終盡大過之物不可以終過  
遯之物不可以終遯壯之物不可以終壯蹇之物  
不可以終難損益盛衰之始也震之物不可以終  
動艮之物不可以終止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  
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歸妹女之終也巽  
之無初有終渙之物不可以終離既濟之初吉終  
亂未濟不繼終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易之為書

留清田札 卷三十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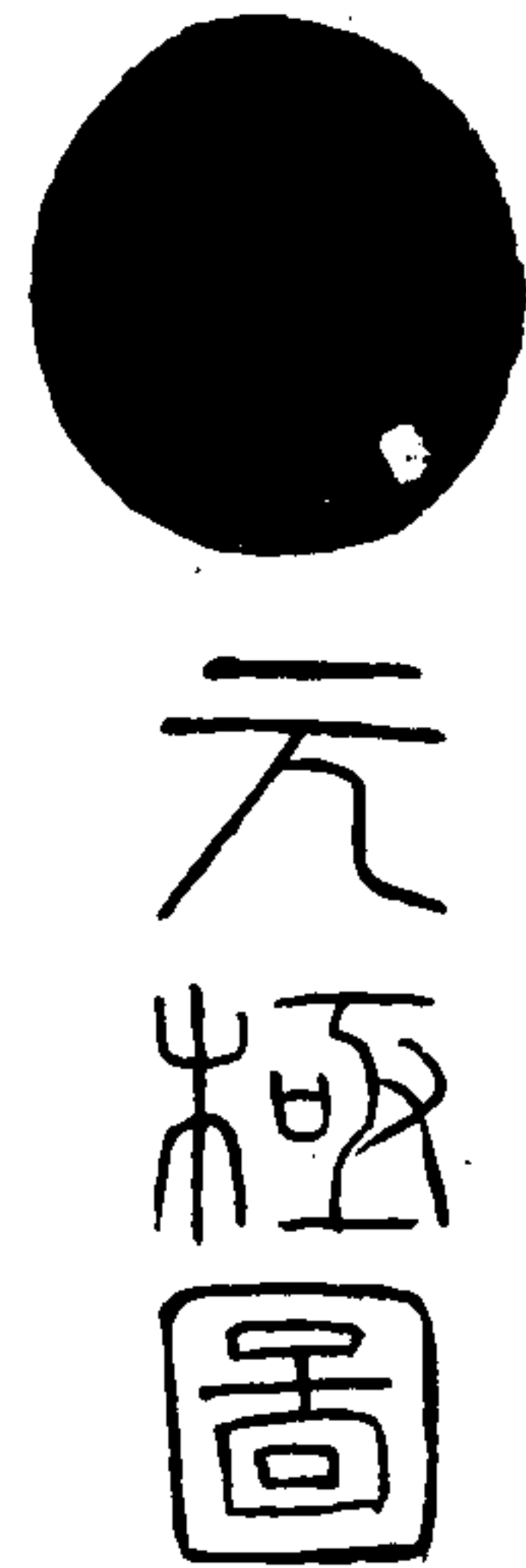
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懼以終始此之謂易之道也

于是合三古而為混古之元還終天而為始天之化  
此元極之易所由以再造者也田子曰其惟始天乎  
我知者其惟始天乎我愆者

余嘗撰周易三集十卷蓋欲上明于天道下明  
于地理中明于人事類乾坤之象象附諸卦之文  
言正繫辭之錯簡訂本義之疑缺復河洛之元圖  
考三易之異與証古今之筮法廣易外之別傳庶  
幾成一家之言乃所以明易非敢以擬易也若夫

圖象之學則其大綱也故列之為首篇云

元極圖



元極者混沌真純細縕固結有精而无色有氣而无  
形乃一團元神之極而造化未兆之胎也非超元極  
而獨立者孰能見之也哉孔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  
留清田札 卷三十六 四

莊子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  
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又曰伏  
戲得之以襲氣母其斯之謂與

或曰吾子論易而有取于老莊何也曰先儒不云  
乎老子得易之體而无極之說實自逍遙生太極  
之先之意發之嗚呼道不可與拘曲談也

元本作元从二从人二者兩儀之象也人者以奇偶  
二畫並其首分其足所以參天地而首出乎庶物者  
也實三極之祖也

元之為義乾坤屯訟比履泰大有隨蠱臨无妄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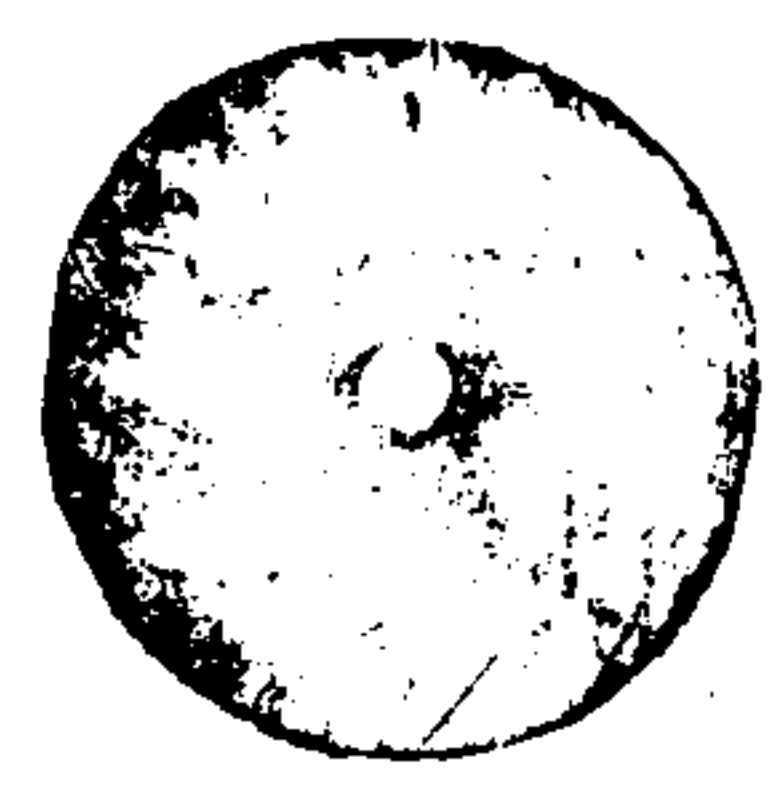


畜離睽損益升井革鼎渙之卦又莫不具之或曰元亨利貞或曰元亨或曰元永貞或曰元夫或曰元吉朱子注曰元大也則元吉何以別作大吉元亨何以別作大亨乎如以大哉乾元作大哉乾大可乎蓋元之不可以訓大猶大之不可以爲元也極本作極从木从人从口从又手木者屋脊之棟高及甚也亟者諧聲人以口謀手執趨事之意故曰敏疾也急也天體至高物莫與並其色青赤相間曰紫極北辰在天之中以正四時爲天樞曰北極老人一星以均二分曰南極此在天成象者不外乎極也東留青日札三十一卷 五

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鉛北至祝栗曰四極合上下四方曰六極總四正四隅之盡慶曰八極帝王所居之都曰四方之極此在地成形者不外乎極也書曰惟皇作極皇建其有極禮曰以爲民極傳曰天子建中和之極此在人成德者亦不外乎極也周子厚乃以無極言之夫既謂之極則不可以言无既謂之无則不可以言極有而不可見遂名之曰无无而不終无遂生乎有此則始天之元也

極之爲義卦爻亦具言之乾上九之與時偕極節九二之失時極未濟初六之亦不知極繫辭所謂

三極之道極數知來極深研幾極天下之願是也  
靈極圖



靈極圖

靈極者混淪初竅樞紐乍萌匪鑿而自通如丸之有孔乃一點靈光之極而造化欲故之實也非潛靈極而首居者孰能知之也哉孔子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老子曰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其斯之謂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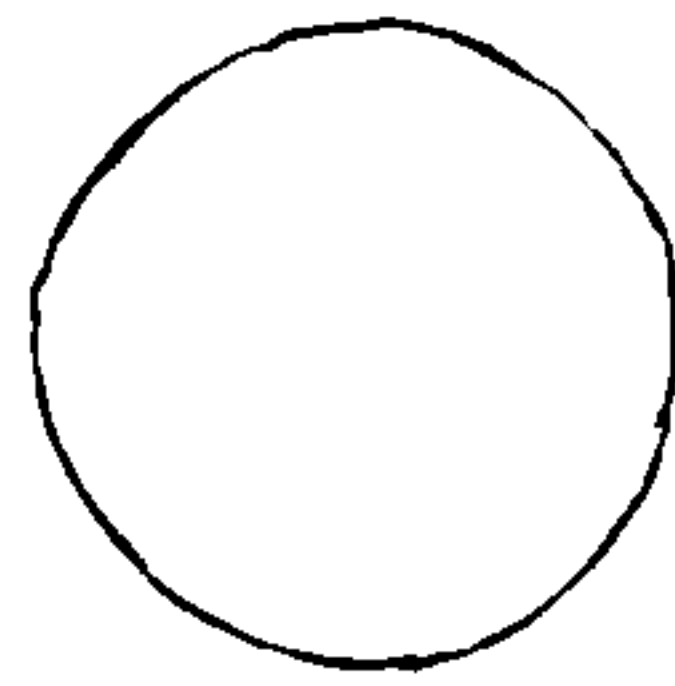
留青日札三十一卷 六

龜者甲蟲之長五靈之一也氣足故不食神全故壽蔽天地孔子嘗曰龍食于清游于清龜食于清游于濁魚食于濁游于清丘上不爲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舍爾靈龜盖傷之也伯陽之所謂妙者即无名天地之始竅者即有名萬物之母无欲其靈陋乎有欲其朶頤乎玄牝其衆妙之門乎靈本作靈从玉从雨艸聲靈雨自天何其靈也王者以王事神靈何其誠也心虛則靈故靈極之中象之今靈从巫盖後世邪主以巫事神故去玉從巫非



也此神之所以不格而不靈也今反古从玉

太極圖



太極圖

太極者靈極之漸開而漸虛者也洞然朗然不消不虧其元極本來之全體乎孔子曰易有太極是也

晉顧榮有云太極者混沌之時朦昧未分紀瞻則

曰其理極盡無復外形後之論者莫能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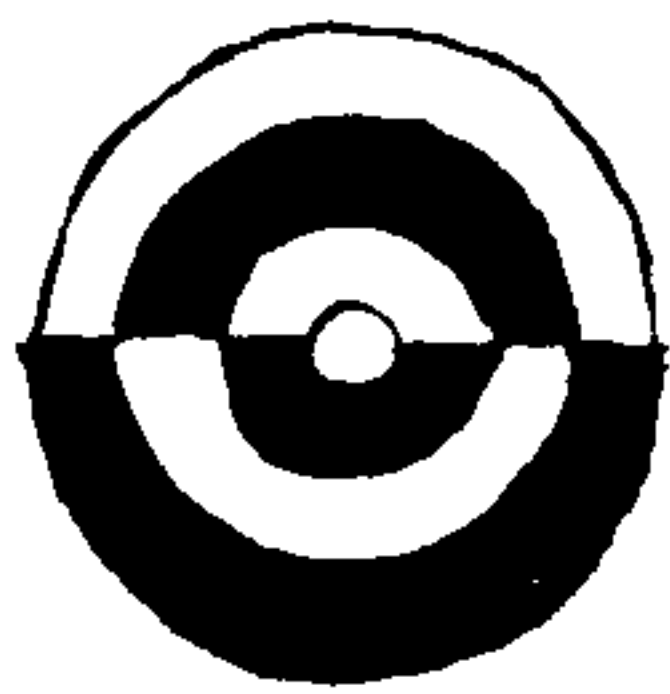
留青日札

卷三十六

七

太本作太从一从人从二上之一即陽之奇也下之二即陰之偶也其中以奇偶之畫合而歧之即人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然而人之首必出于陽之上而包乎陰者所謂參天兩地而成位乎其中也三才之理具是矣立人之道其可已乎

動靜圖



易動今靜

動靜者太極之初雖含陰陽未分動靜至此凝者漸融形者漸運陽動而上動中有陰陰靜而下靜中有陽矣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乎蓋陰陽當以上下分而不當以左右列動靜當以生中含而不當以極後復此則千古不宣之秘也玄黃由之而判男女由之而成非有顛倒造化之妙轉移乾坤之力者其孰能正周子未正之極也哉

或曰周子之圖既以黑白分陰陽則其中不必更

作一小白圈矣吾子仍之何也曰此即靈極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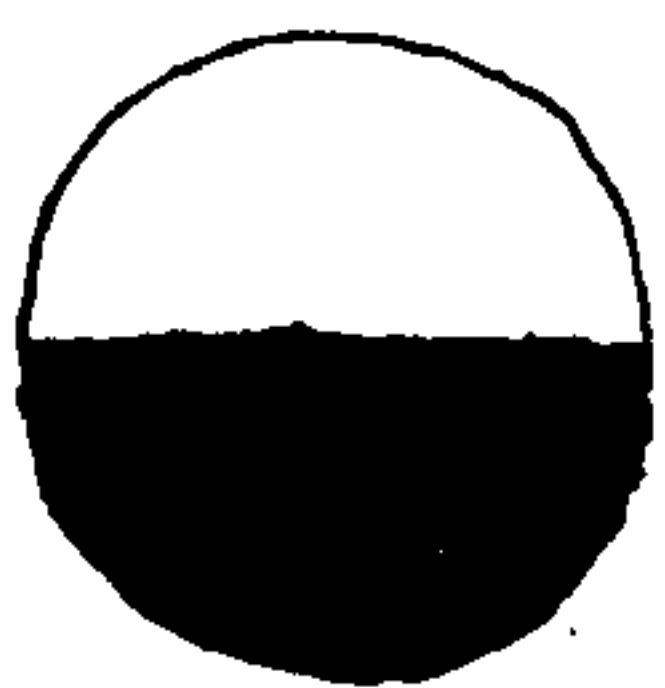
留青日札

卷三十六

八

之真體也衆人固不識耳知靈極之妙者其知太極之全乎動从力从重陽之力重乃能運也靜从青爭聲爭引也青東方少陽之色陰至此而不見故靜也陽本作易日出地上易氣舒勿之象陰本作全今聲也云象氣克別作陰陽今通用之

少極圖



少極圖



少極者陽既動而輕清者皆上浮陰既靜而重濁者皆下沈則天日升而高地日降而卑而天地于焉有象矣由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林林總總焉莫不充塞于兩間也孔子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其斯之謂與是故太極猶祖也少極猶宗也乾猶父坤猶母也六子猶弟兄也六十四卦猶子也三百八十四爻猶孫也生生之易固如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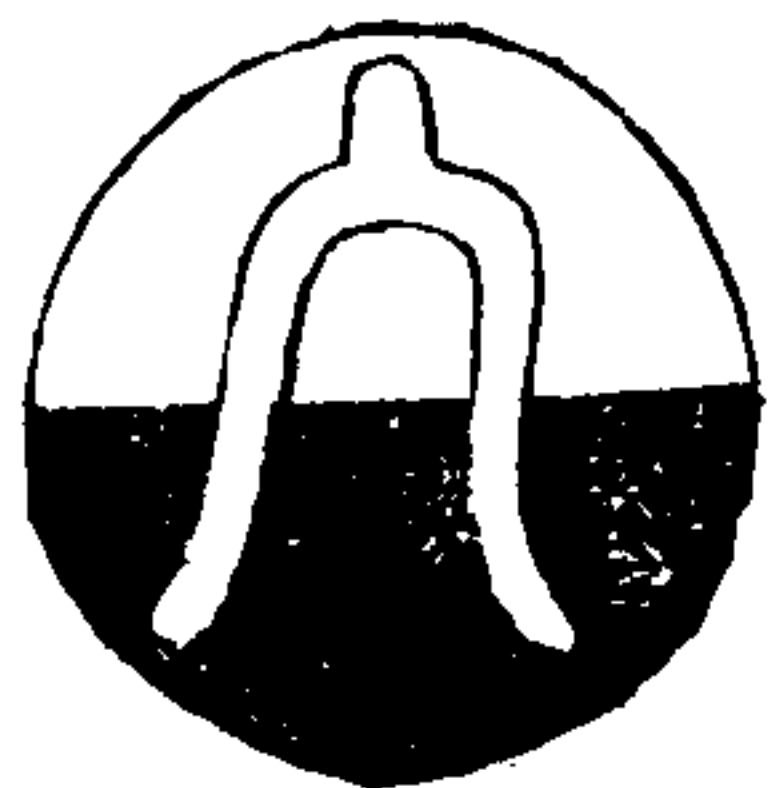
或曰既有太極而復有少極者何也曰太即老也猶四象之有太陽太陰也老陽老陰不能復生故必得少陽少陰者而後能成生育之功焉此少極之不可已也其斯為三才之朕乎

留青日札 卷三十一 六卷

九

少本作坐一奇立于其中二偶分于左右而陽氣屈由于其下尚小而未申微而未盛故謂之少也老之反也圖以畺从口畺音鄙口即圍字画形也古作囗

### 三才圖



凡為萬物之靈象臂脛之形也又作凡元之从凡即此也今作人易有聖人賢人武人匪人以德言也大人小人以位言也

三才者天地人之全體也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

于寅而大人者得二氣之精立兩儀之極而首出乎其中矣所謂參天兩地之道也孔子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所謂三才統體一太極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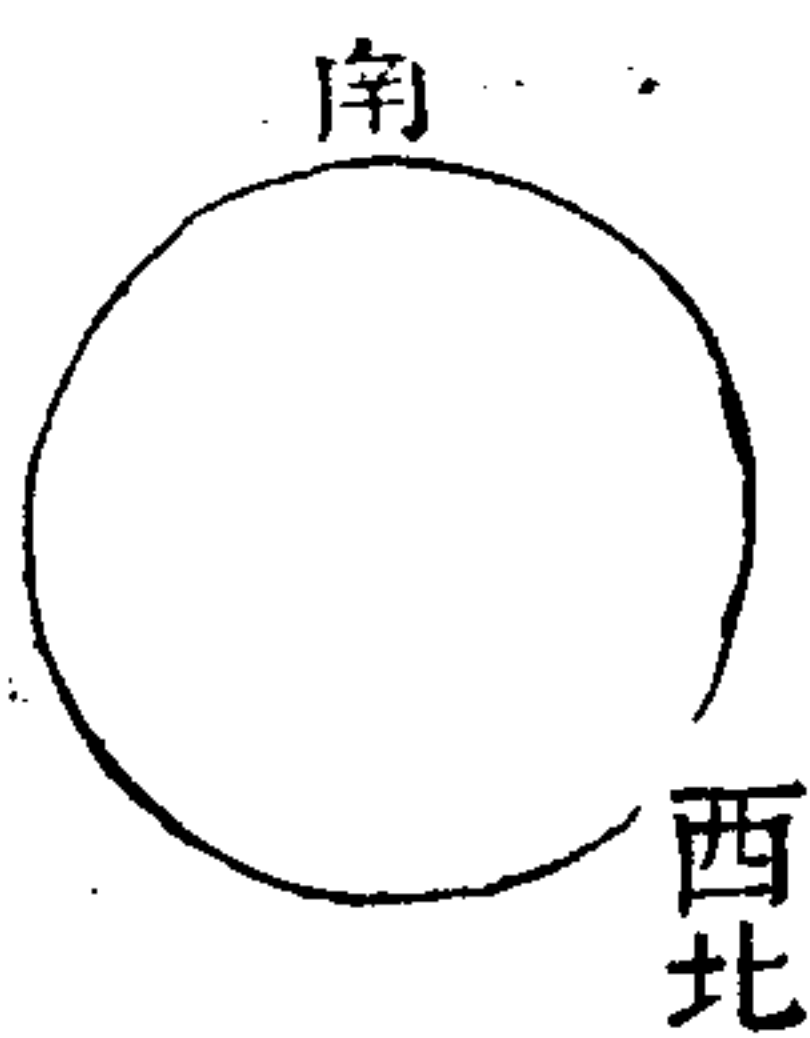
今夫易有聖人有大人而獨有取于大人者尊乾也乾之二五君臣之極也大从一人一人曰大老子所謂天大地大道大人是也大人之在諸

留青日札 卷三十六 卷

十

卦者訟否二五離蹇之上萃困革五巽皆是也三者以偶之二疊于奇一之上其數三實三才之道也才本作干木幹也木冒地而生東方之行去其枝根則為才所以象形也

### 陽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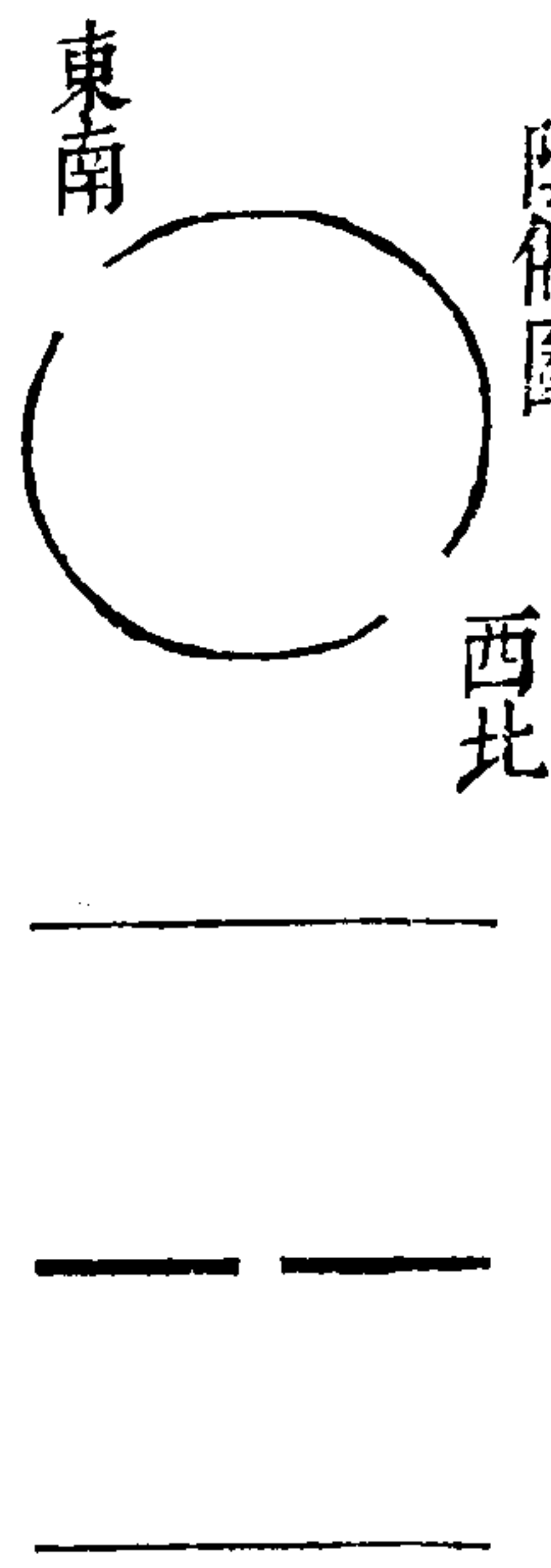


陽奇者包羲氏仰觀俯察之餘見天之不滿于西北



也故將太極之全體斷其西北而申之使直焉則爲一而橫陳矣于是畫一畫以象之其數奇故謂之奇陽之所以一而實也而天運之左旋四氣之順布莫不自天門之闢而出之矣彼聖人者豈徒直爲單畫而已哉

陰偶圖



留青日札 三十六卷

十一

陰偶者包義氏又有見于地之不滿于東南也復將太極之全體斷其東南而析之使兩焉則爲一而並列矣于是畫一畫以象之其數偶故謂之偶陰之所以二而虛也而寒暑之平分山河之兩戒莫不自地戶之闢而見之矣作易者豈創爲二畫而無所本與

太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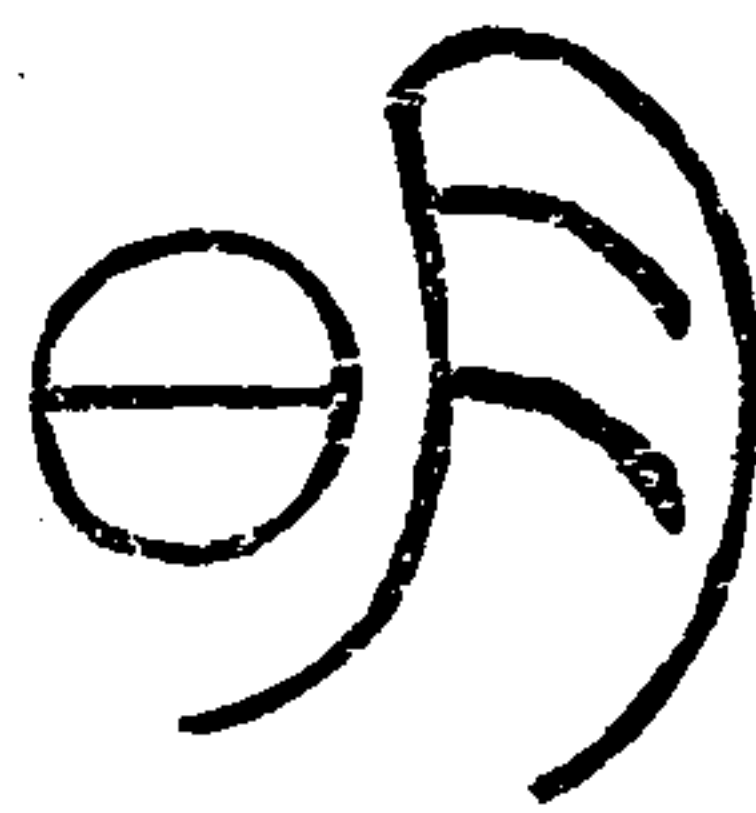
太陽者日也日從○从一○者太極之全一者陽奇之數以一而橫亘于○中其精實而不虧故日爲太陽之象也通論所謂天無二日故于文○一爲日是也

太陰圖



太陰者月也月从冂从二冂者太極之闕二者陰偶之數以二而並列于冂中其精虛而不盈故月爲太陰之象也毛氏所謂月上有闕中二畫不連右是也

象明圖



古文



小篆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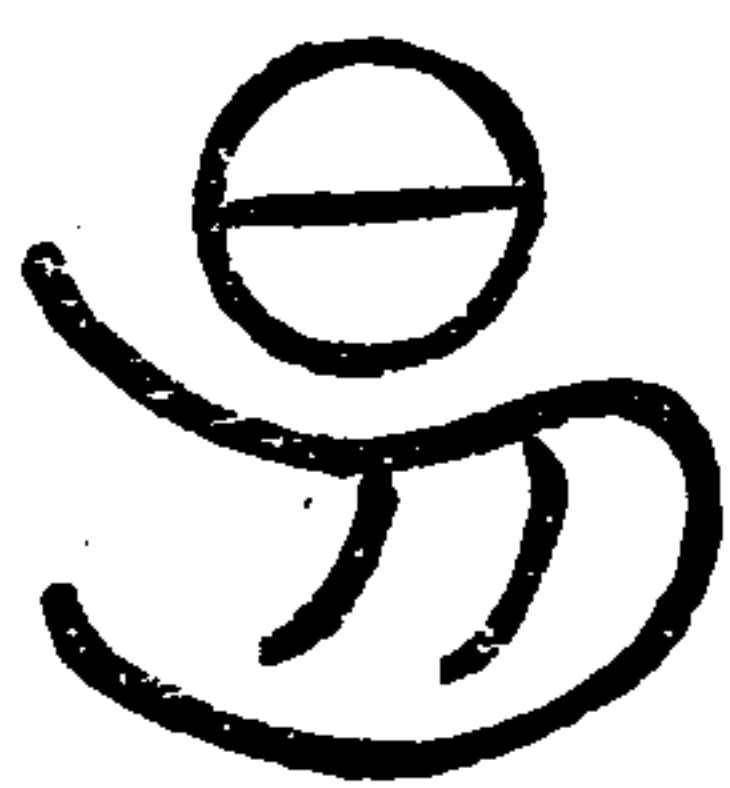
留青日札 三十六卷

十二

象明者因日月之象而合之以成明所以作易之原也孔子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是也况離東坎西又本于包義氏先天之方位乎

易象圖

舊文非是



亦非

易象者因日月之象而合之以成易所以爲易之義



也孔子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陰陽之義配日月是也故鄭厚亦云易从日月天下之理一奇一偶畫矣陸秉云易字篆文日下从月取日月交配而成也蓋日東月西則為明日上月下則為易特一旋轉運用之間耳况離南坎北又合于文王後天之方位乎故曰天地自然之易也

朱子曰易者名也有文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雖然予竊聞之一名而合三義者易之謂乎以交代而名則曰易所謂生生是也以常體而名則曰不易所謂定位是也以改革而名則曰變易所謂不

留青日札 三十六卷

十三

居是也蓋易本夷蓋切其音如亦而乾鑿度乃云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于是鄭康成主之遂以易為易簡之義作為難易之音嗚呼是誠鑿之甚矣

易

易本从日月又借為蜥蜴之易守宮廬蟻在水曰蜴龍子蜥形能致雨電无恒色一日十二變故為易也

卦

卦从圭卜圭瑞玉上圓象天下方象地六十四卦亦為一圭卦之數也又文采淳為一圭即物相雜故曰

文也卜灼剝龜也象爻龜之形從橫之兆周禮疏卜赴也赴來者之心也孔穎達則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懸物之杖也夫卦无形何可掛也予謂卜用奇偶各一其畫奇立為身偶貫為耳而圭則索也秉圭潔以下極其誠矣圭從重土者非是

周禮曰經卦皆八其六皆六十四古別字重八也重八則八八六十四之數也或直二畫作八所以分別異形于八也

占卜法曰內卦為貞朝卜用之外卦為悔夕卜用之入門曰內夕卜曰外或曰內卦主內外卦主外

留青日札 四

一四

爻

爻者交也凶之交疏也凶孔六十有四六凶凡三百八十四目爻之數也余謂爻从二又有變動交錯之象孔子曰參伍以變是也

彖

彖者修彖之獸豕類也豕頭銳而上見故彖居卦爻之首豕走斷然不疑故彖能決斷一卦之體或曰彖名茅犀形小獨角善知吉凶故曰豨神出于南荒

象

象南粵巨獸命在于鼻以鼻取物而食如天之以氣



致用也齒感雷而文生即天之感氣而文自生也人皆罕見故想像其形而曰象所謂肖象是也

數

一即奇也環之復為太極矣 二者即偶之疊也

三合一奇二偶而參之者也 四本二偶重之而成

三今作四口園象天即太極之形八即偶之折也

五本作八以奇偶兩画交午以定四方中央之位也

小篆加上下二画作八以象天地數之中也 六三

偶也老陰之數 七从四奇一画為五亥縱為二少

陽之數也 八从重四以八而記四也少陰之數

留青日札 三十六卷

一五

九从五奇老陽之數也九者究也屈曲究盡之形也

陽數終于九陰數終于十一 十从五偶以十而正之

從積各當以數象布籌計數之形此河洛中五從積

十五之全數也 上今作上以奇之一立于偶二之

上象陽氣之上升天之尊也 丁今作下以奇之一

而掩于偶二之下象陰氣之下降地之卑也 中者

从〇从十以奇之一而直豎于太極之中不偏不倚

无過不及故謂之中 正本射的四尺曰正象形也

从一止者足之一止必當端方故謂之正也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六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七

錢塘田蕤衡子稭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非夫過言

古人有言君子居是都不非其大夫夫所大于夫者

以其道大德大而業大如孟子所謂大丈夫是也夫

既大矣而君子是之也固宜乃今或不然不大其道

大其勢不大其德大其財不大其業大其弊雖謂之

小夫可也則吾之非之也亦宜是故非文事所以是

經也非武備所以是緯也非民風所以是本也皆即

留青日札 三十七卷

吾之所居所見而非之者也若夫其大者則吾嘗是

之矣苟能因吾之所非者而自非其非則吾亦將因

其是者而復是其是矣芻蕘蕘議或在在上者之藥箴

石諫也與

非文事

國家用人率重科舉而科舉取士率重文章科舉

制也不可易也文章華也不可核也又况文之未必

盡章矣乎試即其所舉者而考其實則言行未必其

相符而德業未必其相副也蓋是者恒十三而非者

恒十七矣或有白頭之老叟亦有黃口之小兒富者



以財而發身貴者挾勢以膺薦目不知書惟習括帖身不居業惟事鑽求主司以是而信其才銓曹以是而隆其選嗚呼科舉如此况于昏耄之貢途乎又况于卑賤之吏役乎吾見天下之事日敝矣善為治者盍亦反其本邪

國朝經義取士即往代之詞賦也五經四書聖學之本敦為時義體制亦佳第流習漸靡淫泆自恣殆與詞賦不殊蓋洪武末樂之間渾厚純朴直而不俚宣德已後體格卑弱風骨斬然弘治正德浸淫復振逮乎嘉靖局固忽更纖縵者麗而不雅棘鈎者怪而不留青日札 三十七卷 二

典澶漫者濫而不裁嘗觀弘治間一二程文詞理明暢即後學可式也當是時李公東陽程公敏政王公鏊皆以博雅蔚為時宗而錢與謙顧士廉輩又以雋才唾手高第是以青衿之士咸取則焉自薛侃昌言欲以論孟古義為式場屋而大學士張孚敬深以為然又復奏遣京官出主省試少年初學競為奇妖無所顧憚文體頓壞反可慨也先大夫兩督學政首以正文體為務敦實學為教在廣東則名其堂曰崇正在福建則名其堂曰養正規復舊制人文煥然改觀所有典章條約布諸學政集者至明且悉也惜乎一

倡十味而時態復變耳豈氣運之使然也哉時義之奇怪者莫過于嘉靖十年之後有士子作孔子聖之時者一題其破承云聖易也夫易時也以時語聖神哉此殆以題釋義非以義釋題也與西崑之體何異而督學方為首舉不亦駭哉

南海陳獻章當成化初會試雖負重名躁于趨進亦投時好競出新奇作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一題其破云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考官戲批其傍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傳者莫不絕倒使在今時更屬平易矣金編修璐嘗有詩云何處歌新調

留青日札 三十七卷 三  
旖旎故不群翦花金瑣瑣鬪葉玉紛紛巧疊空中錦輕翻水上雲自慚心太拙到此不能文其言頗切纖縵之病豈特時義為然哉古作亦有然者矣括帖之說總屬時套舉子習熟取便于場屋耳先朝陸鈇諸公號稱名家至如作易經時文亦有套數凡遇大吉无不利之類則云昏媾獲標梅之吉涉川膺舟楫之任行師有三錫之寵聽訟得金矢之利如此文法不一而足初不論其為何卦何爻也亦可醜矣又如錦囊集一書人所罕覩得其片紙隻字不啻大貝南金率以厚賂購至抄錄七篇偶奏便可命中子



孫秘藏以為世寶其未得第也則名之曰撞太歲其既得第也則號之曰敲門磚嗚呼祖宗立法惟此為進賢選能之具而顧使人苟且輕忽之若此不充為聖世之一玷哉嗣後刻本日多套子日盛甚至于仁義忠孝之類各集美語編為數聯遇題直書唾手發解三尺童子真才實學不知果安在哉

文章賈禍不惟古人詩詞為然雖我朝時義亦有自罹其災者當大祖時臣子往往以光字則字之類觸諱抵戮至于世宗之時亦有以程式獲罪者如山東試錄以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之文結用作聰

留青日札

三十一卷

四

明亂舊章等語 皇上震怒以為誹謗而御史逮捕卒斃杖下其後又有斥罷試官者有停止會舉者于是監臨官慮犯忌諱必擇好題過為逢迎甚至斷章取義不成文理及試錄呈進必用千金買求權要矣浙闈近以大本堂作表題試錄已進有人語以此題乃謔文太子時事恐犯忌諱不宜御史驚懼欲死數千金厚賂閣下而息又一科出優恤軍屬判語誤作軍士試錄已發差人飛騎追至半途而易之亦費千金又有以幅員作幅帽者真不學無術者也學士罕能通貫皆指別經為客經素未曾句讀誤出

題曰一督學命易題云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不知故字本屬上文一場喧異又一督學命詩題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有生員不知其義乃出而語人曰聖經中如何亦有西方菩薩之說非觀世音不能當也此生巨富不久即中舉真優人搬戲文也

楊公用修嘗恨舉業之陋有曰士罕通經諱名苟進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碎語謂之蠹測諸史抄節碎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涉經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余曾見

留青日札

三十一卷

五

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筭命作先筭其命者近日書坊刻布士子珍為祕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宋人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及四聖字稱前代為本朝稱前君為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為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已無特見一一隨人之聲而和之譬之應聲虫焉此言切中時俗尊信宋人之大病故余嘗曰今之學者宋儒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二九四



之忠臣孔門之亂賊也

近時俗學皆尚三蘇文字不復知有唐文矣况秦漢乎故不拘大小試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深得蘇氏家法即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眉山文集者乃笑曰衆人皆有蘇子倚靠偏我獨無蘇子可使喚耶于是論策中嘗引證曰蘇子有言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于民也又云蘇子嘗曰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蘇氏所謂察微慮深慎在未形者也亦漫然批其旁曰此子固嘗留心于

留青日札

三十七卷

六

三蘇者但未純熟耳此生見而大笑作詩嘲之云曾見東坡面目無試官驚得震蘇蘇分明指與平川路一箇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誦以爲笑柄殊不知始之蘇子乃史記之蘇秦也繼之蘇子乃漢書蘇竟也終之蘇氏乃竇滔之妻蘇蕙也今不論秦漢不分男女一槩以老泉東坡穎濱當之不亦鄙陋之甚哉嗚呼誠可謂子誠齊人也已

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一應合行事宜俱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起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挨序年月分別事類務要考覈詳明收錄公當編類造冊送

吏館以備采擇云云隆慶元年五月十三日奉旨

一郡縣境內之人曾授內外文武官職有功績顯著者及丘園之士曾遇優獎者今雖亡歿應有行狀神道碑墓志壙志等文及曾有所上章奏之類抄錄類進以憑去取不許將庸常之人徇情虛飾妄報一凡境內孝子順孫忠臣烈士義夫節婦曾經旌表及奉 旨褒譽者詳悉開報 一各處遞年行過事件有干條纂修可爲勸懲者今開去條件雖不盡載皆須逐一點檢具報余蒙 提學道劄付云學有家傳文長紀事其論本道合令前來協同整理庶有裨于

留青日札

三十二卷

七

大典當無負厥初心也

因考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欽奉 勅諭纂修孝宗敬皇帝實錄 一文武官員不問職之大小云云謹按今無大小二字以致卑職下僚雖有功績不得入錄深可惜也况文非進士武非開府皆不得與與史漢之例不合 一山林德行之士曾經獎諭謹按今奉 旨獎諭者能幾何哉抱道丘園遺名竹素者多矣 一舊無壙志蓋有墓志不須重出也大率子孫不才遺失志傳僞作詭名假托貴顯甚可嗤鄙又或擴入些微功績附會影響以求合式尤欺罔也



而纂者或節其繁文且因無銘字之語乃棄而不錄  
又可笑矣殊不知古人奇事多于銘中見之 一章  
奏有傷見在權貴者亦不敢錄 子孫貧弱不能自  
致者多不得錄所著文集皆不進呈亦不足以備史  
官采錄當詳之

非武備

古之武事出于一今之武事出于二古者相即將也  
民即兵也後世文武分而將相異任兵農分而軍民  
異籍于是天下事如血脉之不通肩臂之相使無怪  
其聯屬之其難矣况衛所有司之不相統攝錢糧刑

留青日札 三十七卷

名之各為總理變起于倉卒之際而取辨于行移之  
間此虛文之所以日煩而實效之所以難責也

軍伍之中往往有習舉子業致身科第為時名相者  
未必學校民家子無深解毀鈴素開馭騎不能為名  
將者也顧作養任用之術何如耳

將不又任無以服兵心兵不又練無以諳敵勢兵心  
服然後可以得其死力敵勢諳然後可以幾其成功  
乃今纔得一良將本善于陸也而忽移之于水本善  
于南也而忽調之于北地利既已不諳士卒又無固  
志及其債事則一旦以文墨繩之嗚呼如是而謂之

善將將吾見其以國與敵也矣

國家養軍優渥本所以衛民也今則慮軍士之陣亡  
而律法太重也乃反毆民以衛軍因巧立為之名色  
馬曰民壯曰勇士曰募兵曰鄉兵甚至此之不足又  
招及僧兵借及土兵張皇狼狽真可耻也軍民既雜  
紀律難齊反害地方元氣頓索時人為之語曰寧可  
倭子下顧不願官軍救護又曰官兵來猶自可土兵  
來苦殺我又使南北多事則將何所借兵也哉

數十年以來海上元戎如俞公戚公劉公盧公輩不  
惟智勇過人抑且紀律嚴明今皆為名將矣如羅知

留青日札 三十七卷

縣以功而陞僉事胡典史以功而陞通判皆起于舉  
人吏負者惜乎拘于資格束于文法不得竟其材以  
致大用耳任人如此欲望天下之久安長治也得乎  
故曰時事之敗由書生也

團練鄉兵在沿海已有成效蓋大族之力既能率人  
而久亂之鄉又皆固志加以守巡之協助府縣之專  
督是以其勢易行其民易集在內地則大不相侔矣  
漫然曰團練鄉兵何可得哉故必得望重一邑才攝  
萬夫恩威兼著之家信義素孚之人而後可與談鄉  
兵也



嘉靖三十六年督練鄉兵事宜提督軍門牌二百  
瓶窰鎮係餘杭緊關隘口仰知縣吳應徵分撥鄉義  
兵二千名協同本地鄉兵併力防守毋致流賊西突  
悉聽生員田藝蘅操練調遣如違呈送治以軍法此  
右僉都御史阮公事也公諱鶚桐城人

甲寅年余客遊湖州適海寇逼近姑蘇而兵勢甚弱  
人無固志時知縣張公冕在烏程謂余曰兵不足用  
柰何余曰人人皆兵也安得不足但患不精耳為今  
之計團練召募皆緩不及事莫若任怨悉點富貴家  
之僕隸以充行伍庶人力強壯器械精明艘櫓完備

留青日札

三十七卷

十

可以應令齊集耳公欣然拍案起謝曰此策甚良吾  
不惜為國任怨也即以利害曉諭之不數日間兵食  
俱足矣自後王江涇之捷果得此兵之效乙卯年余  
嘗糾集義兵千人為保障一方之計具約一十八策  
呈諸本府李公蒙給帖遵行之亦首載此事

邊方則有夷狄內地則有盜賊夷狄手足之疾盜賊  
心腹之患小賊不止必為大盜大盜不止其禍尤甚  
于夷狄蓋夷狄之來去也有限盜賊之滋蔓也無窮  
今之當道以催科為急務以安民為末節以小賊為  
不足治以強盜為不足慮是武備之設豈專為外國

而官軍之養豈專為亂世也哉愚則以為三五穿窬  
者當責之應捕民壯名擒而戶索若二三十人為群  
放火殺人者便當責之衛所官軍根難而彙拔之可  
也然有土賊有客賊今保甲之法或可以清其流惟  
族滅之令行庶可以絕其本平民之家一被強盜皆  
隱忍而不敢呈告蓋苦捕役之需索也慮官司之縱  
放也在獄則妄攀良善以潤牢吏發徒則逃回草竊  
以納月錢及成死獄則又姑息而不忍決或困審錄  
之累或慮減刑之恤一賊未除全家反破諺云失賊  
遭官誠可痛哉陵夷疽潰之患所當深長思也

留青日札

三十七卷

十一

隆慶末鄉民夜獲一盜乃慣偷也送之里長里長懼  
而不交付之應捕應捕熟而不擒不得已送之縣丞  
丞鞠之曰汝何處人曰餘杭人丞曰餘杭人如何來  
我錢塘為盜堂下隸胥聞之皆掩口而笑是賊但不  
當越境邪又將自己酒食勞之曰汝良苦矣且縱之  
使逃兩索其賄而罷或私語丞曰治賊何以如是丞  
笑曰此皆衣食父母也嗚呼此非巨盜之魁也哉時  
行保甲之政謠曰要民安先保官官養賊賊生翼

非民風

民之風上風之也故曰君子之德風上奢則下侈上



儉則下嗇上欲則下偷上仁則下敦龐上義則下正  
 直上苟且則下支吾今上之人大率以智術籠絡黔  
 黎耳或銳始以沽譽或守職以圖遷孰能誠心愛民  
 治國如家而為百年之計也哉往往稱能者亦先繭  
 絲而後保障緩撫字而急催科彼猛此寬朝令夕改  
 而民風日敝矣又何望于貪墨鬪茸之鄙夫乎故必  
 上下不相關護甲第不相朋黨得一賢守令宜于民  
 風安乎土俗則久任以展其才雖居官以長子孫可  
 也不入京以登臺閣可也推之而守巡撫按皆然矣  
 見一不肖者則為之明正其罪遠奪其職不事姑息

留青日札 三十七卷 十二

之舉焉吾見官箴自正吏弊自革盜賊自化百姓自  
 康而天下自治矣風豈在民也哉  
 百姓之病非病于天災也惟官邪之是病也水旱凶  
 荒適然之遇流移自食可以逃生惟官之邪則賄賂  
 公行是非不白利害莫恤控訴無門此民瘼之所以  
 日深而積薪之憂可為長歎息而痛哭流涕者也其  
 病有十曰官府剝削曰號令欺惑曰糧里不均曰鄉  
 宦詭寄曰竈戶冒免曰錢糧隱賍曰斗級守盤曰盜  
 捕詐害曰水利占塞曰風俗奢薄昔年民所大病者  
 惟耳房鋪陳庫子館驛買辦諸役十九破家及南海

御覽龐公大肆振作痛革此弊其他亦十去八九  
 乎不得久任今復有萌孽之漸矣獨特風裁者豈無  
 其人哉龐公名尚鵬癸丑進士有大造于東南曾無  
 頌碑生祠此亦風俗薄惡之一端也

官箴易正吏弊難清故吏胥上下亦有十弊曰上堂  
 稟事曰棍徒充吏曰吏犯照會曰司府通連曰出巡  
 關節曰閣成卷宗曰積書把持曰那移錢糧曰伴作  
 詐害曰白役下鄉嘉靖四十四年龐公亦洗滌二三  
 惜乎有治法無治人耳

留青日札 三十七卷 十三

小民出賦稅以給公上有司徵常課以充國用此理  
 也分也今成熟之時則比較太嚴限期太促不過欲  
 完公事以銜能聲而已初不計天道之陰晴農工之  
 閒暇否也凶歲則又隱災而不建白或滅恩而不蠲  
 除一切催併大戶以圖集事寬縱小民以沽美名殊  
 不知凶荒貧富共之者也官府不免小民之一二而  
 大戶已免小民之四五矣又行勸借之巧令假賑濟  
 之虛文權貴之家既不敢犯乃獨于鄉村殷實良善  
 而侵削焉豈仁心仁政也哉

洪武二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  
 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于部







雙疊文

死 天 人 水 公 古作別 余 哥 哥同

三四 胃 北音良 魯 語居切 半 音充 罵 五豆切

委 坡同 衰 在安切 圭 古唯切 爻 友 為 初先切

炎 聚 多 呂 昌 爻

三疊文

風 風音 日 日音 火 火音 泉 泉音

水 水音 土 土音 石 石音 泉 泉音

原 原音 人 人音 女 女音 子 子音

田 田音 口 口音 心 心音 目 目音

習 習音 力 力音 言 言音 白 白音

耳 耳音 香 香音 吉 吉音 若 若音

直 直音 又 又音 欠 欠音 至 至音

了 了音 凶 凶音 肉 肉音 刀 刀音

車 車音 木 木音 哭 哭音 出 出音

个 个音 龍 龍音 鳥 鳥音 鹿 鹿音

馬 馬音 牛 牛音 犬 犬音 毛 毛音

羊 羊音 兔 兔音 佳 佳音 魚 魚音

虫 虫音 貝 貝音 塵 塵音 足 足音

四疊文

艸 艸音 工 工音 魚 魚音 雙 雙音

叩 叩音 雙 雙音 雙 雙音 雙 雙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禿 禿音







現刻溼濕 劬發考及 叙空澆洞 寔塞 創刻卷

一字書有古有今有奇有俗古之與今猶可通也奇之與俗不可同也乃若村學究之徒但習千字文之業知有俗而不知有奇知有今而不知有古一遇奇書異畫則直鄙之曰此破體寫耳矧目鉗口報顏愧心曾不可以句讀甚至迷其宗旨但讀偏旁雖學士大夫亦不能免此病况可責于舉業之童子乎譬之古則夏鼎商彝几席之所未親至于瓦盆土繡則村莊婦女皆能識之又譬之奇則祥麟瑞鳳人世所罕有者若夫牛馬犬豕則雖三

留青日札 三十八卷 六

尺童子亦能見而呼之何也以其熟于習也善乎昔人有言字如牛毛不識一腿又曰所不識者唯八駿圖中數字而已暇日因檢古款各以其類表而出之使兒童旦夕經目庶不眩于夏鼎商彝而可以辨祥麟瑞鳳焉耳  
一字書肇于羲頡備于史籀約于李斯暴秦雖有八體之名而古意盡矣六經本皆古文自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而俗體始雜之至于今時則魯魚陶陰字既差訛而聖全體體書復荷簡矣久假不歸積習成俗誠

所謂獸蹄鳥跡之不若也可不求諸古邪  
一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人生八歲入小學誦其名而通其義十五入大學則又因其名義而畫格物致知之功焉漢制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誦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我朝首重字書之學以革蒙古之習因釐正為洪武正韻一書人文化成此其要也

留青日札 三十八卷 七

一獨體為文文者紋也日月山川依類放象字之所祖也合體為字字者孳也形聲滋益巧意乳育文之所生也筆于竹帛為書書者如也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六書之全也在班孟堅則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假借轉注蓋言四者有物可見故以象言之若夫假借轉注則寄隱于四象之中而非別有其字也即易四象之義耳  
一象形指事其文也日月象其形上下指其事是也會意諧聲其字也齒之從止旨之從匕諧其聲兩人為从兩入為入俗作會其意是也假借轉注其變也龜甲之甲假借為天干之甲魚腸之乙假借為天干之乙衰有四音齊有五音從敦賁皆有七



音差有八音辟有十一音是轉注之極也文字既窮于是乎變而通之以神化宜民者也是故文最古字次之變又次之

一家大夫嘗作觀風之畧其間所述災微異文有云古人稱一統之盛曰書同文今嶺海之間尚多怪字蓋夷俗之未殄者如廣人書無曰有音耄謂與有相反也季子曰穉力來反子之盡也新會則曰冠極命反子之至尾者也巖峒曰田亦龍反兩山之間也人之偃僕者亦曰田順德謂石梗曰石碯蓋取諸諧聲番禺從化謂地之寬平者曰畧音胤

留青日札

三十八卷

八

則無所取義矣他如奎音穩大坐穩也喬音矮不高故矮也亦作養不長亦矮也丕音勒瘦也養音齋齋故不食也丕音終終則不生矣禿音躡人不能舉足之稱小音孀小兒也妖音大女之長者岳音礪山石之巖窟也門音機門之橫闕也余音酋人在水上也韻書作泐夾音魅人沒入水下也馱和馱反隱身忽出以驚人之聲也和音鬪毛口也并東敢反以石擊水之聲也如此之類雖偏傍畧有附會而義理淺陋皆所當禁革者也

一古字甄作甄一作執今作藝而俗作藝古之衡通

作衡而俗作衡又如芙蓉之為夫容文之省也虛獲之為宓義又為伏希亦作伏戲字之異也於戲之作嗚呼音之殊也又省作烏乎即此可以類推矣詳見石經周成難字唐元度九經字樣諸書

通俗古音

平聲

窓音聰今烟聰唐張祐詩鼻似烟窓耳似鑄 眾音中管眾草名見爾雅易往得眾也乃得中也往有功也叶今佛書謂百姓曰眾生 弭音欺弭強而偏曰弭今物之傾側不調停者曰偏弭 何音而吳越春

留青日札

卷三十八

九

秋漁父歌日已夕兮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寢急兮將奈何何嘆餘聲今吳音近之 礎音機礎也取其中有機關運轉之故今曆日有安礎礎乃二物也或作五對切而礎又作都對切兩音既相近而兩物又相混陸法言作魚衣切是也 依音挨以身相近曰依白樂天詩坐依桃葉妓自注云烏皆切 竭不正也俗作歪亦作華又作佻 闕門斜開曰闕國語闕門而與之言 剗今鈍刀割物曰剗漢書注剗剗切也五來切 執音羊除夕燒執盆是也俗作松盆又作鬆 悶音門老子昏悶叶今俗音氣悶



散音三琴曲廣陵散元微之詩酒戶年年減山行漸  
 漸難欲終心爛慢轉覺興闌散 養七九切劉士明  
 動靜字音云炊曰燬平聲炊慮曰燬去聲今添薪薪  
 炭曰燬火 竄七九切鼠入穴也今哄人為惡曰燬  
 撮 黠史記黠然黑色亦作黠 毛音無後漢書飢  
 者毛食寒者裸跣馮衍集毛作無或古字通用也又  
 注毛草也 扇音羶束皙詩八風代扇與躔叶今使  
 人扇風曰扇一扇俗作扇 煙即咽字見山海經與  
 烟之為煙同則茵莖煙烟極烟皆可通也 餽石鼓  
 文作餽今作餽然古稱嘉魚出于兩穴豈即餽邪  
 留青日札 卷三十八 十

儵音條今白儵魚 招音臬韓文招其君之過言揭  
 也今曰臬人過失 哨音消楊子匪伏匪堯禮義哨  
 哨今憎人多言不了曰哨哨 帽衣之接幅曰帽衣  
 兜曰帽絃 標音拋左傳長木之斃無不標也今禾  
 標死作去聲 耗音毛亦無也漢書靡有孑耗今四  
 川有此音 愁音曹楊雄畔牢愁今心中不快曰傍  
 惜 悞懷音塵孫傷痛聲古有悞懷歌如此音讀  
 家音哥維朝飛標我獨何命兮未有家與和何何叶  
 越人言家裏如哥裏 家又音居史記食無魚出無  
 車無以為家叶又汗邪滿車叶穰穰滿家左傳而奔  
 其家叶高粱之虛寘戚白水詩浩浩者水育育者魚

未有室家而召我安居古語躑馬破車惡婦破家  
 家又音姑左傳虞箴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  
 司原敢告僕夫攻乎反與姑叶又大家叶在此是家  
 有三音也 牙今鄉音不作五加切而如叱胡切曰  
 牙齒詩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糜所止居楊雄首  
 夷其牙或飲之徒 禽音虫易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君子舍之往吝窮也古者羽毛鱗介皆謂之虫今言  
 禽鳥尚呼曰虫鳥 桓音和漢書何所求死于桓東  
 少年場注陳宋之間言桓聲如和今之和表即華表  
 也棺之華頭俗稱和頭亦當作桓 踣音多携幼行  
 留青日札 三十八卷 十一

曰踣踣云將將踣踣路上撞見哥哥亦有所本 差  
 音搓禮御者差沐注浙飯米取其潘為沐 兄音郎  
 漢書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  
 為狼今呼兄為阿况又轉况為平聲如荒 鼎音釘  
 漢書顯鼎貴如淳曰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曰讀  
 如今字又莫說詩巨鼎来音如丁義丁當也言當貴  
 也 圉古文零 矜漢齡字 亮古勝字 狗音鉤  
 吳都賦又作去聲俗多曰狗少曰不狗 窳古菴字  
 山音函漢蔣澄封山亭侯今宜興縣有山山字書不  
 收此字俗讀如嘔上聲 枅音鉗以木鞣馬口也左



傳棋馬而稜之今作棋橋字 玷音顛以手揣廢物  
曰玷俗稱玷斤播兩音作括

上聲

寵音龐孔寵穴也 空音孔禮函人視其鑽空 術

余龍切巷道也即今術道俗作甬 嬉音喜李太白

詩澹灑九折池縈迴十餘里四月芟荷發越王日遊

嬉今越音尚然 皮閣藏食物也見禮記注 崽音

宰楚蜀呼子曰崽水經注蠻童廿女弱年崽子 圖

古滿字見樂緯動聲儀 吮漢書嗽吮音忝 筧溝

竹取水今筠筧 殺賒上聲俗言忒殺北人曰殺大

留青日札 三十八卷 十二

屈詩注拜屈也今南方婦人拜曰屈音如起 厓古

猛字 黦暗黑色曰黦黦 滔音琰水滿也唐詩滔

翻王母九霞觴俗本作蹈夫觴豈可足蹈者 貶音

斬俗轉眼間謂之貶眼

去聲

甯音洞俗作衙 龍音弄唐詩玄猿啼深龍楚越謂

竹樹深者為龍 撫音弄撫也見周禮 雙色絳切

今子駢生曰雙生 出尺類切物自出則入聲使之

出則去聲 揷音意推手曰揖引手曰揷賤人拜貴

人揷 卅四十并也古庶字 索音素舉魚別古語

枯魚御索幾何不蠹注古通而中庸素隱行怪注汝

漢書當作索不知此字之妙也 婦音負古音否上

聲唐詩亦作去聲 作音做漢書金可作世可度

駭古樹字 鎔音鍍以金塗物也 大音代易坎卦

四五上交與際歲叶又渙與位害外叶 鬚古文剝

字 徽音昧濡華曰徽說文音塵物中雨而青黑也

一作黠 殺音晒今樂府有元殺勞殺元人傳奇白

鶴子一殺嬰孩兒一殺今有入煞曲調 穆古晒

親相親平聲婚媾去聲今日親家 諫音混順言譴

弄曰諫今作譚 牽船纜曰牽又掛牽 奕俗作嫩

留青日札 三十八卷 十三

字隸作嫵 這迎也音願見儀禮注俗音至 幕音

漫錢背曰幕言漫無文也 滿古漫字 瘴山海經

翼望之山有獸焉服之已瘴今黃疸病 囷黍同

穿音釧貫穿也 緬古線字 莽古戰字 縛周禮

注素沙今之白縛也 絃古絹字俗作弦非 嚼唯

同桓子新論古諺云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

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今北音猶然吳音則入

聲 踔音吊史記遼東踔遠俗作寫非說文作遼

繞纏也漢書繞出延岑軍後今言纏繞曰繞帳去聲

巧偽功曰巧 拋即砲字漢書霹靂車曰拋車 磨



古暴字 陶古蹈字 介音个左傳不使一介行李  
舍音卸又作寫 光音桃漢書天下光光 攘與讓  
同禮樂志盛揖攘之容 涼音亮晒網于道路曰涼  
煬音向竈口炙火 槍北亮切又作揆今揚帆上風  
曰使槍 蝗戶孟切今呼橫虫 肉柔去聲錢孔也  
北人呼鳥獸之肉猶如此音 蜚文沸切借作飛

入聲

脩音倏脩然也 暴古趨字 魯古六畜字 阿音  
屋古阿誰亦作兀誰 暴與潑同自寬大呼俗言放  
潑 乘古實子 烹音突不順也古文倒字曰充

留青月札 三十八卷

十四

音音伐春米也 扣與掘同呂氏春秋無不亡之國  
無不相之墓 發與發同 介音甲漢書甲冑之士  
不拜 剌刺也佛書音刹梵言帝刹華言國土 突  
音送即凸 罽古周易若字 固漢索 冰音逼冰  
以水物寒氣逼人 回古邑字 雜音錯公羊傳  
雜然助之史雜種今徽音錯種 襲音薩以衣周匝  
覆之也今一襲作一撒 泔即涉字漢書 板古楫  
字 摩俗作捻 回女洽切物低垂也 刺七迹切  
孟子刺人而殺之又刺刺多言也古作器 卉音颯  
三十并也今直為三十字

家大夫觀風畧又云兩廣之音雖難通曉然番禺南  
海猶有可推潮惠雷廉之間無復清濁如南海謂父  
曰爹音益奢切南史湘東王人之爹音如躲則文同  
而聲稍異耳亦曰爸母曰媽曰阿姐呼哥嫂先以亞  
先之兒女行第亦曰亞猶吳下之言阿也遊樂曰則  
劇朱子語類有之蓋閩廣所同者亦曰僊又曰僊欣  
又曰料問何如曰點樣指何處曰蓬蓬語人曰茂地  
無曰毛音如耄晉人有耄飯之戲言三物俱無故以  
三毛為耄移近日埋呼兒曰仔其不檢者曰散仔斥  
男女之賤者男曰獠蓋南海世家所稱熟獠者是也

留青月札 三十八卷

十五

女曰夫娘詭子弟之汰不曉事者曰大頭鰕陳獻章  
常為之說大略喻其虛張形狀而實不足啖此類皆  
方言也他如以東為凍以管為官以人為能以屋為  
窟以刀為多以火為苟以酒為走此類皆方言也  
音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如天音神田音陳明音  
芒富音私心音公應音冲武音無下音虎馬音畝五  
經皆然不可枚舉今時讀之未有不駭然者至于方  
音則南北迥異如北人王為裕綠為慮國為歸德為  
獸澤為才之類皆非正音也偶標其著者云  
留青月札卷之三十八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九

錢塘田藝蘅子秬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陽關三疊圖譜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唐詩紀事作送客詩元姓二行也其名不見于史出使安西貞觀十四年平高昌置安西大都護府顯慶三年徙龜茲都督府復治西州東接馬耆西連疏勒南鄰吐蕃北拒突厥今安西城在陝西靜虜衛

留青日札三十九卷

一

王維字摩詰河東人居藍田輞川唐開元九年進士仕至尚書右丞有文集十卷又送不蒙都護歸安西云鳴笳瀚海曲按接陽關外送劉司直赴安西云絕域陽關道胡沙與塞塵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劉辰翁云更萬首絕句亦無復近古今第一矣詩人玉屑云中央失粘而意不斷乃折腰體也渭城秦咸陽孝公所都漢高帝名新城屬長安武帝名渭城唐都長安改京兆郡開元初改京兆府

咸陽故城有三秦城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北三十里隋城在縣東北二十里唐城在渭水北柱郵館西蓋渭城因渭水而得名也渭河在府城北五十里出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東流經蓋屋與平咸陽渭南至華陰界以入黃河

朝雨清晨之雨也浥潤也輕塵陌上浮埃所謂芳塵也客舍渭城邊之客館今旗亭旅邸也新一作春又柳色春一作楊柳春自漢時凡東出函關必始于霸陵故送行者于此折柳以贈別李太白詞年年柳色霸陵傷別而霸陵橋因名銷魂橋右丞

留青日札三十九卷

二

援霸陵折柳之事而致之渭城蓋唐時多事西域行役者既渡渭水以西北向而抵渭城直趨王門陽關故以出陽關為言也右丞又云柳條疎客舍至如張籍詩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孟郊詩離杯有淚飲別柳無枝春真可以銷魂矣更去聲更盡再盡也謂勸君更盡此酒他日西去出陽關之外已無故人欲求故人今日一杯之樂不可復得賈至所謂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陽關漢燉煌龍勒之關也西域傳匈奴之西烏孫之南比有大山中有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



西則限以葱嶺使于闐記甘州西始涉磧西北五  
百里至宿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  
出玉門關入吐蕃界西至沙州南十里鳴沙山又  
東南十里三危山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

一統志陝西行都指揮使司玉門關在故瓜州西  
北一十八里而瓜州城在肅州城西五百二十六  
里而壽昌縣在沙州城西南一百五十里漢龍勒  
縣地也玉門在龍勒之西陽關在玉門之南故名  
之曰陽而清波雜志乃云漢將陽興敗出此關因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三

以為名則是不美之號矣敗軍之將叛國之臣烏  
足以章紀絕徽哉

唐陽關在遼西去長安一萬里庾信詩萬里陽關  
路是也右丞送平判官詩不識陽關路新從定遠  
侯而蕭鳳使玉門關第蕭勸酒頻頻謂兄曰醉中  
庶分袂不悲即此

唐人送別率于渭城故岑參送楊子詩斗酒渭城  
邊壚頭耐醉眠而勸酒二字詩中多用之如杜子  
美云浹逐勸杯落愁連吹笛生黔陽信使應稀少  
莫怪頻頻苦勸君皆情之真而辭之切也

源溪叢話唐人尤用意小詩其命意與所敘涉  
不減長篇而促為四句意工理盡高簡頓挫所以  
難耳如王摩詰云西出陽關無故人故行者為可  
悲而勸酒者不得不飲陽關之詞不可不作

渭城曲

右丞此詩樂府集作渭城曲

劉禹錫初貶召還又忤宰相被黜十年再召還與歌  
者何戡詩曰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  
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慙慙唱渭城謝枋得云夢得怨  
舊時之害已者今無一存惟一妓獨在不勝情三字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四

極有味按此則右丞之詩在唐時已入歌曲矣

劉伯芻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  
謳歌而當壚與甚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窘可憐因與  
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之欣然持鋤而去後過  
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之聲謂其逝矣及呼乃至謂  
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麓不暇唱  
渭城矣侍郎大笑曰吾思官徒亦然

王崇熙河送客入京詩渭城柳色已青青強駐行人  
聽渭城不問使車歸路遠且從尊酒滿杯傾  
劉原父長安別蔡嬌詩玳筵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



唱渭城更盡一杯須起舞關河秋月不勝情蓋原父  
守長安時眷官妓蔡嬌所謂添酥者也召選賦此

陽關曲

右丞此詩在唐時亦名爲陽關曲

白氏長慶集云最憶陽關唱真珠一串歌注云沈有  
詭者善唱西出陽關無故人詞

歐陽永叔送沈侍制陝西都運有云知君材力多閑  
暇刺聽陽關醉後聲

曾茶山送曾宏父守天台有云莫作陽關墮淚聲丹  
丘勝事更君聽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五

陽關調

秦太虛云右丞此絕句近世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陽  
關今雙調有曰小陽關又見大石調

寇平仲陽關引曰塞草烟光闊渭水波聲咽春朝用  
霽輕塵歇征鞍發指青青楊柳又是輕攀折動黯然  
知有後會甚時節 更盡一杯酒歌一闕嘆人生最  
難歡聚易離別且莫辭沉醉聽唱陽關徹念故人千  
里自此共明月

葉少蘊上巳懷西湖醉蓬萊云問春風何事斷送繁  
紅便拚歸去牢落征途笑行人羈旅一曲陽關斷雲

殘雪做渭城朝雨欲寄離愁綠陰千轉黃鸝空語  
遙想湖邊浪搖空翠絃管風高亂花飛絮曲水流觴  
有山翁行處翠袖未欄故人應也弄畫船烟浦會寫  
相思尊前爲我重翻新句

王晉卿燭影搖紅云香臉輕勻黛眉巧畫宮粧淺風  
流天付與精神全在嬌波轉早是縈心可恨更那堪  
頻頻顛盼幾回得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 燭影搖  
紅夜闌飲散春宵短當時誰解唱陽關離恨天涯遠  
無奈雲收雨散凭欄于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  
時黃昏庭院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六

張安國送張魏公出師木蘭花云擁貔貅萬騎驟千  
里鐵衣寒正玉帳連雲油幢映日飛箭天山錦城啓  
方面重對籌壺盡日雅歌閑休遣沙場虜騎尚餘匹  
馬空還 那堪更值春殘斟綠醕對朱顏正宿雨催  
紅和風換翠梅小香怪牙旗漸西去也望梁州故壘  
暮雲間休使佳人歛黛斷腸低唱陽關  
王嬌紅送情人一翦梅云豆蔻稍頭春意闌風滿前  
山雨滿前山杜鵑啼血五更殘花不禁寒人不禁寒  
離合悲歡事幾般離有悲歡合有悲歡別時容易見  
時難怕唱陽關莫唱陽關



陽關三疊

古陽關

渭城朝雨一霎裏輕塵更酒遍客舍青青  
縷柳色新更酒遍客舍青青千縷柳色新  
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人生會少自古富貴功名有定分  
莫遣容儀瘦損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只恐怕西  
出陽關舊遊如夢眼前無故人祇恐怕西出陽關眼  
前無故人此詞不知何人所壘即東坡所聞者  
陸藻侍兒美奴卜筮子云送我出東門乍別長安道  
兩岸垂楊鎖暮烟正是秋先老 一曲古陽關莫惜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七

金尊倒君向瀟湘我向秦魚鴈何時到

孫花翁風流子有云三疊古陽關輕寒禁清月滿

征鞍者即此呂居仁生查子云一曲渭城歌柳色

饒春恨人分南浦春酒把陽關盡皆謂此也

蘇子瞻小秦王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

輕使君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

君溪漁隱云唐初歌詞多是五言或七言詩初無

長短句自中葉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宋朝則

盡為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闕是七

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尤依字易

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

謝疊山云唐人餞別必歌陽關三疊

麓堂詩話作詩者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

辭能達意可歌可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

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

足至為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

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

芝菴唱論凡唱曲有地所陝西唱陽關三疊黑漆

弩今按大石調有曰陽關三疊正宮有黑漆弩即

學士吟鷓鴣曲也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八

疊者重也墮也明也積也楊雄曰古理官決罪三

日得其宜乃行之故从三日从宜會意也王莽以

為三日太盛改為三田非義也

三疊者一歌不足以盡其情故必至再而至三猶

瑟之有三調笛之有三弄鼓之有漁陽三疊也

渭城朝雨浥輕塵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

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一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客舍青青柳色

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二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



酒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三疊

余謂唐人三疊之法必如此然後得其正故白居易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二疊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是也若秋澗集所云就中儘是銷魂處不待聽歌第四聲此云第四聲乃西出陽關無故人句也

蘇子瞻曰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九

悽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古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三疊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為第五聲今為第四聲則第一句不疊審矣詩話雖是黃州後來所作而文勛長官以事至密所傳契勒蘇公先知密州與孔郎中交代自密徙徐今在徐州和孔詩所謂除却膠西不解歌豈正是文勛長官所傳之聲耶

崔仲容贈歌妓云水剪雙眸霧翳衣當筵一曲媚春

輝瀟湘夜色怨猶在巫峽曉雲愁不飛皓齒乍分寒

玉細黛眉輕蹙遠山微渭城朝雨休重唱滿眼陽關客未歸蓋唐人每疊一句即所謂重唱也今女郎崔氏云渭城朝雨休重唱則是第一句亦當疊之矣子瞻所云第一句不疊是但知有第二第三疊而不知有第一疊也故余之疊法實陽關三昧云

周美成蘇幕遮云隴雲沉新月小楊柳梢頭能有春多少試着羅裳寒尚峭簾捲青樓占得東風早翠屏深香篆裊流水落花不管劉郎到三疊陽關聲漸杳斷雲只怕巫山曉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十

瞿宗吉為倪氏賦安樂美人行云我聞此語重悲傷對景徘徊欲斷腸渭城楊柳歌三疊溢水琵琶泣數行

陽關連環三疊

連環者取其始終循環宛轉不斷之義也昔始皇遺齊襄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解此環后引椎以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故樂府有解連環曲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一疊

西出陽關無故人渭城朝雨浥輕塵勸君更盡一杯



酒客舍青青柳色新

第二疊

客舍青青柳色新渭城朝雨浥輕塵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三疊

第一疊乃原唱也第二疊則首第四句第三疊則

首第二句首尾相銜轆轤相續故謂之連環一名

移宮陽關又名三換頭陽關况觀第三疊之什則

宋人折腰體之評信乎其大謬矣

陽關四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西出陽關無故人

留青白札 三十九卷

十一

此第四疊也唐人三疊之外獨遺此聲好事者特

以補其大成耳若夫其遍則隨意唱之無定體也

延安夫人暫止樂昌館寄姊妹蝶戀花云淚搵征衣

脂粉煖四疊陽關唱了千千遍人道山長山又斷蕭

蕭風雨聞孤館惜別傷離方寸亂忘了臨行酒盞

深和淺若有音書憑過鴈東萊不似蓬萊遠

易安居士李清照鳳皇臺上憶吹簫云香冷金猊被

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

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

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

陵人遠烟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依依傳

又名陽關依依三疊

依依姓柳氏字倚玉楊州二十四橋人也年減橋數

之零種出章臺之秀腰不堪束甚于柔條眉不假描

渾如初葉娟娟可愛裊裊無雙辭翰逸群舞歌獨步

典耽浮浪志脫羣埃孰是賞心誰知稅駕辛丑之歲

蓋簪京口綰帶石頭嫵婉及春綢繆連理信娉婷而

隈壁真娟娜以含金游子將歸好述遠別悵短亭之

供帳攀垂楊以繫韁鴛鴦分飛驪歌互答柳子為我

留青白札 三十九卷

十二

歌陽關第一疊馬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

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田子忼慨舉

白去住牽神少選和風東吹麝帶解香而漸歇片雲

北邁鸞蕭驚韻而不流柳子再歌入破第二疊朝雨

浥輕塵青青柳色新更盡一杯酒陽關無故人田子

悽其以傷恍忽若失停杯脉脉凝眸惺惺歎江水以

何情憐僕夫之無色柳子卒為我歌入破第三疊馬

浥輕塵柳色新一杯酒無故人辭既促而易竭響復

咽而愈哀句引魂搖泣隨聲迸訝珠之難貫痛則

玉之頓銷怨入落花望迷芳草古人墮淚之感斷腸



之圖良有以也于是田子蒲麟一觥勞歌一曲曰馬  
蹄車轍欲生塵無柰盈盈柳眼新何事陽關方拚醉  
江南江北未歸人柳子翠袖支頤鳳鞋按拍而磨之  
曰悲歌遞莫動梁塵疊破陽關恨轉新看取柳條和  
淚飲今宵定是夢中人余不覺大駭傷材深嘆雅思  
流風罕媿擊節奚酬迺復報歌曰一聲一疊一翻新  
君是揚州第一人醉裏莫教憔悴盡浮生何處不風  
塵豈欲以少慰其懷云耳踟躕既久徒御難離斜照  
在山歸鴉滿樹乘醉別去何日忘之舟發丹陽神留  
白下孤蓬獨酌鬱抱誰開適有感于蒲東惜別之事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十三

因作車兒投東馬兒向西賦并綴以楚詞三絕云悲  
莫悲兮生別離車輪東去馬西馳窮途有酒無人勸  
忍見風前弱柳垂悲莫悲兮生別離飛花如絮雨晴  
時何由得似嚶嚶鳥雙擲金梭織柳絲悲莫悲兮生  
別離暮春不見以秋期歸來四六橋頭月斷續簫聲  
聽與誰姑蘇有采蓮子者聞余歌而善之觴余未之  
而遂和之曰悲莫悲兮生別離伯勞東去燕西飛多  
情化作鷓鴣侶烟水雲林願不違相與抵掌笑曰此  
真揚州柳枝詞也至于五湖載月人則直命之為陽  
關依依三疊記且語余曰輞川送客之作議者以為

妙絕古今誠哉是言也獨三疊之旨秘而不傳或傳  
而不精協律者遺恨焉乃今依依特倡家婦耳調結  
迴風才凌詠雪悟連環之隱訣箭絃錦之玄機近與  
吾子聯衡遠俾右丞增價謂之光分柳宿而譽掩隋  
堤也不亦宜乎章句學士有深斬矣而吾子作詩女  
史反殿倚玉于末簡又豈麒麟閣回子卿之意也哉

陽關三疊琴操

舊譜云陽關曲始于王摩詰而被之管絃或云句  
句三疊或云只用第三句三疊今之為是詞者如  
曰青山無數白雲無數淺水蘆花無數是又一變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十四

而為詞中三疊也

黃庭內景云太上大道玉宸君間居葉珠宮作七  
言琴心三疊舞胎仙

陽關貫珠三疊

序曰古之人取陽關之詩而播之絲桐已不如肉矣  
况舊譜出自俗手雜亂寂寥失三疊之真終非神品  
也余嘗按指法于勞叟又訂正于王生頗得勾剔之  
奧乃于暇日披竹徑坐玄樓焚金顏撫玉振神交摩  
詰思到陽關欣然會心製為此曲曰淵客調者取綃  
人泣珠之義所以調絃也即本題而引之惜其遺也



曰正序者存右丞之正聲也曰貫珠三疊者樂之所謂纒纒如貫珠也每句第減二字則三五七言自成其章此又意外之妙也且三疊以紀其實四疊以盡其變亦唐人之舊也曰一串珠三疊者既分一而為四復合四而為一即唐人歌喉一串珠之謂初不敢有所增損以失右丞之本旨也曲已闕而意不窮于是為之餘弄焉而曰珠泣玉盤者既聞流水之操必墮鮫人之淚白太傅所云大珠小珠落玉盤非知音者不能形容之至于斯也故總而命之曰陽關貫珠三疊焉是雖不足以方南風之雅音亦庶幾乎白雪之絕響矣世有子期當為傾耳也與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十五

淵客調第一

元子 二二為王臣 二二二當致身送子 二二街君命西入秦馬蕭蕭車麟麟山遙遙水粼粼

第二調

度金河愁路頻望玉門絕四鄰苦辛兮苦辛

第三調

至安西無交親夢長安斷音塵酸辛兮酸辛

第四調

一杯酒聊餞君一首詩聊贈君行矣 二二慘神 二二

去矣 二二慘神 二二

第五調

元二 二二 賢哉王臣向異域策奇勛博望今等倫定遠兮絕群知何年還入秦知何年還入秦

正序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貫珠三疊第一

渭城朝雨浥輕塵 朝雨浥輕塵 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十六

第二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青青柳色新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三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 更盡一杯酒 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四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陽關無故人 無故人

一串珠三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 朝雨浥輕塵 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青青柳色新 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更盡一杯酒 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陽關無故人 無故人

珠泣玉盤

送元子渭水濱雨乍歇淨芳塵柳青青客館春勸君

酒莫辭頻君飲盡莫遠巡陽關外少行人嗟嗟陽關

外無故人持節歸來今無忘故人 二二二二

陽關琵琶

宋時一女子題琵琶亭詩云命娘重利妾身輕一曲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十七

琵琶萬里行彈到陽關齊拍手不知原是斷腸聲

琵琶亭今在九江府城西江濱即白司馬送客滄

城聞商女琵琶淚濕青衫之所也

序曰余嘗因琵琶亭之詩而推之是四絃亦有陽關

而久矣其無傳矣往有教坊楊氏世習此藝老及潯

陽終淪常調然亦不過半面彈也嗣後十年有金臺

齊一者獨工正面琵琶更加一絃以備五音此又大

奇盤桓西湖偏騁其技于是紉繹右丞之旨摹寫陽

關之情爰製此曲于時柳花正飛漫天作雪因名飛

遂能神解推卻然授成極其精且善歌味臨風一抹

歷歷心聲旁水孤吟冷冷指語真雪兒口曹綱手也

雖遊輞川而挾史髮不啻過馬兩歇渭城雲消三曲

餘音在耳頻勞夢思又十餘年而楊氏之家有少女

能傳其業南人不尚四絃遂中廢閣惜乎飛花徒付

東流而已聊附之以為請云

陽關飛花三疊第一

渭城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

第二疊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西出陽關無故人

留青日札 三十九卷 十八

渭城朝雨 二 浥輕塵客舍青青 二 柳色新勸君

更盡 二 一杯酒西出陽關 二 無故人

第三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 二 客舍青青柳色新 二 二 二

勸君更盡一杯酒 二 二 二 西出陽關無故人 二 二 二

飛花滾三疊

渭城朝雨 渭城朝雨浥輕塵 浥輕塵 客舍青

青 客舍青青柳色新 柳色新 勸君更盡 勸

君更盡一杯酒 一杯酒 西出陽關 西出陽關

無故人 無故人



絮沾泥

一疊今酒行頻再疊兮淚沾巾三疊今腸欲斷四疊  
今摧征輪客邸誰相親柳枝孤負春要知巫峽猿啼  
苦只聽陽關無故人

王右丞畫陽關圖

深雪偶談此摩詰送元二使安西詩也世傳陽關圖  
亦出摩詰之手遂成二妙

李伯時畫陽關圖

宣和畫譜李伯時畫今藏在御府如陽關圖一也

志雅堂雜鈔李伯時陽關圖備畫離別悲泣之狀薛

留詩用札三十九卷

十九

紹彭家後有題詩及書王右丞一詩及河東三鳳後  
人等印

復齋漫錄送元二絕句李伯時取以為畫謂之陽關

圖余嘗以為失按漢書陽關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

人送客出東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

焉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圖可也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宋進士御史檢法居龍眠

山因號龍眠居士

陽關圖歌

京兆安汾叟赴辟臨洮幕府南舒李伯時自

畫陽關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士為繼其後

古人送行贈以言李君送人無以畫自寫陽關萬里

情奉送安西從辟者澄心古紙白如銀筆墨輕清意

瀟洒短亭離筵列歌舞亭下誼誼簇車馬溪邊一叟

靜垂綸橋畔俄逢兩負薪掣臂蒼鷹隨獵犬聳耳鉅

驢扶隻輪長安陌上多豪俠正值春風三二月分明

朝雨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主人舉杯苦勸客道

是西征無故人慙慙一曲歌未闕歌者背而沾羅巾

酒闌童僕各辭親結束蕭蕭意氣振稚子牽衣老人

哭道上行客皆酸辛唯有溪邊釣魚叟寂寂投竿如

留詩用札三十九卷

二

不聞李君此畫何容易畫出漁樵有深意為道世間

離別人若個不因名與利紅蓮幕府畫奇才家近南

山紫翠堆垣赫朱門當巷陌潺湲流水遶亭臺當軒

怪石人稀見夾道長松手自栽靜鎖園林鶯對語密

穿堂戶燕驚回試問主翁在何所近向安西幕府開

歌舞教成頭已白功名未立老相催西山東國不我

與造父王良安在哉已卜買田箕嶺下更看築室頽

河隈憑君傳與王摩詰畫箇陶潛歸去來

蘇子瞻題陽關圖云不見何戡唱渭城舊人空數米

嘉榮龍眠獨識陽關處畫出陽關意外聲



黃庭堅題陽關圖云斷腸聲裏無形影畫出無聲亦  
斷腸想得陽關更無語北風低草見牛羊

又云人事好爭當語離龍眠見出斷腸詩渭城柳色  
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

秋澗集題李伯時畫陽關圖云晚唐聲教限羗戎纔  
唱陽關慘意濃遠節每矜殷侑狀畧無離別可憐容  
又云別淚重於烟柳兩離愁長似玉關程就中儘是  
銷魂處不待聽歌第四聲

山陰鄭嘉題陽關送別圖云漠漠楊柳花青青楊柳  
樹帶花折長條將送行人去灞陵勿淹留明日發沙  
留青日札卷三十九送 二十一

洲沙洲連塞路望望使人愁願推雙車輪推過壽昌  
縣壽昌何蔚蔚邊城如眼見別曲歌且停春醪香更  
清一杯歌一曲曲盡兩含情含情豈無語離別心更  
苦懊恨別離多歡娛能幾許萬水及千山人去幾時  
還誰言功名好儂道不如閒

余嘗題琵琶亭陽關圖詩云楊柳青青江水平清琵琶  
亭下小舟橫一杯未盡腸先斷何必陽關第四聲

餘杭蔣子久題陽關圖譜詩曰盡道陽關句最奇句  
中三疊少人知田郎自是推輪手推出前人絕妙詞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九終







楊先生證學編序

道在言乎子欲無言在無言乎子與回言  
終日是故以言即道則無言時離矣無言  
即道言時離矣是故必以其言通其無言  
以其無言默契其言是故終日言未嘗言  
終日無言未嘗無言而庶幾乎會道之全  
達此可以知子楊子之言已子楊子學於  
近溪囉子者也羅子之學學之於天地萬  
物者也而其言最能喚人以惺如赤子墮  
地啞啼一聲恍然而聞劃然而驚自此以  
往其大難名何世儒之拘方往往承之以  
駭駭之而後解解之而後快而無駭亦無  
快則鄭邦福是已鄭邦福則嘗思之矣天  
地萬物總備於人顧人各異體體各異用

空編

序

黃伯特刊

安能合而為一獨不見夫可喜之事至而

天下之口畢開乎可憂之事臨而天下之  
眉胥蹙乎則信乎無異體矣而惟有我則  
不然我所便眉始掀人或反其唇我所不  
便顏遂促人或捧其腹一膜之外胡越攸  
界我之為害大矣何謂無我今有見孺子  
於百步之外將入井者已不及援他人援  
之已必喜以彼之手即我手也有不援焉  
者眾其怒之惡其手之不能為我手也即  
是以推上古聖人言言道矣而言之不盡  
者中古聖人言之中古有不盡者百世以  
後無窮而言之此所謂合天下古今為一  
口聖人者必不以出自我口者為道其非  
我口出者與我無預也以至耳聞目視百

證學編

序

一



骸運動無往不合道亦無往非聖人耳目百骸之所在卽一人以例千萬人卽一世以例千萬世道在卽體在乃所謂合天下古今爲一體也彼以聖人爲有灰者不知聖人之生者也聖人之生全身是道而道有灰也乎哉聖人朝聞夕可非樂灰也道可以不灰也若衆人之於道時合時悖合

證學編

序

三

則聖人之身不合則不仁之體爲痿痺爲潰爛而已矣以故聖人者孜孜汲汲以勞來匡直於當時刪述垂憲於後世何其爲人之切亦甚無樂乎其痿痺潰爛之在吾體也痿痺潰爛之不治將使全體不支慧命幾絕則聖人之大懼已然則聖人之心必天下後世人皆合道而後其體全乃人

類絕而道復歸於天地大地開而道復屬於人身經于萬劫總之不離此體也善乎子楊子之論視聽言動而歸之於無耳無目云云論萬物一體而歸之於一理云云蓋惟無身然後能通古今爲一身若執身爲有則彼手安能爲我乎惟一理然後能合古今爲全體若以理爲二則一口安能

證學編

序

四

傳衆口是故理一而後可以無身無身而後可以耳視目聽而六用通六用通而後可以無古今無人物天地與我混而爲一彼欲讀子楊子與羅子之言者舍鄭邦福之言無從入矣雖然邦福亦湯言之耳其未嘗言者不知安在

萬曆甲午秋書於羅浮道中



證學編自序

不敏年三十始知學每有解悟輒筆記之亦有答友人論學書筆記出以就正本省守道公祖鄭蓮圃公公不叱其非也為予序而刻之論學書則予友順德會明吾中翰刻之京師題曰正學編云昨待

命中都舉會龍興寺者再答問之語數條則鳳陽高判刻之至是悉出以示司屬楊君駱君等咸謂鄙說亦同志尚學之一助也矧其中不無一二語獨詣者不可私且棄請登之木母以抄寫疲書史予曰諾既

證學編

下序

五

而有述

先師近溪羅先生言有志二字大非容易者予為之惕然自省曰予日者之諾諸君也毋乃無志墮落科目中矣乎既而復自奮曰吾苟安於所未至然後謂之無志今此皆非吾駐足地也第存往蹟以自考驗且便於同志共規吾過也吾矢吾志自今以至于後日不留一言因自題曰證學之編而序之時萬曆丙申仲夏既望羅浮楊起元貞復甫書

刻證學編叙

我師楊復所先生論學諸錄業已布于域中自己亥沒後江南遂無繕本寧竊慨之歲丁巳捧誦遺書深歎哲人云亾誰尋斯緒適與曹錫樞敦校證學諸編而以六論翼弁之于首對

高皇三問勸 聖學兩疏繼之蓋我師之學寔得之明德羅子羅子祖述宣尼憲章

高帝師承其脉日與友生講究無非明德真宗證學一書則其所肇始也可令湮沒無傳哉因是併發笥

證學編

下序

六

稿中最有關於學問者錄載于內而幾希穀種數論試闕考第數策溫陵李卓老嚮所傾心隨續入焉若迂語若仁學解若論試揀文尤其憫世之極無論賢智觀之而感發即愚不肖者讀之未有不悚惕者也高皇益世無窮之語殆為我師道乎噫堯舜千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千五百年而有高皇其間治亂相尋道統相繼曆數有在匪偶然者而幹旋宇宙之命脉果繫六論之天言非得羅子揭之揚師宣之寥寥數百載孰有以窺其微哉



高皇聞知釋子見知師言信不虛矣寧不肖生逢斯世何幸與吾曹甥共聞焉工既告成敬申鄙言於右

皆

萬曆丁巳冬仲望日新安門人余永寧百拜手書

證學編

序

七

大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目錄一

卷首

六論翼

對聖學問

對儒者所以不言問

對獨善問

初補經筵恭勸聖學疏

勸講聖學疏

論學校

證學編目錄

論佛仙

論祀典

卷一

筆記

尺牘節文

序中都會語

龍興寺會記

大學首章舉要

誠意一章舉要



中庸首章舉要

誠者自成一章舉要

龍興答問二條

為懷遠楊孝廉書二條

為懷遠路孝廉書二條

是故君子有諸已四句語錄

附復葉綱齋書

學而時習章

其為人也孝弟章

證學編目錄

曹文章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首

新安門人余永寧校閱

六論翼

高皇以六論教萬民一曰孝順父母二曰尊敬長上

三曰和睦鄉里四曰教訓子孫五曰各安生理六

曰毋作非為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述師羅汝芳言曰孔

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我

高皇論數語直接堯舜之統而兼總孔孟之學者

證學編 首

也往時儒先每謂太平原無景象又云皇極之世

不可復見豈知我

大明開天千載一日造物之底蘊既可旁窺舉世

之心元亦從直指盡數九州四夷之地何地而非

道盡數朝野蠻貊之人何人而非道雖貧富不同

而供養父母則一雖賢愚不等而教訓子孫則一

雖貴賤不均而勤謹生理則一故芳至不才敢說

天下原未嘗不和平而太平原未嘗無景象而王

道極其蕩平亦且極其正直不容作奸作惡於其



問也然則皇極世界舍我

大明今日更何從來也故前時皆謂千載未見善治又謂千載未見真儒此謂原是一箇但我大明今日又更奇特蓋古先多謂善治從真儒而出若我

朝則是真儒從善治而出蓋我

高皇天縱神聖德統君師只孝弟數語把天人精髓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掌上以我所知知民所知天下共成一大知也以我所能能民

證學編

首

一

所能天下共成一大能也知能盡出天然聰明自可不作豈非聖治之既善而儒道之自真也哉竊謂論治理於今日者非求太平之爲難而保太平之爲急談學問於今日者不須外假乎分毫自是充塞乎天地如此光景自千萬年乃獲一見而吾儕出世忽爾遭逢於此不思仰答

天恩勉脩人紀敢謂其非夫也已或問保太之急既聞教矣不知所謂保太其作用又須何如曰天下太平者非他卽人心和平之極也人心之和平者

非他卽中庸之各率其性而爲孝爲弟爲慈乎乎而徧滿寰宇常常而具在目前者也此個人情萬古不變却原是天命生生萬古流行而不已也三代以前帝王所以爲治聖賢所以爲學必先以維皇降衷民有恆性天生蒸民好是懿德而云天地之性民爲貴焉總是知天命而畏之戒謹恐懼不惟自己不敢怠忽卽上下一體於臣人民物亦不敢或至傷殘今詩書之訓具在如一有戍役一有征求悲歌存恤不是念其父母卽是念及兄弟不

證學編

首

三

是念其兄弟卽是念及妻孥無非保合乎天和而聯屬家國天下也故曰從古帝王以人道待人又曰帝天之命主於人心皆的論也其後至於春秋戰國又極而至於秦皇楚伯則草薶禽糜無所忌憚極甚而莫可及矣嗣是而漢晉唐宋英君義辟未必無人然求如我

太祖高皇帝獨以孝弟慈望之人人而謂天地命脉全在乎此者則真千載而一見者也芳竊有臆見天下之事惟恐其根芽種核之未真而不思其枝



柯花菓之不結蓋種核入地則生意自充人雖不覺而勢將難已此學自微言絕於聖沒異端喧於末流二千年來不絕如綫雖以宋室儒先力挽亦末如之何惟一入我明便是天開日朗蓋我

高皇之心精獨至故造物之生理自神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在今日不惟太平景象昭布而莫掩雖保泰樞機亦運掌而無難矣又曰大易之乾惟稱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蓋非此日用平常則天

證學編

八首

四

命之生化何自而顯著人心之活潑何自而因依故卽此便是真誠而天下萬世所當共爲存主外此便是邪妄而天下萬世所當共作防閑蓋有正便有邪有誠便有僞自古爲然豈獨末世乃始紛亂但孔孟費多少氣力放之閑之於春秋戰國竟無少補我

高皇纔止數語而萬年天日一時頓然開朗故芳敢謂皇極之世惟我明今日方是蓋以天命之知得諸

天縱聖心而率性之道宣諸立極神語卽天地幽明皆相敬聽八荒四極靡弗欽承步共諸君止須稽首贊揚無容更多長說又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此所以仁親性善之旨自孔孟已將涓滴至我

高皇一旦而洋溢四海二百年來日新月盛而歲不同今若自上逮下由寡及衆合力揚波而沛然達而充之則盡洗炎蒸之苦而共登清涼之界不過舉手之間而其樂將熙熙於萬宇矣按臣師所以

證學編

八首

五

揚厲

聖謨者卽其平生所自學者也臣因此然後知誦法高皇而搜尋全書讀之又以見臣師識其大也是用不敢隱匿增損而備錄之

對聖學問

高皇帝制曰朕詢古人之學及教之師兼當時之書不見冊錄但見今人之學皆祖堯舜本仲尼師今之名儒其古人之學果何習焉想必有學學必有書未審非今日之書卽今之書理若理同而書異則不過



更名而已

理者何即性是也即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是也此理萬古不易四表不殊即使六經之外別有典籍不過更立名字而已斯理豈能異哉

何乃古之賢者或載之尚書或傳云及名留於世者皆君聖而臣賢其有未爵之士人懷才而抱道一遇君之見用施之行之略無有礙臣君濟民無偏無黨而亦不有賄賂焉何今之人所學之書則仲尼之言皆率三皇而範五帝乃為君之師舉臯陶周呂召為教民之式明三綱列五常使衆庶咸安於仲尼之言教日嚴而理且明嚴者不敢怠意如作春秋正名分類日月中大謂明四書教者是

證學編

一首

六

何今之人一臨事務十行九謬為君者享國且短為臣者不匡君之道而賄賂通行至於覆命者何爾諸儒博習古書知今之時勢當備陳而朕親覽之大哉

高皇之問洋洋乎臣揚起元敢對曰人無古今也理無古今也古之學者用於世則有用臣主俱榮而名後世今之學者用於世則無用臣主俱辱而身不保則所學異也自有文字以來而有書矣書者上之載籍也古人之讀書也必窮其理窮之云者

沿口耳之所入以探於身心性命之源而又有明師端其趨而示之途掃除其枝葉澆灌其根本而時其化資之下者引掖之使百倍其功而不倦以故救撒而中通神清而氣爽其仕也信而後出其得君也量而後入其臨民也猶一體而安全之皆窮理之効也今人所讀者何嘗非古之書哉奈何儒術中絕聖學不傳不知理何如而後窮而但以口耳記誦當之是故忠孝之格言仁義之名目前人之孰得孰失特務之孰利孰害種種熟識于胸

證學編

一首

七

中而條陳於紙上非不可觀也而其中救錮日甚生意槁然如無根之樹木徒以他樹之花實綴之一當烈日飄風萎且零矣以之事君安能引君當道以之臨民安能不致謬為最下則以賄亾其身斯已矣則不窮理之效也而理豈有古今人亦豈有古今哉恭惟

皇上汎掃夷風肇脩人紀明孔子之道先彛倫之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作資世通訓之書而叙之深言後儒解注失聖經之意愈愚後



學此皆舉千百年學者之所未聞良由

天縱聖神作民君師開斯世之聳瞻誠千載之一時

也臣等洗心滌慮瞻仰聖化雖菽錮之有年敢不

憤排於今日昔人有言曰君孟也臣水也孟員則

水員孟方則水方上作而下不應首前而足不隨

天下無是理也抑臣又聞之三皇不易民而化五

帝不變世而治三王不借才于異代而成功恭惟

上建極綏欲握樞運化即今可以成古即布列有

位者可以為臯陶周召即待澤于閭閻獻賦者可

證學編

八首

八

以為康衢擊壤也蓋堯舜以性成其化故其化速

湯武以及為其治故其治遲世道本自性成無事

於反也臣愚昧顧平生所學盡在是矣敢以為

今日獻

對儒者所以不言問

朕聞昔仲尼孟軻之在世也其利濟之心慮恐利濟

有所不及是故拳拳導人為善所以為善者或公於

朝或私於家不離為善之道是保祿保家而全身命

也昔子貢疑博施濟眾未足以盡仁而孔子稱其不  
止於仁必也聖乎及子路疑管仲之不死為未仁

則又盛稱其匡九合之功以為孰如其仁則利  
濟天下民物誠孔子之本心也觀孔子可以知孟  
子矣然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也不過導人為善  
耳善者人所自有而迷不知其路故藉先覺引導  
之使彼自知善之所在而為之自不容已也保祿  
保家而全身命者善之應也詩云未言詎命自求  
多福或問如此則固寵竊位便其身圖者善乎曰  
不然竊之便之者作偽也心勞而日拙保之全之  
者作德也心  
逸而日休

當是時仲尼孟軻不獨導人而已其又周游諸侯之

所敷陳是非與語尊君澤民之道意在天下安和未

嘗逢君不言深藏所蘊使人不知其所以然乎言孔  
孟不

深藏所蘊使人不知其所以然則指廷臣而言也

證學編

六首

九

今文學之士來庭特以前聖賢所以言今之儒士所

以不言欲知其所以人情而用執難易乎請為之論

臣楊起元對曰人臣以道自重必與其君志同道

合然後可言至遇有道之君而為臣者學未克道

未至即欲有言而不可得也明善誠身之道孔子

惟陳於魯哀保民而王之說孟子惟陳於齊宣則

二君有其機也雖然向非孔孟之學一聖一賢則

二君之機何由而動或其機已動而又何以應之

是故孔孟而後學術不明格君無術使聰明睿智



之主不能自舉於三五之隆而終與凡庸之君同類者恒坐於有君而無臣非無臣也臣無致君之學也且夫有財者不難於行德有力者不難於拯溺有孔孟之學者不難於利濟也青行德於擔石之儲則苦矣求拯溺於雞肋之手則卻矣上為德下為民此何任也而於章句末學焉求之是求魚分木求馬於唐肆也必不可得之道也

證學編 八首 十  
初學道者與欲以求言此舜禹之德也奈何夷風初學道者與欲以求言此舜禹之德也奈何夷風

子曰知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亦漸觀其效矣需之以歲月益之以漸磨語誠明而陳王道者不難致也

對獨善問

朕聞昔之至智者務志以崇身專利濟以名世未見獨善其身而為智賢者或曰時有盛衰致令賢士大夫觀事勢而向背不過向吉背凶而已

夫觀事勢而向背不過向吉背凶而已此言也夫觀事勢而向背不過向吉背凶而已此言也夫觀事勢而向背不過向吉背凶而已此言也

而為大人也世有以觀事勢向背為知時之智者豈知所向不違向吉所背不違背凶吉凶不過一身所繫及天下俱內一身何能獨吉是猶未足以審于吉凶之實也

朕嘗笑之孰不知大至智之人若欲出類拔萃必患犯涉難善能平斯二事則名彰不朽安有懷大本抱

厚德視君缺佐目民受殃恬然自處者大至智者其也大者大道也至者地道也出類拔萃有若贊孔子之言即所謂崇身也善平患難者不動聲色而

證學編 八首 十一

若必以非其時而不仕則仲尼孟軻居諸侯擾攘之秋大背於彝倫之叙而仲尼孟軻周遊謁之朕不知其何心請為之論

臣楊起元對曰人有此身未有離乎人者也以身庇人則首出庶物而身崇以身庇於人則消沮閉藏而身卑夫身者受之天地受之父母而顧卑之則虧體辱親愧作天地然而士甘之者智不足也彼見此耳目手足心志百骸之為我遂欲有之以為利則其智小而不大又見夫閉門塞竇可以免



患而不知天地崩墜不待祀人而後憂雖欲免之  
有不可得者則其智浮而不至天下之身與天下  
共之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信非大至智者不能  
也智大則大本立矣智至則厚德全矣天下之大  
其猶巨海乎波濤之洶湧魚龍之變現固不免也  
所恃者萬斛之舟與長年之柁耳大智者萬斛之  
舟至智者長年之柁也彼無是二者宜其相顧錯  
愕惶怖卻步而反走也故以孔子之門人如漆雕  
開闔子禽之賢皆甘貧賤而終身不仕於諸侯之

證學編

首

十三

國由事好仕而功名不終其他可知矣惟孔孟徹  
環列國栖栖然而不敢自暇逸孔子曰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孟子曰夫  
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此一聖一賢豈非其智之  
大且至乃能若是哉夫智不可襲取也必由學以  
成之人之智本無不大也本無不至也學也者求  
其本大本至之體而默識之也即大學八條目之  
先於格物以致其知者也知至則意誠心正身脩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

初補 經筵恭勸 聖學疏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脩撰臣楊起元謹 奏為  
敬憶愚悃恭望 聖明崇 聖志懋 聖學以隆  
萬世極治事臣於本年正月內伏蒙 聖恩自司  
業墮臣洗馬兼脩撰充 玉牒纂脩官隨於今月  
初八日又蒙 聖恩以臣充 經筵講官臣伏白  
惟念 經筵乃

證學編

首

十三

皇上論學作聖之地講官乃敷陳仁義輔養聖德之  
官如臣學術疎淺濫叨此職夙夜戰兢深以無能  
報稱為懼竊惟自古語帝德之盛者必曰堯舜語  
王道之盛者必曰禹湯文武名號之美與天無極  
雖云天篤其資實由學得其大也恭惟  
皇上 英資 天縱睿質夙成 孝敬之德徹於  
天 親仁愛之恩被於民物 乾剛獨斷而不苛  
委任臣工而不貳此真 大聖人聰明之資也夫  
有 大聖人之聰明必講於 大聖人之學術而  
後可不觀之日乎夫日太陽之精也然必麗於中  
天而後光被六合今



皇上大聰明猶之日也而大學術者乃

皇上之中大也非講於學術即

皇上之大聰明何所麗乎然欲講於大學術亦非難也惟願

皇上大厥志志大則精神氣魄亦大而可以鼓舞於不倦邇年以來 朝講稍稀大小臣工莫不以爲處臣愚不然何者氣者體之充也而志者氣之帥也志所不在而強爲之即未免氣傷而體勞

皇上一身繫 宗社生靈之重固宜自愛有如 聖

證學編

首

十四

志一旦毅然欲明大學作大聖此志一發如泉達火然勢不可遏則氣隨志充體隨氣動雖日朝羣臣時親 講幄不惟不以爲勞而且有心廣體胖晬面盎背之妙所謂志壹則動氣是也此臣倦倦有望於 聖志也恭惟

皇上有大聖人之資必有大聖人之志然遲遲未發者蓋亦有由聖人真學術被後儒繁難之說所亂是以敷陳之際未當 聖心而厭敷生焉豈知聖人之學必效法於天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

者天地之道也則繁難者豈聖人之學哉方今進講儒臣非無明聖人之真學術者特以有待而陳今見 講筵稀御諸臣莫不爭自淬礪究極易簡之至理以待 清聽

皇上及此時而一垂聽焉則義理之悅心未必不如芻豢之悅口也臣誠非其人也然少奉父師之教素聞人臣恭敬之義今叨講職不能舉二帝三王之道術以仰承 休德則不忠不孝罪莫大焉臣誓心 天地罄竭忠誠不敢以末務浮詞冒干

證學編

八首

十五

天聽 伏望

皇上留神采納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勸講 聖學疏

萬曆二十五年

南京禮部右侍郎 楊起元

奏爲敷陳脩實之要以崇 聖德以應 天心事昔人有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夫由太虛有天之名而顧應之以實何也政本於心心虛而政實脩其實者非遠於實乎求之必思其本思其本則不得不致其虛致其虛者識吾心者也識吾心者識



人心者也天心惟虛也故能以實應聖心亦惟  
虛也故能以實應天運者 宮殿頽災夷虜交警  
皆 天心仁愛之實也

皇上處此安能不應以實哉備實之道人人言之矣  
如 大禮當以時舉 大工當以和會威不可弛  
也而不必勤於遠財不可無也而不必採於山言  
路當開遣賢當用皆實政也所當亟脩者也然臣  
以為此數者皆非

皇上所學惟虛 聖心未嘗與太虛同體耳故臣特  
證學編 首 十六

以致虛之說為 獻得其虛而實自舉矣恭惟  
皇上繼天立極 十有五年矣始者承事 郊廟罔  
不祇肅承歡 聖母罔不齋慄恤民隱則不愛  
帑儲遇雩早則不難 步禱如此聖德雖使堯舜  
處此安能遠過是孰為之哉 聖心虛也是心也  
不以始而有不以今而無惟不自覺而已昔孟子  
指齊宣不忍 牛之心是以保民而王時有百姓  
譏其愛財者孟子獨明其不然齊宣曰夫我乃行  
之而不得吾心子言之而我心戚戚焉何也孟子

惟自識其心故足以識齊宣之心齊宣惟不自識  
其心故替其保民之德甚哉識心之所繫於理道  
者大也

皇上之心堯舜也何論齊宣臣今亦願

皇上自識其心而已

皇上之學博矣恭聞 深宮之中無書不讀夫書有  
限之物也

皇上之聰明無窮者也以無窮而循有限則厭而輟  
也固宜儻以此聰明而求識 聖心是以無窮求

證學編

首

十七

無窮也夫何厭耶夫何輟耶方今 廷臣皆蒙道  
化無不講於求心之學者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  
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皇上儻有意於斯道臣下必羣起而敬應矣且以孔  
子至聖自十五志學三十而後立通至七十乃不  
踰矩其學之不厭如此敢謂

皇上所學已至無所事學哉但所學者乃作聖之大  
學而非尋章摘句之末節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臣願



皇上時御便殿親就儒臣假以溫言示以無畏如唐虞之際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藹然家人父子之誼而與之上下其議論而所以議論者或遠稽或近述惟以求識夫此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學以識心乃所以作聖也以

皇上之大聰明肯少留意於此未有不得者也一得之後自然與天同運矣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則天大德也獨歸之堯

皇上得此心而與天同運亦堯而已矣千載一證學編 八首 十九

時萬世之福也此臣倦倦願

皇上之學以求識此心也後世稱堯舜之高行能抵壁於山投珠於海夫貨寶人情之所戀也而堯舜能棄之豈不謂難然自堯舜為之乃其易易者何也吾之真心乃為真寶而世上有形之寶乃屬寶也堯舜得真寶而棄屬寶何難之有故心者萬行之所從出也方今災害並至明主恐懼於上羣臣脩省於下莫不思以實應天而臣獨以學問為言近於迂矣臣見漢儒董仲舒告其君以天

人之際之可畏亦惟強勉乎學問而萬世未嘗以為迂臣雖愚安敢出仲舒下哉且仲舒知強勉之學問而未知自然之學問也如臣所謂求識此心者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天道也故應天之道莫要於此臣聞昔有野人食芹而美欲以獻之於君後世傳其事以為至忠夫芹也而可以上獻野人也而可以效忠臣蒙恩作養讀中秘書游歷清班遜晉卿貳則其分加於野人臣少受父訓壯習師傅惟此學問易知簡能則其美亦自諒加於食芹也臣敢以為獻矣伏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鑒臣朴忠而少加之意幸甚

證學編

六首

十九



學子曰人才者治之本也教化者人才之本也學  
教之教化之地也

高皇帝統一聖真脩道立教莫大乎 卧碑故首述  
先師孔子而 先師之號定自

高皇帝統一之大宗明矣其次之而以郡邑學宮規  
其制焉又繼之以射儀鄉飲酒禮所以尚賢  
之而輔學校之所不及者益備矣乃若所以爲

證學編 首 二十一  
學之道則存乎其人焉作學校志

論曰古者國有學

高皇帝令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待士何其隆哉王祀  
孔子以其經術取士統又何一哉習之射以尚賢  
行之鄉飲酒禮以尚齒嚴之卧碑以範其趨教又  
何備哉士生斯世也不學焉往顧其所以學者未  
嘗言其吾惠僻處海濱外希先生轍跡之臨內無  
陳良豪傑之舉十室必有忠信今萬家之邑以十  
效後之人茂而寶玉翳於十石椹梓天於斧斤可

昔者古人之學上有明師下有良友知性知天以  
爲的而經書以爲其法以砥礪琢磨以爲功而規  
儀惟以肅其序疑則思問而無序則亂之於師友  
之間也循是規儀質是經訓將以致其知耳豈以  
經訓卽道而規儀卽學哉所學者止於經訓規儀  
已失古人之意矣矧又委而棄之乎儻羊非告朔  
而存告朔者儻羊筮蹄非魚兔而致魚兔者筮蹄  
安可棄也其時當事者憤士弗檢而汰弟子員惡  
學者馳辭騁說而厚禁游學厭貢士遲暮衰頹而  
選以不次德造無致周士所以譽髦也而汰則遺  
賢於野矣木鐸周流孔聖所以覺人也而禁則塗  
民耳目矣國用老成所以存典刑也而不次則少  
得陵長矣居豐之世固宜有日中之憂而保泰之  
時不可無包荒之度

皇上聰明天縱獨灼化原蕩蕩乎無好無惡皇極  
造就之法可謂得矣師弟子不於此時盡心竭力  
道  
高皇之談訓尋孔聖之墜緒通性理明王道以對揚



休命於萬一寧不負時余志學校首述 制典  
或者以為此天下事而施之郡志不亦侈乎嗚呼  
天子之法非列國守之其誰守之今之郡古之國  
也志之所以使吾郡師弟子易見聞也而列郡聞  
之有興焉當不獨使周禮在魯是予之願也夫社  
學亦 制典也良有可行之無難書院久廢非其  
人弗復書之亦以待也

論佛仙

楊子曰三教皆務為治耳譬之操舟然吾儒操舵

濬學編

首

二十二

埋楫於波濤之中二氏乃指顧提撕於高岸之上  
處身雖殊其求濟之理則一彼中有神通變化光  
景動人者乃其脩福所致而真常之道不以爲貴  
亦猶吾儒登巍科躋膺仕與馬赫奕聲譽籍籍亦  
可謂之福而於道無加也世人不能參理因艷奇  
特而或誕之故神通著而真教詭名爵盛而士品  
淆可以例觀故仙釋之可傳者皆非其至者也  
論曰予少讀韓子原道即知佛老之書宏火也及  
讀 國史伏觀

高皇功高萬古孜孜定治之意至精也苟有妨政害  
治之隙無不塞之而未嘗及於二氏且嘗有訓曰  
仲尼之道則書制典為萬世師其佛仙之幽靈暗  
理王綱益世無窮治天下之道於斯三教有不可  
缺者如此則宏崇奉之矣及 論靈谷寺僧則謂  
人主之財皆為民而用下至公卿輔相皆無可施  
之財言之甚切乃悟曰存二氏者有

高皇之識可也暗理之功非淺薄所能測然聞之宿

德大略有三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

濬學編

首

二十三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之門自顏曾之外無聞  
焉秦漢以還微言中絕不復知道為何物而佛之  
教能使其徒守其心性之法遞相傳付如燈相禪  
毋令斷絕及至達磨西來單傳直指宗徒布滿儒  
生學士從此悟入然後稍接孔脉以迄于茲此其  
暗理者一也由周而來僭越奢侈人福消損大者  
覆其茅土小者不能有其百畝至秦益甚二世而  
亡夫亡者非獨人主終其天祿自公卿大夫士庶  
祿莫不盡然後亡儻有一焉為天所祿猶足以相



維也其祿所以盡者何也爲其享之過也佛之教首值波羅蜜示人喜捨身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持鉢行乞猶必苦行以報四重恩示人惜福如此士庶之福厚則公卿大夫安公卿大夫之福厚則人主安可以相保千萬億年無爭亂殺戮之事而運祚長求此其暗理者二也自人之福不齊多鰥寡孤獨之民而親戚隣里莫之相卹也生於鰥寡孤獨之中者稟天地之專氣其聰明才多異於人而科目不能收也佛法力廣大歸依者衆施捨者博

證學編

首

三五

既足以卹四等於其中而其學無方其法不可思議又足以收異才於其內卹也爲人主而卹收也爲人主而收天下陰受其賜而不知此其暗理者三也此佛教之大凡也至於仙持世尤苦自兩曜三光風雨露雷山川岳瀆莫不有主以信天地之令應下民之求迅速而不滯堅確而不爽皆神之所爲而仙之所脩也人孰知之者謂之暗理亦安矣由此觀之

高皇暗理王綱之訓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若夫求仙

如秦皇佞佛如梁武不以其有益王綱重也直求一己之福田利益耳此所謂愚也至於世俗之氓孳孳爲利不與事父母厚同氣敬師長赴公義而相率費於寺觀彼爲崇正闢邪之說者又攘僧道之利爲已有此二者其愚正等嗚呼可勝道哉

論祀典

楊子曰孔子之祀已著之學校矣此則自社稷山川而下凡載在祀典者及民之所賴以禦災捍患與夫出於崇德報功之不容已者書之作祀典志

證學編

首

三五

論曰章縫之倫率言無鬼神鬼神者二氣之良能而造化之迹也祭祀惟以盡吾心之誠焉耳其說自相矛盾深淵有寶人不憚沒匿而取之者誠也惟知其有故也今明知鬼神之無矣誰復致其誠者誠者天之道不待人爲明知其無而猶盡誠焉適流於人爲之僞而已矣故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惟其不失赤子之心也儒者自生意見而曰誦法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敬鬼神而遠之曷嘗言無鬼神哉循儒者之見將至於謂



祭無益而後已吾惠自某氏大毀淫祠載祀典者  
僅此然民間有灾思禦有患思捍不容不奉事祈  
禱者則亦以漸脩復至常熟黃公來守郡大興文  
昌閣公南祠寔某氏鄉人也豈非乘除之理哉兩  
祠稽之會典乃京都所崇奉而領於祠官者則何  
可以淫視也又有天妃上顯天下在在事之亦載  
會典某氏一切毀之自淫矣何以責鬼是後貪饕  
名藉口崇正開邪奪僧道之膏腴爭廟祀之犧牲  
矯誣放僻無復顧忌嗟嗟豈知商俗尚鬼亦聖人  
證學編 八首 二十六  
之教哉

高皇帝重神而敬祭設神樂觀備樂以享 上下神  
祇論之曰勿謂無神而不信勿以佞神而祈福二  
者皆不可惟敬之以禮又若鬼神有無論曰鬼神  
之事甚顯而甚寂古昔帝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  
今云無鬼神將無畏於天地不血食於祖宗是何  
人哉洋洋乎 聖謨定萬世之趨矣人非賢智不  
能無祈福之心人有祈福之心是誦事鬼神之本  
也致中和臻位育使時和而年豐官無濫刑善善

而惡惡人之求符欲後如操器以酌水於江河無  
不飽滿然後無求禱於鬼神而淫祀自絕不揣其  
本而齊其末而曰我能正人心非虛則誣耳豈不  
可惡矣哉

證學編首終

證學編

八首



新安學人曹樞校閱

筆記

友人責予以不記會中語者予曰子寧有不記耶友人曰數日後予則忘之曰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子夙則典典則盥盥則櫛櫛則衣冠衣冠則或治事或見賓言則言動則動食則食嚮晦則息明發復然予見子之未嘗忘也友人曰是則安能忘所忘者會中語耳曰是不忘斯可矣又惡事夫會中語

證學編

哉

有友曰茲會也講所以學孔子也孔子賢於堯舜而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吾人將奚以學之應者曰堯舜之道易簡人皆可為而孔子賢之遠必其道視堯舜尤為至易至簡而人尤皆可為也友曰若是則為孔子者何千載而不一見哉應者曰無志於為者以不為失之而有志於為者又以為失之是以難也某曰昔者愚聞之師人皆可以為堯舜堯舜即人也人即堯舜也識得此人斯可以為堯舜

矣諸友曰然

發者發聖人之蘊或曰私云獨處又將誰發曰私非獨處之謂也師不在則弟子為私知一貫得而子出是曾子之私也門人問而曉以志怨是曾子之發也或曰然則顏子所發明者不少槩見何也曰豈惟顏子雖孔子終日言者今亦不可見矣孔門紀述意不止論語一書或者秦火之罪也夫

友問斯道參前倚衡無之而非是矣奚以云道前定則不窮也應之者曰參前倚衡正道之不窮也然

證學編

六一

二

必先之明善以誠身是謂前定彼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者豈其能離道哉而不能有乎道謂之窮可也

有謂中振屈於慾而不得為剛者非惟不識剛亦不識中振也蓋中振為剛者也有意於剛雖剛寔慾人雖謂之剛夫子不謂之剛也然則夫子之所謂剛者奈何愚聞之師若顏子於復禮而請事斯語曾子於一貫而應速無疑庶幾乎所謂剛者已

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蓋忠信廉潔者流俗污世所尊



尚彼特爲此行以同之合之若曰爲忠信廉潔以媚君子又毀忠信廉潔以媚小人雖鄉愿不能也友曰大學之脩齊治平也則猶有序也其格致誠正則一以貫之耳豈可以先後泥哉曰知所先後大學固有明訓矣正恐學者之忽之也一一以言其所以又一一以言其所後欲人反復諷詠而深惟之也今日脩齊治平則有序而格致誠正則不必泥也則聖人之言皆不信可也又何事乎疑彼而信此哉

證學編 八一 三

或曰有物必有則物至則知知而自中其則此非大學之旨也大學一書以學爲宗若論物至知知則孩提初生與一切含識莫不皆然則由生而有非待學而有者也此所謂致知者由學而有非生而有者也夫惟由學而有則其傳必有所自而其功必有所歸故學者言必稱師必稱先王言非師所授非先王所傳則我本不有也而學者以無師自悟爲高亦失古人之意矣  
誠者天之道也惡惡臭好好色俱出自然而明明德

於天下之意能如之斯可謂誠其意矣人本無心因家國天下而有心心本無所因不識心而妄以爲有所誠意之極卽心無其心渾然以天下國家爲心是謂正心以家國天下爲心者是合家國天下爲一身矣蓋家本齊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齊國本治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治天下本平也因吾身好惡之偏而不平惟不於彼起見而第求諸身無作好無作惡保合吾身之太和而已此之謂真脩

證學編 八一 四

或曰古人最初一念卽欲明明德於天下何也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其起願也不大則其究竟也亦不大矣上古神聖洞徹性體知此學必由此起願而後成故定爲教人之成法遞相流傳而古人以爲是學之固然也  
或問先知先覺之說曰天之生此民也各各與之以知覺之性不待事物之交而此性具在故謂之知覺之先及其事至物來遂能知覺此知覺之後也此人人具足物物莫不然也然則予天民之先覺



伊也曰此伊尹以人性自任也言民之先知先覺非他伊尹身是也伊尹是代天下之真性而顯露其形骸天下是信伊尹之形骸以表出其真性分一身於天下則人人有伊尹合天下於一身則伊尹即人人蓋聖之任如此以斯道覺斯民者言人皆先覺而哀其不自覺也故即以斯道覺之非德彼所無也

曰抑亦先覺何義也曰此即伊尹所謂先覺也人人皆先覺至靈謂之先覺又謂之良知逆億者情

證學編

一

五

謂之私習而有者也不逆不億則良知自然流行而先覺矣子貢之億則屢中不能先覺而孔子之毋事問乃先覺也

論學於今之世且以作人之志為急如治陰證之病急與回陽而後可為也若拘格套泥體面必不濟矣雖然寧獨今日然哉庸詎知古之人心不若是哉庸詎知古者教人之法不出於是哉作新之訓見於康誥振德之命發於放勳曰作曰振皆有出於格套體面之外者矣此古之道也而又奚疑於

今日哉

道不與世為信者也天之生人必有身寄斯道者如黃帝之有廣成堯之有務成子附孫之有尹壽皆約道自尊人主北面而師之得其緒餘足以治天下者後世而彼肯規規然為世用哉乾上九亢龍有德自尊者足以當之

富之為言福也福可求而不可求者也可求者如陽燧之取火方諸之取水而不可求者得必隨之以先覺必隨之以愛造物者之于人也何異慈母之

證學編

一

六

于嬰兒乎嬰兒之求乳於母母未嘗不與也及其傷飽之病則嬰兒受之母末如之何矣是故乳不可過求也况天地之福羣生之共享非一兒之自食者哉是以聖人辭之而不處也故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知不可求從吾所好謙者福之所集執鞭賤者之役謙之至也以謙獲福世之所謂賢也惟聖人然後知其不可夫聖人豈不謙哉不求福諒也如海之受川谷亦性之而已故雖諸福攢於其躬而不有也



或問歛時五福曰是在建具有極耳極者盡也窮也無所有也若有福之可歛及有歛福之心安得謂之極是故皇極之極與六極之極同一極也但其機有自有應之異耳身處衆有而能不有其有是謂皇極過享其有而所有去之是爲六極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其身則有天下也其心則無立錐也此建其有極者也若桀紂有天下之心窮奢極欲而天下去之卒自投於六極而後已矣觀孟子天降大任之論亦可以明福極之理而窺古人命

證學編

一

七

字之微意矣

又曰皇極曰極六極亦曰極故古者以囹圄爲福堂非禮勿視無其目也非禮勿聽無其耳也非禮勿言無其口也非禮勿動無其身也無目則亦無色無耳則亦無聲無口則亦無物無身則亦無事我既不立物亦不對而一歸之禮焉禮安在哉天理而已天理又安在哉有在卽非天理也噫此顏子之所以屢空也

條除玄覽苟有條除之心與玄覽亦奚以異哉惟知

夫玄覽之有玄覽也命之曰條除可也

知言孟子不得已也大舜隱惡揚善則知言不足道矣吾人之聽言也須存大舜之度不然訑訑子既已知之矣而自托於孟氏之知言曷若不知之爲愈也

日用動靜無非死生人鬼之理知生者豈必求之生身受氣之初而事人者豈必求之事君事長之際哉洋洋乎滿目前矣此天壽之不貳也

格亦有通徹之義通而謂之格猶治而謂之亂也格

證學編

一

八

物者已與物通一無二也如此則無物矣有則滯滯則不通無則虛虛則通物本自無人見其有格物者除其妄有而歸其本無也歸其本無此謂知本

隱惡而揚善不見其惡而惟見其善也人之言本無不善特有意見之不同耳而聽者分別善惡亦意見也惟聖人然後能忘其意見何惡之有意見不除又奚怪其善惡之分別哉

天地萬物無一而非我覆是我覆載是我載生是我



牛成是我成飛是我飛潛是我潛動是我動植是我植噫有能知一切皆我者是真能見獨者也能見獨斯能慎獨

體之爲言禮也天地萬物一體者天地萬物一於禮也仁者以禮爲體不以形骸爲體故曰克己復禮爲仁

二三子之行卽聖人之行也但聖人能與二三子而二三子不能與聖人二三子不能與聖人而聖人常受二三子故以啟助之益歸之聖人與二三子

證學編

九

而二三子不能受聖人故每疑其有隱也

學必生機動然後其本立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是生機動之驗也善學者貴自得其機而善教人者亦貴引其機是機一動必有狂微焉有狂微然後可得而裁也此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深繫聖人之思學無狂微而循循然守繩墨難矣故曰不成章不達

狂則必簡知自裁則敬以行簡矣

盈宇宙一靈也尊而名之曰天親而名之曰心如以

心爲肉團之位也則天亦豈形體之蒼蒼者哉

道無異端共戴天而履地共是知能不可得而異也其有異焉者起于意見之私也道本無異吾見其異已離道矣又從而攻之豈不害道哉然亦自其人言之耳道竟無害也

視是我視無別能視色亦我色無別色者是曰禮視聽是我聽無別能聽聲亦我聲無別聲者是曰禮聽推之言動亦復如是禮卽天也天卽我也離我無天離天無禮是故克己復禮非克去己私之謂

證學編

十

也能自復於禮而已通已皆禮也通禮皆已也故曰會萬物以成已者其惟聖人乎

百姓日用而不知與道爲體也一有所知卽爲仁智之見矣此見還息然後復於日用不知然後合於君子之道

天地萬物真機於一時一事上全體融攝但應一聲轉一瞬無不與萬物同體顧人不善自識取耳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聖人不然當下便知非所以能泛應無可無不可也



問義不能徙問即是義也不善不能改善即不善也若於所問者分別義乎不義乎其機即滯安能徙哉於所善者自以為善其執必固安能改哉然徙與改非難而以能徙能改為難能與不能自其心之虛不虛觀之亦有不徙不改者而其心本虛不害其為能徙能改也

詩言賓筵之飲酒者其初秩秩然有序也逸逸然有儀也溫溫然其恭也反反然自顧也抑抑然自慎也及其既醉漸幡幡其輕數矣漸僣僣其軒舉矣

證學編

一

十一

漸怩怩其媠媠矣又漸傲傲其傾側僣僣其無所止矣治亂始卒相去之遠如此究其為之者酒耳夫酒麴蘖之所成原與吾身不相涉而賓筵者出於吾人斯須之敬非日用所常行也因筵而至於飲酒因酒而至於亂其血氣伐其令德可以觀妄之所成矣夫何自性之有凡人家之禍福國之廢興存亡與夫學術之大小邪正皆可以此類推之大抵皆妄也聖人知妄故獲福而亦不有焉愚人以身殉妄隣於禍而不解

民之為道也飽食煖衣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鄰里相保如鳥之安于林魚之安于淵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司牧者保其如是而勿擾之誠有道之世也上欲廣而求多民貧而詐出如一鳥受驚而羣林皆擾一魚被駭而舉淵悉動投羅觸網勢所必至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情而喜何異漁獵其民哉是故有諸已而後求諸民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乃設以身處其地而自見夫已之未必有且無也未必有故不敢過求未必無故不敢過非怨之

證學編

一

十三

道蓋如此若不設身處地而據已之所見有者求人己之所見無者非人是猶以已之餘粟餘帛而責人之胡饑胡寒也惡在其為怨哉為民上者思及于此安得不泣罪安得不引為己辜

學者因儒先闢佛老遂不敢顯言之而私窺其書焉陰用而陽拒是竊也焉有竊心不除而可以入道者哉且天下既有其書矣橫目之人孰不見之而能使之蔽其目乎其書皆盡性至命之理也有識者孰不悅之而能使之剝其心乎必不能矣而卒



歸于竊取噫古道豈其然哉

天下之人性固已平矣好智者欲爲之平適所以亂之也聖人以常平者視天下而不敢以有爲亂之恭之至也

聖人之有言有爲莫非權也而有真常不變者存焉則其所以權也真變不常者非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之謂也審乎權之所自起斯得之矣知權之所自起謂權卽是經可也

或問世儒所言聖人之道是乎非乎曰是則不可謂

證學編

一

十三

之不是然非其本也譬之言曰自其光景言之亦不可謂非日也畢竟非日體曷若以身爲日而光景皆自此出哉問以身爲日奈何曰不識自身原是日體而欲以身爲之者正所謂逐光景者也

壇經曰常自見已過與道卽相當若真脩道人不見世間過又曰惟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至哉言乎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夫能見其過非知道者不能也求之孔門惟顏子一人耳故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自顏子之外未足與幾也已矣之嘆豈虛也哉佛學知過之極者也後世學佛者張皇太甚予嘗覽諸師之言皆莫若壇經之簡而切者予嘗三復之唐昭憲丈亦以爲然

葉公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蓋畫龍有文彩而真龍之形醜拙也學道而至於躬行者爲真龍躬行未至猶可知也躬行而至則不可知矣孔子曰向見老子其猶龍乎至其自言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證學編

一

十四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德也知至至之然後合德于地物至則知知然而至之者難矣非厚德載物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此歸藏首坤有以哉

未嘗知學者未嘗有我有我之病必生於知學之人然亦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未至故有我有我之病生焉病在有我而不自覺則其所知止於是而不復進矣聖人六十耳順七十從心皆無我日進之功也或謂夫子惜未見顏子之止然則聖人嘗止哉諸生有進說明德者以爲實有衆理之具也子曰朱



子以虛靈不昧訓明德似也若云具眾理應萬事則明德之贊而非明德之訓也遂執以為實然謬矣猶言鏡之具眾影而應萬形也鏡果有眾影之具哉蓋鏡一影不留明德一理不有一理可有奚虛靈之足言且曰氣稟所拘人欲所蔽有時而昏亦非也凡吾人終日舉心動念無一而非欲也皆明德之呈露顯發也何蔽之有吾人一身視聽言動無一而非氣稟也皆明德之洋溢充滿也何物之有即如聾瞽之人不能視聽若可以拘其明矣

證學編

一

十五

然執聾者而問之曰汝聞乎必曰吾不聞也執瞽者而問之曰汝見乎必曰吾不見也不聞為不聞不見為不見一何明也而謂之拘可乎知明德之明不拘於聾瞽則知氣稟不能拘矣不能拘不能蔽則無時而昏矣生曰然則奚事于明明德哉予曰即子向以為實有眾理之具也而未知其一理之不有也向以為有拘蔽且昏也而未知其無拘蔽且昏也而今始知之是為明明德也已若猶未明則當已百已千以求其明也烏可已哉

問人曰已百已千以求其明此不亦有拘蔽而昏者耶予曰善哉子之問也二明異致學者混而混之以故不得分曉也久矣吾為子言之子其審聽之曷言乎二明異致也明德之明一明也明明德之明又一明也明德之明明之出乎天者也明明德之明明之繫乎人者也繫乎人者必由學問之力以求其明學問一毫之未至即其明亦未徹若其出于天者則虛靈之體人人完具聖非有餘凡非不足豈容一毫人力哉人之有是明德也猶

證學編

一

十六

其有是面貌也由學問以求明猶欲自識其面貌者後鏡以自照也一照之後不過自識其面貌而已不能以分毫加之然則未識之前亦豈容以分毫損哉識與不識而面貌自如明與不明而明德自若今人不達明字之義遂疑明德之體有拘有蔽有昏必待人之磨淬洗滌然後明也如此則明德乃人造作而成安得言天哉是不求自識其面貌而徒欲以粉澤膏脂粧點雖粧點妍美與自己面貌了不相干要之皆不達此一明字之誤也問



明德既本明矣又欲求明之何也曰此聖人脩道立教之事也太古之時混沌沌池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其本明者足矣無事于教也天下之生久矣習染漸深智識漸啟求欲漸廣而民始苦也於是聖人者思有以救之而救之道又非刑政之所能齊也於是乎自明其明德而鼓舞天下以共明之若堯典所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是也明明德之教行於天下然後天下知識漸忘而安於作息耕鑿

證學編

十七

之常用其本明者以自樂實聖人救之也然本明之德實不因明而有所增如人之有面貌何以照鏡為哉然出入關津當自圖形相必假鏡自照然後圖得其真其實相貌不照亦是如此深山窮谷之中人民無有鏡者亦是如此所以云明德雖不明亦未嘗不明也然苦樂關津吾人何以度越則明明德之鏡其可少哉

問明德在人聖不增凡不減而明明德者乃有難易蚤暮何也此亦非係于氣稟物欲而然耶曰不然

則習使之然也習不輕重故其開發有難易耳即如今日諸友同於業舉然其平日家庭師友之間會及學問事者來此一聞其意思與平日絕無所聞者不同又有一種其平日希慕聖賢然茫然未有下手未曾理會得許多道理在胸中今來聽講其所得與平日有許多道理成了意見者又自不同然此四項人其明德不可謂不同也氣稟物欲亦不可謂不同也習之重者其求明也難似於氣稟之不美物欲之深備其實非也習之輕者其求

證學編

一

十八

明也易似於氣稟之美物欲之鮮其實非也皆習為之耳便至上智下愚亦習之所極也然是習也能難其求明之明豈能難其本明之明哉本明之明固無害故夫婦之愚不肖一切皆天聰明而聖人所以無棄物也

氣稟即明德之寄寓物欲即明德之流行離氣稟物欲亦無從而見所謂明德久明德無聖凡則氣稟物欲豈復有聖凡一切含靈無非天德是聖胎惟其不幸而壞於習又不幸不得出頭以從事於



學故至寶沉埋安從淪墮此聖賢所以惜之哀之而不容已於教也

問子言禍福無幸不幸而又言人有幸不幸何也曰禍福不可以幸不幸言吾先師嘗言人幸而為善不幸而為不善耳人同是性所生者得其地所與者得其人遂不覺入于善是其為善者幸也所生者不得其地所與者不得其人遂不覺入于不善是其為不善者不幸也若禍福者善惡之所成而天命之有定矣敢以幸不幸言哉是天命憊矣曰

證學編

一

九

然有君子而得禍小人而得福者何也曰子果於圖度天命哉非予所敢知也

小人之為不善彼未嘗以為不善也以知是之為善耳故大學有為善之小人也

人之所以周身者飲食衣服室廬舟車之類不可勝紀無不合眾技而後足而學以事心乃欲以一家之說限之陋矣夫吾儒之學必宗孔子亦知孔子之無常師否也孔子猶良農也人知其為嘉穀之所自出不知其器械之屬全資百工今之學孔子

者猶徒取嘉穀而捐器械也欲為良農不可得已心天君也無聲無臭而能宰攝眾形耳目之視聽莫非心也而以為有小體大體之分者蓋為未能先立其大者言若能先立其大則耳目正是大體所謂形色天性是也形色便是天性目視耳聽便是心思更無兩物這個體段本極其大只為大者不立自淪于小耳立者非矜持把捉之謂其要在乎善自識取如云無尺寸之膚不愛亦無尺寸之膚不養所以考其善不善者於已取之而已且如聖

證學編

一

十

人與眾人共飲食聖人口口飲食都是養其大體眾人人口口飲食都是養其小體以聖人誠取其大而大者先立也眾人之物交而引與聖人之過化存神一也大者立則為過化存神大者不立則為物交而引思則得不思則不得此屬天機之自然不待安排布置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天機自合知此孔子在齊聞韶則三月不知肉味亦與吾人一般孟子此語是顯心體之妙非以思而得當做立其大也心無二用不



得於此必得於彼如孔子得於韶必不得於肉味  
只爲孔子先立其大若在衆人未免物交而引此  
事在人識取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  
外更無餘法若以矜持把捉爲事心之功者不知  
學問之道者也

問心非肉團之心今病者爲痰所蔽則昏迷何也曰  
昏其所當昏迷其所當迷者心也當昏而昏當迷  
而迷又何昏迷之有故病目者目不見而常明病  
耳者耳不聞而常聰聰明天德也耳目何與焉察

證學編

一

三十一

此可以識心矣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由其擇乎中庸而得善也吾  
人學問未能先明乎善有不善必不能知吾人自  
以爲不善者却恐是顏子之所謂善而自以爲善  
者却恐又是顏子之所謂不善也如瞽者之行路  
險夷潔穢意之而已焉能辨其實然哉

言游譏子夏門人無本是以灑掃應對之外別有本  
也子夏言本末一也不由人分析得豈有先傳後  
倦之理今譬之草木可知矣草木雖有本末然豈

有本外之末亦豈有末外之本哉岐本末而二之  
則誣矣但在學者見之不徹自流于末灑掃應對  
便是形而上者無始而非卒也非聖人其孰能與  
於此學者雖流末而昧本然竟不能使之舍末而  
求本也末卽是本故也

或曰羅子之學其佛學也歟曰吾師乎仁孝之訓具  
在也子嘗見之否也曰見之曰見之也果佛之說  
乎抑亦孔孟之說乎曰孔孟之說也曰子旣知爲  
孔孟之說而又疑其佛學何也曰吾聞之人言羅

證學編

一

三十一

子嘗稱夫佛也曰孟子不云乎誦其詩讀其書然  
後可以論其世也今子之於吾師也不信其遺訓  
而疑之人言而欲以論其世不亦難乎曰羅子常  
稱夫佛也有諸曰有之曰有之而非佛學何哉曰  
孔子常稱夫老子矣亦將以孔子之學爲老子之  
學與

或曰羅子之學大矣苟毋信佛也後世孰病諸曰吾  
子聞人善言亦信之否乎曰信之曰然則佛之言  
亦善矣又奚怪乎吾師之信之也曰先儒所闢也



碩可信乎曰吾子聞人之善言既信之矣又因人之毀之也而復信焉可乎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吾未見江河已决而有能禦之者也且吾師寧獨佛之信哉苟有一善之按于前無不信也此羅子之所以大也而不信佛何以爲羅子後世有樂取善者吾知其必以羅子爲法也而又奚病焉

或問羅子官尊祿厚而不立產以遺子孫黎子曰世人之遺子孫也以產吾師之遺子孫也以善產有證學編 一 三三

時而盡善無時而窮且彼勤一生之精力爲子孫損智益過豈計之得哉稍有識者不爲而况於學聖人之學者乎

嘉善袁生曰吾傳之長者之說經也大學以學爲宗中庸以性爲宗性宗本天學宗本古子開斯言也益信先師之大學爲有傳也

古人之學有主知者伊尹之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是也有主身者伯夷之若將死焉櫛下惠之焉能免我是也身一也而二聖之見異焉一則見其

不可免而脩之以清一則見其不能免而脩之以和清則和則不恭不爲君子所由而伊尹之出處且處於時中矣所以然者知屬乎乾本輕而圓身屬乎坤本重而方故主知者多得之而變通主身者多得之而執着至孔子所以妙乎時者知不徒知而身以妙乎其知身不徒身而知以妙乎其身此所以乾坤合德而巧力兼全也

探一行持一說而自見其醜醜焉妄也自見其穩妥焉庸也信者道非一行一說所能該也 證學編 一 三四

或問羅子答之曰羅子好學問何如其好學也曰遷善改過日如斯而已乎曰舍遷善改過無學舍學亦無羅子

吾嘗問於羅子矣學無所執而曰擇善而固執之何也羅子曰蓋謂執乎其善夫善何執之有是執乎其無所執者也

羅子講學恒稱 聖諭六言或譏曰此本鐸老人語也羅子聞之曰學盡此矣雖欲不爲木鐸老人其可得乎



羅子曰會古今民物之精神立聖賢經訓之樞要其  
惟 聖諭六言乎六言之間善治真儒咸於是乎  
出非天下之大聖其孰能爲之

聖人性體通明故不爲形骸所閼然形骸固在也能  
免於強恕而行乎天下有薰然慈仁無所事強者  
然非所論於聖人孝有王祥忠有比干信有尾生  
智有栲里恭有石奮蓋皆有其至者兼天下之至  
者其不至者也故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能恭者多責人不恭能儉者多責人不儉自有其能  
證學編 六一 三五

者多責人不能此皆未嘗及觀故也聖人切於反  
觀故常自見其不能而不敢苛責於人故能恕

高皇至聖哉以孔孟之學治世而不廢二氏也二氏  
在往代則爲異端在我明則爲正道彼其齋居素  
食習威儀閑音樂以交於神明上爲朝廷祝釐下  
爲兆姓禳禱孰非忠敬孝慈之用哉至若釋典闡  
性玄文闡命有足爲儒教羽翼發明者守於其徒  
以待豪傑之士之默識焉補益非細矣昔儒咸云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

進然後統紀可一今雖不使並進而未嘗絕其道  
然孔子之術益尊而統紀益一此真無偏攸好惡  
而爲王道之蕩平正直者也今以名崇正遂欲斥  
而絕之是作惡也而肯於其味至毀形變服以事  
之又作好也非蕩平正直之道矣雖然世界之大  
也安能無好之者而未必盡好也安能無惡之者  
而未必盡惡也未必盡好而有好之未必盡惡而  
有惡之此所以爲世界之大也亦安在非蕩平正  
直哉大抵一統持於上而皇極建矣雖有好惡而

證學編 六一 三五

不能害此天縱 高皇爲萬古綱常教化之首君  
也

唐虞之時萬邦協和四方風動文明之氣盡洩允極  
盛而難繼是以三王之世更不能如唐虞之所爲  
只以法度禮制維持之而已唐虞有后夔以教胄  
子於上有契以敷五教於下有臯陶以弼教於中  
斯民之耳目一時新美心志一時興起遂至兒童  
謠帝則老人歌帝力此宇宙間何等氣象然亦惟  
堯舜心量廣大足以長養成就之耳三王以下固



是人心漸漓亦由禹湯武之心量不及堯舜之廣大也惟是文王心量不減於舜而二南之化亦遂不減於唐虞然其四友之臣未知於夔契臯陶何如也以孔子所稱五臣十亂推之周臣之二尚未及唐虞之世運升降之大機此足以觀矣自秦而後復於渾沌何者斯民耳無聞目無見又惡知唐虞之世所享用者為何物哉則至今日經生學士稍稍復尋其緒矣絕學之後固幸歷代儒先漸次發明亦幸釋典西來默相啟助端緒已露會有

證學編

卷一

二十七

大盛之日蓋上下德僚案一心孜孜爲此一大事而唐虞不再睹焉吾弗信已

五常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大曰天地君親師師友以道合者也尊則師親則友道無形故師友之功隱五常五大之有友與師也猶五行之有土也孔子曰生則出焉歿則入焉多其功而不名德者土也其惟師友乎父母之服身喪三年師之服心喪三年身顯而心隱故也古者道明故重道重道故雖天子必有師與友而道之不明久矣人

皆舍隱以之顯顯則勢位重矣又何師友之有然德之足師友者或者亦難之也孔子言取人以身而脩身又先於尊賢此其遇合相成或關氣運至於韋布學者尊師親友宜得自由而千古亦寥然何哉

尺牘節文

以俗眼觀世間則充天塞地皆習之所成無一是性者以道眼觀世間則照天徹地皆性之所成無一是習者

證學編

卷一

二十七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在君子自觀固不謂性而以之觀人則知其皆性而不可拂仁義禮智天道之德在君子自觀固不謂命而以之觀人則信其皆命而不敢強

以名理言道者至不識一字之凡夫則窮以昭靈言性者至百歲之觸體則窮以不學不慮言性與天道者至偃師之木偶師曠之清徵則窮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文必博則取舍無所措其意禮必約則思議無所與



其

純乎陽則無陰也純乎仁則無惡也非但天下無惡人自己亦無惡念融融乎保合於太和仁矣哉但能無惡尚未至於無善過此以往大而化之則惡無善亦無而仁不足言矣  
當下者學之捷法無前無後無善無不善而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古往今來之久道德功業之崇廣人情世態之變幻管是矣非天下之至巧不足以語此

證學編

二十九

惟命不于常故聖人以時幾勅之恐一念之差感乖召逆如水旱疾疫其小者也甚或移眷改顧生革命之人伏其變於二三十年之後更無可為者矣聖人洞燭無常之理念念念好生以自結于天而勅之于時幾者畏之至也  
心之為心自古聖人原無定論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舜也孔子直取一人字孟子直取人心二字取人字則心字贅矣取人心字則道心字贅矣要之無不可也但貴言下相應擬議着便不是舟已

鶩而猶劍之求兔已竄而猶株之守矣其心孝經之教以不敢為先不敢者有所畏也有所畏者敬之謂也敬者人之真性乎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自赤子下胎之初已然矣馴致於不敢惡不敢慢不敢服不敢道不敢行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皆此心為之是不敢之為孝也大矣乃若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者凡刑之所加皆敢之所致也故孝經之教行四海之內可以無刑人

證學編

三十

子路行行如也朱註去聲訓作剛強之貌吾友黎文培云當平聲讀蓋不安之貌也因其心不安止故其氣象常如欲奔走道路者日行行如是不吉之相也故夫子憂之生色者生生之色也道生者生之道也說皆出於文塘吾輩所當服膺者也  
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者真聖人之道也然而不為愚夫愚婦者以其能使天下萬世各安於愚夫愚婦之知能耳若自離愚夫愚婦之知能何以使天下萬世各安於愚夫愚婦之知能非使天下萬世



各安於愚夫愚婦之知能則聖人者亦世之附贅懸疣也已

賢者多則天下治不肖者多則天下亂賢不肖非一日而致然也皆由停涵煦育而致觀之人家積德或數十年百年而後生才子孫則可知矣故能明聖人之學以漸被天下之人其效雖不見於一時直見於異日功不在名道不在位天下有隱德陰功受之而不知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天地之道無疆也故君子以悠久成物無欲速

證學編

八一

三十一

今日之治宋儒之賜也學者不可不知其功至於學力則存乎人未嘗限人之必以宋儒爲極也如人家子孫之才者能擴充其先世之業則當儘力爲之豈曰先業止是第守勿失然後爲孝哉世道至於唐虞亦未爲極由唐虞而上還有好世界存焉此堯舜之所求而未至者也故曰其猶病諸

古者學術無異同其槩有二一者德厚信矜是非不萌于心二者達性命之所以然而不落于是非之見也若夫辨是非若持衡錙銖不爽孟子所謂知

言是也噫是衰世之救而非古也學以復初爲的世以復古爲極孟子之事自孟子視之已自謂不得已矣後之儒者盡取其不得已者學之雖使能如孟子之錙銖不爽猶未爲善學孟子也矧倚之爲拒善之柄藉之爲護名之藩小見縱橫而大道榛塞矣嗟夫人心世道之復于古也奚由哉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之欲復古也必學舜而後可夫舜豈漫然而爲之者哉蓋達於性命之所以然矣故曰

證學編

八一

三十一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性者無是非至命者無異同也今人之所疑者古聖之所師也古聖之所宗者今人之所攻也此無他古今之學異也學異故見異見異故作用異由是觀之古今又曷嘗異哉

學問之道恁地百般思索千樣行持只到得聖人地位方了結這場事人生出世恁地百回脩証千劫苦行只到得成聖果後方了結這一生若說聖人如何便得到且學賢人有依據不知賢人更沒依



據不如聖人學問反易簡反有依據于今不向這一步畢竟少這一步不得第遲了可惜也孟子一生志願只學孔子除却孔子第二個渠便不會學一生開口只說堯舜除却堯舜第二個渠便不會說

承前云有本體有工夫良知不學不慮固不待脩證而後全若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不能隨時翕聚以爲之主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疎也此殊不然陽明先生曰不

證學編

八

三

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陽明之下此轉語者蓋見本體工夫原是強名求其合一且不可得而安得有二也且亦無事于陽明也試自揆之吾性果有本體工夫乎哉盡天地萬物皆在妙湛靈明之中就此中間請剖剝出何者爲本體離此中間請披揀出何者爲工夫在本體時何者是工夫爲有工夫爲無工夫在工夫時何者是本體爲有本體爲無本體本體中無工夫耶工夫中無本體耶卽相等

待如獨木橋彼此陵奪本體中有工夫耶工夫中有本體耶卽共滄雜如冷爐金磊塊支撐夫良知既謂之靈根矣翕聚經熙豈其所不能哉既不能則不當妄加之以靈之名既不靈則又孰有靈之者以翕聚之緝熙之也如人眼目久瞪發勞自知閉時不待教詔不須起作形體尚爾無有工夫何況良知瞪勞閉時同歸靈妙本體工夫如何分別夫任作用爲率性倚情識爲通微豈其不能隨時翕聚之過哉不見性之過也不能見性雖隨時翕

證學編

八

四

聚卽謂之作用卽謂之情識若見性雖作用情識無一而非翕聚也翕聚亦可不翕聚亦可翕聚時如閉目不翕聚時如開目同是本體同是工夫今不責人學不見性而責人不隨時翕聚不知翕聚甚物又不知這翕聚的如何做主發散翕聚總屬前塵前塵皆客如之何其主之也所謂倏忽變化蕩無所歸者卽前塵變滅之象也不歸咎其翕聚之非而致疑于良知之失認客爲主終身不放豈有寧定之期哉而以此爲致良知之功謬亦甚矣



蓋所謂弄精魂而不自知也悲夫夫所謂性體者何也終日喫飯不飽終日不喫飯不饑終日閒不喚作靜終日忙不喚作動應得停當不名為得應得不停當不名為失倏忽變化不知其變化蕩無所歸亦不求其所歸如此又奚事乎繩繩然隨時翕聚之哉

明德不離自身自身不離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此是天生來真正明德至於心中許多道理却是後來知識意見過而不化者不可錯認為明德也故大

證學編

三五

學單提身字可謂潔淨精微之至矣明德之發用不假人為最真最切者無如孩提之愛父母稍長之愛兄弟慈母之保赤子藹然於一家之中而吾身耳目之所加手足之所措何親如之故身字下提一家字尤為喫緊若治國平天下者舍孝弟慈而求之安在為明明德於天下哉故曰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而家者國天下之則也朱子曰本謂身所厚謂家似為得之

序中都會語

中都濠梁地昔莊惠譚道之所於古為塗山國禹所娶塗山及會諸侯者也神聖所游靈氣攸萃發我

益邁古始然二百年來獨鮮文學之士蓋其氣而人淳根幹朴茂英華未易發也然自昔以來人文隨風氣而著由忠質而至於文亦時使然哉予待

命於此旬有五日其大夫以問學為事其師長以考藝為意其弟子以就正術業為急於是請會龍興

證學編

三五

者再其進見而訪問者殆無數也予自宦游所至嫻於文學之鄉多矣求若是殷殷者無幾也將非人文欲著之兆哉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其有以也惜予力微不足以振發之使得如前輩陽明諸公處此當遂風動而神化矣然學問之事亦有未易言者人性本善世道本平混沌無窳本不可鑿故論學之士未期其成先防其壞是故莊惠荒唐悠謬之譚當時亦自可喜至晉室而後受其蔽可不慎歟治如唐虞而堯舜



猶病化如江漢而文王猶傷益慎之也予力不足以振發中都人士之幸也士其務率性脩道毋失

也予言之留於中都者何足重哉是爲序

萬曆丙申嶺南楊起元撰

與寺會記

內中春司成赴

梁次中都謁

毛

皇陵於慶山瞻舊京之宏制徘徊容與而不能去於是郡視篆別駕高君薦郡文學梁君兆明請游藝典寺恭覲

御書第一山則兩庠文學施君一臯毛君九洲王君道盛柴君櫛王君一麟等率弟子員數十人從臨淮尹薛君芳懷遠孝廉楊生嘉猷路生冲霄亦至僧人捧

御容寶軸以上各降階序拜舞成禮乃敢仰瞻罔不祇肅既而展讀欽錄妙義無量非小臣末學可測

識也嘆羨而退就席而坐乃舉

高皇建國號曰大明而商之生云昔者元政不綱天下倫理綱常紀綱法度俱淪散晦昧

高皇神聖開闢人心復明是謂大明予喟然嘆曰善哉生之對也得其槩矣然而未精也綱常卽倫理中事而紀綱法度特維持是倫理者也然則大明之義明倫焉盡之矣然非止於明其事實欲明其義也故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又曰庠序之教中孝弟之義諸生首肯歌鹿鳴三章蓋適道如也

證學編

毛

序屬中春日方亭午氣暄風暖倉庚和鳴景物熙妍媚茲良會雅歌倡和氣志逸發致可樂也別駕高君謂吾儕一堂已作義皇上人矣梁君乃爲諸生請學問之要予謝不敏安敢言學問而又焉知要雖然試言之吾儕今者忘形骸略勞分相親相愛於一堂之上從千萬世下而立躋義皇上人此不爲學問之要而更何要哉蓋學雖極於神聖而理必始於可欲今吾儕一堂之上何其可欲如此也目之所視因可欲而加明耳之所聽因可欲而



加聰聲之所發因可欲而加暢心之所思因可欲而加敏何善如之但能信此可欲之善原有諸已不待作為於是可欲而充之在父母則以可欲施於父母而孝行矣在兄弟則以可欲施於兄弟而序行矣在妻子則以可欲施於妻子而慈行矣在朋友在君臣莫不以可欲施之而忠信行矣至於待人接物一切不吝可欲之念而仁愛行矣是謂充實而美光輝而大也聖神者亦可欲之至於化而不可知也故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證學編

三九

非其證歟然則可欲之真機實吾人作聖之根本抑非獨吾人也天以可欲而運地以可欲而處日月以可欲而爭於所山以可欲而峙川以可欲而流鳥以可欲而鳴花以可欲而發舉凡有生之類同一可欲之機洋洋乎在前優優乎充塞宇宙雖欲違之其可得耶予說此時意氣暢發視前有加諸生聞之不覺歡欣欣形舞蹈予因復申言曰夫學有宗猶人之有宗也人之有宗雖子孫千百其衆無不曰某公吾祖也若甲可而乙否彼是而此

非不可言宗矣以可欲為學真萬世之大宗也目視耳聽以至心於理義咸有同然推之東海西南北海無不同者推之千萬世之上千萬世之下無不同者惟學自已可欲始故能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故能所欲與聚故能吉凶與民同患故能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地日月山川鬼神莫之能違也舍此而別求制心之術操行之方即為別籍異財開墮作窳非不有成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非不可以為小宗而難以語大宗矣鳳陽固萬世根本

證學編

四

地也諸生當有萬世根本之學以稱之然後無負於生

聖人之世近

聖人之居耳於是諸生無不稱善復歌良知之詩油然而退高翔為鶴登瞻斗之臺臺在山脊其高可望

陵寢薛令二孝廉從下憇孔固堂四君謂予論文有似匡時之論也而可欲之說尤足以對可欲之景而大啓諸生同欲之衷宜有記是以濡毫而為



之記

大學首章舉要

大學之道學之為大人者也明德與物為體至大也明之而親民是古人至善之則也止之而大學成矣然必先求知此止而後其志定而後其心靜然後其身安然後其慮審然後其止得是故物有本末而事此物則有終始大學之道惟知所先後者近之不觀之古人乎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意也而先之治國先之齊家則不容不先之修身又不

證學編

四十一

容不先之正心又不容不先之誠意又不容不先之致知致知則在乎格物而窮其本也格物而窮其本則知本知本則知止知止之謂知至知既至矣然後明明德於天下之意可誠所謂定也然後合天下為一心而心可正所謂靜也然後通天下為一身而身可脩所謂安也然後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所謂慮而得也足故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何也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所厚者既薄而所薄者反厚豈有是理哉此

古人之學必汲汲於格物以知本也而至善之則盡在是矣入大學者止諸

誠意一章舉要

此章之旨在乎慎獨獨者知也意殊而知獨意如卒徒知如將帥故誠意之功致知而已矣但大學之意非泛言自其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言之蓋必欲明明德於天下然後為大人為善之當好反是則為小人為不善之當惡所謂誠其意者意苟未誠毋自欺以為誠也蓋必好此之善如好好色惡此之

證學編

四十二

惡如惡惡臭其欲明明德於天下之意真如性命之不可易乃為自快足於已不然即是知尚未徹獨體有障故君子慎之常親君子以切磋其學以致其知也小人不能親君子以明善而好閒居故所為者率自私自利之事彼亦自以為善也及見君子然後自知不善而拚著之間肺腑畢露可見誠則必形有不可欺者君子必慎獨以致其知良有以也不然則意不可得而誠而無以當指視之嚴矣若果知至意誠則德之潤身如富之潤屋心



廣體胖真自慊也此君子所以必誠其意而明德親民之學竟能止於至善而無愧大人也歟嘗聞儒先以誠意爲人鬼關誠嚴之矣獨體未露總屬幽陰不離鬼趣世云不須講學只要老實做好人者豈亦未著於慎獨之旨歟

中庸首章舉要

性者天命而已矣道者率性而已矣教者脩道而已矣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道惡可須臾離哉若其可離又豈道之謂哉蓋可離者必可睹可聞

證學編

一

四

之物而此道之根於天命乃其不可睹不可聞者也君子知天命而畏之故常戒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人以爲隱且微而忽之君子以爲天監以爲明命至見至顯莫有過於此者而必戒懼以慎其獨天常照察乎我我常奉順乎天而不敢以人爲參之也若此者豈但事天而已哉將見命自我立而天地萬物莫之能違矣試以人情之喜怒哀樂言之其未發渾然中也其發之而中節藹然和也顧中非一人之中實天下之大本而無

一物不中和非一人之和實天下之達道而無一物不和人特患無以致之耳誠慎獨以致吾之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萬物一體惟吾命之天地自我而位萬物自我而育矣則以我始能事天而終焉立命故也中庸其至矣乎非君子其孰能之

誠者自成一章舉要

夫子所謂誠者天之道何居蓋誠者物之所自成而不相假借故命之曰誠道者物之所自行而不待

證學編

一

四

人爲故曰天之道也可見物之終始一誠也不誠豈復有物哉顧又謂誠之者人之道何居天地之性最貴者人也物皆有以自誠而不能成之則亦一物而已君子惟能誠之然後盡人之道而可貴也其所以可貴者何也蓋使但能成已而不能成物亦不足貴耳顧誠者非自成已而止所以成物也豈有意于物之成哉皆性體之自然耳其成已仁也一團生意渾然全具如樹果結實其中含藏種子爲仁是已其成物智也萌芽發動巧妙莫窺



如果實之仁更復成果生了生孫巧相似是已此皆性之德仁中自有是智所以合外於內之道也所以因物付物以人治人善迎其機善篤其材而措無不宜者也苟無是智亦無貴仁矣仁不足貴而又奚貴誠哉然則求誠者當驗之成物而後可不能成物猶爲未誠未誠卽未仁未仁卽未人也可不畏哉

龍興答問二條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何大乎曰身爲大身者天

證學編

一

四五

下之大本也不知本者見物而不見身知本者見身而不見物見身者見其大見物者見其小暮春者吾身之時也春服者吾身之物也童冠者吾身之侶也沂水舞雩者吾身之地也舍此何以安吾身不能安吾身卽不能有吾身大本已失而未治者否矣點之見大見身故也開所云斯者亦指此身所乘所遇而言也開已信矣不信何以取斯其曰未能信者爲未信者警也二子之學同歸於知本

問盡心章曰心到盡時無是心者無非心者卽此是

性卽此是天一以貫之矣此後更無餘事惟隨時隨遇發惟喜心活潑潑地存養事天而已此是春生夏長景象然到結果一着直是一刀兩斷也不管甚心也不管甚性雖然以一身爲主獨往獨來一絲不掛便是立命此是秋殺冬藏手段此兩節在盡心君子運用純熟近而一日一事之細遠而生之大無非此機而心之未盡者不足以與此爲懷遠揚孝廉書二條

證學編

一

四六

吾人一身皆天主宰於視聽之中渾融於耳目之外是曰天君學者要識得自不滯形骸不礙應感不鴛虛高混迹人寰而游真天載

吾心與物爲體識得自能一體萬物保任長養見善則遷不執已是有過則改不護己非蕩蕩乾坤平乎世界一任過活不落小蹊徑不做小家相

爲懷遠路孝廉書二條

可欲之謂善有是善於己之謂信信而充實之謂美美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



知之之謂神是聖學以此欲而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聖學以此欲而終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

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君子大人也大人者不以已為已而合天下之人以成其已者也故一人之善即天下人之善何敢攘為已有天下人之不善即已之不善何敢謝為已

證學編

聖七

無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者實見得已未嘗有而不萌求人之念也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者實見得已未嘗無而不萌非人之念也若自以為有善無惡而每求人非人則不得為恕矣此四句乃是君子自己着實究竟身分上未嘗有善無惡而到底不敢求人非人處正是君子藏身於恕之法恕者如心之謂人已之心一如也若論善我既有則天下人皆有若論不善天下人既不無我何得獨無此謂人已之心一如此之謂恕人惟見得在已者

有善無惡便與那百姓不成一體便是將身露在

恕之外君子見得在已者未嘗有善無惡便與那

百姓渾為一體便是將身藏在恕之內橫目之民

仰瞻于下不見君子之身只見一箇藹然仁厚豈

弟慈祥惻怛之光景自然感動其良心都自然曉

得已未嘗有善而推善與人自然曉得已未嘗無

惡而引各歸已似那虞芮二國相爭不已一入文

王之境望見相讓之風遂各自知不是而不復爭

所謂喻也大抵事理不出感應如形之有影聲之

證學編

一

聖六

有響未有形邪而影正聲細而響巨者居民上者無善而求有惡而非固不足言即有善而求無惡而非足以服人之口而不足以服人之心天下之爭皆起於自有善而自無惡吾既有善天下之人亦各自有其善吾既無惡天下之人亦各自無其惡此天下所以多事也長民者不知自反而歸咎於人心之不公豈非以邪形求正影以細聲求巨響哉故曰藏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吾人讀誦此書須反身審察我果有善否果無惡否



若果有善便須根究我此善從何而有莫是得之  
聖賢之書莫是得之父兄之教莫是得之師友之  
爽持風俗之漸染方得有是善如此看來我何嘗  
有善既未嘗有善如何敢求諸人那百姓家多因  
他未曾讀聖賢之書無賢父兄之教又無良師友  
之爽持好風俗之漸染如何惟得他無是善又如  
果無惡亦須根究我此惡從何而無莫是我所居  
之地既高賴藉之資又厚內無仰事俯育之累外  
無一切引誘之徒方得無是惡如此看來我何嘗

證學編

甲九

無惡如何敢非諸人那百姓家多因他所居之地  
既卑賴藉之資又薄內有仰事俯育之累而外又  
有一切引誘之徒如何惟得他有是惡凡屬於已  
者有善務須看到無無惡務須看到有凡屬於人  
者無善務須看到有有惡務須看到無看之久久  
忽然自悟便能全身藏在恕中而能喻人矣大凡  
臨民之初此段工夫未熟但見百姓有過急提起  
惟不得三字在口頭即時可免暴怒殘刑之患又  
之無善無惡境界亦由此而入只要惟不得三字

口頭提熟大有益也

先師羅近溪先生平日見人有過便此惟不得三字  
出口黎文塘常爲子誦之子因觸類得此章之旨  
而平生粗暴之氣十亦消其五六敢附野鹿呼朋  
之義與同志共之

附復葉綱齋書

道駕發時生在病中不能與於祖送之列盛使西還  
獲領札教因聞動履萬福世道幸甚承裁正鄙說  
甚大惠也哀毀荒迷中如守長夜因之復睹天地

證學編

五十

日月感激何言弟生之說乃生自反身體驗而爲  
之說非敢以爲聖賢之說也聖賢謂有諸已而後  
求諸人矣生自反未有諸已也而因不敢求諸人  
聖賢謂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矣生自反未嘗無諸  
已也而因不敢非諸人而遂竊意聖賢之爲心亦  
未必自謂其有諸已無諸已而遂求人非人也是  
以爲之說如此蓋失在於以已之分量測度聖賢  
也今老先生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欲立則立  
人欲達則達人矣善已所欲故求人不善已所不



欲故非人是姑就所欲所不欲者言之而未及其實有諸已實無諸已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由此觀之可欲之與有諸已必有分矣彼曰有善於已而後可以求人之善今日善已所欲故求之彼曰無惡於已而後可以非人之惡今日不善已所不欲故非之似於本文無乃少異矣乎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凡責人已甚強人太難而出於人情所不堪者人之所不欲即已之所不欲也竊以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本乎人情而已

證學編

五七

至於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乃仁者萬物一體之本心未嘗一息少間者其未嘗求人非人而惟以脩身為本乃其妙於立人達人而為大學至善之則非謂不求不非便為不立人不達人也大學孔門求仁之書也聖賢亦恐後世仁者徒有立達人之心而無其術故極言齊治均平之道不出於反身自治守之約而施之博是仁術而已矣人之智如目能見外而不能見內一言齊治均平便思于人乎求且非之故聖賢使之回光返照已果有

善無惡矣乎然後可求人非人而安能有善無惡也非必如何而後亦能也謂已有善即不善矣謂已無惡即惡矣是故終其身無求人非人之期而不求人則已善日長不非人則已惡日遠善日長而人皆善矣惡日遠而人皆遠矣此不亦近於大學之道而鄙說之所為臆度者亦其崖略矣乎乃若藏身之說非敢為巧易之言退藏於密也藏之易也禮之言藏身之固也藏之禮也因是以知大學言藏身不怨者欲人藏之怨而已矣龍未嘗無

證學編

五七

首也而乾爻見羣龍無首則吉蓋亦有所藏也藏之易則人見易而不見身矣藏之禮則人見禮而不見身矣藏之怨則人見怨而不見身矣亦羣龍無首之義也且大學之藏對暴而言暴者露其善之謂也出乎暴即入乎藏出乎藏即入乎暴間不容髮鄙說非敢為巧聖賢之立言自巧也而尊教云守先賢緒言不能別為新說亦第就此章言之耳老先生平日言論風旨後學竊得聽睹者多矣豈區區守先賢緒言者哉且理者天下萬世之公



也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何所云守何所云新也長者至教本當受而不拒然理宜諤諤者而弟付之唯唯而已是以唯唯拒也唯唯亦拒也諤諤豈不爲受哉與其唯唯而拒也寧諤諤而受唯長者命之

學而時習章

此一章書以時字爲宗吾夫子見得世間人不知從事于學者既以心爲形役沉溺于愁苦之中卽從事于學者復厭棄平常而希慕高遠則亦未能臻

證學編

一

五三

於自得之趣也故憫焉而以君子悅樂之學誨之說道吾人爲學若肯去時上習之不亦悅乎何謂時上去習如時乎事親便去事親上習時乎事君便去事君上習時乎應酬便去應酬上習時乎燕息便去燕息上習凡吾身在是卽事在是卽心在是蓋無時而非習無時而非學也如此去學工夫何等易簡易簡便輕快活潑非悅而何學既時習便是通天下之志之學而非孤高之學凡德之不孤者必有類應遠至之朋乃其所自有者吾既悅

時習之學亦欲推此與人共悅之今旣得朋與之共學與之共悅彼此交暢鼓舞不倦實天地間之至樂也然此學旣是時習便平平常常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非但世俗之人不得知雖在同類之朋見道未徹者亦或不能無疑於此而稍動一念便謂之慍便是學不得力何以爲君子不知而不慍則所學者確乎其不可拔矣君子之學於此乎有成而其爲君子之人可知矣君子者冒天下之道者也道無定在隨時而在故時習之學乃

證學編

一

五四

所以冒斯道之全而爲君子之學也吾夫子所以爲時中之聖者實由此學而成觀其學不厭何悅也教不倦何樂也莫我知而不怨不尤奚慍也夫子以其身所有者教人至切矣吾黨今日商量學問只在此時上理會舍此時不理會便是爲道而違人便是須臾離道人而離道如魚失水安有悅樂之期而成其爲君子哉

其爲人也孝弟章

這一章書却重看一生字有子見得當時犯亂之徒



罔生幸免皆由於不孝不弟以自撥其本也故特以生道噉緊示人說道世間人做人若能孝弟遇親便愛遇長便敬如此之人必不爲犯上作亂之事矣何也犯上作亂之人其心剛強剛強者死之道也孝弟之人其心和順和順者生之道也蓋仁道譬之樹木其生意都含在根本之內樹木離了根本便槁然矣做人亦然所以君子惟務其本本立而道生孟子所云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是也生生不已所謂仁也美哉孝弟之德乎其真爲仁

證學編

五

之本與和順之心皆生於孝弟而孝弟之德實始於孩提正似樹木之生意含於萌芽便是合抱連雲花蔭數畝之根本也可不務哉爲仁二字與上爲人二字相照仁者人也若不能仁其身便不得爲人有子示人用意深切如此然曰鮮曰未之有曰與詞氣謙和略無迫切之態卽此便是和順之所發孝弟之所生也吾人諷詠涵濡足以變化氣質矣友問孝弟之大如此至夫子論士却次之何也曰聖人之孝弟由學以知本土人之孝弟不知

學以流末知本之孝弟則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自有許多生意彼流末者但足湮於宗族鄉黨而已無許多生意故有辨也又問此與時習之旨同否曰務本正是時習本立而生卽時習而悅也公此時間我的就是遇親知孝遇長知弟的事物就是爲人的根本更無他物根本在生機不在軀幹生處便是本也人無時而不生卽當時時務其生時時務其生卽無時而不生時習而悅生則惡可已已坐守聞說皆爲躍然

證學編

五

曹交章

這一章書是孟子夫子深喜曹交求道之切爲之指點當下便是以決其趨也孟子一生道性善稱堯舜是其大宗旨曹交一問深契其衷故喜之特甚及見其論在形體上是謂聖人係天生成的不是人做得的看得聖人太重太難孟子便與他說聖人却是人做得的不是天生成的說得聖人極簡極易所以欲動振發之也又就他來見時執禮謙恭徐行後長處說卽此便是孝弟卽此便是堯舜不



必他有作爲而堯舜之道在曹交已能爲之矣雖欲不爲堯舜不可得矣曹交見孟子指點得他才輕快所以傾心就學而願假館受業孟子却欲乘機以速其悟說道此道原無等待原不必向人求索明白現前至易至簡但反求諸身無不得也自身便是師適問教汝徐行者是師否如何舍却自身之帥而師受業哉孟子平生指點學人更無如此直捷易簡者蓋曹交天資之美過訪之誠發問之大有以得之予每誦此章精神便爲煥發而

證學編

八一

五七

平生說書惟此不得不異以聖學大宗旨在此也諸友聞之咸喜躍云

證學編一終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目錄二

卷二

周柳翁座主書 四首

復耿侗老

復吳悟老

東張陽老

楊晉菴給諫

送壇經與友人

李斗野丈

證學編目錄 二

孟我疆先生

周山泉先生

高上海

黃二瞻丈

王介石

吳矩之

李卓吾先生

沈介菴書

葉龍老



蔣蘭居年丈 二首

鄒南阜年丈 三首

許甸南給諫

周謙山先生 二首

焦漪園會長

蕭豐源

趙虛白

趙燁文學

何九叙秀才

證學編目錄 二

朱紫垣文學

答曹州貢士郝珩

書李明仰冊

答友人不死死說

羅鵬雲文宗書

蘇紫溪同年書

劉承所

沈孝廉

寄李卓老

俞定所年丈

蔡體國

劉子誠

王時揚

楊湛如 三首

劉肖一

管東溟公祖

周謙山先生

孫區吾公祖

證學編目錄 二

梁拙一司訓

鳳陽高別駕泰崑

許甸南給諫

馬杞縣

龐丹徒

劉淳寰年丈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二

周柳翁座主書

丁卯鄉場座主  
麻城人諱思久

起自受知門下幸蒙提誨卽志學未嘗少懈惴惴然  
畏負知教賴天之靈求之十年所矣中雖炯然而竟  
不能有所發揮每以資稟推弱自病頃造建昌虛心  
就正遂脫然無繫耳目口鼻手足輕旋活潑乃知向  
日之炯炯于中而不能發者非天資之推弱乃一絲  
之猶縛也黃梅奉晤道範喜極言忘中惛未罄日者  
朱君至得接翰教盥讀之下仰見師門垂念深矣卽

證學編

八二

一

顧復之愛奚異哉承諭學須自足方能不足又曰不  
足者足矣足者不足矣起安所托業以及此言哉竊  
揣吾人之心本屬太虛太虛何足之有識此太虛無  
足之體謂之自足而非果有一物以充足於其中也  
此太虛無足之體人人有之曰日用之物物同之未  
嘗有一物一人一時間狀然第驗之於赤子驗之於  
夫婦之愚不肖則洞然明白而仁智之見不與焉締  
觀聖人所學無非舍己從人惟其虛體復也今夫人  
之視也未有不舍目以從色者也人之聽也未有不

舍耳以從聲者也食則舍舌以從味嗅則舍鼻以從  
香捉則舍手以從物行則舍足以從路至於心獨不  
能舍且從乎非心也落於知識淪於念慮而妄認之  
爲心而彼亦妄爲我主宰而莫之辨也誠能一旦之  
間泯其知識歇其念慮而惟心是從如鼓答桴如聲  
應響如水行地如鏡現形安得而不舍安得而不從  
亦安知其所舍安知其所從夫舍與從有二境焉不  
可不辨也以所舍所從之是非得失爲究竟者其次  
也卽舍卽從爲究竟者其上也何者是非得失俱起

證學編

八二

二

於知識念慮如人有潔病者其視聽嗅味皆與人殊  
亦是其所是而得其所得而不知其大非大失也聖  
人則不然知大是而不知小是知大得而不知小得  
嘗觀堯舜禹之際而竊窺其槩也洪水之患亟矣鯀  
之方命圯族堯所知也四岳強舉而堯遂聽之者何  
也禹受征苗之命苗逆而益以謙贊此於兵事何當  
哉禹遂聽益而帝亦遂聽禹者又何也無非學也蓋  
不聽卽不虛不虛卽其本已撥天下之治忽豈知識  
念慮所能及哉嗟夫此學之在後世未易以一一明



也起幸不自棄年至強立始克奉師門之教中所稱述無非卽教言而鋪敘之如所謂不以一知半解爲足不以拾唾傷吻爲不足者起悉能領略而具發其所未盡者云耳吾師試觀其中亦有可教者否乎此中甚蒙耿老先生教愛附聞

又

承示性念之說云念之不動者爲性蓋雖有念而其

證學編

八二

三

失矣若不誘於欲不滯於見則性之靈覺者適得其體起則尚有疑焉蓋旣曰不動不亂卽無失無得旣曰有失有得則所謂不動者非真不動者也所謂不亂者非真不亂者也夫性本未嘗有失得也其失也者言乎其迷也其得也者言乎其悟也悟也者悟其不動不亂者也悟其無失無得者也故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夫知之則動無非天何欲與見之有夫不誘於欲亦欲也不滯於見亦見

也旣知絕情斬念之非而又切切焉於欲與見求之其相去豈能以寸乎且欲是誰欲不誘又誰爲之見是誰見不滯又誰爲之而此性靈覺之體果待不誘於欲不滯於見而後得否乎大抵孔門性學一而不二必知一而後可以言知性而苟二焉卽知解而非實悟也此起近日之所得者不敢隱也請以就正幸終教之羣生之性一也而人物異趣皆念爲之也物之念重而堅難於宛轉人之念輕而圓難於直達故物中有轉念之物比於人中有達性之人人性之達

證學編

八二

四

必其有夙根而又遇夫先覺物念之轉亦必其有夙根而又遇佛故鸚鵡鵲之能念佛雞之能聽法華牛之能觀金容無足怪者至於舍利金蓮之類皆其念之專確使之雖未達性而德本植矣此理之常也吾儒所稱九成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者非耶今誦經者冥鸚鵡鵲於其側未必能念也奏韶者驅百獸於其間未必能舞也蓋有說矣上古神聖性體通明天地人物古今往來合而爲一而其志願弘大每欲盡有生之類以皆明其性故其精神默運於六



合之內含靈之類亦默應之若子之趨父然是以發  
謀動慮莫不丕應後世性學失傳儒者但拘拘  
檢束於形骸聲色之末而兢兢然惟恐失之其於天  
地萬物一體處茫然未之知也人且末如之何而矧  
於物乎故今日吾人此學切須以知性爲先虛而信  
者知性之根也一了百當不掛一絲者知性之驗也  
賢愚平等不生分別俱立俱達隨感隨應知性之成  
也此須胸中炯如白日一毫不自欺瞞然後至若小  
小閉藏終成弄假此起之所參以復於師者幸終教

證學編

八二

五

之

又

二十年弟子始得登師之堂師更命令長公呼我爲  
師此宇宙間一團太和元氣豈可多得湖上有徹夜  
之坐浮光有三日之行合食連床長笑浪語師也既  
忘形骸弟子亦安知名分之拘束哉此一團太和元  
氣尤將包裹宇宙而充塞不足言也別後每與文塘  
丈談及則神爽飛越歲杪抵京至今適匝一月忽承  
寄到瑤琴重以門翰龍唇鳳采光景燁燁此身又若

在天台間矣喜甚感甚承示知性一關尚未合併嗟  
夫此際豈容不合併哉夫謂不思不勉之爲性也非  
謂思勉之非性也蓋亦曰不思者能思不勉者能勉  
而已矣思勉迹也可觀可聞不思不勉者神也不可  
觀不可聞擇善者擇其不思不勉者也明善者明其  
不思不勉者也然非實有不思不勉者存也思者卽  
不思者也勉者卽不勉者也而執思者勉者以爲性  
則其去性遠矣其在知性者無不是也焉得有所分  
辨於其間哉起也嘗面呈於師曰思亦是性語出於

證學編

八二

六

卓吾先生之口卽是出於他人之口卽不是此猶生  
之謂性食色性也孟子言之卽是告子言之卽非也  
此可以意會難以言求也師云無假於思者凡與聖  
同而聖之所以異於人者全在思而以書之思曰睿  
爲證苟若是則孔子曷爲以不思而得屬之聖人也  
哉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又曰聖人  
與我同類者非虛語也蓋聖人不思而得不能有加  
於凡凡人亦不思而得不能有減於聖而其幾特分  
於迷悟之間迷之則凡而其不思而得者仍不減也



悟之則聖而其不思而得者仍不增也不思者思思而不思不思者思無所來而來也思而不思無所往而往也是之謂睿思思而睿者聖也凡則思而不能睿矣睿者其體也而不能睿者迷之所自取也嗟難言哉師云惟是合當思處却多放過故於事物之來以習心漫然應之而非率性之真所以不能中道此似未然也世豈有合當思處放過者哉大抵人之應事患在於自私而用智其不肯放過處常多而肯放過處常少其肯放過處多是率性多是中道而不肯

證學編

八二

七

放過處多是計較億度之私生於習者耳此君子所以貫順萬事而無情也雖然此非可以勉而能也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難言哉吾師所教以此救某之失可也若欲求徹性關則有卓吾先生在不敢贅

又

前月蒙手教賜答言虛之義又示以性念說并幾希所訊起伏讀已隨述愚見欲以請正因乏便未寄茲再奉教札兼示大雅之章起又伏讀洋洋乎金石音也灑氣霽襟朗若可挹蓋道脉無疆之徵乎起無任

佩服無任忻忭前奉書有耳順之間一時妄見深違禮則師不督過而復賜答蓋中也養不中之義正師之耳順處起當領略於言外者也大抵此事只一唯便了更着一字不得一字可着便掛葛藤而起於師旨前後悉費分疏俱不了之故真未夢見顏曾在不過泥言詮而生疑慮然繼自今亦知過矣惟師終教之幸甚承示三耻起急自反思惴惴然是懼既而以事理推之天下有好古而忘反求者乎有執道而不能下人者乎有以膏梁食人而自厭糟糠者乎嗟哉

證學編

八二

八

我得其說矣好古而忘反求者必非好古者也執道而不能下人者必非執道者也以膏梁食人而自厭糟糠者必非以膏梁食人者也夫既非然矣而師復被之以如是之美名則有道者之言而詞不迫切故也不然而果其人好古者乎執道者乎以膏梁食人者乎則無乃其未嘗不反求不下人亦未嘗自厭糟糠或其迹近之而其實不然或不能無過而不為彌縫而人皆見之者乎此皆未敢知然師既耻之起敢不耻也若是云云又泥言詮而生疑慮之過也然嘗



記昔人有言若於師全肯卽負於師且文義之疑聊可爲質至於師所實得處起雖不敏亦不能置疑也伏惟台慈垂亮

復耿侗老

不佞向未知學近蒙羅周二師提誨稍有醒覺入京以來又幸老先生惓惓接引及陽和先生聯屬同志輒不自揣欲罄所有以就正有道之門顧貧子悅金自覺羞澁者屢矣徒念四十浮生一向頓寄籬根今日始知出頭豈可更自退轉然亦幸列位老先生暨

證學編

二

九

諸同志諒其真誠終不我棄故得以竭其愚昨承札教洗心滌目捧誦再四老先生與善之周閑邪之切藹然如春肅然如秋仁人君子之用心空如此矣起也於此若不能虛心受教卽爲居之不疑認賊作子自內於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者也尚可以言學哉第其中有空復者不敢嘿蓋老先生之學知性之學也起嘗領教而識之心久矣今札中所引程伯子視聽言動皆天之說而曰此理干涉最大迷悟之間不獨是非得失從此以分而吾人之所以生死者實

自此判於此實有悟入便如堯夫所云靈丹換骨白日昇天苟於此不能靈識而徒名理上辨析格式上檢點則此身猶然麻痺所謂不著不察虛生枉死人耳如此大段已了了矣更何言哉詳札教之意蓋爲不佞復周柳師書有不誘於欲不滯於見之辨恐後學因此遂任其邪欲偏見爲性則其害大矣故不惜詳複批示甚盛心也但不佞原書之意未嘗謂欲與見爲可任而不除蓋因柳師書云卑者誘欲高者滯見如此則動於念而吾性靈覺之體失若不誘於欲

證學編

二

十

不滯於見則性之靈覺者適得其體是以性之失得繫於欲與見而性體果若是哉若老先生云孔孟之道所以不明者則固溺於欲而蔽於見之故也此則無可疑者蓋謂孔孟之道不明猶云性之體不明也夫靈覺性者也明夫性者性之者也性者天之道也性之者人之道也誘于欲滯于見則不足以明乎性人道之不脩也若夫靈覺之體豈因有欲與見而遂失又豈因無欲與見而後得哉何者天之所以與我者分定故也學在知性而已不佞謂欲是誰欲不誘



又誰為之見是誰見不滯又誰為之意欲于是體察以知性也夫欲與見人之所不能無也惟知性之人應時銷落否則層層是欲層層是見不佞故曰不誘于欲亦欲也不滯於見亦見也此其辨之甚微而功之極細者也謂不佞任其欲與見而不除可乎但除之有其要耳程伯子不云乎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欲于東而生于西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先儒公案豈容抹撇而無稽之言則起亦烏乎敢哉夫念之生於欲也有邪有正是邪正者

證學編

八二

十一

念也而性則知邪知正者也念之生於見也有偏有全是偏全者亦念也而性則知偏知全者也邪者誘於欲矣而知誘於欲為邪者不邪也偏者滯於見矣而知滯於見為偏者不偏也欲與見皆念也念則無有不動之時而知欲與見者性也不隨念而動者也有念常生者也而性則生生者也生者常動而生生者未嘗動易繫云生生之謂易指性而言也而告子生之謂性惡足以及此自念之生于欲也起至惡足以及此止是某四十時所見至四未今姑存之以待吾輩參訂云 若不佞前書言虛

之義有云視則舍目以從色聽則舍耳以從聲之類蓋即耳目口鼻之虛以驗人心之虛老先生已洞洞鄙衷矣不佞決不以物交物則引之者為性可不復自解也至謂近世譚道者或以一見為自了或以篤倫盡分為情緣或以踰閑蕩矩為超脫或以遷改懲窒為鈍下如此橫議反而求之不得于心矣是雖住世真仙出世活佛豈能舍已從之哉嗟夫如此等人不佞實未嘗見之雖聞耳聞原未目擊故不敢信然若果有之必其所學者影響之見而非實有所得者

證學編

八二

十三

也夫能自了者必有不了之功性體莫大乎孝弟而推至於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和位育皆性體之自然知性者必知乎此故足貴也而如札教所稱則世之罪人也哀之可也漸而化之可也其在親故善養而曲成之可也孰能舍已以從之哉昔宰我問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孔子曰何為其然也此吾性之良知自有權度存焉不可得而罔也吾輩今日之學當以孔子為依歸豈懲彼噎因廢此食天不為惡寒而駮霜雪地不為惡險而輟陵谷大匠不為拙工改廢



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殼率吾道固然柰之何其有  
二言也起與同志時時提掇當下誠有之誠有之然  
聞老先生與人言亦時時提掇當下何也蓋吾人此  
學舍當下更何處尋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  
乎當下之學時習也孔子所以成聖之時者也苟舍  
當下而別處尋討正所謂誘於欲而滯於見也欲豈  
必聲色而見豈必虛高哉凡所稱引諒皆老先生所  
欲言而未及者至於程伯子云聖賢立言不令知德  
者厭不知德者惑起則誠愧之然惟其所學者未至

證學編

二

十三

於聖賢之域安乎百孔千瘡不可得而掩也然不敢  
不勉若老先生所云願得朝之士紳無作好無作惡  
濟濟師師野之民萌無胥戕無胥害親親長長必從  
明孔孟之道始大哉言乎願老先生肆力於作先起  
也不佞亦不敢不思強勉以隨其後也

復吳悟老

起晚末無識素讀吾鄉白沙先生書而不達致虛立  
本之說因見近溪先生後稍有所見而敝座主柳塘  
先生書來云云勿以一知半解爲足不足則足矣足

則不足矣起讀之適與心會因陳所見而極言虛之  
義在於舍已從人然不覺其引喻援證之遂至於支  
且蔓也忽辱老先生摛發數條訊鞠勘詰令末學凜  
然幾不容喙雖然向微支蔓之說得徹於尊前何由  
發長者之德音乎所教云云悉當默會顧必摠思奉  
答者仰知老先生愛人無已故更藉是以終領大教  
耳而實無所異同也謹依來款條復于後

其一

老先生曰知識念慮能斬然一泯卽不起一歇卽不

證學編

八二

十四

動乎知識念慮誰爲之泯與歇誰爲之一舍一從又  
誰爲之思曰誰字甚妙識得誰字則知識念慮雖未  
能不起然可得而泯也雖未能不動然可得而歇也  
不然卽泯亦知識也卽歇亦念慮也豈易言哉鄙說  
所謂卽舍卽從爲究竟者正指此誰而言而謂以所  
舍所從之是非得失爲究竟者則指知識念慮而言  
蓋知識念慮雖出於心而不可遂以爲心且孔子亦  
云知之次矣則其上者安在然則奚嫌於二境也老  
先生曰堯聽四岳而川絲能從四岳也而方命圯族



不幾失之前迷乎征苗之役禹聽益帝聽禹善從也而益未謨之先奚舍而奚從乎將三軍冒不測之險當其時其心能廓然太虛絕無一絲分別知識念慮掛繫乎將爛然者一照而徹乎愚曰書稱堯舍己從人孟子稱舜亦舍己從人然其所以能然者以其有允執厥中之學故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用繇班師權度出於二聖之心而後世之所見者迹也鄙說引此以言虛亦欲以善體其心而仰稽其學耳若其迹與其時而俱運矣似難論也如云無一絲分別與一證學編 八二 七五

照而徹起亦不敢生此妄見也

其二

此條老先生一句一詰而總之曰夫靈覺之體委非待不誘於欲不滯於見者而後得而吾人之欲得靈覺之體也舍不誘於欲不滯於見更何路以入乎將孔門四勿之指異於不誘不滯云乎妙哉何其了然也程子曰苟規規於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此正不誘於欲不滯於見之斷案也然則有其本矣本者何知

性是也正老先生所謂欲得此靈覺之體是也得豈易言哉一絲一塵便隔萬里何欲與見之敢留此正克復之真機四勿之要訣與言至此髮竦毛豎直欲按劍尚何一之可言

其三

鄙說所云虛而信所云一了百當不掛一絲所云俱立俱達隨感隨應偶分三段成文承詰曰三面目三階級有此三則奚云一誠然起前自愧支蔓者此類是也敢不受責老先生又曰太虛中無天地人物古

證學編 八二 十六

八二

十六

今若有個天地人物古今的志願繫在區內安得謂之虛此志願與念慮何以擇也愚曰天地人物古今皆太虛中所現之相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則虛體復虛體復則天地人物古今一齊穿紐一齊呈露目前其一體之志願自然發動非有意繫此於胸中也志願與念慮似同而異從虛中天地人物古今起者謂之志願從軀殼上起者謂之念慮人心不能不起而聖賢所以無念慮者正以志願勝耳老先生曰彼拘束形體聲色之末者固未可共此學而



從事於此學者止說得與人好聽寫出與人好看其實不曾實下苦工又曰足下所云胸中炯如白日不知於此白日果從天降乎抑塗間拾得乎居常此白日長炯如乎能不離乎欲與見不我涉乎抑皆天乎倘念起時何以應乎此段一句一鞭一字一策起讀此自知痛自知省此即起胸中炯然之白日也若長者常不棄而肯時時鞭策之起常能不自棄而時時痛時時省又何患乎白日不長炯如何患乎欲與見之涉何患乎不皆天而念起無以應哉若夫弘大志

證學編

二

十七

願誠一驗之便能發謀動慮使含靈不應此聖神之極太古之化遐哉邈乎尚已豈區區者所敢云也老先生又曰不佞何能於此白日上加一語正欲向此白日奉持之長保勿失也幸甚幸甚又曰知足下虛體能聽不索罵我也吁是何言歟世之不講於曲禮久矣幼者聽而弗問不躡等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悌事長則順古人有言曰不斑白語道失老先生長者也起雖愚亦嘗講於禮豈敢云虛藉使不虛猶將執幼者之禮以聽於老先生今者老先生瀝心髓以教

起也謂何為天下萬世學術計也奚有一嶺外書生哉起不能聽是為負老先生之盛心夫不循幼者之禮與負君子之盛心其得罪於天也大矣而尚何學之足言蓋世有足已而自是執迷而不顧者而起不願學也起今縷縷奉答者或可或否要之皆妄見也而所恃以為炯然白日者獨有領略老先生之教之一點靈明足以當之耳否則舍受教之真心而執知見之謬論是買櫝還珠之譬也伏惟老先生弘與人之量肩不倦之仁察其可教而終教之不勝至望

證學編

二

十八

東張陽老

伏承手教垂答言言皆實際語領益多矣承諭吾輩立言不欲使人駭聽誠然誠然但此體原有天然之矩非意見所得而增損也言本體而黜工夫起則安敢然哉但謂吾人識得此體便隨時隨處都是工夫工夫雖做得萬分細密依舊還他一箇本體而我並不會做着他一毫耳即如程子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豈仁體之外別有誠敬乎孔子又曰仁能守之翻說覆說只是這個更無餘法若工夫可黜便不識



本體而起亦不敢也人物之靈蠢貴賤迥然不同  
希二字亦孟子不得已之言起因拾而著論偶一  
呈非古人庸言而起亦不敢執也大要真知性真識  
仁卽若邵堯夫先生以人而當億兆之物奚疑耶若  
夫不學而甘爲人下卽不如物者尚多聖賢每每言  
之吾輩不能爭也陽明先生四句宗旨萬世不易知  
善知惡總是一知卽此是本體卽此是工夫但從本  
體透過來方能如此說若初學不指示他本體合下  
只教知善知惡畢竟成個執着生大分別障也門下

證學編

八二

九

幸審之尚容面布求正

楊晉菴給諫

人有恒言曰吾道自足何待旁求此似非知道者之  
言也人之求道惟其不自足也故其心常虛好問好  
察見一善行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  
大舜也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  
道焉焉不學何常師者孔子也此古之大聖人也豈  
嘗曰吾道自足哉吾人之心本無不虛惟執已見則  
有我而不能虛故爲吾道自足之說者出於有我者

之口聖人所不取也今之盡心於聖人之道者未有  
過於足下者也而於此似尚有未察者第不敢不效  
其愚

送壇經與友人

秦火之後古書之存於世者無幾佛周初人也從西  
方入中國其言與六經相發明者多矣文中子曰負  
樵幾禮揭竿幾樂吾其求諸野乎夫野尚可求也矧  
聖人之典哉其辭而闕之者心不虛而好名之爲累  
也非及本復始好古君子不足以語此矣壇經出六

證學編

八二

二十

祖六祖元不識字何故能說經讀者誠知其所以然  
其庶幾乎

李斗野丈

國家羨海之利居田賦之半商灶之苦甚於民而及  
其不逞也比之田野揭竿者亦甚焉其所天者在都  
運必得君子主之然後能恤灶通商百姓勸而財用  
足足下能其任滿三載良可賀也卽此便是道學豈  
外此而別有道又豈外此而他其有學哉第向日安有  
所陳勸者誠見足下資性操履都與道合至道甚易



夫方曰都與道合矣曷又云至道甚易此却別有說也雖云有說實亦無多說大抵第不欲足下以司馬溫公輩人自限耳今足下云使人人而皆可語道學則白沙之門亦不足重第雖未測此意然就二語思之似謂未必人人皆可語道學也又似謂惟非人所易然後見道學之難也顧以第之所聞於古訓其實不然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實以人人皆可爲堯舜也堯舜之時非獨堯舜爲然其時在庭者皆聖賢也又非獨在庭者爲然在野者比屋皆可封也是

證學編

八二

三

後聖賢重聖賢之重也是世道之衰也雖然其責固在人苟有能明此學者必將引同志以共明之由寡及衆由近及遠由一時及後世但得其機不息其種不絕雖回世道於淳古無難也吾鄉白沙先生亦不過繼續先聖先賢之脉耳白沙出則先聖賢不灰矣吾人今日奮然有立亦所以繼續白沙先生之脉使白沙不死也白沙不死先聖賢不死總是人心之不死也人心不死猶火種之藏於鄧林也會有燎原之日敢云世道遂衰不復見唐虞之盛哉足下謂當時

證學編

八二

三

果何脩而致是哉或者歸於氣運之隆殆非然也蓋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族無不睦又以此而平章百姓而百姓無不昭明又以此而協和萬邦爲之於變時雍舜亦以其孝友之德克諧於家又以此而成聚成邑成都以以此而風動四方則皆此學爲之也當此之時天下不知有聖賢之名而又焉知聖賢之爲重譬之天有日月星辰光輝照臨天下以爲固然而不以爲寶嗚呼此所以爲唐虞之盛也自世衰道降而後天下知有聖賢自聖賢之道不盡明於世也而



亦未為不可也第何敢固以為勸哉

孟我疆先生

定性一書程子因張子有是內非外之病而發故極言性之無內外而攻是內尤切如所謂自私自用智皆由於是內也繼之曰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其旨明矣終以怒之一端專破是內之見入當怒時多認以為內因又認以為是不知此怒原因物起還因物除若肯即時放下一觀則方以為是者又未必是矣可見怒不在內而是內者妄也然此

證學編

八二

三三

周山泉先生

門下未出京時曾見教一言佩服無數茲辱教札捧誦再四於波興水止之喻尤有以仰見門下以自家珍分惠不佞何幸幸夫海之為海也風起波生則

不見夫平淨之景及其風恬浪靜又奚有夫洶湧之形波與不波皆非我體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非惑歟學者惟知此之為惑也故其中無適無莫無作好無作惡泛兮若無所涉蕩兮若無所止即波即不波不取波不取不波夫然後大定雖然非持之以弘大之願凝之以精專之向練之以拂逆之境而輔之以強仁之友吾見其難也門下從事於此久矣庶幾其能之若僕方在創艾之間惟能

證學編

八二

二四

痛自着鞭不離當下耳恭惟門下以大學膺大任設施厝注必越尋常不言可知第竊迹時事良亦有慨於中者夫位撫臺者孰不云辨吏治哉然資格不決吏治不可得而辨也名實不核吏治不可得而辨也能是二者而又主之以省事之心使上易知而下易達則亦庶乎其可歟然此乃淵泉之流而大海之潤也於門下何有哉

高上海

向蕭介揚楚問其民剽悍而朴魯且僻易展布也上



海異是多貴勢而其民輕微是非毀譽出於巨室而膠庠士亦參焉雖然豈可違道以干其譽耶令職在養民而已吾誠於爲民未有不動者也且邑士大夫有賢者縣令當父兄之而稟政焉此子賤所以化單父也自矯意立名之徒務與邑士大夫爲水火而仁澤壅此夫不善操舟而嫌溪之曲也吾不爲執事願也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易曰顯比之吉願執事詢上海有道士夫與其耆老參焉顯問以治道而明用其言洞開重門與一邑之賢者共治一邑而以其

證學編

八二

三五

暇與膠庠之士講學論道申孝弟之義而相期於遠大之域圖之在始幸勿緩舍此而挾數用術非卑陋之規卽曖昧之態而不足進於光明惟執事度之便卽寄音勿以常套相加爲愛

黃二瞻丈

承札諭云萬物一體沮溺輩未嘗不知惟其見天下非一人精力可挽遂退然自安孔孟則不然肩挑天下背負萬世精神氣鬼充塞無間此論大槩亦得之矣大抵孔孟能合天下萬世以成其仁者以能盡其

性也而沮溺之退然自安者以不能盡其性也此其分別在學不在事在心不在迹假如顏子只居陋巷不改其樂此其迹與沮溺輩何異却又得了得天下萬世以其學其心與孔子同與沮溺輩殊也然則謂沮溺輩未嘗知萬物之一體可也舉火照身不若以身爲火一譬尤妙仰見足下切實貼體之志僕謂足下方擬談作此語時渾身是火誰爲舉者誰爲照者卽此更無他身他火但願足下繼續其光明而已第膚淺之識全藉列丈教誨三月間張陽和先生長逝

證學編

八二

三六

豈勝悲咽天意竟何如哉附聞不盡

王介石

承翰教遇事動氣自各學問之未得力今以文會多士爲檢束身心陶融氣質之助幸甚幸甚然此乃相濡以濕相煦以沫耳非所以相忘於江湖也吾人之學有大小學其大者爲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太和元氣盎然兩間豈物所能動哉此直其所學者大而非務爲融通者之所能也足下既能求助於多士矣更能以大學相切磋則不事於檢束而自檢束



無意於陶融而自陶融鼓鬣揚馨於大江大湖之間而尚奚屑屑然以响濡爲哉苟有見於人與已爲對理與事爲偶內與外爲敵雖十分調劑百千萬分停當皆响濡之類也惟足下慎思而敏求之尤爲幸甚不宣

吳矩之

諸公出都門俱缺餞送亦不遣人送於足下亦然使翰至始知尚在潞河喜慰慰足下云少負嚶嚶豈非欲爲古之人乎欲爲古之人而不求古之學吾未見

證學編

八二

三七

其能古也古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然其爲學之節著之經傳尚可攷而知也古者二十始學禮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始理男事博學無方遜志視友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夫古者道術純備生而耳目濡染焉其於二十三三十之時豈謀慮昏塞不逮今人哉然曰不教也曰遜志也誠以謙德虛其心歛其氣使可以入道蓋必於斯道洞然無疑矣然後天下之事迎刃而自解漆雕開未信孔子雖使之仕而不敢卽孔子亦曰我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也此古人爲學之節也至於其所學者尚未易言也今之人欲爲古人曾有古人之學否乎學且未論曾有古人爲學之心否乎是未可知也雖然無惑也何也未有以古人爲學之道告之故也今之人豈與古人遠哉若乃足下年甚少志甚銳本希聖之資而不佞忝一日之知不能有所發明以裨益足下之萬一不佞之過也又何言哉足下勉矣不佞非以足下前日之舉爲非是也雖使可以並伊傅之訓方禹臯之謨吾猶以爲當盪之以長風洗之以大波以求

證學編

八二

二天

進於道足下其信予言乎又奚事於贊詞哉

李卓吾先生

近得先生與焦漪園丈書又得我柳師教札知我柳師之於先生有相信相愛之深者蓋其合也遲則其交也固不圖古人友義復見於今日世道一大慶也生於先生大教私淑有年向過湖上一宿雖未敢質問一談一笑一指一顧皆足以銷鎔頑鈍生雖淺學眼中頗能識寶每入寶山必不空過昔之事我近師也亦然初未嘗質疑辨難於近師之前也奉違以來



罕嘗申問蓋相見且無所問矣相闕復何問哉此生之所以自附於忘言之交以其中實有不言之信存焉耳雖然我近師逝矣今之能教某者莫如我柳師暨先生於先生而不通問又將誰問哉繼自今當罄所欲言以質於先生願先生之無棄之也讀祭近老文不覺淚下長嘆蓋自以世不復有知我師者柰何茫茫宇宙之中又有先生在焉然亦僅僅一先生已也猶不失爲知我者希也昔洙泗之間三千七十自以爲知孔子者亦衆矣至於三年治任之際欲事有

證學編

八二

三九

若以夫子然後知爲孔子之知己者空無入也不如是何以爲孔子哉吾想子貢之徒其中心隱然以有若賢於孔子也豈但曰似之而已此亦往事之可歎者也嗟夫彼師也而欲更事於身後先生友也顧恨未事於生前人之相知豈在親疎久近之迹哉狗子無佛性話卽依來教參訖茲因寂空僧還托之致謝不一

沈介庵書

仲冬朔熊堪輿將鼎翰至開絨盥讀若奉顏色乃知

不孝孤之所以繫念於賢人之門者以此學也又乃知門下任仁之切未嘗遐遺海內同志也又乃知門下欲同志借之正道意向或偏世道隨壞而憂之隱慮之遠也則豈但孤感而已實千萬世吾道之幸夫學之爲言學也人之性至虛至靈原無定體惟隨其所聞見者而學焉故陳俎豆設禮容椎埋賈術之時而學已行矣是人性之真體也是赤子之心也此心能不失焉於人爲大人於學爲大學故大學之道在於明明德以親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以止於至善

證學編

八二

三九

焉見俎豆而俎豆見椎埋而椎埋見賈術而賈術者明德也見俎豆而後俎豆見椎埋而後椎埋見賈術而後賈術者親民也以椎埋爲不可也而遷之賈術以賈術爲不可也而遷之俎豆然後安焉是止於至善也此孟母善教爲萬世儀也止之於其所止者謂之善隨其所見而能遷者謂之良使無能遷之性雖百遷其能如之何哉故有良而不善者矣未有不良而善者也大學明親之教喫緊求良也故學以無所執爲上無所執然後爲明德無所執而後能親民無



所執然後能止於至善蓋不孝之從事此學有年矣  
恒自驗之每當離羣索居之際亦有一種道義可以  
安頓身心者自以爲無限穩妥也至欲自盟終身持  
守不易及其一見高賢大良則向之所執若長風大  
波爲之洗蕩無復影響又嘗驗之每順應一事應之  
時自信無所失也及其靜居之中或中夜寤省多不  
自安甚至愧汗浹背不勝追悔已少焉接良朋舒志  
意又覺夫初應之爲是而後悔之爲非也然後知道  
無定在友可輔仁過必不能免也惟友是箴善必不

證學編

八二

三

能據也惟友是長古之人未嘗一日而離友此其學  
之所以易成也不孝延禍先人天地間罪子也自京  
師已得奇病加之哀毀幾無生理三年之中幸無他  
過惟朋來商學正復不免夫朋友在後世爲贅疣而  
古人所謂五倫也友之於五倫猶土之於四時無可  
缺者居喪而不接朋友是友之倫因喪而廢又不知  
孟子使充虞敦匠事虞其友乎否也吾安敢因象山  
而疵伯恭仲淹哉但如歌詩鼓琴赴席行慶之類乃  
爲禮樂自不能與誠所謂人子至情非作而致之者

遂以此並絕朋友恐無是理矣門下謂論學亦立身  
行道中一大件似不可以苦塊廢似之爲言就論學  
言之耳舍曰論而直曰學焉則真不可以苦塊廢又  
真不可以頃刻廢非惟不可廢又且不能廢何者寢  
苦學苦枕塊學塊蓋無之而非學矣孰能廢之故論  
則有時而廢而學則無時而廢君子蓋有時而不論  
實無時而不學也門下謂聖門與諸子論學不外孝  
弟忠信卽顏子最聰敏其所請事者亦在視聽言動  
間非有高深之談誠然哉此所謂名教也名非實不

證學編

八二

三

生得其實斯得其名矣名有萬殊實惟一致聖人之  
學以一御萬不以萬蔽一門下舉河東餘干江門餘  
姚四先生之學脩悟交致誠確論也愚謂悟之一字  
乃入道之門大學始教必先格物以致其知然後及  
於誠正蓋有格致而不及誠正者矣未有不格致而  
能誠正者也格致而不及誠正者亦其未之格致也  
彼之舍躬行而譚超悟者非能超悟者也安得藉口  
于姚江樂曠蕩而忘拘檢尤不足論矣安得自比于  
江門哉要之學以格致爲急亦以格致爲難惟其難



也故始因其性之所近者脩焉雖未足以躋聖域而亦不失爲聖人之徒此爲中人設耳若夫豪傑之士自當勉其所難而安可少諉哉以當下爲入道蹊徑此自有說當下者時也時者大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當下也離當下無天離當下無命離當下無性則離當下豈復有學耶故夫子曰學而時習之而夫子之成聖亦聖於時也學而流於清談廢事者由其舍當下之職業而虛騁其意見立好名目以夸示時輩競習成風安得不廢事哉子曰賜也賢乎哉夫

證學編

二

三十三

我則不暇學者終日茫茫蕩蕩不知自己性命落在何處命根已斷尚不自卹此子貢所以致夫子之一鞭而尚未知痛也夫子之一鞭正鞭當下而子貢之未知痛者當下離也不孝十餘年來正學得當下二字而尚自覺其出入之多也今門下訊及又安敢舍平生所學而二其辭哉是故悟當下者謂之真悟脩當下者謂之真脩頓於當下之謂頓漸於當下之謂漸一切聖神俱於當下化一切衆庶俱於當下日用而不知得此當下者聰明睿知而達天失此當下者

昏昧放逸將迎意必而化物當下明通公溥則開萬世之治當下邪暗閉塞則基萬世之亂慎哉其惟當下乎恭惟門下舉動光明心事磊落爲烈烈大丈夫爲犖犖奇男子皆此當下之力也而自以當下爲未足得無望道而未之見耶抑亦聊以試疎淺之夫於荒迷之後也不然則病夫敢比之於千里之鷲毛庶幾萬分之一乎而未審有當於門下否也天台耿先生穎泉鄒先生皆近溪先生執友不孝雖未執業實心師焉其所著論自欲相輔而行古人所以貴有友

證學編

六二

三十四

者正爲此也若諾諾附和則豈上天生吾人意哉古之學者亦不肯學一先生之言一先生固不能盡言也故夫子焉不學若以彼廢此則於道悖矣僻處海濱同聲希闊幸乘鴻翼輒吐肺肝惟門下裁正之

葉龍老

辛卯歲因龍老索奇書以表太史海蘊編寄覽書來云云因復

伏承札教云此書稍雜禪家見解豈不誠然乎哉卽謂之全禪可也老丈以奇書索生不敢不以奇應雖然老丈豈逃禪者哉君子之學務其實而已矣實苟同也雖禪其名復何害焉實苟異也雖儒其名復何



不害焉昔之儒者常闢佛矣取其書讀之其不爲更號以逃禪者蓋無幾也陰用之而陽闢之豈堯舜之道哉夫儒之學以經世也而苟不能知出世法則亦不足以經世古之真儒必明於出世之法吾儒出世之法何也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也心如鐘焉一扣一鳴百扣百鳴不扣則寂然而已矣故聖人於物也無畔援有天下而不與也佛之學吾不知其詳也然攷西方之典載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旣持鉢須依過去證學編 八二 五

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蓋佛出世法大略盡是矣而此諾此持豈出世事哉然則出世者佛學之名也盡其所以出世之實恰與經世法類焉經世者亦儒學之名也盡其所以經世之實亦恰與出世法通矣天地間寧有二道乎哉然今之爲吾儒之學者淺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乃吾儒之過去七佛也而今之儒者曾依其儀式否也若果曾依其儀式焉則上下有經百司奉職百姓安其田里而四夷爲之守

庸言信庸行謹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邪自閑而誠自存矣奚事乎馳見而騁辭爲哉今之儒者不能也而徒持其空名以攻佛及其攻之不勝也曰吾謹避之耳亦可笑矣而反笑彼之不避者是何異以五十步笑百步哉且夫中國之待夷狄也其策不出於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則雖如周宣之薄伐獯豸至于太原皆不足以爲策之上也况乎恐巾幗之辱而猶恬然以爲得策哉今儒者之逃禪何異于此且非徒恐巾幗之辱已也將并自立之中土而與之如趙宋矣證學編 八二 五

猶號於海上曰吾中國也豈不可哀矣哉蓋我太祖高皇帝所以爲天挺聖神也其論三教曰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萬世末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吉常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給濟之理一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大哉皇言聰明睿智達天德矣故能驅逐胡元大闢乾坤而肇脩人紀不亦宜哉今之儒者於仲尼之道所以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者果能默契洞曉了了無疑乎



則雖時引一二禪語以明之何害譬之聖天子端拱明堂冠裳萬國之中雜以四夷君長不惟不足爲朝廷之羞而益足以明大一統之盛蓋中國尊則四夷自効其貢獻儒道盛則異教自助其文詞理有固然者然中國不可以四夷飾尊儒道不可以異教飾說實之所在不可得而欺也且儒者之欲闢佛豈易言哉佛可闢則儒亦可闢也何者皆古之所無有也未有文字之前天下之民惟知鑿飲耕食之事而已有文字而後有義理義理之流也而後爲儒此土儒矣

證學編

二

三七

彼土安得不佛哉中國之儒息矣彼佛安得不入哉井田之廢久矣游食之民衆矣民之福不齊而鰥寡孤獨者衆矣取士之途狹而慧辯高亢之士無所容矣不佛之歸而誰歸哉故後世之有佛也亦天道人事之會也今欲闢之必大整頓吾儒之學如古者禮樂射御之教六德六行之教井田取士之法一切俱復然後可然今之爲吾儒者未嘗深求所以整頓之故如白沙陽明諸君子所孜孜汲汲者誠其人也後之學者不能深惟其意以繼其力之所不及及從而

非詆之整頓於久壞之後非并力相繼百餘年未易言也今千百年中僅出一二人而後死者遂非詆之使其一生辛勤刻苦之力盡廢而又欲遂臻於古者道術純一之盛豈不難哉且白沙先生之所謂靜中養出端倪陽明先生之所謂致良知皆其身有之而轉移人心之柄也猶孔子之言仁孟子之言仁義也若以道論之無聲無臭至矣仁與仁義豈足以言之哉然欲明道以覺人則不容無言既有言則不容無柄故仁與仁義云者孔孟之言柄也仁與仁義既可

證學編

二

三六

以爲言之柄矣則端倪與良知獨不可以爲言之柄哉又奚必孔孟之是而白沙陽明之非也葉化甫與韋純顯論學有攻陣王先生活語善學者亦觀古人之精神而已矣學不厭教不倦孔孟一生之真精神也以此求之白沙陽明二先生何如哉似亦可以無愧矣宋之儒者於其先輩之著作皆講求而傳習之我朝之學者不然弁髦其說而操戈以逐之其志蓋以求勝也不知已之說亦將爲後人之所勝也苟有其真精神也猶將有類我者勝我也若乃無其真精神乎不待類我者亦勝



我矣如曰吾不計乎後之勝我也則亦奚以求勝乎  
前人爲哉凡人心之愈趨而愈下也皆本於求勝商  
欲求勝乎夏也故不足其忠周欲求勝乎商也故不  
足其質其所求勝者乃其所愈下者也嗟夫難言之  
矣如不佞者蓋亦墮於中而不自覺者也惟口起羞  
亦可以止止勿說矣惟老丈一笑

蔣蘭居年丈

春初承翰示云悟後不妨做工夫今見此語何如果  
極則之談否老丈若執此語爲是則工夫且置請問

證學編

八二

三九

悟事何如所謂理以頓悟習以漸除者不過權宜之  
說豈可執以爲實乎若見有習安得不除若待除習  
安得不漸原來本色中求習了不可得豈惟求習了  
不可得就求理亦了不得二俱了不可得又欲求  
除求悟豈可得哉此最切近于聖萬賢與愚夫愚婦  
以及一切有情無情同在此中過活天下本無事也  
鄙見如斯惟老丈裁教之幸甚

又

臘初敝鄉韓雲麓兄南行曾附短札此時想達記室

矣乃者獲奉手教所以督誨弟者甚切何幸如之感  
領感謝固不待言已獨所云不必與弟論種子且欲  
與弟論工夫者反之愚衷未甚了了又云未悟之人  
言工夫則盡葛藤既悟之人言工夫則盡真實亦未  
審何者爲未悟何者爲既悟也又云佛設金剛之象  
爲護法王無量妙義即易天行健自強不息之謂亦  
所未解不知金剛天行係人力做成否若果人力做  
成不當言自金剛自強也又云吾輩既自許見性直  
須打辦精神純然於穆不已之命此佳語也然弟亦

證學編

八二

四

不敢以見性自許又云不必言同之一字以分別天  
人名相此即工夫欲求工夫實義即起意即動念早  
已離却百千萬里此段尤弟所未解凡弟所云未解  
者皆實未解不敢臆對亦不敢粧村也此事自須奉  
面求正來人南去甚速姑述鄙疑如此不敢蕪蔓惟  
門下亮察

鄒南阜年丈

滿擬去冬得告而歸握手江頭傾聆至論不謂茲懷  
未能遽遂復移之夏秋之交矣敝鄉韓雲麓兄曾帶



小札想已微覽黃吉水至都下示以老丈所序孝經洋洋乎大篇世教賴矣此學會有日新之益天地萬物也我也念念不停新新不住舊所知見舊所蘊蓄當無停泊處始得稍有繫戀稍有安頓謂之受用則可謂之學則不可此諒老丈所熟知者然弟亦一言之以就正也周海門年兄於學問甚切望大家共證之不備

又

辱札教者三矣弟居憂三年亦與病俱未能覓便奉

證學編

二

學一

答然詩有之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者弟之謂也得吾丈至敝舍獲聞動履萬福爲慰寄示雅什誦之灑灑乎有金石聲其中任師道成人材可謂大勇力振古道於今日者也弟向以病未堪此今始平復亦欲學邯鄲步耳過建昌營先師之葬此念耿耿然以老母多病難出門既不能至建昌卽度中亦難如約已然弟可行卽行不待約也攻無備出不意丈其堅壁以待之何如答問集一部奉覽外雜記一冊求正

又

承鼎翰倦倦以學道爲言實驚駕之策鍬也幸甚幸甚

甚謂譚道者多悟道者少豈不然哉悟之一字本出

禪宗然究其實卽大學之所謂致知孟子之所謂著

察也乃吾人入門之必不可少者足下言及此則既

悟可知矣承訊真悟真脩者有幾此又弟之所難言

也何者弟尚未悟也彼真悟者非未悟者所得知也

弟尚未脩也彼真脩者又非未脩者所得知也既不

得而知之又惡得而爲足下言之哉乃若聳眉樹肩

爲當代開法眼足下之言益大矣願足下勉之同年

證學編

二

學一

中或尚有人焉非弟綿力所敢任也然則弟於尊教不重負矣乎非然也庸詎知弟之敢任者之非負乎庸詎知弟之不敢任者之非不負乎足下又將何以教之

許甸南給諫

道莫大於仁學莫先於識仁心莫先於好仁經綸天下莫要於舉仁故仁識而不仁者自不能混也仁好而不仁者自不能加也仁舉而不仁者自遠去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今識仁好仁舉仁是由



乎仁之道也由乎仁之道而不仁之道自與我不相涉也非但不與我涉亦且皆化而爲仁也非但皆化爲仁亦且原無不仁也此聖人中和位育之要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焉者也不善學者輒區區於不仁之校夫區區於不仁之校非但天下之大其勢有所不能卽一身之小其理亦有所不可凡心有所向便是欲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故克伐怨欲不行孔子難之是所謂一身之小而理有所不可者也而矧天下之大其勢又安能哉然則世之學者不亦徒證學編 八二 四十三

周謙山先生

生與門下同郡不知門下之學乃爾承示論學書幸值暇隙把玩不釋手遂卒業焉始心醉也生幼服庭訓卽志斯學壯而求友始開一隙之明強而得師方醒百年之夢豈期先覺近在吾土何其知之晚也深自咎也然尚及知也深自幸也凡論學諸書犁然有當於鄙心焉至與弼唐先生第八書及寄郭平川太守書往復千言如字紙脫印板當與西銘定性並行萬古蓋見理透徹固不待言卽脩辭處亦足以令知德者不厭不知德者不惑也仰見門下所造多所度證學編 八二 四十四

越然鄙心亦尚欲有所請正者而未卜其會晤之期也是以輒貢其狂語如左蓋聖人之學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何也愚夫愚婦通體悉是聖人無二無別聖人者若與之有一異焉則是爲之妖怪爲之贅疣而可無有者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民何知哉聖人若異乎民是異乎天也天胡可得而異也吾人之學夫何爲哉蓋因平日不肯照常有一點希慕聖人之心生長許多意見于今曉得此等意見不是便漸漸與他消去消到那共



愚夫愚婦一樣時方始與天合德似世人希慕長生而求之服食一旦知得服食之害旋將毒藥消去消到腹中無毒時恰與那不曾服藥的人一般何異之有若此者亦生一時妄見也謹就門下正之幸金玉之固遐比面談於萬里

又

伏承翰教有契悟超越之許生得之且愧且懼夫道一而已矣古之人如此而格物致知即如此而誠意如此而正心如此而脩身如此而齊家治國平天下

證學編

八二

聖

蓋如此而悟者即如此而脩若不可以如此而脩者即不如此而悟也尊教曰天地之間混然一氣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自古及今未之有易故不獨夫婦與其知能雖鳶魚草木以及頑然無知之物亦此知能也但聖人有此學故聰明睿知與天合一圓神變化妙入無盡衆人則日用而不知耳今學者不勘學路故終身無成又曰況人日間百感紛紜情欲交熾省察少懈則種種念慮盡爲道障反復尊教是兩截語也伏惟老丈德盛心廣不却衆庶生請畢其愚夫聖

人聰明睿智與天合一者豈能有加於鳶魚草木之外哉而鳶魚草木之知能又何嘗不聰明睿智與天合一哉若鳶魚草木不聰明睿智不與天合一即不成其爲鳶魚草木若聖人能有加於鳶魚草木之外又安在其爲聰明睿智與天合一也蓋鳶魚草木渾然一天也聖人惟與鳶魚草木一是以與天一也究聖人之成也如此而成則知聖人之學也如此而學學以成聖也此理固不增不學而爲衆人也此理亦不減學而得其路也不得不同學而不得其路也不

證學編

八二

聖

得自異吾與天地間愚夫愚婦有情無情萬感萬應真如魚之在大江大湖渾身皆水何者爲紛紛交熾何者爲念慮道障從何處省察從何事省察哉今夫鳶之飛也氣至則飛矣何嘗省察而後飛魚之躍也氣至則躍矣何嘗省察而後躍草木之發生也氣至則發生矣何嘗省察而後發生舉天地間萬萬其物無一物不任其天無一物待於省察何獨於人而異之如謂物無待於省察人有百感紛紜始待於省察物不能省察人有心思念慮始能省察是二之



也一之是妄見也如謂悟處當見其同脩處當見其異是亦二之也二之亦妄見也天必不二道必不二聖人必不二故其聰明睿智與天合一者不二故也圓神變化妙入無盡者不測故也其為物不二故其生物不測也二則可測矣可測何二如之故凡待省察而後合於道者以人測天以粗測微去不二之體遠矣此毫釐而千里者也如此而學必不能盡神恭惟老丈竭方此學一生視聖人不踰矩之年已過之矣省察之言諒為後學慮耳生則念會晤之期難不

證學編

八二

聖

敢不直凡後學視聖人為高遠不可幾及及其有志矣又卒歸於鄉黨自好而止者皆後儒繁難之說誤之也誤人即其所以自誤者也生鄉之後進也以後進而聽長者之教宜虛心承受顧以孔子之聖猶求助於門弟子而武公九十不怠交傲今唯唯而已非所以善體長者之心也是以寧直毋隨惟亮察而終教之幸甚

焦漪園會長

承辱臨況使得傾領大教幸甚幸甚竊聆餘論仰見

執事舉心動念悉是活機啓口容聲皆為妙語生也受益弘矣而為吾道慶幸大矣顧惟克已二字與師門宗旨稍殊執事與生同師猶同氣也安敢不相正哉執事曰吾人與天下本一體也惟其有已是以不免間隔能克已復禮則天下回歸於仁則下文四勿皆克已之功也是克已猶言舍已也執事所謂已所謂非禮本看得精微活潑與宋儒及一切時說異生可以不言而會矣但我師曰克能也已即由已之已克已復禮乃能自復禮也此豈強為之說哉蓋以顏

證學編

八二

聖

子所問問為仁也孔子之答答為仁也仁是何物渾然太和元氣也太和元氣之中雖纖芥微物猶不傷殘況天下之大乎又況自己之親乎欲不傷殘天下先不傷殘自己游老復我云尚且無已何處傷殘則克之一字決非克治克勝克去之謂矣如顏子問為勇而孔子以勇答則如此訓克字可矣針芥相投之義斷斷乎不爽也我師常言此章須詳復之一字易曰雷在地中復又曰復以自知此大地陽回百嘉暢遂之際故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象之見不得輕動一毫也而敢云



克乎蓋徧地皆春渾身是寶者復之象也而去其間  
隔者則噬嗑象也顏子之學由復入乾故他卦皆不  
足以當之我師平日看孔子話頭及看易十分細膩  
十分親切而其看仁之一字復之一卦尤爲細膩尤  
爲親切至於主張克已二字尤極力隄防盡命爭辯  
惟恐少涉傷殘失却伏羲孔子一生精神命脉耳昨  
執事亦云復卦原屬顏子是矣是矣而不能不動於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之旨竊常聞之師  
矣此四句非克已之功乃孔子贊復之妙也猶之今

證學編

八二

四九

欲贊春之妙云有陰霾未嘗不融融之未嘗復結也  
欲贊紅爐之妙云有點雪未嘗不化化之未嘗復留  
也故曰孔子贊周易凡易中所云皆是就其見成者  
贊之也執事謂此語何如哉生性極鈍極拙惟確守  
師說一字不敢輕易竊謂孔子一綫真脉至我師始  
全體承受者正在於此而其學亦可謂至矣若乃宣  
揚而光大之如執事力量豈能兩有生忝同門之末  
實不能不厚望也披露肝膽惟執事一意扶植萬幸  
萬幸

蕭豐源

向年區友孟我疆先生常語執事高誼生胸中遂恒  
與執事對然獨謂行誼節槩有以異於人耳近詢貴  
同年曾金簡公乃又知執事不自以行誼節槩爲足  
而直欲主靜以求至於聖人之道生始信執事之真  
爲豪傑之士蓋人之度量固相懸絕世蓋有簞食豆  
羹繼繼而不舍者有萬金之富公卿之貴脫然舍之  
如棄敝屣者夫敝屣萬金之富公卿之貴則世所絕  
無而僅有者也至於行誼高出於古人節槩大異乎

證學編

二

五七

流俗而能脫然以敝屣舍之此窮天地亘古今不可  
以一二數也夫聖人之道初非有所甚高而難行也  
惟人之情有所甚惜而不肯舍故不可以入道狂狷  
者聖人之所取也苟自惜其狂狷而不肯舍則其不  
可與入堯舜之道亦與鄉原也無擇今行誼如執事  
節槩如執事而一旦舍之以求聖人之道非孟子所  
謂豪傑之士其孰能與於此故曰附之以韓魏之家  
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其執事之謂歟生嶺南  
迂士也地僻見陋不肯自安而奮然求友於四方如



執事神交久矣偶有鱗鴻之便中情勃不可遏因貢其狂言如此惟執事錄而教之幸甚先師近溪羅先生集一部奉求覽正

趙虛白

足下於此事參學已久一旦豁然自信宜乎有無量快活作縣事務儘為繁劇然自不覺其勞譬如馬良車快而過大行雖有險阻容易過之矣至若不動心之說非心全不動也如見入井則怵惕見殺觶則不恐見噬臍則不受見去齊則不豫總是不動如目見

證學編

卷二

五十一

黑則黑白則白目何嘗動哉耳聽官則官商則商耳何嘗動哉物皆然心為甚其動也正其不動者也識得此體以當大利害大得失何動之有若只以不動為不動則及其不能不動時便生疑悔豈知不能不動者之即為未嘗動彼苟動也奚以能不能不動如是哉承云有疑不能決即無疑亦莫與印正誰知汝有疑誰知汝無疑有無皆由汝儘有決擇儘有印正奈何云無令第年甚妙性甚敏寄來人莫不飲食人能弘道二作甚有識見予欲其抑心謙下以成全德

願足下亦以此意示之

趙燁

足下年甚少志甚篤資性甚敏吾道中一巨寶也承云獨處無可語易於放下又云疑思盈胸無人印正不其然乎蓋此學一遇同志便分外生發越加快活至於離羣索居亦不過隨眾作務而已雖放下亦不妨也此是須臾離不得者豈因放下而遂無哉至於有疑料只言語文字之間不能無疑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已是全體真知何疑之有細觀足下二

證學編

卷二

五十二

作此事已甚了了決不致大疑也但有一事相勸第一要卑以自牧慮以下人為急不然從前所得悉是妄見不可不珍重耳若夫放下處正是照常知疑處正是真知生不以此為足下慮也

又

承問見過自訟之旨愚以為有若無實若虛方能見其過不怨天不尤人謂之內自訟吾人念頭上但有一絲牽掛俱是過不必逆施諸人然後為過也我賢契病體至此且須一切放下屏息諸緣勿論見過自



訟且川已矣乎三字更爲峻潔白沙先生云千休千處明一了一切妙亦此意也賢契但信吾言千萬珍重外過箴一章請每日諷誦數遍或令童子朗誦而聽之足以清神爽氣百病自去

箴曰我本無過 過本無我 我本無我 過本無過 皆我無我 皆過無過 無我皆我 無過皆過 噫一切放下 無可不可

何九叙秀才

韓雲麓丈入京曾接翰教仰見理會此學之切時欲

證學編

八二

五三

作答不知有何事恍惚遂忘之矣今海羅丈入京又接尊翰始憶前書徧處搜尋不得無所據以答足下雖然就使據問以答要亦解釋文義增益知見耳多一字卽爲道障夫子所以欲無言也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猶爲不了語也此道當下何物可濯何物可暴濯暴且不可又豈可得而汗染哉足下與劉尙一讀書羅浮甚佳但所寄示皆不了中之不了者當日別曲江尚有灑然自得處想忘之矣又未知肯一何如也不佞歸省老親已有日會當傾領諸君觀磨

之益茲不悉

朱紫垣秀才

徐貢士首夏入京得接翰教喜慰無量以足下不忘學也學業之溺人也久矣足下之困於是也可謂甚矣人或改繩墨以追時好乃猶以迂闊之談爲念此足下所以爲異於人也雖然道如大路足下信之矣奈何又有邪岐曲徑之疑乎豈以道本大路而我則未免於邪曲乎是道自道而我自我也豈知我卽是道道卽是我我若邪曲則道亦邪曲不得獨言道正

證學編

八二

五四

直也道若正直則我亦正直不得反言我邪曲也若云道本正直我尚未免邪曲須變我邪曲以體道之正直又不知吾人自少至壯自朝至暮所幹何事焉飛魚躍草木之不若何也吾人若于此處不甚着力勸破未免恐懼疑惑而動其心故發之于文未能直捷文與道一也豈文自文而道自道哉生於此處亦全未之有得但願與足下共求之耳追惟往日聚樂劇談恰是十年事矣何日再得晤而中之懸切懸切



答曹州貢士郝封

讀來翰訊生以百姓日用不知之說足下自許明易者也豈有疑於是哉生知足下必無疑也無疑必非以為問也非問而生強答是謂狂啓生亦述生之疑以謝厚愛而已蓋昔者孔子之學易也韋編三絕鐵簡三折漆書三滅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近世吾師羅先生學易於其門人胡生三問而不敢告三星而不見許夫自學者其久若彼學於人者其難若此今也不需歲月不借指授而輒能通其證學編 二 五

與又能為之說意者宿世之所存乎天下固有異稟未可以常情測度也足下其然乎幸明教之

書李明仰冊

李子游學於京師而歸請言於楊子楊子曰子於此理其有不信矣乎曰信之曰信之而欲有言何也曰信之遂可以無言乎曰非謂信之可以無言也謂夫此理非言之所能盡也何者六經四子以及諸儒之訓話語錄非不備也而學之者尚未能有得于其中是言固有所不能盡也言固有所不能盡而惟信者

能盡之有人不自辨其面者或告以闊狹之度或告以青赤之色或告以眉目頤頤之狀而至於引物以擬之徵人以方之雖更十百人之言而其中猶恍惚無所準及夫明鏡在前一覽以自照則向之言者皆是也彼亦有所不盡者而吾亦無事乎彼言自足以盡之也學之道亦若是而已是故學貴乎自信自信者誠之謂也今夫天之大生也是以誠大也地之廣生也是以誠廣也自其廣大者言之則累千萬言而不足自其所以廣大者言之則一言而有餘故學而證學編 二 五

至於誠則與天地合其德矣自信之謂也自信者無所事于言子非不信也而曰信之遂可以無言乎是猶未免于有言也意者子信於言而未及乎自信也子其慎求之矣苟有所未信雖求之言何害子猶懼子以信自安也抑子猶為子懼也安敢遽以懼子願與子共勉之而已李子再拜曰謹受教

答友人不死說

傳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死者人人所共怕也聖人亦人耳謂其不怕死可乎佛學



有說難生死之說即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說也  
劍木爲舟劍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天下人之浮於  
大江大海而不懼何也恃此以不死也凡聖人所以  
濟世之具皆起於怕死而爲之圖此之謂不遠人以  
爲道也而聞道以維生死充其濟世之大而舟楫之  
堅者惟怕死之極然後有之後世儒者諱言怕死二  
字故其始也姑以不怕死爲名而昧其中情其既也  
遂以不怕死爲實而去道益遠嗚呼其亦不思而已  
矣曾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證學編

二

五七

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曾子者唯一貫之傳  
而得孔子之宗者也其怕死如此向使死而怕則  
深之臨也任其墜而已薄之履也任其陷而已何戰  
戰兢兢之有而又何以得免爲幸也然則曾子之情  
可知已後之儒者知尊孔子又知賢曾子至其爲學  
何相背之戾也豈非自流於異端而不覺哉吾嘗觀  
之人情無有不怕死者及其不怕也必其有以勝之  
小人之趨利也走死如鶩是利勝死也烈士之殉名  
也終死不顧是名勝死也忠臣之衛社稷也捐軀不

恤是忠勝死也戰士之赴大敵也矢石不避是勇勝  
死也匹夫匹婦之自經於溝瀆是諒勝死也苟其無  
以勝之素有不怕死者而論天下之全勝則無如聞  
道者矣世之談不怕死者既遠於道道何由而聞未  
聞道也而又不加數者之有以勝之輒曰不怕死吾  
誰欺

蔡選部來書云閱李卓老別刻有論佛學初以怕  
死爲跟脚則必以脫生死離苦海免恐怕爲究竟  
無有不證涅槃致彼岸者又云聖人惟萬分怕死

證學編

八二

五八

故窮究生死之因直證無生而後已李姚安於佛  
乘不淺審爾則世儒所語請佛家本怕死故云脫  
離生死不爲不深中其病而此等脚跟恐未可謂  
之真脚跟亦未可便當上乘也蔡君此問可謂切  
問者乎吾不可以虛負之故著此說



羅鵬雲文宗書

曩辱垂教是時荒迷特甚不知言談何以抵對去冬先坐襄事今春祥肉已頒衰疾漸平稍省人間事入夏文塘丈復抵舍獲奉翰教多所稱許似謂其可教而置之于共學之列者自惟何以得此於老公祖門下有意者裝所就正有一二語近似者乎卽有一二語近似要不出吾師之緒餘也亦不出老公祖之舊聞也而迄今猶着于懷仰見好學樂取之誠矣承云先師近翁直指人心先登道岸復赤子天性之真擴證學編 八二 五十九

萬物一體之度主盟千古直接孔顏此實天下萬世公論也門下以家承稱美豈阿私哉今試與門下傾論之夫先師以仁成其學卽以學成其仁以道弘其身卽以身弘其道其羣同志而商之學也乃其所以學於同志者其忘畛域而同乎人也乃其所以嚴於自治者其語赤子之心十不及二三而觀其所行則赤子之狀盡見矣其言一體之義十不及四五而求其所爲則一體之實悉著矣是之謂以身爲量則無不覆也以身爲基則無不載也以身爲時則無不今

古也故並育並行不害不悖惟先師爲然他人之學也猶一家也而他家爲鄰家矣猶一國也而他國爲鄰國矣先師皆家之皆國之是故其平生無所不學無所不師若江漢濟淮一入于海皆海也誰復論其源之長短流之清濁哉而非窮大失其居也其兼覆載也取之一身其貫古今也取之一息至易至簡而已矣求之於古若舜之聞善若决江河文王之無歎美畔援孔子之無意必固我近之矣是故天下之真大人必爲天下之真赤子天下之知赤子者亦罕矣證學編 八二 六十

又奚怪其不知我近師也昔葉公之好龍也左右屏垣無不畫龍者一日真龍垂頭于牖舒尾于庭葉公走而避之人咸笑其好畫龍而不好真龍也今談赤子之心孰不艷慕一有真能赤子者出焉又莫之與也是葉公之類也門下近於此事究竟甚深故鄙說敢及於此承教正心誠意有心正之有意誠之恐猶落第二義不若心無其心不正而正意無其意不誠而誠此見門下理會到甚深處然尚非大學之旨大學教人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今舍格致而



連後論止即與大學相友不可不察也蓋必於物之本末焉格之洞然知吾身爲天下之大本則其欲明明德於天下之意不得不誠誠之至矣則其以天下爲度之心自無不正是心與意正與誠皆自明明德於天下言之非泛泛然言心言意者比也其說則答問集詳之矣黎文老具道門下求道甚銳聯學甚切夫求在我者求即得之矣道在邇而事在易幸毋爲其遠日難者區區之獻止此伏惟鑒亮不悉

蘇紫溪同年書

證學編

卷二

六十一

首夏末旬得接來翰及所刻易說捧誦之乃知門下於此事造詣甚深較勘甚破殊自覺愚弟之見猶糠粃也伏惟門下以生之謂性一句是言性之最妙者此豈私告子哉實大易之宗旨孔子之微言也門下又云孟子之言非關告子而別有旨也嗚呼安得有大識見大力量者如門下者當宋儒之時而與之一決不致悞數百年間人才哉又曰人知生之謂性則當盡其性以不虛此生故舉犬牛與人之性并言之爲言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一失其生則違禽獸不

遠此數語尤佳然弟未悉所謂盡性者如何而盡所謂幾希者果何所指聖學毫釐千里正在於此故未敢輕諾也翰教首稱聖人欲人循循於彛倫日用之中而自得其所爲性此所謂不言而躬行者尊見蓋謂性命可以不談但能循日用彛倫之理而性自得矣則所謂盡性幾希當不出此夫人不先明性命之根原而能循日用彛倫之理是大學不先格物致知而遽欲正心修身也得乎夫知彛倫日用之即性非學有所悟者不能也人物幾希之辨正在於此今欲

證學編

卷二

六十二

人不言而躬行則終於行之不著而已終於習之不察而已欲盡性以不虛此生奚由哉古者聖人之立教也慮人之近於禽獸立之司徒使之明孝弟之義以謹播之民非教民孝弟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孝弟既已行矣聖人特爲之中其義耳豺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鴻鴈有兄弟雖鳩有夫婦倉庚有朋友性之也而不能自知惟人也可以使之知其在此凡民亦尚知之難惟人之秀者知之易也此聖人所以養之學校登之俊造以情翼世教於無疆也是故不通其



義者不能中其義一人能中其義則百千人明其義百千人能中其義則萬億人明其義明明無盡遂徧寰宇故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至於擊壤老人亦知帝力之何在康衢兒童亦知帝則之默順皆由此而成也其機括具存于大學一書如次第之少差竟徒勞而無益耳弟敢謂仁兄之論性甚確甚精而至論盡性則未詳未悉無乃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耶易說洋洋灑灑皆至理之言古人未發之旨每當生生處發揮暢快信非苟作獨於復卦未盡其蘊易之有復如

證學編

卷二

六十一

人之有眼一身光明盡在惜末由縮地傾領緒論也承云周李毀方踰閑此傳者妄也周公乃鄉場敝座主與李為友而跡若冰炭其為人也壁立萬仞非義不錯寸趾實古之狷者也李則一大豪傑其進道也若楛矢之發於機若飛泉之下壑赤日之轉空也二公皆可敬可畏而局向不同而若弟者又何足以師之哉承云吾輩用工只要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矣是矣又曰黑白亦不可不明弟以為目之於黑白也已粹然矣豈以為不可不明而故明之耶以為

不可不明而明之是有意於明也有意於明則適增目中一障而黑白或有時而消之矣聖人於觀人一事蓋三致意焉卒以好惡歸之仁者有以也仁兄學契生生之旨與仁者同途矣弟不勝區區之願但願仁兄生而又生則志仁無惡大無惡矣又何攻焉無惡之可攻乃真攻惡也將舉天下皆無惡之可攻也太和之氣豈不充然在今日宇宙間哉伏惟不彼而終教之幸甚

劉承所

證學編

卷二

六十四

闊別久矣獲奉教札有如饑渴之於食飲也承云無等待無造作此千聖法門足下直信本心豈取迂生口吻哉至於天空海闊何處非我固不必株守匏繫為是然豈離所守所繫別尋天海舍眼前空闊而別求空闊哉是又有等待有造作矣與不二之法皆馳矣知足下必不然也不佞近來亦不濟事衰病侵尋談說漸廢久知此事開口不得但不能頓閉耳謗法侮聖罪之大者因病而省談雖一失亦一得也足下以為何如索新記即無尚有舊說一紙封往一覽教



之不盡

洗孝廉

承翰教具悉年來精進於斯道良足喜慰所云心一天天一虛虛則活虛則久俱是反身體驗有得之言非對塔說相輪者比也又云摠見在時做見在事此正素位而行思不出位之極則也若果到此地位尚何道之不可幾又何過之不可改乎聖人未嘗無過只是過停不住耳故曰安安而能遷曰徙義曰勿憚改惟能改過然後為真虛也執虛而自是即不虛矣

證學編

下二

本五

故自知過而自改之虛也或人告而後改亦虛也或雖不改而人言不逆亦虛也何者蓋事亦有已應而不及改者或我原未為過而人見吾有過者或迹雖若過而事理必不可不然者此皆在不改之類然人言未必無見而執已見以逆之即吾中不虛矣要之事上難以執着聖人學問只要頭腦是當虛者學問之頭腦也事有過而虛無過也過可改而虛不可改也此處見得親切方進於不惑過之域惟足下勉之生輝且有日奇面求正不一

寄李卓老

湖山佳偶足下又喪之真造化之畸人矣生想人寓形天地間若與遇而俱適則千態萬狀何可勝紀惟不求其同而求其適乃所以為百慮而一致也苟不求其適而求其同則躍冶之金也是故達理者無是非契真者無同異人之見於大同中而強見其異於本異中而強見其同大同中強見其異者如百姓家謂做官人喫得一斗米飯本異中強見其同者如病人寒發時見人皆寒發熱時見人皆熱也此皆屬見

證學編

下二

本六

耳理中所無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無故而見其異矣又從而攻之則吾之見益堅豈不為道之害哉見去則無異無異則道存此殆孔子之意與友山丈入京適生負病不得細領教益今南還因托以就正於有道門下者如此幸隨便惠教之感荷不淺矣

俞定所年丈

老丈在京邱時一付虛懷引得小第多招口業自出京後不惟杜口兼以杜門蓋一病幾於不起矣新歲



來強起應人事始得與柏原先生相接又領得老丈手教喜慰喜慰承教云彼百姓日用矣患在不知今知之又患不能忘之道不遠人有以為之即遠之矣今未得放下一知是有以為之也是於此道猶成二也不識何脩而可第正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又何足以奉太問雖然既辱問矣安敢弗答試以妄意奉復老丈湯聽焉上而天下而地靈而人悉而物一切皆在日用不知之中而老丈自以為知之請問所知者何也老丈試自審之蚤作暮寢饑食渴飲一切云為

證學編

二

六十七

酬應有少分用着此知否耶苟無少分用着則老丈見今無知而妄自以為有知也以爲有知既妄矣又欲妄而忘之欲忘之既妄矣又妄以為不能忘妄上加妄終無已也豈知日本無花何花之可滅心本無知何知之可忘妄復無妄義盡於此而弟之此言亦妄也惟老丈一掃浮華直證真實幸甚

蔡體國

承華翰壘壘以學爲問非世俗寒暄語也足下品格不凡此足以觀矣學者多稱一悟而天下無餘事足

下聞之不能無疑而以為孔子好古敏求子臣弟友自謂未能終身循循不知老之將至未有簡徑直捷之方也此足下意思自佳然不過臆度之說耳試謂孔子好古敏求者求何物乎果止於禮樂名物而已乎倘止於禮樂名物而已也又何以云君子不多也吾一以貫之乎由此觀之則其所求者必不止於禮樂名物不止於禮樂名物則其所求者何也不可不深思而求其故矣子臣弟友自謂未能豈聖人實能之而姑謙爲之辭哉蓋道不遠人者也人之爲道而

證學編

二

六十八

遠人則不可以爲道矣故聖人之所能者皆衆人之所共能而衆人之所不能者聖人亦不能也惟衆人之所不能者聖人亦不能故不敢以過求諸已惟已所不能而衆人亦不能故不敢以過求諸人不敢過求諸已故言常顧其行不敢過求諸人故行常顧其言此君子所以慥慥有誠而天下亦遂平平無事也彼遠人以爲道者則不然不知已之實不能也而常隱然自以為能不知人之不能猶夫我也而每紛然責人以必能是以人已之間俱無休息之期尚可以



爲道哉若是者何也聖人止於性分之極而世之爲道者馳求於性分之外也其所以馳求於性分之外者何也不知性也不知人也不知天也是故學以知性爲先孔門之所謂知近世之所謂悟也其名異其實一也所謂悟後無事者非無所事事之謂也乃行其所無事耳父慈子孝君仁臣敬兄友弟恭目視耳聽手恭足重天高地下時行物生何事之有哉今之學者第恐其不能真悟也第恐其不能真無事也若真悟焉真無事焉馴致於篤恭不顯無聲無臭之域

證學編

二

六九

也不難矣此足下當深求而篤信之者不必疑也簡徑直捷之方安可謂無但存乎其人耳顏子之在聖門其年最少而能見道於卓爾曾子聞言卽唯謂非簡徑直捷哉若子貢方信而忽疑冉求自以爲已力之不足雖求其簡徑直捷不可得也今長簡徑直捷而舍之不求則將求之煩迂曲緩者然後可哉足下其深思之毋諱禪說而棄道真苟不離倫物而於心性有所發明卽孔子所不惡也故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又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

成名今釋與發闡性靈千古未有之籍也假令孔子見必在敏求之列否則烏在其博學哉不佞素情於道自博學之事壯年之前亦隨衆而攘臂焉其後稍有所度漸好其說然未究竟也近年以來博綜而潛玩始得其所以然乃嘆聖人爲羣生開迷道覺其苦心竭力如此又於是始識吾孔子之說與孔子之所言心人如此是不佞因佛然後知學孔子不敢諱之者中其久一載一時足下自去歲以迄於今未有所得於友之分毫而第以急見臆度斯道意者心未

證學編

二

七十

虛也足下第虛其心而於道思過半矣幸勿以予言爲贅

劉子誠春元

自足下西還以來忽忽半載適奉德音曷任欣慰首叙關學之幾墜繼陳始見之未真終言今信之已篤不其然乎吾道幸甚橫渠先生豪傑之士也西銘極其大矣正蒙極其精矣彼何以大且精哉知人之卽天知衆人之卽聖人故也其言曰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橫



渠之學至此則其立言安得不人且精也且人何嘗非天衆人何嘗非聖人哉特未有以告之或有以告之而不之信故皆以同天同聖人之身處夢寐中虛生虛死焉耳學何事學以醒其夢也欲醒其夢必醒者處乎其側然後可也嗟夫以孔子之門僅顏曾二子至於孟子僅一樂正子而猶在疑信之間大夢之醒若此其難也今足下以為自信如此其誠自信乎哉願足下厚自愛矣承云此理本不暇解說第牴牾晦蝕者多且久非然也非然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證學編 二 七十一

王時揚

孰能牴牾孰能晦蝕百姓日用而不知知之不增不知不減生適大夢之譬亦非真言此理既通晝夜又安得有夢哉吾輩又勿以夢觀人方為醒士生此語不能有益於足下但欲堅足下之自信耳

篤信於強過今其進矣寧忍後之是以每對友朋輒欲舉揚宗教而不容自己也且此事寧俟神攝寧俟策驅吾人一身自頂至踵自少至老自朝至暮通體是聖徹骨是天為之他不增不為之他亦不失只有些些機括在人一靈識之耳要靈識之亦不為難只在親近賢友而聽信之今之人即古之人也是下博學多識古人之事而親賢取友以成其德古人第一美事也是下能之則亦古之人矣豈古有賢友而今獨無哉願人取之何如耳惟足下自成自道自明自證學編 二 七十二

楊湛如

強生今亦自圖之不暇也足以能助我否乎  
古人云學貴知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此語大有警於學者學者常誦此語必不陷于足已自是之失矣然又當自審所見何如倘於日用平常處了無可疑而輒自生疑是乃退而非進也古人有言曰所生不疑惟德之基足下歸且半載矣日就月將此一段信機謀已能確然不退轉此道洋洋優優滿前俱是幸勿遠求也貴鄉楊晉庵先生請告同蓋孜孜汲



汲於學問者也足下過從之使千萬虛心商證共成此一大事使貴郡淵源光于伊洛豈不美哉

又

予既作前書封識訖將送楊管老處不意次早胡貢元枉顧得接來翰開緘讀之不勝喜慰乃遲前書不發更以此札附入奉覽來翰引大疑大進小疑小進之說生前書已悉其義茲無容贅足下獨與人講說處不能上下皆通隨機接引自疑參悟未徹故不足以發此自省之道固不可無也然亦不可助長孟子

證學編

二

七十三

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曰日至之時皆熟矣然熟非難也真種爲難足下之種誠真而何不熟之患惟因不熟而疑其種則不可也夫仁者學問之真種也而仁者人也足下曰道不遠人合內外貫隱顯無靜而無不靜無動而不動者是也足下得此謂之真種種雖真而方且耕之種之之時也若夫與人講說能上下皆通隨機接引則是刈是獲矣安得不待其日之至哉然欲待其日之至非勤勤懇懇聯同志而切曉之亦惡在其能待日至也凡足下與人講

說非必求通人也求自適而已至於人之通否繫其機之遇不遇也吾焉得而強之哉足下藉此以求熟可也生數年前大約亦困於此賴師友勉以勿厭勿倦始漸漸得力今覩顏皐比日與海內羣英商推大抵尚求熟而或乃擬我於教人亦過矣生豈能教人者哉足下其諒之否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凡與友處欲自伸已說而不能盡彼之長自見已而是而見他人之非皆好爲人師之病不可不察也此言出於孟子而孟子或不免焉其闢揚墨是也好辯之

證學編

二

七十四

譏雖力於自解而卒亦自覺其不必然觀其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辯將以息邪慝也今反經而邪慝自無此非所謂自覺其不必然者歟孟子誠不得已也今之時非孟子不得已之時矣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之學今之時惟然而生與足下輩所當汲汲而圖者也承諭家庭之間予信和樂孟子反經之道大易閑邪之旨孰大於此



又

賈鄉楊貢士至得接尊翰一通外有與王秀才論學語十三紙晉菴語四紙答晉菴書三首時義五首捧誦之下具悉進學脩業乾乾不息之力吾道幸甚翰教中所致疑者皆切問也道畏多言然既辱問不敢不答願吾子善聽之子於道之洋洋優優云無疑矣又曰反之於身天清地寧鳥飛魚躍之時固不少而情識意念習染既久乘間爲崇尚馳逐而纏縛則子之所謂洋洋優優者何也不幾於道自道而身自身

證學編

二

七五

乎豈知情識意念卽是清寧飛躍更無二體惟不二故不測也善學者一之而洋洋優優不善學者二之而軼擾擾善學者卽習化性而妙入太虛不善學者卽性化習而滯成物欲大抵學者只患不識心體既識心體便合平常既合平常便知千古聖賢與衆人心一樣吾人未嘗馳逐聖人未嘗靜定吾人未嘗纏縛聖人未嘗解脫吾人未嘗非天理聖人未嘗非人欲不須疑貳一任平鋪未應不執既應不追遇困自知眠着蹴自知起飲水自知冷暖不用遮護不用

計較善與天下共爲之失與天下共改之如泛葉舟於巨海四無倚傍而聽其所之此謂小心翼翼不識不知而順帝則也此謂戒慎恐懼而畏天命也此際若有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心腸卽是名根作祟久之易入鄉愿不可不畏也承諭及周程朱陸揚游諸儒之同異此固尚友論世之一端也然苟默會其同卽不必復見其異從古聖賢無盡同之見而亦不必盡同也何必盡同所以爲大同也夫學以明誠也誠者天之道也何謂空成一番虛說無實際得力處哉竊

證學編

二

七六

謂吾人自有生之初以至今日後日無一人不實際得力無一日不實際得力只是不自知耳由此求知謂之明善誠身以此形之言謂之脩辭立誠離之是虛說也說果虛矣又何實際之可冀乎末段所云似下愛我而實非夫不追不拒豈爲學者設哉吾人心體自是如此而以爲專爲學者設此雪宮館人之見也子不可以是望我而我亦不敢以是願子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正在於此舍此便無學矣據吾子見處不爲不高而於此置疑則猶未免虛見也可不懼哉



請于實之離一切言說時時事念念無不與道應  
魂魄二字與于何干而欲求解乎書至幸善理會勿  
泥勿疑珍重珍重

劉官一

承諭別後携令郎入羅浮遠城市絕塵緣此是好消  
息學者無出塵之志終難語道但凝滯於此亦溺而  
已矣足下他年自有見處今日任之不妨也脩然而  
往脩然而來乃莊子語吾嘗引之以證良知之易直  
處原非特循工夫若以脩然往來作工夫反不脩然

證學編

八二

七十七

矣未及世上作爲不近人情一段誠有感慨然吾人  
之學以反身自治爲第一義假如見他作爲便反身  
要不作爲見他不近人情便反身要近人情我不作  
爲矣猶見得人有作爲處非人作爲也乃我尚未免  
於作爲也我近人情矣猶見得人不近情非人不近  
情也乃我尚未免於不近情也刻刻反觀鞭鞭着肉  
所學方到實際不然雖識得妙論得精祇增知見耳  
奚益之有

管東溟公祖

景

魯川丈至再奉教孔道前所寄示者盥誦益見雅愛  
所謂以吾之不可學先師之可者謹領畧而服膺矣  
洪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錯之以四時明之以日月  
吾先師之學近之游于其門者各得其性之所近則  
各自謂已經印正不能相下相取以會其全卽如不  
佞未聞孔教之前未嘗不自以爲是也而今而後知  
所見之本盡是也知未盡是乃所以學吾先師也而  
以所是學者吾見其失之遠矣蓋孔子之道至大也  
傳之曾子則守之以戰兢又傳之子思則守之以卻  
謹學編

證學編

八二

七十八

愧至孟子稍遠矣猶賤霸關邪以守之也此其所以  
自任於見知也聞知者主創故規模必大不大其規  
模無以收攝宇宙之精神見知者主守故防範必嚴  
不嚴其防範無以壓伏同類之意氣此孟子末篇之  
旨乃萬世聖學之律令也不佞講之素也門下之學  
不出於吾師則似乎無所事守伏願游心廣莫與物  
玄同卽妄皆真無魔不佛嬰兒萬類觸堅無碍豈不  
快哉無寧使百世後明然興嘆於聖人之才也何如  
何如魯川丈此來益不佞者多多在吾師之門此其



龍象之一也得見歡幸大矣謹此附聞有懷不盡

周謙山先生

天有意斯文於吾惠乃默佑老先生之精神以主盟之去秋札教惓惓獎引惟恐後學之願息如子貢也至云聖賢垂世自有見在典章而彼非的路則閑邪之意至矣敢不仰體至懷第此典章經漢唐宋及我朝諸大儒先講明解說者多矣而來教曰前賢各持一說而律之以聖人之矩尚隔一塵然則見在典章難言之矣吾執從而求之乎來教曰道如日大明而

證學編

二

七十九

私意障蔽則在見不在日誠至論已然則前賢蔽於見後學安得獨不蔽於見乎竊恐前賢固蔽之於前後學亦蔽之後如日之道體未得遂明而見在之典章亦同岐路而又何病夫異說之紛紛也不佞以為人當做大人學當做大學見一善言聞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者人之大者也合天下之人以明其明德學之大者也然非可以硬塞做去也必由格物致知而得之其格物致知之法必從大處格大處致然後其始終之條理不錯昔子貢之學起於方人故終不

聞道與大道也故前賢之是非行異說之紛拏世自有其人在而不佞有所不敢何也畏其始之以小而終於不大也不佞固踵老先生之後塵者也不敢不盡其懷惟亮答

孫施吾公祖

五年前嘗奉德音自不肖罹先君大變不比為人與老公祖若隔世不意忽承翰照真如夢寐憶昔都門相遇十年事矣昔同壯夫也今同白首也吁嗟可不念哉伏讀手教勉以格君之事仰見明公之學識其

證學編

二

八十

大矣雖然有本何者欲格君先自格也諫折柳枝在伊川以為格君矣而子瞻迂之者以其不合于孟子也夫好勇好貨好色孟子不以為非而惟引之與民同者豈逢君耶理有固然耳當人君戲折柳枝之時豈無可以引之于道者蓋即此戲便是生機戲者天下至神之理也詩詠武公善戲謔兮孔子亦曰前言戲之耳成王以桐葉戲弟周公因之以成唐叔之封夫君臣至嚴之際得此一戲之機何其神也嚴則肅戲則和肅者閉塞之端和者交泰之兆也為人臣者



便當推廣此成以成樂體卽此樂體以成生德而天下之治由此成矣而奈何其失之也其言曰方春發  
生不可無故摧折是徒知柳枝之不可摧折而不知  
吾君之生意之充不可摧折也重柳枝而輕拂君心  
之生意身自善格君也乎蘇子瞻迂之某亦迂  
之明公以何如古之君子其自治也嚴其望人也恒  
怒而況于君乎今人之責難于君也不遺餘力及考  
其所自治者十不得一也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夫  
自治不能十一而欲望君子千百母乃欺乎明公又  
證學編 二 八十一

梁拙一司訓

天地萬物也我也皆真實而無妄也但須識得此真  
實方能不着於妄若未識得徒自起見卽成妄見因  
之動念亦成妄念百劫千生妄根不斷充塞兩儀銷  
蝕三光何可勝病佛云無始見病卽此之謂學人執  
妄爲真認賊作子故大慈垂憫方便破除若能契會  
元真卽此皆成戲論不增不減義亦盡此

鳳陽高通判太崑

鍾離半月多得同心之助別來每切懷想承寄會語  
具悉加意斯文去俗吏真霄壤一序推本先師羅子  
尤鄙私銘感無極者也人生本親學脉本師古之道  
也自儒先後言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一倡百和而背  
師者紛如其受一言之益終身不忘者不亦難哉不  
伎平生極拙惟不至損德如此耳且夫有自強不息  
之乾而無厚德載物之坤未有入聖域者也若足下  
所稱述可謂近之矣願益加珍重道妙只在平常聖  
證學編 二 八十二

許甸南給諫

周海門公祖之學直捷易簡今入吾省老丈不可不  
與相聞其印證也未見其止是孔顏樂處若如良止  
止至善之止則顏子得之久矣孔子何未見之有動  
靜惟時亦無自考之理時動則動時靜則靜正當是  
時何暇自考此時既去自考何爲若以此爲功課恐  
差入俗儒拘檢不是聖學惟高明圖之



馬祀縣

不佞嶺表迂生壯年得師江右羅近溪先生講聖賢之學切於求友年來憂病離索學植久落竊秩陪京朋簪再合已為幸厚高賢中州名宰亦惠德音實出望外恭惟門下寄命百里為民父母學道以養其愛人之德百姓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聞今春都諫楊晉庵公過貴治門下掃館宇以居停集章縫而延論部民選生亦列其間大會無遮傾論連日詩曰豈第君子選不伴人此之謂矣而且聽採於游談委心于寡

證學編

八二

八十三

陋結神交之契吐如故之詞托迂生之舊交通千里之遐想甚矣門下之好學也樽大而鼓小挺重而鍾輕獨且奈何雖然安可竟負請以所聞夫學者當先發大願次明大本大願不發則其求大本也不切大本不明則其持大願也不堅願何大願明明德於天下是也不何大先自明其明德是也蓋有明明德於天下之則其求明其明德也如求食以救饑求水以救渴自不容於不切而明德既明則其明之於天下也如腹之必食渴之必飲也寧有不了之願哉此

吾儒大學之道也即佛文殊智普賢行亦不出此高明必有得於此矣不佞請因而實之可乎若來教所以為近世學人憂者皆由其智願之不實夫既無實願又無實智則其學必出好名而流於自欺無足怪者千態萬狀何可言盡哉誠可憐憫然不佞不為此等慮惟下門下致無疆之祝耳布衣善士雖機緣有待而即今亦民之表也其見優禮不亦宜乎因併及之不盡

龐丹徒

證學編

八二

八十四

錢上舍抵白下得接翰言云因鄙說有所印正精神踴躍如有所得又引拙論心如穀種有擇種問老農之語且述舊布新纜纒千言不倦足下向往真誠具見於此吾道幸甚凡吾人為學將以學為聖人也學為聖人者將以學為人而何仁而已矣能生生之謂仁如桃仁能生桃杏仁能生杏桃杏之生彌宇宙而不息者始於其一粒之仁也故學也者所以求此一粒之仁於吾身也一粒之仁本具而不識惟其不識故意見得以戕之雖為賢人君子皦然皦然可



效可敬亦不過如桃杏之鑽其核其可口者味之肯  
美而已欲求其種不可得已凡不佞平日之所望於  
高賢者皆此意然未及深言之也今足下慙懇若是  
不佞尚何愛於言然此中所不能形容者竟亦不能  
也惟足下深恩而自得之足下事親即為孝子牧民  
即為仁士蓋莫不信且子則天樂之厚使然加以以  
學進于道矣况次樂復不悉乞亮錢生佳上醇樸有  
氣香如香菊是以益友賜我也感謝感謝

劉子文

證學編

八十五

證歸來教不吝家珍如云人必忘其有識有知之心  
而後能全吾不學不慮之良夫惟有大忘而後得吾  
不可忘者此之謂成性存存不言而信赤子之真心  
也自非退藏於密莫之有得凡六十一言言言是金  
玉矣雖然道陽也言陰也陽得其全陰得其半孔子  
嘗欲無言正謂此也夫不學不慮之良自受形之始  
以至於一息尚存無一人不全無一刻不全也何必  
忘其有識有知之心而後能全乎此不學此不慮即  
吾之不可忘者也何必有大忘而後得乎成性既存

存矣不言既信矣又何必退藏于密然後有得乎按  
門下之言未為不是然謂之得其全則未耳雖金玉  
胥眼中評着不得還關之人促筆不能備謹此謝惠  
謝教乞亮

證學編二終

卷二

八十五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目錄三

卷三

冬日記

論學書

泗州會記

奉 命祭告泗州 祖陵感思功德恭賦

別泗州財貽兩庠師友

別泗州學正王鄉丈

別蕭生

證學編目錄

別泗州王守

別財貽丁令

別天長徐令

世篤孝誠述

茶池亭記

許學貞權閩帥序

送譚見日山人序

易原易說題辭

南部答問題辭

知儒編跋

石經大學附論序

三經序

重刻法寶壇經序

壽松坡畢先生八十有一序

明逸儒黃峯杜先生墓誌銘

羅近溪先生講堂記

明德羅子祠堂記

造安說

證學編目錄

論試掾文

宋文丞相忠義傳序

牛山之木章

道院會記

神樂觀會講贅述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三

冬日記

心天君也學人識心猶仕人觀君日近清光人爵最貴識心親切天爵斯隆古人學問百倍其功皆為求識其心而設識心之後雖有工夫然大段不費力矣後儒識心尚疎事心徒密所事之心乃意念耳豈真心哉若是真心即天也君我者也天則無聲無臭至神至明君則至尊無對豈由爾操持而後存耶意念既妄操持亦妄以妄事妄而不覺也悲夫

證學編

三

一

心最難識從古大聖人並無明訓虛靈二字頗為近之亦不過文義耳而心豈虛靈二字哉易曰洗心以藏於密壇經曰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學者沆味二經之言自當有得

赤子下胎便知愛身人之性靈悉從愛身始故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為百行之原觀孝自不敢毀傷始則百行皆從不敢毀傷始可知矣以此持身何所不謹以此量人何所不恕君子之三畏即孔子之所畏也君子之三戒即孔子

之所戒也君子之九思即孔子之所思也三樂之益三友之益即孔子之所樂所友也皆自言其日用行持之事匪為教人而設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孔子之所見也好仁惡不仁孔子之所未見也仁者善之長徒善不足以盡之誠於好善惡惡者未足以盡仁而其流或至於不仁如東漢諸賢以善惡太明卒亾其國謂之非不仁吾不信也好仁惡不仁則天下同歸於大化之中不賞不怒篤恭而天下平至聖之德也此孔子所未見也

證學編

八三

二

高皇為生民以來首君匪特開闢治統也道統亦為開闢矣二百年來學者始稍尋真緒繼此尚有大明之日國運長久確然可徵矣學不足以知聖達天決不能窺

高皇之藩籬談經濟者徒醉心其制度文為耳所謂識其小也

固實也篤敦厚也固執者從實處執篤篤行者敦厚其所行固篤二字即人之真性不容偽者如孩提便知



愛親少長便知敬兄見孺子入井便怵惕隱見牛之般鯨便不忍殺見疇蹴便不肯食何等固何等篤依着此處執而行之是謂率性此性雖云固篤亦云虛靈如牛不忍殺便知易之以羊欲救人於井未嘗從人於井司馬溫公兒童時便解破甕救溺之類又如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類俱是性量中自然有此變通乃所以成其固與篤也從固執便到固聰明學智達天德從篤行便到篤恭而天下平

證學編

卷之三

三

至孔門作中庸用此字於末章作大學又用此字於首章信乎大學繼中庸而作也先師嘗云無聲無臭至矣中庸末句大學接過云在止於至善兩至字正相應愚因觸類得兩平字亦然大抵至處便平平者必至從知識才能求之便智愚賢不肖相什百千萬而無算外不知知識才能皆非其至如人在路途有許多馳驟顛頓者未至家也至家便貼貼然欲求馳驟顛頓而不可得也君子學到至處一切休歇一毫知識才能俱泯乃能與天下之愚夫愚婦同其日用

百息而冬裘渴飲而饑食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少慈而了孝兄友而弟恭人人具足個個完成何其平也天下本常平而好智者擾之天下所以常平者以其愚也而好智者得以擾之亦以其愚也不有君子達天之學何以定民命而立人極哉

友人問予曰吾嘗有私矣勝之然後從於道今必言克己非勝私何也予曰子時時有私乎抑有無私之時乎曰私亦一時偶有之耳無私之時固多也曰然則有私之時吾子勝之可矣無私之時又且奈何是

證學編

卷之三

四

克己之功間斷多矣何以爲仁曰不然仁者純乎天理間斷之者人欲也一克之即天理復矣曰孰知已私而克之曰吾心本然之明也曰然則吾子何不認取本然之明爲仁而必待勝私乎哉  
王汝止見上文成公於賴衣斑斕之衣曰吾以表孝也公曰衣此就寢乎對曰否曰子孝通晝夜乎曰然曰子必以是衣爲孝則脫衣而寢子之孝不能通乎夜矣曰吾孝在吾心耳豈在衣乎曰既不在衣則何必與其服汝止避席曰敬受教



友人席間謂羅子曰克己之訓吾從勝私格物之訓  
吾從窮理子惟不勝私窮理是以學無依據也子能  
從吾卽吾拜子不能從吾卽吾言語畢泪忽承睫子  
默然良久曰俟賢再思之友人竟不憚而退

孔聖疾固曰學則不固至於告君擇善則曰固執之  
何也蓋有意於固者私也可得而執者物也善者性  
命之在吾身不可須臾離者也雖未之擇何嘗不與  
身相渾融哉又矧於擇而知之乎是以不求固而自  
固不待執而自執雖欲不固執而不可得已老子曰  
證學編 八三 五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此之謂也  
子適粵二子軒輅卒於端州視其含歛周其棺具遣  
之歸門人曰子不爲羸博之禮乎子曰安知吳季子  
非力不能而不得已也我則賴諸大夫之力也遂東  
適閩數月而後返

子返自閩粵門人多疑之謂其不篤於父子之愛也  
黎允儒曰子惟篤於愛是以不偕返也古者父母之  
喪六十不毀七十衰麻在身而已教民無以死傷生  
而夫子年已七十矣偕返則哀傷以爲不達於道不

不可訓也且子夏與季札孰賢於是疑者頓釋  
軒寢疾執子之手曰有終窮者年也無終窮者學也  
軒也願返而更進亦願大人之學與年而俱進子惕  
然曰請因吾子之言而勉之

宗門之學針芥相投卽古人目擊道存之義其弊也  
棒喝掌捫則幾於戲矣則亾禮於三千威儀八萬細  
行盡茂喪矣學者不知其非而競相效尤亦佛法之  
一厄也真得悟者何必然吾曾子以魯得之如一貫  
之唯何等領悟及門人有問亦舉忠恕二字答之卽  
證學編 八三 六

此便是大器若如宗門只消一喝或是嘿然不肯如  
此平常矣大抵不平常只是名心所使耳昔先師遇  
一方僧問以已事僧便喝先師良久又問僧又喝先  
師曰喝則由爾喝終底要道一句其僧竟嘿然而去  
此所謂弄虛頭漢也佛法豈其然哉

六祖初到黃梅道佛性無南北五祖訝其根性太利  
着槽廠去遂一意舂米供給僧衆至於腰石石爲之  
凹卒至書偈得法而去則六祖天資忠厚信實可見  
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可見孔子



亦只一箇忠信人耳惟其忠信所以聰明歸在一處而機械之巧不生趨避之計不作故其境多困而困者亨之基其心多危而危者安之自道之所必載也若夫善取方便工爲閃倏口給足以禦人意氣足以凌駕似乎根性之利而實邪詖之徒也不可辨黎允儒在師門儘有所悟每見先師稱之曰老實老實者忠信之別名也予初疑先師未許黎丈久之乃會此旨然則唯患老實之未至也焉有老實而不合道者乎

證學編

八三

七

孔子告君曰博學之教顏子亦博之以文其刪述止於六經亦晚年事耳未刪述之前載籍尚繁百家之說不一博之一字所以兼收之也及其禮以約之則自歸於中正而兼收不爲病矣故三乘十二分教吾以吾孔子博學二字收之秦火之後惟老子之學盛行劉漢賴之致平其後六經頗出儒者亦以老子之說詮之非真孔子之學也佛經入中國惟因果輪迴人趨之耳達磨五傳而至曹溪然後其宗熾盛性宗之明實自此始流入宋朝吾儒得之以明孔子之學

而本竟也嗟夫禮失而求之野官失而求之夷非有識量者惡足以語此

學者不可不發弘大志願願之一字自虞廷敬脩其可願始至佛教尤重願力後儒闢佛遂并虞廷開心學之原者亦不究竟於是學者不知願力之重雖學有所得卻被願力不大成就亦不大矣豈知萬物萬事無非願力之所成如兒童讀書便以登科爲願長而娶妻便以生子爲願耕田者便以得穀爲願經商者便以殖利爲願其究也卒如所願而成今講聖賢之學而不以度盡衆生爲願將何以爲哉度衆生有二先度自己衆生心後度天下衆生如自己衆生未度而言度衆生者萬無是事學者要如此發願

證學編

八三

八

儒者之學出於古太傅之官全資講明以輔德義老氏之學出於古太保之官善調榮衛以保身體佛氏之學出於古太師之官不事言說太傅奉世子以觀其德行而已三公失職而後分而爲三誠有會通其道者並用之而三公之職復古矣或謂佛至漢乃入中國愚以爲不然入中國者佛之名迹耳其道則中



國固有之也

高皇之前使孤老爲木鐸以宣聖諭卽佛以出家人說法之意使鄰里共瞻養之亦佛使出家人乞化爲生意也佛出世法也

高皇善用之以經世可見大聖用中之妙矣今其法雖存而有司視爲文具木鐸之職輕者未知

高皇之精意故也

楊子與門人渡河中流風作有懼色門人曰吾聞君子不懼子懼何也楊子曰子不聞乎如臨深淵今臨

證學編

八三

九

深且不懼況如臨哉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父母亦不足敬乎

鄉飲酒者國之賓禮也而有司失之慢況出門乎丁祀先師國之大祭也而有司失之略況使民乎周雙溪先生爲靜海司訓爭之上官可謂知本

先人之終也整衣冠就枕而逝以先人不厚於爲生無餘念也故知生則知死矣曾元養口體不如曾參之養志養志者養其陽養口體者養其陰也故能事人則能事鬼矣

心明則百事皆明心闇則百事皆闇今之學者不求明心而求明事適足以求其闇而已矣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聽天所命而不敢以人爲參之也不睹不聞安在卽睹卽聞是也故至隱至微而實見實顯此之謂獨而必戒懼以慎之也而有意於戒慎恐懼者其爲不戒慎恐懼也大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以其本無有也發者皆因物感而然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則無矣佛氏云一人發真諦元則十方空虛卽時消隕豈不信哉

證學編

八三

十

復然後見天地之心見天地之心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吾覆也地吾載也君吾治也親吾嗣也大賢吾師也小賢吾友也農吾耕也商吾懋遷也工吾利用也不善人吾砥礪也五穀瓜果吾養也衆毒吾藥也舉天地間種種色色吾之所不及聞不及見者無非與天下之人相關則無非與我相關皆吾身之肌膚毛髮孔竅固然而不可易自然而不容作當然而不可棄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一復之際便能見之彼不復者以私意較量其間如入海較砂祇自



困而已矣聖人所以全其才者豈能以一人兼衆人之技哉如目以耳聽耳以目視手以足行足以手持各付之所能以求濟萬物莫不然惟聖人知其然此聖人所以能為天地之心也

先儒謂聖人無復此殊不然自古聖人莫不有師孔子亦曰好古敏以求之適周見老子而後道益進安可謂聖人無復也惟善人乃無復耳善人所為皆與道合而覺性不開聖人如日善人如月月雖光明終不脫陰體也人有形質乾已遇巽漸入陰體聖人猶

證學編

三

十一

夫人也不一復則真陽不得地不逢雷總於陰而已故謂聖人無復者不知復者也世多以失而知改為復其知復也淺矣

復是超凡入聖轉陰為陽至妙消息耳口鼻四肢百骸片駒間一齊脫換此消息到時難與人說只是自知而已此際方信得自己是一箇人又且與千聖萬賢不隔一毫初陽來復極是猛烈而聖人戒其勿用者以防危也昔人所謂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時也而遠施用奚可哉過此以往方得見山是山見

水是水復而泰矣用則無害

先師平生將有所適則同志預戒以待及其至也輒數十人在同食寢矣次日多至百人少亦不下五六十人再過一二日則二三百人此其常也其去也相信者依依不忍別常送至二三百里而後返

諸友坐次先師至常嘆曰都是聖人蓋欲以發商量之端亦其恭之至也二子長軒次輅氣志高明不為塵凡羈縻參學遠遊時人多不滿而先師獨喜竟成就其所學先師時引以為弗及也其視子姓童僕皆

證學編

八三

十三

謂弗如故言教解若先師者可謂身教之至矣

以人所知者為學學成而人知之矣人知之必喜及其不知者為學學成而人不知者非不知其異人者也乃不知其同人者也同人者非同其賢智者也同乎衆人也同乎衆人則人不得而知之矣何也世之所期於聖賢者異乎衆人也今同之則非世所期也又烏得而知之哉人情之最戚者莫若人攻其短也故雖敵以下猶以



進規爲難況上而至於窮貴乎學者不能受人一言而立朝卽欲盡言於主上已不怨矣吾不知其忠也古人謂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吾亦謂能受言之臣而後可以言事君顧受言難不難於猥瑣之人而難於高明之士其護名也太重其檢身也太潔祇樂稱譽益耳一言犯之如割肌蝨手不可堪忍若是者不必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也人自知其不可犯矣然天下之大壅蔽寔基於此大人之學卽不然虛心以自治不作善想不作惡想因應循物時示過以

證學編

六三

十三

誘言彼言者自知其必不逢怒宿怨也蓋不待拜善求言而人人諒之矣學能如是者百無一二顏子以能問不能犯而不校曾子追稱之者亦以此爲難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正以自不受言而好進言者欺也厥後子路喜聞過所得於聖教者深哉儒有君子小人之分正在於此而皦皦自好者末矣

論學書

斯道以聞知者爲主見知者爲輔蓋聖遠而道分道

分而人心以喪必有聖人者然後復合猶分爭而混一之也見知者特奉順宣揚之而已其力易爲也古之見知者皆當其一時而孟子獨後豈天於斯文之運漸薄而漸疎使然哉由孔子而來千有餘歲然後

我

高皇帝聞而知之

高皇帝之學直接夫堯舜湯文孔子之統者也惜六合之內徒仰其成功之巍文章之煥而其則天難名之蘊尚鬱而未宣其間二百餘年眞儒輩出而莫知

證學編

三

十四

其統是以欲起帷牆之見馳域外之觀而終有所拘牽而莫之敢也文武造周至孔子且六百年矣其道猶未墜地而在人而

高皇啟運至今二百餘年識其大者誰乎然觀孟子之見知己後孔子數十年則見知我

高皇者何必當其時哉予之學蓋師盱江近溪羅子羅子之學實祖述孔子而憲章

高皇蓋自江門洗著述之陋姚江揭人心之良暗合于



高皇而木嘗推明其所自則予所謂莫知其統者也  
姚江一脉枝葉扶疎布散寰宇羅子集其成焉至于  
釋老之徒岩居川觀浮游雲水有一得之長者亦順  
風請益聞一言之教若饑而得太牢也其延接後學  
有所敷演必以

高皇六論為稱首夫天地之神靈萃於人無終無窮  
其與日而俱新與月而俱盛焉固也由孔子至

高皇千餘年之間諸子百家紛紛藉藉如雲間之星  
或隱或見無大警動人者惟釋道二氏其教雖異其

證學編

三

五

道實同惟其教之異也儒者既攘臂而闢之又惟其  
道之同也儒者又竊取而學之者本心之良而  
闢之者名義之束也夫既束於名義又焉有夫本心  
是故二氏未嘗喪人而世入之心因闢二氏而喪已  
多矣而莫之覺也迨

高皇出而為之訓曰仲尼之道刪詩制典萬世未賴  
而老子亦與之齊佛與仙同其幽靈乃暗助王綱益  
世無窮者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  
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給濟之理一世人於斯三教

有不可缺者洋洋乎大哉夫如是則二氏者可以明  
用其道而無事夫竊取亦可以明舍其教而無事夫  
攘臂矣故

高皇之學如天地之覆載舉羣生之奇形異狀無不  
並育而各有所歸無相害之患而千餘年間人之所  
得於天地之神靈以日新月盛者咸於

高皇成就而歸藏此其所以得統於堯舜湯文孔子  
而無歎於聞知也若羅子則所謂見而知之者非耶  
蓋二百年間學者未嘗亟稱

證學編

八

六

高皇而羅子亟稱之予謂後此者必由羅子以上遡  
於

高皇然後統紀可一經常可正而無邪慝奸其間也  
予之夢寐此學壯且衰矣乃確然有見其然而未嘗  
輕與人言之新安余常吉師事予而受學叩其所符  
誠卓然不惑者縱談而及於世儒聞見之外亦莫之  
逆顧嘗有得於

高皇之道否也常吉昔從魯川曹先生私淑羅子一  
聞予說頓興憲章之思則予所謂由羅子以上遡者



其在斯乎予向以此說贈孫先生今嘉常吉之志復書以授焉

泗州會記

泗上脩 陵工完予奉 命祭告 皇祖報 后土及司工之神實虔禮也是用夙夜罔不祗肅因思一人之敬有限當合衆人之敬以為敬於時守土之官若知泗州王陞知盱眙縣丁汝彥各率其屬待事惟謹而潁州兵憲詹君在洋鳳陽守李君元實亦相繼至庶乎得萃之道矣予又思之兩庠師生皆 祖宗

證學編

卷三

七

臣庶安可不一聯屬哉乃請學謁 聖進諸生於明倫之堂聽能稱書者自前進講於是有一講中庸天命之謂性章者講畢而止兵憲公請予為諸生重發其義予則安能哉顧予微忱本欲合諸生以致其敬也此章之中若戒慎若恐懼若慎獨正敬之義也敢忘同願為諸生一言之蓋諸生所講者非不靡然可聽然善自書而我自我不知聖賢之訓皆就吾人日用現前之事言之如畫工肖像像在本入非有取於外也假如說戒懼諸公果曾戒懼否說慎獨諸公又曾

慎獨否若說我不曾如此但聖人教我如此卻非是畫工先畫一像使人面目效之也豈理也哉且今諸生端拱而前肅次而揖歛容而講攝念而聽即此便是戒懼亦便是慎獨此處俱出自然原無一毫安排在也便謂之不覩不聞便謂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不可須臾離者由此推之未進講之前與既散講之後何時不是此個體段但諸生未免於不著不察耳于今會講于一堂之上以指點箇著察之方便是脩道之教然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與天下之

證學編

卷三

太

大本達道與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俱不離此時此地而可得也吾一堂之中人人有分一人之身時時可能如此則我即孔氏之書而孔氏之書且為我註脚矣是日兵憲公首肯太守公亦謬許也諸生問難亦多可取而予不能悉記予之意蓋主於聚精會神以輔我交 神之敬且孝經有言天子之孝當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今奉我 皇上命安敢不爾哉嶺表賤士驟而使之對越 皇祖承事 后土尊神此中不勝齋慄惴惴然惟不



稱任使是懼幸而恭諸司之敬而聯庶士之惟查負其可少釋矣是以書其自幸之懷而為之記

奉 命祭告泗州 祖陵感恩

高皇功德之大恭賦

明明我 祖邁義軒 聖德神功豈有前天地不知

高厚德圖昔重與洛河詮 顯謨已入諸司掌精蘊

還須識大賢典禮微臣何以頌惟勤稽首祝 堯年

別泗州時貽兩庠師友

聖賢道術千年在豐芑人文二雅存無說敢當花雨

證學編

三

十九

讚何能不愧雪深門 辰居北望真無極泗水東流

亦不言珍重諸賢還久立莫離當處覓乾坤

別泗州學正王鄉丈

與子平分粵詞場屬兩雄撒阜真子厚講易愧純公

泗水淮原會江流漢亦宗他鄉正春色不厭夜深從

別蕭生

文明當盛世何地不英才岳瀆分羣望貞元作合來

萬念非貴重一諾絕安排老我思狂簡焉知所以裁

別泗州王守

不見黃州鶴今從帝里飛古來稱悃悞何可論黃驃會見文翁化寧專子產慈請看移俗日全在簿書期

別盱眙丁令

草創無城郭崎嶇萬壑中人民移舊縣鷄犬識新豐

小試牛刀割長驅虎穴空知君意高遠不向眼前慵

別大長徐令

城郭何完美人民自大風天長三楚盡地闊五陵通

入境聞絃誦何年可即戎因君問子靜如會濶之東

世篤孝誠述

證學編

三

十

予奉 命以脩 陵工完告報 皇祖及后土于泗

上自聞 命之日即潔已靈無敢不肅忽念南中達

帝鄉必經四邑一州然後至煩存姓供饋予安得

節義孝順之專而表之為吾民勸亦消受之一端乎

正月十五日啓行十六日次六合夙興忽若有動者

行三十里而食於四合墩之民舍方其姓名其家老

而問焉若之鄉有行孝者乎對曰平常問豈無可稱

者乎曰若求可稱則吾兄弟嘗割股以療吾母問孰

證之曰鄉老知之則召其鄉老而問之鄉老對曰是



也然小人之鄉割股以療父母者多矣或亾或在不可以枚舉也予動色而歎曰善哉請舉其在者曰彭英在請見之則先出而之田矣約歸日見鄉老許諾及予之將事而歸也鄉老率彭英候諸途予之行速不及交一語讀其謁曰三世割股蓋英之父洪也母張病瘵危矣洪焚香叩天割其股肉以進母服之愈延壽八十有五英之母王患蠱病甚劇勺水不入口英亦焚香叩天割其左臂之肉以進母服之愈延壽八十有八英前年患心氣病呼聲徹宵晝且殆矣英

證學編

三

五

之子繼祭仰天泣拜亦割其左臂之肉以進英服之隨愈予然後心語鄉老之對誠哉一家三世一鄉可知歸以示儀司韓君白大京兆張公行縣覈實來聞於是厥里厥鄉厥鄰羣詣縣而實之且曰民等以爲是細事常行耳不知上人之欲聞也嗚呼割股之孝難矣矧三世乎一世行之不求聞於時難矣矧三世而不聞乎以彭氏之孝而論之可以言誠矣誠者天之道也天固無心然至於三世而不聞亦不能不爲之動不然則予何知彭而心若有動也此其理亦微

矣予表彭氏曰世篤孝誠未知果有合於天乎否也何則其民方且以爲細事常行而不知上人之欲聞也而予竊竊然喜予方之斯民其能以無媿乎哉雖然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通乎神明光乎四海是德之本而教之所由生也是故高皇六諭以孝順爲先若四合一鄉何多孝子也乃國家道化之極徵爲太和此鄉鍾其盛而彭氏其最盛者也匪偶然矣聖人教孝未嘗以割股廬墓爲法然有行之三世不求聞於人如彭氏者則不當問其道之中不中而皆

證學編

三

五

合於天者也予故述表孝之始末而爲之說

茶池亭記

周衰王者不作天下儒生學士各著書敷陳王道迨至後世惟孟氏之說與孔子並宗師之其貴王賤霸偉矣至云王者之民皞皞霸者之民騶虞則世有持一切以齊民而民苦甚或恣睢暴戾以適已而民怨戚借不使民騶虞以自解其有擴如保之誠推顧復之愛視民真如赤子而民亦愛戴之如父母者淺見之徒引騶虞之政以繩之於是持衡者眩賢否之致



當官者失從違之準匪獨遠於王道程功計效且不  
遠伯豈孟氏之說謬戾至此哉乃後世學之者之誤  
也孟氏嘗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以鄭國之政在子  
產也故小惠不可行若凡長民者自當以惠愛爲本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奚暇計大小哉而驩虞皞  
皞之辨蓋亦自王者言之耳郡守縣令私土子民說  
以忘勞說以忘死道固然也如必以不令人喜者施  
之是亦將責人之爲父母者無求中其子之欲而後  
可也豈事之理哉葉公問政孔子告以近者說遠者

證學編

卷三

三

來此可以爲牧準矣吾師江羅近溪先生以嘉靖  
癸丑進士筮仕太湖令其學以古之明明德於天下  
者爲式脩孝弟慈於家而卽以施於政子視其民先  
德後刑上下一體深山窮谷巡行勸課閭巷之間絃  
誦相聞幽隱之情無不畢達逋負而流移者數百里  
外襁負而復業嘯聚負固不逞之徒取而正之以法  
其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有如此者其後先生徵  
入爲秋官郎又出守寧國東昌二郡副雲南臬至蔡  
藩以資捧太湖距作縣二十餘年矣縣民間之擄劫

扶老自郊郭達山谷莫不畢迎道擁不可行各獻壺  
漿先以茗飲先生頓轡小池謝壺漿不及御第受茗  
飲日沽而返之民跪受蓋傾故注新更進悉効先生  
不忍却也傾茗之處立注成池薄暮升車而去父老  
子弟攀望弗及及顧斯池而異之咸嗟嘆曰是不可  
不存其迹以永我公之德乃相率而爲之亭名之曰  
茶池之亭由此觀之先生之政可知矣當斯時也民  
之趨先生若赤子之趨父母先生之見其民亦若父  
母之歡然見其子也驩虞耶非驩虞耶尚何容擬議

證學編

卷三

三

哉大學曰在親民貴而有民者未有若守令之親者  
也然而自處於疏者不少矣去邑之後見邑民無愧  
容者有幾人性不甚懸殊惟其未嘗從事大學之道  
以涵養其愛人之德故也觀於先生亦可以有興矣  
乎或謂民雖德先生而不再覲則瞻依之迹不彰太  
湖今前後多賢而罕斯遇則茲亭之美不傳今先生  
與太湖之民未有辭也蓋其遇哉此亦近之要未爲  
知先生之深者先生平日嗜與人相親若性命之不  
可易其家居也未嘗一日而離友其居官也與其縉



紳先生章縫子弟遊處無間下至輿臺胥吏不  
故其徒足所至常聚千數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  
其孚佑之誠亦感召之機有至微者予聞鳳凰之爲  
瑞也所止之國羽族集焉是孰爲之號召哉必有不  
期然而然者矣故鳳爲文明之祥王者不得不興其  
先生之謂與昔在己丑之歲黃岡王君令茲邑觀在  
京邸爲予述茶亭之事請爲之記予諾焉而未及爲  
迄於茲蓋八年所矣趨命過此詢之邑人無不喜談  
樂道之者予之記其可緩也遂忘跋涉委頓命穎書  
證學編 卷三 三十五

許學貞權閩帥序

許子之好學也蓋稱弟子於予有年矣別來學益進  
而謙益至權閩帥求予一言予惟許子以武科名  
士始而興繼而什什而復興而其德以固始而北繼  
而南南而復北而其望以乎推轂在旦夕而不以爲  
心衣繡還故鄉而不以爲華而惟歉然道之不充學  
之不至是急得謙之道矣夫謙利用侵伐行師周易

重與之滿損謙益舜禹用焉雖然非其至也易之師  
曰師貞丈人吉其六五曰長子帥師師弟子與尸予讀  
易至此而見師義之大也師衆也貞正也衆本自正  
能以衆正而不以已正之大人之德也故謂之丈人  
彼汲汲乎以已正物者長子之道而已長子之道狹  
小故不能無疑而弟子得以與尸若丈人之道大焉  
往而不吉哉是謙之至也子望實並隆師政將及予  
不敢以長子之道爲子願也子其遂進於丈人乎予  
敢屈子弟子列許子瞿然起謝曰大哉先生之言非  
證學編 卷三 三十六

某所及也請學焉願竟爲弟子

送譚見日山人序

孔子贊乾曰剛健中正論仁曰剛毅木訥皆以剛爲  
首而他日又歎曰吾未見剛者孔子何取於剛哉剛  
陽德也非陽剛不足以入道凡人自挾其所有而不  
能下人者皆陰柔勝也陽剛勝則能下人而不挾其  
所有能下人然後可以就有道不挾其所有則心虛  
而道入之剛之德大矣哉吾嘗畏吾鄉方文襄公叔  
賢與王文成公伯安同官方郎中也王主事也聞其



講學服之遂執贊爲弟子其後忠結主知位極人臣而終身弟子列則可謂不挾而能下矣故吾鄉之足以言剛者方文襄公而已矣恨生也晚不及見其人乃不意見吾譚見日山人者山人年六十有六矣平生負異無所屈下乃聞予與黎文塘談學而追拜予先師羅近溪先生爲弟子蓋山人壯年讀書萬卷下筆萬言嘗兩上封事於

世穆二廟其書皆當世名人巨公所題也既而遜跡山林名殷殷培締紳而上之通達時務畫邊事如指證學編 卷三 七

掌嘗欲獻策收寧夏聞葉司馬在事而止及聞東夷跳梁喏曰何物倭子敢爾吾將取之其平生所自許如此藉令山人挾之以自貴重誰能堪其鋒夷其壘者山人之言曰吾向以講學爲迂闊吾嘗見近溪先生不肯一問今聞吾子之言乃知近溪先生至人也乃知音平生種種伎倆種種嗜好皆出於好名好勝之私而去道遠也吾不屑之若山人者真能不挾其所有也可不謂剛乎夫剛者孔子所未見也而予獲見之于何幸焉山人歸矣山人平日所見重於諸公

者皆山人今所不屑者也山人一切舍去而諸公尚未之知也予故爲此言以諭之使毋以不屑者求山人而求其今所得者然山人以其剛而進於仁進於乾則在山人深思而自得之無難也剛而相見當有大快於此者矣

易原易說題辭

八卦首乾乾六爻首潛元也者始而亨者也其潛之謂乎乾之初九卽復之一陽其德在亥子之間過此以往卽子矣於卦爲坎復者德之本也坎者復之危也復未幾而遽危何也陰之乘陽也無時或息陽稍升而一陰已在其下矣君子觀於此而危之坎之爲言陷也陷安得而不危危之然後能出坎安其危者終於陷而已矣故知一陽之復而熙然亨之者不如知一陽之陷而懼然惕之爲真亨也易之爲書也其詞危是有憂患之聖人所爲作也非操危慮深者不足以明易萬古無不憂患之聖人其有不憂患者憂患之大者也憂患大則聖矣而不知其所以憂患則神矣予讀思默萬先生易原易說二書蓋欲與天下



萬世同其憂患者也古有慈母熊丸以資子之讀者是書之爲熊丸也大而思翁之爲慈母也勞矣或計其言而茹之與苦其言而吐之者不無辜負予書於此以俟夫不茹不吐者

南都答問題詞

予自以卿貳入南都日得會

羅先師及門之友歲丁酉中吳曹汝爲丈以師事再至丈固師門大心首座也故其通人處每以大學提之一日徵丈所得上丈以歛西余未寧常吉氏爲對

證學編

三

三九

謂其人心直而有硬師門終有賴者乃命其及予之門而問學焉予始獲見常吉與之語輒解與之語大人之學輒信予蓋信丈之果得士也越十日常吉別予歸矣丈持常吉所紀南都答問者過予予閱過喟然歎曰是答問也雖曹丈一時之偶言實師門不易之至論丈之闢道也何其大而常吉之信學也何其篤歟夫此道學兩字自漢唐宋以來諸先儒率多虛虛看過獨吾

先師子羅子揭出大學之道實之何等昌明丈提此

言真足以喚千古之夢而常吉篇中所載無非是者予於是而益信丈之果得士也噫予又安得信心之士盡如吾常吉者而盡與之識其大哉

知儒編跋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中庸之誠也其功必已百已千而後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大學之誠也其學必切磋琢磨而後至後世此學失傳獨其文在耳而莫知所用力則妄爲而妄說之偏滯膚淺智者舍而歸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豈不信哉今考佛之爲說

證學編

三

三九

雖三乘十二分教汪洋浩大逾河漢之無極而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不外乎一誠誠則無事矣然其學人有擠一生經萬死殘形墮體悲淚哀懇休糧長坐不覺其苦者其在教者慈悲方便變化萬狀或隨或逆或棒或喝或置之若棄或摧之若斥宗門公案於是乎立求之吾儒正所謂學問思辨行之已百已千者也正所謂切而復磋琢而復磨以使之瑟僴赫誼者也孔孟以前學者皆如是也吾不得而見之矣今欲此事步步逼真古人則必如公案所載諸君子



求大善知識投誠參學抑其盛氣捨其業識忘年忘  
義務在了徹而後已如相國裴公休簽判劉公經巨  
丞相張公商英者皆其範也顧吾輩通患在於心高  
而氣浮心高則難於下善氣浮則難於着已師如張  
商英公遇悅禪師悅有意困而亨之首座諫曰今之  
士大夫受人取奉憤恐惡發別生事也吾輩試省此  
語中吾膏益否嗟夫此儒者所以鮮聞道即有聞亦  
得少為足率至於欺人且自欺而不悟者也彼之宗  
徒直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併其一生全力萃於

證學編

一八三

三一

此道而吾儕少有所得輒誇名矜譽作偽而日拙自  
畏為其所困則先闢其說而不與之往來古之聖人  
莫大於堯而尚友巢許於箕山不見其為異也豈不  
為此道計耶吾儕直自豐其蔀耳大學著小人閒居  
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者殆謂是歟惟  
其厭然於君子之見勢必至不見君子而後已又必  
至誣君子以容其心而後已此吾儕隱微深錮不  
可起之病大學預言之矣予蓋灼知病根而亦自不  
能免也予年友海門周先生彙輯是編號曰知德

張子韶公學佛然後知儒之語予讀之尚未足以知  
儒謹足以益知予之病耳竊謂儒學雖失其傳然有  
宗門之學則吾儒之傳為不失學者雖不求宗門之  
學第能真實參究儒者之學至於無絲毫疑慮未有  
不默合於宗門者也不默合於宗門其於儒猶未  
也若夫陰用之而陽闕之或稍賴其益即棄其言或  
撥捨餘唾徒資口給且將使此編又與吾儒之書同  
成文具也吾不知之矣謹跋

石經大學附論序

證學編

一八三

三一

或問於先師羅子曰孔子何為而作大學也羅子曰  
是古聖神所以盡人道之書也孔子蓋十五而志學  
焉以立其矩七十乃不踰也而述是書欲與諸弟子  
究人道之大全立人極於萬世也人者仁也故必仁  
而後人能知身為家國天下之大本則家國天下皆  
附離此身而枝葉矣故一念而含寰宇宙羣生而互  
相融攝夫是之謂仁而人道於是乎成焉曰曾子何  
為而傳之也羅子曰否否是書也無所謂經無所謂  
傳蓋萃古人明親至善之則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非孔子從心不踰之後亦難着筆也其謂傳於曾子者曾子守身事親人也或孔子作以授之若孝經也乎雖不可知而可信者信是書之爲仁矩而已矣信是書不可析以經傳而已矣問者唯唯未幾而先師歿又數年楚侗狀先生取鄭端簡公所存石經大學而表章之曙臺唐子上於朝其本與漢鄭玄古本不同然亦自爲一篇不以經傳析也予謂文至大學極矣如月映萬川處處皆圓故可分可合可前可後隨其人之所見而木嘗不圓也其神矣哉予友魯川曹

證學編

卷三

三

丈篤信師傅恪遵遺訓乃網羅緒論依石經次序注之意在宣闡師言維持人道非徒辨同異爭是非者也其以葑非採艾謬說一二則予重愧之予嘗謂聖經至近世講說可謂一厄蓋所謂講說者兮更分漏徒資舉業不精不願聖門宗旨亦且不察儒先用心而學者淪淡膚髓白首浸溺不復求師問難以反諸身心其間有志之士亦無從求訪良可浩歎曹丈此編備出以公之人人庶足以滌其舊見引其深思故雖繁複渾重而不厭也有志於聖人大學之道者得

此其一助哉是爲序

三經序

三經者孝經道德經圓覺經也

有生之類無不愛其身然物之智不如人人之智不如聖聖人者人之至者也使不愛其身則聖奚以人也使不善愛其身則人奚以聖也惟其愛身又善於愛身是以能立人極於不窮吾觀古聖立教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孔子言孝自不敢毀傷始而推極於不敢惡不敢慢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鰥寡不敢失於臣妾妻子何也蓋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也故聞

證學編

卷三

三

孔子之教者愛其身必自愛人始雖然惟無所加於已也苟有加於已所傷僅如毛髮卽拂然怒填乎膺而殘賊應之矧惡慢遺失之小乎則其視體膚重矣於是老子者出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無私也故能成其私不自生也故能生故能柔弱處下而虎兇兵刃莫之傷若此則可謂真不敢毀傷者矣雖然吾之身見在也而安能外之而安能無之於是有釋氏者出曰髮毛爪齒皆歸於地唾涕津液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



在何處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假名爲心身心皆幻也離幻卽覺得無憎愛人之所以堅執憎愛牢不可破者由其認妄緣爲真心耳誠知身且假合何有於心心且妄緣何有憎愛夫旣無憎愛卽能平等行慈不受死不敢毀傷之至也由此觀之三聖人之愛身一而已矣譬之操舟於江湖持舵拏楫固卽所由運也乃有操其舵者又有轉帆於空中者均之欲舟之濟而已是故人誠離幻卽能外身人誠外身卽能愛人三教相爲用者也直其言之有

證學編

三五

淺深詳畧耳蓋佛在當時專以說法利生其弟子皆智慧超絕相與辨難宣揚不遺餘力故三乘十二分教汪洋浩大卽如圓覺會上文殊普賢等十有二人皆大菩薩悲哀頂禮迴環請問其問每深故其答自不容淺老子道德五千言因關尹強之著筆原無問答故其寂寥簡奧與其會稱若孔子之孝經特因曾子行孝而說曾子之在聖門亦善問者若禮記諸變禮皆由於曾子問篇至說孝經更端不過二三而已使當是時有如文殊普賢諸人直窮到底孔子豈容

終默觀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鬼神之情狀死生之說等語發之繫詞蓋可見矣大抵言必應時法不孤起聖人之學也是故誦古聖之書而不論其時世與其地其人未足以得聖人之心昔韓昌黎氏闢佛老以自附於孟子及其讀墨則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爲孔墨何輒與孟子相謬戾也蓋亦心見其然而不敢欺也予嘗讀三經真見三聖人者皆以善愛其身爲教其言有淺深詳畧而實相爲用不相用不足爲三聖

證學編

三五

重刻法寶壇經序

儒者類以了生死觀佛而詆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夫心明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目明而不可以視耳明而不可以聽豈事之理哉愚謂佛學經世之極者也而不與世爲偶夫身在堂上然後能辨人於堂下身在井上然後能救人於井中若混於堂下則俱迷從於井中則俱溺此其故予難言之矣要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悉予不佞無默識之才有途說之病而六祖大鑿禪師予東粵人也得法黃梅弘法曹溪



是有法寶壇經之籍東南人士家傳人誦咸曰此佛而儒者也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與吾孟氏道性善稱堯舜同功則不以異端擯棄有自來矣而予隨衆讀誦晚乃自謂有得於其見過知非之旨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何絕望至此哉蓋過不在於過而在於善凡吾人自以爲善而帖然安之者卽過也何者是皆識爲之也識生於習孔子之所謂習卽佛之所謂業也業識所現智者過而不留而愚夫執以爲是以至認賊爲子喪失眞常蓋

證學編

卷三

三七

孔子於其門人僅許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於其交遊僅與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至其自鳴亦僅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其難如此凡吾人不見性體卽不能見過性體一見過狀歷然不能見過而自謂見性者欺也不至見性而自謂見過者亦欺也見過者是見性之實也見性如人之活見過如人知痛知痒謂活人不知痛痒無是理矣問人之活否曰知痛痒矣問人見性否曰知過矣此孔子之旨也亦佛之隨也六祖壇經屢發之矣於法達念法華三千部

而責其負此事業全不知過他日又語神會曰吾常見自心過憊不見他人是非好惡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至哉言乎蓋菩提無樹明鏡非臺直入此門方知眞實世之學人樹菩提而臺明鏡者卽以爲賢此有爲之法有漏之因宜其麻木不知痛痒也老子曰自知者明自勝者強故壇經之旨使人自知自勝自兢業自篤恭其脩身治世之益有非言說所能盡者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之謂也此

證學編

卷三

末

予之所自謂有得於壇經者也雖然安知予之自謂有得者之非失耶偃鼠飲河僅足自充其腹耳然一滴之水卽全河之水見少見多與水無與後之誦經者得無以予言增業哉此經南中無善板故重刻而書之如此蓋欲吾人由是經教以詣我孔聖見過自證之域安而能遷淨而能洗共證本來淨諸業障而已矣

壽松坡畢先生八十有一序

天不私以壽予人君子亦不私以壽受諸天子也必



有取也受也必有報也取而後予者人人之所同受而能報者君子之所獨是故閭巷之叟龐浩而優游者皆其有以取之然增一齡不見其多減一齡不見其少惟夫君子蹈義履仁則人之表儀也論道脩詞則人之倡導也君子固樂得斯人以同歸於善斯人亦樂得君子以與之爲善如此則壽一齡有一齡之益壽百齡有百齡之益在天爲不虛予在君子爲不虛受也已池陽松坡畢先生士之君子者也嘉靖甲辰以春秋魁天下官至四部尚書清名儉德爲人倫

證學編

八三

三九

楷範七十而懸車徜徉林下十有一年而視聽不衰其配邵夫人結髮偕老嗣昆皆賢蓋備諸福而壽如此說者曰先生爲人平易而謙恪恬淡而慈祥不問家人生產作業然又好行其德見失所者輒賙給之平生不畜姬侍年僅逾強卽絕慾事蓋古人所以益生者先生皆有之而世人所以損生者先生無一焉此先生之所以壽也則予所謂天不私以壽予人其予也必有取也於是乎有驗矣則又有告予者曰先生嘗設義館以學貧生其來久矣仲子官京師聞聖

賢之學於人歸而稱說之先生躍然曰吾平生以聖學惟躬行實踐足矣世人類怠於躬脩事空言無益由今觀之世人無有不躬行實踐者人人皆聖賢而惟其不自知吾兒所聞良是吾兒當公之一鄉母緩使猶及吾之存而見康衢擊壤之風也於是命二子捐資開陵陽館於邑城之中四方聞風而來會會者日衆至數百人猶未已也先生乃大悅曰不意斯文之精闡於今日吾幸猶及見之信乎人不可以無年由此觀之則予謂君子不私以壽受諸天其受也必

證學編

八三

四

有報也先生得之矣人何物可以報天爲天成就斯人乃所以報也詩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予初入仕途先生巍然大司徒矣予望見先生光儀於螭坳之前而未之謁也茲承乏貳南容臺友人方繼誠率陵陽諸友求言以壽夫言豈所以事君子哉然求之不巳則先生有以感之也夫既有以感之諒先生不厭言也蓋不佞從事此學廿年矣近日得 高皇之文讀之然後知斯道之統自堯舜湯文孔子而來千餘年始集於 高皇而學者尚未之知予師盱江



近溪羅子嘗言及此而予時寡昧亦莫之考信蓋情  
憐而至於今也予方自恨知 高皇之晚而又思孟  
子稱孔子得統於文王其間賴見知如望散之屬然  
後孔子得聞之今爲 高皇之望散者誰乎今先生  
八十而好學距先生嶽降之辰去 高皇未百年竊  
比先生於周之之畢公爲 高皇之見知何不可者  
先生能慨然自任則予言爲不徒矣

明逸儒黃峰杜先生墓誌銘

予游學宛陵邂逅先生卽以季子時立從予游後二  
證學編 八三 望

十年予貳南禮則先生逝五年矣時立求予銘未有  
以應而時立率孫其端固請嗚呼如先生者古純德  
君子也予安可不銘按狀先生姓杜氏來自杜陵世  
居太平涇陽里族大以蕃世有積德先生父諱春字  
克仁有德而隱年幾六十母黃氏亦年幾五十矣夜  
夢異人至其家次日而先生生形偉而聲宏克仁公  
曰兒其蕃吾宗乎名蕃少長類不慧言笑動作蒙蒙  
如也更名蒙八歲善屬對人更以神童稱之年十五  
學詩於吳江弱冠學禮於汪裊先生志益立一言一

動取則朱晦翁有過自罰跪不少恕汪裊祁門人也  
先生居祁門四載一日心動告歸歸入夜而克仁公  
卒時以爲孝感居喪用晦翁家禮既葬而廬墓三年  
服闋然後歸年三十四而從湛甘泉先生講學於南  
都絕意仕進以母黃孺人命就試補邑弟子員督學  
午山馮公歲考首廩之先生曰吾東西南北人也若  
廩則不能遍游四方親師友以求益也辭之至再不  
獲允乃已後竟辭貢以成其志及盱江羅近溪先生  
來守寧國則先生年六十矣近溪先生大開講席以

證學編 八三 望

先生爲宛陵會長四方來學者皆先生領袖之而門  
人日親近溪先生喜大書黃峰高仰四字以贈先生  
退焉不敢當也受而藏之近溪先生以憂歸先生往  
弔留盱江者半載及歸近溪先生贈言曰學問端的  
只認此體原無動搖一切念頭如浮雲之過太虛太  
虛之中不拘不留真是主張操縱更無執滯也先生  
於是有吟風弄月以歸之意歸而仍主宛陵之會好  
學不倦蓋至於老而益進與學者言曰吾學從汪先  
生而力於操持猶有闕漏也從湛先生而密於體認



猶有牽強也從羅先生而後見天機之自然吾無所庸吾力矣而猶隱若有所疑今八十有八矣因時立還自燕京得楊公手書而後所信於羅先生者洞然無疑也此老夫晚年最幸事也向使八十有七而去世言不罔過一生但聞道既晚來日無多不得大同於人爲歎耳於是來學者日益進先生隨問隨答無不虛往實歸學者勸著述先生曰子見燈籠乎其中光明雖藉竹絲遮衛然添一絲卽碍一光聖賢著述足矣無庸添也辛卯歲十二月偕石埭畢子心坡興

證學編

三

四十三

九龍大會多士雲集連會三日夜時天氣寒肅遂感病而歸次年正月十四日作書以別同志盥沐更衣以待門人謂時立曰今日午未二時不利先生盍少留時立言之先生笑曰我命在我欲留卽留耳因舉曾子有疾二章反復講論逾時命取水以飲曰吾數日不穀食矣祇飲水所以潔吾神也飲畢奄然而逝左右舉哀復張目止之乃瞑先生狀貌朴茂爲人質誠謙恭無大小無衆寡無敢慢尤樂施予矧人之急嘉靖間嘗大饑族不能自活者數十人先生謀之內

人王悉出簪餌不足賣畜彘佐之易粟二十餘石王親負舂治米先生率諸子沿門給散人大者一升小者半升日以爲常至秋成族賴以活及萬曆戊子巳丑二歲又饑先生命諸子以此法救之邑嘗大旱官民禱雨不應先生亦聚衆立壇以禱亦不應先生自責曰天豈不愛民哉吾民多過致是耳卽毀形跣足作悔過表千餘言焚之須臾大雨遠近沾足其精誠如此郡有官民稅大爲民累郡守劉初泉公議丈量爲一折以便民或齟齬之公欲罷先生聞之喟然曰

證學編

三

四十四

焉有君子思利民而中止者乎上書力贊其決公改容謝先生竟行之而民德焉若先生者可謂中行獨復強立不返者矣享壽九十銘曰生斯世遊黃虞率斯世迓大虛遇至人授心樞藉末年成真儒秘高原太史書

近溪先生講堂記

此吾師近溪羅先生講學之堂也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徙義改過以脩其德亦學者所共期也而竟苦於不能徙不能改者非其力之不足乃其學



之不明學不明故義不能從過不能改而德奚由脩  
講學者所以明此學也明此學所以明吾之明德也  
明明德必親民必止至善大學之道也此孔子之所  
以羣三千七十之徒於洙泗杏壇之間學不厭而教  
不倦也孔子沒唯曾子子思孟子先後推明而羽翼  
之其他若子貢子夏之徒不能盡明其旨依稀卜度  
而已魯論所記往往存其微言而諸子之意見亦間  
附會其中以故聖學淆紊難尋其端載經秦火又附  
會於漢儒流唐極宋雖云理學盛行然求其心體洞  
證學編 三 四十五

先生之後毅然以斯文爲己任虛心遜志好問好學  
信古而不敢自信是人而不敢自是德無常師善無  
常主辛辛拮据老而不倦覺吾心體本自廣大而精  
微本自高明而中庸而吾之明德一明欲不親民不  
可得也欲不止至善亦不可得也見古今學術本無  
異同皆明德之流行而惟當歸宗於孔子孔子之學  
至易至簡人人可爲物物具足無欠無餘而惜其不  
能自知也故先生之學之教不立宗旨不執一方導  
迷化執而已矣而不敢少有加也先生自壯歲知學  
證學編 三 四十六

然無疑直與天地合德聖神同歸則吾未之敢知也  
惟我國朝撥亂反正當一元文明之會白沙陳先生  
靜悟自然致虛立本而學者多疑其爲禪蓋訓詁詞  
章之習千餘年深且錮矣雖語之不能盡信卽信亦  
不能無疑無是怪也陽明王先生繼之而良知之教  
風動四方然渾之疑亦十而七八其間豪傑之士直  
信直從確乎不拔者亦復數人盛矣盛矣自是而後  
天下學者始知孔子之學不若訓詁詞章之所云云  
而稍知求之本心吾師近溪先生生乎白沙而明二

以至於今春秋七十有三矣未嘗一日而離友守寧  
國守東昌參藩滇南化於時雨者幾千人謝簪紱歸  
盱江而弟子之速肖者甚盛蓋先生之學旣真而  
學者際大明全盛之時本無陷溺之患又當二先生  
鼓動之後其執迷之障輕嗟夫豈非萬世一時哉起  
自歲丙子得交文塘黎子於白門起之不敢自棄而  
幸信此學者黎子力也黎子爲先生高第而起因得  
以及先生之門而受業焉今歲以使還便道入盱江  
就正此學益渙然無復可疑者見諸友於先生閭闔



如也而聚樂無常所或於宮觀或於祠宇雖屋從姑  
而出郭稍遠於四方來學者不便因謀諸黎子暨諸  
同志卽鳳凰山之麓而構茲堂爲先生講所浚池黃  
子任其事捐其山之材直六十金凡棟柱楹桶取足  
於是其他費則皆同門稱力爲之其地則先生舊所  
買於民間者枕山面池環雉若帶納薰迎流風氣闔  
爽不寂不鬧宜眺宜俯造物其有待歟堂成先生偕  
諸友相與落之坐中有言者曰先生之學如此堂矣  
方欲爲此堂也吾儕相與議地合衆議而後其地定

證學編

三

四七

又相與議費合衆力而後其費具又相與議式合衆  
智而後其式當至於木也石也瓦甃也垣也塗也又  
合衆工而後其事完而當其事者蚤夜勞其心而勤  
其身弗若是則堂安得成夫此其小小者耳若吾先  
生之學直從千載之後而興數仞之宮墻而復其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於今日吾儕徒知先生之學之大  
而不知先生之心之苦也蓋昔者孔子無所不學無  
所不師好古敏求不知老之將至是以集羣聖之大  
成而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吾先生之學亦若是辛勤

刻厲僅而有之其艱難甚矣而吾儕一蒙指授遂安  
然居之夫子孫享見成之富貴而安可不知祖父之  
勤勞哉於是相與言曰書不云乎考作室厥子乃弗  
肯堂矧肯構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夫堂構  
則吾儕責也棄基則吾儕過也其機亦存乎肯不肯  
而已先生笑曰此堂若所自有豈待吾而後有哉汝  
知吾之勤勞而不知吾之暢快也吾不憂汝之不肯  
堂構而憂汝之不肯享用也是日諸友皆豁然有省  
而以書來京師曰子當記之遂記

證學編

三

四七

明德羅子祠堂記

吾師明德羅子豫章南城人也而祠於金陵也何居  
蓋吾師之學隨其宦轍所至莫不行焉而尤盛行於  
金陵吾師未嘗宦金陵而學行於金陵者何也吾師  
當嘉靖末年嘗守寧國而其友天臺耿公督學南畿  
卽清涼梵剎爲講所聚名士論道其中則期吾師至  
以上下其議論因命多士執弟子禮吾師於多士雖  
不以師席自居乃未嘗不以師道自任所以誘進警  
發不遺餘力南畿列郡之士一經指示多所信解此



一時也吾師之學之行於金陵也普其後二十年當今上之十有四年則吾師懸車七十矣而尤不厭不倦言念舊都諸賢慨然欲敦夙好乃泛一葉之扁舟狎長江之巨浪借二三之良友憇白門而盤桓於時則今政府趙澈老爲大司成首率國子諸生聚講憑虛閣數日旣而舊游頗集新知亦進朝夕商訂刮洗舊見如金之在銍色未足則火力不休如玉之在雕琢未澤則磨工不歇此一時也吾師之學之行於金陵也深後是二載歲在戊子而哲人斯萎又九載爲

證學編

卷三

六

萬曆丙申而起元以貳南容臺至師門之友前後來會則姑蘇曹汝爲丈慨然興嘆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舊京固宗周也吾師收拾千年學脉蔚爲儒學之大宗而發揮於此此中不俎豆吾師使問學者罔所萃止缺也時在坐者十餘人共然之而祠議遂興予聞之以商於少司空擴庵董公公曰吾師德在人心固不繫於祠然人心所欲興亦不可沮已而驟買一居爲祠在闔閩中不稱瞻仰又數月學者日衆宇湫隘不能容則友人陸欽甫氏爲得可祠之屋於旗手

衛後所卜之曰吉輿情胥悅買其宅一百四十八楹有奇會曹丈再至遂留飭新其宇而祠焉其屋南向門於巽方門之內夾道有槐四株復爲二門入而西折有耳門乃階而升堂堂之後爲寢堂主所奠也寢堂後及左右皆有室堂之右有軒其左尚虛則爲屋四楹以居來學者諸所脩建黝堊丹漆塗暨垣墉共費百餘緡皆出同志之助不動於公府而神靈有寢會講有堂棲息有廬庖湏有所諸所經畫咸出曹丈心計於是至者瞻願徘徊嘆息曰此歸然祠也豈其

證學編

卷三

五

留之以有待耶起元不敏慨惟吾師之學其率履平常而敬畏天命者中庸之脉也其身任世道而痛痒相關者大學之矩也而究其歸宿則惟於我高皇而憲章焉孝順父母之六言自學未嘗離諸身而誨人未嘗離諸口金陵固高皇定鼎地我明諸大儒先前後宦游於此以誕登道岸者不可勝數矧吾師一生精神獨至故其生也於是乎乎其友其歿也於是乎真其靈師祠之興誠有非偶然者夫



祠以人興人以學聚學以大學之矩而大以中庸之脉而久以不悖

高皇之極而保則吾黨之游息講習於斯也可不慎歟此我師門諸大長者之同情非予不敏所能杜撰者因推言之以告後之君子是為記

造受說 有小序

有造福者有受福者造而不受如日之升造與受等如日之中受而不造如日之沒余翁造福弘矣余為此說贈其孫末寧併以諭世之能受而不能

證學編

八三

五十一

造者

楊子曰以余觀人之貧富饒乏即毫釐圭撮皆出前定哉雖極拙此不能損分內雖極貪狡不能益分外知其不可損不可益而營營之心擗取競奪之計可以寢矣乃有智者知其不可益也而受之以損約已裕人捐貲市義以為損也卒不至損其不可損而隨以基益然則報施反覆固在所自處哉余所聞有歛西文義余翁者與長子訓起窶人而豐饒其里之東谿水漲溢為涉者病里人議募橋以濟匠計四千緡

眾請余翁翁心許焉召子商之曰我故約幸積七千緡以其四濟涉如何子承翁意慨然對曰苟利於人即傾囊不惜矧餘其三哉翁喜諾請者是歲子出一懋遷即得四千緡厥後橋成雖費過當卒未嘗動母錢也翁自是好義益堅歲止存其母九獲息悉待義舉不言居積矣余又聞某氏者窶時夢為公吏所逮曰汝連稅二百七十斗驚而覺喜曰豈我後當有此糧數哉已而果富大市田宅至糧二百五十餘斗乃止憶夢中數不敢盈也忽有詣某獻產者其處膏腴

證學編

八三

五十一

某素垂涎不能得大喜酬價夜計之恰符所夢數而某踰數日斃矣嗟夫余翁七千緡某氏糧二百七十斗豈非前定哉使某而效余翁之義雖極不貲所應得糧數自在也使余翁而仍某氏之慳即無造橋之費豈遽贏四千緡哉觀此達人可以知所處矣然吾聞余翁非獨造橋一事也平生構義屋置義田具什器衣絮以給族之窮者而代營其婚嫁且立義塾以教之于俾疾鰥寡者振之如族人棺槨殍者度地二十五畝為五音塚以瘞鄉人之無歸者有族人窶強



不受濟翁與樗蒲賭野伴輸數百文予之度費且盡  
又與決賭而又輸以予之翁之委曲濟人皆此類也  
所稱隱德非耶翁後以遐齡終子孫未有顯者翁之  
玄孫末寧帝吉氏受學於予得聞大學之旨以明明  
德於天下爲已任孟孫云有德者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人其在斯與余惟人生有志造福者百不得一有  
志向學者百千萬億中不得一以志學者報造福者  
何啻寵之以華駟也常吉勉旃任重道遠爲往聖繼  
絕學以顯厥祖所謂聿脩厥德孝思維則是在常吉

證學編

卷三

三

哉文義翁實啟之矣復說偈曰

誰造福者 誰受福者 能知其誰 絕學無爲  
福本無福 造本無造 以是造福 是曰大造  
大造無心 常與善人 人性皆善 豈翁獨存  
事亾如存 在於錫類 孫子諦思 大孝不匱

論試掾文

予署南吏部篆而有所於試掾謂考功吳君曰何其  
慎也吳君曰此朝廷用人一途也其高等將爲州縣  
佐次亦不失簿尉最下乃委吏抱關耳予嘆曰慎空

哉既退而思之古人有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  
物於人必有濟此屬登途而往將不啻一命之受矣  
然以吾耳目所睹記求其有濟於人者何寥寥也當  
其蠅營於末利雖一身不自愛何暇及物此豈其性  
與人殊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母乃其平日  
所習者皆刑名法律之言而未聞爲人之說也予何  
愛於齒頰不爲此屬言之凡君子所以愛物者何也  
所以愛吾身也吾人一身原與物不相離者也如行  
則不離乎地坐則不離乎椅食則不離乎飯飲則不

證學編

卷三

四

離乎水卧則不離乎席如魚之於水如鳥之於林依  
之則得生離之則失所也是故在家則不離乎父母  
兄弟妻子吾必愛父母愛兄弟妻子然後爲愛吾身  
在鄉則不離乎宗黨親友吾必愛宗黨親友然後爲  
愛吾身又况於受君之命而居民上其有事而求直  
於我有甚而求脫於我有情而求白於我有屈而求  
伸於我其目之所盼望耳之所傾聽心之所懇祈無  
異赤子之於父母其形狀之可憐顧訴之可哀感動  
乎吾中者亦何異父母之見其子也則吾此身之不



能離物者於此觀之益真且切矣而吾不以愛物之心行於其間不彼之卹而惟利是視於是乎求直者反而求脫者反縛求白者反黑求伸者反屈皆其所必至矣然此豈獨不愛物哉乃其所以不愛身者何者愛者害之對也親者寃之反也既不愛之卽是害之既不親之卽是寃之其始之戴日以盼望我者今轉而疾視矣其始之側耳以傾聽我者今轉而詛矣其始之委心以懇祈我者今轉而怨憾矣吾一身耳而當其疾視詛怨憾之衆其何以戡是尚爲

證學編

八三

五十五

愛其身乎又且吾目見其可憐之狀而絕無憐之心則吾此目是生盲也吾耳聞其可哀之聲而絕無可哀之之意則吾此耳是生聾也目既生盲耳又生聾是又得爲愛其身乎由此百姓流其怨謗上官廉其不肖形責加焉而覆命黜罰及焉而無歸非不幸也由吾久棄此身而無愛護之念其報必至於此也譬之魚棄水而上岸雖尚跳躍而其勢必枯鳥棄林而投羅雖尚翩翩而其勢必絕夫人之爲智靈於萬物豈不魚鳥若哉其設心以爲吾半生刻苦而得一

官者不早爲身家子孫計者愚又吾此官安能遠到苟可以盈吾橐朝夕以之今不亟圖阿堵物而希慕虛名者又愚嗚呼此屬知此之爲愚而不知已爲愚之大也彼安知夫子孫之成立與否在賢不肖而不在蕪蓄之多寡田產之腴瘠古人云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此定理也古人又有言曰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吾誠思吾半生刻苦而得一官也何不藉之爲積德之地乎又誠思吾此官未必遠到也何不乘之立長久之

證學編

八三

五十六

計乎蓋天下有行之不待久遠而可以定計於百千年者陰德是也畝畝之夫單門之士無一命之藉其德不出於隣里宗族然能行之不懈其子孫必有富貴之報矧若乘命爵之貴以行其利濟之德者乎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夫臯陶之所以邁種德者惟其念念在種德而不舍也今有人若臯陶念念種德而不舍未有不獲報於天以昌厥後者也夫人之用智出此乃爲智之大者矣願舍大智而出於大



愚者滔滔皆是則因其迷而罔覺如睡酣之人莫有喚醒之者耳不然縱無愛物之心亦當有愛身之心而何其顛倒若此哉夫不愛物者不愛身者也知愛身則自然愛物矣不愛身者不愛子孫者也知愛子孫則知愛身矣吾言若此至易至簡可知可行所謂爲人之說也能由吾言則身受賢人之名而子孫受陰德之報矣不能由吾言則身受不肖之名而子孫受多財之累矣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惟智人擇之

宋文丞相忠義傳序

證學編

三

五十七

臣死主之辱辱且死之矧於亾乎宋亾矣文信國之死宜也且死於未亾之前者趙鼎發李芾諸人是也死於既亾之後者羅開禮謝枋得諸人是也等死耳而信國之名獨盛於寰宇何也蓋公之忠不在於一死而在於匡扶社稷之志百折而不回而公之名則以其志折氣鬱愈鬱積則愈磅礴而五行之精感焉人稟五行而精藏其心故開公之名如父母而莫知其所由然矣當是時淮南江東閩廣尚爲宋地其勢可以復興公以勸王入畫分境爲四鎮以廣西益湖

南閩長沙以廣東益江西閩隆興以福建益江東閩番陽以淮西益淮東閩揚州賁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我地大力衆彼備多方分此轉弱爲強之策也朝議迂之出之平江迨元兵逼臨安始召入是時張世傑兵留臨安者尚五萬四方勸王兵尚三四十萬公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據敵深入無固志鼓衆血戰必退退則淮師倚之閩廣角之國可爲也此又因敗爲功之策也而沮於宜中既而中遁而帝面縛矣及脫伯顏軍入真州與

證學編

八

五十八

守將苗再成計策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於是指揮東諸將以通秦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攻楊子橋以揚州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瓜步既舉此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計矣公慨然定約亾何李庭芝入關者之言疑公爲元賊再成殺公不忍殺而出之城外矣由是關百險求二王立景炎開府南劍義兵景附入衛不果而敗於空阮於是帝昺立矣上疏自劾且求入衛而張世傑輩忌之徒游詞相拒天下事



至是遂不可為此長恨歌所以志也凡公之所以謀國者皆生歿存亡之至計而竟不得一效豈非天哉  
亡宋者天也而存宋者公也天之所廢公顧支之天之權雖不為公移而公之誠亦不為天制天豈不動哉  
數之所囿天固有所不能也公不顧夫數而惟理之盡其視君臣之義直超於天地形器之外不待國而存不隨國而亡不恃身而生不隨身而歿夫數不勝理久矣理者人之性也公之所以後天地凋三光而巍然獨以其名立者此也是天之所不能者公固

證學編

八三

五十九

能之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以其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公之謂矣公其聖之忠者歟吾邑賴侯結髮好讀公傳而病其紀載之未詳及覽他書率多異辭乃旁羅而薈粹之間以註釋論贊上下二卷名曰忠義傳侯曰一鯉傳忠義也歲一易稿前後十載十易稿始克成之然猶以不博自病也侯作傳時尚為博士弟子及貳敝邑則五坡祠當邑之東百里而遙侯以事過祠下拜謁訪遺老磨碑碣徵故志增前所未備以付剞劂公訖志吾惠精爽

存焉侯夙慕公而筮仕至此殆不偶然侯為政悃愼惠愛用治行擢宰陽山因徐生時可以請序於予予惠人也讀傳至惠猶之間蓋不覺廢書而歎嗟夫趙佗以龍川王南越惠亦用武之國也而不足為公之一成一旅何哉予生也後不及仗劍從公也

證學編

八三

六十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 全章

孟子此章專為不善養心者而發蓋惟識心然後能養心不識心而養心則養之者正所以害之也孟子深哀之故發此論其中幾希二字是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來得其養失其養二句是從善養浩然之氣章來其文雖異其義實互相發此章以山木喻人心人本無心因物而有心中庸以喜怒哀樂言心此章括以好惡二字蓋七情不出於好惡也自其好惡之惻然萌動者謂之仁自其好惡之截然合

證學編

六十一

宜者謂之義仁義自然不由造作謂之良人心本良猶山木之本美這個良處純是天機更着些少人力不得奈何世間人百般斷喪此心不止為利為名亦有着於意見知識者真猶斧斤之於山木且且而伐之本良者失其良本美者失其美矣及至日夜之所息無所作為而良心復露似那山木萌蘖復生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人情便是天理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豈容人作偽乎吾人之心必合於人之好惡始真如桃木必生出桃葉始為桃之萌蘖李木必生出

李葉始為李之萌蘖也幾希者微少之名正所謂道

心惟微又所謂德翰如毛也此是良心最輕妙處越着些少人力不得奈何無人與他喚醒不是輕忽了這幾希便是反疑這幾希輕忽者照前縛於情欲疑者隨後加以意識是以將此幾希之良桎梏使不得活動以至於亾其好惡遂與人遠矣既與人相遠謂非禽獸而何而豈人性固然哉大抵皆不得其養故也非獨舍之而不求者不得其養雖有欲養之心者不知所以養亦同歸於不得也故得其養則無物不

證學編

六十二

長失其養則無物不消也況人心乎然人多不得其養者何也由於不識心也心者神明不測者也觀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庶乎識心之不測矣即此不測之體何但世上一切名利重濁之物不可溷汚即世上一切玄妙意識亦何得點着一毫意識此不測之體者是謂識心依此不測之體者是謂得養伐乎此者謂之斧斤牯乎此者謂之牛羊學者觀此可以知養心得失之故矣嘗觀人之異於禽獸一章取宗於大舜之由仁義行非行仁



義蓋由仁義行則得其養行仁義則失其養也養氣一章取戒於告子之外義宋人之助長蓋集義則得其養外義助長則失其養也學者合而觀之庶乎得養心之道矣大抵人心本良便從良處養幾希本與人相近便從相近處養即無不得者良易直也吾人應感之間不着思量率性而出何等易直即此便推之四海而皆準施之後世無朝夕又何近也近者必良良者必近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王道本乎人情而遠人以爲道者害矣

證學編

卷三

六三

或問放其良心猶斧斤之於木先生云不止爲利爲名亦有着於意見知識者何也曰伐心之道多端非一言所能盡有庸衆人之斧斤有士君子之斧斤庸衆人之斧斤則名利是已士君子之斧斤則意見知識是已名利之斧斤粗而易見意見知識之斧斤細而難知名之斧斤比利已細比意見知識尚其粗者也粗而易見者或爲刑罰之所攝或爲月旦之所非足以害已而不至害人惟其細而難知者如楊墨之仁義告子之外義其斧斤雖細而其害則大矣故墨

氏之兼愛至於無父楊氏之爲我至於無君告子之外義至於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此等斧斤雖鄧林之木且盡爲所伐而無遺種孟子所以深慮而力防之也觀其以楊墨爲禽獸則此章違禽獸不遠正指楊墨革而言楊墨之伐心正在意見知識而不在名利而利名兩斧正學者所當屏棄者即此屏棄亦當屏棄何也人心之良最爲輕妙一着便是伐故粗斧斤方離細斧斤又入我輩自當明眼慎之慎之問者釋然

證學編

卷三

六四

道院會記

歲在丁酉八月十有八日敬菴許公祖與予會同志於神樂道院時在位者十有餘人衣冠之士百有餘人布衣之士數十人童蒙之士亦且十人羽士下逮輿臺俱各圍繞聽說諸有問者隨各酬答已最後有舉人心道心問者敬菴公祖慨世俗昏迷名利之場罔識身心之實情同亞聖指雞犬以興衰意如陸丈援義利以發論乃言曰嗚呼今日之會何爲也哉爲諸



公應舉而來行且願列賢書有國家生民之責故爲此一日之會以定百年之志夫生民之理亂繫人才之賢否人才之賢否繫志念之邪正世俗之人紛紛擾擾無非爲聲色貨利爭榮競顯以供其所欲以遺其子孫然以予目中所見如此而喪名檢敗其身而累其後人者不可勝數矣諸公寧不見乎是皆始於辦之不早也願諸公從今日猛然立志毋與俗同見賢愚齊見不賢而自省口誦聖人之言反觀身之所行如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是發於形氣之私

證學編

八三

本五

道心是原於性命之正便當反而求之吾之此舉是從形氣發念乎卽人心也而烏可聽其發以入於危是從性命發念乎卽道心也又烏可不擴充之以使之著如此之類事事反觀乃爲身心之實學不然只管辨析名義如何爲人心如何爲道心雖說得玄妙清新可聽可喜於其人竟何分毫受用哉願諸公從此立志一時之顯晦不可期終身之趨向不可不決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公說此時忠誠之心達於面目辭氣充裕精采煥發同志之士無不竦聽予不佞

相對之餘嘆服自深恨是時不遂札而記也夜歸篝燈欲書十不得一然大指如此矣嘗讀白鹿洞書院志有陸象山先生講君子喻義章云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時聽之有泣下者朱晦菴先生稱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於今上下幾五百年矣乃復見我敬菴公祖發之此豈偶然先是予不佞因鄉試命題孟子苟得其養四句有感而著此章全說內云世人百般斷喪此心不止爲利爲名亦有著於意見知識者蓋爲利爲名者或爲刑罰之所攝或爲月旦之所非其害猶細惟著於意見知識者如楊墨之仁義遂至無父無君而禽獸矣則不佞所以待名利之徒者薄矣而語氣若寬之者故我公祖特爲提醒更加剴切其憂深其思密其用心也仁其引我以所不及也微實我諸同志之幸也又予不佞之大幸也不可以不記也故書

證學編

八五

本六

後照會講述評

德清許孚遠述

歸善楊起元評



神樂觀會講贅述

萬曆丁酉秋八月十八日余與楊復所少宗伯大會諸同志於神樂觀之會食堂宗伯公出牛山之木講義一篇見示大要在識心而後能養心余誦之起而有友因究操存舍亡之說宗伯云某於此尚不能無疑以為人心有存亡出入乎則反之似不合體以為無操舍存亡乎則聖訓何故云然祝石林學科云某意操則存四句總是形容心之神明而不測所謂學須識心者是也余曰往見王龍

證學編

一三

李七

溪先生論操心如操舟相似左右順逆旋轉如意方名操舟可謂善喻元來操非硬定把執然須舵柄常在於手舟不可以無舵心不可以無主畢竟是操之而存舍之而亡孟子言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數語最盡程子亦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此聖學真正血脈也吾儕學者多患此心茫蕩未知收拾須言操存若已知操存則勿正勿忘勿助又在自家消息識心在此養心在此宗伯稱善一友問陳白沙先生有云人心即是人欲道

心即是天理王文成先生云此語雖未瑩而意是好人道心天理人欲其究如何一友應之曰人無二心人心之安處便是道心道心之危處便是人心余曰此語似矣而未精也人有形氣便含虛靈而為心其動於形氣而危者是人其反於虛靈而微者是道危微之際天人分焉若謂道心有危處道心無危也聖賢之學要在人心上復其所為道心而已危微之幾毫髮不爽斯謂精常復於微而不淪於危斯謂一存天理而遏人欲即本虞

證學編

一三

李八

廷危微精一之旨而來何同異分疏耶語問宗伯四子從其塾師甯生與甯生之子至會宗伯命諸子揖即命前立歌鹿鳴之詩長者唱少者和天真融融不知其為貴介公子也又不知諸子之中有寒生也座中諸友亦歌詩和之於是宗伯命飴飯已復坐有友起而問曰某志學有日矣而未得真種子請問余曰適間所謂道心與孟子所謂仁義之良心者非真種子耶無良心則非人誰無真種子存所患於旦旦之伐且晝之牯耳或蔽於聲



色或沒於貨利或馳逐於功名種種不同喪心則一然而真種子未嘗不存且看日夜之所息一語塵緣息處卽是良心生機保養擴充存乎其人而已此友又問某於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自謂也打得過但有情欲未斷奈何余曰此亦學者通病孟子充類之說最好人於情欲固未易斷絕若充得無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潔潔淨淨豈容情欲得肆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只是不愧於屋漏方得各各反思非言說所及也宗伯韙之

證學編

三

本九

諸友復賡歌點坐余申之曰今日宗伯與不肖洎諸公大會諸友於此爲何諸友爲大比而來者要取科名却又來聽講學何故先儒不云乎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此下議論誠受者以累其心其實富貴無常有利亦有害且看世間蓋語之一字一派非耶拖金曳紫高爵厚祿之人一念不謹而喪身敗名貽笑天下者不可勝數也舜與跖之分只在利善之間惠迪則吉從逆則凶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天道人事應若形響吾儕可不慎乎功名雖非富

貴之比然但有喜功立名之心便爲造物所忌便有禍機所伏此學者立志必以道德爲歸非仁無若非義無由須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意以此刑家以此善俗以此致君澤民法天下而傳後世

朝廷得此爲真正人才士大夫得此爲真正朋友吾儕所以相求相勉者實唯在是若此志不定而徒談玄說微名爲講學吾不知之矣如宗伯講義要人識心非但欲拔於利欲之途直欲脫於意見

證學編

三

二十

之障令人當下卽識本體其意至深諸友未易以口耳承接且看宗伯公倡爲此會何等真切何等廣大諸郎來會使執童子之禮甯生寒儒子也與諸公子齒列而無少崖異絕無彼此人我形迹教行於家庭朋友之間此是真能識心養心徵驗諸友能得之言意之表乎衆咸起而謝曰唯唯是日欣欣一堂有論無辨精神悚惕意氣融和誠百年嘉會也夜歸宗伯公卽紀其大旨以示同心其未詳者余復爲贅述如此云

證學編三終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目錄四

卷四

孝經序

誦孝經觀

書孝經宗旨

識仁編序

仁孝訓序

近溪子集序

羅子四書答問集序

證學編目錄八四

又擬作答問集序

盱壇直詮序

石鼓山堂劄記序

粵遊紀序

四古心易序

宏山先生語錄序

張陽和先生書稿序

法海紀聞序

送陳秀才歸麻城序



陳居士茹素序

誓戒編序

太上感應篇序

寶坻勸農序

送劉布衣序

蓮華國采真游詩序

楊湛如二尊人壽言

告二子述

勗程兩生

證學編目錄八四

題丁茂才天牘

學說

讀楊子法言說

讀文中子中說

跋朱子摘編

仕學稿序

迂語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四

孝經序

孝道之大備著于經矣貫三才通神明光四海至貴之行配天之德聖人之至教也以其事君則忠以之事長則順以之事天地則仁天子之所以保天下諸侯之所以保其國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宗廟保祿位庶人之所以保四體養父母未有離孝也萬善未易全也惟孝則全百福未易備也惟孝則備令名未易享也惟孝則享至於還淳返朴致和召順歸蕩平而

證學編

四

一

躋渾噩調雨暘而集靈貺未有不由斯道者矣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者其唯孝乎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蓋言孝也孝順德也逆則凶矣孝者人之常行也人惟失其常行然後不孝焉不孝然後刑罪及焉周之衰也下陵上替害禮傷尊僭上犯分罪不容誅原其所由致此者孝德亾也嗟夫此春秋之所以作也人徒見春秋誅罰之筆若是其嚴不知皆因孝德之亾而後有使天下有孝德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有弗協者司寇得

而刑之春秋可不作也然則孝經者詔萬世以常春

秋者防萬世於變也常者固聖人之行而變者乃聖人之志何也志復常也夫惟失常然後變有變然後復本自無失何復之有要之變者一時之偶失而常者萬世之不易者是故君子身任德教之責貴以萬世之不易者先焉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孝經生道也其德為陽春秋刑書也其德為陰故孝經之義不可一日不行於天下也洪惟我

證學編

四

二

高皇之德其至孝矣乎

皇陵有碑

思親有歌

教民揭六言之榜

續諸著明孝之篇所以開一代孝治之隆也二百年餘造上與賢必科六藝而孝經不與焉蓋尊之至也何者士所窮經率沿襲世儒之說而飾以藻績文繁而實寡而經反以晦惟是經也不列於學官不離於章句如玉就山如珠藏淵其質完也此非我



聖祖所以致尊之意歟天下學者惟在熟誦心惟踐諸躬而成德推諸人而成教則是經常行於天下天下多仁人孝子而刑厝之休致之不難矣乃若德至於天而風雨節寒暑時德至於地而嘉禾殖芝草生德至於人而壽考且寧蠻夷即敘惟

聖天子愛敬之極所致而輔相之上務也然稽之往牒雖書生賤士持誦是經且足以感靈祇致瑞應是至德無賢愚要道無貴賤雖一物之微率此足以格天享帝而況於人乎而況上大夫而上至於崇貴乎

論學編

四

三

自古及今孝感之事史不勝書武林虞淳熙氏獨採其持經者為集靈已至數百事矣孰謂是經文句不多而可忽哉竺乾之典玄元之篇世咸知尊重之者以其靈於感應也不知孝之為德一切天地山川鬼神萬靈莫不率由故是經所在必皆擁護誦之出口必皆欣悅持之在身必皆瞻仰何則生生之大本在是也噫使世人咸知生生之大本自知是經感應尤甚於竺典玄篇而其尊重之情亦豈有異哉予是以取集靈略節之附著是經之後至於孔曾言孝見之

他書及他聖哲之訓足以與是經相發明者採之為引證若吾羅子所說孝道直究根本之不學不慮則包裹六極兼總萬法深乎深乎未可以尋常測矣蓋是經所謂孝者德之本一言以蔽之引而不發以待後世之知德者其在羅子乎是故羅子之說真孝經之宗旨也附著引證之後聯綴成編自便持誦云爾及讀經文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羅子亦曰天下皆孝其孝始成苟一人不孝即不得謂之孝也予為之惕然予其敢不敬天下之為人父

論學編

四

四

者而自陷於不孝乎則是編也雖淺陋者所為然不敢不出以小人亦所以畏聖人之言也南城聶鉉氏暨新安吳際可氏光先氏黃真氏聞予之有是編也請而梓之故為序

誦孝經觀

每日清晨盥櫛盛服上香北向禮拜畢面北默坐閉目觀想從自身見今年歲逆觀想回孩提愛親時光景何如又逆想回下胎一聲啼叫時光景何如又逆想回在母胎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時光



景何如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綿綿一氣忽然自生  
歡喜即便將身觀想作箇行孝的曾子侍立在

孔子之側無限恭敬無限愛樂然後開目舉手稱讚

曰

曾子行孝

孔聖說經 經於何在 在吾此身 首圓足方

耳聰目明 人人具足 物物完成 離身無孝

離孝無身 立身行道 身立道行 光於四海

通於神明 至德要道 地義天經 我今持誦

證學編

四

五

不得循聲 願明實義 廣育羣英 上尊

主德 下庇斯民 庶幾夙夜 無忝所生

書孝經宗旨

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而罪莫大於不孝蓋人者仁也孝則仁仁則成其為人故行莫大焉不孝則不仁不仁則不成其為人故罪莫大焉孝以成仁亦以仁成是以曾子曰大孝尊親大孝不匱而其養曾替也飲食必請所與謂之養志志者帥氣而塞天地者也舍此弗養而區區口體之間豈所謂尊親不匱哉孝

經所說無非此意然若水中之月鑑中之像不可以迹求也後世或以其文句之少而畧之又或得其詞而忽其理逐其末而遺其本經幾晦哉吾師

羅夫子獨得此經之旨故其言孝也以仁言孝其言仁也以孝言仁起不敏不足以知之然切意欲明孝經之宗旨似當自羅子始然以徇像執迹之見求之恐羅子之說亦未易明是以君子不可不求正於先覺也謹書此以自警

識仁編序

證學編

四

六

仁者人也人者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全付於人故真愛疑焉人之初生也一無所知而愛由身始膚髮之間少有不遂則啞然而啼是真愛之所形也由是而漸知此身之所根連者而愛親愛兄漸知此身之所覆冒者而愛君愛長漸知此身之所貽衍成就者而愛妻子愛師友由是而凡所附麗此身感觸此身者無所不用愛焉愛若此其周也皆所以自愛其身也始於愛身終於愛盡萬物此人之生德所以爲全而與天地一故命之曰人而曰天地之



性人為貴也此見愛之為至重而身之為至貴矣均此人也則均此身也則均此愛也然而有善有不善焉善愛身者非獨愛其身為一己之身已也又特併其身為天下之身為萬世之身焉其不善愛身者隨物着念隨念忘身愚者忘於利智者忘於名所忘雖異其不能有其身一也等身耳或能為天下萬世之身或不能有其身善否若此曷故焉則學與不學異也學者何也學以求識夫仁也識夫仁者所以識夫人也夫負首方趾戴皇天而履后土目視

證學編

四

七

耳聽而心辨智皆人也孰不識之而實不足以言識人以其未達乎生德也蓋生德之在人猶根本之在樹木也樹木之根本稟之自天而養之自人夫人之生德變之自性而達之自學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達生德之謂也生德不達雖為人與焦芽敗種奚異矣焦芽敗種惡能華實生德不顯惡能用愛甚哉用愛之難也昔子貢以博施濟眾為足以言仁矣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孟子曰堯

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故分人以財者謂之惠教人以善者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乃謂之仁也夫博施濟眾與分人以財教人以善其用愛非不切也而孔子以為不如立人達人孟子以為不如為天下得人則愛之道不亦難言哉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記曰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此之謂也是故學者所以學能愛以成其身也而魯論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此見識仁之

證學編

四

八

為至要而學之為至急矣此學也孔子之學也蓋洙泗之言仁備矣至宋程子獨會其旨而云學者須先識仁實大宗傳也而繼之者誰歟吾師近溪羅子結髮希聖以至艾耄不倦足跡幾遍天下惟以參學為事初由制欲體仁一辯恍然有悟其後參尋既久體驗深而踐履篤乃極力主張生德以盡仁蓋嘗曰乾大生坤廣生而人獨可以自了為仁哉必也大人乎合天下國家以成其身其視此心少有所抵滯即以為不仁少有所空缺即以為不仁少有所分別即以



為不仁少有所繫總即以爲不仁或有病其博大者應之曰其病不博大耳若博大非其病也淵吾師之學似將於上無所不安也於天無所不樂也似將於人無所不能愛也於身無所不能有也又似將有以立達人也有以得人也直繼夫識仁之宗傳者矣赤子者人之本也赤子夫何知哉知且無矣夫何言哉故夫羅子未嘗有言也而學者恒求之言若不敏者其門士之最下者也既摘其言孝者爲孝經宗旨矣茲又類其言之近仁者爲識仁編予之識陋矣予之

證學編

四

九

識陋矣雖然天下之生也繩繩乎相續而不已也人道其有息乎人道其無所息也奚忍其生德之昧而爲焦芽敗種耶其必有以俾之自昭明德保合太和而後吾心之仁始盡且後乎吾生者必有求識乎仁者也苟有求識乎仁者則是編也又或其萬一之助也向之梓孝經宗旨者同門士宿遷尹聶君鎡也今復請此編而梓之庶幾學道愛人之遺意歟遂序而與之

仁孝訓序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 卷四

起元問之師曰人生於父母不可不知所以爲子而父母所生者人也不可不知所以爲人以其所以爲子者爲人是謂事天如事親而可以言仁矣以其所以爲人者爲子是謂事親如事天而可以言孝矣此孔子之教也孟子以一言盡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人而曰大則與天地合德不亦仁乎赤子之心知有父母而已不亦孝乎赤子之心不失即可以爲大人是孝固所以成其仁也惟至於大人然後能不失赤子之心是仁又所以成其孝也然則仁與

證學編

四

十

孝一而已矣必兼舉而言之其義始備得於孝而不得於仁者蓋有之矣未有得於仁而不得於孝者也得於孝者天資之近可能得於仁者非知學莫之與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物以致其知夫惟物格而知至然後能不過乎物能不過乎物然後爲孝子爲仁人而無忝所生矣起不敏自壯歲讀中秘書時會近溪羅先生入都因得請爲弟子蓋聞先生之教如此先生既歿而遺言在起抱而讀之其言仁言孝燦乎若日月之明也起謹集之爲孝經宗旨



為識仁編梓之燕即又數年家居讀先生之言益熟而自覺夫向之所集者尚未善也乃手自抄錄補其遺漏及其重複所存者蓋萬餘言分為兩卷上卷曰孝訓下卷曰仁訓一以志傳習之省一以公聲氣之同會切

新命武南秩宗出以商於祠部汪君膳部楊君儀部駱君車咸曰孝者仁之本也仁東方盛德氣也其常為春是書也梓於春卿之署固宜起改容謝曰然哉遂命削厠氏

證學編

四

十一

近溪子集序

起生嶺東幼奉庭訓即慕白沙先生之學年三十訪道金陵邂逅文塘黎子一語豁然徵其所自則師近溪羅先生次年起第翰林而先生以齋捧入京乃脩費門下時屢常滿戶外起惟注耳目於先生而不敢有所問焉竊自謂向所得於黎子者至矣先生歸于今十年黎子以先生命訪起于羅浮携集數卷以示展竟讀乃忽覺超然脫繫翻然出樊走於莽蒼廣莫之墟而搏飛於九萬里之上然後嘆曰道其至矣

乎而為之頌曰簡則有功易則有親纖毫費力尚隔一塵然而起於是乎益知此學之難也夫學患無所聞而有所執又患乎有所聞而有所執無所聞而有所執謂之罔有所聞而有所執謂之病病而莫吾瘳也大命亦隨之耳可無畏乎學者學其大者也學其大者為大人者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是以大人之心建諸天地必無所恃考諸三王必無所謬質諸鬼神必無所疑百世

證學編

四

十三

以俟聖人必無所惑非意之也惟見赤子之心者為能一以貫之若日視白黑而耳接聲音舌嘗甘苦而鼻納香氣皎然其昭察甚著也嗟夫學患不見赤子之心而已而學者稍悟良知之說輒起執情障我空體天地何安日月何行四時何運鬼神何靈蓋錯認主人而迷失赤子者也是以君子憫焉非欲憫也蓋不得不憫也吾師乎吾師乎竭唇吻而不倦老將至而不知手識所說以成是編兢兢然畏學脉之稍差以誤天下萬世而其言一宗孔子歸之於天命証之



於赤子而無他說焉可謂醇乎其醇粹乎其粹者也  
信可以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而俟後聖學大人之  
學者此其的乎大司寇天臺耿楚翁爲之標識而建  
昌郡守季公捐俸鉅梓可以觀同心矣嗟夫人一也  
而有大人學一也而有大學聖一也而有大學心一  
也而有大人起也不敏何足以知先生宇宙之內必  
有大人焉其大心學大學作大聖者於先生之言且  
暮遇也不敏特書此以俟

羅子四書答問集序

證學編

八四

十三

近溪羅先生天性孝友自少銳志希聖弱冠以後至  
於強仕中間二十年皆其從師求友參學問道之日  
而猶不自以爲足也四十以後敷歷仕途隨其轍跡  
所至皆學也隨其善言善行所接皆師也耆年致政  
弟子來學者衆先生隨所啓問而指示之其大致不  
出於性善孝弟之旨顧聽之者日加明耳加聰欣欣  
皆有生意夫性善孝弟具在四書而先儒之傳註近  
時之講義發揮詳矣學者誦而習之竟無所得而乃  
得之先生以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其

賦性極純雖嘗師事先生而踪跡疎闊覽先生會語  
初不甚解因丙戌奉使還取道盱上登先生之堂見  
其家子姓雍雍如也僮僕訥訥如也先生之弟子未  
嘗離于側閭閭如也既而會其同門之士進退揖讓  
藹藹如也序坐之友動輒百餘其間有六七老人焉  
聽而不辯有十數童子焉聽而不問彬彬如也少焉  
酒行少者酌長者少焉歌發長者和少者秩秩如也  
洋洋如也某乃默而悟曰三代禮樂其在茲乎孔子  
謂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先生仁者禮樂其有本乎

證學編

八四

十四

自此以後再讀先生會語輒若迎刃解矣自此以後  
無月不誦之一過塞誦之則通念誦之則平鄙吝誦  
之則融傲狠誦之則恭誦其言想其事行則其氣象  
思其容聲真欲步步而趨趨而不知絕塵之難及也  
因取四書次其篇章梓之以共諸同志或曰此豈先  
生意乎其口否否雖然先生亦嘗言之矣曰予願吾  
儕有志之士將孔門四書自首至尾徹底掀翻果見  
天地之性不外孝弟而孝弟之懿藹郁人間涵泳周  
旋到得萬民與我我與萬民渾然相通了無二樣則



愛已之心愛人愛人之心愛已自將勃然而不容已然則以四書次會語庸詎非先生意哉乃若徹底款翻實俟能者

又擬作答問集序

或問子曰子師子羅子也子羅子亦何言歟子曰羅子何言哉微獨羅子而已雖古聖人亦何言哉或曰古聖人無言也今之四子獨非歟曰四子非言也古之有也四子者因而述之而已且夫聖人未嘗有知也安得而有言子不云乎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證學編

六四

十五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由此觀之古聖何言哉或曰聖人豈誠無知乎子嘗告我曰同乎愚夫愚婦者為聖人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謂聖人無知也是與愚夫愚婦異也曰子未聞子張子之言乎子張子曰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耳是無知之體聖人與天下同之者也而子以為異耶或曰子之說則辨矣子惜於是也而子獨能言之謂子非有知可乎曰子安足以言知予亦述羅子之言而已

然則羅子又惡乎知之曰羅子之求知也博矣非學一先生之言已也羅子之學始而求之孝弟遇一先生問之曰孝弟可以作聖乎先生曰非吾所知也然而子之心未定靜也羅子瞿然退而學定靜又遇一先生問之曰定靜可以作聖乎先生曰非吾所知也然而子之心強制也非自然之靈明也羅子瞿然退而任靈明又遇一先生問之曰靈明可以作聖乎先生曰汝以何者為靈明羅子曰先生有問而某答者非耶先生曰此豈汝所有哉羅子曰此某所有也先

證學編

八四

十六

生曰汝不可教也遂去不顧羅子端拱凝目汗流至踵再拜曰某自知某所得猶糠粃也先生何不哀憫某乎終夫不返羅子於是發憤參學于四方窮髮鳥言無不歷也車門圭竇無不窺也深山遠谷無不造也露則決踵無不問也緇流衲子無不禮也乞兒馬醫桁楊接眉無不聽也已窮矣已極矣無所往矣無所進矣然後乃知夫肝膽耳目非吾有也歸之於父母知覺運動非吾有也歸之於天地宮室衣服飲食非吾有也歸之於為之者酬酢百為非吾有也歸之



於物感學非吾有也歸之於古人夫惟歸之於父母也敢不孝乎夫惟歸之於天地也敢不仁乎夫惟歸之於爲之者也敢不公乎夫惟歸之物感也敢不順乎夫惟歸之於古人也敢不信乎而亦無所歸也而亦無所不敢也是故羅子者大孝也大仁也大公也大順也大信也而未始有乎羅子者也未始有羅子也非自不有也蓋有使之不有者矣故不有亦非羅子所有也而況於知乎而況於言乎曰羅子無言也而奚以答問爲哉曰此所以奉天職也雷之於春也

證學編

八四

十七

出之於秋也是天職也孰知其所以然耶子知雷不得不鳴於春出不得不鳴於秋也則知羅子之不得不言矣或乃鼓掌而興曰吾乃今知羅子之果未嘗有言也答問而已矣夫答問而已也羅子何言哉

盱壇直詮序

不佞起遇吾師近溪先生也晚蓋師倡學於海內有年矣起有所聞寔得之文塘黎丈起之晤黎丈如獲拱璧也既而面證於師所謂魚水所謂時雨真沛乎其縱大壑而冷然其御長風矣時卽知有吳郡魯川

曹丈爲同門上首而未之覩嗣於師榮哀錄中見丈之所稱述意其蘊籍之深也萬曆丙申起以貳容臺至留都師門諸友前後來會魯川丈亦儼然臨之語數日夕殊悅我心嗣後時相促膝罄吾師之所傳者爲起道之起益若泛巨瀛而遊清都誠有聞所未聞者焉蓋文塘丈之所得適易而直截魯川丈之所得宏深而瑩徹雖均之飲河均之出藍而魯川丈之於吾師若有所默授而別傳也者不佞亦何幸向未得之於師者今得之於曹丈也邇起卧疴羅浮有友自

證學編

八四

十八

吳中來出魯川丈所彙師門直詮一編不佞盥而卒業輒舉手而加額焉蓋丈以時之爲師學者多影響於學樂而黏着夫當下未有以觀其全而闡其奧且有疑信吾師而未知所適從焉者故揭此以爲指南丈之爲意誠薄而爲心亦苦矣起非淺何足以知師敢因丈之所詮者告諸同志庶幾乎有如挹吾師之音容而聆吾師之警咳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新安余生永寧周生之訓革私淑吾師一見是編服膺不置亟請付梓不佞爰書數語弁之俾吾師之道如日



之中而為有目者所共瞻云

石鼓山堂創記序

萬曆戊戌子拱先太夫人觀道吳門以歸予同門友魯川曹士追而予因請曰予先大人金谿府君之兆實它石鼓之山子誅茅而堂於其麓以守視松楸暇乃讀先師遺文旁及諸家有會於心輒劄而記之日久且多不忍其浥於風雨遂哀而為之集從游之士又為壽之梓願子一言弁之予惟石之有聲者古以為磬而猶以為難和惟夔能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

證學編

八四

十九

其感召至此後世之石見之文人學士之紀載者有石鐘石琴石鼓大鐘其聲則石化而金琴其聲則石化而絲鼓其聲則石化而革又何難和之病哉學之不明於後世千餘年矣其難明也何啻難和如石然道未嘗不明且行也亦任先覺之責者未得其所以通天下之志者耳及餘姚良知之說出而途人皆堯舜又至江孝弟慈之說出而赤子皆大人雖欲求道之不明不行於斯世不可得也此殆亦石之能鐘乎不止能鐘而又能琴不止能琴而又能鼓者耶鼓

所以作衆氣也論學至於石之鼓則四方風動又何難焉魯川丈記此於石鼓之山其殆天啟其衷乎予執親之喪言不文惟直述其旨如此

文塘子粵遊紀序

學之不明也則明德之不明使之也於是乎昧乎人道而妄施功力以鑿其天明德者天之道也而明明德者人之道也古人之學盡人之道而已豈能於天道致纖毫之力哉譬之寐者呼而寤之人也寤而自動自作天也呼者為教寤者為學一呼一寤而人道

證學編

八四

二十

盡矣四子六經大抵皆呼寤之語也而儒者妄認以為功如言孝弟本是指人知能之良儒者輒云教人孝弟夫孝弟苟待教而能則孩提孰教之且太古未立文字之前又孰教之蓋聖人非能教人孝弟不過即人見在孝弟而呼之使人自明其知能之良云耳故今窮鄉下里目不知書者反真能孝弟而能學問有希冀而為之者孝弟之真顧不逮焉彼純任其天而此天者鑿也嗟夫

大明之世宇宙之廣蓋必有明此學者矣予未學則



久寐之人也十年之前幸文塘子一呼寤已旋寐去  
年文塘子入吾粵再呼復借入肝

近聞翁復人呼雖欲不寤不可得已然後知我師門  
之教直接孔子之傳而文塘子其入室弟子文塘子  
在吾粵兩月耳諸友翕然親就問難無虛日夜立寤  
者輒五六人一何善呼也文塘子嘗語予曰言者不  
離于宗則聽者直達天德稍不潔淨益起疑情予每  
會聽文塘子之論當紛然之辯徐而攝之便歸于一  
言言從天而下予以冗沓又苦乏記性徒惜寶珠隨

證學編

四

十一

風輒散乃請文塘子盍揀括之俾有所留文塘子領  
之茲紀亦其十之一也文塘子年已六十在師門寤  
後垂三十年未嘗立一字而特狗子請蓋虛而無所  
執也如此嗟夫鈞天廣樂屬耳暢神不必知音乃賞  
然世未嘗無天聰倘遇之直神解矣予何足以知之

四古心易序

有象有數非古也無象無數者爲古故六經之古莫  
如易易之古莫如心河圖未出幾畫未形而人心之  
神已與陰陽同其消息故曰神無方易無體天以之

開地以之闢人物以之生成語古者孰有古於此哉  
一經幾畫卽不爲古矣矧若文王演之周公繫之孔  
子之金傳愈近而尚得以古言耶曰所畫所繫所  
贊非古也而皆出於四聖之心四聖之心開闢生成  
以來之心也豈惟四聖卽使萬世而下有聖人出焉  
其心亦卽四聖之心亦卽開闢生成以來之心也而  
敢謂其非古哉然是心也人人有之而謂人人皆古  
也可乎口人人有之而不能自知之不能自知之故  
因亦不能有之惟聖人然後能有之所以能有之者

證學編

四

三

惟其能復以自知而有以見天地之心也故曰乾坤  
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易不外  
乎乾坤而見易者復也而或云聖人無復者非惟不  
知聖亦不知復之義耳羲皇一畫爲復而設故不明  
乎復之義而言易譬之管蠶之於天海其不足以窺  
測其大全也明矣友人金谿徐德吾子夙抱瑰琦中  
歲受學於吾師近溪羅先生之門潛心易學恍然有  
得於不遠而復之旨乃嘆曰吾今乃知心之妙也吾  
之心卽四聖之心四聖之心卽開闢生成以來之心



而今天下之民之物之心與夫萬世而下聖人之心及其民物之心亦即吾之心四聖之心開闢生成以來之心也乃取乾坤與復之卦而著其說及上下經卦爻之序象而明其奇偶陰陽之所以然皆出於自然有非人之私智所能為者九數帙而以四古心易名其卷蓋以見易之所以古者以心而不以象數也嗟夫其非心也學者苟有得於心由是居則觀其象以玩其辭動則觀其變以玩其占無不可也德吾子可以學易矣

證學編

四

三

宏山先生語錄序

學必有師知師而後可與言學古之聖人蓋莫不有師而孔子之師益廣是以其道益大自孟子而後邪說盛行道脉中絕漢唐之際雖有訓詁文詞之師不足以及言師也惟河汾氏知求師而師道亦在迨夫宋儒歷歷各有師承其云不由師而默契者非公論也蓋天道法乎自然而人道必有所本是故得友者半得師者全疑師者惑信師者得此古今學者之大較也

本朝理學白沙陽明為至人徒知陽春之靜坐龍蟄之處出為二先生入處而不知二先生之師資者蓋廣特不名一師耳陽明之學妙於作人及門之徒一經指授如寐獲覺當是時不落擬議直信直從莫有王心齋先生者心齋一傳為徐波石先生波石一傳為張宏山先生今觀宏山先生之學專提一良字更不容夾雜至為潔淨至為精微可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嘗觀孟子一生惟道性善故知曰良知能曰良能皆指人現在平鋪於日用之間者言之無古

證學編

四

三

今無聖愚人原是天目原天明耳原天聰一切動作原是天運現無欠缺現無矯揉此其說實得之子思子思中庸言夫婦之知能推至於鳶魚之飛躍更不容纖毫人力所謂良也孟子蓋本諸此陽明先生致良知之教乃所以直接孟氏之傳學者習聞之不知性善亦知知能本良然語之以現在皆善現在皆良輒疑而不肯信其或信矣猶不能不參之以人為卒未免於執柯伐柯以人助天之病求其直取當下不生二見者惟先生耳非經真師煅鍊澄汰剪除傍蘖



截住路岐安能有此蓋聖學與俗學不同俗學可以聰明求勝可以聞見補湊才可以氣凌駕至入聖人之門一毫皆不干涉須是浣洗腸胃漱滌精神一真一切斬釘截鐵作工夫始得此非愚之私言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傳言武公年九十猶不忘卿士之文傲宐其有此哉宏山先生之學蓋切磋琢磨至矣觀其言曰天下之道只在當下聖人之學只求當下當下學到終身終身只是當下學者終身無成只因當下放過嗚呼盡之矣愚末學幸於

證學編

八四

二十五

先生門人孟我疆所得觀先生緒論傾心佩服第淺陋不足以發其蘊僅能推先生之學之決由師授以俟夫後之有志於聖人之學者之務求師云

刻張陽和先生書稿序

後世談學者各有一時之說宋人多言天理人欲其在近世則多言本體工夫要之皆屬支離而非孔孟宗旨也此理在人無方無體自感自通平鋪於日用之間學則聖不學則凡豈能加減於毫末哉孰爲天理孰爲人欲孰爲本體孰爲工夫種種色色皆由見

生復以我見而破彼見此言所以轉多也雖然任斯道之責者固不得而辭也亦各云救而已矣蓋昔王文成公云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則本體工夫原無二項矣陽和先生最尊信文成公者顧於此獨不甚肯其說曰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工夫也先生之論主於救世人之不用工夫者故不嫌於分析歟後之學者果能由工夫以達本體則始雖分而竟必合否則徒守文成公之緒論雖說到淪合無縫罅處亦對塔相輪去此尚遠也起陋劣實

證學編

八四

二十六

賴先生提醒今先生已逝痛何可言曾金簡氏刻先生書稿以公同志爰矢數語於簡端志不忘也

法海紀開序

昔者諸大聖人以仁慈度世因時闡教語語歸宗無異心故無異論雖先後西東之地異而其揆一也奈何不見諒于拘拘者之衆耶惟我明德羅夫子承往聖之後憲章

高帝私淑 文成一其心而不二尊其教而不他天下英賢俊傑受其薰陶者難以更僕數而中吳曹魯



川建昌黎文塘則尤稱入室弟子焉黎丈曩來粵矣其與都人上相答問者予既紀之而曹丈南都之答問則僅見於余常吉之筆受向爲題入玉華哀語中嗣後未有以見也歲己亥予會友于天泉有來自新安者出常吉法海秣陵兩紀聞就予正之予方思我曹丈既常吉諸友不獲見今見紀聞秣陵一會在目前矣載觀法海之紀更自醒人蓋人之不能解脫生死者爲不知此人生一大事而自小其身也小則囿形宇內滅束生西出此入彼輪迴生死何日盡乎可

證學編

四

七

哀孰甚儻有大心之士不牽纏不委靡一如曹丈云云當下直能欲明明德於天下當下生死可了何以故欲大心大身大了得身心寧有生死經曰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一時消殞此之謂也學人於此勘破庶幾不負曹丈苦心設猶未也更請觀末後一段能知自在神通要歸於大身之識雖欲不明明德於天下不可得也雖欲不以是書爲符券焉不可得也何也舍是則無以長別苦輪海而直超聖境也卽予秣陵所言亦不過於此相發明耳總之皆往聖

真宗明德先師遺教也友人歸爲序法海紀聞以授常吉祈請質于我魯川曹丈云

送陳秀才歸麻城序

學者不克虛心而妄意于聖人之道爲之不已自以爲真脩實踐而不知其日入于僞甚矣學之難也爲其似是而非也鄉原之忠信廉潔豈不隱顯身心終始如一哉然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今使堯舜與鄉原共游於斯世世之人必鄉原之信而堯舜之疑也然於彼信之而日以疎於此疑之而日以親何也堯

證學編

四

七

舜之道與百姓同其日用不忍以其身爲皦皦之行而鄉原反是均斯世也自鄉原觀之則爲流俗汚世而吾得以攘臂攫美名於其間自堯舜觀之則比天聰明天明威而不敢不敬不敢違道以干其譽若是者又何也蓋德有本而病有原堯舜終身不萌一自是之念而鄉原以自是成也如忠信以居鄉原則曰是吾所以爲忠信也堯舜則曰吾何忠信之有如廉潔以行鄉原則曰是吾所以爲廉潔也堯舜則曰吾何廉潔之有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中庸曰誠者



天之道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自以爲是則不虛不虛則不合于天載不合于天載則入于人爲人爲則僞故堯舜鄉原之辨誠僞之分也而世之學者莫克虛其心妄意聖人之道爲之不已自以爲真脩實踐者雖未必卽入於鄉原然已與鄉原同病不可不自畏也然子亦惡敢咎世之學者哉予嘗親罹此病矣近日方稍覺而瘳而尚畏將來之復發也麻城陳子道中結髮志學迨今二十餘年矣飭躬勵行有一念之失紀之簿昔人所謂晝有所爲夜必焚香

證學編

八四

三二九

以告于帝者陳子能之游京師聞予之說於其友李子明仰欣然以爲然因李子就予而問學翹然以已之舊見爲非夫使陳子之舊見果非也而能自以爲非猶足以入堯舜之道矧陳子之素卓卓若此其未嘗非也明矣而翹然以爲非此豈予所及哉夫陳子旣自非矣而予其又敢自是耶然予畏舊病之復發而得陳子以爲終身之鍼艾是予幸也陳子其亦藉予以終身不自以爲是可也尚何以請益爲哉於其行序而送之

陳居士茹素序

佛之教所以不廢於後世者何也人之初生無求而自足惟無求故無順逆無順逆故無愛憎無愛憎故無治亂無治亂故無貴賤無貴賤故無賢愚其後不能無求矣求則順逆生焉愛憎形焉而治亂出矣于是以順治不肖而貴賤賢愚所以分也貴賤生乎福賢愚生乎智福知生乎業業者順逆愛憎之所造也中言之世民之造業未甚也故爵祿足以處賢而田畝足以處不肖聖人之禮樂刑政猶足以維持其間

證學編

八四

三十一

比其衰也貴者不必賢而賤者益以不肖貴不必賢故爵祿不足以終其身而賤者益以不肖故百畝不能有益至於秦而世祿井田絕矣非秦能絕之乃衆生之福不足以持之也自是以後人無定分而造業益甚其趨利如兒童之甘蜜雖在鋒刃之間而不覺其割舌之患夫天下所有者衆生耳今衆生悉蹈危機則天下鮮安平之福聖人之禮樂刑政旣失其傳徒有文具莊子所謂并與斗斛權衡而竊之而重利盜竊者是也於是時也佛教未入中國而吾中國豪



佛言百之十亦已。觀世宗深思極慮而與佛之意  
 默相會矣。思以。謂其然而靡然從之。若草之從風  
 也。凡人之所以造業者。貪為之也。人之所以貪者。愛  
 身。人重也。固行。重愛其身也。又重愛其子孫人之  
 情。至。及子孫則其貪。無已時。而造業愈重。造  
 業已重。即已身不能存。又焉能庇其子孫。然而競趨  
 之不返也。此眾生之所以為愚痴也。佛之說曰。吾此  
 身。四大假合。如夢幻泡影。山河大地。皆妄念所結。無  
 常迅速。本非實有。其萬億劫不壞者。法身也。法身可  
 求。而色身可厭也。佛非徒以此言教而已。棄淨飯之  
 嗣。而苦行於雪山。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以身示人之  
 毋蓄藏也。所以覺眾生之愚痴。而化其貪滯之念者。  
 可謂懇切而深到矣。又願眾生畏慕之情。而不廢因  
 果之說。因其根器之不齊。而攝之以三乘。及最上一  
 乘。之。至於最上一乘。則一切鬼神靈悉有情。無  
 情。無不該。括易曰。唯深。唯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  
 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  
 之謂也。晉宋齊梁陳隋唐及五季。皆嘗奉佛矣。然而

區國滅身禍不旋踵者。貪之害也。眾生之貪一也。其  
 所為貪佛者。與貪利奚擇。此其法當禍也。如宋襄之  
 貪仁義。果仁義禍之哉。宋人不原其故而徒欲闢佛。  
 不知後世之必有佛。乃天為之而非人之所能為也。  
 其教人出家也。其人固無妻子之緣者也。使其不出  
 家。亦當以孤鰥獨而終也。使其猶有妻子之緣。必  
 不出家也。人之性在家固非。出家亦非。增也。然而  
 貪着之累。非見性不脫。見性之地。非出家不詣。吾中  
 國之聖人。雖無出家之名。而有出家之實。堯舜之有  
 天下也。其心不與焉。傳授之際。不私其子。孔孟終身  
 席不暇暖。則其名在家。其實出家也。豈若後世貪戀  
 情愛。纏綿不解。而藉口于倫理者哉。佛之徒。餽食助  
 命。補破遮寒。乞化于人。曰。吾以減眾生貪慳之業。說  
 法度生。曰。吾以報眾生供養之德。其上者。由是超出  
 三界。而普度無邊而下者。亦由此福利人天。而陰贊  
 王教。蓋自秦壞先王之法。戕生民之性。而迄于後世。  
 非佛法不足以維持之。此上天所以為至仁也。吾嘗  
 譬之。人生之初。無求而自足。無順逆。無愛憎。無造業

證學編 四 三十一

證學編 四 三十一



猶嬰兒之在乳哺也及其有求也不能無仰治於君長猶嬰兒稍長始就口食賴父母之教也既而分田制祿則猶冠昏之後割產而立之家也既而福業懸殊則猶割產之後有才不才其才者勤儉自立以恢拓其先業而不才者奢蕩不振至於無立錫之地以自存而佛者則猶人家之祖父不忍子孫不均之至此極也出而多方化誘之使有者不得自恃其有而無者不畢竟無復望也是皆衆生時節因緣所至而佛乘之出耳假使人家子孫在未割產之前則祖父

證學編

八四

三十三

之多方化誘何所用之未割產之前且無用矣又况口食之前孔哺之際乎歐陽子作本論知中國井田學校廢然後佛乘之而入是絕識也而不知先王之法之未可遽復故佛法亦未可遽廢則是其猶有所蔽也先王之法之未可遽復何也衆生之福不等也其福不等何也智不等也其智不等何也業不等也業等然後智等智等然後福等福等然後所受等所受等然後先王之法復今試欲取天下之田而均之卽人情恟恟不願矣此非智不等之明驗歟佛之教

所以等天下之業與智也然而未能遽等者聖人之化必漸積而後成也及其成也而天下平平矣是以末世而頓復于生人之初也雖有大聖大智亦若祖父然惟日抱弄其子孫與之孩笑嬉嬉足矣化誘之言何施如是而佛自屏跡矣焉用闢而今猶未也嘗欲與所知者約凡吾黨有倫屬之緣非若無緣者之能出家亦不必棄緣以出家然後可以學道也第吾人心性根原落着則不可以不求欲求之則釋典宗教不可以不博遇善知識不可以不敬而訪之如佛

證學編

八四

三十四

所戒律儀雖不能盡遵然殺盜淫其大者不可以不戒壯強之前嗣續爲重職業爲急不免于混俗至於衰白之後宦名可休而婚嫁已畢亦須發遠離之志尋逐高明托處精舍研究一乘大足以了死生而次足以不犯在得之戒如此則世法出世法兩不相妨礙矣福之大也麻城陳後山居士年七十有六蓋素業儒至晚年而奉佛布服蔬食持誦金剛般若諸經泊然無營精神益以強健其子道中以春秋爲人師游燕趙間有行而文一日就予而商學既而述乃翁



事告子曰曰予不忍吾親高年而茹素也若何予遽  
改容質之曰古人之養親也養其志也而口體不與  
焉曰齋者世俗之養也今子不以世俗養可也道中  
憮然因請予說遂說之如此

誓戒編序

誓戒編者遠然子所作也遠然子筮仕祕省無何傷  
嚴慈之繼祖悲風木之不逮適有示以好生戒殺書  
者遠然有覺以為悔罪惜福無以踰茲遂作八戒以  
誓夫戒殺即戒殺耳奚取八哉吾儒之教為養與祭

證學編

八四

三五

必以牲牢不能不殺惟浮圖氏能斷殺然乃異教也  
遠然子志在崇儒闢異故觀其會通參之典禮禮之  
所不廢者合意以從禮禮之所可已者違俗以從心  
如是而定其戒故得八焉是八者遠然子以為斷斷  
乎可以終身持之者也遂書為一編自命曰遠然子  
誓戒編楊子曰遠然子之戒生於孝也因求慕故極  
思焉因極思故友始焉何也吾人自母胎分形而下  
有所饑寒痛苦即啞然而啼蓋有此身即有此知有  
此知即有以自愛故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

傷孝之於世也顯而易見為人為然哉推之物類莫不盡然  
惟一切禽獸不自重其生此民所以為胞物所以  
為與天地所以為大父母而孝之德所以為通神明  
而光遠道也是故物之生未嘗賤人之生未嘗貴也  
而有貴賤者以人能克之以育物而物徒知重生且  
不足以及自保此其所以懸殊也若夫人舍其所以能  
育物者則與物正等耳何貴之有然則人之所以貴  
者以能育物也人之所以能育物者以有孝思也孝  
思之極是只能明乎孝之所自始明乎孝之所自始

證學編

八四

三六

則能明乎物之所為同明乎物之所為同則不忍以  
嗜慾殘物命不以嗜慾殘物命則能不傷天地之和  
而無忝所生矣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  
於孝遠然子之戒自孝生也與世之以福田利益為  
事者殊矣遠然子今為侍御史或曰御史法官也而  
慈愛若是其何以執法楊子曰此遠然子所以能執  
法也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苟有豺狼當道吾  
知遠然子必擊之苟有封豕長蛇殘吾民者吾知遠  
然子必除之遠然子不自殺物而肯縱殺物者哉以



是執法且執也公矣若夫內鮮慈愛之心而外據持擊之法或不能勝其私也如法何或曰燔炙者古人之遺教鈞弋者宣聖之遺事亦奚以戒焉也曰俗之茹毛飲血也久矣不可以遽革也姑教之燔炙使無傷人焉爾也鈞與弋外示與民同事也而不網不射宿則亦無得之之心矣湯之解網易之三驅意亦若是也夫抵生物者聖人之本心而用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嗟夫聖人作而萬物覩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以聖人慈愛之誠潛孚而默感之也其理微矣肉

證學編

八四

三七

食者萬無藉口於聖人遽然子名卷姓黃浙之末康人楊子名起元廣之歸善人

太上感應篇序

感應者二才之至理禍福者羣生之定業後世學者誦言即言之止歸之幸不幸而已然質之古先聖人之說多不合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伊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至於洪範一篇專言感應之理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狂恒雨若俗恒暘若豫恒燠若急

恒寒若夢恒風若口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自古聖人言禍福之繫于感召斷斷不虛如此等事象餘慶餘殃推之漸積孺歌濯纓濯足本之自聖此則孔子之說也而後世學者反是予難言之矣今夫田夫野婦日不知書然一聞禍福報應之際即而然畏懼者其真性未漓也而聰明識道理者反指之為庸愚嗟夫彼又焉知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其然則聖人怖禍福歟曰否聖人者立命者也易又不云乎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證學編

四

三八

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衆人者固於大業之內者也故得而禍福之聖人太極而已矣儀象之所不能拘卦爻之所不能攝故禍莫干焉福亦莫之與也然而未嘗無禍福者是其所與民同患者也嗟夫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其孰能與於此張子思明讀太上感應篇而問曰是果太上所說否乎予曰子試言洪範九疇是天錫否張子默然予又曰子疑乎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張子悅歸與乃翁言之乃翁其號欣然謀諸梓以廣其傳可謂仁人也



已予因徵其理之不悖於吾儒俾讀者信受奉行同歸皇極之中並受嚮用之福則法施功德豈有量哉是為序

賈坻勸農序

吾師近溪羅先生常言天下有至易為之事而人莫之肯為者二焉為學而至聖人為治而致太平是也或問二者易為其易先生曰聖人之學只在愚夫愚婦身上太平之治只在耕夫織婦身上不亦易乎斯言也聞之者其能信乎不能信則且笑之矣孟夫子

證學編

八四

三十九

之學傳於孔子吾人所尊信也至觀其陳王道於齊梁所謂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以時等事曾有不疑其迂者乎曾有不擬其得志行道必有出此數語之外者乎嗟乎疑其迂猶可也擬其必有出此數語之外是以孟子為誰當時之主也君子誰乎其不誰也蓋其說曰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以其至足故也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夫民求之而不與強則奪弱則怨不與者不仁

奪且怨亦不仁天下至於仁則治矣始於求之而肯與也求之而肯與始於至足也然則治天下之大本真在於使天下菽粟如水火而已豈有異術哉予賦性極拙一無所長至於強仕之年始聞師說證之孟夫子而確守之雖守史局不治民不獲自試然傾耳以聽四方賢者倘有一焉留心於此者喜動顏色至忘寢食日欲挈身家而從之處也今而見寶坻勸農書快哉吾非寶坻之與而誰與人生宇宙之間何事多求但得居樂土飽食煖衣優游百年之內亦足矣

證學編

八四

四十

吾何足以知天下事哉顧吾嶺以南人也安能適此吾將持此告吾邑令君俾吾土之人人共樂之吾願亦足矣袁寶坻嘗以西方大慈氏之法化民愛民之深也大慈氏法以喜捨為最今此書行於寶坻則所謂叩門戶無弗與者行且見之是速化之道也

送劉布衣序

三代以上道術能出于一者何哉一其心而不一其迹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強而同之奚但國與天下雖一家不能又奚但一家雖一身不能故耳目手足



不相能而不失爲一體者其心一也格致誠正脩以  
及於齊治平古之教也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學焉  
而各隨其時位以盡其心出則爲臯夔不出則爲巢  
許均之足以明明德於天下周末文勝道術始離而  
孔子述古先之教不敢執一說以格後世孔子沒而  
異端出楊墨子莫爭馳孟子闢之其說曰所惡執一  
者謂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由此觀之凡執一者  
然後謂之異端不執一則道矣道可闢乎孟子沒而  
聖學失傳漢興董仲舒彊勉學問遂成大儒慨然欲  
兼百家而宗孔子至唐韓愈原道敘堯舜之傳至  
於孔孟而欲廬佛老之居以火其書其辭甚偉然二  
儒者實開後世執一之端迨於宋儒追尋孔孟之微  
言究極儒宗之體用表章闡明不遺餘力匪獨漢唐  
訓詁之儒所不敢望雖董韓其傑然者亦當退舍蓋  
真有所自得者獨惜其我見之膠固而名心之莫覺  
攻佛甚矣而考其學之所由入不自佛者無幾也夫  
受一言之益終身不敢忘古之道也宋儒於佛奚啻  
一言之益不勝區區名心而忍攻之術道愈嚴而執

證學編

八四

四三

一念善於孔子何有哉宋儒之學蓋出於濂溪而濂  
溪未嘗攻佛思以爲宋儒深得孔子之傳者惟濂溪  
而諸儒皆未足以盡濂溪之道也凡諸儒所爲闢佛  
者蓋等佛於楊墨而以孟子自況也然佛與楊墨異  
楊墨各執其一而佛未嘗有一說焉故楊墨之說橫  
行於天下孟子以一人闢之廓如也諸儒闢佛其力  
豈下於孟子而又不止於一人顧未睹廓如之效此  
其故可思也我朝儒者推薛陳胡王而四子復以  
陳子爲最陳土之書具存也謂其不由佛而入庸可  
證學編 一四 四三  
掩哉自宋而迄於今稱爲真儒者無有不由佛以入  
則千百世而下可知也又奚必陰取之而陽棄之徒  
使心術有盜竊之隱罪哉蓋佛之說汪洋闔鉅而其  
要在於使人之明其心心者無大而不包無細而不  
入苟能明之則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可以通徹而無  
所闕然人之根器不同機緣亦異故其所以使人之  
明其心者未嘗有一說也雖未嘗有一說然其要在  
於使人之明其心者固卽大學之教也所異者文字  
耳而或病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夫人患心未明耳



心明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是目明而不可視耳明而不可聽無是理也或又以其出家為廢人倫緣業為誘惑不知此非佛之定說彼域之人蓋有出家者矣蓋有信緣業者矣佛因之以為教使佛之教專在於是即一小見丈夫能辨其非豈有千百年間何許高明之士寧舍大儒之說而奔趨之者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豈私意小智所能為哉且吾儒之學不極深研幾則已矣如欲極深而研幾則必如大學之格物以致其知如欲格物以致其知則必如佛

證學編

四

四

之明其心蓋佛之學已握吾儒之關而據其要雖欲却避不可得也大學之教絕於秦漢至佛入中國而始續為之徒者類能苦行專志守其真脉非若儒者意見影響遂傲然而自足今欲使儒者如佛之徒苦行專志以求明其心其勢固有所不能然誠知彼能為守守道脉常存恭敬之心而無輕忽之意而有志於古人之學者時咨而訪焉則佛之徒未必不為唐虞之巢許也而又奚患乎道術之不出于一哉杞邑劉布衣悟性幼而失怙遂入緇流者十餘年至金

陵遇今殿元焦先生誨之以學言下有悟焦先生曰子可以歸矣養母娶婦治生何妨作佛布衣亦自以為無礙束髮從焦先生之教又二年而焦先生及第布衣已有子徒步至京師見焦先生子因與布衣有一臂失焉嗟夫使布衣初不入緇流奚由至金陵遇焦先生不遇焦先生不明其心布衣一杞縣百姓耳日用不知已矣今布衣通達若是出家之力也眾生之根器機緣固有以出家而後明者矣佛安得廢此教哉布衣既明之後復信住家為無礙夫住家之無

證學編

四

四

礙固也然布衣初有所悟且能自信而謂佛必人於出家曾謂佛不如布衣乎布衣將辭焦先生歸予慮世之疑布衣者無以解也為之推本古今道術之際以廣之嗟夫世之學佛者具若布衣又奚病於佛學哉



蓮華國采真游詩序

上佳鄭公風雅擅一時予在京師嘗介紹而求教焉居無何公以比部郎出副閩臬越三年予遭先君之變又逾年公來祭我粵藩分鎮嶺東予遂幸爲治下雖公嘗私蘆勞若懸隔而惠城廣縱不過二里許同處於此自覺意氣有孚通然者又一年公知予讀禮之義詩也出其所爲詩四卷示予予初以是慕公自獲與公以迄于茲凡五載然後得之吾人之遇高人妙製也猶其得游於名山大川非其緣之相合雖勞

諸學編

四

四十五

力不至矣公曰子其爲我序之子閱是刻蓋予畏友匡嶽徐君序於前矣古詩三百篇其序自子夏而外亦復數家豈詩人寓意深遠非一家之說所能盡哉予讀徐君之序於采真游之義詳矣獨畧蓮華國不言而公願以蓮國自號得無意乎按內典觀無量壽佛經說九品蓮臺以爲脩淨土者繫心注念卽得往生出此言之蓮華國者佛之真境也公儒者也而又深於道吾道無畔援無欣羨無等待無方所公知之素矣豈誠有願於西方而以往生爲樂哉蓋天下之

迷真者衆矣非其能離真也以其皆真而自迷也夫惟其不能離真也則孰非生於蓮華之國哉夫惟其皆真而自迷也則又孰非望蓮華之國於西方者哉公惟不迷真也故無往而非真矣惟無往而非真也故亦無往而非蓮花之國矣佛設九品原爲權說公稱蓮國亦屬寓言有能知其解者且暮遇之又何權之非言何寓之非家哉公之詩若出別才似由夙學童年自課一二詩遇景輒就今是集所載清新流麗恍惚天仙之詞夫詩本性情者也性情孰能無之至

證學編

四

四十六

於詩則工拙異焉意所得於天之分者不可誣歟抑其所養亦有不同者三百篇尚已漢唐以來工於詩者未必深於道惟陶淵明王摩詰白樂天三君子有所窺矣白不及王王不及陶然其旨歸未免膏益泉石沉酣退寂之意大抵道力有限而其見之聲詩者自不可掩焉耳公則不然方其養真衡茅也其詩曰人生雖一氣賦才各有長百畝非堯憂九州乃舜場若欲強治細安能牽一羊意已遠矣及登第之後敷歷中外入則羽儀天朝爲清暑倚重出則福星一路



為蒼生愛戴而有識者望其光輝知公非塵世中人而公之胸襟真於世有若不相涉然者將謂公以心冥道以身應世通隱顯齊死生非耶故其詩曰天上着我何為焉不如山根結茅屋又曰恍然身世遊空界百寶光中擁法蓮無二相矣即公由是大普厥施躋世大猷乎不過其膚寸之雲游揚於太虛之表又由是而功成身退返於故吾而天下之疾痛疴癢恒相關也决不墮下乘為自了漢明矣然則公之詩天耶人耶予得交於公有年茲益密爾固願以此學求證學編 八四 四七

楊湛如二尊人壽言

楊湛如游太學而歸辭楊子而問曰古之君子之欲壽其親也有道乎楊子曰善哉問也壽親有三道焉古之君子必出乎其上者蓋有以祿壽者廩廩乎惟恐其親之不逮也幸而逮焉廣厥廈美厥衣豐厥饌如是而足矣此壽之下也蓋有以名壽者汲汲乎恐脩名之不立而親無聞也親存而名立國人稱願焉

為之發幽光微積慶以娛心而悅耳如是而足矣此壽之中也蓋有以道壽者兢兢乎恐學之不至而無以及親之存而論之於道也于是乎以惜陰之誠愛親之日以慎獨之功承親之志以育才之道錫親之類致吾親亦自願其年之永而忘其老之至也此壽之上也夫厚其親而無名焉雖壽不亦辱乎名其親而不聞道焉雖壽不亦虛乎惟夫論親於道則不藉祿而自厚不賴名而自榮矣故曰壽之上也古之君子之壽其親也必出乎其上者矣湛如曰敢問以惜

證學編

八四

四十八

陰之誠愛親之日何謂也楊子曰君子之惜陰也畏時過而學不成也未聞以聖賢待其身而肯以眾人待其親者也子不云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豈謂以口體之養為喜懼哉湛如曰愛親之日則聞命矣敢問何謂以慎獨之功承親之志楊子曰幾發而後制不亦晚乎意動而後遏不亦及乎故君子之慎獨也隱而不可見也微而不可聞也以此事親恒先意以承志故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改其親日中於道而不自知也湛如曰承親之



志則闢命矣敢問何謂以育才之道錫親之類楊子曰君子欲已之立也必從立人欲已之達也必從達人然後能有其身然後能安其土而樂乎其天而不以此事其親可謂孝乎是故曾子之養其親也每食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夫酒食其有之小者也而泥大有乎故能悉衆善以歸於親可謂大有矣隨親之所與而不匱可謂錫類矣湛如曰錫親之類則聞命矣而致吾親自願其年之末而忘其老之至也敢問何謂乎楊子曰澗爾知壽考之可願也而不

證學編

四

四十九

知壽考之有不可願也壽考之可願者其壽而樂者也壽考之不可願者其壽而苦者也夫細民者之親也苦爲生之難則不願壽矣宦達者之親也不苦爲生之難矣或苦名辱則亦不願壽矣聖賢之親也不苦名辱矣或苦無以自樂其於壽也亦願不願之間也安足以至於忘夫惟君子能愛親之日也是致其樂於吾親也又能承親之志也是保其樂於吾親也又能錫親之類也是廣其樂於吾親也故君子之親也處蓬華若登春臺服布素若被華玉食蔬菽若享

太牢邀世不見知而若令聞廣譽之施也是故始而願其年之末繼而忘其老之至也惟君子之親爲然湛如避席稽首曰澗也二親逾艾澗也不及夫子之門幾以名祿爲至矣今幸聞古君子壽親之道雖不敏敢不服膺以爲吾親壽萬曆己丑菊月之吉

告二子述

郭得言之二子維屏維寧願予而問爲政以德之說予曰誦誦予之所聞二子曰近之論德者涉於玄虛不能以無疑願先生之教之也予曰然哉夫德惡可

證學編

四

五

以玄虛求也大學不曰在明明德乎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者也於此又曰行道而有得於心夫得於天也實有得於天得於心也實有得於心惡可以玄虛求也然則爲政以德也若之何曰明明德以親民是已人之所得於天者非他人之所共明者是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若保赤子心誠求之斯三者人所共明也然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不曰得於天也而何哉格致誠正而脩之於身所以明明德也由是親愛賤惡畏



敬哀慈傲惰之不僻而孝弟慈藹於一家是謂一家之政由是孝弟慈足法於一國是謂一國之政由是興孝與弟不倍於天下是謂天下之政蓋惟是德為天下所同得為天下所同明而人君天下之極又天下所同也而執天下所同得同明者於上天下之人各得其得各明其明各得其得是天下同得其得也各明其明是天下同明其明也各得各明是眾星之各成其象也同得同明是眾星之同共乎辰也是謂親親長長子子而天下平二子曰然則謂無為而民證學編 卷四 五十一

勗程兩生

公明儀無畏乎聖賢顏淵欲齊乎大舜而人莫之信者學不講也休寧程渾之與其弟叔雨同講聖學而質德稍殊渾之汎愛容眾雖是是非非而執情竟輕

叔雨不然時有所不可逸乎若不相接雖詞色不露而執情竟重然則昔人稱程伯子溫和而叔子剛毅大略相似使二子未知學吾猶道兩程以相勵矧已同學聖人者哉願無退讓古人而增脩所未至可也雖使齊德古人猶自進往也矧吾人方且為山於平地者哉二子勉矣子蓋近而稍知進往者因書之以共勗

題丁茂才尺牘

道在當人之身一身能生萬法然循其身自頂至踵

證學編

卷四

五十二

欲求一法了不可得惟其不可得故千變萬化而不窮而有少法可得即住於一法惡能為萬法主耶如口之於味自少至老經嘗何啻萬萬其味以無味故彼自生酸苦於牙舌間者其臟腑必有受病之處而亦不能甘飲食矣推此以往莫不皆然士君子學未開道類於枝葉不能不艷慕李唐以前率稱三不朽謂立德立功立言是已宋以來乃稱士品有三曰道德功名富貴也人皆以是為不易之論矣惡知反求諸身部無是事而一有所着總如口之自生酸苦耶



惟有聰明直達之人一切都無艷慕其於道也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出作而入息時至而事起物感而聲生非徒無意於立言與功也於立德亦然非徒無意於富貴功名也於道德亦然脩然一身挺樹於兩間技藝自相扶葉葉自相覆種種奇花美果如綴琉如貝錦俱出自然夫何為哉海陽丁茂才以其尺牘示予展而讀之而知其為學道之士也不止於欲以文名家而已如其首篇云睨人間富貴如夢幻泡影而後乃今直於做人上發心者嗟夫安得此過量

證學編

八四

五十三

之言哉丁生斬予言弁其卷端予固陋無以展生願生究竟所謂做人者自踐其言而已矣予所謂道在當人之身一身能生萬法者生試思之而自得之予安能有助於生哉

學說

人之所以參天地而靈萬物者其必由學乎天開地開神聖生焉羣生之類咸資其覺雖學之字未制學之名未立而有學則已久矣迨夫羲皇因河圖而畫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爻之名立焉爻之為言效也本則人也感於物而動則人變而又此爻方感彼爻應之則為爻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大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不慮而知所以效乾之易也不學而能所以效坤之簡也人

證學編

八四

五十四

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莫先於愛其親故爻下着子謂之孝堯典曰克諧以孝蒸蒸又言舜之愛親如孩笑提抱時也親悅而子悅子悅而親益悅人道之常也是爻之義也而舜處其變故進進自又以從其親止於孝者也及殷高宗傳說之間學之名始見學之音與孝類而其形亦取孝而加羽其上傍以象習着字於下以象養字從孚變鳥之抱子為孚移一點於上則為字孚抱字乳也乳燕將飛其母引之而子從之謂之習故習與字咸取義於鳥禽鳥得氣之先而



靈故多孝而能學而學之一字取義焉有以也能學者人之本性也何以見之若生子初生彌月之後父母以指孩之即開口而笑此即學之根也其後漸漸學言學行又漸漸學揖學拜又遇事遇物漸漸學之如孔子之筮戲陳俎豆設禮容孟子之埋鬻皆人之

本性也靈自如此也故習不可不慎也所惡於執一者或曰誠道也率性之謂道能學之謂性能學之性謂之虛謂之一聖人與衆人同之衆人與萬物同之者也而能了此一然後謂之子孟子曰不順乎親

證學編

八四

五十五

不可以爲子中庸曰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明善以誠身誠身以順親然後謂之子故子也者了此一之謂也孝者學之根也然了此一然後謂之孝學者孝之實也然了此一然後謂之學故又曰學者覺也覺即了一之義也既能覺了於己自能推致於人而文生焉凡行之可法言之可則皆文也孝而文之則爲教學而文之則爲教中庸曰脩道之謂教傳說曰教學半其義一也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孔子可以稱子矣

孔子未嘗輕以子與人孔子未嘗輕以學與人曾子未嘗輕以孝自與蓋此三字乃天地人之至理千聖之所歸也而後之學者率以易視之予故特著其說且以明學之不外乎孝而孝之不出於學者非孝也而可以觀了道之大矣

揚子法言說

孔子曰不得中行必也狂狷若鄉愿則德之賊也後世學無不明昧中行之致類以循循然有規矩者當之夫以循循然有規矩爲中行此鄉愿得竊其似以

證學編

八四

五十六

爲亂也復之六四不云乎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四居羣陰之中而獨與初陽爲應有中立不倚之操其復也獨其從也道此其剛毅奮迅宜何如者豈循循然有規矩之謂哉彼鄉愿者以忠信廉潔媚於鄉人非之無舉刺之無刺流俗共以爲賢而鄙儒亦遂中行之率羣盲而歸譽焉蓋至是然後鄉愿得成其賊以亂天下則揚雄之於王莽是也雄病莊列之徒詆訾聖人而作法言以推尊孔子不知其所見者正孔子所謂德之賊拒之惟恐其入室者也



夫竊鈔者誅竊國者爲諸侯竊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莊子所以爲此賊發憤也由此觀之莊列之徒能爲孔子祛惑而雄反引賊以入我室也莊列於孔子猶藥石也而雄之推尊反爲恙疾其毒滋多莊列卽不得爲中行猶不失爲狂而雄則愚而入於鄉愿之黨遂至以莽之德勝於伊周雄漢儒之望也而歸譽如此莽之能移漢祚雄有力焉人謂劇秦美新之文非雄所爲吾徵之於法言矣其孝至篇曰子有合教縉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

證學編

八四

五十七

發足始故大學之教必先於致知知之不審而遂欲求其善有不爲亂賊之徒者鮮矣予讀雄書凜凜乎爲學術畏故著之使後世學者毋以循循然有規矩求中行而以可非可刺者棄狂猶是吾道之幸也

讀文中子十說

文中子之於道可謂大矣其尊孔子曰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脩文者有所折衷矣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讀洪範論議曰三教於是乎一矣或問何謂

證學編

八四

五十八

也曰使民不倦又曰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語九流哉夫瀦水之沼鯨鱓不並畜羊腸之道負戴不並馳其狹小使然也試之大海與通衢而觀之則萬怪出沒而車轂擊人肩摩則大之故也又況天地之大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又奚怪焉若文中子者可謂幾之矣彼其於孔子之家法步步而趨趨六經之讀與當世人物之評其思之至精而言之允當其自叙銅川六世未嘗不篤於斯也信哉非世業安能若此其



至乎吾道之傳即以文中子繼孟子之後無愧也唐韓昌黎氏謂軻死不得其傳意者未見文中子之遺書耶抑亦智不足以知文中子也吾嘗謂孟子之後若文中子周元公二君子其齒也次之則程純公又次之則時象山耳孟子曰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德而化之之謂聖若文中子者化則未知如何如謂之大則斷斷乎其過也周元公則幾化矣程純公其美矣哉與由信人也邵堯夫自別傳而聖者也後之君子必有其言吾言者

證學編

四

五十九

跋朱子摘編

是編載梁文叔書云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是第一義若於此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引成靦顏淵公明儀之言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此為晦翁一生為學履歷公案哉觀其平日研六籍綜自氏強踐履勇擔荷便是何畏之靦有為之淵不欺之儀胡以遠過迨其晚年翻然有覺恍然自失而曰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知此則知仁矣

又其言曰惟鹿離昨處特達見本根曰等閑識得東風而燕紫千紅總是春所謂信得性善及直下便是者非顯然則後世盡心於聖人之道而有始有卒者朱子其人也可為百世學者師矣張陽和先生月聯都下同志論學每會歌半畝勝日等什無不興起者先生言語至於可與惟其言之達諸天也非朱子悟後何處有是然其篇什應不止是也遂發其全集得若干言曰是不亦與陽明先生所輯晚年定論互相發明乎乃合為一編題曰朱子摘編先生門人曾舜

證學編

四

六十

徵氏請公諸同志乃捐已俸壽梓焉蓋自定論出而朱子之學不湮於傳註自摘編出而陽明之輯果得其精華陽明有功於朱子是編復有功於陽明而為同志之助多矣吾輩觀是編固可以無疑於傳註之說然所謂信得性善及為第一義者則不可不以自考所謂引三子之言為第二節工夫者則不可不如此發憤向前曰知此則知仁特達見本根曰識得東風百亦不可不如此知如此見如此識也蓋象山先生有言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為光



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洪惟理學入我 歷代本當

大明之運而向者苦於章句之支離今朱學歸一則已有大段光明之機而任其責者獨在吾人而已吾人更不擔當則亦無可推諉者矣起元資稟惟鈍誠有志焉而木之速也惟幸同志不棄而教之

引學稿序

聖人之學時而已矣時視視學時聽聽學時言動言動學時而仕也獨非學乎顧知學者即仕是學不知

證學編

四

六十五

學者存學而非學矣聖人憂子羔之賊憂其未知學也惡子路之佞惡其不知而飭說也以子路之賢可以爲不知學乎吾不觀之他觀其言學止于讀書則見之矣子夏之見猶之夫子路也彼其親承聖教而且作此見也又何惑乎去聖千百年後也夫苟學止于咕囁文藝之爲則仕者固有所不必急于其所不急而能乘其暇以兼之其爲志必有高出乎流俗者矣以彼其高出流俗之志而一求于聖人時習之歸趣吾又知其不難也晉陵蔡體國氏妙年連捷上第

其文奇崛犀利已而服官留都七載之中請告居半讀書東山白雲諸境所得益充實其華益歛而間游戲于文藝則向之奇崛者化爲典雅矣向之犀利者化爲莊重矣文質彬彬蔚有君子之度信非仕之優未暇及此也然非體國有高出流俗之志則將他有經營他嗜嗜好耳亦安能及此流俗之論未有不芻狗制義者愚謂吾人自兒童時父師所祝天而教勸色而言以至長成則有司接其文而登進之

證學編

四

六十五

軒而策之皆是物也基命于吾父定命于吾君而不足重則待何者而後重而以爲芻狗是謂遁天背情忘其所受吾見天下之哲士福人皆不作此見也非獨體國然體國獨能增脩于前倍臻其妙者亦其夙習之深而獨詣之致也顧卽以是名體國之學可乎學必以聖人爲歸而學聖人之學未論其學先論其志如體國之志是不以他經營嗜好壞其素質者也率是以窳竟聖人之學吾知其必有成也不佞歲戊子寔奉



天子命校七閭之士而言詩者首體國當是時亦有所以知體國者而不徒以其文藝之工已也今讀體國近製喜體國不為流俗之見嘉其志而期之以大成也於是乎書

迂語

人道至貴以其不爵而尊世之達官貴仕未有不受命於天子者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君之號亦隆矣何所受命哉實天倫也嚴君直稟天倫而不命於人蓋有身斯有家身也者家之身也豈

證學編

八四

六十三

待子之而後不離家也者身之家也豈待命之而後不解其間情足以相親禮足以相接義足以相成有磐石之安無累卵之危是其自然之貴也特人不自知而自輕忽之是以不能盡其道而亦不能享其貴耳 家之中有夫婦焉有父子焉有兄弟焉有朋友焉特無臣耳而賦稅以給公上是也古者八家同井事之之道焉出賦稅以給公上是也古者八家同井以耕公田是民之八夫共事君之百畝其急君之義即寄於先公後私之間後世井田之法雖廢而有田

則出粟米絲麻以事其上乃莫知先公後私之義必待縣官催科逼追之尚不可將箠楚及焉公人差快詈罵而需索之妻孥為之勤動雞犬為之不寧當此之時始自覺其賤且辱矣又莫知自反其取之由今歲如此明歲復然彼人如此餘人亦然夫賤者貴之反也辱者榮之對也不賤則貴不辱則榮知賤辱之所由來則知所以遠賤與辱賤與辱既遠則吾身本榮本貴而何歉乎哉如此而又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以和其家睦鄰敦好毋傷和氣以勤助

證學編

八四

六十四

施以儉佐貧以平止爭以畏息訟則可以終身不見官府自禮拜神明祖宗外不屈一膝豈有非法及之此皆自貴之道也民之所共貴者有官之人也然有官之人苟不兢業自慎一罹於法與罪人無別是故貴不在位而在乎兢業之心是心不失雖匹夫未嘗不貴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言其命於天也借乎人莫知所以自貴也惜乎莫有君子長者教之以自貴之道者也夫父子兄弟夫婦之道非有難盡者而民恒恃之何也其見倒也倒者不順之名也順見則



其理曉然倒見則其事盡悖願見之所以倒者又何也見生乎智智生乎福其福消故其智奪其智奪故其是倒至於福之所以消則其由來者漸矣難以悉舉而人畧蔽於一言曰忘本何謂本君安之親生之是也人之爲親也薄而爲妻子則厚歲時接物奉妻族者無解日脆惟恐或後而父母曾不啻其寸縷盛裝濃酒成夕毀以悅妻意而父母曾不廢其一錢置諸人前好舞則數十金百金不辭父母欲得些須以遺所愛則如出身血百計阻免而後已父母生其

證學編

四

六十五

身如樹木之根也妻子其枝葉也根培而枝葉自茂今撥其根而徒厚其枝葉吾未見其能久也人之所以得安其生者以有官府之法也不則強凌弱衆暴寡稍有蓋藏盜期奪之矣奈何恣福之人罔識君恩之大本等賦役謂爲厲已詭寄飛走無所不至寧費財以賂書筭而不肯輸之朝廷至於城池橋梁之類皆爲其私家之藩衛攸往之通利官府主持於上小民利賴於下隨時脩補衆力易舉而故不願出一錢及至台起庄房造花圃於平原曠野中連墻數十丈

猶不能無扒札之虞却甘心爲之不計其費何其不知類也如此之人實繁于有徒皆將自己現成之福日消月割以及於危亾危亾之候將至則本來之良知奪而倒見生恃其百爲而罹於五罰官府日見其多事而民生日見其窮蹙矣莫知反本而歸咎於命於是競逐禍福爭許鬼神命肆多於工商叢祠劇於屠市無益於事徒懊惱終耳吾以爲蚩蚩之氓各有昭昭之性第酣睡之久不覺不知今當喚醒使皆明君親之恩而無從忘本之習一念反本則福漸生而

證學編

四

六十六

智漸開矣自能順帝則於不知忘帝力於何有猶及掌也豈得長民一政一令務以明民而勿以愚之爭端勿被訟竇勿開一意與民休息而專以教化爲事擇儒生之醇謹有行義者使往各社而爲之師遂充約誦月約一再舉則講聖諭六言以誘化之夫鄉約今已行矣獨窮鄉下里猶難徧及社師行則無患其不徧不必長民身親臨之實使計也往時督學行部必試社師此舉久廢然道府州縣皆可行也何待煩督學哉今各鄉社皆有



師然多與邑人不知其行誼端否其間未嘗無賢者然不肖者亦有之合令報名出試觀其所作而因以察其為人可者留不可者斥以選於鄉而城郭者補充之人給一帖開其合行事宜以往而時稽其勤惰使其莫敢有苟且之意庠上固隸學官不可以勞而近郊社學各取使宜不必更設或謂遠社出試似亦可罷不知此師多為鄉民作狀壞人心術莫此為甚試之而斥其不肖留者籍記之彼有憚而不敢為亦清訟之一端也董子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

證學編

四

二十七

於物然後安處善樂循理而為君子又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此迂夫今日之說也

證學編卷四終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論策目錄

論

心如教種

志伊學顏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

幾希

權論

行夏之時

聖賢之所以盡其性

證學編目錄 論 策

策

孝弟

道學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論

心如穀種

先儒以物之有生意者狀心可謂識心者矣夫心無形也不可以物狀也自人之有所生生而不息者因而名之曰心則心之在人惟此生生之機而已故物不足以狀心而物之有生意者則足以狀心穀種者物之有生意者也程子以之狀心其取義至精矣請申論之蓋世之人皆知人之有心也而不知人之即心也皆知心之有仁也而不知心之即仁也皆知仁

證學編

論

一

之存人也而不知仁之即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其合而言之蓋出於孔子孔子曰仁者人也舍言心而單言人矣參是則人即心心即仁仁即人隨義立名通一無二也明矣程子於此默識夫聖賢之旨皆自吾人生生不息之機而言之也故取譬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於是仁人心之理足以俟之百世而不惑且夫人之智能知物而不足以自知其心執途之人而告之曰子知穀種乎夫謂穀種者非穀之外別有種也穀即種而已矣其人必應曰然于是告之

曰子知人心乎夫謂人心者非人之外別有心也人即心而已矣其人必默然而不應矣其中必計曰謂人有心得可孰是人而即心乎又執而告之曰穀未嘗有種也即穀之能生者名之為種而已其人必應曰然於是告之曰人未嘗有心也即人之能生者名之為心而已其人又默然而不應矣其中必計曰人實有心而後能生耳孰是因能生而名心乎則又執而告之曰是能生之得名為種也非有他物之能生能生者即穀也其人又必應曰然于是又告之曰是能生之得名為心也非有他物之能生能生者即人

證學編

論

二

也其人又默然而不應矣其中又必計曰謂能生之理具於人則可孰是能生之者即人乎嗟夫世之迷惑於妄見也久矣非大聖大賢不能明也心之難言也甚矣非大聖大賢不可信也蓋程子嘗言之矣曰人須是識其真心夫心曷以真言則以其有假也心之假者則其識之也易心之真者則其識之也難人皆知夫思慮之為心而不知夫不思不慮之為心也何則思慮之心易識而不思不慮之心難識也夫人



蓋亦友而揆之凡吾之所思所慮者有出於吾平日之所見平日之所聞及平日之所經歷者乎如不出於吾平日之所見所聞及平日之所經歷也則是心果因人為而後有也而奚以稱天君乎且吾之所見聞所經歷者吾得而思慮之彼不與吾同所見聞同所經歷者吾不得而思慮之是千萬其人亦千萬其思慮也天君果若是之散而無統乎且思慮而及則暫覺其精明思慮而不及則旋覺其昏昧天君又果若是之有來有去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今往

證學編

論

三

來之無備若是也果上天之載乎揆是則心之所認者無心不真而涉於假乎可以察矣是故必知人之即心也而後可以識心必知心之即仁也而後可以識心又必知仁之即人也而後可以識心何以言人之即心也外有耳目口鼻手足髮膚內有五臟六腑而為人無一而非心也耳能聽耳即心目能視目即心口能味口即心鼻能嗅鼻即心手能持手即心足能行足即心髮膚能痛癢髮膚即心臟腑能喜怒哀樂臟腑即心舍是無專為心者如穀之外有糙稃糙

稃即種內有精粒精粒即種故曰人之即心也猶穀之即種也豈別有種藏於穀之內哉何以言心之即仁也目惟心能生萬色耳惟心能生萬聲口惟心能生萬味鼻惟心能生萬氣手惟心能生萬持足惟心能生萬行髮膚惟心能生萬感臟腑惟心能生萬情如穀以能芽而名種以能苗而名種以能秀而名種以能實而名種故曰心之即仁也猶種之即生也豈別有生寄於種之內哉又何以言仁之即人也生萬色者即目是也無為目者生萬聲者即耳是也無為耳者生萬味者即口是也無為口者生萬氣者即鼻是也無為鼻者生萬持者即手是也無為手者生萬行者即足是也無為足者生萬感者即髮膚是也無為髮膚者生萬情者即臟腑是也無為臟腑者如穀之能芽能苗能秀能實皆穀為之無別能芽苗秀實者故曰仁之即人也猶生之即穀也離穀豈有所謂生哉即是以論心然後知吾人一身循頂至踵由外探內舉近暨遠通今及古盎然皆生生之理渾然皆主宰之心無一髮之不靈無一瞬之不妙如穀種然

證學編

論

四

稃稃即種內有精粒精粒即種故曰人之即心也猶穀之即種也豈別有種藏於穀之內哉何以言心之即仁也目惟心能生萬色耳惟心能生萬聲口惟心能生萬味鼻惟心能生萬氣手惟心能生萬持足惟心能生萬行髮膚惟心能生萬感臟腑惟心能生萬情如穀以能芽而名種以能苗而名種以能秀而名種以能實而名種故曰心之即仁也猶種之即生也豈別有生寄於種之內哉又何以言仁之即人也生萬色者即目是也無為目者生萬聲者即耳是也無為耳者生萬味者即口是也無為口者生萬氣者即鼻是也無為鼻者生萬持者即手是也無為手者生萬行者即足是也無為足者生萬感者即髮膚是也無為髮膚者生萬情者即臟腑是也無為臟腑者如穀之能芽能苗能秀能實皆穀為之無別能芽苗秀實者故曰仁之即人也猶生之即穀也離穀豈有所謂生哉即是以論心然後知吾人一身循頂至踵由外探內舉近暨遠通今及古盎然皆生生之理渾然皆主宰之心無一髮之不靈無一瞬之不妙如穀種然



循其槩釋及其精粒皆生意之所貫徹不可減不可  
 析豈惟其槩釋精粒哉天時也水土也人力也械器  
 也無一可缺者也蓋盈宇宙間生生之妙類如此以  
 是觀心不以思慮觀者也以一感一應觀者也蓋以  
 思慮觀則出於聞見經歷之後以感應觀則超於聞  
 見經歷之先以思慮觀則千萬人各異心以感應觀  
 則千萬人共一心以思慮觀則有精明有昏昧以感  
 應觀則無精明無昏昧以思慮觀則有聲有臭以感  
 應觀則無聲無臭以思慮觀則滯其心於方寸謂方  
 寸為靈臺為神明之舍以感應觀則廓其心於天地  
 萬物由吾身以至於天地萬物共成其靈臺而靈無  
 盡也共成其神明之舍而神明不測也以思慮觀則  
 有操持有把握而其機日以窒以感應觀則無操持  
 無把握而其機日以活以思慮觀則識之甚易可以  
 一己之智力守也而其為之也則難且其成也假以  
 感應觀則識之甚難非得明師良友而虚心以求之  
 不可得也而其為之也則易且其成也真譬之殺種  
 其生生之機本無待於作為乃若擇其種而生之則

證學編

論

又四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 證學論

非問於老農未有不誤者也是故不識心而求事心  
 者其言有二井助長以振苗則誤種於稊稗孔子以  
 人言仁孟子以人心言仁皆辨種之說也

周海門先生評

明大無礙筆端有神推窮播弄妙絕古今即坡仙  
 極語妙語能言恐見此亦將避舍

證學編

論

五

志伊學類

儒者所為稱古人之志之學非於其志與學焉求之  
 也蓋必有其本矣開闢以來數大聖人尚已下此聰  
 明靈秀者當無限也而獨伊尹顏淵出乎其類二賢  
 而後其仰慕而希冀者又當無限然能為伊為顏者  
 何寥寥也無乃伊之志顏之學皆有本而然而學者  
 未契其本則雖志伊而非伊學顏而非顏哉宋儒周  
 子得其本者也故發此論以詔後學欲學者因志而  
 求其所以志因學而求其所以學也請申論之愚嘗



觀於射矣夫射莫不志於中也而不知射者雖不中不耻也試使羿持弓而不中羿則耻之以其知射也今天造父之御一日千里識其途也試使不識途者馬雖良行雖方而其所適者愈遠而終不至是故耻厥后不為堯舜伊尹之志如彼其專也不遷怒不貳過一月不違仁顏淵之學如彼其純也今有人於此我告之曰子當志伊尹之所志彼曰然吾志也於是亦曰吾不堯舜為耻焉是果伊尹之志已乎彼必反而思之吾果能堯舜吾君乎吾曰願君為堯君曰若證學編 論 六

之何死也吾曰如是則堯矣君能如是矣乎吾曰願君為舜君曰若之何舜也吾曰如是則舜矣君又能如是矣乎吾君未必能如是也果君之不能乎無乃吾之所講於堯舜之道者尚未至也然則其志雖銳而其中實歉然有所不足歉然有所不足而伊尹之志是矣我又告之曰子當學顏子之所學彼曰然吾學也子是亦於怒不遷於過不貳於仁不違焉是果顏子之學已乎嘗試反而思之吾之怒果能不遷乎吾之過果能不貳乎其無乃所謂不遷者真遷所謂

不貳者真貳乎吾之於仁也果能不違矣乎其無乃所謂不違者適所以真違乎彼為之易而我為之難也果難矣乎其無乃吾之所講於事心之學者尚未是也然則其學雖敏而其中實歉然有所不敢信報然有所不敢信而顏子之學息矣何也伊尹乃善射之羿而志伊尹者乃未必知射而求中者也顏子乃熟路之造父而學顏子者乃未必識路而求至者也蓋亦及其本而求之反其本而求之者是射者不求其如羿而求自知射也御者不求其如造父而求自知御也蓋昔者伊尹之在畎畝也未嘗志於堯舜其君也樂堯舜之道而已樂未易言必先於知夫堯舜之道精一執中萬世道學之源也當夏之末上下同昏而惟伊尹知之故曰子天民之先覺也覺則堯舜之道在我矣而君適我用我明見吾君與堯舜無分毫異我進而一覺之即堯舜之君成矣夫何難焉其耻也乃其任也非誠有所不能而然也顏子之在聖門汲汲於求仁者也其為仁也嘗復於禮復則見天地之心矣故不能無怒而怒亦仁也吾之仁非怒所

證學編

論

七



能遷而非不移於甲乙之謂也不能無過而過亦仁也吾之仁非過所能貳而非不復於前後之謂也如此則無終食之間違仁矣三月何違之有然非復以自知洞見仁體則雖極力澄清極意防檢終不可得而不遷不貳借能不遷不貳又仍不謂之仁由此觀之伊尹非奮而為志也知堯舜之道而志自生也顏子非勉而為學也知復禮為仁而學自成也今吾求志其志學其學而不求其志與學之本則志竟少成而學竟無益無成猶可也若責志之甚而必於有成

證學編

八論

八

則反以禍天下無益猶可也若自信之過而立為門戶則反以誤後世蓋非謂伊尹之志不可志顏子之學不可學也以不能知堯舜之道而徒有伊尹之志即非伊尹之志也不能知復禮之仁而徒慕顏子之學即非顏子之學也是未知射而求羿之的雖愚者知其非羿也是未知御而求造父之行雖不肖者知其非造父也夫志非伊尹之志而學非顏子之學乃托伊顏以自信吾安得而知其所終哉然則所謂聖賢與今名者何也蓋周子之意謂夫知本者也周子

默契道體而長於易故其言宏爾也學者不信周子之言則已如欲信乎周子之言也則愚知本之說又烏可不講哉

此學則頂針也可謂發千古所未發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

君子之學貝夫一故不可得而遷且貳其可得而遷且貳者學之未得一者也學而得一則觸處洞然舉心動念無非此心之照察怒烏得而遷過烏得而貳哉不遷不貳斯純乎學矣此顏子所以為好學也先

證學編

八論

九

儒之說曰遷移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也貳復也過於前者不復於後也愚未敢以為然愚曰不遷非謂怒也謂夫學之不遷於怒而已矣不貳非謂過也謂夫學之不貳於過而已矣且顏子之所學者果何學哉學為仁也而夫子告之以復禮仁人心也禮則此心之靈知自然條理而不亂者也人人具足豈容人力參其間然而不能自知則主不立其施於四體發於七情動於眾念將四分五裂百碎千斷而不相攝入是謂不仁故復禮所以為仁也復以自知復以見



天地之心也此顏子之學也學之如是故目視而耳聽非我也禮為之視聽也非禮吾目何以視耳何以聽乎則吾之學不遷於視聽矣口言而體動非我也禮之為言動也非禮吾口何以言體何以動乎則吾之學不惑於言動矣由是而怒焉怒非我怒一禮為之怒匪禮也吾何以知怒哉怒之時與無怒之時若異而既自知怒又自知止即其無怒之知也學豈遷哉蓋誠有不可得而遷者矣由是而過焉過非我過一禮為之過匪禮也吾何以知過哉過之時與無過

證學編

論

十

之時若然而既自知過又自知改即其無過之知也學豈試哉蓋誠有不可得而試者矣天上地下古往今來魚沉鳥飛草天木喬充塞宇宙之間無非此禮之察此禮一復宇宙之間更有何事如此而動如此而止如此而常如此而變如此而歿如此而生有何可遷有何可試故天動星迴而辰極恒居其所車旋輪轉而衡軸常執其中昔大舜納於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弗迷者舜之常也至烈風雷雨而始見其然太虛之體不為風雷而動其一毫聖人之靈知不為

風雷而搖其一念夫怒也過也亦顏子之風雷也風雷變於外而怒過變於內變者自變吾有不變者存顏子之不遷不試亦顏子之常也夫子蓋借怒與過以形容之亦猶夫以風雷紀舜也故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亦借天道小變之節以形容其不變之心而讀者不解遂云顏子之仁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仁何物也三月之後可得而違哉於是妄意以怒與過為違仁之驗而以不遷怒不試過為復于仁之驗使天下學者不尋其本而日逐逐然於性情念慮

證學編

論

十一

動作間求之不勝其檢點不勝其防閑檢點熟則善於強縫防閑熟則善於固執溫溫然務為深厚之器觸之不發感之不動以為顏子之不遷怒若是也沾沾然不苛於一言一動之間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以為顏子之不試過若是也嗟乎顏子而若是也則夫子所謂今也則亾未聞好學尤夫子之過矣大抵此學之在後世未易以一一明也聖遠言湮心傳奚自儒者博極羣書志希賢聖非不可敬可畏然實不知禮為何物復禮為何事追尋影響便妄解說率天下



而從之循其言僅足爲鄉愿之指南五伯之藩籬於  
孔顏矣有哉孔子無所不學無所不師蓋五十而後  
知天命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終日若愚僅乃得之而  
後之儒者未得謂得少得爲足無怪乎此學之難明  
也嗚呼後之學者其母以不遷不貳求顏子而務講  
明於顏子之所學焉其庶幾乎

愚謂之師云顏子心常一故不貳常定故不遷學  
問無源一通則見無不合蓋千聖不易之旨

幾希

證學編

論

十一

君子欲揚人道於天下則亦難乎其爲名矣大言之  
則不足以盡小言之復無所可取夫不足以盡而復  
無所可取則不言可也然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物異  
者實自有在得之則與物異失之則與物同吾而未  
之得焉斯已也吾得之而恐視夫人者之皆失以淪  
胥於禽獸乎于是不得已而言之然其實乃無可言  
者於是乎借微少之名以狀之欲天下萬世聞其名  
而惕然以求其實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  
者幾希幾之爲言微也希之爲言少也是果何物耶

謂之有物不可謂之無物亦不可蓋亦強爲之名矣  
嘗稽古訓其尊人者何其隆也書曰天地萬物父母  
惟人萬物之靈言靈見萬物之蠢也記曰天地之性  
人爲貴言貴見萬物之賤也禮運之言曰人者天地  
之心又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  
行之秀氣其尊人也益隆夫人道如此其尊也而吾  
乃引禽獸以與人論異同於至微至少之間無乃大  
非其論矣乎嗟夫有說矣蓋此至微至少之間正人  
道之所以尊而欲張之以尊人顧不如較異同於至

證學編

論

十一

微至少之間者之尤得其尊之之實也自今觀之人  
之與禽獸果何以異哉謂形體異耶僕也羽也毛也  
鱗也甲也謂之五蟲謂僕異則羽亦異也毛與鱗甲  
亦各異也奚獨僕哉謂飲食衣服宮室異耶而彼之  
饑渴有以養也膚革有以蔽也風雨暮露有以藏也  
無異也謂知識言語異耶而鵲知風蟻知雨燕知戊  
已見害則知避其幾有先於人者矣鹿之呦呦鳩之  
關關蚊之翔翔牛以鼻蟻以額各有以號召而告戒  
非言語耶若是則求之五倫而人居其全矣顧有男



女而後有夫婦而雌雄牝牡卽夫婦也有夫婦而後有父子而生育乳哺卽父子也同生者其兄弟相制者其君臣類聚而並遊者其朋友此固未嘗異也無已則仁義禮智信之粹然者乎然人非實有此五者皆性之所出而亦非有實性不過以安身利用而已安身利用卽性也由是名之曰仁名之曰義名之曰禮智信而凡有血氣者皆知所以安身而利用亦皆可以隨事而得者吾惻隱也彼亦有其惻隱吾羞惡也彼亦有其羞惡吾辭讓是非也彼亦有其辭讓是

證學編

八論

十四

非又非獨吾人得而有之也蓋人與禽獸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同率天地之性以有其生莫不自靈而相養莫不自貴而相賤而人自以爲靈且貴者生於有我之見正與物同而奈何以爲異哉反復徵詰反復思惟舉無以異也誠無以異也蓋從古以來所稱大聖至神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者必出於人類之中而物不與焉而諦觀夫大聖至神者耳目人也手足人也心思人也果人之類也而有若是焉則人之道竟有異於禽獸而必非禽獸

所能同者矣而安可不求其故耶嗟夫人道多乎哉幾希焉而已矣記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物之終始君子誠之爲貴夫誠者人與物之所同顧物不能誠之而人道則能誠之此其所以異歟學者牽於文義謂誠者爲聖誠之者爲賢不知聖賢皆出於誠之而有分量之不同若一任其誠而不能誠之則衆人所以自同於萬物而與禽獸無異者也夫誠者如此而知如此而能誠之者亦如此而知如此而能然所以異者盡於此矣又多乎哉幾希焉

證學編

八論

十五

而已矣故衆人者介夫聖賢禽獸之間者也幾希而得卽聖賢也謂之人可也幾希而失卽禽獸也謂之非人可也未有不聖賢不禽獸介於其間而稱人者夫介於其間不得以爲人然人猶然自謂人也惟聖人知之知之故惻然哀之哀之故實言以告之庶使非人者反而爲人若曰汝反而爲人者非有多也又難乎哉蓋幾希之際一反掌而可得耳孔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孟子他日亦曰行之而不著焉習之而不察焉終日



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言日用行習成天道之自然無餘無欠而惜其不能自知而失乎人道之當然也大既日用矣既行習矣而聖凡人物之分特存乎一知之間豈不亦幾希而易簡也哉嗟夫此堯舜所以闢道學之源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所以見知傳知相傳以覺世也後世聖遠言湮有志之士各以其意見揣摩聖學不能虛心信古喜於著述而其學遂繁以難韓愈原道盛稱人倫五品飲食衣服以爲道盡是矣不知民咸用之而不著不察者此也

證學編

論

十六

隋上仲淹氏近之矣宋儒獨周茂叔程伯淳陸子靜邵堯夫而學者或不能信其說然要之亦皆未造於孔子之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孔子之學幾希而止矣欲少於幾希焉非也卽欲多於幾希焉亦非也學者能因幾希之說而求其所以爲幾希者質之經訓正之先覺近思以研之反身以驗之而一旦有得焉然後知孟子之言之有功於萬世也

觀理靈明廓徹而下筆變幻縱橫此文之妙有不勝其贊嘆者若宗旨或以近禪而疑之則請質諸

明道之言明道云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只此可以了然

權論

京兆李公以可與其學章課士且論之曰毋得以圓通之說言權子聞之有契於中因具論其義甚哉權之難言也此大化之真機聖神之至德惟學幾無我者稍覩其端倪奈何以一切圓通之說當之哉以圓通言權是未見夫權之具體徒以權衡推移之迹妄想而揣摩之也權之一字固起於權衡之權而權之

證學編

論

十七

爲義言權衡之權所能盡哉何者權衡之權不能以自用必有待於衡然後用而是權也無所待而獨用者也蓋不過借權之名以顯其不執之體而學者遂以妄想揣摩之此何異執指爲月認盤爲日其謬轉遠者哉蓋嘗觀權之爲體非獨聖人有之衆人莫不有也出入之作息冬夏之裘葛孰非權哉又非獨衆人有之萬物莫不有也魚鳥之飛躍草木之枯榮孰非權哉蓋大化之流行已司其大權故有生之類無一物而無權無一息而不用權而獨歸之聖人者何



也衆人於無我之中妄見其有我惟聖人能盡夫無  
 我之實此其所以爲權也如目之視也非權勿視然  
 衆人以目而聖人以權者聖人不自有其目也如耳  
 之聽也非權勿聽然衆人以耳而聖人以權者聖人  
 不自有其耳也如口之言身之動非權勿言勿動然  
 衆人以口與身而聖人以權者聖人不自有其口與  
 身也夫已者物之對也內既無已外亦無物無已無  
 物則全之體雖言動也孰主之求之而不可得故舉  
 而歸之於權而昧者以爲是權也惟聖人能用之也

證學編

論

十八

不知由衆人以至於萬物日變化於權之中而不覺  
 聖人之用固即衆人之用即萬物之用而未嘗分毫  
 增且異也是故物之所同出者聖人亦出物之所同  
 入者聖人亦入物之所同福者聖人亦福物之所同  
 禍者聖人亦禍物之所同是者聖人亦是物之所同  
 非者聖人亦非豈有所選擇於其間而爲圓以自避  
 爲適以自亨哉嘗觀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  
 於死然愚夫愚婦或憤激於其所爲輒一歿而不顧  
 此士君子所引義以繩之而謂之微者也然至於義

所當爲即士君子難之而多方以自解免且自附於  
 聖人之權矣乃所以爲俯仰趨避之巧也視愚夫愚  
 婦殺活自由者奚啻天淵哉聖人者固與愚夫愚婦  
 同其知能者也何巧之有然惟其無我故其生也爲  
 權生其死也爲權歿由生歿而推之萬事萬化孰不  
 爲權生者假名而當生則生當歿則歿者其實也昧  
 者於無而棄實是以妄意於回通而謬趨於偽也學  
 至適道而立其地位亦已峻矣聖人不與之權者不  
 可得而與也何者彼猶見有已也即立之時何嘗非

證學編

論

十九

權然惟其見有已則示之以權而不信此顏子初學  
 於夫子時事也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蓋是時已見此理皆我矣  
 而未能離我見我者離我之漸也然其機一息未融  
 即一息不可強其後心齋矣坐忘矣未始有回矣然  
 後夫子與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夫故顏子之學始於卓立而終於無我此可與立未  
 可與權之說也此豈務爲回通者之所能哉回通非  
 權也而世之惡回通者并權而避之自處於壅塞滯



礙之途以伐其虛通靈妙之性而謂之守經不知所  
謂經者亦不知此世蓋有以經而比衡者矣豈知權  
衡兩物而經權乃一理哉經者常行於宇宙而不息  
者也卽虛通靈妙之性是也性一而已自其變易也  
而謂之權曰其不易也而謂之經其不易者卽其所  
變易者也其變易者卽其所不易者也故曰權卽是  
經者其義確矣而惜乎世之儒者不能明其義以圓  
通爲權以執泥爲經貿貿然而莫知所適也

行夏之時論

證學編

論

二十

聖人酌純王之道必求端於天天時有序而先時以  
迎之聖人以爲是欲速之心也一有欲速之心則純  
王之道無乃亦有所病乎是故欲行純王之道必先  
純其心欲純其心必法天之時序此聖人意也三代  
之道若循環然于丑建正豈非殷周盛王之制哉奚  
必于丑之爲非而建寅之爲是也嗟夫是蓋有說焉  
而後世學者未能深明其故也建寅之正豈自夏始  
耶堯舜以前皆然矣及桀之害其民也湯急於救之  
故以丑建焉欲寬政之速布也及紂之害其民甚也

武王尤急於救之故以子建焉欲仁政之速行也蓋  
曰救焚拯溺而解倒懸吾懼其不亟也先時何病焉  
此一后之心也遇其時然也孔子以爲是未免傷於  
速非大道之自然也今夫天以生爲德胡不於嚴冬  
大雪之際令萬品欣然而榮哉然而不能也一陽初  
動於子二陽浸長於丑其冬令且盛行焉苟霜不殺  
草梅李有實則妖矣惟至於寅陽氣滿盈協風始至  
土膏其動然後芽萌甲折百嘉鬯遂而生生之德顯  
焉時之所在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吾今建正於子

證學編

論

二十一

丑雖非能使于丑而爲春也又非能以冬行春令也  
第吾心則已傷於速矣欲速之心微動於中則其推  
之政事之間亦不能無過譬之理家者日出而作人  
之常也欲速焉則鷄鳴起矣又甚者中夜興矣究其  
作也亦必待乎日出而惟其心之急則詰責之嚴董  
治之勤于弟臧獲容有受其病者故不若安心而待  
夫日出之無弊也建寅之道何以異此蓋嘗觀於堯  
舜之治矣鯀共工驩兜凶人也堯弗之去也及舜而  
後去之三苗之害命禹徂征乃弗竟征也以于羽格



焉何其從容不迫若是也嗟夫此所以爲帝治之隆也便以湯武處此必不然矣蓋堯舜之天討未嘗必加於其臣而湯武之放伐遂至必施於其君况其他乎此孔子之所深探其微而畏夫心之欲速也兩觀之誅闇會者張之非聖人之政也焉有立朝未久遽取一聞人誅之而不少假借此與申韓何殊哉吾意孔子得政所謂朞月而可三年而成必世而後仁蓋有漸矣行夏之時致思堯舜也孔子之門惟顏淵可與語此故曰惟我與爾有是乎其旨微矣吾怪夫學

證學編

論

二十三

者不求諸孔顏之心而區區於斗柄因革之說也故具論之

聖賢之所以盡其性

論曰性之體至大而無外而聖賢爲能盡之者以能知其性而已矣其矣性之難盡也然謂之性則人人所同具也人人具之而人人不能盡之盡之者必歸於聖賢焉何也則以聖賢能知之也不知則性皆欲也而其用惟局於一身知之則欲皆性也而其機自通於天下夫惟有自然通天下之機而性不難盡矣

非聖賢其孰能與於此嘗觀孟子告齊君也於其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未嘗遏而止之但導其公諸民而已宋儒朱子說之曰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斯言也非朱子之言也孟子嘗言之者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夫孰不有形色夫孰形色不爲天性而踐形必曰惟聖人然後可吁亦嚴矣此朱子得之而以盡性歸聖賢也聖賢者聖人之通稱而聖之爲言蓋明之謂也性本無所不通無所不明而聖人則通之明之者也嗟夫吾人之性體非通明之極而欲求以盡之吾見其難矣何則理欲之辨疑於中而公私之介戰於外也今夫耳悅鍾鼓目悅美色體悅游盤于是乎需貨利以濟之賴勇毅以將之此數者果聖乎欲乎以爲理也則實出於耳目四體之欲而何理之可言以爲欲也則其間昭昭不昧井井有條莫非天則之所寓而舍此之外豈復有所謂理哉但欲則顯而易見理則隱而難知故天下之人無貴賤無賢愚同知此數者之爲欲同思以爲必遏去此

證學編

論

二十三

賤無賢愚同知此數者之爲欲同思以爲必遏去此



欲然後理可存而又計以爲吾之欲之不能遽遇而  
輒去也且遂安頓此身於人欲之中而不敢言理是  
理欲之辨既疑於中故其智識思慮惟存於耳目口  
體之近而不能超越於天下民物之遠聞百姓疾苦  
呻吟之聲而見其顛沛流離勤動奔走之狀亦有惻  
然其心恻然其不樂而焦然其不能以自寧者非  
不思以爲之所也而既自計以爲吾之欲不能遇而  
去非其之民而將誰取焉奈何以身徇百姓而自挫  
梏爲是公私之介又從而戰於外也易曰陰疑於陽

證學編

論

十四

也必戰理欲疑矣能無戰乎戰則私必勝而公必滅  
自然之勢也戰生於疑欲其無戰也必先無疑欲其  
無疑也必在乎知其性知其性者何也知吾之耳悅  
鍾鼓非耳自能悅也一天性自然之聰也而又非獨  
吾之耳爲然天下人之耳莫不有同聽焉而皆出  
於天之聰也知吾之目悅美色非目自能悅也一天  
性自然之明也而又非獨吾之目爲然天下人之  
目莫不有同視焉而皆出於天之明也又知吾之體  
悅游盤非體自能悅也一天性自然之便也而又非

獨吾之體爲然天下人之體莫不有同安焉而皆  
出於天之便也夫天者人之所不能違者也吾有天  
聰吾有天明吾有天使吾其能自違之乎不能也而  
天下之人同有是天聰同有是天明同有是天使天  
下之人各能自違之乎其不能猶夫我也我不能違  
天我之方可以自致及天下之人皆不能自違其天  
而我獨受天之命而爲之主而使天下之人各以其  
天而仰給我則我之身不止於我之耳目四體而合  
天下之耳目四體以成其身者也我之性不止於我

證學編

論

十五

之聲色安佚而合天下之聲色安佚以成其性者也  
今夫匹夫韋布之士身不出戶牖足不越闕閭俯仰  
不過父母妻子然一旦知其性亦且能翻然自覺其  
精其神橫亘四海貫徹萬世而不自安於一身耳目  
四體之奉以爲天之所與我者若此其大也而况爲  
天下之主者乎故天下之主誠知己之性本合天下  
爲一而常相通則其所以奉順乎天者亦必有其  
道矣是故耳本天聰非必解鍾鼓於懸然後可也而  
彼之疾苦呻吟之聲屬於吾耳又徹於閭巷之人之



耳使吾與斯民惻然其不忍者吾何以和之而吾與天下所共之天聰不幾於壅乎非所以盡耳之性也日本天明非必疎美色於御然後可也而彼之顛沛流離之狀屬於吾目又徹於閭巷之人之目使吾與斯民惻然其不樂者吾何以解之而吾與天下所共之天聰不幾於蔽乎非所以盡目之性也體本天便又非必氣苑囿而觀之娛然後可也而彼終歲勤動道路奔走不得休息感於吾之心又傷於閭巷之人之心使吾與斯民焦然其不寧者吾又何以安之而

證學編

論

三六

吾與天下所共之天便不幾於窒乎非所以盡四體之性也知吾與天下之民物所同欲者皆謂之性又知天下有一民一物之不得遂其所欲即吾所欲有纖毫不滿之處而不得謂之盡性是故其本不離於耳目四體而其神常周乎萬物其用不出於聲色游盤而其精常給乎兆庶一貨利之入必曰吾賴是以濟吾欲而天下之人亦各賴是以濟其欲也吾可以盡其財乎于是為之薄征為之緩征甚者盡蠲之而不征又甚者發倉廩府庫以給之助之損上供服御

之物以繼之皆其所自然而不容已也一勇力之萌必曰吾以是求吾所欲而天下之人亦各賴是以求其欲也吾可以盡其力乎于是為之生聚為之教訓為之講信脩睦為之搜苗獮狝無事則無務黠武以戕之有事則無致玩寇以危之亦皆其所自然而不容已也上重民之財則為上牧民者化之亦皆重民之財而民亦自重其財上重民之力則為上牧民者感之亦皆重民之力而民亦自重其力上下俱欲歡欣交通由是耳不廢聲而天下疾苦呻吟之聲轉而

證學編

論

三七

為謳歌擊壤之聲吾之耳合天下之耳皆和聲所感而天聰不壅矣由是目不廢色而天下流離顛沛之狀轉而為室家胥慶之狀吾之目合天下之目皆順氣成象而天明不蔽矣由是四體不廢游盤而天下之勤動奔走者轉而出作入息吾之體合天下之體皆逸豫所休而天便不窒矣豈惟民哉山川鬼神亦莫不享鱉鳥獸魚鱉草木昆虫咸若其性雨暘以時五穀乃登賢俊乃生荒服來庭龜鳳來遊麟龍吐瑞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大順之極



也而盡性之徵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  
之化育此之謂也又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慾將  
至有開必先言天地人物原渾淪融液於嗜慾之中  
而無少差別故機動於此則神應於彼天地日月四  
時皆皆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噫非天下之至聖  
其孰能與於此蓋其心無疑於理欲之交而能自決  
於公私之介故其推行者甚易而其感通者甚神也  
世之論者第聞聖人無欲又聞聖人無私而不得其

證學編

論

三六

旨矣以耳目四體之性輒指為欲輒指為私必禁絕  
之而後為理與公也自為之不能又勸人主為之及  
其既也人主自以為不能而儒者亦逡巡却避以為  
吾君果不能也嗟夫孟子蓋言之矣曰自謂不能者  
白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而儒者竟習  
而不察何也孟子言鍾鼓則曰與衆樂言苑囿則曰  
與民共言游視則曰與民同言好貨好色則曰與百  
姓同言好勇則曰一怒安天下之民蓋所謂無欲無  
私者若此而已矣已之所能為亦吾君之所能為也

而儒者之論必出於已與君之所不能此聖賢盡性  
之學所以不見於後世也噫學之不講而性之不明  
也久矣明主將以興致太平必求知乎性而後可欲  
求知者必與天下之仁人君子明聖賢之學術者以  
講明斯學而後可謹論

證學編

論

三九



孝弟策

問世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耘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今學者誦孔孟六經之言皆能為之說若已明晰矣然愚嘗反而求之尚未得於心也不敢遠引即如孝弟二字論語中開卷便是然參互於聖賢之說不能無疑仁道至大而君子以孝弟為之本尊孝弟何至哉使孝弟果若是尊也則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宜不愧之士乃僅士之次何也或曰此本立而才不足

證學編

策

一

耳則又曷云立而道生歟或又曰道可生而才不可強則曾閔二子同以孝名一則能傳聖道而一則不能也何居且傳道如曾子亦可言才不也又曾子不肯隨門人以推尊有若其故安在禮經又言孝有五非弟有五達果盡此而已歟至孟子之言孝弟也益尊仁義智禮樂皆歸之孝弟堯舜之道亦盡於孝弟已之所以守先王待後學者亦以孝弟當之無亦有子之意歟後世孝弟之士未嘗乏人如晉之王祥行孝以

為帝師宋之徐積學足以為士楷而儒者不躋之曾孟之列抑以何也經曰孝弟之至通乎神明愚不敢以鹵莽滅裂耕且耘也今願與多士切磋究之

執事慨學者循誦孔孟之訓不能深惟其理不免乎鹵莽滅裂之弊乃舉孝弟二字反復徵詰以觀諸生之所解諸生童而習之長而安之不自覺其鹵莽滅裂也久矣一旦奉明問乃始瞿然覺也願將何以置對乎愚也嘗聞之師矣孝弟之義淺言之則人人皆可與知若求其至則非盡性至命之士不敢言也然則微獨鹵莽滅裂如諸生即鉅儒宿師猶將語塞也雖然明問惡可以虛辱試推測其近似而執事教焉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孝弟者為仁之本也甚矣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夫子告哀公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非即其言耶顧下文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蓋知天則難言之矣是故孝弟有二有由知天來者其為孝弟也達諸天有不由知天來者其為孝弟也滯於迹達諸天則仁道自此而生

證學編

策

二



證學編 策 五  
乃所謂出於天而不繫於人者也知此之謂知天能  
有所學且慮哉然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是  
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孩提之童豈  
爲者人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其在於人則不慮而  
之謂性人之性卽天之命非有兩也是故莫之爲而  
謂也又非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謂也中庸曰天命  
本立而才不足乃所立者非生生不息之本也愚請  
明入之說然後終執事之間夫所謂天者非蒼蒼之

知天然後能事天能事天然後能事親自善事天而  
言謂之仁人自善事親而言謂之孝子然則仁也孝  
也一也孝豈特爲仁之本而已哉是故見親而後孝  
則其孝匱也見長而後弟則其弟窮也惟其學不足  
以知天而孝弟滯於迹也知天者未見吾親而知能  
之良在焉則孝常在也未見吾長而知能之良在焉  
則弟常在也蓋無適而非天亦無適而非性無適而  
非性亦無適而非孝弟以道而言卽此謂之道以才  
而言卽此謂之才孔門曾閔二子同以孝名然曾能

傳聖人之道而閔不與焉其分實在於此而才又惡  
足以論曾子哉乃若有子之論雖似聖人然詳本立  
道生之云尚有等待之意豈知天無一息之不運仁  
無一息之不生孝弟亦無一息之能離卽孝弟卽天  
卽天卽仁孝弟非粗仁非精孝弟非先仁非後若今  
日孝弟而明日仁也非知天之學矣聖人者純乎天  
者也惟曾子知之故其稱孔子以黜有若惟以江漢  
秋陽爲喻意可想也若夫記稱居處不莊事君不忠  
泄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之五者皆非孝也發

證學編 策 四  
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狻狩脩乎軍旅之  
五者皆弟達也得此意而引伸之孝弟可勝窮哉孟  
子惟有是乎此故以此道性善而稱堯舜如曰仁之  
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之實知斯二者禮  
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非以孝弟道性  
善乎如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非以孝弟稱堯舜  
乎至於守先王待後學亦以入孝出弟當之不寧惟  
是其言王道也五十衣帛七十食肉道路不負戴謹  
庠序申孝弟是王道以孝弟尊也其黜桓文也老老



以及人之老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是霸  
 功以孝弟黜也其闢楊墨也為我謂之無君兼愛謂  
 之無父無父無君謂之禽獸是異端以孝弟闢也其  
 輕功利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謂之一樂而王天下  
 不與存是功利以孝弟而輕也其論治平也曰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治平亦以孝弟而致也  
 然其學曰知性則知天嗟夫此其所以見孝弟之全  
 而極之之大也此堯舜傳之孔子孔子傳之曾子子  
 思子思傳之孟子非可以影響卜度而得者也孟子  
 證學編 策 五

而後其學遂以失傳今所存於孔孟之書者徒有孝  
 弟之名學者亦徒知善事父母之為孝善事兄長之  
 為弟而已是故篤行之士由之以敦倫名教之儒率  
 之以化俗然皆操末以為本迷天而執人而猶足以  
 存太古之淳風佐昇平之善治胡可少也若卧冰之  
 祥使人主袒割北面而受教其德非細也不踐石之  
 積使學者環侍聽誨而感奮其學非淺也然止於是  
 而已豈能堯舜其君而傳學者以道脉哉愚非故為  
 苛刻之論以求備於後世之士也吾人之學以孔子

為宗而彼實不足以窺其門墻也孝經曰孝弟之至  
 通乎神明神明者何天之謂也良知良能之謂也正  
 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睹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  
 聞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此所以為孝弟之至也論  
 而至是耳目心思皆不得而及焉然則奚由而至之  
 記有之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孝弟誠  
 者也求明乎孝弟誠之者也是故有人道之當盡不  
 遇其人不得其宗也則親師取友為急不盡其心不  
 造其微也則學問思辨為要人遇矣心盡矣然後能  
 知性知天知大則神明通神明通則孝弟至蓋孝弟  
 之至如此其難也而世之言孝弟者真鹵莽也真滅  
 裂也豈有以虛執事者之憂也

證學編

策

六



道學策

問孔齋不變塞孟云不離道士誦法有年矣試自  
 審出今以往效用於斯果能不變不離否耶脩  
 之家壞之廷昔人痛之或曰脩而可壞非其脩  
 者也然歟夫士也一涉宦途外有得失毀譽之  
 境而內有是非向背之情不介然如石則泛然  
 如流果何脩而能不壞歟且孔門羣賢言志而  
 夫子獨與曾點夫亦曰與之云耳宋儒遂以堯  
 舜氣象許之其說何也毋士之所脩必若點之  
 證學編 策 七

自樂其樂而置兵食禮樂等事於度外然後可  
 歟然宅心事外晉人所以不競也又惡可歟乃  
 伊尹初器器然無志於天下及幡然又改遂以  
 堯舜君民自任若兩截人然何也點之志亦此  
 類歟至謂漆雕開與點皆見大意所謂大意者  
 何也且既與點悅開而至於用行舍藏獨許顏  
 子又何歟古者以六禮七教八政為學取之於  
 鄉四十而後仕故能方物出謀道合則從不合  
 則去今士習文以祈舉仕者類不待其壯且強

也乃欲卓然為不壞之脩非豪傑其誰與望爾  
 多士平日所自待者古人耶今人耶孔孟及諸  
 賢耶幸直言之以占他日致用之略

吾儒之學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故體用一致出處  
 一轍其不可以苟然為也貞夫一者存乎道造於道  
 者存乎學學之所至道亦至焉道之所至一亦至焉  
 然後能即體以為用而用亦體也即處以為出而出  
 亦處也處世不見是而不以為悶道濟天下功覆生  
 民而不以為得蕭然環堵之中而其具不媿大人赫  
 然繫天下之望而意氣不加匹夫何則彼其造於至  
 一之境雖欲二焉而不可得也孔子曰國有道不變  
 塞焉孟子曰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此豈有意於  
 不變不離哉學之所成若火熱而水寒鵠白而烏黑  
 無所容其變且離也苟有意於不變未必不變矣有  
 意於不離未必不離矣何者無得於道則其中之所  
 具者乃可變可離之質雖強之以意終不可得而強  
 也故脩之家壞之廷往往而是前者可痛後者復然  
 不知咎其所脩者未真而徒咎其所壞者非是豈不



惑哉執事謂夫士也一涉宦庭外有得失毀譽之境而內有好惡向背之情不介然如石則泛然如流嗟夫是蓋有說矣夫得失毀譽固外之所不能無也願見夫外之有得失毀譽者則實生於吾心使在我者本無好譽惡毀之心則外之毀譽本不有也在我者本無肯失向得之心則外之失得亦本不有也非不有也不足爲吾累也惟吾心不能無好惡不能無向背則外之毀譽未至而吾心之毀譽已先擾矣況真有毀譽乎外之失得未來而吾心之失得已先撓矣

證學編

策

九

況真有失得乎是故知道者不除外而除內不與外境爲鬪而使內境常融常融則常虛常虛則我心匪石而未嘗不介然也常融則常定常定則我心匪流而亦未始不泛應也若尚如石之操以峻如流之坊亦士君子之樂而猶未免於有意也是故學在聞道而已道者何吾性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大行不得而加窮居不得而損者也其體達諸天而其幾存乎感應之際其量包乎天下萬世而其真惟在乎目前可惜而不可強可得而不可質非天下之好學者不

能至也學先識識至而學未至者曾點漆雕開是也識至而學至者伊尹是也學至而加之以好者顏子是也請因明問而究言之昔者羣賢言志由之兵求之食亦之禮樂真用世之略已曾點獨以春風沂水自適若無志於當世者而夫子與之何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蓋性無加損道無大小彼三子自見夫兵食之爲加禮樂之爲大則目前所缺不既多乎點也隨時隨地皆爲吾適時乎浴則浴矣時乎咏則咏矣又時乎足兵食則足兵食矣時乎與

證學編

策

十

禮樂則興禮樂矣果何小大之分加損之異哉此堯舜氣象也故爲唐侯爲匹夫於堯舜未嘗損萬邦協和四方風動於堯舜未嘗加曾點之見足以及之矣豈謂其能置兵食禮樂於度外若晉人之玄虛哉漆雕開口吾斯之未能信味斯之一言亦取足於目前而與春風沂水同適者也故曰二子皆見大意其視唐虞事業若日用飲食之常也然識則至矣而學尚未也何以知之春風沂水亦有所待也卽鏗然而作便是這機且云異乎三子是自見其異也又欲質三



子之優劣是自珍其見也是不學之微也曰未能信是猶影響也若一切皆真則無此言矣是故聖人於點則與之於開則悅之而至於用行舍藏獨與顏子而二子不與焉誠以此道須真脩實詣而未易以虛見承言也吾又觀於伊尹矣其始也置置然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若無志於天下也及幡然一改遂以堯舜君民自任者世所以擬尹兩截人也其實不然蓋堯舜平日所學者皆堯舜之道其不取不予之操弗顧弗親之節在耕莘而非損在相湯而非加故始

證學編

策

十一

之置然者此道也繼之幡然者亦此道也尹以一道貫其出處而非兩也故曰伊尹出處合於聖人然不得為聖之時者以其尚有任之意也孔子則無意矣顏子學孔子之無意者也筆蹶陋巷即四代之禮樂非禮勿視聽言動即鄭聲佞人之放遠若無若虛而不按萬物吾體矣子在回何敢死命自我立矣是何也無適而非學也常學則常無我常無我故陰陽自我消長造化自我盈縮用則行舍則藏惟其有是也此孔子以與顏子而他日惟曰有顏回者好學未聞

好學者也愚故曰曾點漆雕開之識不如伊尹之學伊尹之學不如顏子之好學也嗟夫士有志於古人之出處也不可不求諸道有志於古人之道也不可不求諸學今之學者多矣然非古人所謂學也古人之學何學也大學之道也合天地萬物為一身而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也一出無非為天地立心為萬民立命一去一就無非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居空之木可以用可以舍不可以斲而小也馳驅之範可以得可以失不可以詭而遇也致君必為

證學編

策

十二

堯舜之君而撻市之恥不少自貸也澤民必為唐虞之民而內溝之責不少自恕也不以一身之利害易天下之治亂不以天下之治亂易萬世之是非不以萬世之是非易吾本心之趣舍致中和於幾微隱約之際成位育於日用常行之間所端者本原而不暇救其末也所急者遠大而不屑治其細也三月而可替年而成必世而仁鑿鑿乎其不虛也以數則過以時則可合我其誰確乎其自信也嗟夫此學之極其至也學者必求至於是而後可以言學也執事謂古



人以六禮七教八政爲學舉之於鄉四十而後仕今士習文以祈舉而仕者不待其壯且強也執事寄慨深矣顧今學者之失不在於習文而在於不肯求其道夫苟不肯求道雖六禮七教八政亦習而不察無益也雖舉之於鄉四十而仕不過敦朴獨行之賢非名世之資也古人知類通達強立不返實自學道中來其學道也又自親師取友中來今載在學記可考也今吾輩之能親師取友者幾何人哉無惑乎道之不明而學之難成也執事首以不變不離之自審訊

證學編

八策

一三

諸生未以古人今人之自待者開之甚盛心也顧在愚生亦不過習文以祈舉者耳惟其志不敢自後於古人未敢謂能不變塞然不變之質不敢不學也未敢謂能不離道然不離之具不敢不求也識雖陋於開點而不敢自安於三子也學雖劣於伊尹而不敢不希顏氏也取孟子願學之標準而以孔子爲依歸豈不能至而此心不敢不向往也此愚生所自審也



澹園先生正續筆乘序

澹園先生正續筆乘其門人謝

吉甫氏校而行之昔中郎異書

僅傳王粲子雲玄草第委桓

譚先生迺不自悶至名山之藏引

而出之令人見我武庫何其快

序

也迺今而後知昔賢之見猶為陋

矣自

明興以來稗家者流不可勝數獨

博南之丹鉛瑯琊之宛委窮為

鉅帙彼其揚扆騷雅是正起謬

微事握珠緝藻鏤夫始名象

斯並藝苑之鴻裁不可易已至

若闡繹醒真揚推朝典房涉方

術冥契教乘紛綸經笥并春為

之退席勃宰理窟張憑遜其膝

揚以二書方之彼得微尚有象罔

未索之珠靈均未覩之秘乎起元

序

不敏妄謂讀者于此精而求之可

以杜三教異同之辨可以鏡一代

得失之林可以區六執精猶之分

可以衷子古是非之極它若增彙

典述流暎登覽輔塵尾之清之

佐奚囊之雜組撮二書之勝而



有之迺其緒餘未可罪論者也

是編也成先生自謂鄧林之一枝

多必以為函鼎之全味矣

萬曆丙午夏日教下晚學江寧

顧起元頓首書



序

三

焦氏筆乘卷一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校

仲修勸讀論語

李彥平曰宣和庚子某入辟雍同舍趙孝孫仲脩伊川先生高弟趙顏子之子也於某有十年之長辛丑春同試南宮仲脩中選而某被黜仲脩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傷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懌趙曰公頗讀論語否即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

焦氏筆乘

卷一

必某仲脩笑曰公既知讀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為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脩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絺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既欲學聖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方可以學聖人某聞其言頓若有悟請益曰為學之道敬聞命矣敢問事業何如仲脩曰事業正自為學中來只如作一郡行



得論語中三句使用之不盡彥平曰願聞之仲脩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也彥平佩服其言每曰吾平生操心行已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有以發之

屢空

學至聖人則一物不留胸次常虛故夫子曰空空如也此天命之本體也回未至此亦庶幾乎屢空矣賜也於天命之本然不順受之而以多聞多見爲學非貨殖而何然意料所及於此道時有中焉

焦氏筆乘

卷一

二

但終非真悟耳此夫子稱回以勵賜也

不改其樂

談苑醍醐云有問予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岩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聞一知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夫

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猶然憤憤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真不如顏子非許之也象山先生曾論此有吳君曰爲是尚嫌少在先生甚喜之今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

有若無

薛子緒言云萬物皆自無而有無其根也能無者謂之歸根無聲無臭歸根之學也論語曰有若無若之一言猶隔影響顏子所以未至於聖人

焦氏筆乘

卷一

三

申枏

論語申枏鄭玄云卽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譌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枏爲棠則申枏申棠一人爾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枏魯伯宋祥符封枏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並列從祀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

李士龍曰棠字非音棠棣之棠蓋與枏卽一字而兩書耳觀古字膛亦作瞭櫟亦作櫟鎗亦作錄六



字並音鑑皆諧聲字也振亦音振本作穀亦諧聲字可見棠亦音振史記有申棠無申棠信譌也

騶虞

詩吁嗟乎騶虞說者因前篇麟趾為關雎之應故誤以騶虞為獸因擬之為鵲巢之應或以為不殺或以為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今攷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禮記射義亦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備官也則騶虞蓋指此詩而謂之備官則非獸

焦氏筆乘

卷一

四

明矣說文騶虞也月令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註謂僕戎僕也此即周禮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者是也又云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為七騶也即周禮辨六馬之屬六繫為廢廢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者是也左傳晉悼公初立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則騶為掌廐之官無疑矣舜典咨汝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

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者是也則虞為掌山澤之官無疑矣此詩蓋南國遵文王之化而德及庶類故其諸侯當春田之際見葭蓬之盛則知草木裕見紀從之多則知禽獸若以為非虞人能厲山澤之禁則物性何以能遂非騶人不失馳驅之法則物類必至過傷因歎美而歸功於二官焉夫二官脩職而能獲斯效謂非由於文王之化行乎此所以為鵲巢之應也賈誼

焦氏筆乘

卷一

五

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知虞為司獸之官而不知騶為司車之官亦可謂明於此而暗於彼矣

尚書古文

國子學正梅鷺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為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



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二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

焦氏筆乘

卷一

木

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也梅作有成書今藏余家異日當板行之

納言

舜命龍曰朕暨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命禹曰予欲出納五言汝聽易大傳曰理財正辭正辭亦納言之謂此治教之急務蓋五方之民風俗議論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

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此等議論豈可不納之於上而出命以正之也周衰異端並作魯少正卯行僻而堅言僞而辯孔子誅之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執左道者有誅周官糾萬民之德正其行巡問而觀察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訓之以觀新物古帝王設官分職奉天命子兆民其詳如此叔世官廢而不脩故異說興而莫之止孔子條爲政之急務曰脩廢官此其一乎

焦氏筆乘

卷一

七

周易舉正

唐司戶叅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或將經作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詞注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



脫何字師六五田有會利執心無咎之字誤作言  
比九五象曰失前會舍逆取心也今誤倒其句賁  
亨不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  
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文成焉天  
之文也今脫剛柔交錯四字坎卦習坎上脫坎字  
姤九四包失漁注云有其漁故失之也今誤作無  
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於  
幽谷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鼎象聖人亨以饗  
上帝以養聖賢今多而大亨三字震象曰不喪七

焦氏筆乘

卷一

上

豳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今脫不喪七豳  
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字  
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中孚象  
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象柔  
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  
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作已上既濟象  
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脫一小字繫詞二多譽  
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字為正文雜卦  
蒙稚而著今稚誤作雜字此書世罕見晁公武所

進易解多引用之

開塞書

商君傳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  
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  
惠則政化塞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為之說耳開  
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  
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姦則細  
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  
鞅之術無他特特告姦而已故其治不告姦者與

焦氏筆乘

卷一

九

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  
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又云使商無  
得糶農無得糶農無糶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糶則  
多歲不與樂夫積而不糶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  
亦何利哉鞅大都以誘畔督戰為本不自知其敝  
耳

子夏易說

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  
觀而善之謂靡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靡成



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糜糜牛纏也取繫戀之義然不如糜厲之說爲長以韻讀之又叶也或作靡靡劇與糜通漢賈山傳自下劇上注音糜厲也剗切之也與易爻糜義合

### 飛遯

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𦵏與古蜚字相似後世因譌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曹子建七啟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遁皆可證

焦氏筆乘

卷一

十

### 家食

不家食吉養賢也非使賢者盡祿於公室而不食於其家也人君能養一賢則天下之民皆得以耕食而鑿飲仰事而俯育不必家至而食之也若欲家至而食之殆齊威公遺老人食之類矣

### 不事王侯

蠱之五爻皆言幹父之蠱至上九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誤矣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

兄不事王侯此索隱行恠之所爲聖人不取也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母耄期之日不出從政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非惡干祿而然蓋知尊尚孝德者也曾子居魯齊欲聘以爲卿曾子曰居父母老不忍遠親以爲人役斯人也其百世之師歟故曰志可則也

###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希夷先

焦氏筆乘

卷一

十

生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嘿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櫝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爲而不晦也

### 佛典解易



嘗觀佛典中亦有解易語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君女歸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男貴左女貴右也又曰鼓之以雷霆陽動也潤之以風雨陰隨也又曰殊途而同歸若干逕九達王城不二九流百世聖道寧差又論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今所傳勝誤作足亦無五居其室一句獨見於佛書耳

焦氏筆乘 卷一

十三

禽獸可互名

益稷百獸率舞非專以走獸為言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是禽亦可以名獸後漢書華佗語吳音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是獸亦可以名禽

朋當在東押

詩每有良朋丞也無戎左傳引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劉楨魯都賦時謝節

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則古韻朋與戎宗弓相叶無疑沈約韻朋在丞韻而肱鞞塢薨弘皆從之疑編次之誤考約以前無如此叶者且毛詩詩詞之祖則其韻亦韻之祖也舍聖經不宗而泥沈約偏方之音其固甚矣此所當首辨也

士衡詩誤

詩馬得諼草言樹之背稽康養生論合歡獨忿諼草忘憂以其忘故名為諼諼忘也背堂北也陸士衡詩馬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誤認背字又

誤

焦氏筆乘 卷一

十三

咎繇鐘繇二繇同音

古尚書臯陶作咎繇周禮追師注步搖作步繇魏鐘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世說庾翼謂鐘會曰何以望君遥遥不至正舉其父諱戲之也今多讀為由誤

放誤為教

漢王嘉奏對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無放佚欲有國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



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教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教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教字誤作教耳若謂天子無教諸侯佚欲於理難叶

觚

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日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况於大事乎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焦氏筆乘卷一十四

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觚者

十四

稜也有稜角也

五行傳

劉向五行傳後世以爲牽合天固不以屑屑爲事而殃咎類至理不可誣若遽以牽合少之則箕子之五事庶徵相爲影響者非歟試以一身言之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屬太陽爲水厥陰爲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爲強項爲

腰疼爲發熱爲惡寒其患雜然並出要其指歸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爲恒雨爲狂爲惡也况五官之間兩失其正卽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其爲患豈一端所能盡哉劉向直指其事爲某之應局於一端猶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不止一證宜乎災異之迭見互出耳

二疏贊誤

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焦氏筆乘卷一十五

卷一

十五

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騎士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尚無恙也凡作議論文字須令覈實無差忒乃可

印文之誤

馬援拜伏波將軍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成臯令印臯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



非所以為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大能無外嚮之筆臯非從羊乃是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辨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况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鵠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不可勝紀其來久矣

太誓總德

墨子引太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僻不以告者其罪猶淫僻者也又焦氏筆乘卷一十一引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此語書皆無之書序中亦無總德篇名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因事置官事已即罷者邪人參贊

高麗人作人參贊曰三桎五葉背陽向陰故韓翃詩云應是人參五葉齊典術曰堯時天降精於庭為韭感百陰為萑蒲呂氏春秋萑蒲亦名堯韭唐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日糧用此事

鶴頭書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唐詩鶴頭書猶未至那出白雲來

太白詩誤

焦氏筆乘卷一十七太白詩我來圮橋上懷古欽英風按史記子房授書圮上注圮音怡楚人謂橋為圮二字不應複用

韋莊詩

韋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莫愁為南國佳人此實語也選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則西園公子乃子建事謂名無忌可乎此詩流利可喜獨以一語之玼終損連城之價

一線



子美刺繡五紋添弱線又愁日愁隨一線長魯直詩官線添尺餘皆指女紅以驗日也荆楚歲時記云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其說又與此異未知孰是

### 赤族

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爲流血丹其族者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

### 秃節

焦氏筆乘

卷一

十八

杜秃節漢臣歸今本作握節右丞節旄秃盡海西頭今本作空盡俗士無知妄肆改竄每如此

### 公冶長

楊用脩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樂天禽蟲詩序予非冶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按冶長辨鳥雀語云啾啾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豈用脩未之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

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奇未可臆斷其無也

### 左擔

杜左擔犬戎屯解者多不知左擔之說按華陽國志自樊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陽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行人爲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鳥橈氣與天通庾隆賈子左擔七里左擔纔見此耳

焦氏筆乘

卷一

十九

### 盜竿

老子服文采帶利劔厭餘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竿韓非解云竿也者五聲之長也竿唱則衆樂皆和大盜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竿今本誤作盜存字相近而誤也

### 食貨志引孟子

班固食貨志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歛野有餓莩而弗知發蓋以豐年不歛凶年不發爲訓也如李愷平糴壽昌常平悉本於此此於時說爲長



惠淨衍莊子

釋惠淨衍莊子語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

消搖

莊子逍遙古作消搖字黃幾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內遊於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堯夫詩似莊子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言今

焦氏筆乘卷一

二十一

之吾相與從而吾之矣又安知吾之果爲吾乎邵堯夫詩昔日所謂我而今卻是我不知今日我又

綠竹

詩瞻彼淇澳綠竹漪漪毛注云澳隈也箬王芻也竹篇竹也又陸璣云淇澳二水名箬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詞賦皆引漪漪入竹事誤也按傳曰淇衛箇箬又曰淇衛之箭又下淇園之竹以爲楛又伐淇園之竹以爲矢是淇之產竹

自古而然詩曰綠竹漪漪言竹之初生其色綠也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曰綠竹青青卒章又曰如簧如簧言其盛也故謝莊竹贊亦曰瞻彼中堂綠竹漪漪毛陸之說未可從

日食

日食一定之數也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禮曾子問孔子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露服失容則廢夫火也喪也雨也皆不可先定也當時

焦氏筆乘卷一

二十一

視日食亦猶此耳使先知之則當預有戒令朝不必入矣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不徒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則若真有物食之者君象而曰有食之記異也警人君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上下千百年皆可坐致於是人君視爲常數而莫之畏矣

黃牛峽

古歌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上峽舟行之難也太白衍爲五言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然觀太白詩



益見古語之妙

煮白石

韋蘇州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讀者謂其寓言耳按晉書鮑靚為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之以自濟則實有其事矣

論性

孟子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上智下愚不移也要之皆出於孔子之言蓋性無不入此性之

焦氏筆乘

卷一

十一

所以為妙知性之無不入此聖言之所以為全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孟子即情以論性也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蓋即此意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亦異乎孟氏之旨矣

魏志鐘會撰四本論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由孟子之言觀之才性本一何得有同異離合邪然則四本者又三說之支裔也

深衣

深衣方領正經曰曲袷如矩後世不識矩乃匠氏取方曲尺強以斜領為方而疑其多添襟制度遂失若裁作方盤領即應如矩之義續衽所添兩襟也更加鉤起於肩上即是鉤邊若以斜為方豈聖人正心之意朱子只作直領而下裳背後六幅正面六幅分兩旁若交其領無乃背濶而後狹又肋下兩縫向前或剪圓裳旁曰鉤邊尤可笑只按深衣玉藻二篇正經制度自見世儒自不考耳出元吳子行閒居錄

焦氏筆乘

卷一

十一

一錢

阮孚曰持一阜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庶免羞澁子美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用此然語意渾成不覺其用事也

柏舟

詩汎彼柏舟古注謂汎汎然流水中蓋言寡婦無夫可依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恃誠娶居之善自况者也而列女傳云以柏舟之堅自比則非矣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此



詩之妙旨也

采葛

采葛舊說賢者被讒見黜閔之而作蓋葛可禦暑本支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今君弃予則其節誕矣故興以采葛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思之如三月之久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比君臣之誠悃相通也今君弃予則蕭條甚矣故興以采蕭賦焉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言憂思如秋之蕭索也艾可療疾畜久益善比君臣之休戚相關也

焦氏筆乘 卷一

二十五

今君弃予則病益深矣故興以采艾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言過強仕而至艾終無見君之時矣故思之更極其切也故曰于采葛見慕君之至而行道之極也見田子藝說但蕭索與年及艾與采蕭采艾又為一意矣豈興而比詩意亦不嫌其複邪以勝朱傳聊備載之

八蜡

禮八蜡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啜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此經之明文也鄭氏去百種而

增昆蟲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為二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於末皆非也昆蟲無作乃祝詞祀神正祈昆蟲之無作乃謂之祀昆蟲可乎草木歸其澤澤音達各反與壑作相叶蔡離獨斷載祝詞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百與禮文少異

不識一丁

苻堅宴羣臣賦詩姜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恠問之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

焦氏筆乘 卷一

二十五

賣文為活

子美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齋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却之張知白守毫毫富人脩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為記富人遺五百金求脩附名脩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汚



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彼售金求米者非惟人品徑庭即其書可知矣賣文爲活段湛事

### 隕穫

儒行不隕穫於貧賤晏氏曰隕如籜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穫之從禾是矣而隕之爲籜則何取乎隕從阜員聲從高而下也易曰有隕自天公羊星實如雨此隕字之義也若曰如阜之隕而頽落斯得其義矣

### 師古注誤

焦氏筆乘

卷一

二十六

司馬相如傳邪與肅慎爲鄰邪當如字讀師古讀爲左者非是蓋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邪以爲鄰若欲言左則下文自有左蒼梧右西極矣韻會曰邪外國名亦引此傳爲據又非也蓋邪本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邪渾邪乃余遮切與此不同

### 束脩

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束脩非謂脯贄也蓋言自行束帶脩飾之禮以上漢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梁商曰王公束脩厲節

賈堅曰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此可證然古自有指脯贄爲束脩者檀弓束脩之間不出境穀梁束脩之內不行境中是也

### 詩用坐字

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坐字甚奇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蓋皆出逖然黃鶯螢火二語風致校逖遠勝可謂青出於藍矣

焦氏筆乘

卷一

二十七

### 月出

毛詩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見月懷人能道意中事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窺明月子美夢太白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王昌齡贈馮六元二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此類甚多大抵出自陳風也

### 夷門歌

右丞夷門歌向風列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出晉段灼傳灼上書追理鄧艾有曰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然語意渾成如自已出所以為妙

纏讀如戰

淮南子纏以朱絲纏讀如戰古樂府有雙行纏謂行勝即足衣也宋人詩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以平聲讀之矣

岳武穆詩

鄱陽魏石山有龍居寺岳武穆嘗過之留題云魏石山前寺林泉勝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

焦氏筆乘 卷一

二十八

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為雨濟民憂近有集武穆詩文者不載此因筆記之

杜詩重用字

杜送田四弟將軍離筵罷多酒空醉山翁酒一詩用兩酒字右丞暮雲空積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用兩馬字豈一時趁筆之過邪

就用薛璩語入詩

後山云子美懷薛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璩之詩也予

謂即今者舊無新句共釣查頭縮項鱗亦用浩然語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鱗

七始詠

漢書律曆志引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房中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為傳會是矣用脩乃謂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

焦氏筆乘 卷一

二十九

半徵蓋牙齒舌唇喉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謂七始詠詠即韻也此說甚非七始本志自有定說乃云漢書注不著七始之義而別自為解豈未見漢書邪且切韻起於近世而謂舜時有之尤舛

召康公

皇甫士安曰召康公文王之少子是於周公為兄弟何君奭中無一言及之史篇召公名奭奭豈其字邪抑奭醜字相混邪

老安少懷



子路車裘共敝顏子無伐無施其志美矣然非得車馬負善勞其志不行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只眼前信手拈出無非妙理蓋二子爲其難夫子爲其易二子有所待夫子無所假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會點異乎三子亦以此

匏瓜

臨川人應柳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

子桑伯子

劉向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欲同人道

焦氏筆乘 卷一

三十一

於牛馬故仲尼曰太簡

子庸說孟子

耿子庸說孟子云見先王之禮即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即知其德差等百王無少違忒非其虛靈洞徹之極何以有此此孔子所以擅生民未有之盛也此說遠勝傳注

桑穀

史記桑穀共生穀音構樹名皮可爲紙故王羲之傳云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歛

焦氏筆乘 卷一

三十一

無半分之骨穀構穀谷穀今多混

誠明

誠而明天命之謂性也明而誠脩道之謂教也楞嚴經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孤山注曰即寂而照曰妙明即照而寂曰明妙與此意合

宗廟廢庫

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廢庫爲次居室爲後注謂廢養馬庫藏物欲其不乏用也審爾則何以先於宮室予意廢馬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



服制考詳序

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宗廟先居室以此  
吳幼清服制考詳序云為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為  
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為妻之服既除則  
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不飲  
酒不食肉不處內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  
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為父斬既嫁  
則為夫斬而為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  
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

焦氏筆乘

卷一

三十一

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為夫之父母亦  
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  
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喪服有以恩服者  
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為父母之類是  
也義者婦為舅姑是也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  
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  
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  
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之妻之喪已之妻有娣  
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

美于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人也同爨且服總  
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豈獨於兄  
嫂弟婦恣然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也實  
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  
後世父在為母亦三年婦為舅姑從夫斬齊並三  
年兄弟之妻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不知古者子  
婦叔於母姑嫂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  
其文昧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  
勉者喪之實自居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

焦氏筆乘

卷一

三十一

可號於人者也誠偽之相去何如哉

孔氏不喪出母

子思不令其子喪出母曰為伋也妻則為白也母  
不為伋也妻則不為白也母其於義辨之審矣世  
俗不知恩義輕重之分往往於出母嫁母猶欲持  
喪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禽獸是也不知父在母  
死猶不得終喪三年蓋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  
故儀禮於出母為父後者則無服豈聖人制禮顧  
教人以薄哉匡章猶知此義不欲以改葬欺死父



此孟子所以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宋郭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稹服喪爲過禮詔下有司博議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又張永德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夫稹與元與永德皆不知大義故溺於流俗私情如此然猶止於心喪猶不敢加於繼母是其良心不可磨滅也近世於出妻者但讓出之者爲非而不論見出者之罪爲子者知奉出母爲厚道而忘視死父爲

焦氏筆乘

卷一

三十四

路人薦紳士大夫於義絕之母率解官持喪而經傳法律悉爲空文矣此陰所以勝陽小人所以勝君子夷狄所以勝中國三綱所以不振世道所以日衰也

戰國策章子母得罪其父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齊威王令更葬之章子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噫章子之爲言亦可哀矣而孟子謂之子父責善而不遇

也者豈嘗傷其父母之反目而號泣以諫之歟抑欲其母之不終弃也而以禮葬斬之父歟夫以章子念母之心威王之命而竟不敢起之馬棧之下彼誠知父之重也世俗不察乃被之不孝之名學者當從俗論邪抑從孟子耶

汝南記應順字華仲華仲妻本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閉之空室羸困無怨言伯考問之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

焦氏筆乘

卷一

三十五

意親姑反爲此禍固遣歸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路旁觀之語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耳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輒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泣涕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弃我何罪過乃如此邪遂絕噫朗非不知母之無罪其泣涕亦非無人心也而終不敢以恩害義如此若朗者真能自裁者也

事見後漢書注



師不制服

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以成已之恩與君父竝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按儀禮為朋友服齊衰三月漢范巨卿聞張元伯之喪制朋友之服往哭之况於師乎宋儒黃幹於朱子之喪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經王柏喪其師何基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武柏卒其弟子金履祥喪之則加經

焦氏筆乘

卷一

三十一

於白巾經如總麻而小帶用細苧此皆行於近世而可法者

五百弓

王半山詩臥占寬間五百弓出佛典分一拘盧舍為五百弓分一弓為四肘一拘盧舍四里也又紫磨月輪升靄靄帝青雲幙捲寥寥帝青是帝釋寶青色也

澗古音獨

孟子滄浪之水濁兮濁音獨與足叶史律書濁者

觸也白虎通瀆者濁也漢書潁水濁灌氏族古樂府獨漉獨漉水深泥濁張君祖詩風來詠愈清鱗萃淵不濁斯乃玄中子所以矯逸足又俗謂不明曰齷濁以酒為喻或作般突或作糊塗並非

鳥工衣

沈約竹書紀年注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旁而出不知何據豈因萬章語而影撰之乎

焦氏筆乘

卷一

三十一

盡心

或問李彥平孟子盡心之說先生曰一念不動便是盡心處或人未悟先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人之真性了無一物或一翳之懣不之覺若不為物所動則妄情欲念廓然自除非盡心而何

文帝書

魏文帝與鐘繇書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



享宴高會陶詩云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正用其語

摩詰逸詩

冷齋夜話載王摩詰詩荆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相看不忍發慘淡暮潮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二作集中俱不載

隨誤改隋

天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隋音妥宋均曰南北爲隋隋謂垂下也楊堅國號改隨爲隋意義既別音焦氏筆乘卷一  
呼亦殊王應麟曰隨安步也吉莫大焉隋裂肉也不祥莫大焉而妄改之不學之過也

角里

漢角里先生角一音錄按毛詩麟之角振振公族又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蘇伯玉妻盤中詩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古有此音非二字也宋史崔偓佺對真宗云刀下用音椎兩點下用音鹿一點一撇不成字按說文角象獸角形無刀用兩點之說偓佺以字學名於

時而不讀說文作史者因此一事爲之立傳亦盲矣

爾雅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詩晦菴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卽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

焦氏筆乘卷一

三十九

詭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干九州五方四極佛佛徨徨之類詩無其入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小雅兼乎風大雅兼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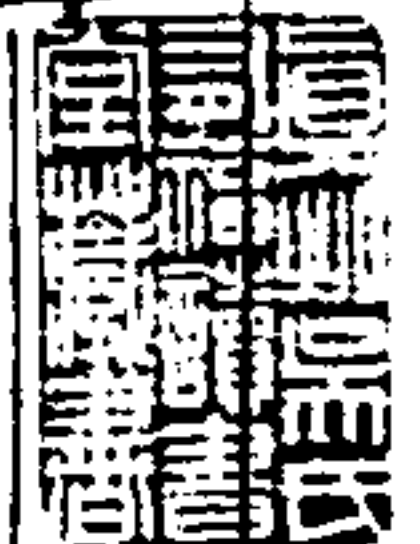
也言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籠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多識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

焦氏筆乘 卷一

四十一

焦氏筆乘卷二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成心

莊子齊物論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成心有見而不虛之謂未成心則真性虛圓天地同量成心是已離於性有善有惡矣今處世應酬有未免乎成心即當思而求之未成之前則善惡皆冥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

焦氏筆乘 卷二

佛典解莊子

佛典解莊子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盡可乎

向秀莊義

竹林七賢論云向秀為莊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



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  
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今觀其書旨味淵玄花爛  
映發自可與莊書並轡而馳非獨注書之冠也嗣  
後解者數十家如林疑獨陳詳道黃幾復呂惠卿  
王元澤林希逸褚秀海朱得之諸本互有得失然  
視子玄奚啻蓋壤希逸乃曰欲爲南華洗去向郭  
之陋不知陋之一言竟誰任之

向秀注多勝語

郭象注世說謂爲向秀本象竊之耳其自注者獨

焦氏筆乘

卷二

十一

秋水至樂兩篇世說去晉未遠當得其實其中頗  
多勝語略拈一二如曰天者萬物之總名也曰統  
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雖大鵬之與  
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  
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  
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曰有情以爲離曠而弗能也  
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  
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故嬰兒之始生也不  
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

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曰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  
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  
以生之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喪竭於外曰生者  
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無生矣  
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無  
死矣曰夫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  
亦不傷之也曰凡非真性皆塵垢也曰哀樂生於  
失得任其所受則哀樂無所措於其間曰知以亡

焦氏筆乘

卷二

三

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曰聖人在天下暖然若陽  
春之自和故潤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  
凋落者不怨曰當其時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曰  
生之所無以爲身外物也知之所無柰何命表事  
也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  
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  
也未始有喪如此類豈後世詞人所能辦哉呂安  
嘆莊生爲不死有以也

外篇雜篇多假託



內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則後人竄入者多之噲讓國在孟子時而莊文曰昔者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莊子身當其時而胠篋曰陳成子弑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卽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踰四百歲乎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後孟前莊子內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則外篇雜篇多出後人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避漢文帝諱改田恒爲田常其爲假託尤明

焦氏筆乘 卷二

四

文中子

文中子動以孔子爲師其見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模擬太過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悅則其舉止言動不覺盡似之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詩祖李杜文祖遷固未有非之者獨訾文中子之法孔子乎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則幾於瞽說矣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陸

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鑿鑿如此咸獨臆斷其無可乎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蓋中說之行久矣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阮龔二本時有異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

焦氏筆乘 卷二

五

黍離降爲國風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解者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是不然風之與雅體制不同若今詩所謂選也律也歌與曲也試寘黍離於二雅之中聲果同乎倘以平王政教不行降雅而爲風則正月



之篇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固幽王以後詩也而反列於雅何哉故其聲風也即二南亦系之風其聲雅也即正月亦系之雅政不以此為升降也

紀傳自相矛盾

王應麟曰秦本紀載穆公以五羖羊皮贖百里奚商鞅傳又載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史記所傳自相予盾如此按呂氏春秋云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為天下笑

焦氏筆乘

卷二

木

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智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據此則奚飯牛而秦以五羊皮贖之正舉於牛口之下也何矛盾哉

徐廣注誤

史記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下日當作月刊本誤耳徐廣以為望日又食漢書及五行傳皆無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所不紀此不通天文故也蓋日食必於朔月食

必於望時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天變兩見故於望日下詔書修省而詔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則因感月食之變而益謹日食之戒故也景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繫以日則此月朔望分食非一日事也是後十二月晦雷徐廣云雷一作晝字又作圖實所未詳不知即雷字此以發聲非時故特紀異耳雷集韻原作雷通志云回古雷字後人加雨作雷回象雷形古尊疊多作云回今人不通字學而欲讀古書難矣

焦氏筆乘

卷二

七

周破胡

齊世家即墨大夫毀言日至阿大夫譽言日聞而不載毀譽者為誰按列女傳威王即位諸侯竝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諛讒之佞臣也不可不退乃破胡其人耳

鄼侯

蕭何封鄼侯今世家作鄼侯字相似之誤也鄼七



何切班孟堅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  
第一受封於鄜唐詩麒麟閣上識鄜侯按鄜在沛  
鄆在南陽何起沛封邑必近之且孟堅去何未遠  
所聞必真師古云何封南陽之鄆疑未深考也

孫叔敖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  
人也期思今廢為鎮費補之云予得漢延熹中碑  
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  
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  
焦氏筆乘 卷二

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  
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恍惚高歌涕泣數行  
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  
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  
必於潘國下濕境堦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即固  
始也而所載歌絕竒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  
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汗  
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  
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

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  
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  
記所書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  
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  
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陳仁子不知文章賓主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  
為不倫更以騶子淳于髡等雜之何卑孟邪按史  
法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  
焦氏筆乘 卷二

所如不合而騶子淳于髡之流焚焚焉尊禮於世  
正以見砥硤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駑馬  
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謂為卑孟是不知文  
章之賓主故也

年月牴牾

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  
計其年當在顏子之後論語顏路請車時孔子已  
言鯉死則家語誤矣鯉死既在回之前孔子亦當  
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則孔子卒



時子思應不甚幼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問答之語其證也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魯繆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壽止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繆公之立然孔叢子載繆公薨時子思居衛孟子亦屢言繆公之於子思此兩人同時則年表亦誤矣宋高似孫子略國朝宋景濂竝云子思壽六十二魯繆公同時人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問答之事安得有之予謂既信壽六十二

焦氏筆乘

卷二

十一

之說卽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爲可信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夢奠之後矣伯魚先孔子而卒子思又安得後孔子而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察何也書傳年月牴牾如此者甚多不可勝舉

張祿

范睢傳睢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

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睢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睢之前久矣睢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睢冒其名以誑鄰國邪

史記多爲後人殺亂

太史公歿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

焦氏筆乘

卷二

十一

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相如傳引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則其文爲後人所殺亂者多矣古書喪真可爲嘆息

史公權衡

刺客傳序聶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抒其憤激云耳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蓋太史公之權衡審矣又如列孔子於世家老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相埒亦曷嘗先黃老而後六經哉然則後人之譏遷者悉臆語也



史公疏漏

史公會粹衆說成書時月先後不能盡合如韓魏時處戰國而滑稽傳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扁鵲醫號公而傳云與趙簡子同時又遷序漢初專據陸賈如鄭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文句既殊事理盡異又韓王名信都而去都留信使其名姓全同淮陰前輩譏其疏漏蓋不盡無也

漢書真本

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

焦氏筆乘 卷二

十三

謂今本諸王傳祿在諸傳中古本悉類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叙傳號中篇今本稱為叙傳今本叙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

之傑今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叙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琛傳

伊川評班馬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

焦氏筆乘 卷二

十三

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為最張輔以文字多寡為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匈奴傳贊

太史公匈奴傳贊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詞也子長深不滿武帝而難於顯言故着此二



語可謂微而彰矣班椽元帝贊稱其鼓琴瑟吹洞  
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劑節度窮極幼眇成帝贊善  
脩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  
體此皆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最得史臣之

### 漢職官與今制多同

漢之職官以今制論之太尉即今之本兵左右前  
後將軍即今之五府其各置長史即今之參軍大  
夫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即今之六科期門即  
焦氏筆乘卷二

今之錦衣廷尉即今之大理治粟內史即今之戶  
部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即工部之都水虞衡尚  
書符節即今之尚寶太醫即今太醫院導官即今  
儀仗司樂府即今太常諸屬考工室即今工部鐵  
作局與內官監諸屬大官即今之精膳司與內之  
御膳監東織西織即今之織染局而庖人以下又  
與光祿寺大官諸司相參矣典客掌歸義蠻夷一  
名大行令今國家設行人專以使四方歸義蠻夷  
則以屬禮部之主客司郎中令中書謁者以下今

竝為內官諸屬漢時以士人參之猶不失周官遺  
意而今不可復矣

### 古今人表

楊用脩曰固作漢書紀漢事也洪荒以來非漢家  
之字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  
既以垂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按表名古今  
而篇中所列不及漢人尤為不愜

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中出后夔於下上韋豕韋也  
寘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范武子即士會也既

### 焦氏筆乘卷二

十五

書士會又書武子計然范蠡所著之書也既書范  
蠡又書計然至於品隲無章是非驚亂則又不可  
殫論矣

### 白馬盟

高帝定天下剖符封功臣剗白馬而盟曰使黃河  
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衣帶也礪  
礪石也言設使河微而如帶石泐而如礪盟不可  
改也讀者多失其義宋制羣臣佩金魚其文曰忠  
曰孝曰清曰慎如黃河之深若泰山之礪谷爾無



渝此盟是直以礪為堅固之義矣

煮棗

樊噲傳從攻項籍屠煮棗晉灼曰地里志無今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顏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考後漢地里志濟陰郡宛句有煮棗城此正在大河之南可以補漢注之闕

薄昭書

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焦氏筆乘

卷二

十六

程子因據此以子糾為桓公之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為厲王兄昭特避就以為之諱耳自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

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傳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皆子糾為兄與當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決

國吏二百石及比者

焦氏筆乘

卷二

十七

淮南安傳安謀反事覺下諸侯王列侯議眾謂事驗明白當伏法及請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注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者按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滿歲為真始給全俸今所謂比即初試之吏與為真之吏相等者也顏注不得其詳特具之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歿則裸葬於終南山子孫



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又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史亦失其名

### 六尚

漢有尚冠尚衣等六尚書如淳謂掌天子之物曰尚是尚卽掌字之義也然尚字皆作上音至六曹尚書尚字又作常音按周官有司服中士掌王之服辨其名物卽尚衣也周禮有掌舍掌行所解止之處惟幕幄帟之事卽尚舍也周官小司徒中大

焦氏筆乘

卷二

十八

夫掌六畜車輦又宗伯巾車下大夫掌王后之五輅輦車組輓有翼羽蓋卽尚輦也秦置六尚又有尚沐尚席而尚書亦預焉則尚書之名起於秦也宋大明中改尚書曰左右尚方則尚方之名又起于宋也宋百官志秦世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夫秦漢魏宋以來皆有六局而皆以尚爲名卽今六曹之尚也特所掌之事稍異而皆主發書耳古字少故多省文以轉注爲義合周禮之言則諸尚字皆古掌字省文無疑今

人或從去聲而讀爲上或從平聲而讀爲常如淳知解尚字之義宋百官志知尚猶主也然皆不知從省文而讀爲掌是蓋承譌習舛而不悟也

### 橐街

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按三輔黃圖橐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故宋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願斷三人頭竿之橐街正以虜使在彼故欲斷檜首懸之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

焦氏筆乘

卷二

十九

耳程克勤平逆頌吉祥就磔欽首懸竿橐街闐闐都人快觀又正德甲戌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法司論擬宜懸首橐街以正國法此於蠻夷何所交涉而引橐街之文乎

### 兼稱代魏

元魏石刻有大代脩華嶽廟碑歐公集古錄跋云魏自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道武不許乃仍稱魏是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耳由是言



之史家闕謬多矣按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則當時二號固嘗竝稱歐公豈未之攷與

崔浩受禍自有故

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夫浩脩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為可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為索虜折衝

焦氏筆乘

卷二

二十

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偽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眾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鄂不

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不風無切本作柎說文鄂足也草木房為柎一曰花下萼通作不即今言華蒂也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蓋此地有梅溪茗溪

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溪水全不相涉左傳華不注山人皆讀入聲誤也古不字讀作缶音或俯音并無作通骨切者今讀如卜乃俗音耳惟伏琛齊記引虞摯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深得之矣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亦可證也

平仲君遷

焦氏筆乘

卷二

二十一

吳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平本作枰上林賦華楓平櫨其木理平可為棊局故棊局曰枰唐詩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是也君遷一作梧檉出交趾溫公云如馬姝俗名牛姝柎今本草有君遷又言即柎漆非也別有柎柎閒居賦梁侯鳥柎之柎是也可補文選注

神農黃帝皆作易

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已具又命子襄為飛龍氏造為六書黃帝時蒼頡第從而衍之耳干寶周



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注云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則神農黃帝皆作易矣然未知何據或曰神農曰連山氏故連山爲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黃帝曰歸藏氏故歸藏爲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

### 太極

晉顧榮有云太極者混沌之時朦昧未分紀瞻云其理極盡無復外形皆善言太極者也近吾鄉張山人好窮天地之說謂余太極者自無而之有不

焦氏筆乘

卷二

二十三

可以理言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易也無極也乃指理言莊子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老此其證也不然太極爲理則在太極之先者復何物耶余未有以難之

### 酎金

漢諸侯王以酎金失侯者甚多按漢儀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酎正月且作酒八月成

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法者奪爵以史漢注皆未明特詳疏之

### 荔枝

世讀杜牧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謂以果實勞迺送獨明皇耳不知漢已有之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植所得奇草異木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日萎死守吏坐誅者數人因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

焦氏筆乘

卷二

二十三

傳者疲斃於道極爲民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乃罷貢

### 昆明池詩

子美昆明池詩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注未詳明按關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牽牛織女立池東西以象天河張衡西京賦曰昆明靈沼黑水玄址牽牛立其右織女居其左是也又廟記曰池中有石鯨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



昆吾御宿

漢書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  
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  
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  
乘萬騎子美詩昆吾御宿自逶迤摩詰黃山舊繞  
漢宮斜卽其事也又三輔黃圖御宿苑在長安城  
南御宿川中武帝離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入遊觀  
止宿其中故曰御宿三秦記御宿園出梨落地則  
破欲取先以布囊承之號曰含消此園梨也

焦氏筆乘 卷二

二十四

悲五子詩

吾鄉自天臺師倡道以來奮興於學者不少矣李  
維明楊道南兩人爲其魁桀李以敦篤勝楊以透  
脫勝皆金相玉質彬彬君子也兩人生同地學同  
方歿同時亦甚異矣新都潘朝言與兩人相切劘  
不幸亦早世杭守方思善因余以識三人曾作悲  
五子詩今載三篇於此其一李祠部逢陽斯道久  
慕蕪空言竟何補汲汲李祠部狂瀾迴砥柱超然  
破藩籬心傳繼鄒魯枝葉永刊落躬行以爲主忠

焦氏筆乘 卷二

二十五

絲挺挺潘睦州意氣自英邁公子時亦佳俠節以  
爲快桴鼓動山城邑人殊不戒賈勇擊戎衣取賊  
如管蒯中年契名理問學時靡懈聞過輒自偷求  
言勤下拜以此悔悟心精進有深解勞謙令其終  
生平無睚眦一官何所爲五斗殊自憊孤鴻有高  
騫吾黨增嗚噫詩成而思善亦歿嗚呼痛哉朝言  
爲人并討賊事具余所作傳中

懷五子詩

思善又有懷五子詩今載其三首一李姚安聖人



不克見聖學日荆榛寥寥千載後師聖當何因彼  
岸久未登姚安識其津一振士風變再振民風醇  
名教有妙用何論越與秦所以忠信士蠻貊猶相  
親况此邦域中負版皆王臣聞君返初服吾亦遊  
無垠微言共探討乃在江之濱嗟嗟行負俗去去  
勿復陳二耿次公天臺耿夫子仁賢萃其門伯也  
起吹篳叔也迺吹塤翺翺振逢掖斯文疇輕軒仲  
信仁只羨羨賁丘園步趨迴無因絕塵一以奔  
靈臺無汨和六籍多知言至動有至一至靜至神

焦氏筆乘

卷二

二其六

存披雲往無從聞風知所尊古今豈異時千載自  
淵源與君盟歲寒翩翩胡畔援三王隱君王生好  
邕遜乃在江淮間承家固有道邁跡良自賢振衣  
陟層巘濯足撫潺湲幽人時往來當路無躋攀名  
理析玄晏至道希孔顏嗟予倦行役歲晚靡交驩  
昔者吾友言闕生時一斑考槃信自矢振鐸寧能  
諉以茲精進心獨往諒非難譬彼作室家願言開  
其藩三人皆余石交思善從余識三人而其嚮往  
若此亦可以知思善矣姚安名載贄字宏甫以姚

安守告歸次公天臺師仲弟名定理字子庸隱君  
王汝止先生仲子名璧字宗順

宏甫書高尚冊後

宏甫解組歸巡臺劉君彙薦紳贈言爲冊題之曰  
高尚宏甫寓言於天台楊子曰吾讀劉君高尚諸篇  
平生大都具矣天台楊子曰吾讀劉君高尚諸篇  
而益信宏甫之不可知也或曰宏甫隱於禪者也  
夫宏甫年已五十四矣自三十登仕歷七任而至  
郡守辛苦跋涉以至若斯之年亦既倦而後去耳

焦氏筆乘

卷二

二其七

使其先四歲而死亦已不稱天矣幸而不死而又  
博高尚之名以去不爲宏甫氏其終不去乎且高  
尚之名非有道之所處也仲尼嘗比之匏瓜之固  
矣曾謂宏甫而不聞之乎夫大道無高有高則有  
過至人無尚有尚則有累渠既深於是而猶以過  
自累也安在其爲知道歟噫是非或人所知也夫  
宏甫非高尚之士也而未始非高尚之士也而與  
以高尚之名則受之矣且天下之物亦無一而非  
累也苟不以物累心則終身役一官雖三黜之而



不去可也及其所之既倦則或四五十或六七十  
辭而去之可也與之名當其實可也與之實而不  
當亦無不可者若慕高尚之名而後去去矣而又  
嫌於有其名皆累也子何區區於名實之間揣量  
而校度之而欲以議至人之出處不亦左歟且吾  
聞宏甫氏嬾散不事生產作業而兢兢一郡惟恐  
後時譬則細人之理其家然不爲千歲之計不止  
也凡一切備禦經久之費靡不日新而孰知其且  
暮決去哉雖宏甫自以決去語人人且不信雖其

焦氏筆乘

卷二

二十六

家之人亦必待既去而後信之耳而或者欲以是  
而知宏甫胡可得矣然則孰從而名之曰此侍御  
劉公意也劉公以爲欲以風於世故借其去而以  
是名之云耳雖然宏甫氏若非今侍御則亦終莫  
之名矣宏甫爲人一錢之入不妄而或以千金與  
人如棄草芥一飯之恩亦報而或與人千金言謝  
則耻之見一切可喜人無有不當其心者而不必  
合於己己不能酒而喜酒人己不能詩而喜詩人  
己不能文而喜文人己不捷能言而喜能言之

人己不便鞍馬而喜馳騁己不好美而喜敵道己  
不好鬪而喜徘徊古戰場己不好殺而喜商君吳  
起韓非之書己不愛紛華而喜郭汾陽窮奢極欲  
以身係國家之安危己不欲以谿刻自處而喜於  
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獨不喜遜牀循墻終日  
百拜僮僕以爲恭者以故常不悅于世俗之人俗  
之所愛因而醜之俗之所憎因而求之俗之所踈  
因而親之俗之所親因而踈之有時長貧雖必不  
得己己也故終身不肯假借於人有時暫富雖必

焦氏筆乘

卷二

二十九

可己不已也故終其身無一錢之積平生未嘗召  
客人召之酒則赴平生不禮貴人貴人饋之則受  
以故雖不悅於人而終不見害於人以宏甫與世  
無爭故也獨設三科度世最得祖意見上士則誇  
而肆之冀其或我知也見中士則積而藏之以待  
其自知也見下士則時發而後謹閉之恐其不知  
而恣疑謗無益也以此終其身交游遍天下無知  
宏甫者知宏甫者疑莫如侍御故宏甫與我言并  
出此相示云噫嘻若侍御知宏甫則可以傳矣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

程大昌詩議十七篇其言辯博多前人所未發其首篇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未有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未之及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

焦氏筆乘

卷二

三十

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又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見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獻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箏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箏南箏者詳而推之南箏二南之箏也箏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

焦氏筆乘

卷二

三十

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

馬端臨論詩序不可廢

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揚月出序以爲刺淫而朱傳以爲淫者所自作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籜兮狡童褰裳子之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序本別指他事而朱傳亦以爲淫者所自作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



蕩無耻之詞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其所刪何等一篇也夫子之言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詞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朱子之說則雖詩詞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且木瓜遵大路風雨子衿諸篇雖或其詞間未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序情閱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奔者

焦氏筆乘

卷二

三十一

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桓叔共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

荆公學史記

近世談文率宗史記然子長精神結構茫然未解第襲其語耳此史公之盜臣謂之受業弟子可乎向讀荆公短文數首真可與其論贊相頡頏讀刺客傳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恠智伯國士豫讓

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伍子胥廟銘云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耻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

焦氏筆乘

卷二

三十一

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不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為銘此等文觀其筆力曲折真脫胎換骨手也

八司馬



荆公讀柳宗元傳云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旣困矣無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母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荆公此論亦節取其文學云爾其心未見原也後觀雲麓漫抄云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材豈不知趣權利之可耻哉蓋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

焦氏筆乘

卷二

三五

公室特計出下下反爲所勝被禍耳故善良皆不免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脩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人爲善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略及之八司馬庶幾稍伸氣矣

楊子雲始末辯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楊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

大夫恠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遘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拙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

焦氏筆乘

卷二

三五

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抵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二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



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  
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  
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  
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  
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  
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  
徒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  
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  
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

焦氏筆乘

卷二

三十一

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  
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  
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  
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為游說一  
以為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  
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  
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戒殺生論

好生惡殺人之本心世徒以口腹之溺而勇為之

亦積習不自覺耳有戒殺者反斥為異方之學正  
甫嘗著論一首今載之論曰世儒語不殺生則必  
斥曰是釋氏之訓非聖人所為教是未考於聖人  
之教而猥以習見論之也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  
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無故不殺犬豕夫天子尊  
也諸侯大夫貴也然皆無故不得殺生夫無故不  
得殺則有故而殺者蓋無幾矣孟子曰見其生不  
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見生聞聲君子  
咸不食之則不出於見聞而食者蓋亦無幾矣聖

焦氏筆乘

卷二

三十一

人之教蓋如此世之儒者柰何以不殺歸釋氏而  
以樂殺歸聖人夫胡視釋氏之仁而視聖人之暴  
也聖人不得已有故而殺曰祭曰養曰賓三事而  
已然其養之有道其取之有時其用之有制獺未  
祭魚鱸不登魚豺未祭獸獵不告狩鳩未化鷹不  
設罽羅草木未落不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不麇不卵不殺胎不殞天不覆巢不合圍不掩羣  
弋不射宿鈞不以綱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聖人之  
愛惜生物何其周也聖人雖為祭而殺然在天子



不過曰一元大武諸侯以下不過曰剛鬣柔毛曰肥脂翰音曰疏趾明視曰尹祭商祭其數可舉其義可陳而未嘗以四方之食供焉庶人之祭春韭以卵夏麥以魚秋黍以豚冬稻以鴈其數可舉其義可陳而未嘗有二脩焉雖爲養而殺然六十止食宿肉七十乃食二膳八十常珍又曰庶人耆老不徒食孟子亦曰七十非肉不飽則未至六七十者雖孝子不得以享其親雖爲賓而殺然天子適諸侯諸侯乃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邊豆

焦氏筆乘

卷二

三十一

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又曰大夫燕食有脯無膾有膾無脯士不二羹哉其在於詩其語嘉旨不過曰脾臄曰鼈鯉至矣其語富多不過曰四簋曰八簋極矣聖人何嘗教斯人日斷割之以天子諸侯無故不殺之物乃取而饗殮焉一膳而斃數命一飲而殘百種舒鴈之外鼈鯉之餘乃至豹胎熊掌鹿胃麋膏麇麀虎兕以下誅逮犢麋殫山之族而醢脯之乃至鴈腎鴝與鴉胖雉脍鶩鴝爵鷄以下磋及卵胎殫林之族而熬淳之乃至醢鮪鱓鱣龜

鼈鯨鯢蝸螺蚌螭細極蠅鯁殫水之族而膾炙之秦漢儒者恣其饗餐附會記者則著之爲教曰大者爲軒小者爲膾燔烈腫腳猶未饜也乃至薊之蓼之芥之蔥之桂之薑之梅之藟之椒之苽之梁之麥之極鼎俎之芳窮易牙之巧將使大羅氏之適藪澤見毳介之影則啞啞然笑憾不頓四極以爲之網也大庖氏之入市肆覩魚肉之林則津津然涎憾不鼓龍泉而爲之割也將使鷓鴣鳥愀然不安其林穉獸焦然不寧其穴其於天地之心太和

焦氏筆乘

卷二

三十一

之氣其不好乎聖人之教寧有是乎甚矣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今夫人之一身膚甲爲疏毛髮爲最疏然俾人日殘膚甲而啖之雖悍夫不能日殘毛髮而啖之雖忍人不爲聖人視喙動皆膚甲而草木毛髮也有一草一木不得其理聖人理之如理毛髮何至殘食膚甲而教人爲堯舜之政三王之治能俾天地訢合陰陽和鬯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獸不狘鳥不獮魚鮪不泚四靈可以爲畜故其稱曰鳥獸魚鼈咸若曰百獸率舞鳳凰



來儀鳴乎此豈以殘殺能致之哉啄動之物莫不  
 有性虎狼至毒而有父子螻蟻至微而有君臣鴻  
 鴈之有兄弟睢鳩之有夫婦騶虞不履生蟲不踐  
 生草鳥鳥為其母反哺牛為人代耕犬為人居守  
 此其為仁義何可勝數而人或不如斯物也反日  
 殘而啖之可乎鹿斃於矢其麀反顧惻之射者未  
 能不憮然也鷄將就食感主人以轉轂之詠聞者  
 未能不動心也射鷄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  
 鳴屠狗者帶索行市則一市之犬皆嗥彼物豈甘  
 焦氏筆乘 卷二 四十一

如其毛飲其血而害猶未損也伏羲氏則又不得  
 已教以漁佃使善取之所以消人害而拯枵腹也  
 伏羲豈創教以殺生者乎禹驅蛇龍而放之菹湯  
 德及禽獸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召公戒珍禽  
 奇獸不貴異物吾聞之矣未聞聖王以伐蛟取鼉  
 而為政者也禹菲飲食文王惟正之供日昃不遑  
 暇食靈囿靈沼自麋鹿魚鼈之外靡有奇稱孔子  
 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吾聞之矣未聞聖王以百  
 二十品為食者也月令周禮可盡信乎不然則周  
 焦氏筆乘 卷二 四十二

之生民其斃於供久矣漢武之射蛟於江唐憲之  
 徵蚶於粵當時史氏非之廷臣諍之又何甚乎予  
 故曰秦漢儒者附會以愈於不仁之流者也曰若  
 是則與釋氏何以別乎曰子以殺生為天地之心  
 乎以不殺生為天地之心乎如其不殺而已矣  
 則吾知從天地之心以為仁可也又焉知聖人之  
 與釋氏且夫聖人之教為養祭賓養之有道取之  
 有時用之有制固未嘗無別也  
 焦氏筆乘卷之二



焦氏筆乘卷三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知天說

天臺先生曰余校士泗州為理者數輩謂余余質之曰世人嘲談學者類為玄虛語如中庸言思脩身至不可不知人實矣乃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已玄虛耶諸理各舉似余曰此儒生舊見賢輩玆當以身發揮矣每念賢輩職專刑獄然讞訊少差

焦氏筆乘

卷三

一

特一夫之不獲耳近日各臺多以耳目寄諸賢若評品少差則一路哭與一家哭均可念也思知人可弗知天耶諸理曰願終教余曰賢試仰觀諸天而自省焉今夫天昭昭耳蒼蒼耳人日致虔而默禱之天不見為喜人日皞皞然相忘於覆幬中天不見為嗔何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如因人之慢而故蔽其賢因人之謹而故掩其瑕可信無是矣顧玆因人之謹也而中微有喜意存則人承吾意而譽言至譽至而日積焉或間指其瑕吾耳將

亦或逆矣因人之慢也而中微有嗔意存則人承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間稱其賢吾耳將亦或逆矣何者有意故也諸賢法天之道而母意焉謹慢兩忘好惡不作其於知人也或庶幾乎余官符臺時適歲大計同志考功君見訪座間感然嘆曰知人難矣柰何余曰公其知天乎曰云何曰天之德生生耳今人束髮受書逮通籍為仕亦大艱矣苟中有生平飭勵而橫遭點黷誤致錮廢是猶將生人而立致之死也君念及此其容有感

焦氏筆乘

卷三

二

殆天生生之心也執此心以往當無失矣曰典在黜幽厥有故常顧安得遂此好生之心耶曰否維天何嘗廢肅殺哉顧其大德原主於生是故肅殺亦生機也苟徒不忍於一家之哭而安忍於一路之哭是亦未能克生生之德矣考功曰善吾今而有味乎知天之說也

同志官內翰者見訪余叩之曰異日者君當樞秉鈞知人要矣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曾味其旨耶曰云何余曰夫世好脩飭者劣通方尚揮霍者薄廉



謹崇渾厚則抑果敢勵明作則迂仁厚温恭進而  
骯髒退英敏優而沈潜詘是皆以已格物滯方而  
有所人將有遺知矣維天之於羣物也拜包而覆  
照之梧櫝培矣而荆棘亦滋也參著產矣而烏附  
亦植也牛馬蕃息矣而虎豹犀象亦並育弗殲也  
夫梧櫝以材以實而荆棘亦足以藩垣參著以宣  
以補而烏附亦可以祛毒牛馬以服以乘而虎豹  
犀象亦足以飭等威而嚴儀衛是天無遺物亦自  
無棄物也秉鈞者惟斷斷然休休然法天之拜包

焦氏筆乘

卷三

三

而不遺覆照而不蔽則自能鑒羣材而善用之矣  
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王先生

王汝止先生超悟於魚鹽之中不繇文字故從之  
遊者往往簡易直截蓋明興之學至是雲翳盡披  
而義暉益朗矣余不及樞衣先生而從其兩子頗  
聞緒論欲編輯以傳未暇也內江趙閣學為其墓  
銘姑筆之以示同好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  
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良字

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  
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  
徙居四代祖仲仁為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  
美公美生處士良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  
日生先生于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  
隆穎脩臞安豐俗負鹽無宿學者先生逮粗識論  
語孝經章句即逸焉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  
或啟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  
急務盥冷水迺痛哭曰良為人子今親天寒盥冷

焦氏筆乘

卷三

四

水而不知也尚得為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  
舍奉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  
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  
秉禮為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  
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  
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  
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  
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  
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先



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  
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讐  
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  
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願  
奉親鵜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  
先生論訖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  
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  
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  
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

焦氏筆乘

卷三

五

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  
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  
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良之罪也辭還  
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  
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  
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  
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爲又卓犖  
如此同志相顧愕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  
竟諧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

先生卒於師先生迎哭於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  
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澈音咳  
盼顧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稍踈漏不敢正以視  
先生引接人無問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  
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  
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  
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  
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  
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

焦氏筆乘

卷三

六

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獨  
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  
授之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  
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卒配越中爲二王云或  
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良之  
仕也或謂先生爲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良  
何敢隱也兩枚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構  
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  
卒於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於某里先



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董先生

董蘿石以垂老之年坐進於道嘗讀其數詩風格翩翩真奇士也許黃門相卿志其墓今略載之先生諱澐字復宗澗浦人平生樂義好善兄貧割

焦氏筆乘

卷三

七

私產讓之所知鄔魯以田來質魯疾革出券燬焉卒復經紀其葬聞高世賢達所在不計遠近寒暑投贄納交見後輩工一詞挾一善亟稱嘆不已人以此多之然先生生不解世俗生作事時時獨好歌吟所遇節序景物離合戚忻慨今懷古一寓之詩家四壁立不以屑意一時名能詩者沈周孫一元鄭善夫皆郵寄賡唱每佳風日放浪湖山流連親知嘯詠忘返好事家往往除館以待先生紀之爲五館記云晚造陽明夫子聞良知之說幡然改

曰不爾得稱人乎悚然就弟子列時年六十七矣故所與游者聲咻色招之先生曰吾從吾所好而已因號從吾道人先生未復究心內典忽若有悟喟然嘆曰乃今客得歸矣於是援匡廬故事與僧法聚糾諸緇素結蓮社於海門精廬遂又號白塔山人嘉靖甲午某月日卒嗚呼先生我丈人行也忘年友予蓋三十年矣吾見先生始專於詩遺其家甚難之晚志於道遺其詩甚愧之終入於佛塔然自遺也予愈益恠之莫能闕已觀乎聚之言曰

焦氏筆乘

卷三

八

先生在先劫中殆業秦龍氣相感召近可遠大可有可無虛實相因動靜相體若有類焉蓋先生學三變歸於空而自所謂吾者且見爲妄矣尚安事銘予將安所銘無寧試妄求之亦慙妄應之邪銘曰一顆蓬翳蝶化蟬蛻吁嗟董翁墓於是

經筵面奏

我朝經筵日講非徒辯析經史爲觀美也謂當旁及時務以匡不逮而近世面奏惟兩人嘉靖甲申脩撰呂柟言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是日講筵



君臣不宜華服已丑夏祭酒陸深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撮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

### 花信風

唐詩二十四番花信風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棠梨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楝花竟則立夏

### 霜天曉角詞

盛仲交閱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二首不知何人作語殊警策可以醒憤憤也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喜辱休惱開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筭來由分聽自然真箇好榮枯得失天

已安排畢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暗如漆

### 銅餅詩

子美銅餅詩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蓋井幹輓轡有為蛟龍之飾而塗以金者今已凋落而黃金為人所折隱然有荒頽寂寞之感而缺折之餘猶有可折之金則其當時井幹之美又可想見也

### 評杜詩

余家有鄭善夫批點杜詩其指摘疵類不遺餘力

### 焦氏筆乘 卷三

然實子美之知己餘子議論雖多直觀場之見耳嘗記其數則一云詩之妙處正在不必說到盡不必寫到真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真處盡處所以失之一云長篇沈著頓判指事陳情有根節骨格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正不以此為貴但可以為難而已宋人學之往往以文為詩雅道大壞由杜老起之也一云杜陵只欲脫去唐人工麗之體而獨占高古蓋意在自成



一家不肯隨場作劇也如孟詩云當杯已入手歌伎莫停聲便自風度視玉佩仍當歌不啻霄壤矣此詩終以興致為宗而氣格反為病也善夫之詩本出子美而其持論如此正子瞻所謂知其所長而又知其敝者也

古詩無叶音

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者于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強為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騶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與犯又音

焦氏筆乘

卷三

十一

五紅反而叶蓬與縱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鳩與州又音渠之反而叶達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如下今在馮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為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之下下韻為母氏勞苦大雅縣至于岐下上韻為率西水滸之類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輾轉反側有狐云之子無服上韻為在彼淇側騷經非時俗之所

服下韻為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詞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之類也降今在絳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云我心則降下韻為憂心忡忡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為朕皇考曰伯庸之類也澤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鐸音無衣云與子同澤下韻為與子偕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上韻為水歸其壑昆蟲無作之類也此等不可殫舉使非古韻而自以意叶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鐸而無一字作他

焦氏筆乘

卷三

十二

音者耶離騷漢魏去詩人不遠故其用韻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達而鑿空附會良可嘆矣予兒朗生五歲時方誦國風問曰然則騶虞好仇當作何音余曰葭與犯為一韻蓬與縱為一韻吁嗟乎騶虞一句自為餘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趾與子為韻麟之定定與姓為韻于嗟麟兮一句亦不必叶也殷其雷黍離北門章末語不入韻皆此例也兎置仇與達同韻蓋達古一音求王粲從軍詩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鄠里士女滿莊廬



趙卽遠九交之道也不知遠亦音求而改仇爲渠之反以叶之遷就之曲說也

### 營魄

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如經營屏營怔營皆不安之意猶云魂魄不安也意云以不安之魄而欲抱守真一能保其不離乎楚詞云魂營營而至曙謝靈運詩得以慰營魄皆可證

### 銅柱

余友楊安慶道會博雅士也問余馬援銅柱事不

焦氏筆乘

卷三

十三

載漢書爲出何典余曰廣州記云援到交趾立銅柱爲漢之極界然不獨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關羽分界鑄銅柱爲誓在衡山縣西北百二十里又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於點蒼之湍溪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爲界學士李臯銘在辰州西北百十里會溪對又涪波陵江口名銅柱灘

### 石留

三都賦林藪石留而蕪穢石留言土地多石如人之有留結也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

韓王曰成臯石留之地無所用之賦本此

### 我朝兩木蘭

木蘭朱氏女子代父從征詞中有可汗點兵語非晉卽隋唐也今黃州黃陂縣北七十里卽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將軍冢忠烈廟足以補樂府解題之缺近有兩事與此類聊附載之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飾從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攜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黃善聰金陵淮清橋人年

焦氏筆乘

卷三

十四

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爲活憐善聰孤幼無依詭爲男子裝攜之遊廬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卽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且詈之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沈有



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穩婆姊聊呼  
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為易男子裝明日英  
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為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  
故怏怏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大賢之時英猶未  
室即為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  
交親鄰里相勸則涕泣橫流所執益堅傾都喧傳  
以為奇事厥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為夫婦吁二  
女者即南齊婁逞五代黃崇嘏何以加諸此我朝  
兩木蘭也

焦氏筆乘 卷三

十五

子京用漢書體

漢書息夫躬贊監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  
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諸胥夫差喪季園進妹  
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  
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  
連用七言成文蓋時出一奇耳宋子京作唐奸臣  
贊云三宰嘯凶批奪晨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  
謀興元感崔柳倒持李宗覆用此格也張表臣不  
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宗度世古玄歌句法其

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為之則有餘子  
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然則漢  
書非史詞邪

屬負茲

公羊傳屬負茲舍不即罪爾注天子有疾稱不豫  
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此皆漢禮之  
名言負茲者負事繁多故致疾言犬馬者代人勞  
苦行役遠方故致疾言負薪者祿薄不足代耕故  
致疾衛朔屬負茲蓋託疾以免罪也此出漢儒之

焦氏筆乘 卷三

十六

意今按茲新生艸也故从艸从兹立意艸一年一  
生故古人以茲為年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  
美麥古詩云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茲字皆訓  
年諸侯稱負茲言已年老有疾也一說史記叙武  
王入商康叔封布茲注云茲蓐席也然則負茲者  
蓋言有疾而負蓐如所謂伏枕類耳

地中

周禮均人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



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則周都潁川陽城所謂地中也草木子云崑崙天下山之頂也其東面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海水皆東流也其西面西域諸國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趨也北即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崑崙乃其結頂處四下之簷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水可見道經云海外蓬萊閬苑有五岳靈山一曰

焦氏筆乘

卷三

十七

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居九氣青天之內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居二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居七氣素天之內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居五氣玄天之內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玄國南曰積石北曰閬苑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又按宋沙門慧嚴與南蠻校尉何承天共論華梵中邊之義引周公測景之法

謂此土夏至之日猶有餘陰天竺則無也言測景者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地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測景得潁川陽城於是建都土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日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之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此為地中鄭司農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當知陽城蓋就此土自為中耳既有表景豈非餘陰邪故曆有大小二餘增損積算時輒差候明非中也天竺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豎晷無影所謂天中承天無所措難文帝聞之乃勅任豫

焦氏筆乘

卷三

十八

受焉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成光子云中天竺國東至震旦國五萬八千里震旦即神州之號也南至金地國西至阿拘遮國北至小香山阿耨達池各五萬八千里釋迦方誌云池名阿那陀答多唐言無熱惱也在香山南雪山北居山頂上池周八百里分出四河各隨地勢而注一海故慈嶺以東水注東海遠壘以南水注南海雪山以西水注西海大海以北水注北海水經云無熱丘者即崑崙崙山山脈經云南流沙濱赤水後黑水前有大山



名崑崙丘扶南傳云阿耨達山即崑崙山穆天子傳云海內崑崙丘在西北帝之下方八百里高萬仞十洲記云崑崙陵即崑山也在北海玄地去岸十三萬里此指佛經蘇迷山也故崑崙近山則西涼酒泉之地穆后見西王母之所具彼圖經若崑崙遠山則香山雪山之中也河源出焉攷三教所紀以地理而言雖未必如光成子之說然以水與日景而言參之諸論則崑崙當為天地之中正天竺大千之界也潁川陽城特中國之中周公宅中

焦氏筆乘

卷三

十九

圖大必於是求之然未可以盡通方之巨觀耳

笏制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魚須文竹謂以竹為笏而刻畫為魚須之文以飾之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以魚須亦示華重之意若士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為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為又殺矣此象字與上象字不同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應氏謂士以遠君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

夫而儀文顧與諸侯相埒豈先王辨等之禮哉

奠雁

奠雁古禮也詩云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親迎執鴈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為僭大夫相見執鴈昏禮既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贊禮矣士宜執鳧奚執大夫之鴈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雁失不再偶可謂祥

焦氏筆乘

卷三

十一

義

六尺

學林云論語托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准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

夷齊



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爲政而景公莫之問也觀其一再爲晏子感慨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而其死也泯然無復聞焉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爲彼棄國如齊夷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朽者非以富貴也則孔子深取二子者但指其辭國一事耳至於司馬遷始以爲不食周粟餓於首陽爲二子之義夫粟則不食薇則食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遷之傳伯夷曰睹軼詩可異焉是采薇之詩蓋

焦氏筆乘

卷三

二十一

遷之所據也夫山南曰陽軼詩曰登彼西山則非首陽明矣可以爲夷齊之詩而據之邪

孟子非受業子思

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爲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攷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

子之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卽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爲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依放之言不足多信

集義義襲之辨

余友耿子庸嘗言集義與義襲爲孟子告子學術之辨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義襲而取者也蓋配之爲言以此合彼之謂非真得也正與襲取意叶導道而行半途而廢異於

焦氏筆乘

卷三

二十二

依乎中庸者以此

踐形

李彥平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謂之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及其行而謂之踐行也目欲視吾不過其視耳欲聽吾不過其聽口欲味而不過其味鼻欲臭而不過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



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詞此所以未達一間也

追蠡

高子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蓋槩以聲音未辯其為何樂而豐氏獨以鐘解之今攷追蠡追字都回切音堆追琢其章蓋取雕琢之義而字書以為治玉也周禮有追師掌追衡筭蓋衡筭皆玉飾註謂追猶治也夏后氏之冠曰毋追音牟堆註謂追猶椎也以其形言之又加手為槌而追槌同義楊子所謂槌提仁義是也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為鐘紐

焦氏筆乘

卷三

二十三

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蠡謂之幹又因蠡蟲遂附會以為鐘紐即周禮之旋蟲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為槌擊之追無疑又按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即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驟即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即疥病左傳為其不疾痲蠡是也一盧啟切音禮說文蟲齧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盧啟切為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

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槌也蠡者其形似也而文王之樂不然是以知禹之獨尚也此蓋未察世有久近而樂亦因之初何優劣之有宜孟子以城門之軌明之

出生入死

李彥平一日讀老子至出生入死章大悟遊戲生死之道因言曰所謂生之徒十有三此畏死而欲長生者死之徒十有三此輕生而樂寂滅者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此不學冥行而顛頓于死生之塗

焦氏筆乘

卷三

二十四

者是三者皆非中道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易論天地之數自一而至十則十者陰陽之成數老氏獨闕其一何也蓋道生二一者形變之始乾元用九妙萬物而不役於物者也故天地得之而清寧老氏缺之者聖人之得一也得此則翕張造化游戲死生

老子本子書漢景時始改為經吳闞澤對孫權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脩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



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焉

吳越改元之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室得古墓內有志碑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

焦氏筆乘

卷三

二十五

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錄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蓋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通鑑誤認漢紀

荀悅漢紀云高帝諱邦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恒之字曰常謂君諱臣下所避者故

變邦爲國變盈爲滿變恒爲常以代之示不敢犯

也故僖王曰釐王桓公曰威公蒯徹曰蒯通莊助曰嚴助皆此類耳通鑑西漢諸帝下註惠帝則曰諱盈之字曰滿文帝則云諱恒之字曰常景帝則云諱啟之字曰開武帝則云諱徹之字曰通是以盈之恒之啟之徹之爲名而以曰滿曰常曰開曰通爲字蓋徇荀悅之文而昧其義者也然則劉季者高祖之字也而謂之曰國可乎

史通

焦氏筆乘

卷三

二十六

山谷稱史通文心雕龍皆學者要書余觀知幾指摘前人極其精覈可謂史家申韓矣然亦多輕肆譏評傷於苛刻浮詞篇云漢書蕭何知韓信賢者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淮陰墮業無行滿盈速禍以賢爲目不能無謬夫賢之爲言異於人云耳而輒律之以儒行責之爲聖人不已甚乎人物篇云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功烈尤顯事跡居多蓋采而編之爲列傳首夫遷書與經典並行世



多其書輒弗論著而復責之以編纂不亦復乎辨  
識篇云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董狐南史者上也  
編次成書鬱為不朽若丘明子長者次也高才博  
學名重一時若史佚倚相者下也夫史佚當盛周  
館史職與董狐南史未知先後而抑居丘明子長  
之下此何據乎雜說篇李陵與蘇武書觀其文體  
不類西漢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為謬矣今李傳并  
無其書且陵書為齊梁擬作遷亦何從逆觀之乎  
其最甚者夫子謂昭公知禮則譏其飾智矜愚愛  
焦氏筆乘 卷三 二十七

史通所載史目

古今正史及偏部短記甚多然半就湮沒如晉書  
不行沈約而行唐太宗唐書不行劉昫而行宋祁

世俗識真者少古書散軼正坐是耳史通所載多  
有其名今備疏之譙周古史考荀悅漢紀漢尚書  
謝忱漢書後漢尚書袁宏後漢紀華嶠漢典東觀  
漢記習氏漢晉春秋晉孔衍漢魏尚書王沈魏書  
項峻吳書魚豢魏略孫盛魏春秋王隱蜀紀張勃  
吳錄王隱晉書沈約晉書孫盛晉陽秋干寶晉紀  
何法盛晉中興書陸機晉書臧榮緒晉書檀道鸞  
續晉陽秋徐廣晉紀王劭晉書唐太宗晉書沈約  
宋書裴子野宋略江淹齊紀吳均齊春秋何之元

焦氏筆乘 卷三 二十七

劉璠梁典姚察梁書姚最梁略姚思廉梁書裴政  
梁太清實錄蕭韶太清紀蔡允恭後梁春秋姚思  
廉陳書公師或十六國史鄴都紀趙紀杜輔全燕  
紀董統燕史王景暉南燕錄常璩蜀李書索綏梁  
國春秋張重華涼紀索暉涼書劉昫涼書裴景仁  
秦記馬僧虔秦史衛隆景秦史姚和都秦紀崔鴻  
十六國春秋魏收後魏書蕭子顯齊書王劭北齊  
志杜臺卿齊紀李百藥北齊書牛弘周書令狐德  
棻後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王劭隋書孔穎達隋書



顏師古隋書張太素齊後略皇甫玄晏帝王世紀  
 陶弘景帝王歷虞世南帝王略梁武帝通史元魏  
 王暉科錄晉樂資春秋後傳孔衍春秋後語司馬  
 彪九州春秋阮氏七錄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于令  
 昇史議樂資山陽公載記陳壽季漢輔臣記王韶  
 晉安陸記姚梁後略王粲英雄記劉向列仙傳劉  
 向列女傳杜預列女記梁鴻逸民傳趙採忠臣傳  
 徐廣孝子傳嵇康高士傳皇甫謐高士傳戴逵竹  
 林名士記楊雄蜀記周稱陳留耆舊傳周斐汝南  
 焦氏筆乘 卷三 二十九

傳楊子山哀牢傳顧協瑣語謝綽拾遺劉義慶世  
 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楊松介談藪韋昭洞  
 記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劉劭人物志陸  
 景典語文心雕龍李充翰林論摯虞文章流別祖  
 台志恠于寶搜神記劉義慶幽明錄劉敬未異苑  
 世說注所載史目  
 史通所載尚未該備梁劉孝標注世說自漢魏吳  
 諸史子傳地理之外如晉氏一朝諸史及諸公列  
 傳譜牒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之外此  
 焦氏筆乘 卷三 三十



門題目永嘉流人名周祗隆安記滿南記荀綽冀州記荀綽兗州記三秦記丹陽記揚州記陳留志南州異物志襄陽記豫章舊志尋陽記張資涼州記西河舊事東陽記永嘉記會稽土地志會稽郡記會稽後賢記洛陽宮殿簿神農書五經通議文字志文章叙錄摯虞文章志婦人集妒記青烏子相冢書相牛經

淮西碑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卽位是月劍南西川劉  
關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  
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  
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  
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明  
年平夏一句

諱辯

資暇集退之諱辯漢有杜度謂其姓名同音也篤  
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艸書曹魏時人以其  
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是度非名也篤論是杜恕

所著恕亦曹魏時人其言不妄則退之誤矣楊用  
脩謂不如用魯有衆仲亦非也衆音終與仲亦不  
同音

楚詞逸句

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詞云蒞也必獨立引  
卜居之詞云橫江潭而漁今二篇無此句又橫江  
潭而漁見子雲答客難

九辯九歌皆屈原自作

離騷經啟九辯與九歌今卽後之九歌九辯皆原  
焦氏筆乘卷三  
自作無疑王逸因夏康娛以自縱之句遂解九歌  
爲禹不知時事難於顯言乃託之古人此詩人依  
倣形似之語耳不然則上所謂就重華而陳詞豈  
真有重華可就邪舍原所自言不之信而別解之  
不知何謂九辯謂宋玉哀其師而作熟讀之皆原  
自爲悲憤之言絕不類哀悼他人之意蓋自作與  
爲他人作旨趣故當霄壤乃二百年讀者無一人  
覺其誤何邪

子虛賦



相如游梁時嘗著子虛賦爲武帝所善尋著天子游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意故亦名子虛賦賦中叙上林故一名上林賦其實一文選截爲二篇以前叙齊楚者爲子虛賦亡是公听然而笑以下爲上林賦何其謬哉

### 玄雀射干

賦中三用玄雀三用射干漢書文選芷若下無射干顏籀李善竝謂俗本誤增也其二云鴝雛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藁本射干乃香艸不嫌其複焦氏筆乘

卷三

三十三

### 玉樹青蔥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蔥或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此說亦非按王褒雲陽宮記三輔黃圖竝言甘泉宮北有槐樹今爲玉槐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耆舊相傳卽子雲所謂玉樹青蔥者據此則何必巧爲解邪

### 李夫人歌

武帝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珊珊其來遲之與遲一韻翩何珊珊言其來翩然而珮珊珊然耳許顛詩話云立而望之偏是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也以翩字屬上不惟於韻不叶且立而望之偏是何語邪

### 前溪歌

晉沈琬前溪歌二首前溪滄浪映通波澄綠清聲弦傳不絕寄汝千載名永使天地并黃葛結蒙籠

焦氏筆乘

卷三

三十四

生在路上溪邊花落隨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五言五句之詩古今惟此此外梁宮人包明月亦作前溪歌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前窓獨眠抱被嘆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窓粗叢切雙踈工切用韻甚古

### 何遜爲少陵所推

何遜之詩極爲少陵推服嘗曰能詩何水曹是也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裹騷頭等語今集中無之則軼者不少矣他如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風



花野岼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遶  
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諸語皆采爲已句  
但少異耳

何遜摘句

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艸月映清淮流夜雨  
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爲佳然遜句如此者甚多如  
天暮遠山清潮去遙沙出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  
文室墮傾城佩門交接憶車蕭散烟霞晚淒涼江  
漢秋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江暗雨欲來浪白  
焦氏筆乘 卷三 三十五

踏歌詞

崔署踏歌詞二首綵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  
裁錦繡翡翠帖花黃歌響舞行分豔色動流光庭  
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金壺催夜盡羅袖舞寒輕  
笑樂暢懽情不盡着天明末十字上七下三新體  
妙思前此未有

書事詩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  
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厨禁嚮云此詩含不盡  
之意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絕句  
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莫上人衣  
來董道畫跋更有王維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  
二句今集中俱不載

玉川子

退之贈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

焦氏筆乘 卷三 三十六

終始許顛云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辭簡而  
遠得聖人之意則玉川又有經學不但能詩而已  
晚唐詩人予最喜玉川子及司空表聖二人人品  
甚高不爲勢利所汨沒故其詩能不涉世俗蹊徑  
此非具隻眼者安能別之

白打錢

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  
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用脩云白  
打錢戲名未明指爲何事按齊雲論白打蹴鞠戲



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又丁晉公有白打大踈斯

梅花詩

梅花詩古無佳者王元美獨稱老杜恨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蓋情在景中意超物外最得詠物之妙李羣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待夕陽方之爲着相矣前此何遜枝橫卻月觀樹遶凌風臺後周蘇子卿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二詩可謂得其丰神已收入古今詩系

焦氏筆乘

卷三

三十七

白蓮詩

花鳥之詩最嫌太着余喜陸魯望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花之神韻宛然在胸謂之寫生手可也余嘗有梅花詩花開幕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自謂差可嗣響

禹錫誤用事

劉禹錫踏歌行爲是蕩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帶緣墻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

一國皆有饑色細腰事凡兩見不聞襄王也疑劉誤記

蓮花漏

唐張喬詩遠公窓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簷蔔三千灌頂香是也六時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

焦氏筆乘

卷三

三十八

地時辰也可中時已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日過而退劉長卿詩亦云六時行徑空秋艸

鰕魚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鰕魚肥鰕音愧爾雅翼曰凡牛羊之屬有肚故能嚼唯魚不然鰕獨有肚能嚼江南名鰕魚又水經注江水至魚復爲巴鄉村村側有溪多靈壽木水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名水底羊云



韓詩用嚇字

韓退之詩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官租日輸納  
邨酒時邀迂嚇音如罇莊子鴟得腐鼠鷓鴣過之  
仰而視之曰嚇韓詩本此唐馬吉甫蝸牛賦缺爪  
牙兮自達無羽翼以相借本忘情於蚌守亦何憚  
於鴻嚇鴻當是鴟字之誤

杜常

楊用脩云三體唐詩有杜常華清宮詩孫公談圃  
以為宋人近注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  
焦氏筆乘卷三 三十九

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  
后之姪以史與談圃參之其為宋人無疑如唐詩  
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  
行於世觀者不知其誤何邪用脩此言蓋據史以  
正之耳予嘗見杜常一碑凡數詩華清宮絕句居  
首前書殿中丞杜常後題元豐年月其詩與今所  
傳微不同一別家山十六程曉來和月到華清朝  
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蓋周弔不惟迷  
其世代且妄改其詩矣大抵三體鼓吹所取皆晚

唐之最下者其人無識而寡學要不足辨

唐人用事之誤

繞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白詩臨行將  
贈繞朝鞭則誤以鞭為策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  
英雄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也  
太白詩沉醉呼豎子往言非至公則謂豎子為沛  
公天幸者霍去病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誤  
以為衛青放慶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陳子昂詩  
吾聞中山相乃屬放慶翁則誤謂之中山顏延年  
焦氏筆乘卷三 四十

一麾出守麾言去耳杜牧之詩欲把一麾江海去  
則誤以為旌麾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  
紫禁仙輿詰旦來李迥秀詰旦重門聞警蹕則以  
詰旦為今日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儉  
為相人令於此登仙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  
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以王儉為  
王子喬

酒經

萬曆己卯秋同毘陵徐士彰尋買舊書得十數種



中有酒經一冊不著撰人姓名讀之知其風流醞藉人也矣未讀田子稭日札載宋大隱朱翼中北山酒經三卷乃知卽翼中作然又有李保續北山酒經一卷前此更有汝陽王璉甘露經王績追焦革釀法爲酒經又采儀狄杜康以來善釀者爲酒譜實子野亦有酒譜酒錄一卷胡節還醉鄉小略五卷白酒方一卷食圖四時酒要一卷藏釀方一卷劉炫酒孝經一卷貞元飲略三卷胡氏醉鄉小略五卷皇甫松醉鄉日月三卷陽曾龜令圃芝蘭

焦氏筆乘

卷三

四十一

集一卷小酒令一卷同塵先生庭萱譜一卷近又有酒史三卷田汝成醉鄉律令一卷

茶經

陸羽茶經三卷茶記三卷皎然茶訣三卷陸魯望茶品一篇溫庭筠採茶錄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蜀毛錫茶譜一卷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遺一卷蔡宗顏茶山接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苑煎茶法一卷曾伉茶苑總錄十四卷茶法易覽十卷蔡襄有進茶錄黃儒有品茶要錄熊

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錄熊客有北苑別錄田稭術有煮茶小品

焦氏筆乘

卷三

四十二



焦氏筆乘卷四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衛包改古文

六經本皆古文自唐天寶二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而俗書始雜之至今則魯魚陶陰字既差訛聖體休書復苟簡矣久假不歸積習成俗其柰之何哉

歲橙

焦氏筆乘 卷四

上林賦歲橙若蓀李善本作歲持歲音針乃馬藍又作寒將卽蕪蔣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揖曰歲持缺故詳具之

詩用助語

王昌齡灞池詩開門望長川薄莫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助語殊有致孟襄陽詩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亦瀟灑可喜他若山如仁者壽風似聖之清大類學究口吻不足言詩矣

核中監

論衡云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宮名曰核中監以問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備具木芻多文字且不能知欲其及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

定襄伯能詩

定襄伯郭登鎮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已已之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攬地龍等法發其機頃刻數里皆陷砲一發五百步顧又嫻

焦氏筆乘 卷四

文學所著左傳解可與杜武庫爭衡嘗記其二詩哀征人云天迷離水嗚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冤鬼慘酸啼夜月青燐熒熒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客中春晚云遠塞書難寄空庭花自開舊巢雙燕子今歲不曾來噫登以勇將而兼儒雅若此卽韋孝寬薛仁貴何以過之

周文襄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凡二十二年督理歲漕鑄鐵量定支撥減重額稽羨餘立綱運處蘇楊鹽利



計賑濟脩圩墜疏水利均加耗以舒貧乏置編圃以革逋欠立改充以省舟費建倉廩以便搬貯處草折以易輸送定金花以抵京俸起布式以釐奸偽收帶徵以禁馬頭皆鑿鑿垂百世之利然公謀慮深長善采衆論故能就此聞其巡歷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唯恐其不盡也

讀書不識字

宏甫爲南北部郎日聚友講學寮友或謂之曰吾焦氏筆乘卷四  
三  
輩讀書義理豈有不明而事講乎宏甫曰君輩以高科登仕籍豈不讀書但苦未識字須一講耳或惟問其故宏甫曰論語大學豈非君所嘗讀邪然論語開卷便是一學字大學開卷便是大學二字此三字吾敢道諸君未識得何也此事須有證驗始可如識論語中學字便悅樂不愠識大學二字便定靜安慮今都未能如何自負識得此字耶其人默然不能對

陳遇今之子房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博學有治才 太祖定金陵以御史秦元之薦卽召見 上禮之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幃幄坐久必賜宴命殿馬送歸 車駕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摠悃所獻替悉保國安民至計授翰林學士者再固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授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醫療踵至病愈入謝 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但從容燕見談說經史古今成敗而已有被譴者力爲解 上每聽之欲官其子

焦氏筆乘卷四

四

三百七

亦不受年七十二卒賜賻祭加東園秘器眷待之隆羣臣莫敢望噫陶弘景稱張良古賢無比蓋自况也然梁武功業視漢高何如而以子房自待耶李韓公劉誠意勳庸茂矣而不免於禍獨先生言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濟蒼生而史不得泄其謀豈直一時之馮翼哉謂今之子房可也

史癡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爲新聲樂府性豪俠不羈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或徑以



言折之不顧遇所善則留連忘懷無貴賤皆與款  
洽家有樓近冶城扁曰臥癡中列圖史敦彛位置  
雅潔有酒餽引客笑談呼盧其中不醉不已然翁  
飲輒醉醉則按拍歌新詞音吐清亮旁若無人有  
姬何名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  
字相娛樂甚適也有時出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  
人所往女笄當嫁婿貧不能具禮翁詭攜觀燈同  
妻送至婿家取笑而別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  
而行謂之生殯其達生玩世如此善作畫不拘家  
焦氏筆乘 卷四 五

顧清甫

金陵顧居士名源字清甫少豪雋不羣詩書畫皆  
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趣迴絕然實自古法中來  
一日與余論書曰書須古法四分已意六分乃妙  
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中年

究心禪理大有悟入然未嘗以得理而薄脩因晚  
節與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精嚴無與為儷臨終  
端坐而瞑舉室聞蓮花香三日始歎居士嘗手書  
數絕句貽余今筆於此十箇蒲團九箇穿誰家枯  
井雪難填而今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到耳邊松  
火炊羹烟滿衣雪寒豪士古長饑明珠不換黃蘗  
甕涕吐光爭日月輝鼎食何人曉夜忙全機隨處  
好參詳漁竿不負秋如錦兩岸黃花撲棹香短褐  
長鏡老石門蔬盤容易度朝昏百年智巧消磨盡

焦氏筆乘 卷四 六

慚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雙刀照雪花少年曾醉魯  
朱家揣摩未展男兒志頭白都門學種瓜雪屋寒  
菹有歲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  
是空添眼上花藤葉青莎稱體長菊花新酒滿瓢  
香時人若訪龐居士萬樹雲蘿護草堂布髮曾為  
授記人草衣隨處屬間身十年朋舊塵勞破香火  
同酬野寺春雲裏青山古檜叢枝柯如屋蔽霜風  
男兒有志投蹤跡餅鉢依稀在手中

點朝班



子美幾回青瑣點朝班用脩謂點讀如玷漢書祇足以發笑而自點耳與此點字同余謂不然若作玷字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入詔蠻蓋唐人屢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一音玷矣

摩詰見地超然

子瞻云子美詩王侯與螻蟻同盡歸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知其文字外別有事在然子美亦偶及此耳要非本色必也其摩詰乎觀魏居士焦氏筆乘卷四

書胡居士三詩可謂妙絕如卽病卽寔相趨空定狂走無有一法真無有一法垢又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貧又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輶非其見地超然安能鑿空道此

杜詩無一字無來處

山谷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今試拈一二如驥尾蕭蕭朔風起用漢天馬曲眼有紫焰雙瞳方用馬經語儒術於我何有哉用崔祥語孔丘盜跖俱塵埃用阮兢語詩卷長留天地間用劉楨語深山大

澤龍蛇遠用左氏語遠山卻略羅峻屏用孫綽語十日不一見顏色用江淹語青鞋布襪從此始用謝玄暉語青袍白馬更何有用庾信賦語舟人漁子入浦淑用海賦語關中小兒壞紀綱用梁到溉語十年厭見旌旗紅用角里先生語文采風流今尚存用羊祜語丈夫蓋棺事始定用劉毅語明年此會知誰健用阮瞻語不分桃花紅勝錦用漢李夫人語卽今耆舊無新語用張湛語陶冶性靈存底物用鐘嶸語一談一笑俗相看用王遇元語隣

焦氏筆乘 卷四

雞野哭如昨日用張禹語聊舉一隅不可殫述

秦城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皆用此而秦中詩春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春無義且不可對郢當是秦城耳

綠沉

綠沉設色名猶今所謂沉水色耳宋人詩話解杜



詩乃謂甲拋於雨為金所鎖鎗臥於苔為綠所沉此何等語邪南史隋文帝常賜張齋以綠沉之甲薛氏遂以綠沉為精鐵陸龜蒙竹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趙德麟遂以綠沉為竹皆誤也

孔明詩解

一日侍天臺耿師側師問曰杜詩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何謂也時解者焚焚都未愜意余曰人以三分割據為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為正如雲霄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蕭曹  
焦氏筆乘 卷四 九  
乃盡公之才惜乎運移身殲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章八句一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時座人咸服師亦首肯者久之

諸將詩

諸將詩天下軍儲不自供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為兵無事則散為農是軍儲皆自供也今兵不得休故軍儲但取給別孔而不自供惟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力與屯田不失唐之舊制故結云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特歸美之杜詩

具時事稱為詩史以此

詩用成語

詩有就用成語為句者隋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頭子美香積寺詩用之謝靈運詩題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太白亦用其全語為詩

杜詩用投字

遠投錦江波投音豆假借為逗合之逗也又借為  
焦氏筆乘 卷四 十  
句讀之讀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一借為酸酒之酸梁元帝樂府宜城投酒今行熟停鞍駐馬暫栖宿蓋重醞謂之酸酒

杜詩用孫策語

劉貢父詩話云曹參曾為漢功曹而杜詩云功曹非復漢蕭何誤矣按曹參亦未為功曹子美自用孫策語耳吳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廣德元年子美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故以自況三國



志既非僻書貢父乃未之見而輕詆子美何邪

詩誤出韻

楊用脩云杜詩留歡卜夜闌當是下夜關少陵詩無出韻者然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農出二冬韻九日奉嚴大夫詩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難不眠持漢節何日出巴山難出寒韻崔氏草堂詩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盤剝白鴉谷口粟飯煮青泥坊底芹芹字出文韻又賀知章少小辭鄉老大回鄉

焦氏筆乘卷四

十一

金盃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注云玉魚事見西京雜記金盃卽玉盃本南史沈炯事蓋借用噫子美自謂讀書破萬卷乃貧於一字如此哉按孔氏志恠盧克入崔府君墓與其小女婚別後四年女抱兒還克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倚倚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

及秀中夏雁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祗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克詣市賣盃高舉其價冀有識者歛一老婢問克得盃之由因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着棺中今視卿盃甚似杜公蓋用此以世罕知特詳疏之

杜詩誤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軒指軒車之軒也子美軒墀曾寵鶴則誤以爲墀乘槎至天河海上客也奉使虛隨八月槎則誤爲漢之張騫劉越石爲胡騎所圍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并起圍奔去胡騎中宵堪北走則誤用爲笛詩李正巳曰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御同藥卽欄欄卽藥也乘輿還來看藥欄與王右丞藥欄花徑衡門裏則誤爲花藥之欄

焦氏筆乘卷四

十一

子瞻用禹錫詩

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樂天嘆爲警絕子瞻云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



意未平則又以已意幹旋用之然終不及劉大率詩中翻案須點鐵為金手令我詩出而前語可廢始得

韋蘇州

韋蘇州詩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境靜人閒條然在目荆公隣雞生午寂芳草弄秋妍雖語出韋然亦工絕矣

帛道猷

晉時沃州山帛道猷陵峰采藥詩連峰數千里脩

焦氏筆乘 卷四

十三

杯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後人截取四句連峰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誦之更覺高妙秦少游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參寥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皆竊其意然誦二詩益見道猷之工學者知二詩不如此道猷可與言詩矣

東坡用熙載事

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以衲衣酬之東坡謝以詩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按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為常坡詩用此事

魯直以薺為筍

高力士貶所見園中薺菜土人不解喫賦詩云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為羹甚美文潛薺羹詩論斤上國何曾飽

焦氏筆乘 卷四

十四

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藜羹最清好固應加糝愧吾緣真當家事也魯直作食筍詩乃云尚想高將軍五溪無人采以薺為筍何啻千里

作詩不讀書

葛常之云僧祖可作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又窓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不過烟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徐師川乃極稱之何邪予謂讀書不多數語最中學者之病



世乃有謂詩不關書者遂欲不持寸鐵鼓行詞場  
寧不怖死世說王恭有清詞簡旨能叙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項名能詩者一事累用殊令人憎弊

東坡誤用事

小說云東坡用事雖爛熟亦檢看然誤處政自不少號國夫人夜遊圖云當時亦嘆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按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謾一尊玉奴終不

焦氏筆乘

卷四

十五

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之又玉奴絃索花奴手花奴指汝陽王璉而以玉奴為楊妃又戾於前詩矣又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見扁鵲傳而以為倉公可乎又詩云獨憐司馬能饒石餘有中郎解摸金出表紹檄曹操云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摸金非中郎也又登徐州戲馬臺詩路失玉鈎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下有路號玉鈎斜非徐州事也又市區收罷魚豚稅

來與彌陀共一龕放楷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事也又代人留別詩絳蠟燒殘玉笋飛雅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按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隣是也乃以為姓西又石建方欣洗牖廁姜龐不解嘆呼喊漢書本作廁牖蓋中衣也二字亦不應倒用

陰火

焦氏筆乘

卷四

十六

木玄虛海賦陰火潜然初不知其說後見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復見意玄虛指此耳

撝謙

撝謙撝裂也從手為聲通作麾詩麾之以肱書右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撝謂指撝皆謙也本義作發揮其謙非

雅春

楚元王傳衣之赭衣使杵臼雅春於市雅樂器也



樂記訊疾以雅注雅狀如漆甯中有椎周禮笙師注如漆桶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革輓之有兩組疏畫足言春米之桶似雅之漆桶故名雅春舊注皆未的

東坑

甘泉賦陳衆車於東坑辨亡論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注東坑東海也說文坑闕也虛澗也

許景先詩誤

焦氏筆乘卷四

史記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又抱朴子言龜或浮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許景先詩蘭葉負龜初薦社桐花集鳳更來儀誤以蓮為蘭

檇杙

檇杙舊注惡獸名非也檇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檇杙惡木也取其記惡以為戒趙岐曰檇杙者巖凶之類與於記惡之名杙樹無枝也从木从壽从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从彳則非獸明矣史高陽才子檇斂漢書檇余山秬文志檇生皆作

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濟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猾夏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書云蠻夷猾夏取此義

騰遠射干

相如賦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服虔曰騰遠獸名張揖曰射干似狐能緣木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或禽名未可知也莊子騰猿得枳棘南都賦鸞鸞雛雛翔其上騰猿飛獼棲其下蜀都

焦氏筆乘卷四

十八

賦猿狖騰希而競捷豈騰遠即騰猿猿遠字相近而誤耶

飛龍

飛龍鳥名鳳頭龍尾其文五色以象五方一名飛廉一名龍雀漢銅鑄其象以彰瑞應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天馬置平樂觀故曰龍雀蟠蛇天馬半漢天馬即銅馬言其形容之高半入雲漢也六臣注未詳宜補入之

烏鬼



鵲水鳥似鵲而黑峽中人號曰烏鬼子美詩家  
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言此烏捕魚而人得食之  
也又元微之云病賽烏爲鬼巫占瓦代龜

### 布被瓦器

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鮑恢以事  
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此事自今人視  
之亦奇絕矣夢醒錄載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  
統間先君爲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  
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

焦氏筆乘

卷四

十九

麵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余詣寢室見牀  
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  
矣既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  
少卿也其爲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噫今之  
人有官清要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操井臼  
以養者乎弟施施然藉其權力漁獵小人爲肥家  
飽妻子之計而已故嘗嘆世之爲官者其行誼日  
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  
燄日張一日

### 楊少師

楊少師士奇正統初每朝罷歸家或正襟危坐長  
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閑行通夕不寐夫人  
問其故不荅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  
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  
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  
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  
其與三楊並推爲碩輔良有以哉

### 趙清獻王三原

焦氏筆乘

卷四

二十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子姪欲悅公意厚以  
貨易鄰翁居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爲鄰忍  
棄之乎命亟還其居而不取直成化間三原王公  
恕去官抵家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爲業公呼而讓  
之曰某某皆我故舊朋友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  
乎乃召之各還居焉給以原券不問價二公之賢  
比其所輕爲然令世之怙勢侵奪閭里者聞之當  
愧死矣

### 左右尚書



冢宰王公直居銓部四十載公塔當選預求善地  
公曰我知矣後入選地既非善且遠僻塔曰地遠  
無脚力奈何公曰爾憚遠他人不憚遠耶解槽上  
馬與之後以年老求解職薦王公勦自代 朝廷  
固留之與共事者數年當時有左右尚書之名前  
後無有也

趙風子

正德七年十月流賊趙風子械送京師經河南題  
詩驛壁云秦庭有劍誅高鹿漢室無人問丙午言  
焦氏筆乘 卷四 二十一  
官豎專權宰臣尸位也世道不臧至為盜賊所指  
可為嘆息

魏尚書

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景泰初至京師請致仕閣  
學陳循公考試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  
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悅謂  
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  
循後以天順改元謫戍公居家二十年成化七年  
壽九十八乃卒噫公之識遠矣其所云以朝廷事

為已事安得善終尤為名言士大夫當佩服之

戴縉王億

佞幸汪直之坐西廠也以九卿堂上官奏罷御史  
戴縉獨奏曰直所行皆公不宜罷因置廠如故縉  
陞副都御史於是御史王億效焉奏曰直所行可  
為萬世法億陞副使吁一副使一副都驅縉紳之  
無耻一至此哉

制字順物性

鶴愛陰惡陽故易曰鳴鶴在陰从雨鶴好霜故从  
霜鷺惡露故去雨皆制字順物性之義又諧聲  
焦氏筆乘 卷四 二十一  
絲綸簿

絲綸簿

張汝弼跋楊文貞與太和令吳景春書末云公晚  
年以子稷下詔獄故而屈館閣政柄移于大璫遂  
為厲階不可言尚未明指政柄為何等也王公震  
澤長語曰舊聞陸公簡云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  
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簿送司禮監余入內閣見  
歲累朝詔誥底本皆在非謂絲綸簿乎不聞送  
入陸公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王公身



遊館閣倘真此事豈有不知者嘉靖初言路大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為司禮監奪去請追還之 詔詰問印簿安在令言者自追之言者伏罪乃已余謂政柄在人主信用何如耳豈係此一簿乎且宦寺不當干政 祖宗訓誥可據者甚多而取此茫昧不根之說不學故也

劉文介公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為其子稱屈

焦氏筆乘 卷四

二十三

于 上欲罪儼等 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二人以罪死於戍文介名益起時張寧為禮科劾曰即令才而屈猶不可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為小人無忌憚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嘉靖間翟鑿二子登第時謂一鑿當道雙鳳齊鳴 肅皇內批曰鑿在朕左右二子才如軾轍亦不當並中鑿并二子俱削籍去近張居正弄權小人羽翼諸子連中鼎甲官翰林其黨王篆朱璉之子皆竊科名方乳臭子應試京省尚書巡撫以下

日夕候門其入棘院監試御史為之傳遞文字被褥几榻無異私家飲食絡繹應接不暇嘻其甚矣世間公道多壞唯此一事稍存餽羊乃為無耻小人廢壞殆盡其及於禍宜也昔宋人以貴胄不可先寒峻退沈文通進馮京為第一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噫此事難望於今之人矣居正之覆轍不可鑒乎

唐仲友書王蠋事後

唐仲友集有書王蠋事後一篇可謂善讀書矣云

焦氏筆乘 卷四

二十四

天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復齊之功人皆曰田單太史公以為是獨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單于是不得獨有其功而蠋之死不獨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意也單以即墨之微敗燕師而禽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即墨之守救死之計耳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為戰故燕并兵



于莒而緩卽墨及淖齒戕濬王則莒不爲齊矣燕  
不卽爭而東攻卽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  
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爲齊  
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敝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蠋  
不死法章不立卽墨之遺黎無所繫其心單雖智  
其能獨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卽墨之守固  
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  
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蠋立  
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蠋無加損據事實錄附  
焦氏筆乘卷四 二十五

趙古則

趙古則搆謙餘姚人字學最精洪武初徵校正韻  
衆以謙年少黜爲中都國子監典簿同官論事不  
直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六  
書本義及易學提綱歷代譜贊造化經綸圖周易  
圖釋南宮續史斷童蒙習句南游經詠集攷古餘

事諸書三百餘卷大臣薦召爲瓊山教諭進所著  
書不報謙於勢利聲華澹然無罣礙直義所在目  
無王公以此厄窮無悔卒於番禺初謙來京宋濂  
遣子仲珩受業謙歸仲珩校正韻多用其說旣沒  
門人柴廣敬以聲音文字通進亦未板行也夫以  
謙之學行濂又當時信幸臣而遣子受學不爲不  
知謙矣亦不能力薦之而竟爲媚嫉讒人所阻以  
文學之士反網于右文之朝直道之難容匪今斯  
今噫可悲已謙書今行世者惟六書本義及學範  
焦氏筆乘卷四 二十六

俎豆軍旅

孔子言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王道思以爲俎豆中有軍旅蓋其精神嚴固志  
意堅卓可以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  
行三軍敵千萬人者卽此事也衛靈自以陳法爲  
問始謂王孫賈輩之所治此豈孔門之學而所謂  
聞俎豆之事者自以正對非婉辭以爲拒也當時



衛公既不悟後世儒者亦復謬解于是軍旅俎豆判爲二事而雍容細謹爲文儒之習暴厲悍伎爲武人之長蓋道之不明如此

朱子

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于聖賢大旨未暇提掇遇精微語輒恐其類禪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義獨禪家所有而糟魄糠粃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孟靜云昔讀朱子私抄未嘗不惜晦翁之不啻於言而勇於爭論也往讀荀卿譏孟子略法

焦氏筆乘

卷四

二十七

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回視孟子之禽獸楊墨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於禹楊子本於黃帝老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遽極其討伐而擬諸禽獸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之略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則孔子以前有所不暇考荀氏之言或未爲過至謂不知其統則決不敢以苟言爲然矣何者統者道之

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窒豈宜以論孟氏也孟子之宗持志養氣是也義卽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人自嬰兒以及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爲教顧已狃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姑爲是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耶使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

焦氏筆乘

卷四

二十八

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二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隲之工彈說之盡椎擊之便剝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焚焚好飲食而尠廉耻以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是而非其非故曰大



言炎炎小言詹詹如衆竅之號而各據其寥寥刁  
刁以相爭於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雅意欲息  
諸子之爭論以相忘於道術之中云耳顧雖程邵  
大儒亦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爲欲齊物  
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  
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不知解况肯會其意乎後  
之善談道術如莊生者莫如太史公也太史公嘗  
論六家指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儒  
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

焦氏筆乘

卷四

三十九

其長焉耳其短者吾直弃之已耳所貴於折羣言  
之衷者不當如此乎今觀晦翁之書其所評騭千  
古彈說百家椎擊名士剝剔羣言不遺餘力矣有  
曰吾于某而取其某長者乎有曰古之學術有在  
於是某乃聞其風而興者乎有曰各以其術鳴而  
同於一吹目爲天籟者乎故予嘗謂學術之歷今  
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  
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始  
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過糴曲防

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  
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國  
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  
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  
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  
于禪目爲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流已顧自處于日  
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務理會  
以爲極致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  
破碎支離之爲喜稍涉易簡踈暢則動色不忍言

焦氏筆乘

卷四

三十九

恐墮于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號與楚  
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授人以  
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爲闢禪  
而不知其實尊禪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可  
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  
乎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  
愚而後爲正學邪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  
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  
埃濁物昏沉鑽故帙而已邪僕往日讀朱子書其



論如此又欲以暇日披覽抉擿取其合者爲一編別爲一書以表諸子凡經朱氏掇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於莊生道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關涉頗大力未必能遽爲而止也

當歌之當非去聲

卮言云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杜玉珮仍當歌本此用修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得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爲該當之當矣大贖贖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卽當歌也若以焦氏筆乘

卷四

三十一

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元美此言誤會用脩之意矣用脩正讀當爲平聲如當時之當言人生對酒與當歌之時無幾耳何嘗作去聲如當泣當歸之當哉子美詩當亦作平聲若如元美讀不成詩矣

刺閨

梁戴嵩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注謂夜有急報投刺於宮門非也刺卽鑽刺之刺如云穴門以入耳南史陳文帝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

判者前後相續豈亦可以投刺爲解耶

羅先生論仁孝

或問羅近溪先生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與孝何別先生曰仁孝原無分別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純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卽耳聰目明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生機不拂克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旣成則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故善學者在父母則爲孝子在天地則爲仁人

焦氏筆乘

卷四

三十一

牴亡

羅先生因學者誦孟子牛山一章嘆曰聖賢做人甚切人未之思耳卽牴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舊爲刑曹親見桎梏之苦自頂至踵更無寸膚可以動活輒爲涕下學者曰今人從軀殼起念者皆牴亡之類也先生曰良心寓形體形體旣牽良心



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耳目廢置不用雖心思亦皆休歇然後身中神氣稍稍得以出寧及平旦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矣回思日間形役之苦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梏之無所從告也哉

人不知而不愠

羅先生因學者講人不知而不愠云君子於此漠然無所動於中嘆曰如此則孔子之教有倦時矣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爲可知也參看蓋君

焦氏筆乘

卷四

三十一

子直欲與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已以求爲可知而已於人奚愠耶余因視范純仁經筵進講至此曰此卽無逸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意與先生所見略同余又記先生入覲時張江陵方爲裕邸講官張與先生同會友也先生謂之曰公今責任甚重吾有一語問公須隨問卽答勿容擬議張曰何語先生曰公每對講時果有必欲堯舜其君意否張沉吟久之曰此亦甚難先生嘆曰公所居何等責任乃無一段真精神以感格君上

而弟爲此言不爲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哉時曾吏部從傍解之曰此亦無可柰何先生切責之曰吾與張君言至此欲爲滴淚而君猶爲諛言以相寬是無人心者也且君之子病篤萬無生理猶延三四醫日夕營救君此時肯曰無可柰何否聞者憮然然江陵之心竟不可轉移久之柄國且怒先生罷其官歸矣

夫子得邦家

林時譽問羅先生曰昔人謂子貢晚年進德如謂

焦氏筆乘

卷四

三十二

仲尼日月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真是尊信孔子到至處先生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爲進德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子此仁恕卽一時將天下萬世都貫徹了子貢不知卻只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爲土爲萬世立命矣子貢猶不知且追恨夫子未得邦家未見綏來動和之化與夫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于場六年不去猶是此念耿耿也當時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



同正木鐸天下萬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將無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一般看了此是學問大關鍵吾人學聖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

### 堅白

嶢嶢者易缺堅而磷者也皦皦者易污白而緇者也孔子則不然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磷不曰白矣我無以受涅而奚緇此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若謂堅不磷白不緇非物理也非物理何以論

焦氏筆乘

卷四

三五

大

### 竊負而逃

孟子謂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此言舜之心則可若謂真如此處殆未盡也舜受堯之天下必有可以受者而後可以弃遠從而赦屣之可乎吾意聖人所過者化是無不可化之父也書曰瞽亦允若則必無殺人事矣不幸而有之如周世宗可也柴守禮世宗父也殺人于市有司以問世宗不問也古有八議之法首曰議親况父乎或

謂不問必不悛又殺人也則如之何無已則制之而已文姜之淫制其從者夫人徒往乎守禮之暴制其從者司空徒搏乎此莊公世宗責也嗚呼子之處此亦難矣

### 退之衡嶽詩

退之謫陽山今嘗謁衡嶽有詩云手持杯玆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退之卒內召玆固神也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以玆陰陽爲聖卜其後祿自小校上至節度使俱不應忽呼曰過此則

焦氏筆乘

卷四

三五

天子乎一擲而聖我

高皇帝壬辰起兵禱龍興

寺伽藍之神以玆卜曰守此則陰陽出此則陽兩卜俱陰不吉則曰莫不容予倡義否復陰之果陰又曰果倡義而吉乎復陰之又陰卒以是起兵有天下嗚呼異哉豈天子爲天地人物之主山川鬼神隨在而呵護之耶何其受命之如響也

### 尊德性而道問學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道由也言君子尊德性而由問學問學所以尊德性也非問學之外別有尊



德性之功致盡極道温知敦崇者問學之目也吳  
幼清凝道山房記曰德性一而問學之目八蓋先  
得我心矣又曰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  
與行則又牽於聞見而不能自信其說矣近王伯  
安曰聖人無二教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明善  
以誠身一也可謂獨得其旨矣苟博文而不以約  
禮問學而不以尊德性則亦何用手博文問學哉  
朱子嘗譏俗儒記誦詞章之學矣若博文不以約  
禮問學不以尊德性則與彼之俗學何異吳氏所  
焦氏筆乘 卷四 三十七

牧之書夫子廟碑

謂此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未有能救之者也  
杜牧之書韓公處州夫子廟碑陰曰天不生夫子  
於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夫中國有天地日  
月爲之主有陰陽鬼神爲之祐夫子巍然統而辨  
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彼四君若燕  
昭秦始漢武梁武二臣若李斯商鞅不爲無知一  
日不信背而之刑名之仙之釋仍族滅之儻不生  
天子百家蠶起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天下隨

時而宗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橫流中國不知止  
泊何依而爲詞彼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是故必  
不夷狄如也牧之尊夫子可謂至矣蘇長公序六  
一集論楊墨申韓煞透徹其源寔出此耳

詩亡辯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言  
寔二經始終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解者謂夫子止  
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自  
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脉絡不貫且孟子言王  
焦氏筆乘 卷四 三十八

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  
雅頌皆在其中非獨以爲雅也是知迹熄二字包  
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若以爲浮詞而刪節  
擺脫則情間而理遷非孟氏之旨也河汾王氏窺  
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竊意  
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  
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廻徐方之馭而巡狩  
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旣不  
得知其見于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



得于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于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于孟子而後世猶有未明其義者因爲之辯此金華王柏所論見文軌

焦氏筆乘

卷四

三十九

焦氏筆乘卷之四

焦氏筆乘卷五

秣陵焦竑弱侯輯

男焦尊生茂直 校

醫方

梁溪漫志云陸宣公在忠州哀方書度日非特假此避禍蓋仁人之用心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特衛生亦可及物本草單方近已刻於四明然唐宋人文集及雜說中名方尚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爲之恨藏書不廣倘有能用予言集以

焦氏筆乘 卷五

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此言甚合余意讀書之餘隨疏記數則尚俟同志者廣之

許道幼以母疾覽醫方遂號名醫戒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侍藥不知方術可謂孝乎

一方士嘗貨藥淮西值兵變竄入深山中遇老姥年二百許歲自謂金亡避兵來此元完顏氏之醫姥也傳以背瘡方用射干一味俗名地扁竹是也原花園中物葉如良薑根如竹鞭其色初開如金狀每用小錢抄末三字許溫酒調服病在上卽微



吐在下即微瀉功效如神仍用膏藥收口又傳壽星散專治惡瘡痛不可當者糝之不痛不痛者糝之即知痛大南星一味為末如背瘡大痛者遍糝於上即得安卧不痛者糝之知痛即可治也養生主論 瘡醫公孫知叔記問該博深明百藥之性創造五毒之劑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膽治筋而滋肝外療瘡瘍之五證內應五臟拘之以黃整熟之以火候藥成傳瘍無不神效一人鬢有疽一

焦氏筆乘 卷五

十一

夕决潰勢欲殆以前藥傳之應手而差

推蓬竊語

治目障翳以熊膽少許淨水略調開盡去筋膜塵

土入水腦一二片或淚痒加生薑粉以銅筋點之

赤眼亦可用

齊東野語

治疝以薏苡仁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

入鍋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

宋張

世南游宦紀聞

昔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奴死剖腹視之得一白蠶以諸藥內蠶口中終不死後有乘白馬來者馬

溺濺鼈縮頭藏脚試取溺灌之豁然消成水主人頓飲一升而愈

志惟

吳廷紹為太醫令先主因食飴喉中噎醫莫能為廷紹獨謂當用楮實湯一服疾良已馮延巳苦腦中痛延紹密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治以甘豆湯亦愈或叩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除其毒耳聞者大服

江表志

焦氏筆乘 卷五

三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

淪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

裏之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病愈

南史

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癰狀頃之大如盈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菘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而果然使搗川升麻取冷熟水調二大盞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莖皆具腫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

夷堅志



雷州康財妻為蠻巫林公榮用雞挑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脉中有生肉雞形已具康訴於州捕林寘獄而呼楊令具疾證及所用藥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胸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內物能動騰上則胸痛沉下則腹痛積而瘦悴其候也在上鬲則取之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于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鬲則瀉之以米飯下鬱金末三

焦氏筆乘

卷五

四

錢毒即瀉下乃以人參白朮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餅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

夷堅志

宋英宗書齒藥方生地黃細辛白芷蛙阜角各一兩去黑皮并子入餅中用黃泥固濟炭火五六斤煅令炭盡入白殭蠶一分甘草二錢并為細末早晚用揩齒牙堅固并治衄血動搖等疾

宋周密雲烟過眼錄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坦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

醫請用平藥僧坦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

梁書

許胤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芪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馬監場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蠱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濃煎石榴皮汁飲之即吐出有蟲皆活無不愈者

西溪叢語

焦氏筆乘

卷五

五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蟲下行最難治當用獺爪為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

西溪叢語

體中多不快亦是血氣未定時失調護耳某二十四五時正如此病因服兔絲遂健啖耐勞今寄方去兔絲子淘擇淨焙乾秤九兩準一勝用好法酒不用煮酒一升浸三日許日中曬時時翻令瀝盡酒薄攤曬乾瓷器貯之每日空心抄一匙溫酒吞下久服不令人上壅服三兩月其啖物則如湯沃



雪半歲則大肥息矣覺氣壅則少服麻仁丸可也往歲嘗傳此法與京西李大夫人服不輟昨任秘書少監與同省啖物作勞如少年人也已七十四五矣

山谷刀筆

婦人多兒女之態外間事不須每令知也古方有治百合病者云意欲食復不能食欲臥復不能臥欲出行復不能出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聞食氣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身形如和其脉數四物湯加百合等分同煎煎成調成鍊鐘乳一大錢計

焦氏筆乘

卷五

六

三兩日中可知

山谷刀筆

聞苦下痢知向安矣但少服攻擊之劑調飲食之味日日全矣赤石脂末二錢搜白麩二兩半切三刀子軟煮調和羊清汁食虛劣人不過兩服即成藏府矣河魚丸用大芎二兩神麴二兩炒為細末湯浸蒸餅丸如桐子大每五十九薑湯下桃紅丸赤石脂二兩細研泡裂乾薑末二錢和勻湯浸蒸餅丸如桐子大每百丸濃粥飲下日三服

山谷刀筆

韭多補洩子甚温俗呼草鐘乳真誥云務先服韭

煎以入清泠之淵也

茄子根煎湯浴足能治竈瘰

竈瘰足跟凍瘡也

蛇蛻塞兩耳治瘧疾覆盆子是莓子竿取汁合成膏塗髮不白麀鹿非八卦辰屬不葷臙能温補於人生死無尤道家聽用為脯

鼈為臙數食可長髮

以清水漱口飲酒至斗不亂或曰酒毒自齒入也

木瓜性益下部若脚膝筋骨有疾者必用焉故方

家號為鐵脚梨

清異錄○段文昌銀稜木瓜胡棟桶濯足蓋木瓜樹解合為桶也

焦氏筆乘

卷五

七

木瓜味酢善療轉筋陶隱居云如轉筋時但呼楸名及書上木瓜字輒愈

蜘蛛網纏贅疣七日消爛屢有驗

粳粟米五穀中最硬得漿水易化倉粳米炊作乾飯食之止痢

飯食之止痢

小兒瘡痂以榕粉日傅之則易差而無痕

汗漫錄

重午日午時有雨則急砍一竿竹竹節中必有神

水瀝取和獺肝為圓治心腹塊聚等病

金門歲節

王凝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貫苦脚氣或云楊梅



仁可療是疾薺衰五十石獻之後擢待制揮塵錄

蕝黃茅根也煎汁治消渴枕林伐山

段成式云龍腦香出波律國樹高八九丈可六七

尺圍乾脂為香清脂為膏子主內外障眼又有蒼

龍腦不可點眼經火為熟龍腦續博物志

南荒生筴竹長百丈圍三丈五尺可以為大船其

味美張華注子筴煮而食之可以已創厲物類相感志

抱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書鬢髮皆黑

焦氏筆乘卷五

八

病疽者但有痛處或有頭或無頭但用大瓣蒜切

令厚二分許貼瘡上用麥粒大艾炷灸每灸至十

五六壯可換一餅子極甚者可灸至二百壯許但

灸勝不灸也灸了服托裏散散用菉豆粉四兩乳

香一兩極細每服二錢新汲水調下覺熱躁日三

服不妨瘡可用追風散洗龍骨五倍子二兩飛礬

一兩為末每二錢沸湯泡取清者乘熱淋洗洗了

用官藥局雲母膏貼毒勢盛者日再洗換膏藥如

壯熱頭疼瘡根極痛可用大木薜荔二百葉爛研

用酒一升杵攪拌裂取汁煎一沸隨宜取盡未解

再服三服不妨雖氣弱人且去瘡毒為上山谷刀筆

益眼者無如磁石以為盆枕可老而不昏寧王宮

中多用之豐寧傳

冬瓜仁七升以絹袋盛之投三沸湯中暴乾如此

三度苦酒浸一宿為末日服方寸匕令人不老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

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目

焦氏筆乘卷五

九

辟眼雖有五花而自正五加皮脚生肉杖視繫宕根

囊皺旋多夜煎竹木草薺體寒腹大全賴鸕鷀血

泛經過飲調瓜子欬逆數數酒服熱雄遍體瘳風

冷調生側附子旁生者腸虛泄利須假草零久渴心煩

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礪益食加觴須煎蘆

朴強筋健骨酒送菴鱗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

所在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急投硝

末心痛速覓延胡容齊隨筆

扁鵲見秦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



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扁鵲怒而投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 國策

東坡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吾平生求醫必盡告以所患然後診之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唐傳張臯疏人無故不應餌藥出千金方序論云病患已成須勤藥餌故立補養之方平人無事不

焦氏筆乘 卷五 十一  
宜着手 芥隱筆記

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鹿肉暖以陽為體麋肉寒以陰為體以陽為體者以陰為末以陰為體者以陽為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見王楙所著甚明今人不一槩作男子補精益血之劑於麋鹿亦不能辨矣 厄言

馬火也故將火而夢馬火就燥燥而不已則窮故

膏油所以為無窮也藥之膏油者無如地黃啖老馬皆復為駒樂天采地黃詩云與君啖老馬可使照地光今人不復知此法吾晚學道血氣衰耗如老馬矣然多食生地黃而不可常致此藥以二八月采者良如許以此時寄惠為幸欲烹為煎也 東坡集

成化二十一年新野疫癘大作死者無虛日鄰人樊滋夫婦臥牀數日矣余自學來聞其家人如殺羊聲不暇去衣巾急往視之見數人用絛被覆其

焦氏筆乘 卷五 十一

婦牀下致火一盆令出汗其婦面赤聲啞幾絕余叱曰急放手不然死矣眾猶不從乃強拽去被其婦躍起倚壁坐口不能言問曰飲凉水否頷之與水一盃一飲而盡始能言又索水仍與之飲畢汗出如洗明日愈或問其故曰彼發熱數日且不飲食腸中枯涸矣以火蒸之速死而已何得有汗今因其熱極投之以水所謂水火既濟也得無汗乎觀以火然枯鼎雖赤而氣不升注之以水則氣自來矣遇此等證者不可不知 夢醒錄



解叔謙母疾夜於庭稽顙聞空語曰得丁公藤為酒便差訪醫及本草注無識者乃至宜都郡見山中老公伐木問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病即差

朝野僉載泉州盧元欽患大風唯鼻未倒五月五日取蚌蛇膽欲進或云肉可治風遂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頭覺漸可百日遂平復

焦氏筆乘

卷五

十三

荆楚歲時記云野人以五月五日得喙木鳥貨之主齒痛淮南子亦云斲木愈齩

太平廣記趙延禧遭惡蛇所螫處貼蛇皮便於其上灸之引去毒氣即止

宋朝類苑載楊岵瘍生於頰連齒輔車外腫若覆甌膿血內潰痛楚甚療之百方不差或語之曰天官瘍醫中有名方何不試用岵按瘍醫註疏中法製之用藥注瘡中少損朽骨連牙潰出遂愈按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瘡折瘍之祝藥副殺之齊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所謂腫者壅腫也潰者膿血溢也金者刃傷也折者傷損也祝讀如注以藥傳著之也副刮去膿血也殺去其惡肉也齊與劑同五毒五藥之有毒者石膽一丹砂二雄黃三礬石四磁石五用黃堊實五石其中燒之三日夜其烟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瘡惡肉破骨盡出黃堊黃堊器也此當為後世醫方之祖前公孫知叔即此方非其創造也

李延壽北史有楊愔塗腫法用麤黃石如鷲鴨卵

焦氏筆乘

卷五

十三

大者猛火燒令赤納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暴乾搗篩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

酉陽雜俎一方用井口邊草着毋卧薦下勿令人知能止小兒夜啼

歐陽公與梅聖俞書失音記得一方將槐花于新瓦上炒熟置懷袖中隨處送一二粒口中咀嚼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通

梅聖俞和吳正仲赤目見寄詩云暫看朱成碧難



逢扁與和全篋舊執在訶子古方磨目注云葛洪治赤目翳膜方訶子一枚以蜜磨注目中

江少虞皇朝類苑有西岳蓮花峰神傳齒藥方序曰元亨在大聖中結道友登岳頂至明星館故址得斷碑數片髣髴有古文洗滌之得歌一首曰豬牙皂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葉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煨研細將來使最良揩齒固牙髣髴黑誰知世上有仙方荷葉下注云剪荷葉心子也應歲月浸久剝裂不完因

焦氏筆乘 卷五

十四

錄以歸朝之名卿巨公皆傳之脩用其效響應

江鄰幾雜志云上在青官苦腮腫用赤小豆為細末水調傅腮上遂愈

遜齋閑覽云淮西士人楊勳中年得異疾每發言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其聲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可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勳如其言讀至雷丸忽無聲乃頓服數粒遂愈

夷堅志云時康祖患心漏二十年當胸數竅血液

常流屢訪名醫皆云不可治又積苦腰痛行則僂僂韓子温為檢聖惠方腰痛門冷熱二證方示之俾自擇焉康祖自以年老羸弱取其熱劑用鹿茸附子鹽花三分為末棗肉丸之每服三十九丸空心酒下服之月餘腰屈復伸心漏隨愈且精力倍昔其後有吏吳汝弼若是疾服之亦愈此方本治腰痛不知其效乃爾徧告世之醫者皆不測其故洪輯幼子佛護病痰喘醫不能治凡五晝夜不乳食危甚夢一婦人告之曰何不服人參胡桃方覺

焦氏筆乘 卷五

十五

而依其言煎湯灌兒一蜺殼許喘定再進遂得睡三進而愈此藥不載於方書蓋人參定喘而帶皮胡桃則斂肺也予素痰疾因晚對孝宗諭以胡桃肉三顆生薑三片臨臥服之畢即飲湯三兩呷又再嚼桃薑如前數且飲湯勿行動既就枕既還玉堂如昔服之申旦而嗽止疾不復作輯之事亦類此

胡陽公主難產方士進枳殼四兩甘草二兩為末每服空心大錢匕如茶點服自五月後一日一服



至臨月不唯易產仍無胎中諸惡病

抱朴子云趙瞿病癩歷年醫不差家乃賚糧送弃山穴中瞿自怨不幸悲嘆涕泣經月有仙人經穴見而哀之具問其詳瞿知其異人也叩頭自陳乞命於是仙人取囊中藥賜之教其服百餘日瘡愈顏色悅肌膚潤仙人再過視之瞿謝活命之恩乞遺其方仙人曰此是松脂彼中極多汝可鍊服之長服身轉輕力百倍登危涉險終日不困年百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常見有光大如鏡

焦氏筆乘

卷五

十六

李昉該聞集云爆竹辟妖氣鄰人有仲叟家爲山鬼所祟擲瓦石開戶牖不自安叟求禱之而妖祟彌盛昉謂之曰翁旦夜於庭落中若除夕爆竹數十竿叟然其言爆竹至曉寂然安帖遂止

茯苓久服之顏色悅澤能滅癩痕抱朴子云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玉女從之能隱能彰不食穀灸癩滅面生光玉澤

唐書李百藥傳云百藥勸杜伏威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頓欲死既而

宿疾都除

抱朴子內篇古太墓中多石灰汁夏月行人有瘡者見墓中清水用以洗浴瘡自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洗傳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

朝野僉載云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者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其經骨折處猶有銅束之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食之間有中毒往往至殺人者蓋蛇虺毒物所熏蒸也一僧教使掘地

焦氏筆乘

卷五

十七

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攪之令濁少頃待其澄清取飲卽解居山者不可不知黃休復客話亦載此宋戶部尚書沈誥爲人仁厚一兵卒患背疽乞假親爲合藥治之時早蝗當致齋園丘猶丁寧料理藥內當用酒恐市酤不中用自取酒入藥服之卽愈其法用瓜蒞子一枚乳香沒藥各五兩甘草三錢用醇酒九盞臨服嚼沒藥一塊飲此酒極妙見韋航紀談

周密志雅堂雜鈔治喉閉方用竹紙滲巴豆油令



滿作紙燃點燈旋吹滅之以烟薰喉間即吐惡血而消

齊東野語云辛丑余侍親還自福建途中有病疾閉者老醫傳一方用鴨嘴膽礬一味研極細醞醋調灌之藥甫下咽大吐去膠痰即差然膽礬難得真者不可不預儲以備急也

廣五行記永徽中絳州僧病噎不下食告弟子吾死之後便開吾胸視有何物言終而卒弟子依言開視胸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肉鱗弟

焦氏筆乘

卷五

十八

子致器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皆隨化盡時夏中藍盛作澱一僧以澱致器中此蟲遂遶器中走須臾化為水矣

東坡仇池筆記治內障眼熟地黃麥門冬車前子三味為細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本草云三物相雜治內障眼有效屢試信然三物皆難搗羅和合異常甘香真奇藥也

朱子云予嘗中鳥喙毒始時頭岑岑然久之加煩懣正如淳于衍毒殺許后之證當時在深山中不

能得藥須臾徧身皆黑勢甚危意必死矣偶記漢質帝語得水尚可活亟令人多汲新水連飲之遂大嘔洩而解此亦不可不知也

虞雍公允文紹興中自衢州守召至臨安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泄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見一人被服如仙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一紙曰暑毒在脾濕氣達脚不瀉則痢不痢則瘡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夢回尚能記之如其方服之遂

焦氏筆乘

卷五

十九

愈 太平廣記貞觀中太宗苦氣痢眾醫不效詔問殿庭左右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有術士進以牛乳汁煎葷撥服之立差

焦氏筆乘卷之五







其宜乃行故从三日从宜此亦不識象形者也能象熊之形許氏謂能熊屬則可矣又曰賢能之能何也出象花英之形許氏謂象草木益滋上出則可矣又曰出進何也是皆惑象形於假借者也三代之前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楊雄許慎猶不逮六書之義况其他乎

熊朋來論六書

熊朋來曰古初制字多象形故象形為六書之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

焦氏筆乘

卷六

三

諧聲聲無可諧五不足而後假借世間文字雖多玉篇諸部不過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六字夾際六書略凡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於內諧聲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字是諧聲居六書十分之九矣漢字猶有有聲無字者番字則皆諧聲矣荆公字說則字皆會意無復六書矣故王氏周禮新經至六書無可說

用脩論轉注

六書當分六體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假借

轉注是也六書以十為分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轉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為經假借轉注以為緯四象之書有限假借轉注無窮也鄭漁仲六書考論假借極有發明至說轉注之義則謬以千里矣原轉注之義最為難明周禮注云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人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為轉注許慎云轉注考老是也毛晃云老字下從匕音化考字下從丂音巧各自成文非反考為老也王

焦氏筆乘

卷六

四

栢正始之音亦以考老之訓為非蕭楚謂一字轉其聲而讀是謂轉注程端禮謂假借借聲轉注轉聲皆合周禮注展轉注釋之說可正考老之謬矣又易疏云賁有七音義各不同觸類而長之衰有四音齊有五音從有七音差有八音敦有七音辟有十一音皆轉注之極也

周官六書之名曰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舊矣然不若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聲之說因名而可以得其義也固意謂六書四者有象可見故



以象名假借轉注則隱於四象之中而非別有字也或問假借轉注將無同乎曰假借借義不借音如兵甲之甲借爲天干之甲魚腸之乙借爲天干之乙義雖借而音不變故曰假借轉注轉音而注義如敦本敦大之敦既轉音頓而爲爾雅敦丘之敦又轉音對爲周禮玉敦之敦所謂一字數音也假借如假物於隣或宋或吳各從主人轉注如注水行地爲浦爲淑各有名字矣是奚可同哉

趙古則轉注論曰轉注者展轉其聲而注釋爲他

焦氏筆乘

卷六

五

字之用者也有因其意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再轉爲三聲用者有三轉爲四聲用者至於八九轉者亦有之其轉之法則與造諧聲者相類有轉同聲者有轉傍聲者有雙音竝義不爲轉注者又有傍音協音不在轉注例者吳棫韻補庶矣傍音之類迄今無書學者引伸觸類可也自許慎以來同意相受考老爲轉注鄭玄以之而解經夾溱以之而成略遂失其本旨又若耆考耆者孝耆六字皆從老省爲義以旨句勿占子至聲

今夾溱以之入轉注之篇可乎哉又若以日月成易而轉爲明以目少爲眇而轉爲省此又不達其旨之尤者也按說文耆从眉从少徐曰少微也不從少此夾溱臆說

右趙古則所論其全見聲音文字通首云展轉其聲而注釋爲他字之用可謂思過半矣末節所論真中夾溱之膏肓而起叔重之廢疾也然其云雙音竝義不爲轉注者又云傍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又非也雙音竝義傍音叶音皆轉注之極也極

焦氏筆乘

卷六

六

則窮窮則變變則通蓋轉注爲六書之變而雙音竝義傍音叶音又轉注之變也若曰不爲轉注則當爲何事不在轉注例則何以例之是六書之法有不盡而聖人之作遺餘力矣又當於六書之外別立一法以括之乎茲余不得不辨者不敢以疑網墮來哲也

三十六字母

司馬溫公作切韻指掌圖以三十六字母二百八十四聲別爲二十圖極五音六律之變分四聲八



轉之異遞用則名音和傍求則名類隔同歸一母則名雙聲同出一類則名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

吳幼清曰三十六字母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孃四字宜廢圭缺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為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孃下注曰已見某字

焦氏筆乘

卷六

七

毋下於經堅輕牽擎虔外出局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

伯琦論轉注之誤

元周伯琦云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字也轉注假借文字之變也夫既知轉注為文字之變是矣而云轉注者側山為阜倒之為市何哉若如其言猶是常也豈得為變側山為阜亦是象形倒之為市亦是會意豈所以解轉注哉

夏英公字書

夏英公集古篆韻所引書目汗簡說文石經字略夏書籀韻雲臺碑豫讓文古孝經古周易古尚書演說文雜古文林罕集古老子山海經古史記古漢書孫彊集馬日碑集牧子文古世本義雲章古莊子碧落文華岳文古案經張揖集亢倉子古爾雅古論語古毛詩開元文李彤集古春秋古禮記徐邈集三方碑茅君傳古樂章古周禮石椁文濟南集馬田碑銀牀頌烟蘿頌荆山文庾儼集古月令南嶽碑陰符經王庶子碑祝尚書韻比干墓銘

焦氏筆乘

卷六

八

衛宏字說具丘長碑凌壇臺文季札墓銘滕公墓銘周才字錄朱育集字樊先生碑義雲切韻羣書古文楊大夫集天台經幢蔡邕石經王維畫記顏黃門說庾儼字書證俗古文王先生誄彌勒傳碑陳逸人碑楊氏阡銘鬱林序文周書大傳淮南子上昇記王惟恭黃庭經趙琬章古字略王存義切韻張庭珪劔銘裴光遠集綴郭昭卿字指李商隱略古崔希裕略古丘光庭序文鳳栖記

楊用脩字書目



楊用脩聞見字書目石鼓文鄭樵注王應麟注蘇軾注史篇文說

九經韻補羣經音辨賈昌朝小爾雅孔廣雅張要

雅案賈升郎埤蒼升郎漢永元中人糾謬正俗顏師古通

俗文說文五義說文系傳徐錯呂忱字林陸該

字林葛洪字苑曹產字苑御覽字府庾元威字府

鐘鼎欵識薛尚功集古錄歐陽脩博古圖考古圖呂大臨

金石錄趙明誠故跡遺文徐浩古跡記北齊李鉉字

辯李燾五音譜七音韻鏡宋吳恭字林音義張揖

誤字周成難字宋庠國語音智騫楚辭音徐邈莊

焦氏筆乘 卷六 九

子集音甘輝魏包莊子釋音陶弘景黃庭經音孫

炎爾雅音釋玄應諸經音義蕭該漢書音義李舟

切韻董南一切韻指南晉王延文字音何承天纂

文阮孝緒文字集略李登聲類李季節音譜陸法

言集韻隋潘徽韻纂孫恂唐韻曹憲桂苑珠叢張

叅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夏竦古文四聲韻

趙克繼廣古文四聲韻郭忠恕佩觿集鄭樵字始

連環鄭樵象類書溫公切韻指掌圖孟昶書林韻

會黃公紹韻會舉要吳棫韻補顏元孫干祿字書

婁機廣干祿字書周琦六書正譌王隆小學篇說

文字原劉士明動靜字音唐蒙博物記李肩吾字

通洪适隸釋呂靜韻集周思言音韻文字辨疑夏

侯該韻略杜臺卿韻略楊休之韻略張揖古今字

詁阮孝緒古今文詁班馬字類丘陵文字指要郭

知玄集韻拾遺鄭氏篆隸戴侗六書故毛晃禮部

韻略劉淵平水韻韻總李涪刊誤陳思寶刻叢珠

書苑菁華王柏正始之音字謚格聲本聲緯

英公用脩有聞見字書目其未備者輒疏於

焦氏筆乘 卷六 十

此

神禹碑李斯嶧山碑泰山碑秦望山碑詛楚文皇

象天發神識碑石鼓音釋泉志古印式衛宏古文

官書郭顯卿雜字指衛宏古文奇字僧曇域補說

文字解說文音隱說文韻補古今字書東哲發蒙

記楊承慶字統顧野王玉篇釋慧力像文玉篇趙

利正玉篇解疑司馬光類篇侯洪伯字類叙評謝

康樂要字苑馮幹括字苑葛洪要用字苑殷仲堪

常用字訓賈紉字屬篇鄒里要用雜字王義文字



要記周成解文字薛立字宗文字譜江邃釋文王  
情文字志王氏文字要說難字要覽郭訓字旨篇  
桂林珠叢略要隋王劭俗語難字李少通雜字要  
僧正度雜字書文字整疑正名顏延之詁幼荀楷  
廣詁幼顏延之纂要文字釋疑戴規辯字李少通  
今字辨疑顧愷之啟疑記啟蒙文字指歸唐武后  
字海稽正辨訛僧智光龍龕手鑑僧寶誌文字釋  
訓明皇開元文字音義唐歐陽融經典分毫正字  
音書考源周研聲韻呂靜韻集張諒四聲韻林段

焦氏筆乘

卷六

十一

弘韻集羣玉典韻王該文章音韻李槩音韻李槩  
脩續音韻决疑纂韻抄劉善經四聲指歸沈約四  
聲夏侯詠四聲韻略趙氏韻篇李槩音譜釋淨洪  
韻英陸慈切韻蕭鈞音韻武元之韻詮明皇韻英  
顏真卿韻海鏡源僧智猷辨體補脩加字切韻李  
邕唐韻要略雍熙廣韻丁度集韻禮部疑韻陳彭  
年重脩廣韻吳鉉五音廣韻景祐韻王延雜文字  
音陽休之韻略陽休之辨嫌音異字同音張推證  
俗音顏愨楚證俗音略叙同音聲韻圖柳曜五音

切韻樞切韻指元論僧鑑言切韻指元疏劉伯莊  
續爾雅曹憲博雅曹憲古今字圖雜錄李商隱蜀  
爾雅劉温潤羌爾雅蕃爾雅母昭裔音略陸佃爾  
雅新義爾雅貫類宋世良字略徐錯韻譜劉守錫  
歸字圖僧守温三十六字母圖僧宗彥四聲等第  
圖僧行慶定清濁韻鈴切韻內外轉鈴內外轉歸  
字郭逸音訣劉鎔經典集音劉伯莊史記漢書音  
義徐文遠左傳音李玄植三禮音義公孫羅文選  
音義陸德明經典釋文曹憲文選音義許淹文選

焦氏筆乘

卷六

十二

音句中正八體書雍熙廣韻王安石字說唐昶字  
說集解劉原父先秦古器記張有復古編張有五  
聲韻補汪藻古今雅俗字王宗道切韻指玄論倪  
鏜六書類釋許謙假借論六書統六書精蘊四書  
五經明音古今韻漢緣分韻梁有演說文李行中  
字源李陽冰謙卦碑李陽冰新泉銘趙古則聲音  
文字通正轉音略字學源流六書指南六書本義  
王球嘯堂集古錄高衍孫五音總韻林罕字源偏  
傍小說葛刪正續千文字婁機漢緣字源劉球碑



本錄韻佐書韻編洪适錄釋石經遺字碑王楚鐘鼎篆韻杜本華夏同音吾衍鐘鼎韻吾衍周秦刻石釋音吾衍學古編吾衍續古篆韻吾衍疑字吾衍說文續釋楊鉤鐘鼎篆韻宣和譜楊克一集古印格王厚之復齋印譜顏叔夏古印譜姜夔集古印譜趙孟頫印史王應電同文備考黃諫從古正文楊慎六書索隱轉注古音略古音餘古音附書學正韻字學集要田藝蘅同文集李宗言釋字

歐公誤以八分爲隸

焦氏筆乘 卷六

十三

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歐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

用脩誤解歲字

用脩云歲古卽遂字今文從步從戌年至戌而終乃秦以十月爲歲首故制字从步戌前此未有也按爾雅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歲星行一次而

四時之功畢故年謂之歲從步者其躔度可推步也從戌者木星之精生於亥自亥行至戌而周天也謂其始於秦蓋誤

霓可兩音

霓說文屈虹青赤或白陰氣也雄曰虹雌曰霓研奚切又五結切南史沈約作郊居賦以艸示王筠讀至雌霓連蜷沈撫掌曰僕嘗恐人呼爲平聲范蜀公召試學士院用彩霓作平聲考試者判郊居賦霓五結切范爲失韻當時學者爲之憤鬱司馬

焦氏筆乘 卷六

十四

文正公曰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按韻書此類甚多有两音三音而義同者皆可通用

卅卅卅三音

顏之推稽聖賦魏姬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二音入而集反說文二十并也俗音念者誤三十并爲卅音撒先合反四十并爲卅音錫先立反史記秦始皇諸刻石文四字爲句正用此今刻本一字改作二字黃花老人詩招客先開卅雙



郤一字讀作二字皆可笑也

甄有三音

甄有三音一在真韻之人切漢書甄表門閭靈貺自甄之甄一在先韻稽延切左傳左甄右甄軍之兩翼也一在震韻之夙切周禮典同薄聲甄注掉也鍾病也殷寅玄元皇帝應見賀聖壽無疆詩應曆生周日所祠表漢年無由同拜慶竊朴賀陶甄自先韻旁入真韻

說文引孔子

焦氏筆乘

卷六

十五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即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為酒禾入於水也又曰推一合十曰士以一貫三曰王此類甚多豈叔重去古未遠別有所見邪抑孟堅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邪

漢儒失制字之意

漢儒鄭玄賈逵杜預劉向班固劉熙諸人皆號稱博洽其所訓注經史往往多不得古人制字之意姑以釋親言之如云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母牧

也言育養子也兄况也况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子孜也以孝事父常孜孜也孫順也順於祖也男任也任功業也女如也從如人也姑故也言尊如故也姊咨也言可咨問也夫扶也以道扶接也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妻齊也與夫齊體也妾接也以時接見也凡此率以已意牽合豈知古人命名立義固簡而易盡乎今以六書及許慎說文攷之蓋父字從丂從一丂即手字一即杖以手執杖言老而尊也母字從女從兩點女而加乳象哺子

焦氏筆乘

卷六

十六

形也兄字從口從人象同胞之長以弟未有知而諄諄誨之友愛之情也弟字上象卯角中象擊手下象跂足不良于行義當從兄也子字上象其首中象其手下象并足始生襁褓之形也孫字從子從系子之系所以續祖之後也男字從田從力壯而力田供為子職也女字象兩手相揜斂足而坐淑德貞閑也姑字從女從古齒德俱尊觀舅從白可知也姊字從女從市市即古紱字紱為蔽膝義取在前觀妹從未可知也夫字從天而出象妻之



所天也婦字從女從帚女而持帚承事舅姑之義也妻字從女從尚言女而上配君子也妾字從女從立女而侍立卑以承尊也細玩篆文其義立見乃湯不之省輒爲之附會其說亦鑿矣哉

韓詩誤解字

韓詩外傳云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于得失不知亂之所繇眊眊乎其猶醉也按古文君

焦氏筆乘

卷六

十七

字同從門從口取端拱南面出命令而無爲之意李斯小篆從尹從口許慎說文云從尹從口以發號晉悼公曰臣之求君以出令也此君字之義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李陽冰曰王者之王中一畫近上王者則天之義此王字之義也師之稱爲先生謂聞道先乎吾如樂克於孟子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之類長老之稱亦爲先生謂年齒先于吾如孟子遇宋牼於石

丘曰先生將何之之類子之稱父亦爲先生謂其分之可尊如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之類君之稱臣亦爲先生謂其德之可尊如魯哀公聞冉有之言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衛靈公聞子夏之言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之類此先生字之義也古人制字每寓意於點畫之中觀此類可見矣乃以羣釋君以往釋王以先醒釋先生至如司馬遷班固鄭康成應劭劉熙之徒

焦氏筆乘

卷六

十八

諸所訓註此類非一則徒以聲之相近者而強釋之初不攷六書之本意其誤後人甚矣

繇有六義

繇有六義黃履翁云漢高帝繇咸陽則與徭同文紀無繇教訓其民則與由同百官表咎繇則與陶同李尋傳繇俗則與謠同韋孟詩犬馬繇繇則與悠同班固賦謨先聖之大繇則與猶同一字凡六用

率有五音



率有五音將率之率音帥孟子穀率左氏藻率唐率更令皆音律量名音刷督率之率音朔算法約數之率音類

敦有九音

敦有九音禮敦厚以崇禮音墩詩敦彼獨宿音堆樂記樂者敦和音純詩敦彼行葦賈誼賦何足控敦竝音團詩敦弓既堅廣韻天子弓也音雕周禮每敦一几敦覆也音憐周禮度量敦制注敦布帛幅廣也音準周禮珠槃玉敦明堂位有虞氏之兩

焦氏筆乘 卷六

十九

敦音對爾雅敦丘如覆敦音純

離有十六義

離有十六義黃離倉庚也見說文離麗也離也者明也見易雉離於羅見毛詩大琴謂之離見爾雅釋流離鳥名見詩注前長離而後裔皇注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織離鳥名見李斯書陸離參差也見文選侏離夷語也見漢南蠻傳株離西夷樂名又設服離衛注陳也見左傳又離木名瑩冢中之樹見孔子世家又水名零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

見地理志又姓離婁見孟子又轉去聲不離飛鳥不可須臾離也見禮記又轉力爾切輪困離奇又離靡廣衍見漢書

苴有十四音

苴有十四音七間切麻也子間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苴與巴同又子邪切菜壤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艸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菴又作泚今作渣非又都

焦氏筆乘 卷六

二十

賈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下切糞艸也又側魯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醋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苞苴囊貨也

古字有通用假借用

經籍中多有古字通用及假借而用讀者每不之察如易豐卦雖旬無咎禮記內則旬而見注皆釋均不知旬即古均字遜卦肥遯無不利肥古作𦵏與蜚字同韻書訓別也則肥當從𦵏離卦離麗也



又云明兩作離禮昏經曰納徵束布離皮白虎通云離皮者兩皮也三五曆紀古者麗皮爲禮離麗古通用巽卦喪其資芥資當讀爲齊應劭云齊利也淮南子云磨齊芥以伐朝菌漢書王莽傳引易句資作齊資齊古通用艮卦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熏讀爲闡蓋艮爲闡也熏闡古通用歸藏易一與與讀爲坤卽古坤字書堯典方命圯族圯讀爲弊卽古弊字禹貢西傾因桓是來又和夷底績水經注和夷底績卽西傾因桓之桓漢書桓東少年焦氏筆乘 卷六 十一

云伯景爲太僕回鞿古與景字同音亦相借耳詩小序氓喪其妃耦妃當讀爲配妃配古通用國風猗嗟名兮玉篇引名作顛眉目之間也西京賦昭藐流盼一顧傾城注昭眉睫之間皆言美人眉目流盼使人冥迷所謂一顧傾城也名顛冥三字古通用小旻發言盈庭發讀爲聒發聒古通用碩人鱣鮪發發發讀爲潑發古潑字省文小雅采芣平平左右論語便便言皆訓辨給也堯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百姓平便古字通用公劉芮鞠之卽焦氏筆乘 卷六 十一



冰鮮讀為獻鮮獻古通用玉藻立容辨甲母調辨  
 讀為貶辨貶古通用又盛氣顛實揚休顛讀為填  
 顛填古通用一命緼鞮幽衡幽讀為黝黝黑色幽  
 黝古通用少儀鸞和之美美讀為儀美儀古通用  
 樂記名之曰建燿建讀為展建展古通用祭義燔  
 燎羶羶羶讀為馨香羶羶馨香古通用祭統百  
 官進徹之進讀為餽進餽古通用投壺若是者浮  
 浮當讀為罰浮罰古通用又籌空中五扶堂上七  
 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何休曰側手為膚按指為  
 焦氏筆乘 卷六 三十一

藻古通用巾車革路龍勒條纓條讀為條條條古  
 通用又蒲蔽焚蔽藻蔽藩蔽爾雅輿前謂之輶後  
 謂之弗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通作弗蔽弗古通  
 用雉氏秋繩而芟之繩讀為孕繩孕古通用考工  
 記梓人為侯上两个與其身个讀為幹个幹古通  
 用輶人輶欲頎典頎典讀為懇殄頎懇典殄古通  
 用函人犀甲七屬屬讀為注屬注古通用又眡其  
 鑽空空讀為孔空孔古通用慌氏以欄為灰欄讀  
 為練欄練古通用矢人以其笥厚笥讀為橐笥橐  
 焦氏筆乘 卷六 三十四

寸扶讀為膚扶膚古通用又王言如綸其出如綽  
 綽讀為紉紉紉古通用周禮小司徒施其職而平  
 其政政讀為征政征古通用賈師展其成而奠其  
 賈奠讀為定奠定古通用司尊彝凡酒脩酌脩讀  
 為滌脩滌古通用大宗伯攝而載果果讀為裸音  
 灌果裸古省文司几筵每敦一几鄭玄曰敦覆也  
 敦讀為燾敦燾古通用鬱人遂狸之狸讀為埋狸  
 埋古通用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讀為釋舍釋  
 古通用典瑞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繅讀為藻繅

古通用匠人為溝洫凡行奠水奠讀為停奠停古  
 通用弓人為弓老牛之角紆而昔昔讀為錯昔錯  
 古省文又畏也者必撓畏讀為隈畏隈古省文又  
 中有變焉故校校讀為絞校校古通用儀禮注布  
 八十縷為一宗宗讀為升宗即古升字春秋宣公  
 九年晉卻缺救鄭成公十七年晉殺卻錡卻犇卻  
 至卻讀為卻音隙漢有却正晉有却超却鑿卻古  
 邠字左傳隱公元年衆父卒衆讀為終衆終古通  
 用文二年穆伯及晉司空士毅盟于垂隴及上會



士燮士鞅士當作土傳譌耳又詩徹彼桑土土讀  
爲杜土姓杜伯之後土卽古杜字省文宣四年闢  
穀於菟班固叙傳引此菟作擇古通用襄二十五  
年于產對晉云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  
以備三恪恪當讀爲客恪客古通用又衛侯入逆  
于門者領之而已說文領低頭也徐氏曰點頭以  
應也今作領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  
介讀爲介介古通用昭元年趙孟視蔭蔭讀爲  
陰蔭陰古通用文元年享江芊而勿敬也又昭十

焦氏筆乘 卷六 二十五

三年芊姓有亂必季實立今氏書有乚姓而無芊  
姓諸韻書乚芊字同音皆訓羊出聲則知芊卽古  
乚字昭七年彘臣僚僚臣僕僚當讀爲牢僚卽古  
牢字昭二十五年隱民多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  
而除其害也詩云如有隱憂隱當讀爲殷隱殷古  
通用又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讀爲棚箭房之蓋  
冰棚古通用定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爽  
讀爲霜爽霜古通用穀梁傳以伯宗爲伯尊賈逵  
以宗盟爲尊盟與舜典禋於六宗宗亦爲尊宗尊

古通用國語王乃秉枹親鼓之離騷援玉枹兮擊  
鳴鼓枹讀爲桴枹桴古通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  
也多當爲祗正義云古祗字孟子海河之於行潦  
潦讀爲滂潦滂古通用素問脉泣而血虛又云寒  
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脉凝泣  
而變色泣讀爲澀泣澀古通用山海經帝俊妻是  
生十日俊古舜字莊子膠膠擾擾膠讀爲攪膠攪  
古通用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注  
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注誰與譙通與高帝

焦氏筆乘 卷六 二十六

譙讓項羽之譙同何與呵同譙呵如今關城盤詰  
之例誰譙何呵古通用史記庾死獄中說文束縛  
梓世爲史庾史古通用有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  
侯亞漢書作惡漢條侯周亞夫有玉印其文曰周  
惡夫印亞惡古通用又尉佗曰使我君中國何渠  
不若漢長安狹斜行丈夫且徐徐調弦渠未央淵  
明詩壽考豈渠央黃魯直木穿石槃未渠透渠字  
班史及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俱作遽字宋王楙  
引庭燎詩注云夜未渠央渠當呼作遽謂夜未遽



盡也渠遽古通用漢紀紅女下機紅卽古工字太  
 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  
 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二媚  
 字竝讀爲媚媚亦妬也五宗世家云常山憲王后  
 妬媚王充論衡云妬夫媚婦生則忿怒鬪訟媚媚  
 古通用漢書兵難險度險讀爲遙卽古遙字又規  
 察規讀爲廉規規視之義卽古廉字呂紀未敢訟  
 言誅之訟讀爲公古公字又孟光舉案齊眉張平  
 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二案字卽古枕字又  
 焦氏筆乘 卷六 二十七

思玄賦顛羈旅而無友兮顛讀爲獨顛獨古通用  
 百卉含葩葩讀爲花卽古花字言辯而確確讀爲  
 確確確古通用又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  
 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通用秦方士徐市又作  
 徐福實一人也市讀爲鞞古鞞字鞞福聲相近司  
 馬長卿大人賦上僊僊有凌雲之氣僊讀爲飄僊  
 飄古通用論衡云伍員帛喜帛喜讀爲伯詔帛伯  
 通喜古詔字省文又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天官書  
 一湛一旱時氣也淮南子旱雲烟火涔雲波水又

云雖有涔旱災室之殃民莫困窮已也湛涔古通  
 用淮南子人間訓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  
 輦讀爲輕古輕字泰族訓無隱士無軼民又車有  
 勞軼軼讀爲逸軼逸通又經誹譽以導之齊俗訓  
 聽失于誹譽誹讀爲毀誹毀古通用又鳥窮則噉  
 獸窮則卑噉讀爲喙噉喙通卑讀爲觸卽古觸字  
 兵略訓吏民不相慘慘讀爲睦慘睦古通用又進  
 退屈伸不見朕整整讀爲垠卽古垠字又昧不給  
 撫呼不給吸給讀爲及給及通韓詩內傳已北耕  
 焦氏筆乘 卷六 二十八

曰由呂氏春秋管子皆云堯使稷爲由錢譜神農  
 幣文農作由由農通風俗通恠神女新從聳家來  
 聳讀爲壻卽古壻字束皙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  
 點辱左思唐林兄弟贊二唐潔已乃點乃汚陸厥  
 峇內兄希叔詩旣叨金馬署復點銅龍門點卽古  
 玷字析里橋碑跋云醴散關之嶠潔史記張儀傳  
 杖而醴之韓信傳醴兵北首燕路洪氏載漢碑文  
 有云農夫醴未又云辭榮醴黻醴卽古釋字管子  
 君臣上篇緝絕卽古克冕字又輕重甲篇鮑卽古



鴉字唐蘇頌朝覲壇頌乚虞氏乚讀為稽古稽字  
白樂天詩云誰教不相離相字讀為厮相厮古通  
用金大定中題燕靈王之枢作舊枢舊古通用此  
類最多不可殫述苟讀如其字誤亦甚矣

古文多倒語

古文多倒語如息之為長亂之為治擾之為順荒  
之為定臭之為香潰之為遂釁之為祥結之為解  
坐之為跪浮之為沈面之為背糞之為除皆美惡  
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天地盈虛與時消

焦氏筆乘卷六

十九

息以息訓長也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  
為四方新辟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  
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  
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其臭  
如蘭衿纓皆佩容臭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于  
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艸不潰茂以潰  
訓遂也將以釁鍾以釁訓祥也親結其綱以結訓  
解也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以坐訓跪也越浮西  
子于江以浮訓沈也馬童面之面縛銜壁面規架

而改錯以面訓背也為長者糞以糞訓除也

古逸經

初秦之咸學也書藏於屋壁後人收拾散滯遂已  
不全其後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縑以代  
簡紙以代縑愈遠而愈失真矣如采齊狸首見周  
禮河水祁招新宮響之柔矣雖有絲麻翹翹車乘  
俟河之清禮義不愆見春秋傳驪駒見漢儒林皆  
逸詩也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  
消息見左傳疏誣神者殃及三世見劉向傳建其

焦氏筆乘卷六

三十

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又勞而不伐有  
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  
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  
而益謙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又天地  
動而萬物變化見說苑其亡斯自取災見風俗通  
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見說文正其本萬事理失  
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東方朔化民有道對小人處  
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  
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見鹽鐵論



皆逸易也民可近也而不可止也見周語聖作則  
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見左氏維高宗報上甲微  
見孔叢子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  
以之見賈誼書禹七年水湯五年旱見墨子舜彈  
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見風俗通大社  
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厥  
兆天子爵見白虎通前師乃鼓篋諫見周禮大司  
馬注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見  
國策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見孟子恃德者昌恃

焦氏筆乘

卷六

三十一

力者亡見史記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見呂氏春  
秋母為權首將受其咎又先其筭命見漢書說文  
引虞書仁閱覆下則稱昊天大傳引盤庚若德明  
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又引酒誥王曰封唯曰若圭  
璧文選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  
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皆逸書也半璧曰璜  
見周禮疏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見文選注天  
子駕六馬諸侯駕四馬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見王  
度記皆逸禮文也王居明堂位見正義瑞命見論

衡聘禮志見荀子皆逸禮篇名也文翰若采維周  
成王時蜀人獻也見古今注逸周禮也玉粲之璉  
今其璉音猛也見說文古皆沒見風俗通如玉之  
瑩見文選注璠璣魯之寶也遠而望之煥若也近  
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見事類賦並  
稱逸論語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  
者也見法言人皆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見說  
苑三見齊王而不言事見荀子紂貴為天子不死  
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

焦氏筆乘

卷六

三十一

也見伍被傳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  
也見史記六國表注舜生五十不失其赤子之心  
見鄭玄坊記注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  
耳見桓寬論泰山之高參天入雲見文選注堯舜  
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見史通並稱逸孟子夫  
諸書漢儒劉向輩校定于前蔡邕輩鐫刻于後嗣  
是唐有大唐石經宋有三體石經可謂詳矣第不  
知漢初諸儒之所讐校者何書遂至遺逸如此先  
儒往往稱外國本曾見蜀有論語石經舉一隅下



有而示之三字必有我師焉下有我字後其食作後食其祿唐玄宗亦改洪範無陂爲無頗凡此豈孔壁既出之後殘篇斷簡漢初諸儒攷校弗精以致斯繆後人因而承襲之與

偽書

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邪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豈禹時所有邪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

焦氏筆乘

卷六

三五

然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園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園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于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辯貴賤正賢否爲神農之書可乎三略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雜援軍讖以足成之夫讖書起于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略之末謂三略爲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武果衰世乎六韜中其言多誣聖賢之甚竊孫吳之陳而謂太公爲之乎爾雅周公書也

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丘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爲節秦始有之丘明安得紀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夫自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日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爲正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至太初曆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

焦氏筆乘

卷六

三五

諺有自來



今諺云遠水不救近火此出韓非子以干求請託為鑽出班固答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以見陵於人為欺負出漢書韓延壽傳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克責曰不中用此出史記始皇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此出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弗肯磨又罵上老狗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封侯曰子細本北史源思禮傳為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罵人

焦氏筆乘卷六

三五

為獯奴本南史王琨獯婢所生曰附近古作傳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形容短矮者俗謂之蓬文選有蓬脆之語唐書王任傳形容蓬陋蓋里巷常談其所從來遠矣

焦氏筆乘卷之六終

焦氏筆乘續集卷一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讀論語

孔子言默而識之非默於口也默於心也默於心者言思路斷心行處滅而豁然有契焉以無情契之也以無情契之猶其以無言契之也故命之曰默夫有所學則厭默識以為學學不厭矣有所誨則倦默識以為誨誨不倦矣有非默也故曰何有

焦氏筆乘卷之一

於我哉雖然真能默識者即有亦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有無論也

空空如者孔子也庶乎屢空者顏子也屢空則有不空矣蓋其信解雖深不無微心之起也有微心之起即覺而歸於空顏子之不遠復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非其動於躬也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則力少而功倍老子曰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顏氏散之於微者也故曰其殆庶幾



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人之品也性之在人不以品而異者其恒也性有恒而人之造性有至與不至所謂性者亡也虛也約也性非亡虛約所可名而舍之無以名性則曰亡虛約云爾世不知妙其亡而實之以爲有不知妙其虛而增之以爲盈不知妙其約而炫之以爲泰此其所以離於性也離於性而欲以之聖難已雖然彼雖離於性而性之亡虛約自若也彼自不知耳

仕與學一理也而未達者二之未能自得於心耳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二

不知仕而優卽爲學毋離仕而求學也學而優卽爲仕毋離學而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

耿在倫先生曰子游言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以本末爲二也子夏言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知本末之一也觀草木之根杪不當離末而求本則君子之教人可舍事而談理哉然曰有始有卒是猶二之也二之非聖人也聖人者無本末無先

後無始終如環之中以游於無窮

李漸菴先生曰未悟無生則死生在前不能無怖臨深履薄有戰兢之心皆怖也心怖於中斯手足無所措於外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了然矣故啓手啓足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怛化爲心哉其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無怖心也無怖心者無生死也

曾皙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實而虛有勇知方足民小相皆實用也而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三

我之目前皆成空闕矣曾皙者莫春卽可樂不擇時也童冠卽可與不擇人也浴沂風雩卽可爲不擇地也彼豈有所待哉此三子之虛不如曾皙之實也曰夫子云知或知爾則何以哉皙何以不對其問也曰此正所以對之也蓋以謂如有知我者執此以往耳而以爲不對其問者不知學術卽經綸也不知學術卽經綸故世之言理者率秦以來之吏事而聖門之作用隱矣

孔子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



哉又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學也誨人也事父兄公卿與勉喪事謹酒德也皆聖人日用之常因物付物之應迹耳而其心則一無有也古先生書云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菩提令孔子而有少法可得何以為默識耶

汪伯玉司馬問余曰孔子自志學至縱心十年一進也孔子年踰七十亦更進於縱心乎余曰非孔子之能進孔子之能舍也六十則舍知命矣七十

集東筆乘

卷之十

則舍耳順矣孔子而未夢奠也安知不舍縱心乎故始之所是卒而非之孔子所以與年而化也蒙莊旦暮遇之矣

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艮之象詞曾子嘗稱引之以示人也不出其位即易言止其所也人性自止而役於思者不知其止或惡思之役也又欲廢而絀之皆妄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蓋目動於色耳動於聲用而常止者惟背為然夫身之五臟繫於背百骸九竅之榮衛背為

之輪其用大矣而謂之止者用而無用也視不以目而以背則視而無視視常止矣聽不以耳而以背則聽而無聽聽常止矣所謂不獲其身也視而無視則視不見色聽而無聽則聽不聞聲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身而不獲多其人而不見是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離念而求寂則思廢墮體絀聰者也謂之斷見當念而不寂則位離憧憧往來者也謂之常見常應而泊然棲乎性宅此則非斷非常唯君子能之

集東筆乘

卷之十

此信果也必之則小人不必之則大人故學惡夫必也

道無高堅前後也而見為高堅前後老子所謂前識也夫博文約禮顏子之體諸我也而我之未竭故前識生焉曰欲罷不能猶有力可用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猶有象可從未竭也竭不竭止不止矣故曰惜乎未見其止

孔子自顏子而下意屬子貢子貢不能領也不知命本空空而索之多聞多見如貨殖者然即不無



千慮一中中以億也射覆者之方矣

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李嘉謀曰多學之爲病者繇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悖曲直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反如是則多卽一也一卽多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於一萬事畢

孔子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其言

焦氏筆乘

卷之一

木

異矣要之知卽無知語非冰炭蓋知體虛玄泯絕無寄居言思之地非言所及處智解之中非解所到故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此非空空何以狀之故子思謂之不睹不聞又謂之無聲無臭

曾子少孔子五十三歲羣弟子之最少者也孔子晚年得之了此大事一貫之唯口耳俱喪豈涉生死之流歟迨門人問之輒舉忠恕以對不動目前全成正覺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氏頓門也欲卽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卽是至非欲外更有至當體而空觸事成覺非頓門而何

孔言一貫老言得一學者以一爲至矣不知實無所謂一蓋因萬有一萬廢一亡子瞻衆妙堂記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子瞻殆性與道會者也

世以出離生死之說創於西極之化人而實非也

焦氏筆乘

卷之一

木

孔子不云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未知生焉知死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是時貝葉未播洛陽葦航未過建業也而語相懸合如此學者有會於孔子之言則化人之書亦思過半矣問何謂原始反終曰原始則知無始矣反終則知無終矣無始無終而死亡之念息矣

人無善無不善而人以爲善以爲不善不知其同也旣得其同故善者擇而從之善固善矣不善者改之不善者亦善矣



吾之本性未始有物不知性者弊弊焉取而為之愈為愈蔽舜禹知之立於物先而不以物易已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方其有為非我之為故為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故功成而不居此其有天下而不與也

意者七情之根情之饒性之離也故欲滌情歸性必先伐其意意亡而必固我皆無所傳此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之學也曰聖人無意則奚以應世曰聖人應世非意也智也意與智奚辨乎曰於意而

焦氏筆乘 卷之一

離意意即智矣以智而為智智亦意矣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耳

斯為何物未信何繇未信而夫子悅之何故此學者所當深疑也學必始諸信不信則不能一故信者道之母也夫語則一人也默則一人也靜則一人也動則一人也斯不一矣信有真理而不信無理之不真信有真淨而不信無垢之非淨信有一我而不信六極無之而非我信有一心而不信萬物無物而非心斯不信矣不一則不可強一不信

則不可強信惟知性者能之

世之噉名者毋論矣或惡夫名而避之斯其噉名也不彌甚乎王摩詰云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蓋離身而反認其身知名空而乃不辭其名也

性道一耳孰為性孰為道孰聞性道故可得而聞猶成二也不可得而聞乃真聞也噫世知性不可得而聞惡知夫文章不可得而聞乎知文章不可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九

得而聞則文章固性道也清者患其無容夷齊不念舊惡則清而容物者也性者我之故物也溫之而不使寒之則新知日起新非離於故也性本日新不溫則不知其新日溫日新而取之左右逢其原師資之具也故可為人師

孔子見南子諾陽貨赴公山之命從佛盼之召所謂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也

王剛中曰道無邪正自正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



不皆正自邪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邪如桑中墻有茨東門之枌之詩具道閨房淫泆之事聖人存而不削者以其一念自正也。有學道者久未有得一日聞市倡之歌而大悟聽人之言一係乎心術如此剛中之言非但見詩人之心思不及於邪亦示讀詩者之心術當依於正耳。

禮者體也仁不可名而假於禮以名如易之天則詩之物則皆名也。我有此禮而已見生焉則岐克之所以還於禮也。顏子之不遠復也仁以天下爲

焦氏筆乘

卷之一

十一

體孰爲仁又孰歸仁蓋岐於已則天下外矣克夫已則天下歸矣歸卽復也克已矣而又言由已何居已之爲已無不自由而有已者恒失之故克已斯能由已也。關尹曰能克已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禮無體也有已非禮矣視聽言動而勿於非禮卽爲復禮非已克而更有禮可復也。子瞻云如人病眼求醫與之光明醫曰我但有除翳藥無與明藥明如可與還應是翳由此言之世之求明而得翳

者豈少也哉

載道必以器不重不威謂之固非其器也。學則不固矣而學之自忠信始。忠信者無心之謂措。忠信於波流之中而懸水不能溺。主忠信於客塵之中而人僞莫能膠。君子所以造道也。

終日不違如愚悟之以默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發其所悟也。夫子退而顏子能發明之以曉人。此其得之而門人日親也。歟如云以身發其蘊則不俟退省然矣。

焦氏筆乘

卷之一

十二

漸菴先生曰人性本直因而遂之則爲剛。彼挾用剛之心者欲而已欲豈剛乎。學者知欲與剛之辨可與言學矣。

孔子於知不知曰是知也。於每事問曰是禮也。則孔子之爲聖可知已。世乃謂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而相尋於博物其耻尚失所如此。

晏子曰唯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防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



微生名畝字高漢古今人表晉郭子玄皆言卽尾生者也生以直信立標其固甚矣然能乞醢以通鄉鄰之窮則亦不專於直也故夫子善之無出不由戶之人亦無不由道之人人自不知耳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是也若道可莫由曷謂不可須臾離乎

天下多吝與貪者唯惡夫吝與貪也故見予若辭者輒相與多之而不復論其當否如此則辭予常居其是受取常處其非而道爲有方之物矣夫子

焦氏筆乘

卷之一

十一

恐二子之病道也故代爲權之令以繼富者移之周急以九百分之鄰里鄉黨然後知聖人爲化工之賦物而有心如二子者不足爲也

禮者心之體本至約也約不可驟得故博文以求之學而有會於文則博不爲多一不爲少文卽禮禮卽文我卽道道卽我奚畔之有故網之得魚常在一目而非衆目不能成網人之會道常於至約而非博學不能成約

邵堯夫曰孔子贊易自伏羲祖三皇也序書自堯

舜宗五帝也刪詩自商湯子三王也脩春秋自魯隱孫五霸也蓋六籍雖舊而一經刊定萬世與日月並懸其事雖述而功倍於作豈虛言哉老彭王輔嗣楊中立皆以爲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爲老子其說古矣

君都而臣拂彼吁而此俞虞廷之和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孔門之和也曾子在孔門爲最少此蓋於師友散亡而

焦氏筆乘

卷之一

十三

追歎當時相與之盛耳禹以克儉名然於神未嘗不盡物於民未嘗不盡力也倘一以儉行之則韋布之素規非帝王之盛節矣

非無隱也欲隱之而不得也非以行與也欲不與而不能也舉足下足無非道場一歎一吐盡成法妙此豈可以名理求言思測哉學者真知行之一字則六經爲筌蹄千聖爲過影釋氏之棒喝猶屬不親老聃之微妙皆爲餘食矣



問上達下達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二物也君子見性故不得有但見其道而不見其器小人執相故不得無但見其器而不見其道君子上達故大道可受而以小知囿之則非不器之大道小人下達故小道可觀而以大道界之則爲無忌憚之中庸

父在觀其志而善繼之矣父沒則觀其行而善述之此無改於父道也豈必終身哉卽三年能此亦可謂孝甚言無改之難耳所謂爲人子者無以有

焦氏筆乘

卷之一

十四

已也

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如此卽善啓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魏伯陽曰千周萬徧兮爛份份其可觀鬼神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噫非嘗困衡於心者惡能味其言哉

凡學之難難於知也知及之夫已豁然還於性矣自此徹始終也則曰仁徹內外也則曰莊徹己人

也則曰禮皆智也一智而三言之何居夫子虞人之弗徹而幾其徹之也故丁寧之耳

禮言事親左右就養無方事君左右就養有方無方者左若右無不當爲也有方者左若右有定位也遊必有方者豈在親之側養必無方而遠遊去親則凡逆爲之計者當有定所歟

夫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置心於無用一用其心於不善同歸於難而已

焦氏筆乘

卷之一

十五

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公山佛昉之爲人何如哉峻拒之未必無以召咎故曰欲往聊示其心之無繫如乘桴浮海云耳子路者聞乘桴則喜聞之公山則不悅見形而不及道固未易得聖人之趣也君子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不去仁也藉令其去此何名君子乎非君子不去仁也仁自不可去也終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際敏者莫措其手智者難置其思而仁在焉惟君子自知而自信之斯謂不去耳於此不去而以意爲仁彌爲之



而彌遠日下孤燈能無失照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之為言至也止即易之止其所書之安汝止也人性自止而自昧之唯當父母之喪天崩地陷死且不知而奚他意慮之有故致乎性之止者莫明於此蓋哀慟已極而不可謂之動也原壤登木之歌乃反而用之彼自以為不動而不知其動也彌甚故孔子名之曰賊噫斯非知性者未易辨也

楊敬仲曰孔子但言憤不言所憤者何但言樂不言所樂者何而繼之曰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令孔子而有知其憤樂當不能以終日況老其身乎人心即道無體無方其變化云為如水鏡之畢照而非動也如四時之錯行而非為也世以其無不覺也名曰心而寔非有可指可執之物也以其無不通也名曰道而寔非有可指可執之象也肫肫浩浩非思非為無始終無生死無古今故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文王之不識不知顏子之如愚子思之無聲無臭孟

子之聖不可知皆一轍耳

心本無怒動乃有怒心本無過動乃有過顏子怒不遷而常止過不貳而常一旋覺旋消不動如故不動則心尚不有怒與過其奚著乎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顏曾為一道也

素以為絢今言巧笑美目素也而文在焉子夏蓋知文質之一也子夏雅聞一貫之說乃能及此夫子曰繪事後素則非其心矣故曰禮後乎疑不可

以禮為後也他日斥子游本末之論意即如此夫子夏蔽於文夫子示之以質乃子夏之論又超焉安得不深喜之曰啓予者非發夫子之所未知發夫子之所未言耳

伯氏有罪管仲奪其邑三百而能使無怨言非罪當其情有以深服其心如此乎孔明令廖立垂泣李嚴致死得此道矣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鑒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所以能窮物而無怒者以其無私也蓋謂此也



學之爲言覺也覺則其習也時時斯悅矣不覺則其習也勞勞斯苦矣老子曰絕學無憂易曰不習无不利蓋無學之學聖學也不習之習時習也無悅之悅真悅也苟離性而爲學刑方爲圜以鳧企雀悅其一廢其百作於此輟於彼憂不可勝窮矣惡乎悅有朋自遠方來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舉夫人之桎梏而蟬蛻之朋之樂我之樂也但性無聖凡根有利鈍其有未知者吾姑俟之而無慍焉要以覺之而止此君子一體萬物之

焦氏筆乘

卷之一

十一

學也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蓋非硜硜善其身而已者故曰學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學爲師也揚朱學道於老聃不可謂錄錄者矣乃不欲損一毛利天下知有已而不知有他也知天下未始有一物而不知天下未始無萬物也知靜而不知動也則小人而已矣故孔子於樊遲而小人之於子夏而小人儒之凡以徹其蔽而還之性耳噫自世亡大人之學而小人者遂以述於後世論語一書首尾必系之君子獨無意乎

漸菴先生曰黨者意之所向也仁體虛明本無一物奚過之有唯意各有向而過成焉一塵棲心則羣有橫生矣糠粃迷目則四方易位矣甚哉偏黨之爲累也君子觀意欲之一偏爲過則知意欲之不作爲仁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王道者仁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老子豈不知禮之卽道顧離而言之哉世方執名義膠器數而吾指之曰非道異其進而求之也求之

焦氏筆乘

卷之一

十二

而有契然後知禮外無道道外無禮經曲非粗性命非精而名義器數舉不足以礙之矣世儒知禮而不知和莊列之所鄙也故曰彼惡知禮意以彼知和矣而又礙於禮則是非真和也豈有轉徙恣睢流蕩之塗而可長行者乎以此爲道亦老聃之所痛也微獨有子而已

子文文子其行卓矣而夫子不許其仁非忠清之未至也以其未知也未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夫知之則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爲聖人不知則子



文之忠文子之清祗為百姓故知之於人急也  
道不可名也而人強名之唐虞曰時疇咨若時惟  
時惟幾若不在時是也孔門曰斯吾斯之未能信  
斯焉取斯是也然信之在我非恃道而豐成之在  
人非望道而歉各自足而已

舜之治天下其為夥矣然謂之無為而治者為而  
未嘗為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  
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  
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

焦氏筆乘卷之一

十一

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  
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  
賢於有知有為皆善談無為者也豈古之遺言二  
子得而聞之故耶

曾子三省自問心之詞人心雖靈而苦不自覺故  
常提撕之云爾或曰聞道者無所事省曾子之三  
省殆未聞一貫時歟曰曾子而知一貫也雖萬亦  
一也三奚病焉不然即內守幽閒猶然法塵分別  
影事耳非真一也且聞道者而惡於省也則道果

塊然無知者乎異日夫子示曾子曰道者所以明  
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道非德不尊德非道不明  
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  
也然則世之自詭於知道而德不脩者皆孔曾之  
弃也

孔子曰主忠信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人  
人有此忠信而不自知其為主人人有此忠恕而  
不知其即為道舍無妄而更求自成妄也故曰  
無妄之往何之矣夫門人疑一貫之說如繫風捕

焦氏筆乘卷之一

十一

影之難而曾子斷斷然以忠恕盡之然能直信曾  
子之言者誰乎楊敬仲曰夜半爨火滅飢者索食  
對燭而坐不知燭之即火也則終於飢而已忠恕  
之論燭喻也

人施詐不信於我常情必億逆應之而億逆每忒  
夫不億不逆而亦能先覺此人心自有之明不必  
聖人也而人率以意失之惜哉蓋此心之覺自神  
自明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吾能不以億逆亂之斯  
賢於人耳非賢其覺也賢其不以億逆亂吾覺也



余語傳廷尉曰人檢括其身不令多過如欲爲司馬溫公徐仲車之流則可矣若以進於聞道之君子則未也傳曰孔子不言居處恭執事敬乎余曰孔子於樊遲非惡其不恭而誨之恭也以其不知仁而因事以覺之也蓋不知恭即仁則有恭有不恭知恭即仁則無之而不恭所謂雖之夷狄不可弃也不可弃者即道不可須臾離之謂也

昧道者務多知道者弃多忘道者不厭多何者知多之不爲礙也然此非太宰所及也彼以夫子多

焦氏筆乘

卷之一

十一

能輒疑其非聖亦知用心於約矣故曰太宰知我乎知多能以少賤之故則以多求道非其路也其統之有宗其會之有元何多之有乃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則異此矣故充太宰之見則一塵可以蔽天一芥可以覆地也況於多乎充黨人之見則游之乎羣數之塗而非數也投之乎百爲之會而非爲也無成名者乃其所以大成也歟夫太宰得於一而以疑夫子之多黨人得於多而不以妨夫子之一合二說而聖人之道愈

以發明於天下則二子者皆非凡流也已

不由徑不私謁細事也而以概滅明之平生子游之知人蓋有道矣漢人云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投足于進苟容吾不忍以脅肩語本諸此史傳滅明狀貌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以受業退而脩行名施乎諸侯子游所舉二事其脩行之占與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汝中曰過者無心之失也安於過而不改則謂之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其辨也過可以善補而復有心之故則必革

焦氏筆乘

卷之一

十一

之而後復於善易曰復剛反也革去故也夫鼎之實雉膏以其空也有物塞之則否必顛以出其否而復歸於空斯乃无咎革復之義也春秋之時有以堅白鳴者此硜硜自好者也孔子無可無不可豈爲之哉夫有堅必有磷今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磷有白必有淄今不曰白矣我無以受涅而奚淄蓋聖人無成心要以有濟而已若抱堅白之空名而一無裨補則是匏瓜之繫而不食者耳匏瓜星名繫即日月星辰繫馬之繫



匏瓜本可食此則徒有其名而不食如詩言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者也匏瓜說見應柳之天文圖

蔡維正交論云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教之以距人師也褊故教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

焦氏筆乘 卷之十一

二十四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其知識多寡之較猶然贖贖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真不如顏子非許之也陸子靜曾論此有門人曰爲是尚嫌少在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

我有一端之學而人與我異此異端也今懵不知學而指他人爲異端如露處而譏人之宅爲不美也善乎王汝止之言曰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爲何物耶姑無急異端之攻也

疏水曲肱簞瓢陋巷孔顏之厄窮抑已甚矣一則曰樂在其中一則曰不改其樂此豈勉強以蘄勝之哉勉強不可以言樂勉強不可以持久則孔顏之爲樂必有以也周茂叔嘗令二程尋孔顏樂處非求之孔顏求諸已而已矣或曰吾方憂之冲冲也何樂之可尋曰但諦觀憂來何方作何形相所依既不立能依何得生當體全空豁然無礙則轉憂爲樂在瞬息間耳

老子曰道生一當其爲道一尚無有也然一雖非

焦氏筆乘 卷之十一

二十五

三十三

所以爲道而猶近於本多學雖非離於道而已涉於末二者則大有間矣雖然此爲未悟者辨也學者真悟多即一即多也斯庶幾孔子之一貫者已

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即其言而竝觀之則學之所重輕見矣奈何文滅質博溺心者衆也淮南子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



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噫世之言學而不蹈此者幾希

道不可知求之者爭爲卜度皆孔子所謂億也毋論億而弗中中亦奚益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卑之存石存瓦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噫藉令覆孟之下而無所置也射者不爲徒勞乎一旦徹其覆而親見其無一物也然後知向之金玉瓦石意見焚焚皆爲妄想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世儒類以信言果行者爲躬行之君子而實非也彼以硜硜之小人而欲冒君子之學豈知其方圓冰炭不相若乎唯視聽言動默爾證真行住坐臥冥焉生覺知大身爲非身悟形色卽天性斯孔子所謂躬行者也然則何言未之有得曰躬行者無所爲無所執又何所得乎是未得乃真得也然則信果可盡廢歟曰知道者卽信果無非躬行何可廢也關尹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抑孰知爲之爲無

爲執之爲無執也耶知爲而無爲執而無執故人卽命曰天

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是求諸事矣事非所以求仁故夫子曰何事於仁以事求仁雖聖如堯舜不能無病故莫若求仁於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自心之無動搖也謂之立自心之無窒礙也謂之達已欲無動搖亦欲人無動搖已欲無窒礙亦欲人無窒礙以此爲施其示教人以善者萬萬不侔况夫分人以財者奚足言哉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三十一

天竺書言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人以四句偈爲他人說其福勝彼卽此意也學者未造於此當近而取譬取譬者參合於心如云如之何如之何也亡何豁然還其本真則立達之妙天然自足不假外求而仁全矣何者人心自立自達所謂仁之方者一明之而已非有加也孔子言已空空無所知唯叩問者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不能有所加也蓋孔子自得其本心見聞識知泯絕無寄故謂之空空然非離鄙夫問



荅問也淨名云言語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文字說解脫相世人作無着任緣之解既墮邪觀起寂然冥合之心亦存意地於本地風光有何交涉昔有學者問於師曰不作意時還得寂然否荅曰若見寂然即為作意噫此空空之妙詮也

見大賓承大祭與施諸已而不願此其心豈窮索而獲哉吾所自有也反而得之則出門使民與施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二十六

諸人者無之而非是奚怨奚弗怨何也舍其心而外索故施而不應斯怨怨斯弃是心也吾之自有猶食焉者之自飽也何與於人而冀人之應為知此者可以識仁可以明學

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孔子學於古聖人詳矣此獨言文王者何居胡正甫曰詩稱文王功業極於光顯乃語其德之所紐特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美誕先登於岍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之空空

而毋意必固我殆默契於此也子思作中庸明家學亦咏嘆於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意亦可見已故法言曰仲尼潛心文王矣達之顏子潛心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志於道者舍孔顏所孳孳而弗求則何求哉

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嘆其難不許其仁世謂不行為守仁為化由守斯可化殆非也率是道也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而豈求仁之路哉語云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制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二十七

情者絕之始萌也然制情情存第不造於惡而已忘情者情未萌也情既不萌忘何所忘情忘心空道將來契斯孔門之所謂仁耳

讀中庸

中庸一書孔氏之微言也而解者多失之不知以中庸釋中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釋天命也自誠明謂之性釋率性也自明誠謂之教釋脩道也何謂於穆蘇子曰天也者非人之目力所可至也目力之所極蒼蒼耳蒼蒼耳故謂之玄此命之說



也居見聞之地卽見聞所不及處思爲之際卽思爲所不到非於穆而何故曰不睹曰不聞曰隱曰微曰未發誠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其性而不動於情則爲道誠者天之道也誠明者也脩是道而歸其本則爲教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明誠者也然則率其性斯道在矣而戒慎之恐懼之何居曰性之靜非離情以爲靜也而不知性者常倚於情夔夔齋栗不敢維一絲焉所以慎之也慎獨矣而必系之喜怒哀樂者何也曰聖人獨能無

焦氏筆乘

卷之十

三十

情哉喜怒哀樂雖其憧憧焉皆未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也不然卽撥喜怒哀樂而去之不得言未發也首楞嚴曰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是也曰動於情矣而欲以之性則何居曰未嘗動也而夫人妄以爲動知其未嘗動也情亦性矣何也水可爲波而波未嘗不水也性可爲情而情未嘗不性也噫非知性知天之君子孰能辨之

中庸之言中猶論語之言仁也子思特異其詞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則可觀已成性存存無方無門故謂之中肫肫也而待衆形之雕淵淵也而供萬有之酌浩浩也而中一曲之用故謂之本循性而動其動也止故謂之節不處聖而增不在凡而縮不此通而彼塞故謂之達

中和何以言致也曰中和性也而無以致之則遠覺之所以至之也兵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此其喻也致虛致道致曲皆至之也曰中和也而待致

焦氏筆乘

卷之十

三十

乎曰中和而惡於致也則道何以言脩哉致與脩非力之也覺而反其本之謂也故不行而至斯真致矣無所脩之脩斯真脩矣易曰知至至之此之謂也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何也曰是性也其在上則名天其在下則名地其中處則名萬物皆我之性也人不知性所謂肝膽楚越也而惡乎位且育之人復其性所謂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乎身也而惡乎不位且育之蓋有方則封畛立有體則小大



生神無方故彼即我我即彼也易無體故小即大  
大即小也未嘗分異隔闕而自然達乎神明盡性  
之極也

薛君采曰中庸精義盡之首章矣自此以往則第  
二義之談也曰非然也喜怒哀樂皆性也舜之孝  
武王之征伐周公之制作九經三重之施為皆喜  
怒哀樂也而惡能淺深之子思亦虞人之異觀之  
也而發其端曰費而隱費非待隱而立也隱也者  
言乎費之妙也彼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言  
焦氏筆乘卷之一  
三一

其一實不免於二之矣  
中庸其至矣乎可以知知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  
人有所不知焉可以能能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  
人有所不能焉非聖人不能知不能能也中庸不  
可能聖人亦不能之也不可能則為至道不能之  
則為至德以至德凝至道冥其情以反乎中之謂  
也曰道果如是至乎曰此非予言也固子思子之  
言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當喜怒哀無喜怒哀當哀

樂無哀樂也僧肇云知惱非惱則惱亦淨以淨為  
淨則淨亦惱知惱之非淨即知發為未發可以觸  
類而通矣

或疑致中和何以天地位萬物育余曰天地萬物  
自位自育中和未致者以為不位不育淨名經舍  
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荆棘砂礫穢惡充滿  
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  
為不淨耳譬如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是盲  
者過非日月咎眾生罪過不見如來佛國嚴淨非  
焦氏筆乘卷之一  
三一  
如來咎又云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  
有異飯豈有異異自天耳

讀孟子

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蓋迷悟悉空法塵俱淨非限量之所及豈言論  
之能詮善乎陸子靜之言至是雖夫子亦不能逃  
於曾子矣臨濟初視黃蘗如登天也一見大愚輒  
曰由來黃蘗佛法無多子至此黃蘗亦不能逃於  
臨濟故也



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又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孩提之童與赤子異赤子始生塊然純樸非無天地萬物而不知天地萬物識未生也孩提之童則知識生混沌鑿矣大人知識千轉萬變而不失赤子之心處弱喪而得大歸者也老子曰如嬰兒之未孩又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皆此意余童子時家有一書專論未發之中髣髴記其二語曰赤子是未發孩提則已發當時深疑之迨今始得其解然不記爲何人書矣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三十四

問赤子無知何以應務曰應務不賴知也莊子注云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知以制之哉世人不知知之自知又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又爲見以見之皆附贅懸疣也列子云仲尼能廢心而用形夫能廢心而用形者其惟赤子乎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天卽清淨本然之性耳人患不能復性性不復則心

不盡不盡者喜怒哀樂未忘之謂也由喜怒哀樂變心爲情情爲主宰故心不盡若能於喜怒哀樂之中隨順皆應使雖有喜怒哀樂而其根皆亡情根內亡應之以性則發必中節而和理出焉如是則有喜非喜有怒非怒有哀樂非哀樂是爲盡心復性心盡性純不謂之天不可得已

問夜氣曰頃萬純初訪余僧寮閒談向夜留不能去時春雪生寒僮僕靜默因誦王摩詰之語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間真當日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三十五

事也久之雨聲暫歇賓主嗒然茗冷燈殘形骸忽廢故知善言未發者無如孟子矣問平旦之氣曰人之旦也一夢甫終諸緣未始靈臺恬曠虛白自生非息之以夜能有是乎學者於此瞥地一下何事不了樂天詩所謂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也子庸有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孟子自道之言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曾子自道之言或疑之余曰言高則遺下聖人之道無高言



淨則遺垢聖人之道無淨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唯心之謂與夫操則存舍則亡者非貴操而賤舍也言其無所容操也出入無時者非言出入也言其無出入之時也是心也欲為之操舍不可得欲求其存亡出入不可得則唯有莫知其鄉而已矣莫知其鄉即莊子所謂無何有之鄉也知其為安身立命之處而棲志於是斯妙於存心者已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可以踐形形性豈二

焦氏筆乘

卷之一

三十六

物哉知形之非形則形色即天性耳莊生曰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猶二之也至言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則求其為已了不可得形性其奚擇乎

焦氏筆乘續集卷一

焦氏筆乘續集卷二

秣陵焦茲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

男焦尊生茂直

校

支談上

孔子與老子同出周季良由黃虞漸遠故大聖迭起以振羣蒙非偶然也釋教周時未入中國孔老同時問答為之徒者或至參商儒學紉老子老子亦紉儒學紉儒學者非獨不知儒亦不知老紉老子者非獨不知老亦不知儒善乎曹德芳之語高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十一

叔嗣曰聖人之言道如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匈奴則謂之撐犁豈有二哉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辯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為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



之談也古人謂闇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  
之寶劍扶盲眼之金鏡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  
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  
爲篤論

人之未知性命強訶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  
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異也  
何孔子不自攻而今之人乃攻孔氏之所不攻者  
耶王汝止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  
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  
焦氏筆乘卷之二  
耶姑無論異端也

世之闢佛者謂其非中國人耳不知肅慎之矢氏  
羌之鸞卜人之丹砂權扶之玉目中國之人世寶  
之獨其微言妙論乃揜耳不欲聽亦可怪已嘗謂  
此性命我之家寶也我有無盡藏之寶埋沒已久  
貧不自聊矣得一賈胡焉指而示之豈以其非中  
國人也拒其言哉彼人雖賈胡而寶則我故物人  
有裔夏寶無裔夏也况裔夏無定名繇人自相指  
射我指彼爲裔安知彼不指我爲裔耶達者可爲

一嫁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雖  
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  
中一類耳夫釋迦既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來復  
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  
也况佛度盡衆生而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敕  
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  
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  
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  
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  
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  
於了性命而逆憂其乏妻子者皆戲論也

首楞嚴觀音大士隨機現身若佛身聲聞身梵王  
身人王身比丘身童男童女身天身龍身以及人  
非人有想無想等凡三十二應華嚴善財童子參  
善知識文殊普賢比丘比丘尼長者童子優婆夷  
仙人外道國王婆羅門凡五十三人蓋以示道無  
不在耳邵堯夫詩云能休塵境爲真境未了僧家



是俗家由此言之正不當以緇素爲斷也

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微未盡闡晰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卽孔孟之義疏也又何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魄也今疏其糟魄則俎豆之疏其精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

孔老釋迦之出爲衆生也法華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見於世又云諸佛如來但教化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四

菩薩諸有所作常爲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知佛則知孔老矣後世源遠流分三教鼎立非聖人意也近日王純甫穆伯潛薛君采輩始明目張膽欲合三教而一之自以爲甚偉矣不知道無三也三之未嘗三道無一也一之未嘗一如人一手分擘虛空又有惡分擘之妄者隨而以手一之不可可也夢中占夢重重成妄

王汝中云人言世儒借路禪家非也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吾儒亦不借

吾儒之路數語甚當香巖問馮山西來意馮山曰我說自我底不干汝事終不加荅後因擊竹有悟始禮謝馮山曰當時若與我說破豈有今日禪家不借禪家之路也堯夫學於李挺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勿竟其說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此儒家不借儒家之路也經頌云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學道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闢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五

支談中

羅先生云仁者人也分明我卽是仁却不肯自信爲仁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分明我卽是知却不肯自信爲知世人顛倒往往如此華嚴論云三乘之器未迴心者常居法界海中諸佛境界與佛同德同身終不能信不覺不知別求佛見文始經云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夫內無思則心不知心外無為則身不知身內  
不見心外不見身則寂然不動感以寂通則不以  
心知不以身為無思而無不知無為而無不為是  
謂通天下之故此即常應常淨之說也非至神何  
以與此

世人不識真清淨體以無為為清淨者非也道家  
定觀經偈云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得真種  
性乘流失道原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若知知  
本空知即眾妙門又釋氏心銘亦曰止動歸止止

焦氏筆乘 卷之二

木

更彌動唯滯兩端寧知一種一處不通兩處失功  
迷有沒從空背空今以兩偈發明即見清淨真  
體定觀偈言智生於境火發於緣智與火即是吾  
之心智由智逐境心緣物而情識生焉乘其流散  
乃失道原然本是妙明真一種性自然流注非有  
別體若生心取舍起念息知心不可息祇益煩撓  
若知吾心本無有異由吾自戀乃失淨體念念自  
覺念念皆空則無始以來麤重習氣頓然清明釋  
氏心銘亦不異此蓋以止止動動未可止更增止

心是迷有而入於有從空而背於空矣所謂一處  
不通兩處失功也寧知淨體本空動止本一由吾  
目異故彼成異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  
以知來智以藏往心者七情之根有喜有怒有哀  
樂非心體也滌情歸性謂之洗心心不離情精純  
自注謂之退藏於密在我如此則涉世而未嘗涉  
世謂之吉凶與民同患內無我外無物則其始無  
始故曰神以知來其終無終故曰智以藏往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七

人之一身用而常止動而常寂者其背乎故易曰  
艮其背受而不取納而不留者其腹乎故老子曰  
為腹不為目  
易言復以自知又言復則不妄復者迴光自照也  
蓋反本還源方為自知反本還源方為无妄若非  
鞭心入裏而空事多聞定復何益故云阿難多聞  
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反照暫時即證無生  
關尹子曰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  
者心未萌也向讀之有省然儒典中絕未有此論



後檢宗鏡錄中引二語司馬彪云性者人之本也蔡邕云性者心之本也則中郎已道之但其言含蓄未甚分明耳又玄宗內典云靜謂之性心在其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此可為蔡語之疏解也

問空空之門其下手云何脩為曰無始以來無脩證佛其了手云何漸次曰無始以來無次第佛李宏甫先生云無門可入更入何門本無不了更欲何了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八

起信論云脩多羅說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則為向佛智故無念有二義以念為苦欲加除滅者是小乘法即念而無念一念頓圓者是摩訶衍法永明云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際物本無形非有物而可遣故云離念之智等虛空界

西影禪師名深有嘗過建業共論無念之義翟德孚後至云念本非有念不必無知是義者是名無念予觀馬鳴云如人迷故謂東為西方實不轉衆

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為念心實不動即此義耳問何謂原始反終曰父母未生之前始也此時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四大各離之後終也此時亦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始終了不可得即今現在何處故經云知是空華即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灰問過去未來其空已見此心現在何得言無曰無現在心也翟德孚有言我一舉心已屬過去我心未舉方名未來非未來心即過去心現在之心復住何處學者知一念纔起了不可得是過去佛過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九

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即今念念不住是現在佛念念相應即念念成佛此是最初方便之門還源觀云由於塵相念念遷變即是生灰由觀塵相生滅相盡即是涅槃

經言學道者歷三大阿僧祇劫子欲當處便了可乎曰有是言也然經又曰彈指超無學又曰不歷僧祇獲法身直須單刀直入豈在延歷歲時起信論云若聞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勤苦修行乃得涅槃亦不怯弱以信知一切法從本以來自涅槃故



雖然三僧祇劫蓋實有之始也不信有佛可成阿僧祇劫一中也知有佛當學阿僧祇劫二終也知佛在心不在人阿僧祇劫三到此猶是暫止化城未詣寶所何以故有佛有衆生非究竟法故佛者覺也言覺無所覺也釋者放也言不爲法縛也三昧者正受也言不受諸受也如此則妙性無寄天真朗然苟其有覺有受祇屬情塵悉非真際故華嚴經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修一法不可得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十一

楞伽經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圓覺經曰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故妄想無自性圓覺亦無自性世人或祛妄懷真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試南宮題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胷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論真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性

何得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卽佛性也華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切諸法无有餘悉入於如无體性又云譬如真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眞性以如是業而廻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爲自然凡夫見爲生歿聲聞見爲四諦緣覺覩因緣小菩薩見爲但空大菩薩見爲中道諸佛見爲實相惟一真空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侏儒戲場中一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十二

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忻怨故但爲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之貴也亦無不可無忻怨故但證真空佛菩薩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余鄉殷時訓宗



伯嘗語余曰大末蟲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火焰之上心意識亦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余曰經云平等真法界諸佛不能行不能到又曰實際理地大魔王不能行不能到若有法界可行可到猶成二見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

問悟真空妙理者萬不得一今何謂不施人力即得無疑曰既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厝力普超三昧經云阿闍世王曰唯願濡首解我狐疑濡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十三

首答言大王所疑恒河沙等諸佛所不能決所以者何假若有人自言我以灰塵煙霧汗染虛空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汗濡首又問設今大王取此虛空洗之使淨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洗濡首曰吾以是言大王之疑恒河沙等諸佛不能決也蓋眾生不了自心妄生垢淨迷悟之解遂於無疑中起疑無決中求決若能諦了豁爾意消尚無疑與無疑何懷決與不決故佛說無生無得之理皆是一期隨宜可便

問古人雖言無脩無學但恐落空不免疑畏曰寶頂經云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怖畏虛空見人槌骨叫呼汝等為我除此虛空此空為可除不迦葉言不可世尊佛言迦葉若有沙門婆羅門怖畏性空我說是人失心狂亂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竝是說空方便若畏此空云何不畏一切諸法若惜諸法云何不惜此空佛性論問云此經為顯何義答為示一切諸法本性非有故說法空非關法滅然後得空故於空性不應生怖因妄說真真無自相從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十三

真起妄妄體本虛妄既歸空真亦不立論云當知一切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大智度論云若世諦如毫釐許有實者第一義諦亦應有實此之謂也

現前心通前心後心猶如眼見前佛後佛萬瀆同時文始經曰知道無時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知道無方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故云遠近世界佛及眾生三世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事法依心而



現念既無礙法亦隨融是故一念卽現三世事物  
顯然所以經偈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  
無住如足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又云始  
從一念終成劫悉從衆生心想生一切刹海劫無  
邊以一方便皆清淨

華嚴論云涅槃訶二乘曲見佛從兜率天宮降神  
處胎如是入相成道皆爲曲見如華嚴經智入三  
世而無來往十方諸佛以無古今性成大菩提一  
念見道古今見盡新故總無還同已前億千劫佛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十四

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亦與未來不可說劫佛一  
時成佛以自證見三世無時故無時卽無來去故

支談下

問如來藏具種種功德今但離一切相何以滿足  
如來法身曰約教中有表有遮離一切相爲遮具  
種種功德爲表其實遮中卽是表也起信論所言  
功德有大智慧光明義有徧照法界義有真實識  
知義有自性清淨心義有常樂我淨義有清涼不  
變自在義有滿足無所少義雖有此諸功德而實

無差別之相離分別相是故無二故無明不起卽  
是智慧若心起見則有不見心性離見卽是徧照  
若心有動非真識知心能不動卽是真識無有自  
性卽是清淨非常非樂非我非淨卽是常樂我淨  
有起則有變無起無變卽是自在更見前法則有  
所少卽此一心更無所念卽是滿足準此離一切  
相卽如來藏卽如來法身

世有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而臨機應務  
照用全虧者是斷滅種性之人非真知無念之理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十五

也蓋實際理地不染一塵清淨門中不捨一法苟  
其內照發明窮源徹底何理不燭何事不通故佛  
言我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黃金色身三十二相  
放大光明照無餘界

首楞嚴云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旣寂動靜二  
相了然不生此分明示人入手也偈云旋汝倒聞  
機反聞聞自性蓋自性亡所亡所曰寂人唯逐於  
前塵念念相續故不能當念而寂回光反照本地  
風光瞥爾現前一可亡六可消矣不特觀音大士



也十二菩薩皆此方便如曰旋見循元曰反息循空曰還味旋知曰旋法歸無曰旋湛心光旋者回光返照也

首楞嚴曰逆逆生歿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是也陰符曰殺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文始曰冥一情冥爲聖人是也皆回光返照也

文始經決非關尹子作其所言嬰兒慈女土偶呪誦之類老子時無是言也然其旨足發首楞嚴之奧祛後學之疑今關尹復生不能易也如曰一情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十一

惡爲小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爲無知普天之下道無不在又曰蜚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又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又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又曰物非我物不得

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又曰今之情情不停皆氣所爲而氣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未嘗合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歿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歿客有去來郵常自若又曰譬若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蔚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歿無生噫此諸佛之密因也

世人顛倒無明從我生也古人云衆生性同虛空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十七

煩惱何處安脚又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無有身而有何患如此則源涸流乾根危葉謝寧有無明復爲我患永嘉云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贊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喪

古云六道之道離善之惡離惡之善二乘之道離漏之無漏菩薩之道離邊之中諸佛之道無離無至何以故一切諸法卽是佛道故所以言阿鼻依正常處極聖之自心諸佛法身不離下凡之一念



爲是故也如此則佛凡都無分別耶曰佛凡諸法  
從心幻生心本無形法有何相寶積經云一切法  
是菩提乃至五無間業亦是菩提何以故菩提無  
自性五無間業亦無自性是故無間業卽是菩提  
華嚴論云六波羅密中無方便波羅密者爲方便  
波羅密行於非道彼小器不堪聞也所以者何有  
畏愛故故道非道不爲礙畏愛自爲礙若是大智  
量人一切舉動施爲語默啼笑盡成佛慧故變惡  
爲善或變善爲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  
教化六道衆生能向明處解明縛暗處解暗縛撮  
土成金撮金成土隨機應物變弄自由豈道非道  
所能牽繫耶菩薩行於非道詳具淨名經  
問學道先悟否曰悟甚麼然則先修否曰何處修  
曰明了之人究竟如何曰亦無究竟佛說持戒如  
何行持曰教誰行持華嚴經云身是梵行耶身業  
四威儀乃至佛法僧十衆七遮和尚羯磨壇場等  
是梵行耶如是諦觀求梵行者了不可得是故名  
爲清淨梵行如是持戒不見自身能持戒者不見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十八

他身有破戒者非凡夫行非賢聖行不見自身發  
菩提心不見諸佛成等正覺若好若惡若有少法  
可得不可名菩提不可名淨行

客有患夢境紛擾者問余曰子夢奚若余曰夢境  
寧一時我無喜紛擾時亦無患客曰何也余笑曰  
既謂之夢矣尚苦分別耶曰何以言寤寐恒一余  
曰寤寐原一子自二之耳如來示教勝軍王經曰  
大王當知譬如夢中所見可愛園林可愛山谷可  
愛國邑及諸異類彼夢覺已所見皆無如是大王

焦氏筆乘

卷之二

十九

國祚身命虛偽無常一切皆如夢所見故知夢中  
境界覺時境界唯心所見更無有異世人但信夢  
境是虛例執晝境是實是以大覺垂愍設況比知  
將所信之虛破所執之實令所執之實同所信之  
虛頓悟法空皆入宗鏡

淨名經云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聾等豈是不  
見不聞同於木石永明云但息自心非除法也法  
本自空無所除也所以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隨  
不壞了色聲正性故何者若隨色聲之門卽墮凡



夫之執分別妍醜之相深着愛憎領納讚毀之言妄生忻厭若壞色聲之相即同小乘之心此有三過一色等性空無可壞故若壞方空非本空故二由空即真同法性故若壞方真事在理外故三由色即空不待壞故壞則斷滅是以如來五眼洞照無遺豈同凡夫生盲二乘眇目但不隨不壞了二見之邊邪非有非空契一心之中理則逢緣不礙觸境無生

經云佛告比丘汝等日夜常生無量百千眾生若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二十

能智照不起相續之念即是度眾生又了念即空無有起處即是度盡無量百千眾生不見有一眾生得滅度者先佛如是自度然後轉示他人苟離此興悲皆成妄想淨名經云菩薩云何觀於眾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菩薩觀眾生為若此文殊師利言若菩薩如是觀者云何行慈曰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為眾生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大虛空藏菩薩所

問經云猶如於幻師害多幻化眾實無有所害所度生亦然幻化及有情諸佛法亦爾若悟同一性無自性為性

問佛菩薩具諸神變今只了一心將何攝化曰宴寂之門本無不具但專取事相神通即乖真趣華嚴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為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故輔行記云修三昧者忽發神通急須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昔彭城王問諸大德證果即得成聖者與我左腋出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二十一

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即禮汝為師牛頭融大師答言若如是責我證果恐與道乖昔釋迦在僧中演無上道與僧不殊維摩在俗說解脫果與俗無異此正據其內心解與不解以為差隔豈言形隨證改貌逐悟遷故初祖大師云若一切作處即無作處無作法即得見佛若見相時則一切處見鬼何者若作時無作者無作法即人法俱空當念成佛若迷無作法則幻相現前豈非見鬼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宗鏡所言自有真實神變與俗說不同無非演一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歿而證涅槃目擊明宗卽塵勞而成正覺刹那而革凡爲聖須臾而變有歸空豈非神變耶洞山云學得佛邊事猶是錯用心何況心外妄求隨他勝境不唯障理反受其殃如鬱頭勝意之流所當深戒起信論云修此三昧者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一者常爲十方諸佛菩薩之所護念二者不爲諸魔惡鬼之所恐怖三者不爲九十五種外道鬼神之所惑亂四者遠離

焦氏筆乘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誹謗甚深之法重罪業障漸漸微薄五者滅一切疑惑諸惡觀覺六者於如來境界信得增長七者遠離憂悔於生歿中勇猛不怯八者其心柔和捨於驕慢不爲他人所惱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一切境界處則能減損煩惱不樂世間十者若得三昧不爲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知此則命根一斷境不能遷世方驚心禿魄我獨燕處超然卽謂爲神變奚而不可

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焦氏筆乘 續集卷二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古人於意識已剔剝分明但不如內典之詳耳內典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轉識藏識深密經又於八識外立九識名謂之真識其實卽八識也楞伽於八識約爲三種謂真識現識分別事識又大乘論具說十二種識究竟不出一心想也妙得其門想成智若失其旨智爲想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耳月燈三昧經偈云不寂者是想寂滅者是智若知想自性便離於諸想若有想可遣是則還有

焦氏筆乘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想若人作是想誰所起是想誰能證誰能滅是想是起想法者諸佛莫能得卽於比處有無我離取着若其心不生何由得起想若心得解脫彼則無由起若證於解脫心則不思議

華嚴論云世尊於南海楞伽山說法其山高峻下瞰大海傍無門戶得神通者堪能昇往乃表心地法門無修無證者方能昇也下瞰大海表心海本自清淨因境風所轉識浪動搖欲明達境心空海亦自寂心境俱寂事無不照如大海無風日月森

六四一



羅煥然明白此理直為根熟者頓說種子業識即如來藏異彼二乘滅識趨寂者故亦為異彼般若修空菩薩空增勝者故直明識體本性全真即成智用如大海無風境像自明異彼深密經意別立九識接引初根漸令畱惑長大菩提故不令其心植種於空亦不令心猶如敗種解深密經乃是入惑之初門楞伽明八識即如來藏淨名即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直示惑之本實與華嚴同

永明云徧計依他圓成此三性法門是諸佛密意

焦氏筆乘

卷之十一

十五

所說諸識起處教網根由三性即是一性一性即是無性何者從依他起分別即是徧計從依他悟真實即是圓成由分別故一分成生歿由真實故一分成涅槃了分別性空即生歿成涅槃迷真實性有即涅槃成生歿  
永明云昔有人死至地獄門見一僧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此人即得離苦乃至頌聲所及受苦之人當時解脫蓋地獄心造了知心造地獄自空耳不唯地獄

界破乃至十法界一時做以入真空一法際故智證傳云如世幻師幻作男女牛馬觀者俱生着想獨幻師無着了是自心所生故又如良馬見物輒驚獨見自影不驚知從身所出故

傳大士偈曰妄計因成執迷繩謂是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花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了茲名不實長馭白牛車

齊劉瑱之妹鄱陽王妃也王為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不能療瑱善書嬪人殷倩善寫人面瑱畫

焦氏筆乘

卷之十一

十五

王寵姬而使倩畫王共臨鏡以示妃妃見之唾曰是固宜歿於是恩情頓歇疾亦隨差

南嶽思大禪師既獲宿智通久之四大緩弱不能行步自念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顛倒想減輕安如故

有僧中夜起誤踏一芥疑其鼠也惡傷生類還坐懊恨不已誦往生咒度之須臾一鬼來索命甚急僧曰我非有心殺汝辭論問東方已曙視之則一



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

靈潤嘗修唯識觀一日與法侶登山遊覽野火四合衆皆奔散潤獨安步顧法侶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詎能免火及火至滅不爲害

問心念紛飛難於攝伏國清淨上座曰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問主靜曰人心本靜今不了自心逐境求靜是欲靜轉動也善夜經釋云直觀一念生時不得起處

自然前後際斷當處虛寂

問止觀永明曰但了能觀之心所觀之境各各性空卽妄心自息此名爲止常作此觀不失其照此名爲觀

問成佛之理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永明曰目前無物是真見佛

程門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蓋由見性之難須假方便以通之故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此之謂也龐居士偈云世人多重金

我愛剎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學者不知靜爲見性之門其流至如大慧所訶默照邪禪者亦異乎吾之所謂靜矣

問悟道之人還有習氣否曰子患未悟耳習氣何患晁太傅曰得道者如奇人驟登王位雖有宿逋之人自不敢干此奇喻也雖然豈直不敢干之王者一立四海之人悉爲編戶更有何等處其外而來相干耶

學道之難爲無捉摸得道之易亦爲無捉摸無捉

摸則無處着力故難無捉摸則不在着力故易古德云如將寶器直授貧人如夜夢千秋覺而隨滅迷悟之機在一線間耳法華經云龍女一寶珠值價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卽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文始經云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方子及云孔子言爲己乃又言克己何耶蓋未悟



者當爲已知已矣又當克已余曰克已所以爲已也坐人皆以爲然久之檢文始經曰能克已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與余語合

斷際禪師曰法華長者令子除糞者言除惡知見也淨名於菩薩問疾時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言空一切相也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言淨穢一也凡此可謂妙得經旨今世斥佛者既未嚼其齋佞佛者又第啜其醜執着名相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三

違戾真宗爲害滋甚耿在倫先生有言佛語多類易之象詩之比蒙莊之寓言苟非善讀之與癡人說夢何異

華嚴疏云生之無生真性湛然無生之生業果宛然無生者生滅自無非昔有今無也若將心作無轉更成有皆屬意根強知妄識邊事所謂避峯而趨壑俱不免於患矣

空空之門雖難信入前人指示自極分明畧舉數端以助鞭影二祖問達磨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

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對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龐居士問馬祖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答曰我此間水亦無舟亦無說甚筋骨德山問龍潭曰久嚮龍潭及到來龍亦不見潭亦不見對曰子親見龍潭又石頭問大顛那箇是汝心曰見言語者是石頭喝出旬日間復問云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可將得石頭云元來有心何言無無心盡同謗以上諸人已是漏泄不少學者猶河漢其言真成機劣矣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三

法華經曰入如來室者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爲四衆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由此言之世之以各利心爲慈悲以貢高心接衆生以生滅心談實相者皆得罪於瞿曇者也佛與衆生本無差別了之則境卽成空執之則法亦爲害古德云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不達有以興慈但着有而起罪皆爲不了空有二心致茲得失



智巖曰世人但競耳目之前寧知生歿之際晷太  
傅曰仕宦之間暗觸禍機衽席之上密涉畏途輪  
轉之中枉入諸趣又曰世有怨府畏途禍胎鬼趣  
積習晏安於其中未曾一念覺悟可謂賢乎其言  
痛切可爲深省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着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  
道余謂佛之出離生歿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  
乃修玄玄修既徹即知我自長生因怖歿乃學佛  
佛慧既成即知我本無歿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

焦氏筆乘

卷之二

三十

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歿爲利心豈其絕無生  
歿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  
毫無悅生惡歿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  
第恐未悟無生終不能不爲歿生所動雖曰不動  
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歿者在佛學特  
其餘事非以生歿脅持人也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二

焦氏筆乘續集卷三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

男焦尊生茂直

校

師古學暢本源

唐書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譌詔顏師古於  
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之人執  
所習共相非詰師古輒引晉宋遺文隨方曉答援  
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因盼所定書于天下  
學者賴之拜秘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  
焦氏筆乘 卷之三

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

羣經音辨

賈昌朝撰羣經音辨凡五門一辨字同音異二辨  
字音清濁三辨彼此異音四辨字音疑混五辨字  
訓得失康定中刊行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  
經議政蓋自昌朝始

婁公

張鷟朝野錄載婁公事史所未具輒錄之納言婁  
師德鄜州人爲兵部尚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



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粗呼驛長嗔之曰食何爲兩種驛客將恐對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書曰有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麤飯共食之檢校管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犯贓都督許欽明將罪之衆鄉人謁尚書請救尚書曰犯國法師德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共坐因謂曰聞有一人犯法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爲小兒時共放牛耳都督莫以師

焦氏筆乘

卷之三

十一

德寬國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母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柰何將一楪搥餅與之曰童却作箇飽死鬼去都督以此捨之後爲納言平章事又檢校他事將行待馬未來於先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遂與之並坐令有一子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何罪令因訴云有左疑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得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白日不識宰相令大慙曰

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曰南無佛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言驛家全不祇承索漿亦不得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別敢不供給索杖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驛將碎事徒沈却聲名若向州縣道你卽不在生命且放却驛將跪拜流汗狼狽而走其行事皆此類司馬徽劉寬之流無以加也余謂此與唾面自乾語皆有玩世不恭意可以想見其人

焦氏筆乘

卷之三

十二

滕公知人之鑒

泰州推官滕宗諒有知人之鑒向侍中珙本市人搽刀者最無行檢滕布衣日偏與狎不以割宰待之向私一婦人相得頗厚其婦人患其夫窺伺寘董毒斃之洎向之來具道其實云茲後無礙矣向聞之大怒梓婦人至市具疏其事俾及而逸人義之而亦不逐或謂滕日向凶穢若此而與之交豈不累盛德乎滕曰似向公者真奇士也爾輩碌碌焉能知之才十數年果奮發遭遇出建旌鉞首辟



滕公入幕及保釐四郊隨軒亦至恩顧隆盛終始不衰

戶部張侍郎雍滕之壻也張本河朔人世作田業值犬戎入寇盡室爲虜既達漁陽暮留張在寺中主僧見之喜令侍左右將七八年例得剃度文字欲下張思之曰若髡首披緇無由逃矣是夕潛遁與牧馬者偕行始得達鄉里間井桑麻易之他姓孑然無依因游學洛中滕時退居見張于門側召而竒之曰有前程人也吾女可以妻之劇告夫人

焦氏筆乘

卷之三

四

夫人怒曰嘗謂此女竒相當擇佳壻如何與丐者是弃之耳滕曰非卿所知况已有約在官法不可移違之必貽咎夫人信而從焉乃促張定物張曰懷無百錢何力可辦滕笑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餉之荅以襲衣束素延於清靜處俾勤志焉來春果明經登科方克備禮成會厥後歷踐清顯周旋三紀終於卿貳之祿其子竟列閨籍焉

水明樓

蜀王衍宮詞曰暉暉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

春月華如水浸官殿有酒不醉真癡人近世詞曲月明如水浸樓臺祖此然水浸官殿雖有形容而乏蘊藉入詞曲可入詩則不可乃知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真古今絕唱也

蒲禹卿

蜀王衍於文明殿試制科白承蒲禹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承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姦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五

佞滿朝貪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嗟乎衍何如主也猶能容納直言如此執政者略不知愧可謂有人心者哉至今讀禹卿之語千載如新可爲永歎

顧在珣十在文

衍又有顧在珣者托滑稽以諫亦淳于髡優孟之流也一日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懌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



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既不能弔伐彼又不為臣  
子此所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  
退而以十在文進曰只如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  
於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官殿於遐方命蠻  
輿而遠幸為釁之端為禍之源有王承休在摧挫  
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  
玩之間戮仇讐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  
賂而不行有朱光嗣在受先帝之付囑為大國之  
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

焦氏筆乘

卷之三

六

之驕矜徒為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  
在謬陟烟霄殊非審訥與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  
姦謀則事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  
在性懷慘毒心恣貪殘焚蕪軍營要寬私第不顧  
喧騰於眾口唯思自任於愚懷有歐陽晃在酷毒  
害民市刑聚貨叨為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於  
陽安蒙蔽猶憑於內密有田魯壽在為君王之元  
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  
於上苑金珠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為留守

入掌樞機無諂諂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  
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  
厭之寵敷對惟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  
忠勤實為忝竊有嚴凝日在唱亡國之音銜趣時  
之伎每為巫覡以翫聖明致君為桀紂之昏使上  
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人如此何憂社稷不  
安衍覽之大笑賜絲五百段加開封府余以謂聞  
在珣之言當慟哭不暇而直付之一笑何哉所謂  
十在者以古準今何代無賢非獨蜀人而已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七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  
揚銜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  
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為薄上鸞  
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絲時繼室代荅  
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  
宣猷堂燕集五言曰披鈎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  
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迕格白  
赫易夕擲斥折暗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



正同是先書韻爲鈞坐客均探各摠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鈞探非酬和先倡者爲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 鹽法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弊請立糶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詘服夫榷不能無弊而至官爲糶鹽尤爲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

焦氏筆乘

卷之三

八

### 馮商

史記周陽由傳武帝卽位吏治尚馴謹賈誼傳孫賈嘉好學遷不應稱武帝亦安得逆知有賈嘉耶觀張湯傳贊如淳注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歆

七略云商與孟柳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續貂者有商與柳不獨褚先生矣又後漢楊終傳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豈得爲遷本書也

### 日南

古中土立圭光景尺寸而占地理遠近不知直以中國言之五三侯服間已自差別况異域乎舊唐書日南志晉將灌邃攻林邑王范佛破其國五月五日卽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景在表南九寸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九

一分故自北景以南皆北戶以向日也夫日南在中國之南開北牖以南納日景天竺在中國之西則開東戶以受西景以知宇宙之大未易限量鄒衍所言未可以閎闊不經論也

### 三越

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楚人敗越乘勝盡取吳地故東至浙江越以此散漫他出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海上朝服於楚此卽謂東越南越閩越也東越一名東甌今温州南越始皇所滅今廣



州閩越今福州皆句踐之裔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既破曹操於巴丘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荊州權以備領荊州牧備過秣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秣陵形勢可為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為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尚書言六朝都殿皆在覆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覆舟山西十里以外蔡洲之北城在山上三焦氏筆乘

卷之三

十一

百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恃舟為險而舟來多經石頭此所以為鎮守要地也按歐陽公于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癸卯晨至江寧府今清涼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訔不啻十四五里蓋江邊沙壅為洲漸成平陸非復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往往有前人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新豐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為之其言高帝為太上皇

思樂故豐放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樂陽冀太上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為新豐在太上皇既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西陽雜俎稱庾信作詩用雜記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施

晉語樂懷子之出執政使樂氏之臣勿從從樂氏者為大戮施注施陳其尸也即肆諸市朝是已肆焦氏筆乘

卷之三

十一

諸市朝者磔也梟也皆以戮死為不足而加以尸肆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而宗族有罪罄於甸人皆一理耳一解施用也不施其親言屬苟在規則設為流放竄極之類以代真刑是為不施也

二墨

韓子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相芬氏之墨孔墨之後墨分為三儒分為八出意林

亮采惠疇



亮采惠疇言能明別其事而分使致力疇類皆蒙其惠也一相得人分爲法守者各歸其分百官賴之是爲亮采惠疇也唐虞之師師高宗之乃僚同心禹傳說寔使之也說者謂疇卽儔古字通耳觀左氏取我田疇而伍之杜曰竝畔爲疇畔田疆所抵也以疆界相竝爲疇卽儔朋之義漢志疇人分散亦指史官朋儔也不必以疇爲儔

### 刀瘡藥

葉南巖公余應天尹少巖鎗父也刺蒲日有赴愬焦氏筆乘卷之三十一

者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矣公惻然躬取刀瘡藥搗治令昇至幕廳委謹厚者善視之戒其家人勿令前略覈罪狀收其仇家於獄餘盡釋之或問其故公曰此人不卽救死矣死卽抵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証係累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卽骨肉亦有甘心者不可不防之也未幾傷者愈而兩家之訟息公之存心亦仁矣哉今記其方端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爲餅陰乾用以敷傷

處血卽止雖骨破者亦可合有奇效

### 韓詩外傳

佛典引韓詩外傳有孔子曰老筐爲雀老蒲爲葦二語又引韓詩外傳曰死者爲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脉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膈歸於露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今本俱無之

### 秦不絕儒學

焦氏筆乘卷之三十一  
鄭夾漈論秦不絕儒學有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况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之亡魯爲守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阬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

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



也其所焚者乃一時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有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吾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蓋為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其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今百不存一二豈亦秦人亡之哉學者自亡之耳

禹貢荷誤作河

禹貢導荷澤被孟豬入于荷溢為榮浮於淮泗達

焦氏筆乘

卷之三

十四

於荷本同一荷字案說文荷字音柯注引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荷與導荷澤同則是達於荷非達於河也許慎所見猶是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之誤遂改荷為河陸德明又音如字不知淮泗入河必導於汴是隋煬帝始通禹時未有也說者牽合傳會或指鴻溝引河水入泗安知非禹之迹或謂當必有可達之理傳注亦莫知折衷然陸氏於荷澤下音柯又工可切於浮於淮泗達於河下亦注說文作荷工可切水出山陽胡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

矣如字之音陸氏誤也新安王氏曰濟入河溢為榮會于荷注於泗則河為荷益明矣

徐廣索隱注

史范睢傳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概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音同非也二說皆誤用脩因徐說遂以概作同收入古音又好古之過矣按莊子豈能無概然於心邪正與此合猶今云大概者耳凡徐注索隱注皆淺陋可笑不可勝舉也

焦氏筆乘

卷之三

十五

提耳

詩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提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禮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史記薄后以冒絮提文帝漢書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楊雄酒箴身提黃泉皆作抵音若作平聲當作揪扯之義不如前說為近雅也

亢倉子檮杌

亢倉子即莊子庚桑楚也其書本唐王士源作士源作孟浩然集序自言入終南山修亢倉子九篇



乘檣杙元吾丘衍作王禕吾子行傳備言之此書有衍小序云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蓋託言之耳古人有所著作而托於人以傳者不可勝數然其意與劉炫偽造魯史記連山易諸書攬賞者自不同也王元美卮言謂亢倉子爲偽書蓋未見源序耳

人字

何比部語予豐南禺道生曾論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原是人字蓋古人作人因改篆爲隸遂

焦氏筆乘

卷之三

十七

譌傳如此如井有仁焉亦是人字也予思其說甚有理孝弟卽仁也謂孝弟爲仁本終屬未通若如豐說則以孝弟爲立人之道於義爲長

仙游觀詩

韓翃仙游觀詩疎松影落空壇淨細草香生小洞幽香生俗本作春香非也影落香生自是的對又上句砧聲近報漢宮秋豈當復著春字邪

王勃集序

楊炯集二十卷今不傳第詩數十篇耳近童珮搜

訪遺文合爲十卷有王子安集序中云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散知吾道之未行循嘆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於晋代刪其詔命爲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奧爲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晋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爲之傳未就而歿君思崇祖德光宣與義續薛氏之遺傳製詩書之衆序危舉藝文克融前烈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

焦氏筆乘

卷之三

十七

業命不我與有涯先謝又注周易窮乎晋卦又編次論語各以羣分窮源造極爲之詰訓又注黃帝八十一難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此亦可爲文中子非偽書一證

尚書叙錄

歸熙甫題跋一篇云某少讀尚書卽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叙錄忻然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舉目張如禹之治水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已亥歲讀書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



信吳公所著為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  
 代久遠多為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偽惟其  
 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極力模擬終無以得  
 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  
 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不同固不待  
 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  
 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偽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  
 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攷猥  
 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為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  
 焦氏筆乘 卷之三 十八  
 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亡之餘  
 以篤老之年僅僅垂如綫之緒於其女子之口千  
 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  
 為之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  
 寔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  
 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襲故漫不  
 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  
 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嘆也已余未及  
 見吳公書乃依仿其意釐為今文如左而存其叙

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攷焉

千門

王右丞詩鑾輿迴出千門柳用建章宮千門萬戶  
 事也歸鴻欲度千門雪却望千門草色閒皆本此  
 俗本千門作僊門謬甚

元夕詩

蘇味道元夕詩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  
 不惜夜梁鎗觀卧美人詩落釵猶罨髻微汗欲沾  
 裳古本是欲消黃言漢宮黃額粧也甚妙俗士無  
 焦氏筆乘 卷之三 十九  
 知妄改可恨李嘉祐早秋旅泊七夕何人望斗牛  
 若七夕當作女牛也

火辰金虎

陸士衡詩在漢之季皇綱幅裂火辰匿暉金虎曜  
 質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金  
 太白也虎西方白虎昴也太白入昴是金虎相薄  
 則有亂兵

旁死霸

尚書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孟康日月二日以徃月



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霸古魄字

黃帝合而不死

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察也蓋聞昔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注家至此為說各異至謂不死為仙仙既無預律歷又名察度驗皆無訓釋予以為武帝病言歷者於星度執泥死法苟用其說輒推步不行惟黃帝舊法嘗總會星辰次舍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

焦氏筆乘

卷之三

十一

律呂相生不至死泥故曰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所謂得活法而文中子以為圓機者也史記黃帝推策之語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展轉相生之法故孟康謂黃帝作曆終而復始無窮已之意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星可推曆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即其躔度

以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曆立矣

傳注

古人未為訓傳子思孟軻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為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易之彖象繫辭本不與經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之非其初矣爾雅之於詩彙聚而枚釋之則真傳矣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定名矣

焦氏筆乘

卷之三

十一

注疏

談苑曰唐貢舉三禮所試用孔穎達疏而注乃用李林甫甚相矛盾事下有司胡旦駁其非案唐制孔疏既成詔頒之天下學者不得違疏此之兼用李說者當是林甫勢盛人不敢議耳以理推之唐世此詔大為未當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學者當曲暢旁通各極其趣安有立定一說而使天下強屈其見以從一家也宋初此風猶在故有試當仁不讓於師者疑訓師友之師於理不安而訓以為



衆宰相以其與先儒違異黜之此仍唐之習見未改也又有試館職以詩之綠竹爲題者以竹爲篠簜之竹而先儒以爲王芻泣試者指爲異說黜之亦是唐習也富韓公嘗論其非矣國初朱注與古注疏同頒學宮未嘗定爲一說奉行者執泥乃更甚於唐宋近日稍稍自出意見以伸其說此足以破前代之謬也

民獻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唯同母焦氏筆乘 卷之三 王三 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此十人者豈大誥所謂民獻有十夫者耶

行不由徑

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遵之母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棄蔑不守獨澹臺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日趨操可知子游舉此以荅聖人正舉未明本豈

可謂爲末節而不足以見人也哉後世形容霍光者亦曰進止皆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以見其端審之極跬步無失也

念

孟子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忽徐鍇曰說文無忽字至心部念字引孟子爲釋乃用念字從心從介其義爲忽與今孟子文不同凡說文引六經論孟多異今文不獨點畫偏旁雖其語意皆不同也古今傳寫魚魯相變間失聖賢本指甚多而不可究詰焦氏筆乘 卷之三 王三 也

營田

屯田營田不同名則其制必有異通典載宇文融括天下隱田之法曰浮戶十共作一坊官立間舍每丁給田五十畝爲私田任其自營種每十丁於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爲公田共令營種十丁歲營田一頃一丁一年役功三十六日外官收共爲百石此外更無租稅既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必不流散營田戶是 如此棄地卽爲公田矣案此名營田

第... 冊... 2 ...



者是給公田令浮戶爲官營種十丁一年共種公田十頃不與編戶給田納租同故云營田也若屯田則咸屯兵爲之趙克國鄧艾羊祜皆是也故云屯田今江南民租官田者皆名屯田蓋國初時本以屯兵爲之今入民戶猶仍故名也山東巡撫都御史多帶營田則是營種官田也恐此名始于宇文而其制已具晁錯傳矣其異者錯行諸邊上融行之民間也

關雎棠棣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二十四

傳曰周道缺而關雎作又曰召穆公糾合宗族而作棠棣之詩此之云作謂關雎棠棣先已入樂至康后召穆公循按均調考擊鍾磬而振作之故名之爲作也與始作翁如之作同義非謂康后召穆創制此詩也左氏卷六於召穆作棠棣之下復有文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周召穆公亦云杜氏注曰言周之懿德者指周公之時也謂召穆公亦云者言周公已作之詩召公歌之故曰亦云也然則周公已著棠棣召穆從而歌

之蓋文王之時已有關雎等詩故棠棣之燕兄弟已在小雅未廢之前則其先作後述次第可見矣

御六氣之辯

李願云六氣者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并天玄地黃爲六氣王逸註楚詞曰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已後赤黃色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並天玄地黃之氣是爲六氣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二十五

百骸九竅六藏

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故九此云六藏未知所出

羊角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卽搏扶搖之狀夢溪筆談云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西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



云眉州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天清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二事所紀正與莊子同

齊物論

公孫龍之說極可笑然莊子時却自盛行於世如齊物論一篇多是闢其語如是非彼是因非因是非指非馬豎白同異皆公孫龍之言

丈量

涇野曰天下要事惟土田然天下田畝甚不能均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五

國初丈量田地攢造魚鱗冊以均其稅庶絕重累然欲丈量在得人尤在得法田政既清他政自舉近蘭州人段紹先為南職方郎中先令河南杞縣嘗如此量之令田戶報實畝數各四至插標於田中畫為數區每區各註某人之田若干畝數於冊及躬臨其田隨地掣籤量之驗畝認糧遂得一縣田清而稅均故天下事只在得其人也

寇京兆

寇司寇有善政為京兆尹時 武廟南巡有太監

豫選女子千餘人以俟乃居之空倉中數日死者一二十人寇公請於太監曰此女子將候御幸而菜色如此恐反取罪太監懼曰何以處之寇公曰莫若令其家人或酒肆食店領出籍記其姓名臨期召用亦未為晚太監從之女子得出感寇公之仁無不號泣者一言而活千餘人

冠禮

涇野曰冠禮有賓拜冠者受之又有見於母母拜之此如何可行看來禮壞于周末亦因其文大繁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二十七

也其在解時令民間行冠禮設一飯請冠者宗親或比鄰三五輩會食冠者跪令識字者曉以成人之道隨令冠者參神主拜父母如此而已曩嘗遇劉叅政謝僉憲師弟皆年七十餘處深山窮谷中設飯相留都略去禮文其稱道師傅如童蒙時無異言論朴實更無虛文緝禮宛然古人風度可愛也

王三原

涇野曰三十年前風俗猶有古意如王三原都御



史先生至京見一閣老以羊毛口袋爲餽閣老惟問之曰此物何爲先生不以爲輕也對曰可盛米二三十年當時風俗之美如此近日寧有此耶又曰三原先生少甚貧與二三友在太學躬自炊爨更衣而出後來勲業却甚好去年至順德見都御史朱公裳甚清苦有古人風度昨過白下副使李公重雖未知其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嘆服甚恨至此數年不得一見此人也

安南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三十一

涇野曰安南不征爲上策甚不得已征之莫若起兩廣土兵熟知道路且糧草又便可以奏功其活百姓多矣又如西北邊糧草全賴陝西小民肩擔驢馱謂之穹運某先人亦曾親上邊粟近來變而納銀是以糧草漸乏不能濟急于一時故古人貴儲粟且前人立下法子決不可輕易改之此二事乃今日南北之急務也

羅整庵

涇野先生說羅整庵甚佳彭用遷曰此有源流乃

其翁先自佳也故三子皆賢且貴聞一子畜鹿俟丁祭償之冀多得錢也翁知其意稱疾不起三子跪問欲延醫良久乃曰欲得鹿肉不須藥也其子應曰某有鹿卽殺之未進而疾瘳其子愧悟先生曰用遷之學乃大進如此非平日常體認天理焉能記得此事

左氏論字義

左氏春秋論字者數處以毀則爲賊而資以守典以止戈爲武而達于用兵以反正爲乏而定伐惡之謀以皿蟲爲蠱而立養生之戒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三十九

蒼頡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爲藏書室周時無人識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稽康石經邯鄲淳三字石經裴頡刻石寫經是也其人間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



而已蜀母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訛駁初不是正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証真一恨事也

九萬里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此言北冥至天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按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

集氏筆乘

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圓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為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並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徑天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

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常升降于三萬里之中四游之說元出周髀文渾天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紐筭里數似為可據又鄭玄注周禮以句股求表景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為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里數耳去以六月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里數故止消半年而息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

集氏筆乘

卷之三

三十一

官天地府萬物

官天地者天地為吾官守之司也府萬物者萬物為吾府藏之物也寓六骸者寄寓而不執着象耳目者仿象而非真實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一其心之所知而心未嘗陷於物以死也應前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二句出循本

蒼蒼

循本蒼蒼遠望之色已止也此不過解說九萬里一句恐人認蒼蒼者便以為天之極處疑無有九



萬里故言大虛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物以此氣相吹者也人囿此氣中但遠望則蒼蒼然今仰而觀之其蒼蒼者是天之正色邪抑上面猶遠而無所至極邪自蒼蒼而上尚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于自上視下亦如此蒼蒼者則爲有形之地矣止於此矣不可復去矣蓋言蒼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漢邠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督精絕故蒼蒼然正與此合

處世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三十一

隨筆論士之處世一條最妙輒錄於此士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据几正坐噫嗚訶箠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忻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及委之以去了無顧戀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我之爲

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尚書古文

余嘗疑尚書古文之僞筆乘已載梅學正歸太僕二人之言爲據昨偶見趙子昂真蹟一卷中一篇亦具論此乃知人心之同然也第恨其書不可見今錄其序于此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樂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學者不察

焦氏筆乘

卷之三

三十二

尊僞爲真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恐使僞亂其間邪又幸而覺其僞恐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邪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爲之集註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患不得之

語云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子瞻解云  
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及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  
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  
乃知古本如此今本偶脫一字耳

一朝後市

寓簡云神宗御經筵方講周官從容問一朝後市  
何義侍講官據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  
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  
集氏筆乘 卷之三 三十四

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  
驚嘆周之末禮樂散亡六國之君獨魏文侯好古  
漢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年百八十餘歲獻其書  
孝文竒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導引故壽如此竇公  
亦異人也考竇公所獻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  
樂章然則周官實周之遺書非後世偽作自六國  
時已亡失不完矣今之存者往往出於漢儒應募  
所作非全書也

顧篆論易

唐人顧篆深於易學嘗言易更三聖猶天三辰同  
麗太極自漢田丁京劉以來百派奔湊惟唐一行  
方見天機神交羣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泥變通  
也無方嚮之支流委輸於我其紬繹祖述三十有  
餘家鶩精于擗掖匱巧于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  
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劉禹錫嘗指龜筮  
訊之曰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知也故設  
象以致意拂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  
衡所以揣輕重不為捶鉤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

集氏筆乘 卷之三

三十五

邇不為運斤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為卦  
體物理為爻位物附人事者以象焉內取諸身者  
以象焉得樞于環中迎數于象外自然之理莫知  
其然雖欲強名措身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于  
此乎觀顧生之言蓋遠於易者恨不見其他著述  
以盡考其所學獨劉夢得載此語於誌中故表而  
出之

焦氏筆乘續集卷三



焦氏筆乘續集卷四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

男焦尊生茂直校

性論

宋范浚字茂明學者稱香溪先生考亭嘗取其心箴載於孟子集註浚有性論二篇其見地超然殆宋儒所僅見者特為表而出之論曰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偽有偽非性偽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四

十一

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為愚知而不迷者為智不迷而止焉者為仁仁即心即性性即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而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為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

性以性為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楊同論於軻不能無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為眾說之惑苟捨眾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眾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為善乎將以為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偽而指以為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四

十一

怒之是知不善之可耻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楊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為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為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為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為知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為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



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為足以盡性哉其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為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為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三十一

古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為一書不以相附如孔子作十翼以贊易子思孟子作學庸七篇明論語莊周作莊子以明老是也自王弼始以十翼雜於經文不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間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難強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間一俗儒復分散如王弼本業舉者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原文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作古易

象象別異於卦爻欲學者不執象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語為得之然謂古易作於說之甚謬

文子

文子有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余立朝幾十年會時事焚焚日懷憂慮竊見同事無與共憂者意愈皇皇若不能朝夕相知者謂余無責守何必乃爾然余方竊祿於朝萬分不能解歸來巖栖采蕨興味蕭然乃若弛於負擔者但謂樂其身治則深有愧焉宋人楊肩吾曰天下

焦氏筆乘

卷之四

四

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當以其言書紳自警

觴政

魏文侯與諸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殆即今之酒令耳唐時文士或以經史為令如退之詩令徵前事為樂天詩閒徵雅令窮經史是也或以呼盧為令樂天詩醉翻衫袖拋小令笑擲骰盆呼大



采是也

### 水田衣

王少伯詩手巾花艷淨香帔稻畦成王右丞詩乞食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稻畦帔水田衣卽袈裟也內典袈裟字作笔笔蓋西域以毛爲之一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

### 草追贈制

宋翰苑不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魏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五

### 賀表

穆廟登極一時賀表最稱高閣學所撰其警策云三十徵庸允協重華於帝德月正受命適符元始於王春以穆廟卽位在正月年適三十也余謂徵庸非卽位事正原非平聲未爲甚愜今上冊后南都賀表屬余代之后爲京師產而婚期以三

月余有語云矧桃夭在望會逢春日之載陽而葛藟非遙益信大邦之有子見者頗謂爲切當

### 古名字

新安吳敬甫名元滿博雅士也精意字學所著有六書正義十二卷一日余與論古人名有傳譌者卽其字可是正之如焦隱君名書傳一爲先一爲光卽字孝然知其爲光范冉一作丹卽字史雲知其爲冉無疑敬甫深然之因略舉數人如蔡雍少爲顧雍所愛顧以其名與之詩雍雍喑喑因字伯

焦氏筆乘

卷之四

六

喑今作邕者非謝朓字玄暉知從月不從目其兄名朓可以類推王簡栖作頭陀寺碑者楊用脩辨其名爲少音徹不爲巾亦非也說文竹從两个个竹枝也一作箇據字簡栖知其爲个耳巾與个篆相似而誤謂巾爲少是說文通釋用修本此

### 王司馬

王公誥號西石湖廣石首人爲巡撫時行經邊適虜驟至公入一堡中避之自念虜方隄吾徐引去易易耳但目擊虜闌入而不爲之計是明我國無



人也因登堡四望無兵馬可驅策獨一鉅砲名大將軍者在焉公募能點放者懸三百金賞之適父子三人應募砲發聲震天羣虜皆為蓋粉聞者自是以邊材歸之矣居南都一儒生為守備前驅所呵因大詬諸生且為訟於公公曰守備尊矣諸生宜引避而敢為非禮是於朝廷為犯分於諸生為敗羣矣敗羣者諸生當共擯之多言奚為衆屏息而散今居位者不能為此言也與江陵連姻覩其日橫力辭歸江陵籍沒時連及其黨數人無指議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七

公者時江陵眷屬閉一空室中橐體不至公獨載一舟實薪米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耳是時衆方掉臂不顧公獨拳拳如此世之宵人但喜人趨承不知趨承我者皆異日掉臂不顧者也可為永鑒

王元順

王潺字元順東阿人潜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繩嘗危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當空平生所疑觸處皆悟

郭魯

郭魯東阿人父履洪武中為灤城教諭坐在任九年士無中式者謫戍雲南魯及弟純皆以其年中式因上疏請代其詞有曰李密孫男尚能報其祖母緹縈女子猶得贖其父刑今臣父病體衰羸年垂六十跋涉萬里道路艱危棄榆之景無多客死之期立至有親至此生子奚為書奏 成祖憐之召還仍以爲鄆縣教諭

夏公德量

焦氏筆乘

卷之四

八

夏原吉德量閎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原吉曰吾少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是知量可學也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大事當如小事如先自張皇則中無主矣人謂庶幾韓魏公云

蔣性中

蔣性中華亭人宣德丁未舉進士有司以故事為立表於門時翼竇湖水溢人久病涉性中曰與其榮吾家無寧以利吾鄉乎即移所費為石梁湖上



往來便之蔣歷官給事中江西參議

### 包懷德二事

包懷德浙之金華人官至河南按察使修撰邵宏譽嘗言其二事懷德爲御史同官楊某蜀人也往使雲南時無家人在京以數十金托包屬俟其還歸之楊死於道其家不知有寄金也包遇其鄉人輒以告卒歸金於其家包鎮遼東鄉人胡文善爲驗封郎中緘一書置包笥語左右俟包歸乃發之不數日自沈於井以死包既歸發書意以家爲托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九

因持書哭詣其家則無妻子一女甫十歲遂攜歸養育教導如已女及笄擇良家子治奩具割田莊以嫁之此與范文正歸死友之金吳文肅嫁故人之女何異劉忠愍集具載之

### 瘞鶴銘

焦山瘞鶴銘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今剝落不可讀其全文見董道書跋茅山志載唐顧况隱於菖蒲潭石墨池上自號華陽真逸撰焦山瘞鶴銘的有可據如此而前輩焚焚或以爲逸少或以爲

陶隱居皆臆度語耳

### 子瞻

子瞻高才重名爲時君所知一時宵人共出力排之僧了元所謂特忌子瞻爲宰相耳近人輯長公外紀可謂詳備然宋史猶有二事極可笑闍人梁師成擅權王黼蔡京悉諂附之而謬以文自高至竄名進士籍中自言爲蘇軾出子時方禁誦軾文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長公之文乃稍出又有李彥者銜鈐轄范寥誣其刊蘇軾詩文於石指爲

焦氏筆乘

卷之四

十

十惡二闍之好惡亦懸絕矣當時師成之請得行而察彥摺摺亦令勒停未至如後世盡無公論也

### 石鼓

岐陽石鼓唐韋應物韓退之謂爲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爲成王鼓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及獨歐陽永叔以爲可疑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獨存趙明誠謂泰以前碑如此鼓及詛楚文



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堅頑難壞殊未然也至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餘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為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筆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為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做書則詩體做詩亦無疑觀武帝

焦氏筆乘

卷之四

十一

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亦其一證也况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出三代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唯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為周穆王時書詛楚文以為春秋時書世傳比于吳季子墓碑雖皆刻石前哲已辨其偽漢書郊祀志起少昊顓頊歷三代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石刻前此未聞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為始始所以刻石者亦傳國璽有以先之耳韓韋臆度之語要不足

據鄭夾漈金石略指為秦篆然亦無的証

越絕書

越絕書鄭夾漈經籍略等皆以為子貢所作殊無據此書終篇業具姓名讀者未審耳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又云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堊會稽是會稽袁康著耳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言此書非康自作口承天吳字與原同名平字

焦氏筆乘

卷之四

十二

是邑人吳平所共定如參同契所謂委時去害與鬼為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陳敷羽翮東南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亦自隱魏伯陽三字古人好為狡獪乃爾

逸詩

逸詩篇名見於經傳者有南風見家語及尸子卿雲盍歸乎薄招雍孝成哲陽南陽初慮朱干苓落歸來縵漫十一篇見尚書大傳皇之陀白雲黃竹見穆天子傳明明崇禹生開三篇見汲書麥秀采



薇見史記鳩飛支二篇見國語新宮見燕禮及左氏武宿夜采齊狸首三篇見禮記大隧之中大隧之外轡之柔矣祈昭河水茅鴟六篇見左氏淇水見琴錄駕辨見楚詞豐年網罟二篇見夏侯玄辨樂論及隋樂志八闕破斧燕燕晨露見呂覽驪駒見大戴禮及漢書客毋庸歸見漢書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童夏齊夏族夏祓夏敖夏所謂九夏也見周禮皆金奏有聲無詞白水見列女傳戰國策引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又樹德莫若滋除害莫

焦氏筆乘

卷之四

十三

若盡又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又大武遠宅不涉又服亂以勇治亂以智立傳以行教少以學墨子引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晏子春秋引詩曰樂矣君子直言是務呂氏春秋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又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又唯則定國又無過亂門說苑引詩曰絲絲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又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報人必報有德史記引詩

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集韻引詩曰佞人如蟬列子引詩曰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似不類三百篇語氣左氏引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又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定集人未定又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又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淑慎爾止無載爾僞又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又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國

焦氏筆乘

卷之四

十四

語云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荀子引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又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又墨以爲朗狐狸而蒼又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又涓涓流水不壅不塞轂旣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戴記引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



正卒勞百姓又曾孫侯氏四正具舉丈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弓既平張四侯具良決拾有良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順乃張又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大戴禮引魚在在藻厥志在餌莊子引青青之麥生于陵陂尚書大傳引舟張辟雍鷓鴣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管子引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我居列女傳引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馬如

焦氏筆乘

卷之四

十五

漢書載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又四牡翼翼以征不服又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數十處其音響與三百篇何異史稱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二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當時刪取之餘不為不多如此類是已

匹馬

書文侯之命馬四匹古今言匹馬皆謂一馬也文心雕龍曰古名馬以匹蓋馬有驂服以對竝為稱

雙名既定雖單亦復稱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與匹練等似不如劉說為長

鰓魚

鰓步角反郭璞三蒼注曰鰓似蛤偏着石廣志云鰓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北齊顏之推云卽石決明肉芴一年一孔至十二孔而止以合歲數登州所出其味珍絕然漢以前未聞其貴至王莽欲敗時但飲酒啗鰓魚而光武時張

焦氏筆乘

卷之四

十六

步據青徐遣使詣闕上書獻鰓魚又臨淄太守吳良賜鰓魚百枚則兩漢時已自珍之宋時淮治北屬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金則視為常品往往乾之以百枚為一串用餉京貴物之貴賤有時如此

解脫殿鐵鑊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鐵鑊甚巨梁天監中鑄東坡游寺詩蕭翁古鐵鑊相對空團團陂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



失故態恠此能獨完是也鑊有文可讀云天監十  
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乙卯皇帝親  
造鐵鑊於解脫殿前滿貯甘泉種以荷葉供養十  
方一切諸佛以佛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  
來際令地獄苦鑊變爲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爲  
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如蓮花在混清淨  
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鑊之用本給烹鮮八  
珍典染五味生纏我皇淨照慈被無邊法喜禪悅  
何取腥羶爰造斯器回成勝緣如蒼碧水生發紅  
焦氏筆乘卷之四 十七

李杜

謝康樂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  
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以後二句足前二句  
李太白亦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  
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至老杜詩中往往有  
之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鴿枝間

喜不去原上急曾經寄張山人云曹植休前輩張  
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卧病云滑憶  
雕胡飴香聞錦帶羨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罌晴  
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  
恨久陰如此類甚多不可悉舉

藏書

五代諸君惟南唐與蜀最嫻文學宋初取天下典  
籍藏之內府獨二國多善本以此江南徐鍇字楚  
金少精小學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所讐

焦氏筆乘卷之四 十八

書尤審諦所著有說文解字蜀相王鍇名同楚金  
字鱣祥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  
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精謹二人風尚相似  
如此李氏二主妙筆札嗜書畫有獻者不惜倍價  
酬之官中所積圖籍不可勝數尤多鐘王墨跡然  
僅僅作小詞工墨竹而已孟氏乃表章五經纂集  
本草作書林韻會又非李氏所及今韻會舉要乃  
宋人黃公紹撮孟書成之非其全也

韓忠獻



韓忠獻公少年家貧學書無紙莊門有大石就上學書至晚洗去遇烈日及小雨即張小繖自蔽時印板書絕少文字皆是手寫每借人脫落舊書必詳為節錄以備檢閱仍如法縫粘還之與他書可更假也其艱苦如此今子弟飽食安坐典籍滿前乃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能不自愧

不煩繩削

為詩殫竭心力方造能品至於沛然自胸中流出所謂不煩繩削而合乃工能之至非率易語也子  
焦氏筆乘 卷之四 十九  
美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潤甘苦齊結實太白云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又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檣中流鶩鶴鳴如此等語醞釀於胸中氣象自別知離續者不足道矣

三日

明皇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壽夭時裴冕為河西留後梁鳳言不半載兵起公當以御史拜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

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安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問以三日曰雒日即滅蜀日當不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冕遂相

穆應之

穆應之後唐內園使延輝姪也天成三年赴舉京師時趙鳳知舉甚嚴峻應之乃就宋巡官卜卦卦成宋曰先輩今春未有喜座中一僧不以為然請穆於寺塔前共語曰宋巡官術不工貧道見秀才面上官氣已動即三五日成就驟承帝王非次之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二十

恩穆曰何由得此僧曰君豈自由此宿生之分耳穆殊不信後一日應之因省延輝與內園吏微服入園中潛遊會帝乘小駟與五七宦者出長春殿倉卒避竹林邊帝召見應之稱臣延輝之姪應舉已試闈入內苑願歸首領帝急召延輝問曰此卿之姪邪對曰是帝忻然曰卿乃有骨肉赴舉大是美事立命武德使孟漢瓊宣名與中書與一美官授河中府永樂主簿翼日詣寺求前僧皆曰無之乃於東室見古畫皂衣梵僧其面貌昨所見也授



官去卜時才五日僧云宿生之分豈不信哉

雕板印書

蜀相毋公蒲津人先為布衣嘗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有難色公歎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公果顯於蜀乃曰今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書復雕九經諸史兩蜀文字由此大興洎蜀歸宋豪族以財賄禍其家者什八九會稅祖好書命使盡取蜀文籍諸印本歸闕忽見卷尾有毋氏姓名以問焦氏筆乘

卷之四

三十一

歐陽炯曰此毋氏家錢自造稅祖甚悅即命以板還毋氏是時其書遍於海內初在蜀雕印之日衆多嗤笑後家累千金子孫祿食嗤笑者往往從而假貸焉左拾遺孫逢吉詳言其事如此

趙縱

太僕卿趙縱郭汾陽之壻也為奴當干發其陰事下獄留當干於內侍省張鎰諫曰太宗謂侍臣曰頃有奴告其主極敝法特須禁斷自後奴告主者盡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

晏得罪因婢悖慢成風動遭誣告今趙縱下獄奴在禁中大體所關有垂教化上深納之於是杖殺當干鎰乃召汾陽家僮數百人以死僮示之此等事聽訟者不可不知

九辯

九辯余定以為屈原所自作無疑只據騷經啟九辯與九歌今一語并玩其詞意而得之近覽直齋書錄解題載離騷釋文一卷其篇次與今本不同首騷經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三十一

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嘆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第蓋舊本也以此觀之決無宋玉所作攙入原文之理天聖十年陳說之序反以舊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之不知於人之先後正自舛謬而後人反沿襲之可恠也

素問

胡安定先生設教一富人子從之少有羸疾安定令讀素問一過其人慄然不敢恣疾漸差昨見范



公與韓魏公書云承有微恙尋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和調則氣不平氣不平則疾作今人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為疾邪請那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平也和自此養疾自此去矣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夫以魏公之賢公之鑄勉如此况他人乎

易簣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二十五

吳幼清禮記纂言中解曾子易簣一條真足正先儒之失特記之爾雅以簣為第而疏釋第為牀版按史記范雎傳雎佯死卷以簣置廁中簣可卷屍非牀版明矣古者牀第之上有席席上有簣簣最在上故顯而見其美今之竹簣或以玄黃赤白諸色間織如錦文意即童子所謂華而眩者也禮寢簣之制原無貴賤之異但貧者質富者華以季孫所賜與曾子平日所用不同童子見其華美必大夫家所造故曰大夫之簣歟非謂此大夫之簣非

士所當用也使曾子不易此簣而終亦無不可故子春與元申皆不欲易而曾子不然之者蓋禮雖無戾然不若終於常用質素者之為正也君子臨終其謹有加於平日平日夜臥在燕寢將終必遷正寢平日有女侍將終一切屏去不死於婦人之手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之簣至終必易之而用常時之簣也倘大夫士簣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業已用之至于將死而不易其于禮制無不可也明矣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二十四

若如舊說是曾子自安于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終也是曾子師弟父子之見皆出一童子下豈理也哉其謂德與姑息者謂因彼一言得以去華就質安處吾素者童子之愛我也以父病劇不可動以幸須臾之生者元之愛我也其意甚明

苻堅

苻姓草下付世為氏苻其家後池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於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為氏至苻洪



以讖有草付應王語又其孫堅始生背有赤文隱起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八字因改姓苻名堅以應之出崔鴻十六國春秋世書從符者誤

庾死

庾死之庾音愈在虞押病也詩交相為瘡與庾通漢律因饑寒而死曰庾

權酷

漢天漢三年初權酒酷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酷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利也說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二十五

文權水上橫木所以渡者爾雅謂之石杠亦曰略約蓋權酒之法作偏於漢迄於宋元不改當時之議謂權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稅酒則利在百姓而官吏有不便其初改權時至謂投醪江流見者撫膺椎罌破缶在在嗟怨括馬供磨騷及編氓伐木為薪至空嶽麓且倡優當壚嘈雜郡齋糟糠豢豕充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鉤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遠絕重法以禁不為衰止搜邏之卒旁午達道連坐之人填溢犴圜甚至中下之家

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讐嫌動相誣訐龜山先生言所在官吏遂張樂集伎以來小民政之不美未有甚於此也前代更有酷禁磬禁等類我朝悉舉而蠲之可謂高出千古矣

蔡侯紙

漢書蔡倫傳言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尚方令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之帝善其能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又湘中記來陽縣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二十六

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石曰云是倫春紙白也

水排

漢書杜詩為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百姓便之排當作囊蒲拜反冶鑄者為囊以吹炭即老子所謂囊籥也今激水以鼓之謂之水囊如今水碓水磨江南處處有之

鈺簞

趙廣漢教吏為鈺簞鈺音項說文受錢器也簞竹



箛也師古曰如今盛錢藏餅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鉅或箛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其中也近世有司有令投醜告密者是其遺法

女中包胥

華陽國志言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二十七

箴石

漢書稅文志箴所以刺病也石即石箴古所謂砭也箴之林反砭彼廉反古之攻病有箴有砭今箴在而砭絕矣

令甲

宣帝紀

蕭何承秦法作為律令經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

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他如甲第甲仗亦同此說

馮瀛王

五代史補言馮瀛王在中書日有舉子李導投所業為贊馮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為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了無怒色向南都一學使新至集諸生唱名有與同姓名者占二語令其屬對曰藺相如司馬相如既相如又何相如生應聲曰魏無忌長孫無忌爾無忌我亦無忌學使笑而釋之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二十七

任元受

眉川任伯雨有慧草二卷向見於秘閣今名臣奏議亦略載之其孫盡言字元受事母盡孝母老病未嘗暫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語話太多或憂喜稍過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腑臟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



而後知故用藥無不效也張浚欲辟之入幕元受  
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  
以獻老母不以貽公也况能舍母與公軍事乎浚  
聞之不敢強也後秦檜死公論猶未定高宗召湯  
鵬舉爲侍御史盡言時爲選人以啟賀之曰伏審  
光奉明綸榮躋橫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靜言有  
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  
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埽地盡矣乃若糊  
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  
焦氏筆乘卷之四 二十九

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  
甚公攘名器報徵時簞豆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  
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  
路無復偶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  
聞事不實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旣乏朱  
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  
之姦備極寵榮之典願言彈擊無置渠魁使六合  
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  
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此啟

一出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至今讀之其人可  
以想見余尤愛其言母病數語曲盡情事可爲孝  
子事親之法

###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  
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楸木可食  
之物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如今所  
謂假果者亦畫餅土飯之義耳初學記六帖於木  
瓜門引衛風木瓜之詩亦誤

焦氏筆乘卷之四

三十一

### 關雎

大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雞鳴  
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後  
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  
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  
說題詞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  
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  
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  
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氏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



潔敬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宮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

論語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即今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三十一

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瑯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為從政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為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為

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竝為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叅考齊古為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并己意為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為之疏古文者科斗文也即蒼頡本書周所用

紫蓋黃旗

少司寇朱公鴻謨撫吳時嘗問余向聞紫蓋黃旗是何說余曰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酒酣問曰吳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三十一

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之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奇其辭又江表傳丹陽刁玄使蜀司馬徽與劉廣論運命曆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楊之君乎但知為符瑞未明言其為氣也及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又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始知其所出朱為之擊節嘆賞曰昔讀心



鈔錄知紫電清霜今因公得知紫蓋黃旗君子所以貴三益之友也

### 鳥鼠同穴

導滑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氏以爲恠誕不取按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形似雀色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也涼州唐屬隴右道然則孔說非誕

### 六經之後四人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三十一

陳止齋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據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 玉帳

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送盧十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旗王洙注玉帳術云兵書也增釋者不過引唐秩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玉帳旗則不能通矣按顏之

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遁甲專征賦云或倚直使之游宮或居貴神之玉帳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戍爲河魁謂玉帳在戌也淺識者當未易解

### 改蜀都賦

左思別傳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三十四

馬電發于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礮火并騰光而赫義此語甚工今本作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儀火并沈熒於幽泉高焰飛煽於天垂似不及改本鬼彈見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爲鬼彈

### 四臣學於大師

散宜生南宮适閔天大顛皆學於大師詩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宣力任事如此非專



指四臣四行 天顛舉於漁獵見墨子

古史官

古史官見于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蘇公蘇公即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使書蘇公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事耳其他可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皆黃帝史官

君陳

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為周公之子伯禽

焦氏筆乘 卷之四 三十五

之弟見坊記註又竹書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平公即君陳周公子伯禽弟疑注疏之言本此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四

焦氏筆乘續集卷五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書甫校

男焦尊生茂直

佛典

佛典世謂漢明帝時始通中國不知明帝之前已有之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

焦氏筆乘 卷之五 十一

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略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以前事也使明帝前未有佛典傳毅對明帝之言何從而得之但未盛行如今日耳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亦臆說也

周禮注

于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



徒師言職者主其業職內言衡者平其政虞衡  
言掌者主其事掌合言氏者世其官師氏言人者  
終其身危人不氏不人權其材也宮正膳夫內外

月令

月令篇李濟翁資暇集云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  
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爲之誤也蓋出  
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所  
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  
紀明矣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曆爲  
焦氏筆乘卷之五

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汲  
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  
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月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  
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  
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華  
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  
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坯戶下有景天華  
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  
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蟇無聲涼

風至而鶴鳴聞闔風至而蜻蛉吟日至而泉躍泉  
躍卽今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

元宵應制

王岐公作元宵應制詩子厚問公使何事岐公曰  
鼇山鳳輦耳子厚以爲陳言且疑爲所給詩成果  
用此二事所謂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  
來是也子厚嘆服以爲不可及事雖尋常只是能  
點化用之便成佳句此可悟作文之法

杜詩如吳道子畫

焦氏筆乘卷之五

子瞻云老杜自秦中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  
里山川在人目中古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遣  
吳道子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  
曰在臣腹中請疋素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後幸蜀  
皆默識其處無不相合可用爲比子瞻此言可謂  
善喻以此見古人集當以編季爲正若近世各體  
爲類此等處無從攷見矣

夷狄名姓異音

冒頓音墨特龜茲音丘慈可汗音榼寒闕支音烟



支谷蠡音綠黎浩豐音詰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  
鈇牙先零音銑燐樂浪音洛郎契丹之契音乞敦  
煌之敦音屯康居之居音渠月氏之氏音支史傳  
具有音切未易悉舉

三商

士昏禮漏下三商為昏商音滴與夏商之商不同  
蘇易簡文三商而眠高春而起用其語也今人多  
誤讀

禮不下庶人

焦氏筆乘

卷之五

四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  
諸家

明堂位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  
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闕宮傳遂緣此以  
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程子曰周公之功固  
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者魯安得獨用天子禮  
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於事  
猶未之考也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

馬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  
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先公  
素用八佾則其羽數隱公自能知之何以問於衆  
仲故春秋於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  
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也  
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不從見郊之僭始於僖  
也自伯禽以下十八世皆未有郊社樂歌而獨自  
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社之事而始僭於僖可知  
矣闕宮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五

附庸蓋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以及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其不出成王  
之賜尤為可證又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  
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使成王果賜周公則惠  
公何以復請平王使史角報之蓋未之許也且襄  
王之衰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謂賢如成王其見  
乃出平王襄王下哉

肉孔

璧孔曰肉孔言其美滿也樂音曰肉好言其圓滑



也禮記曲直繁瘠廉肉節奏注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

### 政事疏

賈誼政事疏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出說苑孔子曰脛大于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履雖鮮不加于首冠至弊不以苴履出戰國策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

焦氏筆乘

卷之五

木

### 田子春

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未知所出讀漢書劉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瑯琊王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乃知卽此人耳

### 子美詩

孫莘老云子美日長唯鳥雀春暖獨柴荆言亂離有深意也得風雅體以此推之如草黃騏驎病沙

晚鶴鳴寒謂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也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

### 禹舉益

墨子云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與孟子合符子乃云禹遜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濟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子之勞矣此莊休寓言之流非實錄也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七

### 誦北山移文

种明逸真宗時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宴禁中廷臣皆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但誦北山移文一過明逸不懌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荆公進用有王一介中甫者以詩詆之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荆公不以爲忤但賦絕句云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卽用本朝事入詩中甫三衢人昭陵時



中制科為從官有名

种明逸詩

明逸詩今無所見小說中得一首漫記之樓臺縹緲路岐傷共說祈真白玉堂林樹風高低絳節靈臺香冷醮虛皇名傳六合何昭晰事隔三清恨渺茫欲識當年漢家意竹宮梧殿共淒涼是詠時事而作

句讀

學者有讀書終身不知句讀者由少年不經師匠焦氏筆乘

卷之五

八

因仍至此余童子時聞部使者臨學宮講論語諸生誦點爾何如至點字作一讀使者動色嘉嘆蓋人多忽此故耳嘗觀李彥平讀禮記男女不雜句坐不同句施枷不同句巾櫛不親授句程伯淳讀孟子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姚寬讀左氏春秋故講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句采謂之物又聞晉公子駢脅欲觀其裸浴句薄而觀之費補之讀漢書衛青傳人奴之句生得無答罵即足矣楊用修讀史記高祖

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皆妙得古人之旨是正沿承之誤其他經籍所具余略條一二俟學者以類推之如莊子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當涇流之大一讀而林希逸以涇流之大兩涘為句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觀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之文則八神名當至主字句絕而用脩允寧皆一曰天一曰地為句季布傳身屢典軍塞旗者數矣九字一句而索隱身屢典軍為句句匈奴傳務調納其說以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九

便偏指不參彼已句絕而索隱以偏指不參為句律書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道者明矣而用修引之作情核其華為句魏豹彭越傳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句絕言欲遭時行志與所蘊適相際也如云此足下度內耳可證而用修其度以故為句谷永傳成帝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句絕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而用修元美皆讀云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此類未可悉數



譌字

替篆文作皆與音相近竝下日爲普浦竝下白爲皆荆郭知玄曰白頭秬苑不知音皆之分青衿小生焉辨商商之別又柳豫大藏音序帔帔則巾小不分擿槐則才木不辨書生傳寫破體者多對讀支離辨正者少

樂天逸詩

宋王彥國獻臣招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虜將渡淮獻臣坐所居小樓望見一士夫徬徨阡陌間  
焦氏筆乘 卷之五  
攜小僕負一匣埋於僻處獻臣默識之事定往掘其處宛然尚存啟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花千朵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飲就中大戶不如君真奇物也今人謂能豪飲者爲大戶樂天詩屢用之此詩集中不載見宋人小說輒錄於此

龜山不輕解易

吳審律勸龜山解易荅曰易難解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也初九潛龍勿用

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人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是其用止三百八十四事而已易之理果極于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一事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嘗謂說易須髮髯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以未敢苟也

孔子無所不佩

王叔師楚騷注曰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琵琶番蒲司帆作仄聲

唐詩四弦不似琵琶聲又斷腸猶繫琵琶弦又銀合鑿落殘金屑琵琶槽是琵琶之琵琶作第四聲讀也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獨孤及詩近日霜毛一



番新番音飯樂天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桃燭  
淚連盤壘蒲桃音浦又四十着緋軍司馬男兒  
官職未蹉跎一為州司馬三見歲重陽司音伺選  
詩無因下征帆子美浦帆晨初發退之無因帆江  
水孟襄陽嶺北迴征帆巴東問故人帆音梵此等  
尚多周子充跋文苑英華云切磋之磋馳驅之驅  
挂帆之帆仙裝之裝廣韻各有反音而流俗改切  
磋為效課以駐易驅以席易帆以仗易裝今皆正  
之

焦氏筆乘卷之五

十三

一物數名

蟋蟀一名蜻蛚又名寒蛩莎雞促織剪子一歲名  
烏喙二歲名附子三歲名烏頭四歲名天雄廣韻  
枸杞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葉秋名却老枝冬名  
地骨皮爾雅芙蓉其花芙蓉其莖菡萏其根藕其  
莖茄其葉荷其本蕊其實蓮其中葍葍中葍以子  
名曰蓮華以葉名曰荷華以根名曰藕華在陸生  
秋華者名木芙蓉

蟠桃核

宋學士有蟠桃核賦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  
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今藏大  
內可謂甚異然洽聞記言吐谷渾桃大如六石甕  
意即此也宋王黼盛時廣求四方瓌奇之物有以  
桃核半枚獻者中容米四三斗其間題詠之字滿  
矣李端叔題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蓮  
信有之矣今御府核亦多古人題字

鷲桃

櫻桃亦曰鷲桃呂氏春秋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  
焦氏筆乘卷之五

十三

云含桃鷲桃也鷲所含食故曰含桃鷲桃二字甚  
新前人所未用

劉歆顏游秦

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  
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  
已班固所保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  
取不過二萬許言顏游秦師古之叔也撰漢書決  
疑十二卷時稱為大顏後師古為太子承乾注書  
多取其義是二公有功於漢書多矣今人知班固



師古而已若歆與游秦不知也唐史師古傳略載游秦事而不詳語具顏魯公集中

阿堵

史言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但云舉却阿堵物世遂以阿堵為錢矣然顧凱之言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温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坐害之謝目衛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一以為眼一以為經

焦氏筆乘

卷之五

十四

一以為兵士豈可指定言之阿堵自是當時諺語如今所謂此物云耳

寧馨

寧馨猶言恁的也如阿堵皆虛活字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至宋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若不見宋太后語當以寧馨為美詞矣

犧樽

周禮小宗伯辨六罇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謂犧

象著壺太山六罇是也明堂位犧象周罇三禮圖畫爨形刻劃犧象于其上此鄙儒未見其器妄想圖形謹按博古圖作牛形背上開竅以注酒曰犧罇如象形者曰象罇據此可證三禮圖之謬

穀壁

周禮典瑞子執穀壁男執蒲壁皆五寸三禮圖穀壁畫禾莖之狀蒲壁圖蕭葦之形此亦以意度妄作如犧罇象罇之誤蓋穀壁圓瑒拱起狀如粟粒蒲壁畝畫細文形似蒲華即今二壁多有存者世

焦氏筆乘

卷之五

十五

儒莫辯

黼辰

明堂位天子負黼辰南向而立注狀如屏風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因爾雅斧謂之黼俗遂謬用斧依如匍匐謬用蒲伏狹狹謬用窠窠之類三禮圖傳會其說作屏障畫十二斧于其上取剛斷之義謹按禮書白與黑間為黼辰則屏障畫黼文于其上取分辨昭彰之義無疑矣今時市悅以黑白相間即黼文之遺制



內則

禮記內則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稽攷軒字乃幹之訛按儀禮特牲饋食佐食舉幹注牲肉長脇也可以為證

祭法

禮記祭法雩宗祭水旱幽宗祭星稽攷宗當作崇說文崇音咏設縣蕪為營于日月星辰山川之壇以禳風雨雪霜水旱厲疫

師卦

焦氏筆乘 卷之五

十六

周易師卦以此毒天下之民而民從之朱子注毒害也凡有害于民則民弗從說文毒音篤訓生厚也从生母會意毒音獨傷害也从艸諧毒音二字音義皆有別

木鐸

論語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朱子注木鐸金口木舌稽攷木鐸金鐸各有所用不以舌為分釋名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周禮鼓人以金鐸通鼓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古者木鐸木口大舌金鐸金口

金舌若以金口木舌為木鐸然則木口金舌為金鐸可乎

寤生

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產也不言其詳據文理寤當作造音同而字訛造者逆也凡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為順足先出者為逆莊公蓋逆生所以驚姜氏以上八則吳元滿說

聯字

俗於聯字有因上誤下者有因下誤上者駟僧誤

焦氏筆乘 卷之五

十七

以僧從馬作駟髻誤以髻從齒作齧蹴鞠誤以鞠从足作踞此類甚多皆一時趁筆之誤後多泐其失而不攷耳

种英蘇冠

盧多遜當國門下士最多其所器重者种英蘇冠二人而已後多遜得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千里而還英後改名放即明逸冠改名易簡魁天下仕至參知政事近日嚴介溪罷相平自如交無一人至者羅先生汝芴歎曰公當國吾



鄉人孰不沾其餘潤一旦皆舍去太不成模樣矣  
因日往視之然先生當嚴氏盛時實未嘗與相周  
旋也先生器識自學問中來又非前二人比

尚書多言時

楊慈湖言書疇咨若時登庸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率以時爲是蓋古語也曰誰  
乎嗟哉有誰順是者乎吾將登庸之蓋時卽道也  
舜之所以光天之下者此也黎獻所以有功者此  
也丹朱反此也禹荒度土功用此也皐陶祗叙叙  
焦氏筆乘卷之五

此也祖考以此而格羣后以此而讓鳳凰因此而  
來百獸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諧勅正天命惟此  
而已惟此爲幾謂爲庶政之幾蓋天下惟有此道  
而已得此則吉則治失此則凶則亂唐虞君臣朝  
夕之所謀謨無出此道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  
猶曰此也時卽道之異名此非言意所能名後乃  
強名曰道取道路無所不通之義初無形體可執  
至於曰時則尤不滯于言意妙哉時之爲言非大  
聖疇能名之易多曰此此卽時也漆雕開曰吾斯

之未能信斯亦時也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  
其次誰能順予事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爲道  
無疑

媵

媵說文送也史載湯塔有莘以伊尹爲媵送女故  
稱有莘媵臣楚辭魚鱗鱗兮媵予爾雅亦云媵將  
送也卽不指爲妾今攷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  
及魯共姬嫁于宋而衛與齊晉三國來媵傳云媵  
淺事也胡氏引公羊謂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  
焦氏筆乘卷之五

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  
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遂以爲從嫁之妻夫魯  
與衛敵而晉盟主齊大國也共姬雖賢其肯以姪  
娣爲妾以承事之如傳之言則伊尹爲媵送女與  
魚之媵予亦謂之妾可乎至于江有汜之詩注因  
以爲美媵釋名又附益之以姪娣曰媵謂媵承也  
承事適也今二品曰姬五品曰媵以陳人之婦與  
三國之于共姬可若是儼乎

送琉球生詩



樂天題岳陽樓春岍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  
安張芸叟用之為詞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  
人喜誦之不知實出樂天也友人王元善送琉球  
生歸國詩風卷晴沙送客歸片帆南去疾於飛春  
濤萬里重回首紅日中天是帝畿尊中國最得體  
雖語類前人而氣韻則勝之矣

小學

杜鄴子夏尤長小學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  
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名鄴子林好古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二十

有雅才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  
於鄴故言小學者宗於杜林三蒼蒼頡篇秦相李  
斯作訓纂篇楊雄作僂喜篇後漢郎中賈魴作總  
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見隋經籍志又小  
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又少學九篇楊方  
撰始字一卷勸學一卷蔡邕撰司馬相如作凡將  
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  
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初學二卷  
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

卷亡發蒙記一卷晉著作佐郎束皙撰張挹字詒  
漢張衡傳注有蒼頡篇漢安紀注云蒼頡篇云邛  
舍也又曰帝年十歲好學史書注云史書周宣王  
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以教童蒙魏王  
粲傳云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善蒼雅蟲篆通典云  
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為  
尚書郎法言學蒼頡史篇注謂多知奇難字三蒼  
訓詁三卷埤蒼二卷竝張挹撰廣蒼一卷樊恭撰  
見唐經籍志又有氏字指何承天纂文郭璞三蒼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二十一

解詁

明駝

木蘭辭願馳千里明駝足送兒還故鄉駝臥腹不  
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  
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又後魏書高祖不  
飲洛水常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回恒州取水供贍  
據此則取水數千里外不始於李贊皇矣

用晉人語入聲律

晉人語一入聲律無不精妙右軍帖云奉橘二百



枚霜未降未可多得韋蘇州用之爲詩憐君臥病  
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  
須待滿林霜渾化無跡如自作語耳一帖寒食近  
得且住爲佳耳辛幼安玉蝴蝶辭試聽呵寒食近  
也且住爲佳又霜天曉角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  
爲佳耳凡兩用之當是絕愛其語

###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  
五大夫初未言爲何樹也應邵作漢官儀始言爲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二十三

松松在泰山小天門至邵時猶存故邵知之耳五  
大夫秦爵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  
夫是也唐人松詩有不美五株封之句其誤已甚  
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大夫故老云有焦氏墓  
於此後五子位皆至大夫因而得名不知者附會  
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時王梅溪爲  
郡幕采所聞爲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爲實然故  
賦有楓挺千丈松封五夫之語且疏云上虞地名  
五大夫乃始皇封松爲五大夫處蓋越人但知始

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乃在泰山非會  
稽也而梅溪復失於審諦公襲其誤至此張誤云  
予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字尚可讀乃會  
昌三年所記云草市五大夫因焦氏立坐於此孝  
感上聖而立名焉據此不獨可正王之謬亦備吾  
家一事因具錄之

### 假借相反字

吳元滿云容齋隨筆載字有假借相反者如臭本  
腐氣反借香也擾本煩雜反借馴也亂本繁紊反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二十三

借治也楊用脩丹鉛錄亦述之不知此六字皆有  
分別臭音休與嗅同以鼻檻氣也荀子嗅之而無  
嫌於鼻从自犬會意借凡氣之總名香朽羶腥焦  
謂之五嗅又香也內則皆佩容臭嗅音醜腐氣也  
水潤下其氣嗅曹植書海畔有逐嗅之夫从支諧  
臭音擾音統煩襍也胤征俶擾天紀从手憂上音  
俗訛作擾擾音繞馴也說文牛柔謹也職方氏豫  
州其畜宜六擾从牛憂音亂音鑿紊也煩擾也史  
記猶治亂繩古作變从茲下指交結之狀嗣音雉



理效也平治也盤庚嗣越我家論語予有嗣臣十  
人从司爵會意現石鼓文及宰辟父敢隸楷用治  
洪楊二公不知六書故有此誤

史記呂氏春秋之異

史記吳起傳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  
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  
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  
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  
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二十四

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  
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  
子矣呂氏春秋載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  
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  
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  
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  
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  
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

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  
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  
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于世變主少羣臣相  
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  
少選曰與子夫二書所載即一事耳史記稱田文  
呂紀為商文所不可曉太史公得于傳聞而呂紀  
先秦之書或于紀載為覈

孟舒魏尚

孟舒與魏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坐匈奴入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二十五

寇得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官事豈有相  
類如此者當是一事而傳聞異詞史因以為兩人  
耳

通鑑之誤

通鑑載唐太宗臂佳鷓望見魏徵納之懷徵奏事  
久不已鷓竟死懷中按白樂天獻續虞人箴云降  
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  
鷓斃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璟諫明皇  
非徵與太宗也樂天去當時未遠必有据依今唐



書徵列傳亦不載此事

左氏史記之異

左氏不載程嬰公孫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甚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嬰與杵臼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程嬰以死存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似乎不一蓋左氏爲文高簡且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二十七

詞參錯不可稽耳今按趙同於朔死之後見於左氏者不一而足其非同時被殺甚明且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已自相抵牾不足信矣

石鼎聯句

退之石鼎聯句詩有道士軒轅彌明其語往往高古出羣或者謂卽退之所撰特駕言于彌明耳今按張南軒淳熙間守靜江奏疏有曰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爲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據此則石鼎聯句者可謂無其人邪

舉人籍

唐人舉及第開檢無籍者不得與第其法甚嚴有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榜放章甫上書云戶部報無籍記者斥昔傳說無姓殷后置於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改



姓易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以霸張良爲韓報仇  
變姓名而遊下邳漢用之爲相則知籍者所以計  
租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大才不可以  
籍棄之苟無其德雖籍何爲今員外吹毛求瑕務  
在駁放則小人也却尋歸路策藜杖着草衣田園  
荒蕪鋤犁尚在所司不能奪特咨執政收之天下  
稱美焉

獻書

唐時科目甚多常舉外復有通五經一史及進獻  
集氏筆乘

卷之五

二十八

文章并上著述之例或付本司或付中書考試亦  
同制舉開元中有唐頻獻啟典一百二十卷穆元  
林上洪範外傳十卷李鎮上注史記一百三十卷  
史記義林二十卷辛之諤上叙訓二卷卞長福上  
續文選三十卷馮中庸上政事錄十卷高嶠上注  
後漢書九十五卷如此者并量事授官或霑賞賚  
若今時用其例尚可得實學者用之豈不勝舉業  
之流萬倍

說文引經之異

說文引五經文字與今多不同如易服牛乘馬服  
作備百穀草木麗乎土作麗於地亢龍有悔亢作  
忼再三瀆瀆作黷其牛掣掣作菁豐其屋豐作豐  
允升大吉允作執包荒荒作充爲的顙的作馱書  
宅岨夷岨作岨鳥獸毳毛作衰毛五品不遜遜作  
慈娶于塗山塗作念弼成五服弼作邶方鳩彛功  
方鳩作旁速藻火粉米藻作璪碁三百有六句碁  
作棋剛而塞塞作憲竄三苗于三危竄作窳今汝  
聒聒作慤慤庶草繁庶作無若藥不瞑眩瞑作

集氏筆乘

卷之五

二十九

眇尚桓桓作桓桓彛倫攸斃斃作殫顛木之有由  
藥由藥作邕枿詩新臺有泚泚作玼餅之磬矣磬  
作空嘽嘽駱馬嘽作疼鉤膺鏤錫作錫白鳥鶴  
鶴作翯翯可以攻玉作可以爲厝衣裳楚楚作  
黼牆有茨茨作薺綠竹猗猗綠作菴無然泄泄泄  
作咷挑兮達兮挑作岌如此之類不可勝舉是時  
五經皆古文未變隸書慎當得其真此後字書又  
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出采摭日繁雅俗兼載  
讀者迷其本始以說文所述告之未有不駭以爲



異者也

立碑

唐人在官有善政去任後立碑頌德須審詳事實州司以狀聞奏恩勅聽許然後得建國朝無聞奏之例然見任官輒自立碑見於律條其禁甚嚴近日有司身方在官諷動羣小外托辭讓密相督責甚可耻也開元中右相李林甫先為國子司業頗振綱紀洎登廟堂見人好說司業時事諸生希旨相率署名建碑於國學都堂之前後釋奠日百寮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三十

畢集林甫見碑問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對林甫感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誰為此舉意氣甚厲諸生大懼得罪通夜磨滅覆之於南廊林甫何人其羞惡之心猶有存者今之不如林甫者抑又多矣

荆蠻

史記太伯逃之荆蠻考其所都實今蘇常在禹貢古揚州域何謂荆蠻蓋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徐戎淮夷之類徐戎非徐即戎也戎而處於徐者也淮夷非淮即夷也夷而處於淮者也則知荆蠻亦

蠻之處於荆者或嘗徙于吳太伯至其所徙之地耳吳即揚之一隅宣王命方叔伐楚詩曰蠢爾蠻荆王子朝奔楚使告諸侯亦曰竄在荆蠻則荆蠻非揚州之產明矣或曰春秋夷吳楚何歟曰春秋夷吳楚以其僭王也夷其道夷其人非夷其地也其地固聖賢之封國禮樂衣冠所從出胡可夷也

東南西北

史記六國表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

焦氏筆乘

卷之五

三十一

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此亦自遷以前論之耳陳仁子曰六國之興滅亦天運耳地固無常利也黃帝邑於涿鹿顓帝邑於龍城舜耕於歷山王氣在東千五百年乃轉而西西土者自文武都豐鎬以來秦據咸陽漢卜長安王氣在西又千有一百年乃轉而河朔河朔者自西漢中葉以後新莽而下極於隋唐河朔富盛王氣在河朔又九百年乃轉而南夏若南夏者襄漢以南達於湖廣極於閩海安史之亂皆禍所不及歷五季以至



宋民物豐阜皆古所號荒涼之地也自南自北盛衰有時遷謂起事專在東南成功專在西北非篤論矣

魚龍畏鐵

封氏記言寶應中海州堰破水涸差東海令李知遠修之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過多知遠甚憂之或說梁築浮山堰頻有缺壞以鐵數萬斤積其下堰乃成知遠依其言而穴果塞初堰之將壞也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上流數里蓋

▲氏筆乘 卷之五

五十一

金鐵味辛能害目蛟龍避之而去故堰可成耳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劍於池內涿之池魚皆死以此知魚龍皆畏鐵也天順中徐公有貞治河張秋苦堤善潰用一老僧言以鐵鎮之功輒就人以僧為神不知前時已有此矣

秦會稽刻

史記秦二世東行郡縣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丞相斯等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然不載其詞今記於此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

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太古始世無萬數阨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子見南子

孫李昭曰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

▲氏筆乘 卷之五

五十二

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為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梁駮乘使孔子為次乘遊於市孔子耻之夫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耻為靈公南子之次乘豈肯輕身往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蒯耳何以知之以佛盼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盼以中牟叛子路不欲其往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二事正同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



而張公室夫子見之將以興魯也與見佛昉事不約而合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必矣

星宿

二十八宿之宿韻略宿音秀今俗多作此讀誤也宿是日月五星之次舍以止宿為義陰符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又古語知星宿衣不覆宿與陸覆為韻則可見矣亢音剛氏音低皆音皆亦誤爾雅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

焦氏筆乘卷之五

三十

宿之長有高亢之義不音剛爾雅天根氏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氏若木之有根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邸不音低西方白虎而參觜為虎首有觜之義不音皆世多從韻略則不考之過耳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五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六

非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物名

莫邪作寶劍而名劍曰莫邪劉白墮善釀酒而名酒曰白墮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常用一藥醫家名曰使君子人牽牛來易藥因名其藥曰牽牛青雀盜食脂膏而名竊脂阮咸作銅器似琵琶又易以木名琵琶為阮咸諸葛孔明教士卒種蔓菁因名氏筆乘卷之六

居第

宋王宣徽君貺年二十七為正字即起第洛中至年八十位兩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于早歿惟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充一隅也竟未完而壞富鄭公亦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庭居之紹庭又無



子唐封氏記言郭令公方築室偶出門語匠氏曰築須盡力令墻堅匠釋錘而對曰京師貴人墻皆其所築數十年來但見人物更換墻固亡恙也令公聞之恍然意悟因固請辭位近余鄉徐子仁以詩酒自豪築快園求礎石未至今以木代或曰木不堅豈可用之徐笑曰固知其不堅然堅於徐子仁也至今人賞其達云

俗書之誤

俗書蟲字作虫不知虫乃音虺須字作湏不知湏

小氏筆乘 卷之六

十一

乃音頰船字作舩不知舩乃音航商字作商不知商乃音滴蠶字作蚕不知蚕乃音腆美字作美不知美即是羔无字作无不知无即是既本字作本不知本乃音滔盼字作盼不知盼音系圖字作圖不知圖音鄙趨字作趨不知趨音馳如此之類未易悉舉至如暴已從日又加日而為曝然已從火又加火而為燃岡之崗芻之芻昏之昏女之汝躬之躬與之歟回之迴果之菓席之蓆架屋疊牀觸日皆是而字學埽地矣

范質

宋建隆初春宴雨大作樂舞皆失容上色愠范質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聞之喜動顏色命滿泛入夜方罷莫不霑醉所謂宜在帝左右者斯人也

尼善應

偶得鬼董五卷中載尼善應者貌寢陋鄙樸人也晚忽得定慧嘗以錢托魯文之僉憲買牒與侍童以屠魯氏婢有盜帑帛者妄連其童尉捕之應曰

床筆乘 卷之六

三十一

童何知我乃得盜狀盜天地之和盜日月之明盜衣食於桑麻穀粟盜資用於水火木土金盜骨肉精血於父母人孰非盜而獨此婢邪尉曰然則若所自有者何應曰性也吾與官同亦與羣卒同與盜婢同知本有之性則前所謂盜者亦皆吾性之有而非真盜矣羣卒不知謂為侮已虐之甚甚至焚艾火熏灼之應笑曰此非我也我出空劫前入空劫後諸佛慧眼尚不能窺况汝曹邪卒暴不得施乃舍去一日侍童扣魯之門曰吾師亡矣魯視



之儼然坐脫移寘他榻坐益堅面淡紅色翼日關  
維舍利溢出烟所泊林莽皆垂雜五色珠有光燁  
然始知其有隱德云

東坡識孫仲益

東坡元祐三年自翰苑出牧錢塘道毗陵之洛社  
時孫仲益之父教材童於野市茅屋之下仲益方  
七八歲立岸側東坡望見竒之呼來前與語果不  
凡詢其所學方爲七字對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璠  
璣器仲益應聲對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賞歎  
焦氏筆乘卷之六 四  
贈以縑帛囑其父善視之後果以文名

馬中玉

東坡知杭州日馬中玉成爲浙漕東坡被召赴闕  
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  
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  
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  
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  
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  
子

嘉祐治平間中官杜浙好與舉子遊學文談不問  
是非各親舊書如言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此  
類甚多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坐子容少  
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後子瞻再至問典客曰  
今與會者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  
是怕也溘然

公移字

公移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  
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  
焦氏筆乘卷之六 五

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慙也今  
云弔卷弔冊有索取之義票與慄同本訓急疾今  
以爲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爲巡綽盈本孟也今  
以爲鐵冑錮本鉦也今以爲劍屬又如開朝開辦  
課程其義皆未可曉其亦起於方言也歟價直爲  
價值足穀爲足勾幹運爲空運此類尤多甚者施  
之章奏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犬牙相制

國朝以潁州屬鳳陽潁州衛屬河南以漢中府隸



陝西瞿塘等衛隸湖廣山西磁州千戶所在河南  
界中直隸寧山衛蒲州守禦所在山西境內湖廣  
五開衛貴州黎平府同治一城湖廣鎮遠衛貴州  
鎮遠府同治一城似此者不可勝舉亦犬牙相制  
之意

古今都會

歷代建都之處伏羲都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有陵存焉神農亦都于陳或曰曲阜晉志曰都陳  
而別營於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

焦氏筆乘 卷之六

木

鹿今順天府涿州括地志又曰涿鹿故城在媯州  
今朶顏之地少昊都曲阜顓帝都帝丘今山東濮  
州舊有陵碑尚存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堯  
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有唐城虞舜都蒲坂今山  
西平陽府蒲州有廟夏都安邑今山西平陽府夏  
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  
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蓋九州之冀也括地志  
又曰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汲冢書曰禹  
都陽城漢志曰陽翟避舜子之所商都亳後盤庚

遷都亦曰亳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蓋自湯至  
盤庚五遷也祖乙遷景盤庚復遷于亳周都豐鎬  
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關中也徐廣曰豐鎬相去  
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詩曰文王有聲作邑於豐  
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蓋都豐而遷鎬也  
又曰都洛陽者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也太史公  
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  
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王  
乃遷洛公羊傳又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卜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七

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遷豐鎬蓋以洛居中土  
故曰京師秦都咸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故古  
蹟阿房宮長信宮俱在此西漢始都洛陽五年因  
婁敬說而復遷長安東漢都洛陽魏都洛陽然諸  
書或曰長安曰譙曰許昌曰鄴者水經註曰魏因  
漢祚都洛陽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封居  
長安為西京遺迹鄴為王業本基故號五都時一  
幸焉耳蜀都成都今四川成都府吳初居鎮江都  
武昌今湖廣武昌府後遷建業今南京應天府也



西晉都洛陽東晉都建康建康卽建業元帝東渡  
避愍帝諱改焉宋齊梁陳俱都建康元魏初居雲  
中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北齊都鄴今  
河南彰德府西魏都長安關中後周都長安隋始  
都長安以城狹水鹹與蘇威高頴共議移去城北  
三十里龍首山都焉煬帝嘗徙都洛陽爲巡幸故  
也唐都長安梁都汴今河南開封府後唐石晉漢  
劉知遠周郭威俱都汴宋亦都汴南宋都臨安今  
浙江杭州府元都大都今順天府時至上都今宣  
府之外之地我大明都建康永樂間遷都于燕  
爲京師今順天府也

焦氏筆乘

卷之六

八

鐵券

高皇卽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明年  
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賜以鐵  
券下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  
尚藏因取爲式其質鐵其形如瓦高一尺濶二尺  
左右二塊面鐫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  
金故曰金書宋制高濶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

漸亦短狹緣其所始乃漢丹書鐵契之意今錄魏  
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  
英傑之臣削羣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  
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  
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  
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爲  
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卷  
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  
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旣久立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九

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  
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先代哲王之  
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爾免三  
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  
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論及子孫世  
世爲國良臣豈不偉歟

宰相



歷代宰相之稱不一擇出書之以見美刺袁盎目申屠嘉爲愚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乘車入朝曰車丞相張蒼重計籍曰計相又贊曰名相王商以貌稱真漢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相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憲宗稱李絳皆曰真宰相令狐綯爲相其子怙勢人稱爲白衣宰相盧懷慎曰伴食宰相陸贄號內相閻立本爲丹青宰相姚崇爲救時宰相蘇味道爲模稜宰相李邦彥爲浪子宰相梁陶弘景山中宰相蘇

焦氏筆乘

卷之六

十

環蘇頲贊曰再世賢相關播盲宰相楊再思癡宰相宋李沆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荃相蔡確曰三旨宰相寇準爲真相李綱爲中興首相王欽若項有疣曰癭相蔡京童貫附之時人目京曰公相貫曰媪相梁師成擅寵爲太尉人目之曰隱相宋慧琳道人權寵侔宰相孔顛嘆爲黑衣宰相魏野亦稱白衣宰相

錢王券文

唐昭宗乾寧二年越州觀察使董昌僭號詔鎮海

節度使錢鏐討誅之賜鐵券形如瓦高尺餘濶二尺許券詞黃金商嵌其詞云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閩越等州諸軍事兼閩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惺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

焦氏筆乘

卷之六

十一

者董昌僭僞東昏鏡水狂謀惡貫深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稜清其化也疲羸泰拯甌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旂常流在丹素雖鐘繇刻五熟之金寶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拳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始終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



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  
須示天下鏐謝表云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  
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眷形此綸言錄臣以  
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鑄金作字指日成文  
震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迨及秉麾  
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  
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護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  
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澤永  
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屬念皆云必  
焦氏筆乘 卷之六 十三

紀年

紀年之號必擇前代所未有及正大光明之字少  
有疑似卽不用矣如淳熙之淳先爲純字人言純  
字有屯乃易爲淳有因時事而用好字者如 國  
朝天順之類是也有用先朝字者如唐德宗以建  
中興元之亂追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爲不可及

也各取一字合爲貞元以法象之至宋孝宗遂爲  
故事如隆興則取建隆紹興乾道則取乾德至道  
若永樂乃宋時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僭年號  
而正德亦西夏僭國年號當時廷臣更無一人記  
憶何也此卽劉豫之母謚慈憲宋理宗生母亦謚  
慈憲之類歟

募疏

豐城吳天祐者寄食於杭之陳氏冬無衣絮主人  
戲之曰能作疏文當爲化主乃作疏曰伏以捉衿

焦氏筆乘 卷之六 十三

露肘誰憐子夏之貧冬暖號寒不免昌黎之嘆含  
羞在已貽笑於人切念天祐半生若蟻一拙如鳩  
身常苦饑寒頗類吟詩之賈島志不在溫飽媿非  
及第之王曾雖字頗能識而書頗能讀然饑無所  
食而寒無所衣灑橋踏雪難堪手足之凌兢剡水  
乘舟無奈身心之顛掉鄴侯萬卷亦徒耳范叔一  
寒如此哉幸托身依桑柘之鄉而長者擅絲綿之  
利深筐大簿價輕千鎰之黃金溫繭柔綿色瑩三  
冬之白雪眼見之而忽熱心欲之而難言旣民胞



物與之同然豈推食解衣而不可惠而好我實爲道誼之交勉爾求人不知言辭之拙分我一團和氣耐他千載歲寒高誼難忘服之於膺而佩之於背衆輕易舉與不傷惠而取不傷廉袁安免僵臥於洛陽師道不忍寒於郊祀若肯結緣秀士也勝布施山僧十謁朱門何畏滿頭之風雪一吹鄒律頓回幽谷之陽春徧告斯文圖成善事謹疏陳氏遂爲之占籍仁和膺甲子鄉薦

老泉

焦氏筆乘

卷之六

十四

世傳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而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卷冊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邪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衍聖母上表

孔子五十二代孫衍聖公孔之固早卒妾任氏生子湏襲爵族人以不事儒雅攻之禡其爵任氏上表曰竊聞菽自菽麥自麥雖后稷之聖不能化穗以成芒渭自渭涇自涇雖大禹之神不能變清而爲濁蓋天理有不移之義豈聖門容異姓之人伏念臣妾之子孔湏乃五十一代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之嫡孫五十二代襲封衍聖公孔之固之冢嗣生長從於穉齒提挈至於成人有美維髯遺印在

焦氏筆乘

卷之六

十五

耳雖云庶出實係長房爲經板蕩以來遂失過庭之訓以致宗族闕議詞訟無休吾道于是乎不光祀事以之而大缺肝心殞裂泣涕無從但以名隸寡妻身當圯族抱閨門之戚戚望天闕之悠悠所積瀰漫何由控愬必遇清明之世能平精衛之冤茲者伏遇上天眷命皇帝陛下龍飛九五運應一千始爲儒教大宗師今作中原聖天子乾坤浩浩一新汗俗之餘日月煌煌照彼覆盆之下無淹不振有廢皆興顧惟孔氏之家實係生民之望千七



百載厥聞愈彰五十三傳其直如矢自相沿於百代曾莫紊於一朝至於賢與不肖在人品高低之不一嫡仍復嫡見天心付與之分明方當朝廷甫定之秋適屬士論向公之日伏望陛下俯垂昭鑒大廓聖源因之以禮義之方加之以師傅之職有教固無類也見賢然後用之上可以立皇朝繼絕之良規下可以導聖祀無窮之正派雖文昭武穆不幸有幽厲之衰柰丹朱商均未害爲堯舜之後自惟蟻螳輒犯雷霆臣妾不勝惶懼戰栗之極匍

焦氏筆乘

卷之六

十六

匍待死闕下泣血奉表以聞元憲宗八年也詔憫之遷滇爲維州尹

史法之異

史筆記載不同如南朝北朝之史皆李燾所作也南史先傳循吏北史先傳儒林南史兼傳文學北史則傳文苑南史傳孝義北史則改爲孝子南史傳夷貊北史則改爲四夷與夫酷吏藝術列女南史所無而北史皆傳之曷嘗比而同乎李唐五代史皆歐陽所作也唐史志天文而五代則爲司天

唐史志地理而五代則爲職方唐史傳后妃而五代則爲家人唐史表世家而五代則述世家與夫循吏酷吏儒學文藝唐史所有而五代皆無之

張曲江世系

劉夢得言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因致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近世筆疇諸小說皆因之不考之過也當時徐浩作公碑銘明言嗣子拯居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僞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右贊善孫藏器河南府壽

焦氏筆乘

卷之六

十七

安尉永保先業克稟義方是公且有賢子孫矣又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子拯右贊善大夫拯子藏器長水丞藏器子敦慶表州司倉參軍敦慶子景新景新子涓嶺南觀察衙推弟鄖湖南鹽鐵判官涓子浩仁化令浩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文嵩八葉之中仕宦不絕而夢得云云得非竊語耶一時不根之言未加審諦輒形紙墨世之類此者當不爲少

唐堯上書



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簿送漢和帝永元中臨武長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南州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獻生龍眼荔枝者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觀此則進荔枝不獨唐開元時也永元一詔語簡而意盡得王言之體

劉弘

焦氏筆乘 卷之六

十八

晉惠帝太安二年義陽蠻張昌反都督荊州軍事劉弘以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攻昌於竟陵大破走之降其眾弘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表皮初為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壻夏侯陟弘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為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能識侃與

初於稠人之中又不以掩於親愛史稱其公當是矣今之用人者非瑣瑣姻婭必其門生故吏耳惡能辨別賢不肖為國家計哉善乎弘之言治一國宜以一國為心然則治天下不以天下為心者皆弘之罪人也

舊曾集諸書藥方嗣得者更錄于此

曾公談錄云荆芥穗為末以酒調下二三錢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是日順兒疾已革以酒滴水調服之立定真再生也

焦氏筆乘 卷之六

十九

蓼花洲間錄云治走馬疔方用瓦壘子比蚶子差小未經醬者連肉火煨存性置冷地用蓋子蓋之候冷取出碾為末瓦滲患處

瘡疹黑陷者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少於火盆內焚之抱兒於煙上熏即起

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滲走馬疔患處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先以一頭合瘡上候瓜熟削去再合熱減乃已

治破傷風用黃連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入黃蠟



二錢同煎和滓服

治惡瘡用蒜泥作餅瘡上灸不痛者灸痛即止痛者灸不痛止

小兒耳後瘡腎府也地骨皮一味爲末粗者熟湯洗細者香油調搽良已上神秘方

宋趙潛養痾湯筆云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耳暴聾者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即聾愈

焦氏筆乘

卷之六

十一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斧傷用獨殼大栗研爲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嚼傅亦驗

喉痺并乳鴛蝦蟆衣鳳毛草搗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鴛毛刷患處隨手吐痰即消

癰疽惡瘡初腫起當歸黃蘗皮羌活爲細末生鷺鷥膝插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即切破不可併瘡頭傅之恐毒氣四攻不可收也

新昌徐氏婦病產名醫陸在二百里外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胸膈間微温耳陸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得紅花數十斤則可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以大鍋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於中取窓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鷺涎無弗愈者皆以意推也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

焦氏筆乘

卷之六

十一

至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因診脉曰此冷痢也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即愈德壽大悅就以金杵白賜之至今呼金杵白嚴防禦家

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摻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爲水以之滴目赤瘴自消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但用香櫟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熟爛自昏至五更爲度用蜜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效又越州



一學錄云少苦嗽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柔桑條一束每條寸折入鍋中大約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愈

象山縣村民患水腫一人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數日愈吹劍續錄云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翼日引驗了無癥痕宰恠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熟麻油酒臥之火燒地上覺而疼痛盡消又有肩髀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蠶蛾末傳之立止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二十三

故前方大治癩撲後方能已金瘡

文昌雜錄云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一士子爲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錫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錫能治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卽差

宋龐元英談數云徑山寺僧行菜畦間爲蛇傷足

久之一脚皆爛常住召醫積費數百千不能愈一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汲淨水洗病脚腐膿病肉悉去之易水數器瘡上白筋數見挹以軟帛解包取藥末勻糝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日日皆然水漸少肉漸生一月平復合寺僧酬以錢物云吾與山門結緣豈爲利也却不受主僧曰山中多蛇虺願得奇方備急僧云和尚有命敢不從但不必廣傳香白芷爲末入鴨嘴膽礬麝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長老升座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二十三

以此方徧告諸人

孫琳路鈴本殿前司徒兒寧宗爲郡王病淋日夜三百起國醫罔措有薦孫者光宗時在東宮亟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爲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九且曰今日進三服病當減三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賞以千緡奏官右列或問之曰小兒安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豉皆通利無他巧也

張知閣久病瘡遇熱作如火年餘骨立醫以爲虛



餌之茸附熱益甚召孫診視許謝五十萬孫笑曰  
但安樂時湖上作一會足矣命官局贖小柴胡湯  
三貼服之熱減十九又一服病脫然孫曰是名勞  
瘵熱從髓出又加剛劑剝損氣血安能不瘦蓋熱  
藥不一有去皮膚中熱者有去臟腑中熱者若髓  
熱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方力  
減須三服乃效今却可進滋補藥矣

一少年子娶妻後得軟脚病痛特甚醫以爲脚氣  
孫聞之曰此不必診視但買杜仲一味寸斷片析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二十四

每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煮六分頻服之三  
日能行又三日如未嘗病者孫曰府第寢處高明  
衣履燥潔無受濕之理但新娶色欲過度致然杜  
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爲效易矣其奇驗多此類  
溧水溧陽舊多蠱毒丞相韓滉爲浙西觀察欲絕  
其源不可得時有僧住竹林寺每絹一疋易藥一  
丸遠近中蠱者多獲濟值混小女有惡疾浴於鎮  
之温湯卽愈乃盡捨女之粧奩造浮圖廟於湯之  
右莫得名僧以守有以竹林市藥僧應者混欣然

迎置且求其藥方久之僧始獻乃刊石於二縣之  
市唐末石不復存鎮之夏氏世傳其法藥名温湯  
丸志所自也用五月初生桃皮末二錢蟹螯末一  
錢先以麥麩炒去翅足生大戟末二錢共三味以  
米泔淀爲丸如棗核形如中一切蠱毒食前用米  
泔下一丸脩合時於淨室中忌婦人孝子猫犬見  
吳興莫君陳著書名月河所聞載王駙馬師約年  
四十九髭髮白醫教之服茯苓每日秤二兩以代  
晚食其法咬咀之蜜水洒過小饊微蒸令潤匙抄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二十五

時以少湯嚙之每次不過半酸服已二年極康強  
善飲酒楊次公服二十年每日服一彈丸茯苓華  
山爲上其次東山謂京東諸山  
獨異志云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吏時太宗苦氣  
痢醫療不效寶藏曾困其疾卽具疏以乳煎草撥  
進上服立差宣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上  
疾復發復命寶藏進前藥又平因曰與進方人五  
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云未知文武二吏上曰治  
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矣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



卽授鴻臚卿

隋書志云江南之地多蠱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蠱主之家若盈月不殺人則蠱者自踵其害累世相傳不絕自侯景之亂殺僂殆盡蠱家多絕飛遊道路之中則殞焉每亥夜飛出飲水其光如星鮑照詩吹蠱痛行暉是也范石湖集云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二十六

李巽囁侍郎燾爲雷州推官鞫獄得此方活人甚多

近峰聞略云予在呂梁時生汗癩百藥不能愈及在禮部太醫院爭進方藥癩愈甚及艱歸崑山周春谷訪予以癩示之春谷曰此甚易可坐而掇也爲灸天突左右各三壯卽脫然愈至今不發皮硝入雞腹中同煮食之可消痞疾

一稚子戲以線錘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啖以錫糖半斤卽於谷道中出僧云凡誤吞五金皆可啖

也

山東一家五百口共爨二百餘年不染疫癘其家每年以三伏日收苦草日一束陰乾至冬至日爲末正旦五更蜜調之每人服一匕卽古屠蘇之義北夢瑣言云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愈唐崔魏公鉉鎮渚宮有富商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絕有武陵醫士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食毒也三兩日得無外食邪僕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口好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二十七

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新曰竹雞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捩汁折齒而灌之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慰獎資以僕馬錢帛令入京致書朝士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一朝士詣之新曰何不早見示風疾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朝士皇遽策馬而歸時鄜州馬醫趙鄂新到京都自榜姓名云攻醫術朝士下馬告之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剉喫消梨不限多少時咀齧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亟



策馬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齧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疾遂已却往謝趙生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唐時一婦人從夫宦南中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一醫忘其名知所患乃請王姨奴中謹密者一預誡之今以藥吐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只言有一蝦蟆走去勿令娘子知是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二十六

誑語也其奴僕遵之此疾永除

曲洧舊聞云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樸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瑟瑟有聲亦頗澁童兒食之或大便難葉背白如盾韋狀野人夏秋病痢食其葉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剝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濁近又大腑滑百藥不瘥取倒黏子嫩葉蒸之焙乾爲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二腑皆平

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海漆而私記之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瀉酒爲膏以劑不復用糊矣

凡爲風狗毒蛇齧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

凡禽鳥翅足折者餒之芝麻仍嚼爛敷患處卽愈有愛物之心者宜識之

造海石法用苦瓜萹擣碎同煨過蛤殼粉拌勻作餅曬乾入藥用此物最去痰蓋鹹能軟堅蛤生海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二十五

中凝結成殼得鹹性多故能破痰之牆壁而瓜萹又去痰之藥故用之相和則攻去凝結之老痰極有效或以海浮石爲海石者非是

周學士維亨知醫一同官得疾徧體癢不可忍諸醫云中風云中濕云脚氣悉不效周疑氣血凝滯所致爲製一散飲之愈用延胡索桂當歸等分依常法治之爲末温酒調三四錢隨酒量頻進之以止爲度蓋延胡索活血化氣第一品也其後趙待制道引失節支體拘攣亦數服愈



凡食河豚者一日內不可服湯藥恐內有荊芥蓋  
與此物大相反亦惡烏頭附子之屬其子尤不可  
食能使人脹死試以水浸之經宿顆大如芡實世  
傳中其毒者亟飲穢物乃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  
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後得  
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燕支各等分同搗粉水  
調灌大妙

焦氏筆乘

卷之六

三十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六

焦氏筆乘續集卷七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

男焦尊生茂直

校

金陵舊事上

金陵為十分晉永嘉中歲星熒惑太白聚牛女之  
間識者以為吳越之間當興王者是歲元帝登寶  
位故史臣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

長短句中六州歌頭音節最為悲壯昨見王潛齋  
楚詠金陵二闕讀之亦自爽然龍蟠虎踞今古帝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十一

王州水如淮山似洛鳳來遊五雲浮宇宙無終極  
千載恨六朝事同一夢休更問莫閒愁風景悠悠  
得似青溪曲着我扁舟對殘烟衰草滿日是清秋  
白鷺汀洲夕陽收黃旗紫蓋中興運鐘王氣護金  
甌駐遊蹕開行殿夾朱樓送華輶萬里長江險集  
鴻鴈列貔貅掃關河清海岱志應酬機會何常鶴唳  
風聲處天意人謀臣今雖老未遣壯心休擊楫中  
流

句容縣吳瀆塘有半湯湖湖水半冷半熱熱可以



淪雞皆有魚髮入輒死

今湯山下有湯泉屬上元

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麝橙至家開眠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十一

參成食之爲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爲三官真御史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及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復入二堂佛前有銅鉢中然燈劼曰可謂日月出矣燭火不息

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夜視如牛目

茅君種於句曲山

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以上八則出西陽雜俎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掠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十三

於蘄黃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卽給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劫幸老所親哉斂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暴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東坡外集

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識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日以沈着痛快真得其筆勢云

東觀餘論今在應天府學

御史劉燾字無言嘗言金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



沒圃中其父宜翁令人發出立之今易致其字畫殊有虞褚法也今在栖霞寺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藏真書千字曰戴叔倫詩云詭形恠狀翻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真自叙乃有叔倫全章此卷真蹟豈亦江南集賢所畜書乎

東晉興寧二年太歲甲子上真司命紫虛元君南嶽魏夫人降丹陽之句曲山以上清諸真經後弟子瑯琊王公府舍人楊君使作隸字書出以傳護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四

軍長史父子魏傳青籙文所謂起安啟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修玉文黃庭內景乃其一也亦名葉川文又名太帝金書又名東華玉篇自楊許仙去大傳於世而積載既久轉寫多誤如以尊為前以通為遍以胥為骨以飛為緋此例甚眾唯華陽登真隱訣所載乃楊許舊本可以據依今參讎眾本而以隱訣是正庶幾不失真語云政和七年丁酉正月丙辰雲林子黃伯思於丹陽東竺書

箇經云金陵者洞墟之膏腴句曲之地肺其土肥

良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南部新書

永貞二年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漿甕水盡入井飲之後子良擒李錡拜金吾尋歷方鎮

徐鍇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安恐物忌太盛不如少遲之鍇頗怏怏簡言徐出伎佐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五

酒所歌皆鍇詞鍇大喜乃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鍇意也鉉聞之嘆曰弟癡絕乃為數闋詞換却鳳皇池乎陸務觀南唐書

徐鍇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嘗指其家曰吾直寄此耳少精小學故所讐書尤審諦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鍇力居多

柴克宏未遇時其母自表子可將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能任孛戮無悔元宗始用之所向有功官至奉化軍節度使



刁衍事後主爲集賢校理以文翰見知淳淡夷粹恬於仕進暇日鼓琴圍碁不交人事孫約亦名士久在三館晚築室潤州號藏春鳴王安石蘇軾皆尊愛之

史虛白與韓熙載歸江南宋齊丘方柄用虛白曰彼可取而代也齊丘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棋博戲酒數行雜出書檄詩賦碑頌使製之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六

金陵睦昭符刺史常州爲政寬簡甚得民心一日坐聽事雷雨猝至電光如金蛇而案吏卒震仆昭符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昭符神色自若徐命舉索納庫中

李建勳以司空致仕賜號鐘山公營別墅山中放意水石或謂之曰公未老也而遽爲此豈欲復爲九華先生邪建勳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來日無多欲求數年間適爾

宋齊丘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

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馮延魯銳進而喜言高退嘗早朝集漏舍嘆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所敢望得玄武湖足暢平生矣徐鉉笑曰上禮賢如不及詎惜一湖恨時無知章耳延魯慙不能對

江南後主造澄心堂紙甚爲貴重宋初紙猶有存者歐公曾以二軸贈梅聖俞梅以詩謝曰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墻角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七

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粗使供鸞臺相傳淳化閣帖皆此紙所榻歐公五代史亦用此屬草

江令宅在秦淮上今尚書顧華玉所居云是其處劉禹錫有詩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淹宅

金陵詞是臺城妓作宮中細草香紅濕宮內纖腰碧窓泣唯有虹梁春燕雛猶傍珠簾玉鈎立

丹陽記云江寧縣南三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蕭管竹自伶倫采竹嶰谷其後唯此簞見珍故



歷代常給樂府俗呼鼓吹山今慈湖戍常禁采之  
王褒洞簫賦即稱此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

朱遵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隱居不仕保大中十  
築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  
經數卷皆行於世

韓熙載墓在今聚寶門外雨花臺年久不知其處  
初熙載得罪南遷上表云無橫草之功可禪於國

有滔天之過自累其身老妻伏枕以呻吟稚丁環  
牀而坐泣三千里外送孤客以何之一葉舟中沉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八

病身而前去後主覽而悲之遂免南行尋卧疾終

於城南戚家山賜衾綈以殮贈平章事所司詞無  
贈宰相例後主曰當自我始徐鉉祭文有云黔婁

之衾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指此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  
亮雅正明帝一日引於廣室慨然言社稷之臣欲

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擬議辭避  
帝曰方與君善語復何事謙挹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

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隋唐嘉話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草不具年月日

朔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  
而書亦真小開元初年潤州江寧縣瓦官寺脩講

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  
縣丞李延業求得以獻岐王便留不出十二年王

家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見焚云

沈瑀武康人善吏事嘗役民速而無怨開湖熱縣

方山埭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 瑀永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九

秦爲建德令

思陵車駕巡師建康詔以防秋在近令侍從城事

官各條其利害實可施行者聞奏即官張虞卿所

陳最善其略曰臣嘗歷考前世戰爭之際魏軍嘗

至瓜步矣石季龍掠騎嘗至歷陽矣石勒寇豫州

至江而還此皆限於江而不得騁者也然江出岷

山跨郡十數備之不至一處得渡皆爲我憂使吾

斥堠旣明屯戍唯謹士氣振而人心固矣恃長江

爲阻可也雖無長江亦可也苻堅百萬之衆馬未



及一飲江水謝玄以八千銳卒破之於淝水豈非其效也歟不然王巢以奇兵八百泛舟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江諸語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由是觀之徒恃江而人不足與守難以濟矣曹操初得荊州議者謂東南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既得荊州蒙衝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獨周瑜謂舍鞍馬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果有成切至羊祜則以南人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十一

復所用他日成功略如祜策故臣以謂無如瑜者爲用則祜之言不可不察也說者謂虜以馬爲強而江流迅急渡馬爲難虜便於作棧而江流迅急非棧能濟是未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王濬自上流來嘗用大棧也州縣有最爲要害者津渡有最宜備豫者苻堅自項城來壽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趨石頭王敦渡河格蘇峻濟橫江侯景渡采石考前世盜賊與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十之二至

於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尚未論也文多不載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爲之諸書畫中時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鐘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鐘隱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言凡書鐘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號鐘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鐘隱非姓鐘人也今世傳鐘畫但無後主親題者皆非也

沈存中筆談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十一

山謙之南徐州記曰延陵縣南有茆山漢元帝時咸陽人茅盈及弟固得道之處異苑曰丹陽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着履行水上夫婿怒殺之投屍水中乃流至廟處卽時有方頭漆棺在祠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有形廟左右不敢取魚射獵劉虛白金陵人善三輔學堂只相兩府見曾子固曰乞兒也陳執中爲撫州通判使者將劾之虛白曰無患公當作宰相使者果被召半道而去王益



知韶州自期必至公輔韶有張九齡廟相傳兩府過雖赤日亦雨王過雨作尤自負還金陵盛服見虛白曰何時入兩府虛白笑曰只可作都官益大怒欲危以事時茶禁嚴聞虛白自南來令人伺察一郡將庇之獲免虛白竟以他事杖脊而益果終都官郎中

米芾有潔疾方擇壻聞建康段拂字去塵芾釋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女妻之

謝安石墓在雨花臺畔梅子岡後遷葬長興九鴟焦氏筆乘 卷之七 十三

岡子孫因有居其地者謝以文學世其家有集安石而下歷宋齊梁陳凡十有六人詩三百四十餘篇為謝氏蘭玉集十卷吳興汪聞為序

東坡云金陵艾宣畫翎毛花竹為近歲之冠既老筆跡尤奇雖不復精勻而氣格不凡今尚在然眼昏不復能運筆矣嘗見此物各為賦一首云

葛洪結廬方山山有洗藥池洪有詩云洞陰泠泠風珮清清仙居永劫花木長榮 一云池在興國縣

王彪之與諸兄弟別於方山賦詩脂車總馳輪汎

舟理飛棹絲染墨悲歡路岐楊感悼

桃葉渡在秦淮王獻之有桃葉歌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桃葉復桃葉桃樹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桃葉亦有歌桃葉映紅花無風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獨采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待櫓風波了無常沒命江南渡

吳均續齊諧記桓玄篡位後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無焦氏筆乘 卷之七 十三

軸倚孤木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聲甚哀楚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玄首用敗籠茵包之又芒繩縛其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

建康小吏曹著為廬山君迎至廟廟門外置一大甕可受數百斛嘗有風雲出其中廬山君夫人呼其女婉出見著容色甚麗著大悅夫人命婢瓊林取琴命婉鼓之婉撫琴而歌曰登廬山兮鬱差我



晞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靈波欣良運兮暢  
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雲龍會兮登太和歌畢即  
趨入廬山君因以婉妻著居頃之著求還婉泫然  
賦詩為別贈以織成衫袴

十八高賢傳曇叡晚居建康烏衣寺彭城王義康  
遺之貂裘叡以為褥義康陰使人以錢三十萬買  
之不從謝靈運常就問叡經中奇字

廬山疏云僧智瑛上元縣人正統初住雲溪守因  
號雲溪初行頭陀行為諸僧負薪米力作已而有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十四

所悟生平不識文字晚乃能詩廬山自天眼後得  
佛宗旨者唯瑛一人晚年忽語其徒曰某月口吾  
當逝逝必有風雷之警既近期又預報廬山諸庵  
主使來集及期諸庵主集天朗霽無纖雲咸疑其  
言不售幾罷去既午有片雲起西北瑛乃沐浴具  
威儀禮諸佛退與諸庵主別已而疾風震雷掣茅  
墮瓦風疾旋自下上轉入空際東南逝視瑛已遷  
化矣

宋孝武遊覆舟山詩束髮好怡衍弱冠頗流薄素

想終勿傾幸來東丘壑層峰巨天維曠緒縣地絡  
逢臯列神苑遭壇樹仙閣松塔含青暉荷源煜彤  
爍川界泳造鱗巖庭響鳴鶴

華林園即吳宮苑地宋元嘉中更脩廣之鑿天泉

池造景陽樓大壯觀花光殿設射堞孝武率羣臣

燕集效柏梁體為詩九宮盛事予旒纁帝三輔務

根誠難亮揚州刺史江策拙粉鄉慙恩望南徐州

陵王折衝莫效興民謗領軍將侍禁衛儲恩刺史竟

率太子右臣謬叨寵九流曠吏部尚喉唇廢職方思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十五

讓侍中明筆直繩天威諒御史中丞

方山在城東南三十里吳大帝為葛玄立觀於其

上謝靈運有鄰里相送至方山詩

鮑明遠有侍宴覆舟山詩二首其一息雨清上郊

開雲照中縣遊軒越丹居暉燭集涼殿凌高躋飛

楹追焱起流宴松苑含靈羣崑庭藏物變明輝爍

神都麗氣冠華甸目遠幽情周體洽深恩遍其二

繁霜飛玉闥金景麗皇州清蹕戒馳路羽蓋佇宣

游神居既崇盛崑險信環周禮俗陶德聲昌會溢



民謳慚無勝化質謬從雲雨浮一作游

三山在城西南三十七里下臨大江明遠有還都  
至三山望石頭城詩泉源安首流川未澄遠波晨  
光被水族曉氣歇林阿兩江皎平迴三山鬱駢羅  
南帆望越嶠北榜指齊河關扁繞天邑襟帶抱尊  
華長城非壑嶮峻似荆芽攢樓貫白日擣堞隱  
丹霞征夫喜觀國遊子遲見家流連入京引躑躅  
望鄉歌彌前歎景促逾近倦路多借萃猶如必弘  
易將謂何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十一

明遠行京口至竹里詩高柯危且竦鋒石橫復仄  
復澗隱松聲重嵯伏雲色冰閉寒方壯風動鳥傾  
翼斯志逢凋嚴孤遊值曛逼兼塗無憩鞍半菽不  
遑食君子樹令名細人効命力不見長河水清濁  
俱不息今上元東北六十里有竹里橋云宋武帝  
討桓玄其路經此

王融侍遊方山應詔賦詩巡躅望登年悵飲臨秋  
縣日羽鏡霜潯雲旗落風甸四瀛良在目八寓宛  
如見小臣竊自嘉預奉柏梁讌

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灞涘望長安河陽  
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  
江淨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  
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  
鄉誰能鬢不變

新林浦去城十八里玄暉有之宣城郡出新林浦  
向板橋詩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  
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歡懷祿  
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十七

豹姿終隱南山霧  
宋徐諼有華林北澗詩總長潭兮括遠源下汎溜  
今起輕泉迴溪峻兮曲沼阻衝波激兮瀨淺淺貫  
九谷兮積靈芝飛清濤兮潔澄川  
新亭在城西南十五里今石子岡處齊徐勉有味  
旦出新亭渚詩驅車凌早術山華映初日總轡且  
徘徊復值清江謐杳靄楓樹林參差黃鳥匹氣物  
宛如斯重以心期逸春堤一游衍終朝意殊悉謝  
朓和云宛洛佳遊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



瞰滄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逕  
桑榆蔭道周東都已倣載言歸望綠疇

宋文帝登景陽樓詩崇堂臨萬雉曾樓跨九成瑤  
軒籠翠幌組幙翳雲屏階上曉露潔林下夕風清  
蔓藻嬛綠葉芳蘭媚紫莖極望周天險留察浹神  
京交渠紛綺錯列植發華英

唐書樂志云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今石城  
之西有莫愁湖亦一證也然樂府解題曰古歌亦  
有莫愁女洛陽人與此不同豈有兩莫愁耶莫愁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十八

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  
莫愁來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有江  
水斷不流觀石城西與下揚州二語爲金陵人無  
疑

景定建康志言金陵有太保王祥墓當是導南渡  
時奉之以來後子孫七十許人六朝史皆有其傳  
此古今所未有固由太保兄弟盛德所貽然觀史  
言王氏世居禁中里馬糞巷門風寬恕兄弟子姪  
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諸王爲長者且門中唯劉

真長王仲祖許玄度支道林諸人往來其能世濟  
其美久而彌昌有以也夫

王右軍與謝萬書云頃東還修植桑果令盛敷榮  
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  
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  
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觀  
此王氏之家法亦可槩見今人動言江左風流若  
以爲浮薄者然彼何足以知王謝哉

陶隱居有真蹟藏建陽徐閔中家今停雲館帖有  
焦氏筆乘

卷之七

十九

之云郭干村者在長隱山東數里仙人郭四朝初  
至山種植於此郭干號因斯兆焉隱居華陽嶼所  
云郭干時留岸姜巴亘遠蹤正指此也嘉靖中山  
人郭弟尋至其處以爲奇廣陵朱曰藩贈以詩塘  
墻新綠影脩脩一笑能來郭四朝擬接土山開靖  
室且支丹竈向疎寮扣舷慣愛池中戲相杵時聞  
城上謠見說五遊還有待願因香茗結逍遙  
謝公墩在冶城之尾冶城本吳王夫差冶鑄處宋  
爲天慶觀今朝天宮鐵塔寺謝公墩一脉綿亘皆



其地也世說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  
遠想有高世之志故名謝公墩謝靈運撰征賦視  
冶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悠揚指此也自景定建康  
志言荆公雖有我屋公墩之句又云問樵樵不知  
問牧牧不言意公亦自疑遂斷以父老相傳之言  
爲無據不知我屋公墩已的有所指其言樵牧不  
知特言舊事荒涼以寓其感慨云耳而豈謂非公  
遺跡也哉李太白登冶城西北謝公墩詩序云此  
墩卽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處予將營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二十一

園其上故作是詩云冶城訪古迹猶有謝公墩憑  
覽周地險高標謝人誼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  
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暎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  
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其言詳且晰矣太白  
又在介甫之前卽世說與太白詩證之紛紛之疑  
盡破亦何必鑿空指謝公他子孫爲說耶

沈約遷尚書令雖名位隆重而居處儉約嘗立宅  
鍾山之下旣成劉杳贊之約報云惠以二贊詞采  
妍富便覺此地十倍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官罷並無還資籬垣仄陋妻  
子寒露內外茆屋六間在金陵城東南五里  
張文潛云予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  
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濠  
水或流或絕多鳩鵲白鷺迤邐傷山風物天秀如  
行錦繡圖畫中

鐘山最秀者屏風嶺巧石青林幽邃如畫在明慶  
寺前山之東有八功德水在悟真庵又寶公治西  
二里有洗鉢池興國寺有道光泉以僧道光穿斲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二十一

得名宋熙泉近宋熙寺之側寺東山顛有定心石  
下臨峭壁西百餘步有白蓮庵又北高峰絕頂有  
一人泉僅容一勺挹之不竭皆山之勝處  
齊立儒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次宗因開館於  
雞籠山高帝嘗就以受禮及左氏春秋  
竟陵王子良移居雞籠山下集四學士抄五經百  
家爲四部要略千卷

陳軒金陵集有懷攝山十題曰白雲庵清風軒唐  
公巖天開巖宴坐臺中峰澗明月臺品外泉醒石



磬石

宋謝朓七歲能屬文父莊遊土山使朓命篇攬筆便就

謝公於土山營立樓館植林竹甚盛每攜中表子姓往來遊集肴饌日費百金

湯山西接雲穴山湯泉出其下大小六處四時常熱禽魚之類入者輒爛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木濯之愈鮮茂

杜子美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詩結句看畫曾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二十三

饑渴追蹤恨森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自注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官寺維摩圖樣

銅山在江寧縣東七十里鮑昭過銅山掘黃精詩云銅山晝深沈乳竇夜涓滴卽此句容北溧水西各有銅山皆舊日采銅處

陳永定初王彬聚兵襄陽以窺臺城造黃龍舟千艘忽西南風急張帆直下陳將侯瑱泊舟蕪湖卽隨之戰於烈山之下用拍竿撞彬船遇之則破彬

擲火焚之風逆自焚遂大敗土人以瑱功甚盛故名山曰烈山以祠之宋晁無咎有詩云山如浮玉一峰立江似海門千頃開我欲此中成小隱莫教山脚有船來

景定志吳赤烏四年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洩玄武湖水南流接於秦淮及楊吳城金陵青溪始分爲二在城外者自城濠合於淮今城東竹橋西北接後湖者遺跡固在但城內者悉皆湮塞惟上元縣治迤邐而西循府治東南出至府學墻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二十三

下皆青溪之舊曲通於秦淮溪舊有七橋晉郗僧施泛舟青溪每溪一曲作詩一首謝益壽聞之曰青溪中曲復何窮盡至趙宋僅存一曲耳節使馬光祖浚而深廣之建先賢祠及諸亭館其上築堤飛橋以便往來遊人汎舟於中自早至暮樂而忘歸馬有詩人道青溪有九曲如今一曲僅能存江家宅畔成花圃東府門前作菜園登閣自堪觀疊嶂泛舟猶可醉芳樽料應當日皆無恙若雲瀟湘不足言



烏衣園有宋張杜柳稍青詞韞藉可喜燕甲花深  
鷺汀雲淡客夢江臯日日言歸淮山笑我塵鎖征  
袍幾回把酒憑高闌干外魂飛暮濤只有南園一  
番風雨過了櫻桃

郭文字文舉王茂弘築臺於冶城以處之今太一  
殿卽書臺遺址嘗手探虎鯁茂弘問之對曰情由  
想生不想卽無人無殺獸之心獸無害人之意

吳景伯登鳳皇臺沁園春詞再上高臺訪謫仙兮  
仙何所之但石城西踞潮平白鷺浮圖南峙雲淡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二十五

烏衣鳳鳥不來長安何處惟有碧梧三數枝興亡  
事對江山休說誰是誰非庭花飄盡胭脂筭結綺  
繁華能幾時問行人重向新亭揮淚何人更到別  
墅圍碁笑拍欄杆功名未了寧肯綠簑尋釣磯深  
深飲任玉山醉倒明月扶歸

白鷺亭東坡嘗題其柱王勝之龍圖守金陵一日  
而移南郡東坡居士作長短句以贈之千古龍蟠  
並虎踞從公一弔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  
渡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駕飛車凌彩霧紅鸞參乘

青鸞馭却訝此洲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  
去荆公因作詩柱上題名客姓蘇江山清絕冠吳  
都六花飛舞凭闌處一本天生卧雪圖

洪丞相邁云金陵之賞心白鷺杭漢汝陰之西湖  
洪蜀永之西山嘉之蛾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  
臯揚之平山吳之蘇臺茂苑荆楚之雲夢滌之瑯  
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揖辛賓夕陽而導初月校  
奇品勝於登臨爲宜

丁晉公典金陵陞辭真宗出八幅袁安臥雪圖付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二十五

公曰卿到金陵選一絕景處張此圖丁遂張於賞  
心亭圖乃唐周昉筆經十四太守雖極愛不取取  
後一人以畫蘆鴈易之去

何遜有登延祚閣詩閣在城內西北鐵塔寺中有  
籀龍軒王荆公嘗讀書處今王集有正覺院籀龍  
軒二詩據此我屋公墩之句正言自籀龍軒望謝  
墩耳

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墳典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  
子監舊志在鎮淮橋北御街東里人呼國子監巷



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兵三萬鑿句  
容中道至雲陽以通吳會船艦名破岡瀆爲十四  
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於是東郡  
舟行不復經京江六朝因之隋平陳乃廢

李司徒建勳蔣山寺詩樓臺雖少景何深滿地青  
苔勝布金松影晚留僧共坐水聲閒與客同尋清  
涼會擬歸蓮社沈湎終須棄竹林長愛寄吟經案  
上石林秋霽向千岑又題道林詩雖向鐘峰數寺  
連就中奇勝出其間不教幽樹妨閒地別着高牕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二十七

向遠山蓮沼水從雙澗入客堂僧自九華還無因  
得結香燈社空倚王門玷玉班

蘇東坡過清涼寺贈和長老詩代北初辭沒馬塵  
江南來見臥雲人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丈  
六身老去山林徒夢想雨餘鐘鼓更清新會須一  
洗黃茆瘴未用深藏白氎巾又過淮入洛地多塵  
舉扇西風欲汚人但恠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  
分身安心有道年顏少遇物無情句法新送我長  
蘆舟一葉笑看雪浪滿衣巾

劉後村清涼寺詩塔廟當年甲一方千層金碧萬  
緇郎開山佛已成胡鬼住院僧猶說李王遺像有  
塵龕壞壁斷碑無首立斜陽惟應駐馬坡頭月曾  
見金輿納晚涼

寺創於南唐李後主山有後土暑  
風亭并闌刻保大三年字近留題  
者多誤

宋景文雞蹠集南齊棲霞寺大明法師好談論手  
執松枝爲談栝

晉哀帝興寧二年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  
窪地施僧慧力造寺因以瓦官名之今驍騎衛倉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二十七

是其遺址南唐爲昇元寺登閣江山滿目最爲佳  
勝處太白詩白浪高於瓦官閣正與今倉基所見  
同近詔毀私創庵院集慶庵一點僧輒妄以瓦官  
名其處因得幸免然於古跡毫無干涉也

李司徒建勳栖霞詩養花天氣近平分瘦馬來獻  
白下門時色未開山意遠春容猶淡月華昏瑯琊  
冷落存遺跡籬落稀疎帶舊村此地幾經人聚散  
只今王謝獨名存

釋慧約姓婁少達妙理周顒素所欽服於所居鐘



山舊館作草堂寺以處顯仕於朝孔稚圭作北山  
移文譏之卽此荆公詩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  
歸窳堵波蕙帳銅餅皆夢事儵然陳迹翳烟蘿寺  
今移栖霞山側

焦氏筆乘 卷之七

二十八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七

焦氏筆乘續集卷八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古甫校

男焦尊生茂直

金陵舊事下

吳都賦橫塘查下邑屋隆夸夸古固反長干延屬飛甍

舛互吳大帝時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北接

柵塘蓋其時夾淮立柵自石頭南上十里至查浦

查浦上十里至新亭新亭南上十里至孫林孫林

南上十里至板橋查浦卽查下也金陵鼎族聚居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一

橫塘查浦間樓閣壯麗天下莫比至趙宋猶然馬

制使光祖詩如今何處是橫塘在府城南淮兩旁

魏蜀兩都皆不似蓬萊三島足相方烏衣巷口排

金屋朱雀橋邊立粉牆有底繁華難說似何妨把

作畫圖張

茅山玉晨觀許長史舊宅有井色白而甘徐鼎臣

作銘云長史含道棲神九天人非呂改丹井存焉

射茲谷鮒冽彼寒泉分甘玉液流潤芝田我來自

西尋真紫陽若愛召樹如升魯堂敬刊翠琰永識



銀牀嗟後學挹此餘光

茅山華陽宮有陶隱居井歲久湮沒政和初道士莊慎修索得之初去三尺許得瓦井闌雖破合之尚全環刻大字先生丹陽陶仕齊奉朝請壬申歲來山棲身高靜自號隱居同來弟子吳郡陸敬游其次楊王吳戴陳許諸生供奉階宇湖熟潘邏及遠近宗稟不可具記悠悠歷代詎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塘陳宣懋書又穿數丈獲一圓石硯徑九寸許列十一趾滌之朱色粲然又得

焦氏筆乘

卷之八

二

銅鑪有柄若今之手鑪者今藏宮中

蕭穎士蓬池禊飲序云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左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為盛集蕭子範家園三日賦有云聊絮新而濯故式東流之清軌右瞻則青溪千仞北顧則龍盤秀出汝南灣當秦淮曲折處齊陸慧曉清介自立張緒目為江東裴樂家於灣前張融自稱天地逸民牽船住岸卜以鄰居劉瓛及弟璉二人并居其間水有異味時共酌飲之馬光祖詩當時只號汝南灣

後有三人住此間自謂逸民須隱約並稱賢士想高閒祇緣水味都殊異且欲鄰居數往還好事有時相就飲不妨鐺脚對青山

官苑記吳大帝遷都建鄴曰太初宮者即長沙王故府徙武昌宮室材瓦所繕也曰臺城宮省之所寓也曰東府宰相之所居也曰西州諸王之所宅也曰倉城儲蓄之所在也晉瑯琊王渡江因吳舊都而居之宋齊以下間有改築其經畫皆仍吳舊圖畫見閩志云艾宣金陵人工畫花竹翎毛孤標

焦氏筆乘

卷之八

三

雅致別是風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又有昇州昭厲慶工佛像尤長於觀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樂周文規能畫鬼神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南莊最為精絕江寧沙門巨然畫烟嵐晚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工畫人物女子宮殿臺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

王祥字休徵舊志墓在江寧縣何城寺北祥累官太保進爵為公年八十五而終謚曰元弟覽累官



至大中大夫年七十三謚曰貞祥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始平太守馥上洛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馥子根散騎郎覽六子裁撫軍長史基治書御史會侍御史正尚書郎彥治中護軍琛國子祭酒丞相導裁之子也世居烏衣巷衣冠之盛為江左第一

聖宋名畫錄開寶中王師伐金陵府藏悉充軍賞有步卒李貴徑入佛廟得建康人王齊翰所畫十六羅漢鬻於市富商劉元嗣以白金四百兩請售焦氏筆乘 卷之八 四

之元嗣入都復質於相國寺普滿塔主清教處及元嗣往贖並為所匿訟於京師時真宗方尹京按證其事清教辭屈乃出元畫真宗嘉歎各賜白金十兩釋之後十六日即位名曰應運國寶羅漢藏於秘府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黥配而籍其家得草書二軸題云康申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一劍之狀蓋鐘離翁也詞云露滴蘭芽玉滿畦閒拖象屐到峰西但令心似蓮花淨何必身將槁木

齊古塹細香紅樹老半峰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源洞春至桃花亦滿蹊李粹白跋曰字畫放逸有翔龍舞鳳之勢脫去尋常蹊徑飄然神仙風度也真本藏建康府治軍資庫一作唐僧貫休詩見弘秀集

江表傳載吳大帝詔曰建康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小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更伐木治帝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損農武昌材自可用也

潮溝在金陵上元之西張子野長相思詞粉豔明秋水盈柳樣纖柔花樣輕笑前雙靨生寒江平江櫓鳴誰道潮溝非遠行回頭千里情

越用范蠡之謀盡有吳地將圖楚稱霸江淮乃築城於長干里今秦淮南一里半廢越城是或謂吳郡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為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為第一夫以孫皓無道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



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  
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為詬首者第五也  
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  
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  
為第一乎

賈黃中知昇州府舍有一室封記具全黃中啟之  
得李氏珠寶數十櫃皆未著於籍者即表上之上  
曰非黃中則亡國之寶汚法害人矣賜錢三十萬  
天禧中馬亮三知江寧府初亮將代夢舌上毛生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六

有僧解曰舌上毛生剃不得也當再任果如其言  
隼旆如歸耄倪相慶林逋寄詩云金陵土著多蒙  
賴分野三回見福星

光祿卿王隨知江寧會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  
平倉米計口日給隨置不聽曰民饑由兼并閉糴  
以邀高價耳乃大出官粟而私價遂平他郡計口  
以糶者不能自足多流死

天聖四年江寧童子夏錫幼能為文召試賜出身  
昇州人邵必被差為編修唐書官必言史出眾手

非是卒辭之

崇寧二年監司薦江寧府進士侍其瑤經行為鄉  
閭所推詔乘驛赴闕

石勒來攻建鄴揚威將軍紀瞻督諸軍討之勒退  
河北帝鑄一鼎沈瓜步江中其鼎無文字乃龜形

茅山記曰秦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登句曲北  
垂山埋白璧一雙深七尺李斯篆刻文云始皇聖

德平章江山巡狩蒼川勒銘素壁  
蔣山本少林木晉令刺史罷還種松百株宋諸州

焦氏筆乘

卷之八

七

刺史罷職還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  
散騎常侍劉劭經始鐘嶺之南以為棲息聚石蓄  
水朝士雅素者多從之遊

阮孝緒因母疾用藥須生人葆相傳鐘山所出孝  
緒躬歷幽險累日不獲忽一白鹿導之前行至一  
所不見就求之果得

唐大曆中處士韋渠牟隱鐘山號遺名子顏魯公  
題其所居之堂曰遺名先生三教會宗堂

朱元晦云岷山之脉其一支為衡山者盡於九江



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  
經潭表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  
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乎建康其一支則  
又東包浙江之源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  
閩粵

唐地理志云江南道名山衡廬茅蔣

吳使薛珣聘蜀還帝問蜀政得失珣對曰蜀主暗  
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朝不聞正言  
經野民皆菜色夫燕雀處堂自以為安也窟决棟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八

焚而恬然不知禍之將至是之謂乎帝聞之慄然

吳人陳焦死埋六月更生穿土而出

愍帝建興四年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壘出  
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江寧縣名始見是年或  
曰永嘉中置

晉大興三年創北湖築長堤以壅北山之水東自  
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六里餘

張詠為江南東路安撫使殿直范延貴押兵過金  
陵詠問公途來曾見好官員否延貴以萍鄉邑宰

張希顏對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自入縣境橋道  
完田野闢市無賭博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  
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  
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閣門祗候皆為  
能吏

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表崧為  
郡嘗登之矚望焉其記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嶺嶺  
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略盡其勢俯臨大江如縈  
帶焉視舟如鳧鴈矣

焦氏筆乘

卷之八

九

袁崧嘗言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十百  
重莫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烟塞雨  
霽不辨見此遠山矣余嘗往返十許過正可再見  
遠峰耳

紹興中上元令李闢之言本縣所管金陵鐘山慈  
仁三鄉實鄰大江田疇化為水面二稅虛掛版籍  
乞除放從之

張孝祥奏秦淮之水流入府城分為兩派正河自  
鎮淮新橋直注大江其一為清溪自天津橋出



寨門亦入於江緣淮柵寨地近為有力者所得遂築斷清溪水口創為花園以為翫賞之地每水暴至則泛濫城內居民被害若訪古迹使清溪直通大江庶建康永無水患詔汪澈指定以聞澈言欲於西園依異時河道通柵門入江從之

南唐元宗性友愛弟景遂景邊景遠出處遊宴未嘗暫捨元日雪上召諸弟登樓展宴賦詩詩成賜李建勳建勳方會徐鉉張義方於溪亭即時和進元帝召二人同入夜分方散景遂集名公圖其事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御容高冲古主之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侍臣屬詠徐鉉為前後序文多不載

裴矧傳奇會昌中有顏濬秀才遊瓦官寺遇陳宮人同遊語濬曰今日偶此登臨為惜高閣不久毀除故來一別耳後數月其閣果因寺廢而毀術士王生金陵人瞽而善聽聲時丁謂先罷叅知政事知金陵一日車從出南門王於稠人中潛聽

其馬蹄聲大言於眾曰參政月中必召月餘果急召歸觀再入中書踰歲真宗晏駕丁充山陵使時王生至京師丁聞其來甚喜厚待之留宿書院俟曉入朝俾聽馬蹄聲退語諸子曰蹄響有西行之兆諸子責之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乃有是說耶王不對後一朝士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丁果罷相分司西京繼有崖州之命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

焦氏筆乘 卷之八

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體源及巨然畫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峰之頂宛有返照之色此妙處也

僧皎然送履霜上人還金陵西山詩攜錫西山步綠莎禪心未了奈情何湘宮水寺清秋夜月落且悲松柏多吳雲壑瑀字居父留守建康高似孫為微倅道出金陵投以詩曰四朝渥遇髣髴微絲多少恩榮世不



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暖夕論詩黃金羸滿  
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字奇一笑容陪珠履客看臨  
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翰  
王輝王明清晚得王大受輟子姪官授之凡游從  
皆極一時之彥他無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皇  
為書扁以賜樓下設維摩榻酷愛古梅日臨鐘王  
帖以為課非其所心交者迹不至此故高詩及之  
杜旗字伯高賦石頭城醉江月云江山如此是天  
開萬古東南王氣一自髯孫橫短策坐使英雄鵲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一

起玉樹聲消金蓮影散多少傷心事千年遼鶴并  
疑城郭非是當日萬駟雲屯潮生潮落處石頭孤  
峙人笑褚淵今齒冷只有袁公不死斜日荒烟神  
州何在欲墮新亭淚元龍老矣世間何限餘子  
周晉仙名文璞宋淳熙間人題鍾山云往在秦淮  
問六朝江頭只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路歲歲  
鷺黃上柳條

宋景濂學士有晚步清溪上詩溪色涵膏綠溶漾  
正堪餐十步九還辟清芬襲肺肝渚牙既戢戢岸

花亦萋萋潔漚近宜狎賁魴清可捫流念梁陳際  
甲第繞其塙南澁綺錢結北津銅網繁倒景浸冢  
曠蒸氣濕鉛丹有時作清遊肅舸輪軒尊泛爵溢  
朱組遙筵列蟬冠荆倡逞妍曲秦豔發清彈唯恐  
懸象墮不憂芳年單繁華隨逝水崇替起哀歎黃  
鳥背人飛響入華林園

越王臺在長干里范蠡佐句踐與楚爭霸築城秦  
淮之南臺即越城故址也小說乃謂越女嫁江南  
國主為妃以其地卑濕運越土築臺以居詩人因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一

有為越臺曲者云玉顏如花越玉女自小嬌癡不  
歌舞嫁作江南國主妃日夜思歸淚如雨江南江  
北梅子黃潮頭夜漲秦淮江江邊雨多地卑濕旋  
築高臺待曉粧千艘命載越中土喜見越人仍越  
語人生脚踏鄉土難無復歸心越中去高臺何易  
傾曲池亦復平越姬一去向千載不見此臺空有  
名此詞人不根之語殊不足據

謝鯤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曜洪  
微並以文義賞會共宴處居在烏衣巷謂之烏衣



游鯤五言詩昔爲烏衣游戚戚皆子姪其地在秦淮南

江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人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公處多年可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謂之才盡冶亭卽冶城又金陵有夢筆驛不知在何處

真誥秦時有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往句曲山下秦孝王時封侯今謂之姜巴路在小茅山後通延陵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四

謝公思會稽東山於城東築土以擬之一名土山營立樓館植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日費百金沈約郊居賦臨巽隅兮縱目卽堆塚而流盼雖東山之培塿乃文靜之所宴指此節使吳琚遊清溪有詞岸柳可藏鴉路轉溪斜忘機鷗鷺滿汀沙咫尺鐘山迷望眼一片雲遮臨水整烏紗鬢影蒼華酒闌却念在天涯幾日不來春便晚開盡桃花

江寧浦在城南六十里荆公有江寧夾口詩五首

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二月墮浮雲水捲空滄洲夜泝五更風北山草木何由見夢盡春燈展轉中三鐘山咫尺被雲埋何況高樓與北齋昨夜月明江上夢逆隨潮水到秦淮四日西江口落征帆却望城樓淚滿衫從此夢歸無別路破頭山北北山南五落帆江口月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沙楓欲死繫船猶有去年痕

段成式云蔣山有應潮井在半山之間俗傳云與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五

江潮相應嘗有破船朽板自井中出貞觀中有牧兒汲水得杉板長尺餘上有朱漆字曰吳赤烏二年豫章王子駿之船

陳公堯咨泊舟三山有叟曰來午有大風舟行必覆當謹避之翼日晴明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未發日午黑雲起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砂怒濤若山行舟皆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某江之遊奕將也公他日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宜爲護行願得金光明



經一部乘其力薄得遷職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至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祈一部公賜以三今連陞數職矣再拜而去

金城戍在上元金陵鄉王敦為瑯琊內史嘗鎮其地後溫北伐經金城見曩所種柳皆十圍歎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石城洞一名龍洞石頭西嶺下臨大江當斬絕之處有洞戶真誥云此小有洞天之南門也世呼為龍洞口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六

青溪閣本梁江總故宅徐照詩葉脫林稍處處秋壯懷易感更登樓日斜鐘阜烟凝碧霜落秦淮水慢流人似仲宣思故國詩如杜老到夔州十年前作金陵夢重撫闌干說舊遊

周益公賞心亭詩晉人誇新亭暇日輒高會中間伯仁輩未免楚囚對江山猶古昔人物已暖昧東郊今保釐翠華記行在佳麗壓淮楚追遊盛冠蓋茲樓冠城雉于邁無小大令威雖不歸靈光故無礙烟雲互明滅川郭相映帶當年烏衣遊此日思

勝槩從容直休沐登臨多慷慨幽懷忽軒豁細故絕芥蒂已尋詩社盟更許食期戒佳賓常滿座好語來天外舟移白鷺遠目送飛鳥快方種淵明菊粗免監河貸一醉儻可期與君時倒載

米元章賞心亭詩晴新山色黛風縱蘆花雪盡日倚闌干寒霄低細月

後山談叢云黃巢為亂將攻金陵人解之曰王母以攻也王名巢入金則鏢矣巢因自引去

金陵有樂官山南唐樂官所葬處曹景建有序云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七

南唐初下時諸將置酒將作樂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名樂官山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霑巾駢頭就死緣家國愧殺南歸結綬人鐘山有一人泉釋覺範嘗同敦素沈宗師酌而飲之賦一詩鐘山對吾戶春曉開烟鬟白雲峰頂泉紺碧生微瀾經年未一酌對客愧在顏兩翁亦超放瘦策容躋攀大千寄一瞬境靜情亦閑是時天慘淡佳處多遺刪立談共嘲諤豪氣破天慳臨川水玉清風流繼東山茲遊適所願但恨無弓彎東



陽丘壑姿癡絕膽亦頑孤坐巉絕處掉頭不肯還  
天風吹笑語響落千巖間歸來數清境但覺毛骨  
寒從君乞秀句端爲刻爛斑

溫庭筠雞鳴埭曲云南朝天子射雉時銀河耿耿  
星參差銅壺漏斷夢初覺寶馬塵高人未知魚躍  
蓮東蕩宮沼濛濛御柳懸栖鳥紅粧萬戶鏡中春  
碧樹一聲天下曉盤踞勢窮三百年朱方殺氣成  
愁烟彗星拂地浪連海戰鼓渡江塵漲天繡龍畫  
雉填宮并野火風驅燒九鼎殿巢江燕砌生蒿才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八

二金人霜炯炯芋眠平綠臺城基暖色春容荒古  
陂寧知玉樹後庭曲留待野棠如雪枝

又有謝公墅歌朱雀航南繞香陌謝郎東野連春  
碧鳩眠高柳日方融綺榭飄颻紫庭客文楸方罫  
花參差心陣未成星滿池四座無喧梧竹靜金蟬  
玉柄俱持願對局含情見千里都城已得長蛇尾  
江南王氣繫疎襟未許苻堅過淮水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  
曰點則飛去固請點之頃刻雷電作三龍乘雲騰

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如此

貞觀初丹陽令王瓊調集遭黜瓊甚憤惋乃齋百  
千詣茅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問吉凶靈中年九  
十矣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烟飛去縹渺不見食頃  
墮地朱書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二年枉殺二人  
死後處斷一歲瓊無疾暴卒

周輝清波雜志云輝居建康春晚赴張德共會於  
西園呼數輩爲侑酒酣忽有傳府命呼其人時張  
安國開府方兩日其人旣去求自解之說衆謂但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九

以實告坐客駱適正卽席賦詩云花隨春盡覓無  
痕尚續餘歡索侑尊一曲未終人已去西園燈火  
欲黃昏今三十年西園賓主無一在者舊事無人  
可共論爲之一嘆

王荆公墓在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葬  
紹聖初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責知歸州  
經從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涼寺問  
孫曾上荆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  
往者五十年前士人節序亦往致奠時之風俗如



此曾子開有上荆公墓詩見曲阜集

清波志云輝居建康春時借一二鄰曲至內後景陽臺臺之下一尼庵少憩見若琉璃色一瓦控徑二尺許厚三四寸中空用以閣盆盎叩之鏗然有聲尼云近墾地得之乃李後主用此引後湖水入宮者又至白下門齊安院主僧曰近治地得一玉杯已碎銀一錠上刻永定公主為誌公和尚淨髮之資一樣十錠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誠不吾欺

焦氏筆乘

卷之八

二十

輝憶年及冠從父執陳彥有序遊鐘山陳題三四詩於八功德水庵之壁寒騎瘦馬度山腰目斷青溪第一橋盡是帝王陵墓處野風荒草暝蕭蕭十年塵土暗衣巾亂走江鄉一病身西第將軍成底事北朝開府是何人止記其二陳句金人先人嘗次其韻雄壓吳頭控楚腰千峰環拱冶城橋黃旗紫蓋旋歸漢古剝淒涼尚號蕭北嶽經行匪濫巾相陪來現隱淪身春蘿秋桂還吾輩白浪紅塵付若人二十年後過之皆不存矣邨后化蟒之地鹿

苑院土人名蕭帝寺殿宇猶是梁時建

建康六朝故都葉石林少蘊居留日嘗命諸邑官能文者搜訪古跡製圖經時石楠林敏若子邁主上元簿考最詳多以荆公詩引證號上元古跡輝嘗得其書後史志道侍郎修建康志宛轉借去志成為助良多

石林至新林因江寧尉林恪謁於道匆匆叩新林之名林即對乃王坦之倒執手板見桓温之地大喜曰不圖同寮中得一文士未幾以左傳托其點

焦氏筆乘

卷之八

二十一

抹其見賞識如此方欲薦用而林卒林開封人建康創建府治石林委府僚伴圖再三不叶意一旦杖策自往相視四顧指畫遂定儀門外列六位以處倅貳職官迨六蜚臨幸以設廳為三省便廳為樞密院六位為六部次及百司皆有攸處其他政事精明人至今能道之

張忠定公詠真宗朝出守昇州集中有金陵郡齋述懷一首傍人往往羨清塗野逸情懷亦自扶官舍四邊多種竹潮溝一面近生蘆病嫌見客低徊



甚老覺臨官氣味麤不信浮名是身累有時間燃  
白髭鬚

金陵人物表

生於此 居於此 職於此 墓於此 祠於此 封於此

周	西漢	東漢	漢	焦氏筆乘	吳	晉
史顯崇子 嚴光結廬 潘乾為漂 陽長 蔣子文秣 陵尉	史穎崇子 史茅顯子 史洽茅子 史澤洽子	史穎崇子 史茅顯子 史洽茅子 史澤洽子	史穎崇子 史茅顯子 史洽茅子 史澤洽子	史顯澤子 史嵩崇裔 陶璜 朱治 朱然治子 朱績然子	紀瞻 薛兼 張闓 許邁 陶回 王諒 樂道融 甘卓 許穆 葛洪	紀瞻 薛兼 張闓 許邁 陶回 王諒 樂道融 甘卓 許穆 葛洪
范蠡越上將 軍築越城 羊角哀 甄邛後湖 貞義女 伯桃	劉敢丹陽侯 劉繇林陵侯 劉欽漂陽侯 劉畢漂陽侯 史比白宗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劉敢丹陽侯 劉繇林陵侯 劉欽漂陽侯 劉畢漂陽侯 史比白宗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劉敢丹陽侯 劉繇林陵侯 劉欽漂陽侯 劉畢漂陽侯 史比白宗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許光居句 容 是儀臺城 西 張昭長干 北 陸機秦淮 側	劉超句容令 顧昌魯勝 山簡覆舟 十將軍 戴淵秣陵 謝將軍玄侯 梅將軍願 王俊永世	劉超句容令 顧昌魯勝 山簡覆舟 十將軍 戴淵秣陵 謝將軍玄侯 梅將軍願 王俊永世
劉敢丹陽侯 劉繇林陵侯 劉欽漂陽侯 劉畢漂陽侯 史比白宗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劉敢丹陽侯 劉繇林陵侯 劉欽漂陽侯 劉畢漂陽侯 史比白宗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劉敢丹陽侯 劉繇林陵侯 劉欽漂陽侯 劉畢漂陽侯 史比白宗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劉敢丹陽侯 劉繇林陵侯 劉欽漂陽侯 劉畢漂陽侯 史比白宗 至澤世為 漂陽侯 陶謙漂陽	萬或漂陽 張婁侯 昭潘璋漂陽侯 是尚書儀 張召由華侯 甘寧直瀆 周將軍瑜 韓堂石城侯 芮玄漂陽侯	萬或漂陽 張婁侯 昭潘璋漂陽侯 是尚書儀 張召由華侯 甘寧直瀆 周將軍瑜 韓堂石城侯 芮玄漂陽侯	萬或漂陽 張婁侯 昭潘璋漂陽侯 是尚書儀 張召由華侯 甘寧直瀆 周將軍瑜 韓堂石城侯 芮玄漂陽侯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一

焦氏筆乘 續集 卷八

宋	齊	梁	焦氏筆乘	宋
史爽 史光 史憲 史雅	諸葛穎 劉係宗 陶弘景 寶誌東陽 鎮	紀少瑜 陶子鏞 陶季直 丁咸序	謝幾卿白令 楊之石并 周舍蔣山令	史爽 史光 史憲 史雅
雷次宗鐘 鮑昭秣陵 謝濤建康 雷徵君款	馬顯鐘山 諸球漂陽 劉貞紹彊 劉貞簡彊 陸侍讀影	朱吳 沈約 伏曼容 伏挺 范雲	謝幾卿白令 楊之石并 周舍蔣山令	雷次宗鐘 鮑昭秣陵 謝濤建康 雷徵君款
雷次宗鐘 鮑昭秣陵 謝濤建康 雷徵君款	馬顯鐘山 諸球漂陽 劉貞紹彊 劉貞簡彊 陸侍讀影	朱吳 沈約 伏曼容 伏挺 范雲	謝幾卿白令 楊之石并 周舍蔣山令	雷次宗鐘 鮑昭秣陵 謝濤建康 雷徵君款

焦氏筆乘 卷之八 十一

七三七



S  
2121.5  
156(1129)



ZW 21101000818978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張公	馬樞茅山 周韶方山 江總青溪 駱文牙土 孫瑒青溪	許叔牙 張常浦 崔芋 劉鄴 史務滋 史寔	許淹	潘溫之 錢時敏 李朝正 錢月材
朱辰 章載 淳于量 盧邨	並居建康 劉沼司馬 申並秣陵 蕭引張維 才阮翊並 建康令 明仲璋臨 沂令	韋渠牟 鍾輻 並居鐘山	李建勳鐘山 孫晨鳳臺山 徐絃攝山 宋齊仁鎮淮 橋北	閻彥昭 呂宣問 並居溧陽 王安石半
孟智臨沂 縣令	王僧辨方 山下	王通寶叔 向白季康 陸該岑仲 休並溧水 柳均李寂	鄭宴並溧 陽令 楊於陵句 容簿 宋隣孟郊 並溧陽尉 王昌齡江 寧令	曹彬昇州 行營統帥 李及昇州 觀察推官
顏尚書來	顏尚書黼 李翰林白 史務滋溧 孟參謀郊 縣子	顏真卿丹 陽縣子	張詠石頭 城後 李金全城西 金陵鄉七 里舖 高越攝山	楊邦又南門外 楊忠襄邦又 曹武惠王彬 李朝正溧
錢時敏溧	錢華 李華 錢戩 潘祺 吳柔勝 洪遜 朱奔庸	程顯上元 楊宗閣鎮山鄉 程純公顯 葉祖洽宣義鄉 程正公顯	溧陽魏良臣 周文忠公炎 溧水王端朝 趙忠簡公 溧水程孫清 吳正肅公彥慶 涼寺	錢時敏溧
程顯上元	錢周材燕山 張忠定公詠 王德鍾山李 李恭惠公及 邈青龍山王 包孝肅公祜 瑋鐘山鄉盛 范忠宣公純仁 新武岡山錢 楊文靖公時 端修溧陽南 鄭介公依 張保鳳臺鄉 李文定公迪 趙彥金陵鄉 傅獻簡公兼 錢元英溧陽 馬忠肅公亮 張孝祥上元 呂文穆公願浩 張保鳳臺鄉 李莊簡公光 趙士岍句容 張忠獻公浚 崔敦詩溧陽 張宣公拭 南李朝正溧 呂忠肅公 陽北董平 梁楊忠襄公邦又 陽北李處全 朱文公熹	黃尚書度 劉忠肅公珙 馬少師之純 丘樞密 真文忠公德秀	程顯上元	錢時敏溧

卷之八

王四

卷之八

王五

續修四庫全書

支氏天目堂藏

七三八